#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集部第一〇〇冊目次


水心先生文集二十九卷 （宋）葉適撰 （明）黎諒輯 明正統十三年黎諒刻本 〇〇一
石屏詩集十卷 （宋）戴復古撰 東皐子詩一卷 （宋）戴敏撰 明弘治十一年宋鑑馬金刻本 三三八
裘竹齋詩集六卷 （宋）裘萬頃撰 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刻宋元詩四十二種本 五一六
梅山續稿十七卷雜文一卷長短句一卷 （宋）姜特立撰 清鈔本 五四六

# 水心先生文集二十九卷

（宋）葉適撰　（明）黎諒輯

明正統十三年黎諒刻本

水心集二十九卷（編修朱筠家藏本）

宋葉適撰。適有習學記言，已著錄。其文集之目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趙希弁讀書附志者，皆二十八卷。又有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則獨載於書錄解題，且稱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別集前九卷爲制集進卷，後六卷號外稾，皆論時事。末卷號總集，專論買田贍兵。讀書附志則但紀其集爲門人趙汝鐺序刻，而不詳其體例。此本爲明正統中處州推官黎諒所編，前有自識，稱少讀適策場標準，慕其文。至括郡訪求八年，得制狀奏議等八百餘篇，因裒輯彙次，合爲一編。蓋已非宋本之舊。惟趙汝鐺原序尚存。然汝鐺實用編年之法，諒不加深考，以意排纂，遂至盡失其原次。其閒如財總論、田計諸篇，多論時事，當卽別集佚篇，不在原集二十八卷之內，諒亦不能辨別也。適文章雄贍，才氣奔逸，在南渡卓然爲一大宗。其碑版之作，簡質厚重，尤可追配作者。適嘗自言：譬如人家觴客，雖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惟自家羅列者，卽僅瓷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其命意如此，故能脫化町畦，獨運杼軸。韓愈所謂文必己出者，殆於無忝。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稱：水心作汪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共持國論。執政乃秦檜同時者，汪之孫綱不樂，請改。水心答書不從。會水心卒，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爲除去佐佑執政四字。今考集中汪勃誌文，已改爲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則子良所紀爲足信，而適作文之不苟，亦可以概見矣。

水心先生文集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杜至老由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黻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帝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

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趍之騁馳以其力雕鎪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繡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繡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爲繡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

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豬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是果專在筆臺間乎集起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樵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人大梁趙汝譡序

余幼時

先君東皐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讀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慕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薦爲校官栝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温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中亡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録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余篇編集彙次分爲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集繡梓以求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而正之

正統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 重刊葉水心先生文集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奥究道德之微故其爲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作者猶衆葉水心先



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爲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

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説



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天子論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辯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

字公允早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及爲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序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爲二十九卷鋟梓以傳而屬直



爲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所當爲上之人之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

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足以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之爲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尚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爲序而道之



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泰和

王直書

# 水心先生文集總目


奏劄一卷
狀表一卷
奏議三卷
詩三卷
記三卷
序一卷
墓銘一十三卷
行狀　謚議　銘　青詞　跋文一卷
祭文一卷
書　啓　一卷
雜著一卷




奏劄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 上孝宗皇帝劄子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　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兼強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為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　今日之卒易苟且習聞單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為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幾歲月而舉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屬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偽楚偽齊撻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顏亮雖威脅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淺戰無律亦能擣陝號搖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處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勢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常顧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臣以為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　陛下感念

家禍始初嗣位首葺兩淮理制袁慰綏蜀道安集歸正
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習手斫城壁造器械講
馬政羅米儲貨處與椿積臣誠恐陋竊計　陛下志
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
然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
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
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爲　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
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　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
旣蹶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浮海孫三而謀夾
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然則又　宣和之所畫也故斡
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紛亂元約而已粘罕
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余覩而已青城之
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爲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
者可謂殘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
直我曲用兵有名而　國家遂爲之包容掩恥恬受
奇禍竄逐譏臣降詔謝過　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
紹興旣和則絀損不較用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
輔賴　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
之讎而賓讓變之義自爲虜弱旣已久矣　陛下欲
尚加回護陰佚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
命之士若沈湧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
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
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
不然故不以賊虜爲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

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鎮則間議者
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
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弃地開門納
敵幾危於　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爲
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況守
已撤矣地已弃矣和親成矣尚何實之可務何事功
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爲奇謀祕畫
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illegible]遷都
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
以功業爲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爲無辨
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　陛下欲詢衆謀則
流言成市互爲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
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虜
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
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
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算張浚經畧屢致奔
潰此皆　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
事豈殊　陛下遍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
材異禀克就勳緒者乎今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
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
意而可以策屬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爲閥閱以
句校朱墨爲詳陳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爲有智能斬
一縣卒遂自負爲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類陰塞
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　陛下欲倚賴此

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攻謾無足憑從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為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綱疏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為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甚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為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算豈不明哉夫從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為鎮撫皆隨以廢格 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為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比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兩禁兒卒至六十萬群校責將稟祿無算外處州縣內困 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為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鈔盡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為州之害月樁板帳為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草水腳對糴激賞爾糟名色其患苦又為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煩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輕舉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群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守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治若此況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爽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 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暫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

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擧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爲某官孰不堪爲某官孰宜爲小孰宜爲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爲可廢擇官則爲人之所學科擧揭名案計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爲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盖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擧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偷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偏生或以見薄爲愧信臣未足承接寄百而外庭或以見疎爲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艱無可爲者姑以榮身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數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决不講不明不斷不决陛下之志雖欲有爲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雖紮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當報而爲　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擧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

今之所謂不可者然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盖自古人君有辭君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　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illegible]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决廢置在　陛下所爲耳大議成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　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群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擧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國是變議論變人材變所以擧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讎必報故讎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爲機自我發而非彼之衆時自我爲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直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豈之發兆之殞幹督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爲卒易苟且習聞單論幾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

對請光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
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
陛下也

上光宗皇帝劄子

臣恭惟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曾未旬浹遽詔
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
之先務也臣不敢泛濫條奏苟應故常惟陛下必
留聽焉臣聞古之號爲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
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鍼剔根
柢不憚改爲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
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循姑息隨
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
理差舛久而無驗心志怠忽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
亂出焉況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
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強大當分裂之時則必
思混并當讎恥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
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
賓服之時則必思兼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尚而
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
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蓋我本朝藝祖
太宗聖人迭起積其勤勞稽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
來葉何嘗有迷其時而謬其術者哉陛下以臣之
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尚而其術果當何擇歟
豈以爲微弱而當思強大分裂而當思混并讎恥而
當思報復弊壞而當思振起歟抑以爲中國全盛而
當思維持保守夷狄賓服而當思兼愛休息也無乃
當微弱分裂讎恥弊壞之時而但應之以中國全盛
夷狄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
幾乎強大混并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最微而難
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由前之時而處
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瀉雜醫不能
起疾未莠雜種迨穫豈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
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趨
向可審詳而決課功責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願論
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謂未
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
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
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綱紀法度未善也何謂今日
之國勢未善請即漢唐之興衰以攷見宣和
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爲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
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疎屬
至與乞食之飢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
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相乘盜切名字跨據
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
猶未潰也故猶得尊主行其命令盡羈縻其土宇者
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爲左衽也
國家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釁務力取幽燕
貪功不靖激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願降

也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
昌劉豫而奸雄未有蝟起而與我抗者也 建炎迎
幸遠至溫台從衛陰祐分適洪贛川陝與置自爲扞
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變戴無異平日
及劉豫再犯江淮兀术復取河南震動陵通自以爲
家奕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用命首尾牽掣豫以退
卻而兀术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 宣和之末
至 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
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冠雖
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勳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
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雖
恥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納鑿不
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弊以致此也自是以
來幾二十年顏亮兇狂雖其巢窟跳踉一戰鼓声所
震常鬭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溺於防慮
豈敢謂其真送死乎然而胡人衰之華人叛之卒殞
其首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
兵声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
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虜
而不敢變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
雖已亡號令雖已絕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
之事勢雖有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
陛下盍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料酌國是於此乎
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

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隋之力爭 藝祖 太宗
之無敵是也雖恥者必思報復夏少康越句踐漢武
帝唐太宗是也弊壞者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
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業
已然矣吾獨奈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
立則曰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
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奚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時
也不知爲者之有時而不爲者之無時矣縱其有時
也與無奚別然則用機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
意終於未明而 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
復論矣何謂 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曷嘗不以
任賢使能爲急哉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
今日之所謂也故事之曲折無不該法習而行之吏
胥所工士大夫規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
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廉隅
者反以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尚卓犖
者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
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錮於朋黨沉
於卑賤老於散冗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怪其說無用
於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日以頹敗官無素望
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帥群寮無久事之員牽時
躊躇息而且以乏財爲患者何歟豈其既以爲無用
而可以抑遏又以爲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爲
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收之以爲無用而不思其弊而

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　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富貧專繫其用兵之多少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熙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爾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寬宜與文景比而今獨柰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歟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爲歟某不可爲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某可爲歟某不可爲歟某不可爲者十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爲者何事歟曰月樁板帳尒總制上供尒歸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以窮者何說歟曰役法爾和買爾折帛爾和買而又折帛爾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　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爲拙以乘屯爲病不敢別異於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多數也一朝有事按籍其食料閱其民雖少而未嘗不勝者厲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將兵禁兵廂兵世世坐食總其成數斷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

爾固足橫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屯駐四處觭兵買馬截撥綱運皆力竭矣然而上下徊徨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忱隳堅守盟誓行人歲遣賦貨空矣然而內外林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兵既不可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朘削廩賜卒伍窮餓愁嗟流聞議者又以爲就使用之終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以徒養之者爲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　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主制漫廢運漁鹽榷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專利酒稅征榷何其若大數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曾未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若大者經總制錢強立窠名從而分隸和買白著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蓋常倉卒不繼相視無策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數矣不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憂不足歟今天下幸欲皆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爲患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覆出歟夫

昔者不敢盡取蠅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
而猶匱者何哉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
今日之財未善也　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
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
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
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控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
所縱三代以上星分碁布各為諸侯其自居者千里
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隅倚之捍禦
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鼎峙雖雄所爭則
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奸跋扈致寇之
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盖非不欲其密而亦不能
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權變一總事機視天下之大



如一家之細孰有如　本朝之密者歟嗚呼　靖康
之禍何為遂夷作難而中國拱手數小臣伏死而州
郡迎降數邊關莫禦而亦都摧破敗今猶弗之悟也
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禀承我有為國利而忘其肆
之無一事不禁切我者為國害歟豈其能舉而不能分
能密而不能疎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
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
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
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
軍國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
不宜於俗或事不便於時臣固以為無大於此大者
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

此大者本傷於末槀心蠹而枝披支離渙散而臣之
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
其目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攷古今不能盡其
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借良策不能排其
決非豫視成效不能待其久也　陛下不以臣之愚
試留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視今之
時　陛下以為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
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讎耻歟則
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
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為中國全盛夷
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
維持保守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以之而實謬也在



陛下果斷改為而已臣伏覩　壽皇聖帝在位二十
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
未酬親授　陛下舜禹之英二典所載若帝之初何
以過焉　陛下嚴祗寅畏足以膺受付托仁恕溫厚
足以慰荅侯望虛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
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驅遠馭
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
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問津而已干犯
旒衮無任恐懼

上　寧宗皇帝劄子嘉泰三年

臣聞攷古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為驗昔周
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順上天命最為長久召康

公為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與託淵然
以孫其旨意決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
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
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
犯為能而以順悅為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
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閔憂樂不以
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為人主所信下為百姓所
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
世所能及也往者 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
當進對釋不自已竊嘗中繹卷阿之義為 陛下獻
天啓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
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尖疾羸殘目覩斯
事不勝感嘆臣聞治國以和為極要事以平為極和
如庖人之味為主於養口而無酸鹹甘苦之爭也使
猶有酸鹹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為主
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為
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
而善制器者必能消磨不平使皆劫其平人臣雖無
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
嘉祐之間昔所發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
人材復合遂為 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
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己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來
如子事父無有怠惕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發
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狥而與公家相為先後如
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
近法仁宗以無媿於卷阿之詩 陛下財幸

劄子二

臣病苦餘日 聖恩垂憐使得漕湖外守得泉南今
又特蒙收召入奏之初有兩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
臣採湖南士民之論以為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
輒不耐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
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
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
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艑而同營展轉販糶以
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為常俗其不耐小歉
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歉閭里不能自相給
惟帥州縣郭城市之民青黃未接食於常平者十
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為一路通融有無
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
纔十之三四比湖北纔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
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
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等之名自大軍錢變
減舊額總司根括盡取積以歲月坐致竭底今漕司
索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湊足交頭之外每遇新舊
交易使者與屬官聚議拱手無以具接送之費臣此
取之諸郡小歉雖先事講求荒政終不能有所捐貸
為諸司之倡去歲郴陽將圖十惜糧作過守令張皇
一時賑動幸而就擒歛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

閲默而止臣以為一司事力殫之至此平居不足以
自存萬一水旱急難孰負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猶
司所得為郡財賦久失定規不可復取本司當自擇
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得宜制定規有則可以
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所作為萬一水旱急
難百姓指準之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
難熟計不敢奏陳蓋刱始既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
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授以意指俾之講求許其自
行無使貽害足以為一路之預備寬九重之顧憂豈
不幸甚

劄子三

臣切以泉南素有樂郡之名與他州異蓋上供官吏
平常賦過民殊少起輸以產錢定入擔費不多吏畏
民不輕出令民愛吏思其遺化每示寬放不知督迫
郡計所入僅僅無餘比因更易頗乃通約歲終當欠
四萬餘緡臣得去官百方補湊元交之數極為費力
若更積累日月竊恐所欠愈甚昔之已放不免復取
一切之政既行吏民交相恨望樂郡之名自此不可
復得矣臣仔細考究乃有本州合得財賦逐年猶留
不加整會者二事其一朝外宗子等請受錢米元降
指揮轉運司與本州各應副一半今照嘉泰二年計
支一十三萬餘貫而轉運司自淳熙十五年止應副
四萬八千餘貫又增撥漳州有名無實者其實每年
只取惟二萬一千餘貫而已其米價錢轉運司合撥
一萬五千貫近年只應副一半三項截日計虧少本
州錢四十二萬三千餘貫其二本州遞年代為宣信
建昌邵武四郡發納上供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
州軍却合應副本州衣絹紬等自減半之後通計五
千五百餘匹綿七千餘兩惟信州取足而球惡不堪
三州軍每年計虧三千二百餘疋積欠紬價至五十
九萬八千餘貫臣以為此二事於一郡非小故也且
轉運司以合應副之錢委之本州使自陪備以困民
力其理豈得穩便況三州軍士上供銀本州每年兩
限起發不敢遠欠銖兩而三州軍坐視不還使本州
自肇書衣綿支散官兵於義安乎蓋轉運司於本州
為所部官吏雖常伸愬不敢取必而三州軍拔此列
郡不相統臨坐視積欠遂至百餘萬緡自應然竊自
非守臣開析利害達於 聖聰而 陛下惻然主張
特發 聖訓厭弊無由可革欲乞 睿旨轉運司須
管照元降指揮今後每歲應副本州一半宗子米價
等錢並令支實貫不得有名無實者搭挂充數以致
欠折其三州軍上供銀并本州衣絹令後並令各自
措置所有以前積欠却與盡行豁除如此則本州歲
實可省三萬餘緡守臣更加撙節以補不足庶幾已
放者不至復取一切之政亦未遽行樂郡之名可以
不失仰稱 陛下加惠泉民之意

上寧宗皇帝劄子開禧二年

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 陛下申

命大臣先慮預籌思報積恥規恢　祖業盡欲改弱以就強矣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切謂必先審知今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如此則弱果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臣將傳陳極論而事瀾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女真乃以數千人從闘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亡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得一逞而盧溝之役累世軍實皆殲焉何至此哉又況西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声搖汴都諸將提偏師俘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邑衛類雖誅剪盜賊大抵西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殲於女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餘然則宣和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與逆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拓皋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顏亮兇狂自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為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為問罪驟興之舉作東南幸安之氣而摧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誠宜熟慮宜百前而不留不宜一却而不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虜已衰弱虜有天變虜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纔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　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為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劄子二

臣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興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虜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雖分兵就還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矣本朝外擾豈顧內憂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摧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援藩墻繫扞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楹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陣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晝夕用心事事整葺件件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　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

萬未可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虜有餘此臣所謂改弱就强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由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疎昔守文粹中綸京城守具自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況兩陣決機有大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自効若淮漢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才願其小大宜付一職使之觀事揆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方能捨燕安而樂艱難易疵傷而爲堅強効虜在前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三也至於朝廷之上封域之內綱紀法度號令賞罰悉從實條目至煩然總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取進止

劄子三

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　仁宗　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之寧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椿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歛不及民熙豐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識切曾布以爲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地實走商賈所得千五萬內窮奢侈外臧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之目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遂以八千萬緡爲額焉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資財多少爲拘近者國用置司偶當營防武備之際外人但見立式太細鉤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以爲不然何者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求底阜康此詔書也兩浙暨丁既盡免矣方以寬民而何至於復乎今於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爲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椿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趁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吏役轉科折民既窮極而州縣亦不可爲矣以此自保猶無善後之計況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　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詳議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賦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實　陛下修實政於上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洽善頌流聞此其所以能發威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改弱以就強孰大於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　陛下不以臣爲愚且迂敢不自竭而詳陳焉取進止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一

章貢黎諒編集

狀表

## 安集兩淮申省狀

右逐一開具在前外然其間利害曲折亦復不少某切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揚凡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郎其保聚下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萬家矣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踰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為虜驅掠而去者散為盜賊則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就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數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為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蓋國而守大為城邑小為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為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為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本朝以和戎為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渾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扞蔽一旦胡塵捽起星飛雲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虜敵殺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某昨於國家營度規畫之初以為未須便做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寵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邀其進縱兵以躡其歸使此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為禍也必矣為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國事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扞江固使淮人不逃則虜又安敢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強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揮施行

## 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塢狀

某昨者差兼江淮制置專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即嘗深念以為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昔遇就糧分兵

久駐唐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須
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蕪十
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
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
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遷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
一壘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
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
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强壯
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特命程試利以賞
數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爲率萬一虜騎今秋
辨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畧也
至於昇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故不盡布悃

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攻葺
前後寨柵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
暗樁開掘壕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勲故老之
已行諸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嘗
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况某晚進末學何所能爲
不過守擧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樁之類去
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
所言某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
敵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
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僞
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
岸檣楫失措渡者擧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嘆息曰

是眞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樁
數重並設壕塹深闊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揺誰與
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
興之間兀朮輩未嘗不經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
而頗有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刼虜營
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纍以報江
南舊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遁矣
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
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
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頹然渡江之兵
若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跋賢之徒不能
成大功宣司嘗急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

州竟閔嘿而止今石跋則昇蔽采石定山則昇蔽靖
安瓜步則昇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眞緩急
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
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
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今岸陵寨會自成市井若萬一
有警已從
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附收
總領所[illegible]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
以九月至昇於防江効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
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
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百人相共守
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

厚賞請給以特劫寨焚糧直前特擊之用蓋堡塢之
成於防江有四利焉曰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
下三萬而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果窺江責
其不走固已難矣而况進戰乎何者虜在北岸共長
江之險兵衆騎多而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既立
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
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
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為造舟
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旁觀
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虜雖在江北我有應接
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
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
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疾其入江而决
死鬬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
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視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
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為彼之害
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令石跋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
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為江中家計強弩所及
虜人腹背受敵自救死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畏而
不前置而不問盡力攻擊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
避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
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為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
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
也數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

屏蔽江面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
來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
要用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為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
司之力無餘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為守春夏散耕
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因先
零粟抵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
有兵革淮人豈能晏逸寧獲以自濟於流離死亡也
哉某自去冬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
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
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備而某病證既成不
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豈勝慚懼伏乞
朝廷速賜選擇總錄通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
康斟酌其妥作踈漏之失改尋前史規畫鎮寄
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祈扣之至所有
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結
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冊謹隨狀繳申伏乞指
揮施行

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

次對之職為選甚高曩玷留都雖嘗假寵退甘窮巷
固已黜幽恍歲月之屢遷何夢除之敢及七十既至
一再控陳但得歸休便為止足豈意矜憐枯朽委曲
陶鎔特畀新除復還舊物然而竊尋故實兼考前文
惟必諳告老則或容 以示恩今猶使奉祠則安
得因閒而冒受夙夜自揆震驚靡遑伏乞俯諒微誠

特賜敷奏寢免華文閣待制恩命只以本官依舊宮
觀不越常分庶幾少安無任跼蹐俟命之至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狀

聞命殊常省躬震越蓋臣子年耄而食貧上所矜閔
則爲之攺祠賦祿所以示恩也至於超進職名寵光
榮耀將以爲勸則非德進而業廣不在茲選某頹齡
暮景貧病交迫伏蒙至仁曲加憐念特畀祠官所宜
祗服恩私俯僂拜受無敢後矣恭惟先帝大訓華閣
祕藏學士寓直最爲清近而某志行凋落問學空疎
性與年但材隨老盡僅若貪榮冒處不知自引是彰
聖朝濫予之過而非所以爲勸也伏望鈞慈特賜敷
奏令某止仍舊職寅奉新祠所有寶謨閣直學士恩
命乞賜寢免不勝俟命之至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
私意之是狥而忘君父之爲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
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閒而侍郎林栗急劾去
之士論惟駭莫則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
至有績因深惡不敢仕　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
奏事熹趑趄辭避終未敢前進既罷去　陛下趣熹
入對用爲郎官人知　陛下進熹有漸無不循度忽
爲栗誣奏逐去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爲
栗何故至此得非熹果有事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
其實以告　陛下也暨栗劾奏熹文字傳播中外臣
始得以始末參驗然後知其言熹罪無一實者特發
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遠然
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
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實陳於　陛下乎栗言熹
敢自爾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
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官省劄即時遣回江
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
候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腳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
書省乞給假俟參告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
西不肯供職者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
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緣長貳不合收管郎
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籲諭既能出入官門上
殿奏事并過謁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
難熹郎官印記難以集挪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
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
負慚德所有印記無所歸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
終夕至于達旦且臣聞熹未對之前腳疾已作當對
之日偶然少止對下之日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腳疾
痛發劇既申尚書省祗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
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既未供職豈
可受乎熹已申省乞給假矣雖欲聽栗儲諭而扶曳
供職可乎郎官未供職以前印記合是何官收掌此
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
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

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
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
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
臣聞 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闢家
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
歟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
自標目以勸人為忠為孝者乃所以為人材計為國
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曾有不得為師
之禁今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為熹之罪而又謂
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又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欲
索高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以為作偽有
不可掩夫栗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所
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
再為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初十兩相去隔
日之間而栗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栗急於逐熹而
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 陛下愛惜名器館
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御選亦不
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丞計衡兼權
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
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 陛下明詔曾任監司
知縣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學館寺監雖久次而未
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可兼權豈得謂其當遷郎哉差
除之際那換闕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栗急於
誣熹之罪組織其言語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

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 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
在臣合有箚狀乞將熹新舊任並且俾罷臣聞唐左
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
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覆罷之文至于六部寺監
舉劾其屬必曰已行姻避徼其文撓其義所以重臺綱
尊國體也今熹得為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栗望風劾
之且無有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
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非其實也凡栗之辭
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
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不力辨蓋自昔小
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
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
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粗能操守
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己愆
相為鈎距使不能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
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吳蔡
事覺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
蓋用此術此於 陛下彰善癉惡封殖人才以為子孫
無窮之命者其損不細矣栗為侍從就其蹇淺無以
達 陛下之德意志慮示信於下而更襲用鄭丙陳
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
自此游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
見栗恥不得與朝號之議遂為樂堯之說而人知其積
怒詳定所人吏執覆遂請罷局而人知其專而況戢

臣風聞古有常守今又苟惑一身之報復不畏君父
之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顯逐知名之士　陛下察其
用心察其旨趣舉動如此欲以何誠不可不預防不
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
不可之條其說至長未獲究竟方齋心滌慮以俟
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衷今以郎官去留何至
上封事曉曉徒溷宸慮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燄
莫敢明辨積在屬階將害大體爾伏願　陛下正紀
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
官惟其是推折暴横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
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效忠愚報之至干冒宸
嚴伏地待罪

淮西論鐵錢五事狀

臣竊見近歲私鑄鐵錢散漫江淮公私受弊人情搖
動其事多端幸蒙　朝廷不惜厚費特與收換始得
寧貼臣昨在蘄州目見利害詢探吏民頗爲親切今
暫領蕪司所當隨時補綴務使淮人迄臻安靜謹具
奏聞其事有五一曰開民間行使之路二曰責州縣
關防之要三曰審朝廷稱提之政四曰謹諸監鑄造
之法五曰詳冶司發置之宜何謂開民間行使之路
始初鐵錢不分官私民間不辨好惡得錢便使自禁
私錢百姓懲創賣買交關文文揀擇或將官錢指爲
私錢不肯收受或只要一色樣錢謂如舒蘄人各只
使本監字號錢之類或只要新鑄官錢且免揀擇民
旅持錢買物一貫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穀他
物自相酬准城市尚可村落尤甚緣此行用艱難物
貨稀少朝廷禁斷私錢本要流通官錢若官錢方更
疑惑豈得穩便臣近以乾道同安蘄春大冶宿松漢
陽定城新舊諸樣官錢釘板印榜曉諭民間令其從
便行使亦立私錢樣令揀選不用令各州發驗官委
諸縣釘様於都保又別差官親至村落委曲勸諭欲
其耳目接熟用錢不疑須待官錢流通物價復舊方
見禁斷私錢之利在臣本路已遂一如此施行其淮
東湖北臣目所不見未知如何近因還司過蘄口鎮
鎮民詣臣訴揚真泰州凡紹興熙元年二年蘄春監
所鑄錢皆嫌麤惡揀退不使臣尋令折揩揀擇其字
文模糊尤甚十居二三見已關會諸處別議措置然
則揀擇用錢人情不甚相遠蓋既有新舊諸錢并私
錢色樣不一曾經揀換錢文牴牾若不於行使地分
明加告報終恐向後用者疑惑臣不敢作冶司發往
兩路州郡狀乞自朝廷降樣行下永遠照使要令村
落僻遠認識不疑民旅交易流通無礙如此則既擾
之精神可以收回人亦知收換之實利矣何謂責州
縣關防之要兩路先後立限收換私錢淮東多而淮
西少雖緣禁有遲速之故然積累數年委有許多私
錢別無歸着其當與收換則一爾今已於限內申報
盡絕而舊色私錢尚頗散在民間或限內齎赴不及
出限不可投換或貫百少可無力投換或富人收藏

慈圖他時禁弛復得行用既各盡絕雖𦔮其餘然市
錢用之中常有夾帶所幸民間識認擇出不要其新
鑄私錢間有三兩文到市上者姦民窺伺豈肯遽已
自禁戢以來號令紛紛爭為嚴峻或令五家結甲或
令旬申有無私鑄巡尉以捕捉入衙敗獲治經由透
漏沿流常要巡綽津渡皆須根遲吏人甘伏火配官
貧當俟朝典臣檢照舊事及不住承準申明雖皆已
遵守覺察然終未得關防之要必行則誣告羅織獄
訟繁興既行則便同文具姦究仍在臣近令各州發
縣官責屬內廂巡地分都保等處專一禁止行使私
錢之家旬具委無行使私錢結罪狀申本司只此一
令不必繁多但要行之堅久私錢無用私鑄自息此

雖治司職事亦但可施之本路欲乞朝廷指揮於行
使鐵錢州郡除照官錢色樣從便流通行使外並要
本州月具更無行使私錢文狀結罪申尚書省蓋欲
必無私鑄其說難信欲必不使私錢其事易違況經
收換朝廷為民之意已足如有違戾懲治大吏一人
自然震聳用命如此則令簡而可行實而可久矣何
謂審朝廷稱提之政始作鐵錢非要添此一項泉貨
蓋專以絕銅錢滲漏之患爾銅錢過江北既有鐵錢
以易之矣鐵錢過江南亦必有銅錢易之可也今為
銅錢地而不為鐵錢地事不均平豈行法以來偶未
之思歟故江北自行鐵錢之後金銀官會無不高貴
富商大賈財本隔礙而淮旁之民只是往來兩岸洲

夾之內銅錢異用風波滯留便已盤費消折安居雖
久仍舊跼跡淮人歎息以為朝廷緣銅錢之故致令
江北不得自在空傳抑鬱無與上聞近戶部建明權
作兩淮交子百萬通行沿江州郡仍許入納淮人若
驟得此數行用稍廣目前利益但臣採其土俗之論
以為月日稍久流轉不行必有減落百陌之憂將為
店鋪停塌之利若要稱提得所義理均平當使鐵錢
之過江南亦如銅錢之過江北皆有兌換之處兩無
廢棄之虞於江南沿江州郡以銅錢會子中半或一
分銅錢二分會子直行兌換鐵錢計其所收或科撥
付總領所或仍換銅錢則可以減諸監歲鑄之額或
付兩淮和糴樁積馬料修城則更不支降交會亦於

朝廷初無所失淮人知鐵錢過江有兌換之處自加
貴重商旅之在淮南者亦不敢輕賤鐵錢則金銀官
會及其他物貨自當低小如此稱提雖行鐵錢可以
經久無弊若恐鐵錢過江兌換者多自合量宜撙節
但要存此發泄一路而已何謂謹諸監鑄造之法臣
切詳興監以來所鑄鐵錢其輕重薄厚精粗大小略
為相等就中淳熙七八九年中間蘄春監所鑄字畫
精細輪郭堅明比於諸錢又為精好十五六年以至
紹熙元二則頗成麤惡習久生弊勢亦宜然昨鐵錢
冶司急欲取勝盜鑄者遂翻新樣四季別為字文舊
重四斤十二兩今增為五斤八兩新錢比舊大幾一
輪臣竊以錢文宜一輕重大小宜均則民聽不疑行

用不惑季別一樣自鑄工不能記認民間何由辨認
而又新錢特大形迹舊錢常人之情喜新厭舊所以
有只要新錢之說豈可舊錢遂成無用又特大者自
爲貫排則可行使分開互用串聯不合臣細視之新
錢刻畫麄大其實不如舊錢用鐵雖多錢體不重但
加比驗自可分明兼照自淳熙七年至紹熙二年上
半年同春兩監通鑄過四百餘萬貫七年之前及他
監所鑄又未有數目前公私行用官中自應保護舊
錢其新錢但當鈐束監匠盡工鑄造深鑒末年之弊
少如初鑄之精而已若徒翻樣增鐵以自別異所
未可故湖廣總所近有申請以新舊官錢不同未敢
通用正謂此也臣已行下諸監只以新春監淳熙七
八九年錢樣爲準務令精好更不添兩數及四季翻
樣款乞更賜睿裁庶幾民聽不疑新舊一等何謂詳
冶司廢置之宜臣竊以臣僚初議專置鐵冶一司是
時私鑄鐵盛鐵錢流入浙西內地致煩專官講求誠
合權道乃其方略禁姦推過鉟銷雖傷猛暴亦中事
機今觀冶司陳請三十餘事皆已施行矣然終是論
陡太廣行移束濕至使諸司乖戾州郡掣肘人心驚
疑異論蜂起自有各路監司任責指揮人情少安方
敢向前措置此臣所親見也事變之來動以靜勝不
在張皇其後冶司亦自畏縮雖已得旨者多不果用
且如舒蘄兩監鼓鑄之政舊責守臣其增造或工拙
惡生弊走弄文曆支用自由當職官吏固宜黜罰爲
冶司者但當督察稽考總其大柄而已取而自鑄遂
致怨咨以爲破壞兩州事起倉猝至於辟置幹官檢
踏創造廨宇營房列屬徒多控制州郡況鐵炭中責
處處增足非比銅坑苗脉須要尋求坐食端閑冗杖
無用以臣所見私錢既蒙朝廷收換若民間照樣行
使則官錢通流州郡嚴禁夾帶則私鑄止絕鑄造並
遵舊法而新舊錢不提稱提出於均平而江南北如
一逐路自有監司任責則提點江淮湖北空令取會
迂回更乞聖慈與宰執商量數月之間合與未合結
局協於權制不爲贅疣塞希恩僥倖之門杜貪功紛
亂之意靜治不擾淮人自安臣謬察息選委所有愚
慮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蘄州到任謝表

始從參幕無最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録對寵靈而
甚顯昭寄委以知難中謝伏念臣頃隸太常承之博
士方壽皇躬行舜禹之舊當 陛下祇見祖宗之初
頗預討論嘗叨奉引何幸清明之 上獲綴末班乃錄
貧悴之餘 自求外補遠役忽棲於故楚浮家幾過於
長川恭惟 竊鄉豪傑之時兼有收拾孤寒之道遂
令試郡課以治民江黃之間山澤相雜表裏僻左本
極貧虛屬因淮南行鐵以來暨乎蘄口置監而役陰
仰官鑪之羨不勝僞冶之煩浸用嚚者無復繩規所
以檢覈增鑄禁絕私錢畏兩文銷折之多市井至於
晝閉取十年工本之數軍庫爲之頓空解紛既難任

責良重將欲布宣國家拊循之德奉行監司督察之
或稍安人情纔給經費懼非孱拙所克堪勝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詳於使臣察於知遠東擢踈賤即為
守望之親磨厲鈍頑收其敏進之効耕和造而培壯
本根臣敢不因時所宜以靜為福日計不足雖無毫
髮之功心力未窮尚答乾坤之造

除淮西提舉謝表

素抱迂愚自投閑散責之禦守試事淺而未酬就俾
按行忝命優而難稱中謝伏以久令一使兼總三臺
為昔荒殘在權宜而當省於今墾闢蓋吏道之滋繁
重以鐵冶之司旁制江湖之遠適幣泉清雜之過幸
朝廷收換之恩而錢之官私尚難辨其真偽鑄有新



舊致徒分於愛憎人心交疑物貨浸少茲為大蠹所
貴周防譬之琴瑟既解而更張然膠柱之譏猶在如
彼馬牛不安於乘服則駿奔之患當思臣暫領蘄陽
未彰善教弗諳淮土早勤卿情敢以章句之諸生輯
叨金穀之劇選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順時除弊因
事討論不惜羣費以解詿誤之窮然不變本謀以消
姦非之階禍臣祗承德意遵用寬慈察部之條視身
為律倘刑罰可損而事以底定則威靈所被而民用
適寧

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既竟錢米又知甲兵本乞漫游更叨煩委中謝伏念
序遷學校固慚課業之荒唐内迫家門重困食用之
寡薄一貧殆不可忍屢請期於必從然而辭尊居卑
陳力就列視古為訓於退則宜今乃升寄卿班示厥
號名之寵預聞軍政制其財賦之權振用踈才披之
弱質若夫此地爰自積年務塲壞而經常之錢大虧
綱運弊而濕惡之糧亦匱口累日重者近憂而已兵
民俱困則遠患若何況於由細入麤以輕馭重忽當
警急無異承平國其選擇而使能臣姑冐昧而就採
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勤勞初載謹審外防謂臣粗
讀古書合更時務因其斂散藏湖海之上且復令周
旋戎馬之間臣敢不事貴經通身先撙節必吝出納
是為有司之常苟遂曠瘝終返腐儒之舊

謝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表

昭示眷留未即野人之賤寵還舊職復參近侍之榮
姓名已沒於朽腐命賜忽超於新特伏念臣資朴踈
信己之學之進趍合變之能昨一内忝論思浸成違
忤暨乎外專屏扞又負憂虞迄無顯効於盛時固合
寘心於暮齒若乃嬴扶短策纔駕卑車追憶悔尤濫
軒裳之非據自嗟衰耄指林壑以言歸惟頼天度并
涵皇明隱燭獲從容而善退保優佚之今終至於躑
躅往愆寂寥久廢因茲告請遂曲軫於深慈悉與蠲
除俾再通於禁籍尚靡素粟仍躡真游為幸則然非
類敢及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躬秉上德化幾泰和
取臣以貴為切美恪在寬之用哀憐末路蓋欲補其
前𠏉矜恤老窮不忍失其故步竊仰鴻施有如神功

臣身未殞而年徂志空存而力盡雖曰負重受恩之
地然而莫知報國之方頗越是期旋惝罔措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表
帝典近而易遵皇居親而愈切超踰次對密沃前旒
顧漸衰遲之蹤難副知憐之寄宜以鑑觀治忽番擇
援先大化所單右文爲盛藏奎圖之府建自太宗直
學士之官置從景德逮茲列聖並煥鴻名分命諸儒
遞升華序博達今古從容規諷之間先識幾微禆報
職業之外臣力耕朽壤動鑿枯泉空有胼手胝足之
勞曾無曝背食芹之獻忽進陪於閣職復叅奉於仙
靈戔廝則多潤色奚賴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同天
造化與世乾圜萬物覩聖而作新一毫皆上所成就



存留猶舊閩惜餘殘非必選賢示將假寵臣敢不寅
恭異數夕惕茂恩待溯今祠役攢晚歲乞身之類試
尋末學必殫平生致主之忠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冒選擇於父關之日孚矣曷勇拜恩除於尚病之時
羸而難任懷情未察恭命勉行中謝伏念臣愚過特
深自量尤審一昨賜歸於窮舍即甘息望於榮塗惟
君父之矜憐不衰與朝廷之記錄常在甫頒祠廩遽
錫州麾雖許控辭終蒙注意遂出重湖之節假以灌
輸之權示欲必行嚴爲期會臣子供奔走之職何敢
優遊雪蓍垂覆蓋之私所宜仰戴載馳冲暑綿涉脩
程既達置司奉將降指然　臣衰也合衆病恙侵凌

形羸至於瘦移心瘁從而脅脅累年沈痼衆藥備嘗
曾微除愈之期僅有蘇醒之覺故人玩於存省或疑
無他醫工莫知主名可謂異疾今有事任於一路不
爲少非侵市共四體無以甚若姑以疲憊臨之則何
但鹵莽而已更覆闕敗上累生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帝堯之知人致文王之多士考於已試
寧使勿欺擇其稽聞責以來效故令聲暗苫此光華
臣敢不銷厲威以周下情立實信以觀遠俗視戎艇
之可力顧盡而爲濟宿致之或平靡稍以報
除祕閣修撰謝表
論疾丐歸將待休於一壑疏恩寓職乃增重於三湘
衆之所榮臣以爲忝中謝竊以典修中祕肇自政和



必須資歷之多號稱諸閣之舊鼎昔歛時曾積累外庸
不歷論撰之名始副掄除之實叔恩臣者素謂畸人
雖早汙於清班亦盡塵於煩使施已深而未報福
逐過以挺災生閑暇寐再徂歲閱及此扶行而問俗
幾成尸素以具官惘惘於薄書之徑區區乎醫藥之
事空抱膏肓之苦莫克攻砭何毫髮之勞可當褒
序飾朽株以丹青之美登頑石於圭璋之叢瓊然無
堪覭是異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公衡聽蓋愛
曲成憐其拙踈若在所取不緣孤外而有遐遺使之託
身文字之林掛名奎璧之次煥矣賁斯輝其寵光臣
末路幸逢天心銘激悵况病之衰薄未測頹齡恐綿
力之支離弗酬大造

除工部侍郎謝表

未散沉憂徒抱不天之恨迄緣終制再參掌土之職再竊身榮永辜親養中謝伏念臣昨承君命而趨走遽罹家禍之悲傷當其冥迷仍復顛沓雖云順變驚日月之不留強使復常恍形神之非昔記俯俯逮命召趣行賜先見於延和歸舊班於起部沐浴膏澤之美殆異餘人生施枯槁之恩有愈造物而臣摧殘故步損耗宿心豈無激昂之思滋甚衰遲之迫縱彌銖失難課近功一德十忘何裨末議但積徊徨之媿莫知退避之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能德顯行乾剛獨運感而求助忝以圖終枝臣寡特之中異銷迎附察臣憂患之後多自創懲回視此生之幾何常懼移忠而靡及滄溟善下或堪消內之輸答昊蓋高尚邈公儀之告

除吏部侍郎謝表

甫越兼旬遽移冠部昇之華剩增以事權中謝伏念臣素弱而不能自強無材而頗出人下乃欲安分匪云執謙胥疏退惰之中功名絕紀寒羸病昏之後意緊全銷天許會逢上命親近從冬卿而啓獻納考地貢而修虞衡外耀恩榮內歲拙守於臣何所不足愧臣無以仰承令也超六聯之清高司右列之銓序劾職既重責成必深用名已浮計實安有耳目瞻記夙宵隱憂此蓋恭遇皇帝陛下有技士之志明以好賢爲大德馭下極稱序之響待臣循理分之宜恆者所擬等威自辨臣爲然二宜不勝禮樂之陳昭矣一金豈任乾節之刃雖勤平凡之操易酬卓異之知

除知建康到任謝表

內參從橐之華外付帥垣之重蓋人以爲寵而臣之所憂中謝伏以行宮蒙高宗臨御之頻建鄴爲六朝都邑之舊感時雖遠撫事尚存義執仇讎安得不君今而思古慮先根本則豈容志實而徇名藩墻初鎖於掃除堂奧遽煩於備警江流回繞遂將數里而包民力空殫必也計丁而役募市人至萬數閱水艦且千餘欲以歲年之規責於旬月之近自待憂患復苦病昏忽被趣行罔知攸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訓武克天施地生觀衣被濡溉之文所宜戒懼誦承士綢繆之句尤在思勤臣敢不休惕以預防桁指而夙具視身衰謝已無欲速之心念國威靈願附不爭之勝

代薛端明上遺表

臣聞不可移者有生之定數不能泯者將死之遺忠尚忍須臾願殫悃愊中謝伏念臣書身孤遠逢世熙平荐宗聖德愈新超君諫職陛下大明始照擢忝從官荏苒歲年驅馳中外猶上指於師曹未知之際宣國威於漢虜既隙之餘書殷塵華政途竊寵懺非據不敢冒當迄荷除慈許從晚退藏樓穴奧未嘗不戴於堯天氣盡形銷無復再瞻於舜日入冥已迫遽闕空多伏望皇帝陛下法泰道之裁成體乾行

之變化均見物則不失義理之中審知治亂常以仁
恕爲本永膺大寶益邁昌圖

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謝
皇太子牋

於禮有稽宜併令祠而賜免以恩未聽反叨舊次而
重居猥以凋殘蒙茲化育伏念某不能則止既老當
休已積愆於退閑更求全於晚末故官何在初無作
夢之尋陳迹都忘杳若歸雲之靜至迺興憐遐遠回
念沉淪因再請之至誠煥一綸之新渥涇舟詠雅猶
存飛躍之餘舜閣垂文復紀賡歌之盛睎闕喧於里
社疑信雜於朋友血氣既衰雖云在得日月其逝終
將奚爲恭遇 皇太子殿下惟德而譽時髦秉道而
參國命內稟密訓備諸多士之長外務周行靡失一
夫之用以其昔忝班列之久不使驟從榛圃之游某
敢不勉竭頹年溫理幼學庖廩有秩莫酬素食之譏
扈衛無功益媿條名之忝

受玉寶賀表

恭覩詔書元正日受玉寶者天運重來國寶再得感
深昔念喜甚今逢中謝恭以聖宋一道相承九有率
俾琢璆信璽膺受除圖西祀東封借曰著神休於炳
炳繼志述事于以見孝德之兢兢變或隱而難防理
無往而不復竊何止於陽虎獲迺自於蒙人慓彼速
夷慕仁風而願獻特因方鎮轉誠意以上通燕陳棣
冊之文益彰篆籀之實以至初秦永昌之刻我家備
物之珍殆無或遺靡不具在[illegible]假手
以回還 皇帝陛下師古以治身奉先而纘服何食
息不存於祖業曾斯須敢怠於孫謀宜上穹之鑒臨
挈東州而歸附茲致邦符之舊光昭帝命之新群辟
會同有司校進江淮延頸望基本之常安關洛傾心
想恩榮之遍及

受玉寶賀牋

副椓是御洪惟內治之彰明玉寶來歸信矣外戎之
助順慰滿民望契合天心中謝恭惟 皇后殿下德
靜而方仁淵以澤綬黃赤以定璽文與帝同服齊翟
以儉躬志先婦道宜致家邦之慶聿觀符瑞之還喜
協宸衷薦孚郊廟臣欣逢盛典陪阻近班趙璧金回
無復間行而衣褐曾寶再得尚堪此筆以書經

中省乞致仕狀

某伏自帖念初無藝能濫塵科目程備使令之偶乏
猥起涯分而已多叨職蕪闕捫心內愧今既七十餘
景不長素有氣疾眩暈拘迫近尤畏寒齒縮慘慓咳
嗽隨聲涕洟交下倦憊晝月瘦悴羸殘視蔭將息固
無久存之理伏乞矜憐特賜敷奏許令致仕儻或垂
逝之年猶保可全之節異以歌詠太平之樂仰酬君
父難報之恩不勝感激俟命之至

再申省狀

某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者上恩隆而未許誠不計
其歲年下情迫以再干敢自遁於經律伏念某少而

怯懦長益病昏方當盛壯之時已無血氣之勇論建常慚於迂闊事功奚有於毫分況今老至而衰心意銷索目視耳聽皆臏耗之餘手拘足攣非奔走之具惟欲乞身暮景得謝明朝祖希知足之風不爲寒者之愧伏乞俯加矜惻特賜奏聞許令就今年致仕漁樵故物復還山澤之壤耕鑿遺民求被乾坤之造不勝銜荷激竊俟命之至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

#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三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 奏議

### 法度總論一

欲自爲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爲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僞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擯古於今絕今於古且使爲國者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於此願　陛下深思之蓋　陛下之欲自爲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可謂之自爲其國苟爲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術則如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運之忽出於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疎矣故臣所謂有獻於此者　陛下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夫觀古人之所以爲國非必遂效之也故觀衆器者爲良匠觀衆病者爲良醫盡觀而後自爲之故無足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之爲國具在方冊而已其觀之弗難也　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數策書不終朝食而古人爲國之大槩森然見於目中矣　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待食頃而所以自爲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

夫以封建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為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為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為郡縣而後霸政舉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尊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政察綏而必然防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秦漢明權籌書期會課計功効核虛實驗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明予奪自專刺史之間有條司錄之察不煩此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霸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於今者謂王霸之未易分唐虞三代之未易復而已若將得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劫劫然惴惴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為國者雖各察其機之厚薄化之淺深世祚之長短無陛下即而觀之豈有救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者乎然則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重大而難去深達而難知矣視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　陛下之國其大方數千里舉而自為以復　祖　宗之舊豈百年之恥無不可者矣

法度總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為得何也蓋必有其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而後得之也矯失以為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紂之壞亂廢湯禹之治功漢雖威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為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為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割擾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舉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北角立迭興迭滅及其盛然自見者猶皆自有為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心人存政舉隨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蠭起癰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諱漢之失為興唐不以懲隋之亡為強夫興亡治亂各有常勢故興者由興之塗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生人之無寧歲久矣然攷其所以禍敗亦何以遠過於秦漢晉隋之亡蓋國之將亡則其形證固已若此矣而　本朝所以立國定制維持人心期於求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為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為儒弛之行以相與奉

繁密之法遂揭而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以　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而其人之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於　宣和又加遠矣其法度紊失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况　靖康以後　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為禍難之餘紹興更新以及於今日然觀　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隄防扃鐍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為得而其所以得之之道獨弃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挻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惻怛寬平粗得古人之意而文具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剖而不悟其由請和佹雖而不激其憤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為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　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其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當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為疎昔之細者今為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總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　朝廷之法度其經久常行不可改變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為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資格為利而資格為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為利而考任為銓選之害薦舉以關陞改官為利而關陞改官為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自負郎致仕即得蔭補為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為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為一害今者汰其譏濫限其員數又為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藝既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為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而為士使之知義今者化天下之人而為士盡以入官為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陸沉奔走射利豈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褒之為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既不擇賢又不信藝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為一害夫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為害制舉所以求卓越方聞之士而責之於記誦取之以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為害博學宏詞昔以麗詞賦而進人於應用之文耳羨官要職遂為捷徑一居是選莫可退解而宏詞之法為害胥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為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役法為害昔之勅律總核為事　朝廷隨時制宜定為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為害　國家本患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令也禁切監司之法又甚於

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為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為害府吏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推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胥吏為害又因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為害行保甲則保甲為害行方田則方田為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為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為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為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為是必不可求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察於法度之利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為不知其所終　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臣願　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兩漢及唐之盛世可必致也

## 資格

請言資格為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後至於卿相如遠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人皆棄賢而為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必變之也夫計日月累資考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才有德之人何者賢才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稱此人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弊守相列侯為九卿九卿為三公天下之賢才伏而俗吏用矣伊呂周召之儔非其不為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才不拘攣於常格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喜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可別故以此限之耳而　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　藝祖　太宗所用猶未有定式惟上所拔間得魁磊之士至　咸平　景德初資格始稍嚴一是準欲出意取天下士而上下群攻之故李沆王旦在　真宗時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　英宗時司馬光呂公著在　哲宗時數人以謹守資格為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惇蔡京王黼秦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由五人之所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為譏雖然資格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稱治何也蓋能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定清濁高下之序彼其號為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者亦已素計之矣特欲其積歷以實之而已矣故其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為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為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無有賢否由出身而關陞由關陞而改官知縣由改

官知縣而爲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而爲察官由察官而爲卿監由卿監而爲侍從由侍從而爲執政大臣或由知州監司而爲郎由郎而爲卿監侍從執政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矣若是而欲以舉賢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不薦士宰執不舉賢執資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 陛下雖欲責之以事詢之以謀彼安所從知乎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本朝廢資格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秦檜之爲相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爲相然攷其功效驗其人才 本朝以資格爲用人之利也故臣欲陛下審乎資格之實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通貌召收拾以終成資格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才也甚難人主之得才也亦甚難毋夭閼摧折之使至於盡蓋今世猶有可用之人誠使 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 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蓋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 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磨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 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汝信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不待刑法而自畏者殆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由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治風俗不於此乎求賢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將安所取之奈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塵室鑿析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殆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弊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卞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 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群動之具與奪進退以敘天下何忍棄數百年之弊端汩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磨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 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懲曰謗曰動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喝其上而疑壞治道於將與之時者也 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

不惑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盖今之大臣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則無惟銓選爲宰相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位而銓選亦能少助 朝廷用人尚書侍郎者不虛設矣

##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爲善法矣而今乃爲大害且關陞令錄職官改官京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員郎此 朝廷自設限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若三考若四考有舉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關陞則改官 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吾不徒與以賢能而與賢能不自知以爲而知乎然則 朝廷歲與人以關陞改官者豈曰此識賢與能者乎大吏歲舉人以改官者亦豈曰此識賢與能者乎其人之得關陞改官者又豈曰吾識賢與能者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不可知而 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此 朝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則是上下相與爲市均付於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下之人知之上之人益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體以求之僕隸賤人之所恥而不恥也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抗顏莊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爲卑身屈體之狀以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寒舉以此舉人 陛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夫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守而不思變且京朝官者已爲天下之所貴而 朝廷亦自貴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 朝廷無不可爲而計令或未之能也今合多而考累而任使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京官毋必舉焉其識可舉者因今之去而舉之與之以令之所與之官若是則庶幾乎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汲汲焉爲是卑身屈體以求之則僕隸賤人之所恥者亦或知恥矣其舉人者不困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僥乎舉者而大吏或以舉其才則 朝廷信而用之按於常調此薦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講而後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隱忍而不爲之遂爲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

## 任子

何謂自負郎致仕郎得蔭補爲一害人臣以子任官亦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 朝

廷錄功紀舊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而改官率十餘年而至員郎由常調入仕不過佐郡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且從而官其子豈以爲是猶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繼世爲之邪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功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止於員郎則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而恩不稱也

何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京官者　朝廷之所貴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舉主五六人而後得之今闕遠而待之者多入仕又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病憂患公私變化有終身不得者或一人待與改官上下相目以爲異事今至



使其爲太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邪豈爲侍從大臣之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歟重之則其法窮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濫而不能變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

何謂一人入仕世官無窮爲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酬祖宗垂後裔也至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至若應法令而直與之以爲恩則濫以爲法則弊以爲義則悖且　朝廷不尚賢而尚貴朱紫混然夫孰辨處崇　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元身則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任庇不知其極驕侈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賢者何以勸爲

何謂今者沿其謬濫限以員數爲一害且　朝廷向之所以盡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姑爲是無窮之恩也今也知而沿之而徒限以員數則亦不可夫爲上者使其下以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得吝不然與其一而弃其一曰此在吾限員之外耳此不得獨賢彼不得獨恩義理愈蔽而人紀隳矣故員郎非　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使勿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官爲　朝廷之所貴奈何以與從官執政之子弟以今之所與員郎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攷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爲



之止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員數限之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教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材品卓然可以爲家國用則於此官使之而昔之法須兩衡後皆可一決而去而先王之意見矣

科舉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蓋昔之所謂俊乂者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於世今之所以取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選輒爲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俯首誦習謂之貴用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命服之所貴者乃

人之所輕且夫世之所重者豈必知重其人哉亦或
其藝文之可觀者耳此固不足以卜其内今其可觀
者又真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反得之然則上之求
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由此塗出豈有始於爲人之所
輕而終也乃足爲 國家之所重者乎
何謂化天下之人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使天下有
羡於爲士而無羡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先王之詩
所以作也蓋羡於爲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貴
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歆慕者而不足以動其自
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
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蓋其前父兄
以此督責明友以此勸勵然則盡有此心而豪偶之
所砥礪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 朝廷得斯人
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與起天下之人才哉
何謂解額一定爲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世的中之
法也其時闡斷之士必有應書而爲解之願矣今
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闡斷之
士其茂異額發者乃因於額少而不以與歷奔走四
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違羅納夫士之爲學其精
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
朝廷資其材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
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爲然則以其有
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
額之狹於彼者何不適之使與寬者均乎

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爲一害古之取士也取之
四五而後定其終身而 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
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復弃其人三十年之後備其
無成而亦命之官蓋昔 藝祖之初倜天下士有更
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還者因以爲之賜令也
士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爲言則安用此而遂爲常
法乎夫士者人才之本原立國之命繫焉四患不除
而 朝廷於人才之本源戕賊斷喪不復長育則宜
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拱
把而至於桐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
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而不復論若
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爲美觀 本朝其始
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
大獄起矣 崇 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
宣和 靖康所用誤朝之人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
諸生伏 闕撾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忠義之
氣而 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
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恥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
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
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爲姑
息之地夫秉義明道以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
子之學而今也何以使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

書學效校正分數之毫釐以爲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徠是宜其至此而無恠也

何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蓋嘗考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負俊氣者不顧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遺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精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爲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 朝廷官使之爲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致而古之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 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爲不可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一揭而正之則宜有不可爲者 陛下一一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

##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 明道 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於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爲壞天下之材而使之至於舉無所用此科舉之弊法也至於制科者 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科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起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被區區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爲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略徧以爲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爲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策又以失之然則 朝廷之求爲一事也必先立爲一法若今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肯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爲制舉者以吾策爲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爲能故 哲宗以爲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篤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搜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爲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爲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

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俠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數陳利害其言煩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人撮多無甚於今世校無以大相過之實而首不加之名則　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為譏笑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志其故歩一日慨然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　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　朝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典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録為經常之辭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詔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　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温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　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為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　熙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　神宗往返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　紹聖　崇寧號為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為宏詞是始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已為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　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宏詞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何自為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役法

自　熙寧為募役法蓋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病而民獲其利官當其勞而民居其逸雖然官豈能自為其病與勞哉故差役之患雖去而募役之患方

與故役錢者募役之患而今之保副正長者又募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錢則不可復論保副正長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爲大患竊天下之能言者曰役相與謀之而不能自出一説也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皆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内物力最高者户長則以催科耆長則以追胥而皆有雇直傭　豈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狹講利源者無所取財以爲耆户長雇錢者官未嘗盡支而爲耆户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窠名以起發上供而耆户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也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流水鼠尾白脚歇替之差卿胥高下其手而民不得出死力以爭之今天下之訴訟其大而難决者無甚於差役蓋　朝廷之上其於庶事條目纖悉委曲動有法禁而所謂保正副若乃獨無法何爲其無法也名募而實差是以若此其不齊也而近世淺夫庸人之論不過仇疾於官户詆抉於詭產其說有自牢執而與編户齊役矣而詭產半天下其弊安可絶且不咎州縣之以差保正副長困民而區區然姑欲治官户詭產何哉今復以耆户長雇錢還州縣使二稅呼集之役有所分而隸之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太半已去矣使一都之内誠有材力可以服衆習勞可以率人者遵用舊法使爲保正若副而除其一户二稅之半要使保正副者人欲爭爲之而不可而不使強委已而不願也夫如是天下豈復以差役爲患哉又如是則雖官户無間新故亦皆可爲之而何以此督責官户哉且今世爲民之意何其薄而辨官之事何其至也且京師有諸道諸道有諸州諸州有諸縣自縣而後親及於民也其勢宜使什伍比閭里黨而後達於縣令則擇其人而爲保正副者正所以親切於民服習其小爭而無使至於大闘教民使不犯省刑罰之先務也若此者其官事何所不可辦而今顧未嘗爲之施甚陋之意以與民較至下之策民愈爭而不知悔則攀皆齮其後是獨何益哉是其行之非有所難而不思去者何也

## 新書

何謂新書之害　本朝以律爲經而勑令格式隨時修立自　嘉祐　熙寧　元豐　元祐　紹聖　大觀　政和　紹興皆自爲書近者　乾道　淳熙已再成書矣以後衛前以新破舊凡　朝廷上下之所持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爲治久矣臣豈敢遂譏新書之爲害如晉叔向之所以告鄭子產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出於此書之外者一害也書既備矣而事復弊法既具矣而令不行則宜有說焉今止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檢坐申飭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強委之二害也

人才因此浸以頹惰苟簡利害況然推廣及其終也
不過亦曰臣愚欲望申嚴已行之法而已以法為弊
猶可言也以人為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　朝省
之前後批六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又其
相習公為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為治
今世之大議論豈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不平而
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
世以人亂法不亂為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
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
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
人而任法則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
不足以知法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

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之能何也夫使是書而果已
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
文不備其實備其以不備其具也夫使見行條法誠
已皆具而天下何為尚有犯法而生弊若然非無其
法之罪而無其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
坐申嚴以尋復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任人而廢
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
行者非必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
類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於檢坐申嚴批狀勘
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憒眊智
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參章奏則亦謹然頹助
陛下之申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才之所以日

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壞道窮智相療而無
經久固結之道國威之所以不振強虜之所以憑陵
也臣故欲　陛下縱未能任人而廢法以行唐虞三
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為虛文而人
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聽簡
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漢以來者可矣

##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為甚者
蓋自　崇寧極於　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
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
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炎盜
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

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院
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效視又其常情耳
故今世號為公人世界又以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
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
居之況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
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傅
說之傳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為不曉而與是吏
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
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為當革而已矣有吏胥
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
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
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

弊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禄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動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録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宜以雜犍戮刑待之而高爵厚禄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胥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録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願惜終身是法尚義受財罰贓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胥士夫使之有才而無至於今世之偷惰一利也吏迭爲之無根固盤冗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陡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闕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百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姦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託干請有所不行與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爲疑玩則下知畏故也

##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　朝廷之設官也必知其所以設官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說州郡衆而監司寡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之謂州郡之官難盡擇也故止於擇[illegible]亦足以管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者亦若是而已未暇及于岳牧相維之義也且其若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使之操制州郡則必無又從而操制之此則今世所以置監司之體統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又甚於監司之操制州郡累累恐其擅權而自用或非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所從之吏卒所批之券食所受之饋餽皆有明禁然則　朝廷防監司之不暇而監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禁其細何哉是謂不知設官之意用人之說而伀徽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監司弛惰人反以爲寬大上亦以爲知體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爲侵權上亦以爲生事此真大謬矣者也夫監司者以法治下以義舉事者也今轉運司則以刻削州縣之財賦伺其餘羨察雜其逋欠爲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茶鹽用法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民田則置而不顧提刑司則以催趣經總制錢印給僧道免丁由子爲職而刑獄究鞫詞訴繁滯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之不法不義反甚於州縣故今之爲州縣者相與竊而嗤笑監司之所爲豈監司之本然哉是謂不以法治不以義舉之權付之而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二失也且不以法不以義則所爲付之事功者固宜得其實焉今也轉運司徒報上供之數於戶部而轉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其所以總一路之財計者將

何所用也茶鹽則已受其剩利於榷務都場而提舉司受其積留掌其住賣督其煎煑爲之宗通理償而已經總制錢州郡各已趂辦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知通拘索季帳稽考綱解以報户部而已是三司者以此爲職徒養貪致多人徒恣意亂作聲勢以便其私可也國紀民命何頼於此是謂既無法無義而事功又不得實三失也至於還轉運之權以清户部之務罷提舉之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昔人謂止擇十道使猶患不得人則監司者蓋甚重矣豈以爲例差循致之用哉

#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三

#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四　前集

奏議　章貢黎諒編集

## 始論一

有天下之大心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雖無患矣太祖　太宗受天命身自剪平者七國盡有漢唐之天下惟燕薊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兄弟亂西方盡夏綏陷其後耶律浸驕繼遷始自立邊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二陸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册以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奉幣帛專力而守和好同此者爲正論異此者爲浮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爲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寧久於前世自以爲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憑悔不除芽蘖終在小人因其間隙倡復燕之謀前宴始動後患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雖矣始也棄三鎮而兩河諸城猶以死固拒太原之帥猶力竭而後就擒建炎嗣統獨已失者河東耳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卻於是二年始盡失河南北紹興元年又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亂臣據而與我爭衡者也劉豫乃自女眞援立之爾又粘罕死僞齊廢烏珠事敗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我夫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兀术背盟若戰則所爲分畫者幾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

敢較焉至顏亮屠順北方潰亂歸義之民嘯處屯聚
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蕪幾振
矣然宰輔無狀避失策變舊盟卒亦亟勉割四要郡
畀之徒使中原遺黎飲泣內根絕望於我夫我不能
守則民雖不為變而姦以分裂我不能守則地雖已
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
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因民之
怨叛而直失其大半臨安江淛以為南北之成形六
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來之
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者豈可坐而講
堯舜三代之舊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
辨逆順之理不立雖恥之義一切聽其為南北之成
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成敗雖息也得失
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
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反可以取之
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霸強之慮也
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加以思夷夏之分辨逆順之
理立雖恥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自彼之所得也
愈於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難明矣
然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
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慮之而後以一取一
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辭舉不可以偏說定不可
以遠事言也

始論二

不盡天下之慮而然後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不可
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志臣願士者竭力以行其所知
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粗行之必副故人莫敢多言
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
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傳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
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
之義理不可蹻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
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守有大利必有大害為國者
不敢專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多之從其害消昔
之帝王莫不然 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
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
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
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為不分雖
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
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
下之慮也自趙元昊反重之遼人求關南地天下之
士始稍奮發深思遠慮以為之說然而內陸好尚之
多言外狃法度之自判未能得其中也不幸 熙寧
改法之事起自是以迄於 宣和之末 靖康之初
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為烈焰瀰為洪
流而已過此何暇言之是又 熙豊之後因於世故
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 靖康之難至痛極
憤此上下孫謀不知寒暑寢食之時也而苟目前忘
大辱者為南自南北自北之論俄 宗廟君父之讎

如疥癬之在身忽而不恤無害也明宗禍福以刼智
衣冠擧貌首而奉寳玩二十餘年未有 思慮於飲
食刀筆之外者況其遠者乎是又 紹興以來爲小
人之所挾制而不能盡天下之變也 陛下總攬四
執樞要責其功能課勤惰崇實用退虛名審於考察謹
於遷叙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幸勞敢天下罷
然知上意而從之矣然而據欲爲之心者以無所爲
而淸議負妄作之累者以有所托而回容利權謀新
害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爲仁政趨事者已弊
矣猶以爲良法國無成功常道先衰士無奇節常心
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是又 隆興以來不能盡
天下之變也自非深觀遠覽遍知前失而不諱堅志
强力獨行所難而不惑當爲則爲毋以爲昔未嘗有
當改則改毋以爲今方循用除百年之陷窞開典王
之大道計歲月之舉措求日新之功效明發慷慨同
於飢渴焉能盡天下四應之手故臣願陛下前後之
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皎然而不亂所以
佐聰明之一二者也

取燕一

致 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 靖康之失亦必曰
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 今日之大計不過取
燕而已何謂致 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
不合 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固嘗
以志復幽薊爲非矣至 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
以燕爲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又 慶曆中劉六符反
索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爲之說辭增賂而後止
其後蕭禧辨理河東疆域又擧數百里畀之而王安
石韓絳不之較也況於王黼蔡攸之徒乃欲以取
異代已割之燕卒於失信契丹取侮女眞以貽大變
此所謂致 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特決言其粗耳
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故
令猶强 社稷猶固我獨抗衡借勢夾攻雖得燕薊
而財竭民怨內潰外擾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 靖
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
質身夾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
也彊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粗嚴將帥粗厲乘時
以取全燕收拾漢唐之遺民何爲不可夫堅守重嵒
於既亡之契丹不知女眞一旦躡其迹以陵我當是
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與
之爭衡師道既敗劉延慶又敗蕭后變離不以折此
不支女眞之遺兵輕實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爲用衆
者如此遂檮女眞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
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藥師降虜共事蹈中國
事力以饋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郭藥
師挾女眞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
非取燕致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
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取
燕是 今日之謬論未解審察皆是大可不畏乎

取燕二

何謂追論　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悔者悔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數十百年之後者也斡離不黏罕之交至也兩河陷沒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禍於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誠有罪矣救取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楊時則為遷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稽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种師中謂切棄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何以救取燕之失乎及　建炎南渡雖揚遂來江制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昔者取燕之事優已遠矣然

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置欽宗以問至　光堯下哀痛之詔猶以海上之盟字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嗚呼至於今日而　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遺畫也問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於國之大計曰姑自治也問其　祖宗之讎恥曰天命也凡若此者豈以一取燕之失遂數十百年而不可救也乎昔魏冉攻齊壽綱范雎以為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酈食其請立六國張良以為敗事則發八難以止之魏太武幾獲於統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高延宗唐莊之取梁亦僅免之幸耳作合曇散忽來驟往勝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哉

取燕三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譬之中世燕薊先為叛臣據有其地以至於亡及石氏分畫以奉契丹彼延夫盜賊之下有年以救死之策冀非所望是為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胡騎長驅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　本朝獨當失燕之禍　端拱以後至於　咸平京師壇壇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准曹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以啗之而後少安　慶曆中謀敵敗盟范仲淹請籌必張犯關之勢請築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為北

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幣卑辭而後已蓋渡河犯闕　開運之已試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常存由是言之　靖康之禍不特群憸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薊中國之郛郭也河北河東中國之關闈也幷其郛郭而毀扞禦於闈闈舉一世之誹譽皆自以為可久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而擊匈奴築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戎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邑欽陵廟盡復　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不復猶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

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須
民劉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鴻溝以南孰曰不
可而張良乃召黥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借
彼而弃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窺也

親征

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
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
安寧以身闘於兵革矢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
太祖　太宗未嘗不自總戎　眞宗之初固已幸大
名矣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爲王欽若請
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獨寇準未肯從渡河六師雖
勤用命王撻覽斃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
始以親征爲盛美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
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
兵行入無人之境撻覽偶死耳其約和金帑之力
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兵必待人主親擐行陣然後
可以爲功哉使寇準以此自衒何謂無識之甚者而
虛論既成當　靖康中亦有謂當如　眞宗故事親
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不可復用親征者　建炎間
深入兩浙　紹興初趙鼎回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
論者眞以爲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爲不親征耳一親
征而屢退舍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
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虞氏之
來而　光堯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爲勞師其實亦用

親征也故　陛下初即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
後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爲謬論者曰久和好也以
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而爲正論者聞其說則曰親
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
將能而勇敢可也若此者分畫明紀綱正法度修君
臣上下一心同力以攻之者也豈親征可以攻之哉
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
勝書生之虛論未見危於此久而不能變則利害之
定形未可决也

待時

何謂待時此今論者所常以爲言也夫時有未可而
待其至昔之謀國者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待以之
而非也越之報吳也范蠡文種以爲必在二十年之
外二十之內句踐欲不忍其憤而一決則二人者出
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也果在於二十年之外此豈
非所謂待時者邪然二十年之內越人日夜之所爲
皆報吳之具也故時未至則不動時至則動而滅吳
若二十年之內無所爲而欲待於二十年之外可乎
自古兩敵之爭高者修德行政下者蓄力運謀皆有
素治之術先定之形然必順其勢而因勢之可爲則
勝逼時而求以自爲則敗若此者曰待時可也
陛下二十餘年之間接乎　光堯二十餘年之事聞
待時之論而行待時之說熟矣待時之說轉而爲棄
機此羣臣之效大事而誤　陛下以自寬也亮氏斃

殘北方請命安集亂離其時豈不至邪及　陛下接兵甲而休之玉帛交使由　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機可乘乎時若是之久而當待機若是之遠而未可乘則昔之所謂隋唐楚漢多事之時所以奮起而立功名者豈必皆是之泯泯默默使少壯至於耆老而終不見邪蓋待時之臣論其誤天下國家審矣臣請決今日之論時自我為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為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　陛下姑自為其時而自待之毋使群臣相倚相背徒玩歲月前者既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也

昔之為國者兩敵相形而時出焉極遠者數年而近者不終日其君臣起而從時每患其追從而不及時不患其悠遠而不可待也悠遠而不可待未有甚於今日也若此者非真有可待之時也乃始為待時之說而已

實謀

何謂求今世之實　今壞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吳蜀比南北之宋齊梁　財利之淵也北方地雖適半計其賦入十分之二　耳地大財富足以自為也然而五六十年不足以自為而聽所為於虜者則有故焉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闊也而今以密為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離也而今以專為累姑請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財其為緡錢者茶鹽榷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無有也　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是其多今略計戶部之經費為千五百餘萬此　祖宗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為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大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廂兵禁兵土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併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所無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與虜人和親而不敢鬭一日之兵也小則草竊病起敵百人忽發而不能制又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為累而至於弱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皆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隳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度以密為累而治道不舉自今邊徼犬牙萬里之遠皆自上　制命一郡之內兵一官也財一官也彼監此臨互有統屬各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之遠嚬伸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事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任

天下洶洶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
而群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
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
此夷狄所以憑陵而莫禦讎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故紀綱以專為患而至於國威不立　陛下雖朝思
夕慮薄滋味遠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為而終不可
為者四事之累也然則奈何財以多為累則莫若少
之故四總領為戶部之害經制折帛錢為諸州之害
板帳月樁為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為
累則莫若少之故四屯駐之大軍耗總領之財計廂
禁土兵耗諸州縣之財計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
密為累則莫若疎之故兵財民政分任而不一者不
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為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邊無
所付外無郛郭則內無堂室故處不可以守出不可
以戰若不可以不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讎
起困興羸補弊則一二年之間可以抗首出北而取
燕之慮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
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之於後
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若果去害誠果則有可言之利
矣故言其所以為利者又在於四害之後也

財總論一

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
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
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
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
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
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舜以前為
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結米粟不及於五百
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
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為已詳
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盡
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
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
不聞其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
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
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處與今異
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
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未聞其以
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
不大歷準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斂之譏漢武帝者
務有均推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
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
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
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繼興至於闒
淩供億猶曰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
皆具載用書可即而見若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
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
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

勝此其事差近而可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
待財多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有若唐者非以
財少爲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
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世
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蹷以較錙銖營
若儈夫淺人扐扐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而財少
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猶出於唐之中世盛
於本朝之承平而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
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
之所以示威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
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役
小吏而謂之有能 陛下回顧而加聖慮必有大不

可安者故臣以爲不免 今日財之本末緒而至於
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
多少有無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人
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況望其有所設行以必成效哉

財總論二

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
常之變奪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
矣故 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既
而僭僞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
其尾大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 太宗 眞宗之初
用度自給而猶不闊以財爲患及 祥符 天禧以
後內之蓄藏稍已空盡而 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

行漑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 仁宗四十
二年號爲 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
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
爲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
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詛儈之吏亦條自藏抑不
敢奮頭角以裒斂爲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
之儲焦勞苦議乎鹽茗榷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
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
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
小商賤隸十百之獲皆有以征之盡財無乏於 嘉
祐 治平而言利無甚於 熙寧 元豐其借先王
以爲說而牽上下以利者然大變其俗矣 崇 觀

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
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
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知足以廣崇
百侈並開不幸當與異同變復變變而王黼又欲出
於蔡京童貫之所不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
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
病然後 靖康之禍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
張慤任饋餉之責鹽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
黃潛善呂頤浩典儲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貨自營
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況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劑
無復有統轄運所至剽劫攫拏 朝廷科降大書文
移守令丞佐持巨檄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藏

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巳制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
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
來莫今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
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造一有警賦歛輙增既增
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　祖　宗之盛時所入之財
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於　熙寧　元豐以後隨
變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倍息比　治平以前
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　熙寧又再倍矣王黼
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鉤考然要之渡
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　宣和又再倍矣是自
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
困苦之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
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爲國者也古者
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
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則善爲國者將從其
少而治之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
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論今
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
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
有餘有餘則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何謂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
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盖其所措畫以
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
南殘破郡縣事須興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

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或役錢除
頭子賣糟酵以相補足　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奇國
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稅
若沙泥木用者弃之淸警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
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亨伯所收經
制錢者其說以爲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
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
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號爲士人而其言若
此盖辨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怪也然其所取止於
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爲户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
前後動添窠名黃子游郊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
供軍興逐添酒稅隨則頭子趙鼎張俊相繼督師悉
用取給而孟庾以執政之重當總制之名耆户長壯
丁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
十計州之趣辦本不過數條以創恭布皆以分隸一
州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
筭爲官者於催發酒有抑運副王伺部都督府二分
本柄斷折官本茶有拼頭鈔息油單鬻商稅有增
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典買有牙契
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應辦故酒之爲錢也
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賣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
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昇總
領所之外户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錢士方
其入仕執筆注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

上之取財其多名占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爲月樁兩浙福建爲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嘆息而不能拯今之新進後出者有智者矜有力者奮視兩稅爲何物而況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討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度免引茶場木磨之類上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朳拾零細解落貫陌歛人以不資之酒其患如經總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之法桑洪羊劉晏之所不道也蔡京之法又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矣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以來號爲名相如趙鼎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如秦檜權枝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弃餘瑣屑之間以爲國命者是何其無恥之至是也哉故經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　陛下誠有意於憂天下以國與復以報仇怨救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

何謂人才日衰　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爲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言財之不當取蓋處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猶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前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爲吏特喜期會追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爲二縣則以板帳月樁無失乎郡之經常爲無罪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爲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乎此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　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

何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朝廷所以取州縣之弃餘而板帳月樁各自以力趁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歛也贏縮多少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樁板帳多至萬餘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窠名者強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道軸權族者用十數爪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盡昔之號爲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以其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徙爲盜賊冗役矣若經總制錢不除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

何謂國用日乏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進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　陛下知夫持者乎其取爲孤注與不得而丐其羸之一二者皆

其本先增者也爲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
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爲
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貫酒取數倍之息
若此者猶可以爲國乎彼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
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不除則取之雖多歛之雖急
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
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之然後令州縣
無敢爲板帳月椿以困民黜其舊吏刻削之不可訓
誨者而拔用惻怛愛民之人使稍收拾養之甦其次
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
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兵多使
之也財與兵相爲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
國用不乏矣　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
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
何謂和買之患經總制錢之爲患也自州縣而後至
於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　朝廷和買則正取之
民而已國以二稅爲常賦也豈惟使經用有不足於
二稅之內而後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
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貰於
官有以先期而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
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
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摽困
於無聊而莫之敢觸耳　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
曰自今並罷和買取和買之爲上供者所用紬絹惟

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宮禁官吏時節支賜裕令之所
應與者一切不治可也和買既罷取民之明正義彰
暢於四海矣
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
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綃價太踊至十餘千
而　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爲折帛其說曰
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邸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三
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
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
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
其國且不可而況有大於天下者乎雖然折帛之爲
錢多矣所資此以將用者廣矣　陛下必鈞考其凡
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不減和買折帛不
罷舍目睫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爲將良
平不能爲謀者也
何謂茶鹽之患推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
事已在於　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既繁經制未
能一一復古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茶鹽則無
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權之不寬取利不輕刑不
省亦終不可以爲政於天下使措諸事有緒二三年
之後臣請言之

治勢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天
下者以爲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

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強故忠質文相代若循環而無窮而成者又曰弱之失在於惠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強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為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虛而欹滿而覆者器也而匠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文之尚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為天下之勢在已不在物夫在已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為而莫或制

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illegible]饑日月軼序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為之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已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去也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甚也

宦官之微匹夫之賤士卒之[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頹廢此其人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衆論沈湎淫佚而已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寄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也臣嘗推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修舉文武並用 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俘承僭偽之君若拾遺而天下歸一身致太平為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圯缺者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拾不能什一而[illegible]王

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橫發以至姪弟稱臣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内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為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來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為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潛淵之下而皆不悅有畢網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雖附離而不敢自弃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亡臣嘗攷之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

變亂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爲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比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實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歸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弊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满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當　熙寧之大臣甚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辯之曰此眞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媿其辯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眞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眞周公之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桑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具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貸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　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

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况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使其後顧輩發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哉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爲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爲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財計下 欽

## 外論一

臣爲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著其首篇曰爲國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治夷狄義也中國爲中國夷狄爲夷狄名也二者爲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來服也斯與之接視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雖貴夷狄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則不可以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應三者并亡譬猶舍舟揖而濟深淵以勇怯爲沉浮幸而得濟不可爲常不幸溺沒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尤論夷狄以爲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爲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况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眞以爲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衣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蓋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有疆埸限隔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爲難治也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利兵危矢詭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爲用是既已化爲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並起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爲雄小國次第亡滅廣大其地而爲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兼取匈奴秦人之暴甚於夷狄矣漢起匹夫親搏天下不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爲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民者何在奈何冒頓反不能控弦數十萬以憑陵邊塞入至太原晉陽乎蓋三者自是并亡不復有中國

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別異耳力強則暴師轉餉
深入者幾如聲取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繒
帛愛女以壻之亦獨何所愛張良陳平蓋策士而絳
灌之爲丞相主國論者故奮挺大呼望屋以食之人
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爲戎
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體雖然誼於制
患之術淺矣請自爲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而繫之若
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其使匈奴不當漢一大縣
此何足治而況本不計強弱者乎夷狄寧若中國無
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誘肯開兵端志在誅剪然則
中國之不振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
湯武待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復契伊尹終不能秉
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誦習以爲先於天下者蓋書
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權而不能用
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強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
足論也是既然矣執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
和爲與之爲一而天下之人熟於聞見不知其爲中
國夷狄之異者此　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之
所論者一事自　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
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揖遜於庭未嘗一日敗
盟約也女眞本小種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
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爲與大國義兼兄弟當
來投我或逐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南自歸當是時
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眞使不得逞彼知

大國爲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並滅其國分
取幽薊故地以爲功者比乎失此不忍遂有今日然
則夷狄雖遠而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夷狄爲不
義是以不用而不知信義乃所以爲中國者本不以
夷狄之無而廢也夫兼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
致患之本復將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待夷狄固
無難矣何必勞神於智計鬭勝於士卒益趨於末而
不能反哉故夫若不足聽而決不可易者臣之論是也

## 外論二

秦漢以來待夷狄者不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術盡於
此矣和親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
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
多是以後世之論是和親者十九夫必知有征伐之
害而後知有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
之爲和而亦不與之爲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
以喪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請和
尤爲無名夫北虜乃吾仇也非復可以夷狄蓄而執
事過計惜夷狄之名以撫之夫子弟不能報父兄之
恥反惧仇人懷不釋憾之疑遂欲與之結權以自安
可乎往者　紹興行之天下不戰至於廢逐大臣誅
殺名將盡黜異己者空士大夫之列洶洶數歲而後
定一旦虜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懲之天下因
自言後雖爲寇暴師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卒相仍用
前策建請罷督師撤攻具出東西北道四要郡以乞之

而復為和戎而虜又大出天下之心凜然以為盟誓必不可保然自是疆圉無事又十餘年虎卧在庭其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無弓矢陷穽或不免徒手而搏之以必死為决猶愈於坐而待其死也若有弓矢陷穽可也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嗚呼失吾所操之具而聽虜之自為是闕何時而可也　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為一絕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為不可而敢自言於上者非真知其義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進也非可用以當虜也故真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内堪坳莫而不敢言也真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以待虜益嚴矣　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上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　祖宗之世也内治已定則所謂求知親之利若為保全宋民計耳是不憚自屈而力行之可也　今日存亡之憂不得尚用往事為比使虜猶如辛巳甲申忽離大漠以求戰和固不可且其崛起暴強而睽吾太平之壯壞已五六十年矣如使復為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出而有之和亦不可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　祖宗之世也唯其有以容養契丹使不敢桀驁則兵可以至於不用　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相遠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戰

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為之慮幸其事之不在已引而去之夫憂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也憂在吾身而有出於數十歲之外者偷目前之所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賈誼以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誚絳灌之徒今積薪盡為火矣猶然火之中不知舊迅於烈焰以自求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固不必誼之智而後誚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也猶未足畏也然雖絕使罷賂而臣以為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求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行者固有次第矣執事者猶未敢開其始而臣安敢詳其終且今之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淺深而歷數天下之至計以自衒爾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復仇為正義而明和親之决不可為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外論三　缺

外論四　缺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四

奏議

## 紀綱一

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為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煩文細故以維持其國家可靜而不可動易危爭而難尊崇則　本朝之事是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諱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頒以文告覲以延守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若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雜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為郡縣削弱黔首禁制特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北胡亦始合為一國則築長城以限隔之重江邊之兵據郡其要地而匈奴避迹自异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故世皆以秦之紀綱為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強為失而不以弱失以大為失而不以小失夫強大之勢易為也秦特不知為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三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為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攘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尚能擊服單于而臣妾之夫豈盛緬先儒之論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科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鼎立彼此窺伺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窘匱衰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固守以忠義相獎激厲聲遺號猶為一統海內之具至王導為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楊州之勢石勒符堅皆竭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晉周隋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為不當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為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衛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為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有節度總管四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常因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葉邊將權重遂成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裂為藩鎮殺亂混并不分緩急不辨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　本朝懲創之既而紀綱不可復振矣

## 紀綱二

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鎮橫及其後也藩鎮復

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若
非藩鎭也士卒也雖然藩鎭尸士卒之上而士卒依
藩鎭以爲名見者不察而以其患專在於藩鎭 藝
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
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
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知權稅都監總
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曾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鎭皆
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
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
在 朝廷矣其時契丹強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
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 太宗則又漸收
之雖邊庭亦如內地矣蓋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
一日能使其強藩悍將退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
以爲制取宇內之害莫過用而不易哉雖然爲天下
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籬垣牆所以爲固
也堂奧寢處所以爲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
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爲也唐失其道化地爲藩
鎭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 本朝反其弊使內
外皆柔雖欲自安而有大不可者故自 端拱雍熙
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西
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輕而法制
密從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 咸平之末 眞宗幸
大名傅潛王超以畏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擒
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

畫而欲以與虜校犯闕之危不俟 靖康而後見矣
夫恃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西方以封殖趙
德明至其治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自不
可動爵祿恩賞豢養群臣狃於區區文墨之中就痺
之習勝而志氣日消削節義日隳敗矣論者或非之
其遺言 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遵誨郭進馬[illegible]
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任責成
邊鄙無虞而 太祖能以力內平僭偽蓋雖畧如此
而竊嘆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爲國之本然處以
懲創五季太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末
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 景德以後王旦
王欽若以歌頌功德撰次符瑞爲職業上下之意以
爲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
日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併
與人才皆壞人之智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代
載籍非不察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接昔以證今者恒
於條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複脫而後已此豈不爲
大可歎哉

## 紀綱三

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爲國無甚於 本朝者
眞宗之末 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
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爲弱也
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毅然憤其小醜欲剪滅之
立論必於不赦既而屢出屢敗潼關以西人無固志

而契丹遂擁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爲解之然後乃已於是賊勢大張而天下皆悟其爲弱證矣 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爲兩府議論前郤施行奸謬小人交鬬其間三人遂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爲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欲以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財用耗之人才頹弛天下亂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尚故王安石佐 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爲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爲在於兵之不彊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斂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洶洶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喪也以神宗之厲志有爲終於舉措衡決變法則爲傷民開邊則爲生事力圖靈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爲強勢而欲因弱勢而爲強勢也夫改之與因由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錮更 紹聖 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免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爲強勢者至宣和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所守者又皆廢壞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爲膏肓不可起之危矣雖分四總管以圖捍禦委長安建康之守以勞勤王天下水解雲散一城之地刼制於虜而號令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爲守猶且不可況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 本朝之規畫其始終本末之際盡可覩矣自周德威失榆關之險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於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爲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圖籍略其四旁境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天下之大形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遽因其所有掩絕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哉此天下之大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所以窮數百言而不能欠也

紀綱四

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括馬斂財騷動天下議者蠭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爲以爲稍從近南安常守舊命使祈請自足苟延歲月既而有維揚之禍牽連奔走東極海嶠始委張浚以川陝而宣撫處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爲鎮撫使于時盜賊充斥僞齊擁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大开相附復遣執政督視以一威望浚雖任踈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浚韓世

忠岳飛亦次第平殄群寇江左所以粗守而虜亦有知者任人之故也雖然分畫無法寄任不專張浚趙鼎況然於事機之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為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屈意俯首唯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於御前督府結局收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矜伐自比趙普以為經國之長筭莫能及也且 祖 宗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太半遷劫之雠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為大功何哉戊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真一旦出不遜語聞於殿陛朝野喧然摶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為者而棄義問汪澈出矣及 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於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於漢中蓋四五十年特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為國之紀綱然不可廢者亦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治不定則夫執辯者誰與謀之今百計寡取竭東南之力以供餽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舊將之子弟部曲以次得為統帥而將不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內庭報發承受名為機密而大臣不聞諸州禁兵零細纖弱專使路鈐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遏內江盧徽泓淮紀綱所立錯謬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迁月易孰為可見之效而 陛下規恢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為也古略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休廢古今一塗轍而已本朝之論則欲私為而私驗之是以積弊委靡至於今日而莫曉其故此臣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天下之利也

終論一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攣縮而不能伸宿患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 陛下始於出令必有以慰天下之心必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今州縣睽睽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為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樁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畸零勘合牙契之類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斂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為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 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少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 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為六十萬緡盡斥內帑封樁以補助之夫此內藏封樁者以之罷減三省之苛斂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顯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 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發吏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搖而召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並舉

而爲之無難也如此則　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
南荆湖四川爲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
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劃爲
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　朝廷不加問焉餘
則名隸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
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　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
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
財足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責輕矣雖然以
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爲之
者不驚世不動衆　陛下一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
久則安之以爲常然若此者內以朞月之內盡去民
之所患若外以二年之外兵屬士籍可用之於死而

大功可舉矣　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
者解膠固伸攣縮易於舉動累於責成以立大功而
已則減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
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由於
疏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
以重人目之任而後　朝廷所謂專閫不可分之紀
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
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策之以
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爲此者官非難也
而士爲難士非難也而民爲難民非難也而兵爲難
誠今世之大事也國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終論二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　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
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
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
劄之兵而寬　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爲
之折估青草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
任四人者由郡守權都統制召舊帥使歸宿衛鈎考
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聲而治之然後
得四人者一聽其所爲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
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
家小夫屬士而養之得用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爲之
立家是兵爲民也古者民爲兵今者兵爲民宜其消
惰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欲一當百又曰欲一

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
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以死
誰敢敵者女眞之來南也雖以奚契丹勃海漢兒前
鋒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
多兵以先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
更其弊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讙無動以佳吾之所
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數州地使自食而
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爲而二年之外收其
效者也若是則　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
手士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界之使散雜役
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
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爲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

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為亂柰何曰禁
軍之可畏者為有以禁切州縣使不得私役且上散
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再
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小不
急散也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弓手
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為兵
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
各為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
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為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
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為而三四年之外收
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　朝廷寬則凡所以取
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
取民者皆不用而斂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
朝廷寬則群臣有暇而人才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
縣寬則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
才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
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並出不用以
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為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
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
弊某日此弊去此效見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行
之以日月計其實效致矣

終論三

臣前所謂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自
陛下嗣位以來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者　陛
下嗣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為言幾成俗矣言門外
事既孟浪茫廣多虛寡要而門內事皆不及知故臣
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外今其將帥不知主名控
禦不知地利則指事而言者妄矣臣請先論女真之
始所以得者蓋每怪士大夫過於譽虜而甘為伏弱
者何也其譽之也謂阿骨打黏罕兀术三人者夷狄
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　本朝之被禍最深此大妄
也阿骨打豪其部中延禧煩擾既過不堪因執起而
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未嘗交鋒輒以敗
北女真者用其兵食其粮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
土地披靡逃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骨打之雄傑
如石勒慕容儁之流以智力百戰屢憤屢起卒以得
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買立不能主令而斡離不黏
罕分之其後兀术來江南三酋者之舊而我之所以
布陣立敵而復不勝者何也自其始入而吾國已空
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嘗與之戰敗
則黏罕兀术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
中原如是其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譽
虜甘為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
東耳山東河北之地先以與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復
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迁維揚
耳劉豫見廢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
南耳彼真見吾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於
今日猶有不自安之心焉夫過於譽虜而不能自守

當其始也乍見駭聞倉皇擾擾容有此論矣今安定久矣然而譽之不已何也故譽彼之兵則精銳而吾則疲弱然則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譽彼之精銳何也譽彼之威令則明信而吾則玩侮然則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譽彼之威信何也譽彼之規畫則審當而吾則苟簡然則何不易吾之苟簡而譽彼之審當何也譽虜以脅國人而因為偷安切祿之計此風俗不忠之人而無有知者方 靖康艱難時唯宗澤不乎此論如澤未足以見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二聖終不北狩矣固可一戰而敗也蓋天下之禍有大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亡此則自古以來未見有靖康者矣不追此議而為可戰之事反謂自古未有如三酋之雄者臣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之不伸必有待於 陛下也夫黏罕與斡離不同出而獨圖太原者一年既破都城盡取中國之輜重徐行而去兀朮生長極北夢寐不知江海舟楫為何物也空行問津至於四明而返使吾之兵法皆盡廢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所為乃喪心失靈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譽喪心失靈狂惑求死之人以為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

終論四

請言女真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黏罕者生於東北窮遠之小夷非素有兼天下之志也契丹久安而政悖一朝起於不顧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朴者因敎以稱帝改元至盡併契丹而燕人為之用及郭藥師導以犯闕其後遂破都城而據中原蓋晉之所謂劉石鮮卑氐羌皆嘗生長中國奮其雄心乘起覦伺而黏罕兀朮本無其志也特以敢於決鬬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與為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參以本朝及遼之大略繁剩牽制若乃棄重兵懸堅城 衣食嗜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若我以 二聖顧仁之故使命而請以講和好驕不見從鄴變之敵擁全衆以歸劉豫虜疑有間且合從困彼也遂急發之以河南關陝未而罷兵兀朮再出大敗於順昌柘皐始稍惧我而盟約遂定且以女真種落而據中原契丹為之主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原積怯懦不自振之氣且無有為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地亦決不能堅壁而窮鬬故也自 紹興十一年之後不惟我之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真之族類亦皆以和為利亮氏弒君殺母志平區夏移都舊汴南渡江淮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酋自立於後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為敵國又嘗聲以遠故體為言范成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向者平視我師攘袂賈勇及此閒隙足以取怒而虜卒不動今歲遂入其宄傳聞多端雖可信據然而上京蕭條從臣死喪思燕之樂既而復返此不可誣也然則女真失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為家其君

臣上下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為法而
又願和不願戰喜靜而惡動是雖六十年積累之久
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託也其與劉
石鮮卑氐羌之勍對不侔也明矣然則其事在一戰
而勝之耳夫一戰而勝虜之心摧不復留中原當以
燕為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因易及
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併燕得之此則難矣雖然事
豈有不難而後成也哉今姑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
禦者姑求其一大戰而勝之之道焉勝之之道盡去
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壞二
百年靡爛不可通之說真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
世之言兵出某策張其陣用某人以立奇功者豈可
賴邪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

終論五

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為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於問
學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為貴中國
賤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當講也不可以為不美
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貴夷狄之不可以徒賤也所
請文真者豈以其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致邪張浚
之始用也以年狂疎思信未足以感士智力未足以
服人饕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
幸耳鼎既足然於事機之間不戰不守虜來則進而
拒名曰親征虜去則退而安名曰駐蹕而浚尤為無
謂 光堯[redacted]顧無所倚仗以言孝忠之迫切則祐
陵之梓宮未歸 顯仁之鑾輅未返以言圖功之救
寧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之分決迄無期度於是
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衡入其中堅不可破而鼎
與浚均逐矣及乎 紹興之後檜死虜動而 隆興
之初浚專以恢復之說自任號召天下名為忠義自
舊者利而從之其實無措手足之地聚兵淮上一則
祖述范仲淹之舊說欲與虜師往返以定和議為兩
國生靈請命一則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遺種
相率響應以謀大功至其一敗符離師徒潰散人情
推沮異論交興而湯思退王之[redacted]尹穡力主割地以
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正
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根
抵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虜情畫策出奇以干差遣
而度歲月皆浚所為也蓋浚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
之首而其方略可考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返戎而
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念不猜未始不
如此為將帥者由致之[redacted]不敢絕豈真以此為立功
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為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
南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大姓舊家常思歸
順其理必然無足怪者特患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
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挺逐虜而迎我然吾
之真能恢復者不專在此況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
此與童貫用郭藥師伐燕拒女真何異邪浚少年為
將相因緣白首忠義不衰而其所經畫者止於如此

光堯聖訓謂浚不可用非知人之明哉今鄉曲之豹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浚門下已陳之說更互潤飾以為北方之奇策而國信小吏以土物相餽遺竊間厮養而謂得虜發事以相衒耀巡淮守臣思為進用計布心腹於跳河之曹越淮未幾搜造巨事以為間探之明若此者紛然繼踵而妖僞之說遂與舉子曹程文以姦謀試者無異而國事真無所考據矣願陛下一切擯盡勿留　聖思力行今日之實事必賞勝盃以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

終論六

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為守而不以備我為守其戰妄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知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欲效彼之妄進守亦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符離之戰是妄戰也雖使得宿得亳得徐邳至汴鄭將何為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妄進者明我之不敵耳而我亦效之何哉駐劄之兵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焉宿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為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興元一也襄陽一也合肥一也沿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肥也沿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出宛洛興元之出秦隴二者我之所必當有當據中州扼關隴形勢之衆先古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必進從淮以出亳宋大梁北徼而雖一旦虜之所必爭也虜所必爭吾能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奇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四方響合則山後來則可用矣不然則便而持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非當守也然為國必分內外其四外也其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守江南也雖然置兵無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肥最多也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盡二十萬足以痛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也必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深之力而後可我恐進彼亦以此進昔者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彼能而我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以敎彼之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則霸王之資也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間權臧河南常事爾坊頭灞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獨其不合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　紹興十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潰亂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廬以北論者方囂然以取中原為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可得而北方猶未可圖也況其不能望見襄廬之北

而欲生事中原者乎 陛下宜執分畫之要諭命帥臣立為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生其人之氣勢而不務出於無備不意以為立說之觀美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

## 終論七

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其一適得平焉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荊襄當鄭鄧亦以取韓魏以淮當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淮海制置司不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乘入吳越旁極閩廣而我之所以為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猶為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為是者不待收聚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奮於微弱立於鄭危以少取大以寡取衆若昔者越之於吳燕之於齊也又非若安真之於遼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復讎者我之義則自無以兩其勢易以傾動而從我若是則我於一當一而取一之外又有所謂易爲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謂難者自 宣和以前以弱勢行弱政百二十餘年矣 宣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氣奪心懾不能自主其命而今也抗首督勢大正其紀綱欲必以一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竊笑或以驚視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沮之異論四出辯難不前且復人才未嘗素練識不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必不激其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其乏此必至之勢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然事大有不可不然者在 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昔者其人所行之事與其人所立之論尚為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的非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之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力度時之論而商浩諸庾屢謀北方元溫事力尤盛謝安時會最捷然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論勝而今世偷墮無能之人竊取其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 陛下欲為之志久而無所為也故臣願 陛下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難易之實解膠固伸攣縮先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傾耳張目聳動四顧而莫知 陛下之說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畫策群臣生其志力以終從 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而不使群臣一前一卻懷詐飾非以疑沮 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决安危興壞之大端 陛下之所先知也 如此者定則臣雖微且陋得以其說為群臣之倡承望聖意而敷暢於下誅賞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才出矣

兵總論一

今事之最大而當極論之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為大事者由兵之為大事而已其舉措為廢興之决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閧嫚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冗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擇雖然此非直擇利害以定取捨者也誠使真擇利害以定取捨則雖不少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去圖而亟變乎蓋嘗總之三代之兵衆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為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為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illegible]竄圮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為變而外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之侮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夫名不必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習矣實患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習也姑試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籍其兵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團練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鋭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皆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 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為大憂而兵可用矣

兵論二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為惟兵之[illegible]遂以劫脅 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 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為其憂在於藩鎮豈不疏哉 太祖既稍收節度兵

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内者 太祖統紀綱御之力非特兵以爲固者也群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爲 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 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建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況 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决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 端拱 淳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 康定 慶曆謀國日益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治財賦盡用衰世裒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說之使皆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 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 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多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内外俱耗本末並弱 大觀 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故事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爲盜賊斡離不始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亶有敵者舍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 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 祖 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自困侵[illegible]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講和不暇問其内備則曰禽卒可靈統制統領總轄路鈐持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廩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家見有難治之疾[illegible]未見有難破之證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彊權所用之無不可者 陛下果决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 四屯駐兵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 今日之患乎使知其爲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息此者然則亦有不知而已矣自 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

杭越草創天下迷者命令不通遁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擁衆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　朝廷以轉運使主饋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疎愎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　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其爲源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爲大功竭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旋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　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將因之而擅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漸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衰弱加以役使回易交涉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有　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　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平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柰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與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爲驕將獨閫資黨當貴之地則　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　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揔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羅載者之深弊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饋以蘇息窮民種植根本於是厲其民使必鬭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 廂禁軍弓手土兵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則爲郡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困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路分鈐轄總營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趁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扞充塞亦州郡

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為其有事而戰不為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令養之於無事郡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為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者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先作也夫畏其動衆害事以為弊未除而亂先作此固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為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為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廂

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亡法定制於重帶繁紊之中以困民為安論以耗國為實患以廢士大夫之精力為用材以人心益沮所守益卑者為達識以不可舉動為体國以養兵不戰為銷磨雄之心遂至於志驕恥弃諸華廢天命墜壞綱失績衆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為其所易者何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五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六　前集

古詩　章貢黎諒編集

馮公嶺

馮公此山民昔開此山居屈盤五十里步降皆林廬公今去不存耕鑿自有餘風草生呑隧雨沛木岩虛人隨亂雲入咫尺聲相呼四時草木香異類稟秋啟採薪得崖花結綴成襟裾此亦佳窟宅可對幽人娛何必種桃源始入仙者圖厥閒兩邦士洶洶日夜趨辛勤起苦窩避近乘輪車山人老白首名氏不見書我獨何為者拊身念居諸

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

具區以為豬吳江以為稗自專一方浸盡納海所遺逝川無發欺麗澤可求師昔人曾心此今為魚鳥資飛者自無極遊者自無涯造物不諱詩亦莫分何誰此時余與子相過相諧嬉曾觀烟雨外未滿蒼茫思復來秋風後重有離別悲不及日月入稠焉重輪規尚見波濤驚亦然推丘坻況彼瑣細者蕭英爭紛披當年吳季子德合無辟兢苑蠡之所矜視之眇毫釐末路張季鷹適意亦見推人才非一端事近若易移常恐後生輩風流日変遷縣曼公家迫恪陋棟宇卑子將跨大閣對此連天彌英雄久銷歇枯槁乃光輝冀余一攜與析理定興衰

送趙景明知江陵縣

吾友趙景明材絶世不近蹤通無流連豪俊有細謹

尤精人間事照見肝鬲隱忽然舊學蒐萬書供指掌漢士與伐胡唐軍業殊缺久已受褒封誰能因嗍嶺四十七年前將御愛惠盡去作江陵公風雨結愁楹昔称長官貴今歎服勞碧夜光儻無因早晦行自引田園多逐夫未必抱奇廬匏發千鈞機一射建虜頭

送鄭景元

兄弟同升難高材自推角官多後不記四載從南歟一朝盡室去菲食遵歲惡丈夫軒豁意快紫出盧鵲忍事得無慚信有古人學建安雖同處桂樹長可樂合抱更連理叢生虔州郭歲月歷悠長根株見盤躩終當作大廈積功在雲壑向支如此君看天未為薄

題賈徵不忘室

賈子好脩士躬耕麓岩阿茂木俯青泉幽處堪遠逝有室淨棐几圖史參前羅獨能取我語標榜相規我我語不必記于意故足多物之拘外者迅若橫流波當其一念覺肝胝駐崩渦神九起蟄蟄蠢還暄和倫類荀通明執轍窮奸訛但憂所見弱綿如附松蘿與新豈不踏柰此斤斧何勿令學高山所至纔脫坡如杜衆稊稗收拾同穎禾雖云善端在坐悼良時過子先發曾掾仁義躬濯磨活人不知數一善襃眾瘥每識飯牛下有作寧戚歌至今鄉里敬墓柏垂霜柯子質復粹美藻火蕭佩珂中夜再三歎警策自詆訶未合者參辰已逝者江河所顯天爵尊非必貴尖科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捷知許國易未信歲身難功雖既歲晚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群士欲焚剛識訶致因饑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栢有後艱内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体胖排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難則難聽問啟則難答我故終言之復恐來尊昏踏鳳鵰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挾二千年赤脈起衰颯念烈鷹天回意大須事匝偶然不挽用甘蓋窮中榻穿為楚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脩侯珠彈射望埃壒

超然堂

晨興詣曹參使[illegible]傳呼趍庭頭頸低退歸閭户胥吏玩過門拚背不入室宅舍空荒轉頭竭騎僕從盛常寒乞此堂豈可更超然乍可決掌中佛經每詳注周齊物論達詞暢蕩遠逕律獨外松柏受正命舜何人哉盡倫匹萍實浮沉江漢遠翱氣騰挪牛斗出招採鳳麟已悠緩琢磨圭璧堅蝨噫聲自貴竭人力起倒相因發天質古今問學滿天下分寸毫釐辨細詰以蓝[illegible]觀萬事口不敢言心自失今朝幸續省君來且以藥煎飽時日

再過吳江贈僧了洪

回飈掩夾浦勢與黑樓頭連秋上長橋身弱屢見杠苟無傾覆虞忘橫未易當坐定互驚愕師云乃其常有時氣力雄駕浪柏此邦熟風無失舟小艇來茫茫

始悟寡所諳論改色據張衡小以爲大空令事蛙黽
玩變不覩嶽亦乖眉之方已矣勿復云聞鍾過石塘

靈巖

亏靈右俛眉天平左垂壑其人宅沮洳兹山抑其填
陡起爲表著突兀數尋仞樛松頻堅瘦立石乃茶洞
兼有千里陂香霤來速韻宜乎登椒丘麗落思奮迅
亡王末亡侍絶色館娃峻歌聲妙款乃狙品窮蛤蟹
接琴固停杯解甲仍釋轄終歸寂寞人破釜烹枯董
陳迹不足吊新締何勞問三年姑蘇驛空望此塔近
適當熟食節竣氣無已吝宴盈增昏然異雪禎花信
聊以壯遊衍歸受況文稼

封門

遺墨固蔵神帝聖非立我斷後押無前賢右即盧左
品定賦織洪義明分勇儒端木語術文洙泗皆卿左
孔子叙夷齊後進尚嵬瑣從來一大事幾作鴻毛荷
知非言所及結網魚受課誰持空空質故縱無不可
發門小精廬荒寂衆萬過欣余二三子拙力守儀卧
楊花安得攬飛去天禍乖惟有露垂垂满哇紅藥堕

選華賢良九經說賢良進卷語林等

華君官五世人物樸而重窮經不辭難著論何其旁
編排過百帙裝皮高一冢見聞嫉鷩訕吟玩自欣慄
余本空疎人盛剌勤逢摔津般俾之讀涉岸滄溟泃
誰知畏浩博敢復議頊冗荒蘭恨柔蔓操社嫉擁腫
誰令獨管吹而爲衆竿趍楊墨岐路迷服鄭丘林拱

西鄰黄策子簡要獲天寵君兮年待歸卧看雲生壠

齊雲樓

天下雄諸侯蘇州數一二郡會自昔称啓京今也貴
奕奕撰重樓名岧立平地靈景混空碧賢聲收遠肆
闤闠雖散闊欄檻皆堪記向非土木力焉能快高視
湖山西南維江海東北望舒綏未爲忌跛達然多智
窮民一宵燈細巧雜紋織豪士三春卉妖麗亂名字
侈甚見精誠富餘輕講肄先朝豊豫日應奉稽古義
花綱飛入汴石林鬼浮泗天然造生活始者行賑施
王公占上腴郊觀角奇致是邦聚崔樂四顧盡憔悴
狂胡誤濡足遺孽筹交臂艱難發省方奪遽虧墮置
因循堕和好俛仰銷年歲翻憐井邑盛又使編氓匱
頗云魚蝦微亦已困征稅人生民苟免所尚剛强氣
呼鷹飽何待暴虎怒斯易吁嗟久悒悒胡爲長惴惴
夜聞踏歌喧激烈動哀思吳俗固捷疾吳兵信鋭利
項梁起碑泰子弟奮投抉功成須力到豈必資黠慧
寧美鵲居巢盍如蛉有類未發忌先聞因詩良自喟

虎丘

虎丘之名歲二千虎丘之丘何聊然衆山争高隱日
月笑此拳石埋平田雖然培塿疑異物剗開陰崖千
丈懸冢中有恨索遺劒亭上無語傳枯禪偏是吳人
愛山急逐面分方誇伉立壓承隋唐良穩稱墨題熙
豊尚新濕松栢吳遺風雨横石盤自添苔蘚迹春來春去吳人游足跡曾誇古郎近

北齋

頻年寄全吳僻字雖營保前聽久傾壁後含岌欹倒
常因霖雨後壁壞不容掃跳蛙滄涌蝤野穀媢穿梟
以玆遷邑養先還媲親老低頭謾商歌聳視諮愁抱
當身良易足遺後非長道幸今脩整畢極摘正完好
晴窓閒晝求夜禍初良早友朋坐雍雍燕雀鳥草草
居室君子後華門因爲賓刓伊澤國士畋棟威室寮
繆先使者屬職思振枯稿人之所歆羨未必天能造
卷藏姑罷歸養簡說剛浩
人情無餘極匪陋則未往寢處既以安將燕豈不懷
惟思舊酒務糟醇荒榛埋破甎聚陰埋新瑩連長堵
種竹夾起然移花遶北齋及爾風露清怨感意象諧
幽深容浪藥闕澤長芳秀亭亭兩高梧買自妻門街
侯以歲晏寒宵若萬留星吾留能贊日擬擬強安排
方嫌樹影瘦復應地勢亾世間香味悅每與腥羶偕
雅故使鄭消法語仍違俳俯同侏儒笑但恐好惡乖
莫窮有限物徇此未齊骸

題椿桂堂

九官八士古之良靈椿丹桂後騰芳焉公詩意雖短
陋閭里傳誦終難忘君家同生五兄弟短檠伴夜東
方啓黃旗兩記張慶闈紆抱三號趨文陛鮮華標甫
人力能封名均齊天所與作堂不須棟梁好但種此
木高千層透日蔽陰香未歇蕭庭車騎同時列更將
磊砢答團團留與北風觀壯節

嘉禾莫氏兄弟五人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冲自
紹興庚辰以來相先後登進士第縣以五桂名其
坊又自揭所居堂曰椿桂姑蘇通守與余同僚屬
賦此詩

贈訥相

柯山訥相眠形模以相獲妍如子都每將氣色較官簿
初若持影終探符劉公實陞提刑丘宗卿加龍圖說
中兩說取称驗余耳所逮非人誣況言心事依動戒
多假名器煩邀呼君門九重遠萬里求者爭道分攀
枯一身暫寄百骸聚檀板朱紫誰頭顱子其措術無
浪許恐負西山之餓夫

送鄭虞任赴京西檢法官

春風逆無涯夏涼生未已思君適江漢行役業難止
事紛然嘈亂神靜魚鱗理前年浙東幕借助護專夷
還頭值閑暇人物盛儲峙荒村魚米場亦成花藥市
雅知足禪味說世失憂喜但疑椰上白肆雜蒻間紫
豈非久不遇感歎妨隱几回首舊除中峨巍長疑疑

張氏東園送王恭父得賤字

無端不相須進趣自求便余來君其館乃復當我餞
一春三月兩亭樹蘭霧騷絮重花飛揚花蔫堆紫茜
縱有百壺清何能一笑遣爲郎昔同甲四海初會面
凜然抱英特霜宇擇溫霰雄辭推落筆一語不可選
重來更純粹玉琢金就鍊漢家闡道術四達詔群彥
談經石渠觀會議白虎殿通方要歸宿立異豈今衒
子行若徵拜天意要深眷以其今固辭可信非始戀

燮熱宜綿絺峽漲難短牽回舟泊書林及此未撓卷

奉賦應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園詠歸堂二首

浣花炫春遊濯錦絢晴浦成都信繁會此水工媚嫵豈無濠上亭愛步難仰俯誓言遠市朝卜宅近幽阻沃沃裴覓畦婠婠棠杏塢朝𩦎瀑泉源暮色生遠渚循涯詠未厭引流路其圃蘋荇依蘆葦鳧鷗宿庭戶長松百里外物象爭滲莽時乎之隱淪裹笠自歌舞岷江志東向激射走吳楚胡爲滯涇之習坎聖所許我生海旁州古言江來鏞力浮萬頃盡坐識一溜切之子酌彼源紺嚶玉斗鄭雅韻舒煩憂逸篇陵楚超詠歸有何意豈亦歌風乎湛湛鞋無梁滔滔清無將縱橫迴伏中暮齒將焉需三間始開闢十畝終耘鋤東西兩莖舍兄弟相譬呼嗟哉趨前規更作部後圖顧思曲肱樂一身匪求餘我獨無家歸羨子歸自迂

送馮博之

我乞來荊州足未曾出門明明楚漢達莽莽風塵昏茲復罷者書究譯專討論頹然對白法諸有不得存傳之京口別歲暮始窮源飢鵶飛動勢覺馨接泊痕相因舉杯酒醉極迫滓翻儒生恭際氣亦手詠窮魏將軍建寶壘寸覺宜自横于時雪五尺道卒同江干吞言屈大夫攢肆犀魚吞豈知衛霽遠舒卷常溫溫聞此重嗟歎恐墮禍福觀崇後用國實誰能免沉淪要令德性循乃挽江海渾我今材力盡拙討東南坤尚餘春秋志欲執左糾弁念子獨奈何暮壁補墻藩

梅花一兩拆春意到草根倘見南枝榮拆寄贈幽端

送李郛

蓋代才難看獨手挺奈閒見其來久流風莫盛元祐時崛起誰當紹與後差君探討窮一生心通文字難力爭雀承雪羅閣筆坐錄吟露草繙書行已輕富貴須史爾萬一姓名傳野史只愁垂老絕知音自送青編蒲朝市余之視君尚少年題玉爲瑁何所賢期君更盡未死日舉世不信方知天

送俞太丞知夔州

喻公策名自先朝奉常冬官始見招何因歛退爲泉石可惜盡欲排雲宵夔州不城山作堵百嶂千峯自翔舞孤高上頭天一柱中有秀句須公取

送劉德修

舉航彈安流未脫孤帆厄獨扳亂横潰始負舉舟責蟄雷正須時春雨宜滿澤勇夫攻壁退智士倒戈獲去年北関路求歎出處隔俄欣鳳儀雅緩拔宗博碩發覆洗塗糊召和開塙迫一日期萬年睽時長長策居然西州道千仞歛歸翮鬢髮何用青肝膽元自白古聖豈不勞榮此英俊宅誰令閉椽奔回曲用蚩貊天門肤蕩蕩瑤寶運曼摘種玉如有方從今空橫索

題李君亮義齋堂

分食人所能多至踰萬億一朝可超具寒暑三十易古之賴釜者其始蓋未借懷哉西方士義重見寡特招呼幾州氓歲歲青黃食雷聲匕筋動雲湧床座衆

昔我手行形今也瘖替力憊汝身自孩又抱兒子契
豈有不足敷幸無差菜色天爲產厥孫文射策高第
勞君太史令乞彼峨眉伯出處善知時叔則陶英澤
築堂事遺像稚頭鶴髮墨我歌則後矣倚歟嚴周什

醫工數重贈郴山人

郴生州居滁北邊緣辭貧野誰所傳不曾入城行賣
卜有同災禍須呼船欵我奇疾何頻年其初過消肌
凛然已忽瘦拒遺拘攣一身盡異形質變恍若土木
徒人言蚕知定性不生戕今安得尓膺非天醫工刃
人死無律妄談標本從何出補勞護弱轉疑聚拼寒
溢濕加温虧扶風上行閉膈失迸肉壅皮併爲一猶
云無傷乃餘疾生雖憐我謬時命豈悟顛倒緣此物
彼蒼應有司殺者投柄於工無乃倖我勞萬事明當
休自古零落歸山丘但疑未死復不活熟視重爲諸
醫羞餘聰殘明不可留治命已乖妻子詳執訊空貽
友朋憂郴生聽罷掉頭笑既有主對非吾尤山歌静
夜聲宛轉更着此曲歌中流

宿石門

好溪瀉百壑南北傾爲峯山九雉卑俗映岸差爲容
石門忽秀出老幹蔭浮洪搶舟從口入便已離塵中
衆芳拱宸宅環𡾰獻奇攢藤蘿異態度尺寸疑施功
錦窗翠織成照耀無春冬水行千丈高飲薄不可窮
更有洗頭盆雲深霧常封昔年謝康樂築居待其終
繼作者丘裴語言亦称雄依然百世後未忝騷人風

栖栖三羽衣日晏齋廚空云子歎過叢蕨洗氣埃肩
自歎吾滯留寂寞不易供嗟我老無用傍山久成翁
結廬會昌側勞落魚鰕叢種竹以東葦栽松知斷蓬
小兒甑盆盂何時至周公會當同此住代輸助之春

月谷

昔從東萊呂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正見谷中抹月
出到影挾碎長林間憑師記此無盡意滿掃一方相
並閑

禱雨題張王廟

夏至老秧含寸黄平田回回不敢熱晕裹無計相聚
泣欲持淡然和乾泥祠山今古同一敬鐵封分明指
休證傳言杯珓三日期注綆翻車連曉瞑龍神改后
何憐儈昔嘘令醒喜喜嘉與人云天上行水曹取此化
權如反掌浙河以東盡淮壖哀哉震擇爲原願王
頓首王帝前請賜此雨周無偏
開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淺狹田野皆枯裂夏至秧
老憂不得入土禱於祠山廟期以三日適夕而雨
大降神褈畢猶有餘澤乃作此詩刻於廟廡建鄭
守龍泉葉適

寄黄文叔謝送真日鑄

建溪疑雪白日鑄勝蘭芳誰知真苦澁黯淡發幽光
騎省可正論襄卿今則亡悵人坐太息泉竭鼎無湯
往歲磐元善婺以建溪真茶寄余所謂常品甘白
者云此疾竦撓棄爾日鑄世以香爲貴亦尚白而

文叔餉真茅色不白且無香然則物之不偽者豈特悅人於聲色臭味之外耶抑且姑全其本質而已耶

送黃竑

有客家住寶叔寫將身自比夜明簾見我立談盡肝鬲敵視世俗徒沾沾千年豪傑供指使笑睫胡奪如奴鉗嗟予病衰絶少韻只欲灸背依茅簷勸子持難復居易呂梁之舟先壓試焦桐避近爨下新良玉磋磨石中器雖言愁海鯢鯨惡別有䐗川鷗鳥識心亨習坎行自孚安流穩寄相思字

淨光松風閣

城中雲日如火催淨光行食聲轉雷不知何處白頰起便有滿坐清風來莫言作接非急務霜雷運斤兒執銘特得三間看此風病叟扶携上樓去

送蔡夢得

寸步旱黏揖千里脂粢輸四國最諸侯江沙渺無津翁今去何之驟捐羞醫銀惟應若吟撤龍室報以頷珠光比日

和吞鐵廣文蘭松有剛折之歎

蘭居地之陰藹藹含華滋此本不以剛而為剛者耶松無棟梁具何用稼冰雪終風撓長林常恐浪摧折願子比令德一薰容衆高笑我非實材千載空獨高

趙振文傳借琉璃燈鋪寫山水人物一閟發明百巧呈露畫師精妙者不能過也

古稱淨琉璃物現我常寂胡為自爭妍照耀出墟迹坐有求心客瞑目不忍看願息終歲勞留作袖手安

和吞徐斯遠熊簡趙昌甫韓仲止

江東文士稱數人寶冠霞珮朝靈君寵鼓若游指天去呂望應招離海濱有書不止問無恙平生懷抱珠條上會看作意鳴朝陽陰狐夜短空惆悵

徐仁父先大夫詩卷指其改削錫八句曰頌有詩因題下方

江南隱君子琢語水邊清披襟補錫高義遠有勸懋奈姓一餉止操持千載成未須誇染指嚴暴期曲肱

題孫季蕃詩

子羨太白常住世佳人栩栩夢魂通瀛蓬落天河澆汝舌移來不周蹵汝胸千家錦機一手織為古戰場兩峯直執南執稚喚莫前虐篇浪管吹寒烟

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為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蠙而有之後世孫体仁闢以度爲余爲名曰深明

胃昔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遭禁書厄沈公拯藏百載餘高閣突兀共堆積萬物散聚常横陳汀花岸草從紛紜海雲化兩龍正起想象向來悲捷辭

贈二葛友

飛飛下荒村渺渺集燕城振衣出虹蜺覆貫超立崚曾衛百世良契齊萬年清翩然捨我去東風切淚水

呂子陽辭衛谷家園却就石泉精舍

子陽意高希古人文如行空無定蹤清明未容詩酒

污故曠自許漁樵親故園好木日夜長友逝兄淪不
同賞陂綠移紅自若何礴磅捫蘿心獨往我昔迷津
經上呂關出飛亭壑行路石影參差硏匣寒花陰回
薄書舊吳雞家十里山轉深琅玕滿地芝成林竹鷄
賸去月當午閑聽發登長嘯音

永嘉端午行

行[redacted]橋東峙巖北大舫移家住無際立既回羅銀價
踏水衫雪袴胭脂勸使君勸客親付標兩朋千舍懸
分毫起身脊背船勢側撓安不動灣頭高占來峰水
鬪勝負湖邊常觀豈其敢岸嬌波沸相隨流回朝長
歌謝神助只今索莫何能為敗鼓攬拏觀者稀千年
風土去不返醉裏况峰空長轉

題掃心圓

大心覺也無虧成小心漚也隨滅生道人常與帚柄
行過其欲起須掃清世間亦有無根樹又言朔月當
空住劫壁顛倒不自由只笑本來無掃處

後端午行

一村一舡過一邦處處旗脚爭飛揚祈年賽願從其
俗禁斷無益反爲酷吾公與民還舊觀樓前一笑滄
波遠日昏停棹各自歸黃瓜苦菜粥甘肥

贈宋承務

顛倒八八卦流轉三百六前民此何神占慶空發濱
以病既當止以年自當休春泥不補裂莫謾任虛舟
老童何了說從道一長老六年一忽捨去莫

知所之或云在天目山也説甚善得雅濟從
之可少聊乎

一師今何去天目萬丈雲看我羅袈裟封住大茅君

著存亭

鷗鳥得食常好鳴靈茅無種還自生魂浮魄散奔何
極耿若有見悲難平山脉迢迢覊峯住墓氣藹藹樓
雲去姣人抱寶夜出游指點今來著亭處

寄題運使方公祠堂

投村宿店破鞍韉乞盛放酒心拳拳南荒走遍得消
渴玉井無藕何由痊令子名高壁蘇武暫足來重觀經
行處追思往事空泫然榜墨尚新墻壁護佛幢五丈
留衣冠大書刻記詞辛酸神來正值荔枝熟神去還
愁桂子寒吁嗟嶺民未知禮因君始拜今穎此從今
簫鼓祭春秋福我如生首長稽

鄱陽董季興往時懷玉山損田入寺爲民請
兩君既道其本末又示山中五章請余賦之
然比來霧潦淹月種爛乃未秋也方幸數日
晴霽爾

懷玉我能懶心性六月困眠祈未醒廣丈偶來亦同
病買田施食怨懟請誰知須縣春風邊嗔姣怒鰐腥
黑天須君一念晴雨若遊莫准僧輸奉皷

改東門出二首

百步鑿新征千年開舊池值此盈月雨川流奔渼瀰
蕪滓草色碧雑卉華衆枝舫滔盤旨夜躍譬起衝晨飛

我老皮骨銷扶行數遠近安得有遠志畢竟歲郊舁
左方稚崇岡昔也重嶙峋自我護穉林光稍敷紛
與菊明疎秋塵兆眺穰春本求平野立八荒辨燕秦
然限分寸珠僧磬通比隣西墻雖巻慕意生豈名身

中塘梅　天下之盛也聊仲鄙述答好游者

幽花表窮臈病叟行村墟所欣一蘂吐安得百萬株
上下三塘間縈帶十里餘荒次各尊貴野徑爭扶踈
愁雲忽返旆急霰仍回車蒼然歲將晚陡覺大象紆
犁帝胥命游衆仙儼相趨龍鸞變化異生笛育製珠
物有孫其會歲召驚堪與妙香教真境態色疑虛無
問誰始種此豈自開闢初至今闕游資浩劫隨榮枯
兒童候黃熟捧拾紛筐盂專器雜糕餅特賈傾江湖
臙脂蘸羅穀絳艷生裙襦和羹事則已甘老山中臞
以姦媚婦女又可為嗟吁夜闌燭燼短月淡意躊躇
林逋與何遜賦詠徒區區

王氏讀書堂

誰能探柔袪誰能帶經鋤古人讀書地妙理出窮閭
烱今治華室山翠湧前除風烟聚景趣花竹成畫圖
主人為妙恰子弟繡羅襦新裝璽紙印上記開闢初
展卷忽有得狀如奏齊竽勉哉造其微勿遂皮毛麤

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王成叟之姪也輒亦繼作

季父昔從我奕世聽微更强扶瘖聾和誤策蹇跛行
生令兩銷落無復一峥嶸宜汝逝不留出門訪咸英
大淡逢侍郎拆洗心胃清新詩發妙意説盡文字情
侍郎孟代家平盆番盛名覽書五行下援筆千人驚
點化謝翔刻涵濡逮晶熒林黃橘柚重浩白蒹葭輕
鬓衰念数往歲晏霜雪零

余頃為中塘梅林詩他日來游復作

側聞中塘好曾賦勸游篇凌江入柱浦聊復信所傳
化工何作强耿耿不自憐山山高相映塢塢曲相穿
林光百道合花氣十村連風迎亂駿識日送交蟬媛
天回祖陰後地轉升陽前切如別逃秦疏附盼獨賢
又疑未與周掩抑欣俱全惜哉見之晚重尋畏彫年
一省三歎息十步九折旋詩家說梅事橋乾園肥鮮
常於寒角晚愛彼明水懸疎枝照吟臉小窓露孤妍
吟愁角留嚥句善殊雖淵怨茲過衆甫欲發羞斷弦
無以寄美人千室炊莫烟明朝指行處霧雨空逵田

送葛元城

數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別猶草草念子身名兩未
遂今我衰病無一好古人探道從妙年今人重耳輕
且前不愁好能龍不下只愁愛玉酬石價

送白鄲還蜀

翻翻文若秋江生幽幽詩如寒蟬鳴前歲淹徊下巴
峽今年憔悴出京城憑問天邊五色羽何事飛來復
飛去昔人但苦樊籠悲豈知此日籠無爽

朱娘曲

憶昔剪芋長橋濱朱娘酒店相為鄰自言三世充拍

户官抛萬嵙差長貧毋年七十兒亦老有孫更與當壚否揆街新買雙白泥準擬設𣷹傳婦好由來世事墳空花成冢不了翻破家城中酒徒揩夜出驚歎落月西南斜橋水東流終到海百年糟丘一朝改無復歡歌橑汝翁回首尚疑帘影在

翁誠之挽詞

西方之人美無度眷此南邑朝陽鳴如雖出囊擬延國以璞有價空連城三仕郎官老將及一去郴州與不磨朔風吹剛沒復湧渡口對梅飛碎瓊

送曹醫遠

曹子苦心猿百憂右人遠矣思同流平生未得雄豪力今日便肯卑微休麻源洞裏瑤臺雨南草市上盧花秋十年老語爲誰了西望滄江空白頭

送丁子植

蛻變好少年憶昨十五餘割慈避父母遂志親師儒已上破荒第猶勸兒未書平生烟雨外秋浦荷芙初蜀官號高士議攻閑修詩吟情且勿放民隱諒少穩

送方書記兼簡府主

我昔防江之下流獨許祭子專車謀未能奏效緊餘髮已復負謗叢山丘小范兵精思慮遠片言坐折群疑淵幕僚無過只論功登秩薦賢采來衣上流蜀接更吳通乘麻淵里吹烟同鸚鵡洲前長笛晚黃衣新恙阿時熬

惜叔祭兄來永嘉屢尋扳贈於其歸也稱牵

偶歌爲謝蕪叔雜索

夔眉故家忠惠後性酷嗜文珠嗜酒飄風驟雨蛙蚓寂草玄獸頌龍蛇走古人道大何不容回空賜殖同升堂若遇韓門親指畫豈有不枉籍湜行水心可憐地如掌讀龍君詩一惆悵文星今直正肅中去覓揪天無底浪

送戴料院

質如金石堅文比錦繡新利雖亦頴透大樸終還淳憶昨既其離早合儀朝紳于今悄復去柰何搢選人西風僧揺落黃菊別有春茫茫九關內白汗沾紅塵誰拋連城富却買徑寸珍世路豈云難念子行李頻

幽賞

禪房裏花寞靜與水石會春禽更語默夏日迹明晦紛然衆竅殊趺坐凛無對

梁父吟 并序

諸葛亮生初平建安時值何董交亂豪傑並爭皆藉王室爲辭知其勢非代漢不已又自量其材非有超世之度者亦莫能用也耕於荆山之陽以苟免不聞爲事其甘窮約而不屑者將終焉然自是遂與劉備周旋於長坂武林之間使備得益州而相之立禪不制天下之命雖功業不究然秦漢以來可謂人臣之盛未有若此者亮之未沒也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日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

長沢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
下及卒如所言余讀至此未嘗不太息也使亮終已
不遇而抱膝長息以老於隴中者其躬耕之穫豈少
此哉何故自親漢魏之勞至今遺恨以死是殆以天
下事其身者乎當幼孤之際不繫其名虞富貴之除
不安其利伊尹周公盖庶幾焉豈與管仲能合諸侯
則三歸反坫蕭何保關隴乃賴田宅貰貸以自汙比
哉史記亮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余旣高孔
明之行事而想見其詠歌之思於是追述其意爲梁
父詞以傳于後使讀是詞者孔明之心猶有考也詞曰
依大麓之遺址兮憐后土之神靈樂天地之休嘉兮
皇洧絜而薦誠倦后土之雍容兮判百聖之禮文郁



大輅而御蒲秸兮惟儉德之是崇端一心而播燎兮
卜仁義乎求年刻王檢而請命兮何事訟而弗傳嘉
梁父之草木兮披赫然之寵榮杳梁父之遺老兮悲
忽不覩乎穆清維千乘萬騎之雜沓倮蜿兮猶彷徨
其行聲夫天運之適合兮雖聖其猶莫知彼河之洋
洋兮雖美而不濟泰山之巖旣風雨又艱險兮乃登
封以類告豈其不可一兮伊所遇之獨異也雖伊周
之輔世兮曾何足以自喜嗟余生之孔棘兮邈不及
夫七十二君日月幽而不明兮遭玄夜之方長鏡鈌
鉞而日弊兮逐亡鹿而裂其脾蓍漢氏之爲的兮而
不遺其餘民余旣朴陋而不能謀兮又怯爽而畏兵
揩斑瑁於盜賊兮何不朽之可幾曾死士之幾何兮

苟亂世以自免幸此土之平樂兮依鎮南之不遠余
耕兮隴中地沃衍兮宜稑穜相原隰而下上兮町畷
壤之百畝被二代之民樂兮豈不愛其皆有此偷予
腹之獨飽兮視歲行其在酉天旣溉之以雨露兮余
又滋之以澮畎禾穲穲而同穎兮或一稃而二米霜
露下此程總兮余與牧之豎被之雀鼠敗其秉穗兮
余與鄰之乂刈之貢俞合於許下兮尚玉食之萬一
俾君父之昏魏兮相杞事而勿失昔文王之盛德兮
奔走商之暴虐茂君臣而自忿兮吾何用乎此果㪚
晃兮茅蒲褻衣兮樓櫌余力耕而胼胝兮藉豐草而
一息扣犄角而長歌兮聲中雲門之律歷山巳蕪兮
鳥下啄其昆芘有莘之臣日以遠兮野老鋤其故泥



計其食此兮月不能一鍾恥一夫之釋耒兮故爲無
所用於耕嗟聖賢之心兮余或識其撒德余誠遺望
不可逮兮復嗣歲之將興

## 刻鵒舟中

浙江大浪如覆空鏡湖挾天雨復風我行獨到勾踐
國寒溪一溜蜿蜒通蟄龍巳臥潭谷底瀑瑩不賑蕭
蕭叢山林卑陋無枯栢霸氣埋沒惟蒿蓬是時初冬
未凝冱天地蒼莽日當暮步江芙蓉不復採緣道野
菊誰能饋饑鳥遠兮長追隨夜聞悲鳴朝見飛前村
鵝犬護籬落此復何苦號其栖自傷儻佯少筋骨半
生逆旅長太息王家少年未省事扁舟往來何所自
百年有意杼遣樂一飽未足謀通塞且能對酒長酣

歌聖賢有命可若何

新移瑞香舊曾作文志之因今追憶云

一株當三春名花不易得百年等尋丈不博千乘國
野人三十本強費青銅百應恰附爲具苦爲新来迫
移栽向明陽妃嬪儼行列士膏合根性功用成宿昔
除香出浚紫泣露輕脉脉含愁欲誰訴折去情更惜
方求蔽芾陰未受攀擢厄嗟余自羈旅何以慰新客
懸勤深夜來少待山月白

送薛子長

栽冰待炎感織裘禦冬寒彼此互有適用舍空憂變
蘭菊倚户出松柏參天見美質不必同倖幹非世便
薛生静而敏器宇絶幻忽能文乃天姿脱穎酬始願
衆拔逐高卑雖學旋貫穿趨聖由一途任重工自勤
古人文已立後世皎難衒媿余莫負荷期子幸無倦

送陳彦舉

雨洗螳蛹餘凉生觸痒後今朝江上峯淨矣芬霧垢
舉觴忻有屬餞我同年友平居多契闊遠別方嗟咨
大郡得師儒高文典孝秀雍容入儒雅磨錯見瓊玖
衆儒治六學砥志存不朽臺空計尋丈泛海論升斗
因之入簪組併欲垂家橺公才賦超卓傑立氣愈厚
火宿無餘煙葉實甘衆口詹來幸細評副此頻矯首

題人扇

外德欲晦面目自斂内德欲耀肝膽毋照二法相除
我則有餘穆如清風用之不窮

與英上人游紫霄觀戲述短歌

野水隨路曲東風得木鳴景物已和柔川原倍敷榮
茂余高既除細草亦叢生暮言雲外士及此壑中行
雨臨大陂出波面與心平道旁古精廬黄茅間荊榛
會集頃逵村裳衣自鮮明銀釵插山丹歌笑喧嚶嚀
何以勞比鄰粔籹雜餦餭去年谷不飽白骨今縱横
等爲造化役未究悲忻情歸來日已夕舊徑成溝坑
大車者誰子不寐方宵行死鬼未消眉鵂埴將安程
感此良自哂抱谷非鷄鶩

白紵詞

有美一人兮表獨立彼南山兮伐寒紵挑燈細緝
抽苦心氷花織成雪爲緯不憂絶技無人學只愁不
堪嫁時看鄭喬吳札今悠悠爭看買笑錦纏頭

王木叔秘監挽詞

美人昔來美春傍山爲發靈水吐芒美人今歸在何
處蕭蕭衰鼓悲挽前罔我欲從之似雲出友風子雨游
四方夢魂無憑不可挽坐攬衰涕悠摧歲

月波樓

下林百果春自花壓藏汀陰泉看沙光風蹴雪誰汝
惜頃江蜜琴空歎斜愛君樓高出江上百里江山開
四向峻屏林聲遠更寒紋練縈回静猶浪趴潮夜卷
西頭來海門推出冰輪鬼豈知星河遺映奪只使鶴
雀常驚猜此村風淳且魯接樹移花今復古勸君
種學化兒孫不須仵妓呈歌舞

送陳子雲通判 [illegible]

周子也復可憐人憂民憂世語轉新每妬吾州何巨

通判乃得陳子雲

臨餐吐食嗟無餘尚情慘慘詩 一舒感君善意過於

令周子之語良非虛

三月召龍頻鼓舞喜作小雨恨不多移苗未了君已

去更借後福書歸禾

賦董季興玩書巖

玩書巖裏刻成真水簾花髮春復春一朝欲策去何

所來者對之如古人美哉骨清神亦爽西嶠臣盤東

雁蕩滿車圖畫常載行到處名山留塑像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六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七

古詩　　章貢 黎諒 編集　前集

送林孔英

東堂質疑起啓鑰西廂坐講水赴壑本朝合選經博

士萬里那投郡文學東風吹散石門水吳人送去蜀

人迎雪山峩、大江滿拖樓過之清又清

贈敵雷隱士

近時術人多奔蕩要把虛名隨妄想神王雖去形不

拘尺宜須防尋有柱從来鐘鼎無山林老去豈復少

年心君言郤位許嶠闗已早騰踏非埋沉

送謝學賓

衰年懶看客十卧過一起謝子何許来我館曇折齒

貌閑神又肅論事簡而理明然獨首啄完爾嘗言微

麟獲無怨角鳳去愁尾正應晚闢道不受血氣使

山頭蕨芽老未蘇庭中桂枝春已添巢由亦有藏身

地小隱雖名傍壑窟

何倫秀才親死不能舉葬其親戚故人有知

之者

西舟久未葬魂吟常夜嘶菊婦徒心號血盡身為泥

我死不自惜少忍賊有覺何當深九仞更與崇四尺

蜂兒攤歌

平林常攤哭俚蠻玉山之産升金盤其中一樹斷崖

立石乳蔭根多歲寒形嫌蜂兒尚嚴寒味嫌蜂兒少

標律昔人取急欲高比今我細論翻下匹世間異物

難並兼百年不許贏我添餘甘何爲滿地游務浮走
復漫天甜浮雲变化嗟俯仰靈芝醴泉成獨往援來
空向玉山求坐對峰兒还想象

趙子容任温州司法終日看冊子而事自理
又新稟諸根功剝可得也爲賦讀書行舉諸
友同作

法書充散人不管閑適自要紛華損常年策杖来山
積讀書豈知未塵滿歸来依舊茅蓋亭高特牆峯牢
時鄉不然天上讀書去蓬島瀛州無限清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壁上題室錢門外剪茅亭小市魚蝦散寂寥大江風
浪来冥冥郭翁雖老猶疏澤度時今古心和平只應
獨將勿往須清坐都不掛毫髮何必直遂榻頭奴日
招稅錢三萬億前羅運後延年桑麻舊國常宛然城
頹路闕總令好不知於人安穩否

送程傳叟

茂苑臺高春日明君顏如花楊柳青蕭條別離風雨
外楊柳自青君貌改誰知仰天怨天公三辰五星在
心中老作海頭新主簿蠻氣錯雜迷西東去年無禾
雖種救乞命只指今年熟家人未可使害權少待上
司催結局

送徐景大

桃湖避秦之遠孫饒湖桃葉遮桃根父子聲名動場
屋綠衫手板桃花村相隨入南訪靈迹九日山重海

深碧韓公文高大冊印秦系詩清小碑刻我已衰殘
書不成有語安能爲重輕子今自出瓊瑰句南伯南
侯倒屐迎

題五畏齋

曹滕亦據南面權坐衙吏貼舉趨先敢云威福自我
出下有赤子高者天聖人迭興建皇極付祝長官尤
惻惻前碑特立示銘誡後榜七條垂訓釋冰清王令
來調琴四事未畏先畏心常持方寸勤管攝不與外
物相磨侵情防驕魔意防滿萬事須还畏爲本君不
見匹夫膽大氣如山風浪只在須臾間

褒忠堂

祖后昔尊御忠邪切混淆挺行揚于庭直詞招自穿
尽鈕新法鐵还拯疲民康白頭失路者冠服燁以煌
尤工抑外家戚官卑輸箱畢然兩孤姪賦祿上國坊
場書課熟讀斂衽常敬莊盤庭化蒲萸歌舞謠姬姜
堂開瞰遠野性見緣山蒼不知天何意反掌異存亡
何人致顛覆使我同披猖胡雲半點黑汴水千里黄
飄蕭雖宮殿零落餘荒三吳通蒿岸中禁隔龍光
曾孫更寂寞泥裏弄耕桑風欻炊鹽竈雨㶑罷木場
稍復卓墜星漸能滿囷倉舊居重回首故詒川無梁
哀哉血腥洗孤鬼久埋藏想其發揚主指說故侯王
時運從代謝形神終條傷今番入十健悍嗔扶將
句中青玉案壁上烏絲行細抄四營動繞看三伏凉
渚清蓮葉曉露淨荷枝芳鶴籠翅羽闊漁蝶波浪長

凜懷南狩日毀積非一方當由后請命所以再隆昌
顧俊雖草莽豕賢本虞唐不應文堯舜草已墜蒼穹袞
勸翁善眠食神道分否藏會須詔飛下洗沐朝陛章

報德庵

王孫生長安仁宅親見宣仁靖家國艱難身後若水
頭峯目湖山非舊識孩兒負土成新阡手種拱把皆
參天皇天報德無窮年歸報翳葉藏雲煙

雲星亭

斗杓點翠為此城四郊環拱來遊青知君故覧衆山
小取尋磨就天上亭身心合於高處着萬象不語森
羅泊古今月色涼淡深志士可惜虛光陰

送高仲發

細君吁久寂季弟猶長貧棄我涉遠道棄賤傷心神
舍西三畝畬作急老自耘稻熟曾未割歸趁秋風新

明覺寺

雲山尖頭海潮湧九月天雪山葉重道人高絕但危
坐山猶野虎皆馴拱住山三載兩遭荒侍者餓損扶
參堂淞村舂米未為恥莫令禾魚化龍鐘透水

送將少韓

昔子岳陽去我病不除吟久拋風煙句永結江湖心
子今岳陽歸惠我過始覩日月無蔽虧空水互推激
濯足洞庭浦晞髮君山巔誰鑿透到骨所要清為天
部家豐登求新縣象林金簞春風轉提壺未許勸人
留求言待上第茨毅

寄題鍾秀才詠歸堂

鍾君文武隨所求馬上檄草燕詞頭五兵鑄就殺氣
動卻寫三賦祥光流左輸陰山右絕漠漢北自厭胡
沙惡聖門歷歷宮牆深風乎不知詠歸樂作堂雖晉
海浪寬沂水何止八九吞當年曾點見真趣推琴難
挽由求論課兒讀易夜參五香爐銷沉篆香卤東家
麥熟幾時知還有漁人歎良苦

鹿鳴宴詩

鹿鳴著周雅取士各惟時求嘉近千載文物盛茲期
賢侯奉明指搜材獵秋岸希寶難聚識獨鑒防群嗤
誠云得之恕重為失者悲鄙夫老寡學已老謾持知
仰欣多材聚俯愧隻影騎晴霄萬里翮威鳳正高飛
朝陽羽翩翩春梧穩棲斷絲已甦貧苦節誰終期

潘廣慶

泰聲鳴鳴何處村捷也行斂愁斷魂光風自汎靈草
碧朗月豈受頑雲吞坐具平鋪佛叉手空劫以前人
總有一文全捨絕衆餘得福便過崑崙渠

送楊通判

花稀讓林綢苗疎與田爭共欣求日寬更喜餘寒禍
鶴閣多樂事擎擎怪辱惜君益少假忽泛江流絪
三年綱紀地一意圭玉琬雕儒道義深徽更感棲澄
山雖蠟已就書筆枯未晚不上碍蕩舉何由奇高蹇

哀龔仲至

老來哭無交行歎復坐嗟荒凉鴟鳴村尚友初萌芽

當時各年少涉世迷驪駒中天懸明月爭欲伸手拏
朝語日再晏夜談更五撾君文蚤貴重蜀錦載胡車
離離三千首雅正排蹤蛙石碑富規摹玉策垂芬龍
簡牘尤妙美一字不可加笑我自山野悲君混泥沙
古稱騷人窮留與後代誇昨雖奇昔信已受南臺衙
俄然被彈射翻然北塢會李也守大玉千里嗟豹麻
請登小芙蓉萬仞凌歷霞效遊隱者事亦乃斯參差
書來病良慰曾言指春華表我爲曰燭論以蔣富慕
那知是絕筆揚州空白花頗疑魂氣升彷彿天之涯
多生註周易選懇草文家

送王通判

左原家孫產巴東山靈地秀無長雄自小赤心天與



通可惜五十方治中北風吹沙暗中渡不合吹君落
南去水有子魚山荔枝惜我著食前壽之

贈林秀才

乃翁掩親醪州里自云先世曾如此汝今謀葬無置
錐況有淵洪喪纍纍春風未回萬山亦秋霜忽至泪
寸碧鳩爲利箭魄渟然聞者應番最後攀

送徐桐清秀才入道

方老昔爲儒仁義自愁煎決策從道士擺落科場緣
神仙事茫昧良得日高眠餘生嗣其風永謝負郭田
白爛已回旋黃髮猶未然書籍與塵壁來鈞天
看鏡胡獨難超俗諒非少異花改林秀孙翻移溪嬌
月華滿庭無閒沉霜字峭親交生離絕空數貞特香

自羅浮行田佰華嚴寺

浮山昔飛至與羅合其巔嚴冬樹色改青松耀紅鵲
不種自生植曼代常蒼然我病不暇耕行復觀我田
呼扶偃蹇後倩護龍鍾先僮客四面集畦疃相勾連
敢云歲晏休勸犂趣晴暄民政今古殊憂樂豈異源
投身卧荒剎朗月前夜圓滿櫳附枝靜聽飢嗅床穿
爲農悔不早晴發棹歌旋

送華仲同

花溪初逢日苦短橋洲重尋意更長天催鵲鶴玉樓
去散流不並龍洲芳春風忽高行旆起酒盞何如添
野水古來交契看老時與公安得輕別離

送林退思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棄繻詆關吏屢發射高名方從婿子引豈料說天傾
京師恩春降蜀道險朝升執手郭西門惻愴難爲情
有山擎空雪有谷臣底冰鳥樂設後噪猿啼定先鳴
漢中王霸地從古錄爭崩摧韓信壇闕落張良營
藏子舊衣去客猛意自輕笑我老何怯萬里今橫行

送周明叔王成叟併上呂甫仲正二兄

成叟自成身明叔志明時二士樹村下飲醇華精醐
封村去錦遊二士天所遺琢磨而佩環染夏爲裳衣
高岡無長松結根空兔絲渚行枉又直帆掛昴獲低
飯放尊俎蔽蒙以南澗藻沐浴明月珠戲弄芙蓉荀
兩邦意氣合一唯萬論纖羌余抱玆獨安得往從之

陳伯明建讀書堂於仙鄰巖盖壇雲最勝特

處市書名田役大費巨當用衆力一家不能
專也余爲作仙都行以堅其成
東萊龍川師道起一時話言猶在耳我輩勤苦常刺
心後生頹惰自迷己閱君相取黃帝鄉石簡中間穩
上梁搜鬼宗勢尋舊學閎雅師擎声洋洋書惟見多
參互餅食要良田宜廣買俚翁有語人未知將商衆提
鹽事終在君不見衡廬嶽麓天與靈逢士必垂千載
名山高海深產奇物他年古文星壁出

送龔叔虎

寺晴蒔苔深嵗滄雷電龕間胡椒蜈蚣餘綾夜菜無
荅云自我童蛮識靈龜下梧迢巡四十載鄒若火上爐
今昔豈異能闊見終殊途德衰差較將筆退伶詞枯
何以充我求往衆歸裝孤子丈如鑿筆手行如冰壺
世雅春華乾爾用秋實歸去從孔奮翔勿受斥鷃呼

贈趙李清縣丞

多生有奇姿名已在仙籍朝遊風右館暮送旌陽宅
五月凉如秋照夜干特白養之斜鮮餘參魯柴亦思

趙成父筆亭上餞即用東里舊圖牓曰魚計

秦僑洛寓隨南公新條復殺無開封亭名若有主斷
法鄭圃豈在章泉中舊魚送應化龍去今魚且復波
間住人爲魚計魚未知今樂真忘昔日悲

孔復君架樓貯書疏池累石花藥環列

老夫一編未得妙頗以書多爲世唉舊友從余不僂
疑樓藏萬卷猶嫌少書中之理甚周備可惜有眼何
時見管萬編陋空疏塞罔孔深微常運轉樓東兼水
更兼山四時紅翠交飛翻付與兒孫好門户光芒應
射斗牛間

送蔡子董

隣子昔參江上僚前功如日晷蕭蕭覓輕小縣深谷
裏續絃運軫琴方調清水未隨野梅結和風已催山
杏發慶文露巧衆術同一心之純天與通

許敬之用余言作松山草堂於清山之意猶
未巳也申以爲箴

許子家住松山邊門開路闢登山巔千年茂樹不改
葉百尺甘井常流泉堂中悄然人境絶時有剝啄延
雕仙天下之山皆若此捨而外求徒喪巳早能蘊高
而爲議高能生明是爲貴芒鞋價長今要之撰復欠
仲吾老矣

送蔡子壽

拔友蔡氏子任也堪將相唯儒亦異材朗立萬人上
吾嘗扣其撒事詰理亦暢兩露待堅成風波豈凋衰
蘊鶴發淺霜藍虎背新綠侵尋垂老飄闇昔晏鹽當
蒙霜生好色行李正倰偷恐子彼未平因書寄無恙

寄鄉秘校

頻聲早謝萬虎碎火吃書著揚雄書雜風索索書綠
晩山雨重重甘菊珠令人相輕多匿笑古人自許堪
同調蛙芹嚼藻泮有宮先生手提終化龍

魏華甫鶴山書院

蒼崔有項我爲靈日君月妃靈下趨飄風洗雨再日
醒玉帝詔許賠寂居周公仲尼在左右勘點六籍關
凡愚曾經秦禍多散闕鄭箋毛傳悲紛如精神感通
若親授損益殷夏還其初德君低回收天祿高論自
遣陳言鋤況今卓絕離人境妙悟豈可常情拘囂岑
每疑夢魂到懷抱忽墮西南書韓呂之相以類聚稱
張之師以道俱業調甘酸齊秦肯涉象罔遊玄珠
分明憤發貫篇首端的雙瞿傳吾徒乃知山中新所
得浸簡閑編旨棄餘翰林遂領秋映薰叢忱近薦春
扶疎剧胡已饋夏遙靜黃獨未斸僅監森年桐江
笑短弱負鼎莘野嫌豪鏽喉峨崔嵬留侯拒謐嬰
亢儻前驅莫嗔瘠鶴不能事與民由之誠丈夫

寄李季章參政

衮衮入蜀者惜公兄弟名每求歸載滿預屏去藥傾
鸚飛雞地控龍卧常天升惜哉生時運父爵將士情
文章何崛奇冬雷夏增冰德業又安濟雉登壠牛鳴
已著鼎飪利不共水火爭我鼻未得死破釜斗柔管
課家兼金重自視一羽輕唯當刮老眼雲雨看施行

送陳壽老

天台爲蕩軍接軫青田又從半湖近冠蓋帶綏無俗
情秋榦春英競時盡老窮望絕華軒過其誰與尋穿
薛韓更抽奇筆向雲射破的疊中千篇飛古今文人
不多出元祐惟四建安七姓與天通亦得闢伊洛尋
源未爲失闖風招手游太玄麻頭制尾中興年黃金

鑄印肯輕佩定把堯舜陳王前我家鑿齒懸仰見斗藪
君紅旗魑魅走密房燭短夜苦長雪高水深去無鄉

題鄭大惠詩卷

憶從草廬赴鄰炊澁雪攪筵糟涌禁要當醲醋活膚
湊不許雕刻妨肝脾何年兒孫錦繃裂金鑾門屏玉
爲切吟中得眼萬象通浪吹狂歌總休歇兩家至今
往連牆讀書鷄鳴夜相將經明先入章平室句好還
升李杜堂

送孫備夫

我友睎顔人造道最勇決智校一驛敏書義萬鐵關
吐詞春嶽聳景行寒泉絜良工制胡笡本爲郊廟設
便留刊字正梢上擇衮闕遠尋豈誠劒磨負歷山月
發嫌梅柳催到恨桃杏缺覩年逾八袠與致經九折
絕迷版簿內稅校半緣絕云此新進士銓限禀難越
應荒茅塞頂餓惡芹緒舌舒安無情游自傷垂老別

端午思遠樓小集

思高難爲觀樓居勢盡傾思遠地不遠空樓生遐情
上惟山遶園下惟溪環縈此實擅清境豈以曠朗名
土俗喜操檝五月飛駁歸鼓聲沉沉來起走如狂醒
不知逐臣悲但恃男氣盈衰翁藹帳卧南風吹作稜

孔鍊士話龍虎山之勝於其行因以送之

舉嶂倚天傍四環中峯受拱低伏蹲雲錦交流紫圜
外郤注彭蠡如傾奔道傍已去舟竊冷今代持行妖
鬼靜孔師何事亦逃儒爲愛水林雪蒙頂我居無山

冬不雪只受虛空滿輪月子能作意肯重來更待增
東筍甚掘

會昌觀小集呈坐上諸文友

茲邦異氣候十月陽蒸暴清霜去幾何累日因祥煥
病癰諳吟暖衣穰迷卑捿上印自懸車來諗家聲毅
東池蜀草創斤斧聲未縮野蔓縣前庭中盈數株菊
呼鋤不受柄善惡爲憂兩攫賓筵喂苦蘋憐我歲不熟
諸豪謌特彥靈美競龜玉學山留一塵到海空百瀆
慰無歌舞伴漫有鐵石腸意闌各東西微月耿疎木

送胡衎道

庭松雪外青檻梅水裏白正堪頻把玩何忍厭離折
我老如蛻蟬隨桑露重泉飲君蓬飛出直上穹穹天



卑戎冠天下王祥歌海沂奉章承大禧覲後迪深知
情胡萬難齊理或一未貫中道不及伸綸質徒受亂
同人當同羣不止同其門衆金鑪鞴合一匠案楠分
惜民當惜農不止惜其脯客主兩無怨政刑會特權
三年心所覬臨別語甚的巳去寧再逢懷哉展其力

送呂子陽自永康搆所解老子訪余留未久
其家報以細民艱食急歸發稟賑之

牧纓古蜜浦抱快生薑門九九書自註邀余綴篇端
久衰余學廢彌憑子道尊時維冬雷數雪常書奇
火把起夜色丁饑明齒痕小邦肥羜闞緞蛤濫充盤
椒橙失滋味椽粱旁傾吞詰朝報家問剪書徵阿孫
苦陳鄉人饑余歎嘆其根倉封井花滿淘米安得渾

覔翁如覔父願假東飛翰念之不遑寢嘖嘖爲整歸鞍
我老潛百慮身世兩莫存欲私一攬潤豈救大地乾
西城郊搖搖此寺江漫漫勿令雪來延以慰行路難

送葉仕道教授之官靜江

太學奏文奇第一國子先生衷行立嶺南梅花太枯
瘦花豈與人人底急爐亭雪深叫孤鴻傳書爲憩明
光宮雲翻雨覆古來有不如堂堂金石守

送趙季清兼謝所惠詩

璺珠貫冰絲耿光發沉淵二千八百字字字合蒼穀
想橫風前眉應聲雪後有文言謫匡山五老理霞鮮
著書滿破篋官冗鹽未煎火避了上信別用線繫縣

送陳漫翁



笠澤老龜蒙蝸卧綠自裏君從蓮葉畔新須末後語
辯我未得聞獨覇授長鋒因丞服英悟郁郁副奇許
士於論胥中得手架欄柱一毛不漂零百世保風雨
轉圜信無難敵木猶有櫂高翔要深泳尋積堪重負
狂波浸三伏回墊萬流阻來情方美猶露色特爲吐
礁峯濃黑皺蔓岸微紅聚進舟石門灘小泊看佳處

送戴溪老

虎侯之郡成公宅辭流岳注回理窟前輩淵騫晚凋
謝後進由求登超絕聖朝論士皆公卿千乘何足留
高名香風無痕萬情化盡付雙溪舞雩下

孫祖祐解元世友堂

崔尋壁角穿燕巢無攤窺共賀新宇就生物欣有依

含德厚乃祖義完嗟利慕吾常熟令積福不盡施
温恭化舉從遊佛流深規一然必同抱粒泰無異攸
感零天上露潤決圃中葵魚蠻雖芳鮮不如此菜肥
京風送佳音桂林自生枝惜子赤霄翮登君文石墀
樸斵吁已勤龍圖當所宜諒爲闢峯近長映客星垂

丁氏東嶼書房

朝夠織上光千帙亂抽翻夜挑窗下明一字究本源
舊師發傳書新友晚聞見時里疎聚頭江海勤會面
勿愛好鳥羽勿玩芳樹林書亦且置之獨自觀此心
茫茫未生前寂寂已死後萬變隨雲浮朗月在中[illegible]
何物築陳列所從定何時孔顏雖去遠聞道命如然
白屋無愁難朱門不驕易毋留先人樸不忝素士志

文藝卷七　十四

鴈蕩集表長嵗南北峙兩門委和拉多物求作延餘見
紅綠崎岸容冰雪淨空界意轉蘭亦回誰賦畫房外

端午行

仙門諸水會流下死盃滿中有吊湘客西城南北樓
旗翻稻花風棹濫梅子雨夜邏無鼓音糾紗家會去

虎長老修雙峯

九州大麓標山經早與天地同吾名鴈蕩初傳晚唐
世掩抑衆獄夸神靈豈非龍伯所播遷海水枯竭久
乃成窮鏤石怪呈萬巧宛取物似羅千形陰狀陽顯
何恍惚紫光碧皺長磨縈夜𥈐王喬玉簫發曉客炬
那金碧清聞者未到意已傾往往夢想馳風霆胡僧
猶嬾慧寂寬便房曲檻頻招迎强夫墜閣接雲漢却

補裘璧回丹青來車去馬護孔淡亭主自住誰爲情

毛希元隱居盧山卧龍瀑

毛子罵吳儂蜀山眇孤墳五老急相聘延留如大賓
龍分白賦地慕帳繞珠璧巖花開恨晚谷鳥鳴先春
吊古一沉思千載多逸民登高一長望萬里皆積雲
子身書印曆彦價著弥綸局不草露布悅客靜風塵
低頭没淵曲羨豆箕爲薪沮溺上之恥昔賢終賤貧

趙振文在城北廂兩月無日不游馬塍作歌
羨之請知振文者同賦

馬塍東西花百里錦雲繡霧參差起長安大車喧廣
陌問以馬塍云未識酴醾縛籬金沙墻薜荔樓閣山
茶房高花何啻千金直著價不到宜游歲青鞋鈕鈕

文藝卷七　十五

烏樵柚嚴旁引首金特接隨園摘葉煎凍酥小分移
床歌春酒陳通宙傳昔弄兵此地寂寞狐狸行聖人
有道賁草木我輩栽花樂太平知君已於茗水往畵
日鑄聲搖上宿無際滄波萋自分有情碧海鷗偏聚
追逐風光天漫許拋擲身世人應怒君不見南宮載
寶回何如趙子穿花去

周純臣子去病淑慧而短折賦以哀之

周子百未過有兒慧眼前敢誇材調別自喜宣城全
其守適老者其行適變推共看成曼歲何意天初年
汝昔透胞絡衝風著痛攣和冊和乳藥根附加益煎
所投烈藥盡始獲奇病羗隋和絶代寶氣命百分憐
問汝今何之幻影來無[illegible]

此悲言無益此愛倍難捐不見趙毅道泣涙迸幽泉
不見孟良甫叫吻聒穹天汝爺自爲銘志欲金石傳
兼求我詩去刻在墓門邊

送盧商夫

子昔嘗問從我游未曾一語相報酬文杏將非朝廟
具洞蘋況是王公羞子今欲往西湖上靈雨妹雲供
筆仗探思直道佐明君驚雷震空天下聞

贈祈雨妙闍黎

雨僧水遊從季秋倏忽春半河斷流有僧了妙能禱
祈直云天閼非人求朝誦呪夜安禪七陰九晴未纖
纖呪光禪寂精相發洞淨徐乃通幽潜我老拜請良
獨難香烟藹藹薰闍旁披經洞撓龍驚蟄雷走電



闢天閼天意豈令一劄發人心正将百渠淵漏天不
及人未知禪心況寂嗟爾爲

寄題朝宗新樓

昔時師友尚草創憶子諸父勤磨礱春堂自今車馬
絶桂樹未歇鈴旗重侵雲切月降一炬推坐排簷青
衆峯莫云空洞豈無物讀編五車江水東

和汪提刑祈雨

感格誰知汪仲舉步靈未了龍未語會稽恭皇都洗
清越人喚作提刑雨我愁老脩無精勤累月喚龍龍
不聞水南旱禾貪結實一夕稠死爲泥塵

蔡尚書挽詞二首

總角都釐頭老生甘伏膺白首參豹尾後出考先登

東流看到海比風忽成冰茫茫落鶯花窮巷猶短柴
撥沙得黄金百鍊寫光彩淵行日月上瑩徹肝膽醒
空山繫馬欲何意重爲鐘余衰不復植留寄長夜洞

題典州翔峯閣

九盤在州中萬山來四達納於林梢近尋丈未爲褊
日光既暇罷風氣亦清長悠然不離席所得甚宏闊
陰峯相伏岫騰躍俱赴眼下視田中禾葉粒猶可見
臨觀要親切亦復貴盼顧峽山森綠浮嶽挂簷楹
君看孳雲上往往無際限何當躡逢萊一執五湖筏

讀王德甫文卷因送省試

膏頭文之病救卿最所急軒其眚男果搞後世羲論
伊人咍天力卓地挺脩幹拔入嶽雲幽繇出星極綱



儼如姑射女弟娰俱整鬈鼓如明湖褐鏖焰拭杯案
昔考新龍首伏吕鼓黌吳又推蒼蔥八老老於佐漢
況今未六十急用豈爲晩行當奏苦疏朗壓諸儒冠

王宗卿吞春堂

春以喻母慈慈孫春不如兒欲吞母恩恩重吞無餘
華堂頭有雲嶺陽夢裏分明與親劇同連遂奏新狀
勅擧衰黄緡緣兒得朝騰裴章乞祠官親身吞歸怡
母頻老慶遊君勿輕去萬紅千紫扶春住雨田自種
膳田收好是天留吞春處

送葉路分

從兩叙仰聞鳴琴十指如玉無衰音雁解聽者未洗
耳衡山高兮湘水深君今幅巾鴨鷺行切勿看帶黏

虎傍軟荷制以雖拌短析桐　多班露長

荅李制置

鼓旗根不投准流複傳佚筆能校謀西州卧龍出長
笄朔汎清洛暮營丘禹迹芒芒草萊遠有道正在耕
耘滿中庭雅歌自有節豈效夷声催怒袁比平新軍
淳不通白擅可越將未同特公刻就燕然頌我亦啟
駕期無終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為贈

與子異州稟取友四十年狂心蚤探索出語乾道前
向來朱建安拊手笑淵源小心承父昆刻意歸回骞
不求翟斷聲有路直如絃計其所不為敵富迺百千
衆駿跨險遠獨鵠超眇綿謂當共騑服可以爭蹤翩
誰知竟大謬寸影孤雲邊南省無姓名悅冐自愁煎
家蔬僅掩豆野蝗來蔽天過我城西隅相視各華顛
寒菊已收花枯井未回泉人生寓地上蟻垤交折旋
中間較得失區區等浮烟喜君佳兒姪放筆追弃川
許身若卧龍斬蛟透重淵所憂氣力豪未受規矩鐫
過翁非止肖笑世始稱賢從今稱達尊同賦歸來篇

上灘

篙師上灘時面作石蠟様及其進尺寸乃在一俯仰
神禹不到地狂流縱搖蕩逆順本天力人謀不相讓
苦戰排三軍勢壓票姚將身在亂石中傾覆堪拍掌
誰云荷天閾履徑斷還往

五言律詩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何止超前代功臨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外乾坤
黄屋堯年度青山禹穴尊遺民猶望幸決血洒中原
河濟初開府江淮晚視師纘戎由子聖來命獨天知
鶴駕空虛警雲生仗自移（時衆代之文郎下相 [illegible]）上哀何以
析卒代繼周時

孝宗皇帝挽詞二首

燠德加文意椎才自武宣首緇遺萬乘表制盡三年
曾乞狂胡命常持復漢權全將一孝字高謚百王前
昔年叨上殿歎息動宸衷豈不人思舊其如天意乖
帝王猶過合南北恨升沉尚有登遐日諸軍特竭金

吉州刺史蔡宜之挽詞二首

領閥號觀貴光宗始用儒諒惟醫國手果螽活人書
負郭可稅駕行田宜蹇驢相看滿川月無計遣長噴
能事嘗傍甚業終猶罕聞忘身貧出日斂手避浮雲
天欲消胡運人誰靖楚氛未判千字誄長掩一丘墳

陽復

陽伏兵潛動雲衰日界明近傳新詔紓重起舊縈纏
斗極回東指軍容直北營龍蛇多變化旋日看超昇

送鄭文赴建寧五首

過家鄉里敬將毋士夫榮得失從人論行藏獨自明
百年中古少一笑萬金輕麻士吾何敢新茶可擷英
有志雖身健開心在歲寒一時諸老盡多見大名難
湖海方違早甌閩適少寬為川人不乏千萬強加餐

清朝圖書贊無朝雅頌音類繁三節召詳冊二毛侵
衣飲家綫促立園意亦添臥聽床下士時作武侯吟
海内言華萼功名動搢紳十年長隱吏一語必驚人
酒量新來減交情老更親公知如促脉剩把古書陳
昇棄誠愚分年悲更索居若逢知己問猶解課兒書
地僻門長閉年飢菜自鋤相望無一事不是故情疎

哭鄭丈四首

道義秦城重聲名奐焉空河汾談聖制鄒魯報儒風
有學堪經世無官可效忠浮雲公豈計吾道自伶竮
誰謂居今世無由見古人事親曾閔上遊世葛懷民
德盛天為侶慈薰物與春清風如尚想猶足洗囂塵
插架軸三萬撑腸卷五千京都通百郡濱渤匯群川
深淺人隨汲東西意各便後生無復見墮學豈蹉跎
憶在諸生列曾窺太史書泉蒙煩濬達橋價費大噓
外宅羣成相生芻早弔閭臨風兩行淚愁絶向輀車

何參政挽歌

退食勤稽古當朝動引經人心喜偏側國脉要匀亭
二府早聞政三孤晚告靈蓋棺惜光彩不肯到頭聽
晞髮滄浪上灘聲近廣騷綠圍齊長抑紅椽半含挑
欲寡堪增壽閑多更養高佳哉鳳凰罷悲甚付烏號
宿昔叨殊眷尋常款直廬聽鷄催謁鶴立焉持紬書
零落誰存者追尋昨夢餘何曾嗔石介篩愈自狂踈

送陳根牡

萬里遥注出行天絶比倫能參大關鍵莫用小精
神鍾鼎身雖貴簞瓢道未貧梅情兼雪意留往
恰芳春

題賀蕭校書遺事

欲識隱居者當年賀監恭却辭金馬直歸卧錫山峯
兩詔終不起一生長自從兒孫盡瞥第勿剪舊栽松

送鄧諫從制幹

援引亦未力聲名空復傳終携太平策還上蜀江船
悵色掛曉月觜音穿夕烟滄波不盡與收拾浣花邊

題柳山人壁二首

水北柳六一家傳擲卦靈秋清演漁曲春近著牛經
掩肆花竹秀排門柑橘馨應憐喜功者虛要覓山銘
我病嬰穢卜山人不面說常言千日厄未許一朝安
地上痛醫濁天邊惡曜横歸根與復命自笑此何難

故政通直錢公挽歌詞

蕭瑟梅花疎豪奪不復還好兒須萬石廣厦剰千間
盡與詩書癖勿令紈袴傳家自翁始留筆紀池山

亡友項子謙兄挽歌詞

疇昔省君病小車隨酒壺心惺貫文句語響因喑嗚
念子堆垂泣茫然失壯圖唯應看幼子空手縛於菟

待制中書舍人陳公之亡以山宅須利既遷
殯而未葬也後五月乃克葬焉二首

可怕陰陽惡遷移日月道終成埋璧去不作坐禪留
兩洗一簞淨風翻千橋愁門前繫船擬宿鳥漫啁啾
嗟我與公同漕泊一生一死又淒凉經綸傳世止於

此老病看身行自當掛辭斷弦從別調拂天野水渡
新航暮春未有風雲伴且閣遺編住家傍

西山

對面吳橋巷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
竹下晴垂釣松間雨試茶更憐東掛絲空翠雜朝霞

看柑

窈窕隨塘曲酸甜在橘中所欣黃一半相逐樹無窮
昔唉成真性悲歌記土風慈非美人贈採摘恣村童

贈杜幼高

杜子五兄弟詞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
奇姆令誰賞鷄棲浪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村流

待制湯公挽詞



纔稽知良玉璽鹽是大儒單傳合上相小却但尚書
黨籍同歸處遺簪任髮如西風好淚兩漲淚灑塗芻

吳參議挽歌詞

冉冉試百巧栖栖終一丘死期甘慟哭時事不勝憂
貧只藏書在恩將列業酬看君用意絕身後令名留

中佑大夫鮑公挽詞

幽人眇何在高閣鎖重關梅冷橋邊月菊殘籬外山
可憐清絕地長憶笑談間寂寞松蘆巷漁樵自往還

雪後思遠樓曉望

臘盡凍初合風花江欲平急從高處賞已向歲前情
莫與鷺爭白試將身比清樓頭接遠岫歷歷正分明

宿覺庵

宿覺　未識城山令尚有曾開雲外宅不閉雨中門
麥熟僧常餓茶枯客遇吞荒涼自有爵衰病遣誰言

贈勝上人

近日能吟者黃巖說勝師語生無老筆體重帶嬰姿
遺臘冰千節句春州一絲方山最高頂不擬到茅茨

朱文昭母楊氏挽詞

文昭有賢母白首教耦章義益三遷峻書成百卷長
古今歸石室筆削紀蒼堂鹿撼烏剛處森森宇樹蒼

中佑安撫郎中張公挽詞

誰憐乘太守思識更憂邊濠水中間月光山盡處天
人應迷往事我獨採遺編莽莽乾坤裏冥知想慨然

縣尉林公挽詞



根取一官晚公人未長衛空傳讀書苦留與後生誇
有子聯三俊成名王兩家曾頭酬貴骨野燎報宣麻

陳侍郎挽詞

生死悲懽地長嗟付短吟北門晨鵲越西甸晚鴉尋
三品官名重千年墓色深雷東正思億渙激海潮音

太令人胡氏挽詞

已刻溪西誌潸然淚消袪軻喪孀後復參養要前餘
甫里送歸艦館頭迎布車為題楓葉往蟲籕不成書

題張提舉園

竹外萬雲合荷心一鷹來若無歌舞鬧應有鬼神猜
野岸幽蹤遍幽根殘易栽前山未放入好閣更南開

送謝希孟

白頭趁幕府早已負平生未放酬知己先煩賦飲程
驛梅催凍蘂蚱雨送春聲爲語常平使關懷待子判
送周子静
地源湘清浪天遠桂陽城故里揪花別諸生挪業迎
一變開邱徵六蹄特時行子自調新律香宸闕潛声
林處士挽詞
尚平接馬弟兄歸記前身海鶴元隨浪山高別鎮春
難招古渡外空老夕陽濱順性無生滅君應了正因
錢知縣挽詞
送子三爲邑十年嗟往來誰言貧難了不與命同回
卓魯爲留愛龍黃宜藏材雲愁且暮雪打又添哀
送潘景參
久自知潘令經曾薦擷衡居衡清氣力何以助聲名
松栢非無歲鹽梅會有秋又從沙際別把酒候潮生
贈徐靈淵
歐虞兼褚薛事遠跡爲塵今日觀來翰如親見古人
盡歸嚴號令富有活精神碑扳荒唐久邀看走四鄰
戴肖望挽詞
嶽嚴蕭太傅寒蹇鄭尚書可惜流光晚翻無急詔除
交情梅葉盡衰意柳芽疏只有安江滿長涵夜月虛
老夫平生友悲琴路轉迷水肥應返釣田瘦合歸犁
草與地蕭瑟雲無天慘淒無因再商略短日送寒雞
徐靈淵挽詞
自卜西南宅始聞幽賞多山供嵊門樹水獻搭蕭荷
近局吞觴暗醉爲酒每歡誰云初此樂拋擲與流波
包顯叟挽詞二首
風沙江上宅斥鹵望中村路竹元遮徑崇蘭早欲門
天談看磊落材力可騰掀誰復知心事滄波霧雨昏
養志諸卿事專經求老殘難云綠衫易更覺綠衣難
客散春盦閉庭虛酒盎乾無言慰孤苦持此問漫漫
林敬之挽詞
雖遷新河市酸寒處士廬甘貧曾緣牘獨著孟軻書
雛孃從兒補木荒付客鋤求嘉新有志冥道姓名疎
王運使挽詞
縉虜昔迎塞三遷各受師共傳君善守能護國西陲
御扶恩雖早卽班詔已遲須將未盡賞酬折在豐碑
薛子舒罷官久無所投歸明得詩始授家務卽
男子行藏地自求難問天空多貴誼學更過周年
願改京官後常趁觸尽前太平如致了別造會昌船
贈呂縣丞
自得長官後邑人詩轉工批書月屢滿不覺歲常空
挪已如鹽磬兆元誘錦紅終歸則溪上舉行謝東風
詹曾山解元以壽母求詩
九十人稀有追懽壹寡金猶嬉兒舞拙不怕酒行深
寄賦未無訓設雞先賞音雖升橘花晚霧雨暎前林
贈蔡茂材貫之子與
蔡家五千卷藏向石庵中講誦今幾日飄零隨頹風
偶垣孤煙度別井暗泉通安得無定象與將吾道東

余知府挽詩二首

壽者福之首中兼典郡來塑知天上事曆盡世間材
此際靈龜往何方化鶴回所親都不恨有識自興哀
憐我抱空意鬆間饒白髮已從真率集那復少年時
折務春前葉松鍍雪後枝逢炎無故老難話省方悲

趙知縣挽詞

傳錦經年學書蠹盡日抽空闥劉鵜笑不見化鳧留
瘴月曉逞落霾雲吟未收西華夜來雨淨洗一生愁

趙清叔挽詞

昔我共筆硯知君賢弟昆門邀百客醉家諦一金存
怒與鍾聲盡長悲壽色昏多年趙家府蟠戴惠王孫

贈聽聲歐陽承務

無心立藏否有街蹤萍哀興世聲中動浮生骨帶來
彈輕知福地放小應靈臺笑我老何及是身惟死灰

送包通判兼寄滕季度

風雨逍遙地蔚拼印鹿新鈿車分路闊寶琴聽歌頻
燈市曉侵月花田晚占春却過張騎宅方信有閑人

趙尚書挽詩

材業特時偶聲名閙龍斷文昌留不住大尹政通神
力說知戎好從撩相國嗔春花神秋鬢還得自由身
江北江南曲吟高許知同相迎黃花浪失笑白蘋風
老病猶貪活凄零各隕空長懷洞庭橘賈宅傍牆東

周宗夷東山堂

城障標辰極蹤家特有山偏憐東崦好只對此堂開
動石低簷住流觴拂檻還仙關鎖瓊海幽夢或時攀

立安人挽詩

左司遺事遠介婦古風存業廣添新宅儒多起舊門
眞亭留壽影雲物護山原我欲攀車別衰殘泣故園

題郭希呂劉詠道湧雁蕩詩後

隱劉甘隱淪老郭亦辭羣自鎖魚亭月同穿雁蕩雲
排華造龍質懸水迸簾紋百種聚奇怪從君句裏分

送戴宣子

為愛千竿玉番陂似古城弟兄俱挺立文獻各標名
握粟親年晚浮家越浪輕相期早得意還伴此君清

題邵孝廉孝賓後

孝子久傳名誠通物表靈當年虎失猛此日竹還青
墓塋無留蔭庭荒扰舊經惟存古題誌賁借勝如經

贈盧次夔

家住東郊深能詩人共尋水接閒道錦玉軫斷文琴
城漏宵添滴爐花晝減陰新涼白頭句清甚費悲吟

送趙幾道邵武司戶

無難秋水平有句官曹清楊柳砍落盡荷花愁晚生
書多瀾盡智文古後垂名功到闊深處天教勤苦成

常德郎中林公挽詞

結瑕聲名遠懷沙興託深惜無長纓繫終使夕陽沉
蘭省空頻召桃源不再尋雖傷有北嬰難減是南金

贈鄭秀才

文苦意尤切色低聲轉徽三生住淺土一嵩阻深歸

藝圃筆鋒拂侯門塵柄揮何嘶素車梟回鏡鋒旌飛

贈李秀才順之

怒瀑爭茅竹安流節斗門行苗存水則縮板護河源
士李昔陳義守奚能聽言便當生蒯食禾熟祭雞豚

送侯居父

宅古竹陰晚書殘燈焰拂源知詩者好轉益宦情微
別駿行催甲休工坐庵舁鄉前清切地重得薦皇閨

贈葛竹有外姪

娶女已爲客參翁又別行相隨小書卷開讀短燈檠
野影晨迷樹天文夜照城須將遠遊什題寄老夫評

贈夏肯甫

自識賢尊熟常將遠到期忽傳千古信虛抱一生疑
恨菊來何久愁梅去轉遲應留起春蟄詞落未堪悲

趙知府毋齊安郡太夫人挽詩

生死已無憾抗人休泬傾惟留不盡德常動故鄉情
霜淨水方落風高山轉清開思與令子幕府再同盟

沈氏書堂

應與石渠近文疑金匱存懷書天象切洛硯海光翻
我老行罷讀君材重細論猶言無一字大道始歸根

薛子舒墓

悒悒西門路樵歌占晚雲憐迷王弼宅尚長孟郊墳
少病憐醫錯題書與父分又言重把筆兼欲使余聞

項君先有幽興堂其子木即以名庵

平生意外事身後有誰知睨靜雲稀出神游月共移
香茶罕旗展霜荔錦襟甚更欲添幽興惟消桂幾枝

施翔父掌教長沙

善盡義前識蕭韶禪後音追回賈誼賦喚起屈原沉
湘水汀洲闊梅花署雪深余行陳迹久因子一微吟

送劉錢道惠安尉

火年曾若鄉從我北城限麗日明文苑聚星識斗魁
番番綠綬晚冉冉白絲催更莫游仙去絃歌奏凱回

送陳約甫知永豐

四十未朝籍三經館縣章嫁娘知子熟醫老悟身曾
菊趁行時色梅催到日香還欣肺氣減中熱変爲凉

王松監令人挽詩

頗憶朝除禮誠驚逆撫帷自堪從子住何用與夫歸
起隨新藤出重尋稻粥排通家只今盡老淚逐風揮

奉送周知録本叔松監其男也

謝傳悵何遠手甥良自嘉帝鄉沉迹顯囙户衆緣譁
釣吟客星雪林疎處士花衰年怕分手開發岸頭沙

葉路分居恩堂

葉媼開新舉向人飯野蔬明經傳一相考古付三餘
杳色迷青簡余文飫素書君能尋遺址堂宇勝於初
苦說諸梁後替蠅富遠孫白袍雖屡捷黄榜未霑恩
淡泊磨冰硯蕭條倚帳門嗟余忝宗末老病不堪論

葉文翁再薦不中第駐兵永嘉暇日必從子游得
聞善論而恂恂衆人中無異寒士初衛国夫人黄
氏君之五世妣丞相顒高祖也必而發居建義李

以教後進丞相既貴以爲夫人之報焉君因以誌
故基作居思堂請予賦之嘉定十四年六月

王通判挽詩

祖德風規近詩流句法超已多山邑政恰以省郎招
旅館身俱寂傳家道未消長令溪揚舊名逐左原摽

林發判挽詩

作邑有何好利民翻害身怕回湘水月終失象臺春
暮春草已多碧園花空複新更嫌鶯自語幽憤不勝陳

送張知録

門闌飛龍後家声入館前身饒太常第客欠廣文氈
流落無先譽遭逢有相録滄洲路多少說驚去鴻遠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七



律詩

章貢黎諒編集

送鄭景望二首

兩地旌旗一國中十年監牧九卿崇安興適就東南
養遺俗將陶雅頌功賁護元身如寶玉鄉宣時存戒
慎僉適知獨上千山路處處梅花逐殘風

江左諸賢盡凋落通來名字未深知頭公年德加前
輩救世勳庸莫後時國重四維人建立天還一統道
潛離須論廢齊何曾經自古忠臣不逐期

曾晦之挽詞

文辭盛處失群駿華號窮時節碧嚴老尚能舒駿
送鳧殘終不寐芳甘壽過例恰人人美思在鄉閭事
爭談埋沒平生無限意被深燕唱起溪南



次韻俞叔奇九日

遠洲秋色去茫茫塔立峯端表自強因上君嵬覽吳
越進從開闢數羲皇暖風駐幘嚴公會早園勾花綷
客觴閑卻陶潛玩幽獨可辭車馬共誰忙

中洲處士折梅花并新語爲贈率易部句爲謝

中洲之中十樹梅嬌枝着地照蒿萊郎非無主憑誰
伴自不銜寒要早開午蝶只隨游子意春如難爲避
夫哀幽樸寂寂天應笑捧向歸帆雪滿桅

送劉德脩時在京口

日日秋風江倒回江邊執手重悲哉兩山只欲當中
住一舸還應卻下來說與蛟龍息豪怒亦令鷗鷺爲少

嬉猜吳頭楚尾何時極黏兢前詩併展開

送范文叔知彭州

君今結束歸何勇我獨棲遅去不能江水入冬猶浩蕩風帆通歲合騫騰相逢論事信徒爾清坐失心嗟未曾想得彭州退公後夜窓重整照書燈

送潘德久

每携瘦竹身長隱忽引文藤令頗瑕閒道將軍如郤穀不妨幕府有陶潛江當閒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未有羽青吟自好全提白下入詩奩

樓參政挽詞

外補何多只近州卻於中禁賜淹留晚參國論幷無樂苦說時難更有愁天下知心古來少人間此身覺應休自嗟不識鄭江路清淺因公寄海流

無相寺道中

傍水人家柳七餘靠山亭子菊千株竹鷄露冷堪幽侍蘆雁風乾待歲除與僕抱携超絕澗隨僧尋壑棲精廬不知身外誰爲主更覓求名附轄踈

趙路分挽詞

平生王孫志太康承家孝友更溫良鴻賓鵲舉頭言命桂死蘭摧不斷香古有失時堪恨惜從今爵處取酬償佳城況遇朱公子大栴高牙爲令郎

陳益謙挽詞

余與益謙居相望尊昔雅相得而已益謙死其子以書求哀挽言君之材與學皆余所未知也訊之王成叟信然乃爲作此詩

含南巷北水同流稻菽參差各自謀不料多材能轉物更餘無地與伸頭蛛絲委架詩書偏鷰羽空庭畫指愁好在夜深明月滿人間地下兩悠悠

寄呂巽伯挽酒亭

瑯琊初址未完年猶倚崖名用我曹自可全將醒醉了何因痛向醉中逃艱危未肯當時共擬逸空傳後代高還有遠孫留墓側繞亭寒葉夜蕭蕭

併工

併工催作趁春前又值春歸一晃然新筍頗能長數尺晚花寬與待明年回柳寂寂爲谷地後塔陰陰造雨天生穩不驚還自覺費雕將老到衰遲

菊花開送徐靈淵

白頭幾度逢重九方是今年種菊花衰病自憐何處看馨香聊向小園誇討論搖落生光怪膄熱風霜與麗華正好行吟君已去別移秋色付誰家

次韻韓仲止

塞力依眠艮此風詩來喚起自江東林迷久已隨鞋覺磐止何曾有漸鴻常日錐刀希楚富十年盤鬻諱丘窮莫拌新意翻碁局一等成爵付國工

齊國太夫人挽詞

風樹秋悲乞暫閑壽星宵隕幾時還子同房杜經綸地夫在荀陳伯仲閒恩重七封開表海行高三笑勸名山猶言未足平生貴看即元台恨莫攀

安撫待制侍郎徐公挽詞二首
玉質金章映海濱養成天德異凡倫曾攖絲妙開前
聖管萬鑪疎村後人凋恨為途三訖癸吁嗟厄歲再
逢寅送公何物堪將去留在埋銘石色新
飲水那得不醒然比看成南醜又妍建東須為萬世
慮孤忠亦有一身全星文忍向生前墮夢事方從死
日傳莫指鳴山歸路熟青林黃葉度年年
許相公挽詞二首
客成堂上光華別謝客巖前意氣閑身到三台良未
滿年添九老定誰堅高期落落塵寰外若論喧喧酣
夢間我欲為公深着語桂林芝樹不同剛
行露空多曉色催從香燒斷作飛埃松江鱠好憑誰
憶金谷花濃只自開玉女雲中應盡去仙人霧裏更
重來千年一判禁第得淚掩寒塘錦莫回
送丁子齊主簿
明經六十未收科自取南官討若何來歲須將一戰
霸浮家今厭百程過預愁荊棘行中破還喜梅花到
後多從古功名致身早誤隨陶令晚蹉跎
丁少明挽詩
桃吟秋山不記年時時逸想醉看天吟成絕妙驚人
句散盡蘿浮使鬼錢萬丹有情風緩後一笻無伴月
明邊新來王子碑能說華意堪將此共傳
宋仲方遊吳袖文索詩為別
九曲紋歌滿巷傳儒林聲價有誰先昔憐少學隨翁

久今喜新文信汝賢刪後畫前元未聖南花北葉定
誰妍絡期猛進一高力透過龍門為水舡
毛密夫挽詞
我昔髫年侍此翁自甘窮僻古人同道修白業曾先
悟官近青雲却未通庭長蝣蚪新醮雨徑存衰柳舊
搖風世間榮落私情盡留得清名是至公
直院中書莫公狙往哀痛不能成文聊留小
詩哭几并致靈泉金柑為奠
聞君今無地上身黃麻紫誥兩沉淪虛懸東嶺來時
月難挽西山去後春試剖冰盤猶郁薄重羞野橘尚
甘芳最憐趙子同心事相看題封淚染茵
薛君季常挽詞
汨羅識隕雖隨經伊洛源流今更清自別三年無信
息忽驚一日有銘旌乾坤未放塵空眾蚕蠶猶須事
業成桂樹團圓半丘土春風還許為君榮
題彭澤縣尉廳林壑之勝
彭澤西山天抄情淵明未敢發幽藏始從石尉無王
尉洗出前巖到後巖也只暫時供步履可能終老卽
朝衫應須却誦歸來句重把家園草自芟
送趙提幹
與君中外情偏厚嗟我龍鍾志已摧豈有尋常塑泥
痒不救疣轉助風雷花枝買笑前村趁鄉帶牽情別
浦催佃雨酒亭東望處應將新語寄潮回
賀縣尉

端麗還有此人風大雅元非楚士同此日深探應微
辰他時直上定聲空雖家香香百難外過我昏昏三
伏中鑱破壓荒無路入荷花招手席門來

送曹諸夫

東南作鎮數年徂迷迷參司到蜀都元帥幕中須受
辟生先界上也分符閑吟杜甫詩千字時載揚雄酒
一壺只我衰殘望君切杜鵑聲裏認歸途

謝李參政因送曹盧州寄簡

大廈元須獨木枝李公補處屬良時千年立國居廣
上一念勤民禹稷思恨昔寡闕空自誤况今消盡有
誰知變竟變爲蕭蕭影孤峽亭邊正看綳

贈李秀才肖舒



帆來帆去海中山自笑癯仙歲月閑忽值巡遊防承
突也叨恩從識龍顏寺侍弓劍烟嵐外門掩詩書浪
泊問侍得諸孫上金榜九重高拱報堯班

郭伯山挽詞

兄弟窮經各一時百年義塾尚留炊繡燈常照鑑窺
坐壇杏李紅稼掉枝未矣遵功明主惜時成京秋故
人悲挽君已老應先盡安得埋銘更後番

題王叔範自耕園

自耕不要從人得知在盧南第幾街吳地千今說往
龍浙人自昔巧安排包留花竹春留巷謝遣蒲荷雪
淵涯必想新園名字出故時臺館半沉埋

福國太夫人陳氏挽詩

曾經天語賛華特應是忠多報獨深寂寂孤燈爲照鑑
影輝輝雙鳳失梧陰中心自與家規競空性都無世
網侵閑說埋銘親付祝照碑斜日下寒林

送郭黃中

瑀山削玉上青雲仙侶常游遣俗紛飛舄可無能少
駐洞簫何幸接親聞看承下户恩尤重賓禮高賢意
自欣忍憶門西貧士宅蕭雷繞硯黍初饑

劉孺人挽詩

高高當年女手縫一家從此更雍雍性安於善行無
迹見自爲銘華有斑閑說湖清見龍首還疑墓長蓉
雲峰哀情變化何終極留澤凌霄鎖遠松

張提舉挽詞



令祖親扶日馭升孫今喜復以窮清思波再入雉流
蕭信節初傳嶺外名夏木千重添野趣秋風三疊寄
幽情長年惜唱瀧家曲難聽哀晨薤露聲

薛端明挽詩二首

可但補闕名官日不違引裾強諫時上朝有疏天常
納下殿無行誰獨疑論道何如出綸晚留軍頗嘆封
侯遲變烟畫手今寂寞蓋蒐林高步子孫
冰稼初融闕月沉英豪四坐地爐深爭看屋尾頻揮
處雖了宋絃未盡音惟我輕談當世事知公默會古
人心空山樹對梅花宿蜡向林逋墓裏尋

送林子高

老我追隨亦賤人研軒標格久成塵意先遠水常遊

海鄧與修篁自作鈞謀苑舊知欣有信添坊新隴嘆
無鄰梅花應待行時發野岸山房探得春
塔頭林君挽詩
之河姚浦各紆縈結束樓臺穩更清全與好人修貫
地任教流俗趁虛名兒應自了書林債決苦還成基
栢榮今歲田荒望周急鄉村億着倍關情
題劉湉夫詩什併以將行
寄來南嶽第三集字字無遺珠琲盤花幾度驚數祝融
泣一齋傳與尉他誇龍鳴自瀉空中韻鳳來都無巧
後哇更信不留何遜往評君應得當行家
送宋知録
與予此郡計未踈河渌新篇月明初老人經作三年



別強記難忘一覽餘鄰郡相喜材添局務寺丞引類借
朝裾只愁戀着倚樓好回厭家山道不如
和王宗卿白兔詩
穩帶初陽照廣津兔隨斜月謝麟輪瑞登韓筆名尤
重喜動歐吟事轉神不道奇毛如霜雪應知稚意合
松椿龜年鶴歲猶嫌少獻與尊堂別紀春
李處士挽詩
憶吟詩句與君兒曾説高宗涕自揮兩地兵休惠富
樂百年家活共經肥多留螢火明書案閑看魚跳傍
釣磯身内已無塵土辟霜丹雪鳩送將歸
衢州雜興二首
玉研朱弓不可尋暖風催綠麥成陰越山行盡見平

野江上水流無迹普地跨京師都邑壯俗兼吳楚習
謀深詔書寬大邦人誦知有賢侯鐵鑄臨
愁梅野雪掃成泥桃李紛紛照舊蹊行子束書經驛
馬主人吹笋候鳴雞百年園囿荒蕪蘿萬里耕桑接
町畦堪笑腐儒何用此只今飄轉楚江西
送劉晉卿
草黄木脱何所適使我感歎生百疾天驥曾為驚駘
笑良玉空遭碱玞黜少年壯志思絶塵只今作計常
後人明堂巨棟吾何有護竹栽花甘隱淪
七言絶詩
題閻才元喜雪堂
東來十月黄壁滿霰點霜花總未甚恰是使君誠意



足帶將膢雪趁荆南
平壁龍山五尺危留爲何處避陰威漸令融罷春泥
暖麥浪黏天燕子飛
矮角低張小凭欄霏霏只合對高寒他年認得君堂
意不作銷金煖帳看
除夜元日連登煙霏樓
巖巒寬去壑虬寺水竹低横處士園此是衢州無比
好亦如潮下好山川
推荷完柳不勝春脉脉荒堤數過人我若有材能速
化應將地巧奪天真
元夕立春喜晴於是郡人久不出矣
膏火無光已累年歡娛少味是窮邊強吹簫鼓迎爲

綃勾引遊人近酒前
十夜茅簷宿凍雲商量送臘又迎春併將東帝壽天
姻回得陽和捧日輪
丈褐家紬闊闊裁抱孫携子看梅來餘甘暫喜從教
貪莫關機心漫自猜
岷江愁二首挽陳持中知府郎中嫂恭人
岷江諸峯如獻酬岷江潭頭紺碧流不愁水生勸人
去只愁人死送山休
誰家雙挽揚春波黑頭中郎宰相料有児有女後應
好同児同時今奈何
劉高士自畫琴樣臨前對雲起求詩
試向遊巖棒臺時弄絃調軫按前徽未須寫就多情



曲饒與閑雲自在飛
水心即事六首兼謝吳民表宣義
生薑門外山如黍山水娛人歲月長淨社頭城同禊
飲法明閩邦共燒香
我久無家今設歸賣田買宅事支遶墳高幫闊為深
貫柱小巷低可穿乍
雖有蓮荷漫壘東暑煩轎過一夜紅狀來人意稍蘇
誰以惜霜前零亂風
柜霜旋摘花球球甘菊新移日灌枯花草只今如此
在幾時寫作會昌圖
聽唱三更囉裏論白旁隼來水心村胡回再入家家
浦月上還當處處門

吳霸肥遯逾七十木老芝荒手自鋤恩我篇章成錦
字西鄰得伴亦堪書
詩悼路舒舍人德久潘公
詩人冥漠去何許花鳥相寬不作愁耆舊只今新語
少九原喚起帝蘇州
風騷閫域自難窺隨世聲名未必真更達更疎應不
在山詮水語記精神
億昔論詩不自鄰上規雅頌後誰先比敍合為何人
絕重撫遺編一慨然
柯君根相別三十餘年為言親喪不能舉請
賦此詩庶幾有哀之者
土淺難藏夢裏身春花秋草與悲辛無人為買南山



饒月夕風檣作好醉
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蜜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掛疎籬判霜剪露裝船
去不唱楊枝唱橘枝
琥珀銀紅未是醇私酤官賣各生春只消一盞能和
氣切莫多盃自害身
鵠抽紹鞋巾閃鴉吹簫打鼓趁年華行春以東峰水
比不妨歡樂早邊家
贈[illegible]道人
赤岸蓮頭古觀旁沉迷人海意茫茫公仰見了無奇
特更說長生別有方
過張成仲不值

蒳苗新羅馬蘭叢柳老吹花拂掠空闌說先生過山
去釣絲無主繫東風
余泛舟不能具舫創為陪蓬加牖戶焉
雖然一葉匆匆去也要身寬對好山新搆蓬窻高似
屋諸峯獻狀在中間
鋤荒
鋤荒培薄寺東限一種風光百樣栽誰妬眼中無俗
物前花開徧後花開
送朱相士朱文昭挾孫云得劉碧雲
相法
南蕩青林長物雜碧雲生寂寂飛莛沙從今湖海須行
徧眼法雖親要看多

緒經閣
當日先生住一軒手抄六籍自忘言至今遺墨如新
寫付與樓君四世孫
題施豳叔蔡宣義所藏孫太守褒諭帖
乞子夠夠鞍東軀押衙將持奉親書孫公已去蔡公
死近日鄉人莫不如
劉氏女自誓為尼僻其操者李助成之
溪上洪波不可親夔州華髮自嫌貧世間浮想如枯
蠟蓬向虛空嫁此身
送蔡學正
鎔盡剛成與物和崢嶸夜氣合清磨好溪新漲連天
綠近曉無風亦不波

奉酬般若長老
簡師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
女童紅杂綠未禁春
營師常東燭為人說氣色戲成此絶
曙色熹微已出門肇奔熱眼相旁人不如臟足滕龐
起留得沉光看本身
來戲留李師煉丹既而不果
大養經年未來枝病身還向息將來道人別覓安爐
地今夜潮平下館頭
下徑看梅
背人迷住寒師塢何意追尋特特來更要明年此時
鄧溪翁相喚不相猜

隨山的的五千樹樹偃識花人姓施說似龍形都不
肯昨朝新見水沉枝
對讀文選杜詩戲成四絶句
一從屈原離騷賦便至杜甫短長吟千載中間多作
者誰於海嶽并高深
絶疑此老性坦率無那評文薰世情若此乃又翁增上
侵諸賢何得更垂名
江淹雜體意不成合彩和音列衆珍揀出陶潛許前
輩恭來更信是新人
草堂四松看摩空褒西千果交青紅似須霧約住蜀
道可惜奔波離峽中
題學海樓

夜誦都忘浪枕喧爾家江月舊根存新來轉使閒宗
近日送風帆到海門
張總幹挽詩
長年官食旅邊州當路知音不自由薦墨雖因人已
寂半輪斜月返新丘
翁常之挽詞
晉書唐吟老愈奇堪嗟動轉是風機草能栩栩形中
去何不尋蘧夢裏歸
秀峯撐天下同癸曾送郴州路久逑更欲扶衰爲公
柱萬改能化的靈斯
陳待制挽詩
喚作成虧總雪消等閑好惡任風飄齊侯自要乘千



駟顏子何妨飲一瓢
已報西川落那邊回盃索賭計茫茫也知漠北鏃權
聚能使江東保障全
昔年行住偶相同捨策追羊徑未通只麽空歸在何
處一竿紅日海門東
世事從來半局棊夜眠遲有不應時峙嚴橋畔船辭
拄吟水觀遊花發枝
送鮑賓甫
近年詩友東西去贈子驪駒愧不多古柳渡頭音調
別滄浪聞處夜深歌
請推𢼸住水陸院
牢官不官僧閑事此秀甫能総未親說以遺緣耿長

老遠回住院且由身
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心開誤比游絲轉境勝空疑蜀餞流我亦輸君闆早
覺醉吟都縣句中收
送別李毅高宣教
堪嘆媯皇六葉孫直將豪武蓋諸昆黃金散盡身如
寄閒看春風白下門
送黃巖二陳秀才
一雙璞玉稟天和逑向東州就琢磨特得來無痕纇
相莫言功用不須多
建會昌橋
十里滄浪絕岸遙幽人行處有誰招幸無車馬妨來



往買斷寒蔬取意挑
蔡良甫觀頤堂
觀頤有二義士窮在下安分内足而不希非意之
獲斂躬退守而不顧因人之榮所謂觀其自養也
蔡君近之
不多花卉春長在粗有田園歲自豐爲問靈龜千歲
訣此中風味許誰同
章仙姑
栢水爲粮自療饑春江千里正迢迢應知偃鼠歸休
地不在神龍起蟄時
小句送陳粹甫知錄
湯裏舟輕指外沙夾溪詹蔔正催花南風借與迎親

便未離家時已到家

送孫子淵潭州司理

我住瀟湘獄自清因杉蟲蠹雨飄零如今三院更幽寂閑户勘書花滿廳

鄭牢爲鄭全真彼買田以贍其後

鄭生在日常無食身後栖惶又可知郭象有緣天付與蕲祖滿確不言飢

贈通川詩僧肇書記

海潤淮深萬里通吟情浩蕩逐春風却尋斗水龍湫住裁剪雲歷字字工

贈瑞鹿瑩老化緣鑄鐘

寺寺簷花院院鐘誰人肯顧此山中待看窣兜鄜座



囊籠袖跡槌若遠風

寄題業路分與君接知今若肯從微召鐘把

三峯乞與君太宗賜陳希夷詩也

封侯無例乞名山只許幽人獨占閑若會當時與君意林泉合在市朝間

直南正埭三奇峯更着東西紫翠中面面欄干太親切要看烟雨卷空濛

寄題駱子高解元蝸室

須知兩角怒蛙升即是千尋鯨鳳鳴滄海定知伸縮處君看黃潦漫觥盈

薛嚴州挽詞

瘴雨蠻烟盡掃清釣臺方軌淨無麻姓隣獨在滄江

上不許朱幡更一登

送胡彦思

秋早無春處處祈微茫欲雨又還非放行恰值此時別不到爲霖不肯歸

贈蔣知縣

穩絆芒鞋盡室行何曾道吏向前迎存稱儘問深深意只此能存不用名

繼貢應誇作賦奇無牛也復詠周詩長官況自清如水説與邦人共展眉

贈孫十五道人

將軍橋畔女仙家年與鍾馗宴與花欲度世人無妙訣柢長留日住簷牙



送王宗卿

米多穰少實豈蓬蓬吐雙花參五變別有羽家呈瑞處饒羅黃菊向人明

久遠曾閔膝前笏翻得韓黄卷外裘但使親年多過百人間一品未爲高

題方武成詩卷

聞説甫中方左□年登二十便長吟鬼神送與天成句不道愁多嘔出心

自古詩人高遠處看君涉步邁前峯謾呼賈島爲同杜莫道陶潛是別宗

送惠縣丞歸陽義

三嶺描成翠骨堆一川畫繡徘徊三年塵土無人

識山水虛聞與喚回
我在水心南岸村尋常風景不堪論等於天壤中間
住草辟花迷共記存
送呂子陽二絕
七峯斜轉斗光寒千仞飛來雁影寬生怕被君題寫
盡更流風景後來看
好花移買自憐貧浪葉空多未許春放出江邊無數
橘半黃半綠惱騷人
徐師皇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徐照名齊賈浪仙未多詩卷少人看惜錢憐貴不催
買忽
林要倍難
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予
錢昇之
彈丸舊是吟邊物珠走錢流義自通認得徐家生活
句新來欄與諦詩窮
渡浙江
晚霞銷盡月明鈎萬頃無風一水浮長怕舟師深擊
楫自令洄洑起中流
遊衢州府園
破凝庵裏押衙石塵外堂中急就章猶有春風爲披
拂看人歌舞過殘陽
再過雲庵
冢冢夜角難禁夜滑滑山鷄只記昏風景不隨人老
大蒼松無語對脩筠

次王道夫舟中韻三首
鷗鷺收聲避鶺鴒田家蕎麥已知秋西湖風物無人
共時有跳魚入過舟
棄弓藏樂心肝盡枝劍論功自昔豪鳴鳥不聞千仞
遠搏風鵬隼頗能高
舊讀賡歌追小雅近看羽檄過西京中興文字須公
等容我春山帶犢耕
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詩三首
衰衰紅塵五月留來時落木不勝秋只今春事濃如
許萬里滄浪又一舟
魚龍遠避水光浮草木愁長山意豪獨立和風清宿
酒晚雲收盡月痕高
潘君狂甚詩能古葉子文高世莫驚何處有田求二
頃向來三月決歸耕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八

章貢 黎諒 編集

## 記

###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樂清之山東則鴈蕩西則白石舟行至上水陸見巨石冠於崖首勢甚壯偉去之尚數十里外險絕有奇致其山麓漫平泝泉沂流多香草大木陸地尤美客之者黃鐵二家累世不貧以文義自篤爲秀士北山有小學舍余少所講習之地也常泝流上下讀書以忘日月間亦從黃氏父子漁釣高嶼鸕鶿可游者十數有楊翁者善種花余或來說其花必大喜延請無倦間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院僧擇聲善辭義充從岳文捷皆黃氏子終老不出戶而從岳又以其兄子仲參爲子余時雖尚少見其能佩然自得於山谷之間未嘗不歎其風俗之淳而記其泉石之美旣去而不能忘也蓋天下之俗往往皆如是使爲上者知冒之以道而不以偏駁之政亂之則以余所聞於古人之治何不可致之有哉他日仲參忽來謁余叙其所以爲別者蓋已十五六年矣問其舊人則擇聲義充從岳文捷皆死矣其他老人多無在者楊翁者亦已死而草木衰謝不復可識因相對感喟久之問其院之興廢則曰門廡殿堂庫湢之室昔以毀而缺者今粗具獨轉經藏至蠶閣壁像設精嚴殆爲一院之極此今之所創而昔之所無也於是仲參請曰此經藏者先人以垂死之言命余繼其學而爲之者也雖不敢有其勞亦無廢於先人之命以公昔之所嘗游而今問之之悉也盍爲我記焉余旣嘉其以成先志爲孝而重其中故舊之請且因可以記余之所不忘者故不得辭問其院之始末則曰始建於唐之龍紀爲廣教集雲而今名淨慧者大中祥符之所錫也其在政和嘗易爲道士之觀而後還爲院旣還而睦州盜起焚於宣和之三年而淳熙三年十一月朔則此藏之始建也八年十一月

### 江陵府修城記

太原閻公治江陵始至與將佐行視新城壁及戍守之具曰美哉丞相衛國趙公之所爲也公蒞荊六年不踰令暴興簡繼細苛壹於無事盡心是邦保障是急淤大力難愛集兹緒卒有功備爲方鎮首家賂吏用書法舉爲而公弗命故無記者將何以昭丞相之勤又荊人之思慕實受任代公其無泯缺之懼旣乃謂其子以謀議名官記子職也始江陵息靖康之難伐茭蘆逐虎豹四招流民重立坊市垂五十載漸還故初惟城朽敗日甚毁垣頹塹莫補負績驢馬之馱可徑門閾之闔不楔也前後守者以役衆費廣不敢有意至言羅郭無用繞葺子州可矣人苟其居不自顧必　朝廷患之令都副統制總領錢糧共修築之改安撫使不得預議久不決趙公聞而歎曰郡守號稱專城近制仍提督修城今將修江陵而帥守不預非法意也遂具爲奏且合他司固請　詔許焉錢二十

五萬貫米四萬石皆從中下役以江陵鄂州駐劄之
兵佐以鄉府之義勇趙公杖屨日出城上以勸勞之
始於淳熙十二年九月成於十三年七月爲塼城二
十一里樓櫓戰棚之屋一千三間浚隍池絵甬道備
凡扞禦器械之用然後江陵之人更門益宅早卧而
晏起四方之來者驚其高墉崇雉巋然於長川大陂
廣野之中環城以騁登樓而望知其跨江北連襄沔
莫不慨然思憑國威而壯戍守也　天子遣趙公金
紫光祿大夫以寵襃之孟軻論高城深池之利不如
人和蓋先治其城郭者乃諸侯郡守之常政爾其後
吏慢因循以爲幸其人之知輯可以坐鎮何必殫財
動衆以新無用之城壘及變故起於倉猝則雖有堯
舜之民不能以自保此　明主之所鑒也
至尊壽皇聖帝順天從時不輕試征伐自淮南至京
以西數千里險害之地皆特使將軍城之州縣主給
朝會而已獨江陵爲後而趙公嘗相　天子知
上意因力以請然則閻公之欲記豈獨以明趙公之
績哉所以示　壽皇聖帝之規烈使臣子不敢忘也
趙公名雄爲右丞相去江陵而判其鄉資州閻公名
蒼舒爲吏部侍郎待制龍圖閣其繼趙公自漢中徙
焉紹熙元年八月二十日

## 漢陽軍新修學記

古之言曰一道德同風俗風俗之難同也以其陋而
遠雖道德大備之世莫或齊爲江漢蠻荊之雜爾自
虞夏將治之略於中國惟周以增累仁義化行南服
至能使江沱之媵躬無怨之勞漢廣之女息游者之
思歌於正風號登太平矣然而國別土斷卒無卓然
以忠哲志義之材自成者及楚用其民縱横吞滅君
臣暴詐之行著於春秋久而孫卿屈原之徒議論風
旨爲天下師則怨峽之顛絶沔之涯蘭芷芳潔寶璐
照耀而楚之文詞晉盛矣是其昔之和平專壹秉內
性之理義有合於風雅者或不自知其善也而悲憤
剽約邪外巧之卉木逆變風雅而爲麗淫者亦不自
悟其失也商習遷改常性爽越千載之後然爲楚人
之材嗟夫周道之備也江漢之民雖觀感其善性而
未能成材逮王澤之衰也反沉溺於荊楚之習而不
克自振可不哀歟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冊
以輔人主取貴仕而江漢蓋鮮稱焉豈其性與習俱
失之哉漢陽昔鄖子也以遺音求之正召南漢廣之
地岸南即鄂州今之巨鎮王師所屯通關大衢商賈
之會物貨之交也漢陽獨力漁勤稼不以走集逐利
相夸詡士大夫以其俗靜而樸往往捨鄂來居焉軍
學地卑下先時江暴漲南湖不泄洄洑停積摧剝墊
壞知軍事吳興皇甫焕築而隆之盡撤舊屋更起新
宮既成而堂廡崇崇百楹相扶牆壁外周赤白炳明
侯使請記於余於是東平鞏豐實爲學官夫以鞏君
之博敏達於教皇甫侯之聰明辨於政爲是役也不
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使其考正古今之俗

因野夫貧女之常性而與其俊秀豪傑之思一其趣向導其師友畜其聞知廣其倫類極夫先王道德之正文獻淵源之遠而一歸于性命之粹其規成局之士蕪幾乎何必爲楚人之材也千載之習固不足以亂之矣若夫利祿之學技藝之文口耳教導媚世希寵斯又在孫卿屈宋之下爾非所以媿也故爲記之以答其人紹熙元年十月

## 覺齋記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不素具而常存乎其於人也豈不均賦而無偏乎然而無色無形無對無待其於是人也必顯然獨悟必眇然特見其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必有出於見聞覺知之外者焉不如是者不足以得之古之人其養是覺也何道將非一趨於問學而不變乎將非責難於師友而不息乎將非先義而後利乎將非篤於所以自爲而不苟於所以爲人乎是其得之也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紀取極於是矣余觀三代之後世遠俗壞士以利害得喪爲準的雜揉其思慮紛汩其聰明以求參乎人情違順之間喜相甄也怒相寃也隨錮其公共者使之狹小闔闢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爲廣大也於時獨悟特見之士覺於道而違於世昏然爲天下大迷悲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怵一人之所覺其所謂問學師友之序義利人己之辨常患乎乍存乍亡若起若滅方與世俗交鬬而未已也然則理雖常存而覺之者病矣及其甚也異端之說至於中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違乎世俗舉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顛錯漫汗而謂之破巢窟頽弛放散而謂之得本心以愚求眞以蠱合妙而卒歸之於無有是又大異矣然其知是也其覺是也亦必顯然獨悟亦必眇然特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亦必有出於見聞覺知而後可士徒厭夫雜揉紛汩之爲已累也遂捨而求之者十八九矣嗚呼聰明固無紛汩而正矣思慮固無雜揉而壹矣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以世俗之覺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其不缺而常存者其不隱乎是故今士之於道有二難焉華陽范東叔名燕居之齋曰覺使余記之蓋東叔之致其知深矣故以余之所疑質焉紹熙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 煙霏樓記

煙霏樓者本西樓也太守仲并更名之余自湖口渡江泝淮北上至王潼洲燒葦夜行投宿民舍逆明道上卑夫與牙兵相詈擊慰謝之然後肯去踐小楊湖一步數陷所過空隄絶岸敗蘆衰莽而已入濯港乃見黃梅諸峯雄秀可喜而百餘里之間碎坡叢岫靡迤連接淺泉細石經絡田畔則斬之土無不闢而居者相望矣然而州無城堞市無壅肆屋無樓觀佳卉

良木不植公私一切簡陋四方之集徒者以撤誕苟且爲生促具衣食則止其於絶埃煩近清孫理蔬荒致殘好居高覽遠以遂其生之樂非惟不能亦未之知也故郡之酒甓見山與超然觀之廢址不敞則偪景蔽而意昏皆不足以與煙霏者直通判廳之西其下中洲隱士李之翰所居稍有水竹花石之勝四旁廬宅以寛且遠不見甚陋鷗鷺之羽鷄犬之聲飛走喧寂各會其性林樊閒錯晚靄西去對靈虬馬下等山拱揖賓伏晴日暮天地之氣迭爲降升登之者亦如在吳越綺麗之鄉湖湘清幽之濱使吟者忘句而飲者忘酒也蓋一州之觀無以過此夫蘄山澤之聚淮之名城也豈其天趣不足哉特地方有未盡爾以余之不肖忝長吏於是不能疏滌其陋以安利之徒呂擇其美以自縱也豈古人所謂富而教之者乎額令之吏有不可以此責者故記其説以遺通判事宋君侯刻之樓上使蘄之人能盡其性之德以爲材盡其地之力以爲利生殖遂長而英發器用堅貿而又成知歸之樂公劉之芮鞫淇奥之君子亦欲其知自遨游者始也紹熙三年正月四日

李氏中洲記

君隱約於蘄久矣在城西中洲依水爲圃蔬蓏而宅無所燕館不崇珍臺其間蹊隧僅通而已春陽開舒以有敷榮肇斂氣慘不敢摧落四時之序略備而已蘄人以其居而安游而樂因即而名之歟夫定序皆曰中洲不斥言也君之可稱有二焉世之豪傑特起之士豈不正其性命之情哉然而氣血之偏使常制其中和利欲之交習常行於理義終也則勢力之高下爲進退歲月之壯老爲盛衰覬貺未忘而身又踰之何歟蓋君於氣血利欲之難先盡矣遺世以順照物以哲故能養心於内不暴於外屈伸俯仰有以自信雖薄滋味簡服用約居處類然得老而可樂之實常在矣一也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爲異教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要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别異而又自同於佛者皆不足以兩明而學失之略也君始學於佛旣悟其説然後歸而求之聖人之道有是乎無是乎反論類者易知合性命者難辨於是益得其所以不同者故其修身敎人出於仁義道德之本統而知入德之有門矣二也不留於技而能已足者士之常道也不分於用而能已成者士之常識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貴也不求仁則失其所以爲人求仁而不得其所以爲仁不可止也古之人捨一世之所重以求其所謂仁者後之人求一世之所重以棄其所謂仁者夫重與輕不先審而以其所棄者爲所求人與已不先察而以其所競者爲所樂可乎不可也此君之所以爲稀幾而余之所以媿君也君已七十中洲之上木老花殘不復討惜所察將益暨所進將益深不惰不昏以俟天命嗚呼余之媿君未已也李氏名之翰字周翰

## 司馬温公祠堂記

公河内人生於洸州因以爲名紹熙三年太守王侯聞詩改祠公郡東堂光邊遠極陋民之智識不足於耕桑而何暇知公之仁雖然公自元祐以來由京師達四方家繪其像飲食皆祝非必師友士大夫能敬公而已公之鄉已不得見因其嘗生也表爲尊顯以明尚賢治民之本首此侯之志歟自王迹泯而聖賢之德業不著士負所有而就功名以爲凡用世操術少將有異於人而後可故或詭譎其身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乘隅失朴拙稱任重跌宕爲豪英實學多廢講之有力先從後畔自許知權其謬於情性倫理固亦多悔而猶強枝堅忍以冀其成者蓋道德衰而流俗驅率之然矣公子弟力學進士起家州佐從辟官使承事猶常人爾充實積久而薄夫畏其潔高士則其操儒先宗其學去就爲法故步趨中繩墨用捨進退關乎民心爲宋元臣至於深衣幅巾退然山澤之間誠意至義不敢加一家於嬰兒下走而同其吉凶憂樂之變豈以殊特自許謂當離類絕倫與人異趣者哉若夫比孟伊呂配擬經訓使人主降屈體貌自以聖人復出及其造事改法衆所不向天下大擾而公以身爭之稍還其舊以便民小人比而忌公遂納善士於朋黨而指公爲魁傑追斥崖上刻名堅石播之外朝士皆蹙蹙滅迹同族廢錮當是時天象錯戾碑首仆裂其後女真入中國海内横流余讀實錄至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詔贈公太師未嘗不慼憤涕落也蓋是非邪正久鬱不伸至使夷狄篤禍以明之而後止然則公獨夫之力豈能動天而天人之際何其可畏若是哉余是以因侯之作併論次以明聖賢之德業不在彼而在此也

## 六安縣新學記

六安皐陶故國亡後四百餘年而英布與項羽滅秦又助漢畔楚爲王其地云孔子叙書列古聖人堯舜而皐陶四人而已余嘗疑堯舜既垂治法而知人安民尚猶難之則使後世何以取中焉夫盡其身之聰明遇事成理而於性無所失豈非聖人之德人理之正哉然而以質獨就者常遠於性以材特見者常離於身蓋其理誤其德薄而非天下之材矣今也將合天下而定常道則患無聖人者嗚呼堯舜之難不其然乎自皐陶開天德之品與九德之教以成天下之材非天下無聖人之患而患無是質與材也果誠有之雖若使近雖若使親因之勿發也就之勿更也翕異爲同會以爲多續短爲長其家邦也各又爾其采事也説動爾故教德之方自皐陶始能治天下以常道能起天下以多材禹湯遵之至于成周不然則有偏無救然爲天之棄德而堯舜之難常在也至後世之學乃以充備盛德爲聖人廢其材更其質一施天下之智愚賢不肖必至於道而後用之是何其與皐陶異指邪將後世固美於教而皐陶未之及邪余不

得而知也及英布書一夫雄鼓事至微末則自司馬遷以下皆喜稱之道之升降又重可歎已會稽陸子虞為六安令新立學日取賣酒錢一千餵諸生懼且去不繼則食絕學壞也來請記余嘗以公事自巢父許由所居北行淤淮望潁水西入梅林沙高百餘里中山四合如積綺繡南下蘄舒所謂四五祖灊天柱峯信乎名山哉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皐陶氏欲至其處不可得夫九德若皐陶所以教學之所以始也故書遺陸君使刻于石紹興五年二月

## 績溪縣新開塘記

田于山谷踰高逗深墝埆築壘而堨引其泉流以潤澤之有所不及益鑿為塘儲雨以待旹之聚民於此者擇其水土之利固已詳矣若夫計田而擬量畝而浚必使水無不足而不以雨暘之節聽於天時有水旱而田無高下皆欲為樂歲人之願雖然而人之事不能盡然也民嗇稅輸而與官較尺寸之旱常以報聞則訟牒煩而詐偽起績溪之民無善俗矣王君木叔宰是縣之始行視民田驗其水利之近遠堨塘之有無而知所以豐荒之故曰凡不得水者當別開塘注田爾農不可曰田狹吾安能壞見田又刻時與力創為之耶敎之再三猶不聽木叔曰是不足告語其治縣節縮稍得餘錢遂請於監司買民田使為之古跡之廢併修之塘之所須牌樁木石皆買與之工食之不足者頗助之畢二年為新塘六十八堨六買田有自畝三十至六十步出錢有自緡二百三十以上至千文歛田有自畝二千至三[illegible]然後績溪之田無不得水紹興五年縣民始不以旱報官而歲全熟美矣木叔之治民又詳矣哉古之長民者示之以意其次為條教其次號令之最下者撻罰驅勇之意之難從久矣若木叔知計田堀塘為民利以條教告之以號令使之而已民有不聽撻罰之爾夫將以利之而已雖或撻罰之未過也今木叔以條教號令為不能撻罰之又不可故為之買田堀之又為之買擬樁木石與之工食助之如父母待驕子然或曰非常道木叔委曲以就其民爾夫委曲以就其民而可以利之雖非常道斯謂之仁矣績溪之民忘之可乎不忘未之計廢墜之可乎木叔名柟永嘉人也慶元元年五月二十日

##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士患不賢與無德賢有德矣進而至公卿之位則為其事不至者世以為有命焉夫賢有德豈必為公卿哉孟子稱禹稷與顏回同道當其時蓋已有流俗之論而孟子言之如此悲夫宜以貧賤不如富貴此流俗之細爾猶不病德也至謂賢而賤終不如賢而貴有德而富猶過於有德而貧以夫區區自為輕重轉訛習陋而使天下言賢有德者必將兼出於富貴而後止則流俗之為害大矣然則以不至公卿為命者是畏貧賤而樂富貴非命之正也故太子詹事龍圖

閣學士王公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秦檜死首開
直道對策　高宗擢上第　孝宗初力請復讎不
合連守外州自紹興庚辰至乾道辛卯公名節爲世
第一士無不趨下風者有錢公堯卿字德載賈公如
規字元範公同邑士也與公親友而年輩稍前於公
錢公孝悌醇行爲善如嗜欲賈公惻怛長者恩貧恤
孤皆不及仕然邑人高此二公雖天下獨知樂清有
王公而邑人以爲此二公固亦其地之所有也嗟是
民也而賢有德者得爲士民者不能相治也故士得
爲公卿民得盡爲士而士不得盡爲公卿也烏得以
有司之所別異而異三公者乎使王公之用能退而
不愧二公二公之處能不愧其身此邑人所以推尊
之意彼區區者無預也雖然有一焉民得盡爲士也
而不盡爲士士不得盡爲公卿也而非賢有德者爲
公卿身之所以自修非修其身者不能知而有司之
所別異者戶號而目熟之也悲夫此流俗之害所以
或細或大而終不可息歟始邑既祠王公于學又以
爲學之再興錢公賈公嘗有力其併祠賈而遺錢者
吏失之也王公之子吏部郎聞詩乃言於州列祠三
公以年之先後爲次余奏司封所爲且俱習三家子
孫故爲之論孟子大指爲記因以審考流俗之趣好
就當否云慶元元年六月

## 醉樂亭記

因城郭之近必有臨望之美爲其人燕游往來之地
所以合衆紀時消煩娛憂豈天固設之哉永嘉多大
山在州西者獨細而秀十數峯內轉自爲拱揖高不
踰尋下亦凝止陰陽附從向背以情水至城西南闊
千尺自峙巖嶺灣港綠野新橋陂蕩縱橫舟艇各出
菱蓮中櫂歌相應和已而皆會於思遠樓下士人以
山水所到斯吉祥也益深其庵百金一藏賦匠施僧
什龍交植歲時寒食丈夫絜巾襪女子新髻珥掃冢
而祭相與爲邀嬉城內外無居人焉故西山之遊爲
最著雖然地狹而專民多而貧外有龍袪都雅之形
其實無名園傑樹尤花異木遊者雖心競不相下然
或舉債移質爲畢事而已固不能鬭珍麗窮水陸也
守長不察曰億侈甚矣貪者所窺其恭令罷之以遷
捕以酒奪其笑語械繫纏縛破產納錢不如是搉利
不數倍嗟夫以宴嬉奢求一日之樂而貽終年之憂
不變者何也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宣城孫公爲郡之
初訪民俗之所安而知其故至清明節始罷搉酤禁
縱民自飲又明年宅西山之中作新亭以休遊者名
曰醉樂取昔人醉能同其樂之義孫公性不喜飲其
政不專爲寬蓋通民之願而務得其情如此亭成而
民歌樂之嘗是時四鄰水旱不常而永嘉獨屢熟豈
天亦以其人之和者應之歟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
佚游使從其教御民之醉飽使歸於德何者上無所
利以病民也及其後也因民之自游而爲之禁招民
以醉而盡其利民猶有不得游且醉則其賴於生

者曰已薄而人之類可哀也已故余記公之事既以賢於今之所謂病民者而推公之志又將進於古之所謂治民者也紹熙五年五月

## 金壇縣重建學記

致學莫要於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處之義使己立而物不病可以達於道矣孟子謂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師也以孟子之言考之伯夷以為人不盡如己而己不可以苟用故必不用以伸己柳下惠不然以為人固不盡如己而己亦不必志於不用故或用或不用以伸物夫二人之高卑皆過矣推其於人己之分豫辨而所以處之素審故雖高而不傷物雖卑而不喪己也又以孔子之言考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學之至極雖降志辱身而言誠能中倫行誠能中慮則亦不以其身為私己也況於不傷物而不有其高不喪己而無歪於卑其於人己之分尤豫辨所以處之尤素審一於恕而已矣義成羣聖賢之道而制行定率性盡習而教法明用則自我而行可也不用則斂藏以特也此孔氏之所以學而顏孟皆傳之古今之義理準焉雖更燔滅叢亂而傳注終不能汨異說終不能迷也然則後之學孔氏何嘗哉發其所傳可與言學之方歟簡傳注闕異說可與言道之序歟若夫人己之分未豫辨而以散其所傳者雜加之所以處之未素審而以簡傳注闕異說者徒速之成己不恕而成物不恕是故高則傷物而卑則喪己此非孔氏之學使然也奉議郎李棨知金壇縣改舊學陋大為學宮請前襄陽司理參軍路甫主教後學之請余記其大意昔太伯季札蓄德於己不較於物紛紛然就之不足己沖然自靖有餘也澹臺滅明行不游徑非公事不出戶言偃以為得人古人之行雖殊學雖有淺深高下然未有不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以處之者矣史稱子游吳人也而澹臺子羽蓋嘗從弟子南游至江方吳與越迭興至漢魏以後京口常為江南必爭之地其人以智詐勇力擅名於時而古人之遺風餘教無聞焉何也今將因其地俗而教之以祿利則所學者固科舉之華藻爾若將教之以道則必自發其所傳始必自簡傳注闕異說始嗟夫去古遠而師友不明余上考太伯夷惠下參季札子游子羽所之於孔氏以為人己之分當豫辨所以處之當素審也蓋庶幾云爾慶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沈氏營竹堂記

瑞安盤眾瀛合而北湖背市遠人山水閑美游者恨不得居而久也沈君體仁始治園號廣莊以接清流累土以抗峻峯緣其四旁互為嶔巇植花棣石綿日累月衣食所餘輒具焉然後遂客有亭延月有臺群梅露菊草木之奇品莫不貫序以先後登室最大曰營竹之堂沈君為詩十章聞者皆和之而北湖之勝遂誇一時君閒求記於余且自叙曰人之所欲覽廣游觀而已君子則以義安其身者也我祖高曾被忠

信服程學會西入關比走洛師友天下之有道者洮氏之爲儒百年矣暨我不肖不敢墜先緒以有此也昔唐人杜甫詠詩稱權勢不如宗族故堂之前自生竹後自生萱言宅舍之荒落而非其族不游也淘米不能渾其水刈葵不能傷其根言飲食之疏薄而非其族不飽也噫貧猶可況少有者故我過而爲此所以合族人於堂共喜樂於園也非崇游而飾觀也予其爲我發焉夫隨耳目之願於無窮人之常爾至游觀之力不能足則無不厭也今君茲游觀已成之利矣反以耳目之玩爲可薄乎古之人惟顔子知自脩天地萬物之道其陋巷飲水知寄治爲聖賢之要同而行不同也故或登東山登泰山歎逝川樂山以爲仁樂水以爲智若此豈異人乃孔子也游觀之術進矣大而高丘大澤放蕩獨往小亦幽花叢薄脩歌自命此文臣才士之所以逞其瞻逸雄豪放臣逐子之所以平其鬱紆悲憂也累世之業畢未有抑此而不揚者也又可陋乎若夫流連其耳目役使其財力以游觀之術資其人而身不獲爲此師曠所謂晉平公不足以聽之者爾然則君之爲此堂也既以合宗族同養其知乎而又發舒心思持致其高潔亦可矣余故因君之自敘稍推進之使知游觀之義未嘗疑也

慶元三年七月

石洞書院記

東陽郭君欽止作書院於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也初洞深複無行徑薪者給採而已君始以意疏治益前阻崖壁衆不知所爲欽止君逼視其罅過聞水聲出空中曰噫是也蓋鑿崖百步梯級而後進土開谷明俄若異境稍復采入賽於曠平則石之高翔俯躍而竹堅木瘦皆衣被於其上水之飛湍瀑流而蕉紅蒲綠皆浸灌於其下渾簡之羅折阿積之攲奕以亭以宇可釣可奕巧智所欲集皆不謀而先成君又蒔茂密以崇其幽植芳妍以絢其陽左右回勢彼此回薄而山之向背曲折陰晴早暮姿態備矣君甚樂之以爲山水之美千載而潛譬猶璧隋珠棄於外而韞於中其一日忽彰何異武陵天台顯於今而閟於昔也既而歎曰吾寒生也地之偶出於吾廬非賜余者吾其可自泰而游將使子孫勤而學於斯學其可以尋益使鄉里之秀並焉於是度爲書院禮名士主其學徒家之藏書以實之儲洞之田爲書院之食而斥洞之山爲書院之山示郭氏不敢有也君既卒諸子修之不廢而津請余爲記嗟夫郭君遠矣以學易游而不以物樂孳其身以衆合獨而不以地勝私其家也自君之爲是至今五十年成之之難傳之之久也游之興廢家之盛衰占焉學之興廢人之盛衰占焉學不待地也螢燈雪壁苟取尺寸而聖賢之業可成矣學以知意爲始以盡力爲終今夫悉其聰明傳之文字詠已造於性命淺亦重於科舉而不能知其意則猶爲無所始也將何以終之乎君之子孫與

其鄉人必勉之使之號雲巖挹泉凝心形潔清以始終其學而卓異豪傑之材出焉然則學雖不待夫地而地固有待夫學也慶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時齋記

余與巴西李公君亮同館同年相善也公間語余使私之室時齋圖以示余請記之問所以名時何也公曰在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歟非耶余方謙讓期南不果作比又道過錢塘公由太史乞守眉矣又不果後十餘年余召自溫陵而公以少司空入侍迎余而笑曰可得記否余懷先人又辭不果其明年公自乞帥瀘以歸又明年乃貽書曰願卒記之時之為用大矣發生於朽敗之餘流行於缺蝕之後天地雖人物之主而不自為一皆聽命於時而已所與不能奪所發莫之與也故物無不作媚取好求必於時者而況於人擇奇而用智爭險以賈力禍患壓而不悔血氣衰而未已惟恐時之去已也時常運而無息萬物與人亦皆動而不止易雖因事以明隨時之義然終不能盡其變通而古今憧憧更起迭仆知機發輪轉而不得停也可不哀歟惟艮以息為象時雖運而必息人以止為本道必止而後行孔氏以為君子宜取節焉是其義以止明行而非以行明行以靜犯動而非以動犯動也時所同趨將趨而不返利所共攫將并而不進榮寵飽饜矣祿位酣羨矣而有甘澹泊安卑辱以自終其身者大則範世紀俗小則委已順命蓋時且行之而吾固止之物方動之而吾卒靜之也故能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此豈背於利害之情而以時自違者哉君亮性退而行沖曲肱一榻冰雪枯槁不與物對而山川草木無不自得入備顧問出守方鎮天下之言靜止者皆歸焉蓋公既有進於斯而余亦以自警也開禧一年二月

溫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始開元寺屋以里數門閣高百三十尺旁翼二臺千佛閣在其後高又過之鐘梵隔雲雨欄檻羅網階陛門戶夸耀甚不獨為一郡巨麗也於時永嘉至辟陋顯官富民之居僅留而入貯藏好贈不貫於錢而奉佛若此余頗記僧清了者來所過空聚落迎拜金帛之獻舟街輿屬以先至為幸造寺洪流中不日月而成蓋薄其家而厚佛僧自唐以來迄於渡江其俗然矣紹興庚申歲火延燒開元皆盡其僧感憤激發誓以復起死則後至繼之然自是人益以施為難烏集其門則睨撗出漫不酬對有終不捐一錢者辛苦勸一甲子猶未悉就已就者歷崇之度與切寺相百也所謂千佛閣者居廣費為之賚贈智得者能誦說倍所信愛施之差易積至三千萬斤斤不絕聲十年方之昔為監視今華敞矣頹弛釋老舍兵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十不能與一二也何論復舊哉雖然余觀今之為生者土以寸闢稻以參種水壓而岸附壠削而平衍一州之壤日以狹矣異木別草爭植於園

僞椽旅宇角勝於家飾衣弁服交貨於市四民之用日以侈矣然則以昔之學佛者而自與情之所役抑異以安恬退爽而進華又義之所出也雖然特尤夫先王之道而一由於至順則固不以吝於人者爲已利損於外者爲家侈然後富教而德正禮辨而俗樸此三代之上所以爲治道一而義理明也故余因賢之請併今昔之變紀焉嘉定元年九月

## 宿覺菴記

玄覺師歌詩數十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稜鈔疏之煩自立證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勇決不累於生死蓋人傑也既歿六百年學者載之不衰所居山延袤十里有江月松風之勝依而寺者十數余亦在其下苦疾痼非人事酬答不妄出也日錢磻本然蜀人居覺圓請登焉則山已入貴家所存二三而已枯荼敗草身鼻亂石中余慨然憐之爲於絕景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上人但稱淨光故重述舊事題曰宿覺使覺主之稍種竹樹有所避隱出沒以爲風雨晦明之地而時與坊增巷友遊居其間以招來其徒冀遇如覺者嗚呼余老矣病而力不給惰而志不進豈非不復知以古人自期而遯沉汩沒於異方之學者哉蓋世有畏日暮疾走猖狂而迷惑者然猶反顧不已余之記此既以自警而又以自笑也嘉定二年二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九

#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　前集

記　章貢黎諒編集

## 龜山楊先生祠堂記

賢者之世漸遠而漸微或微而遂絕可歎也已若夫好賢者不然雖遠而不衰愈遠而愈隆也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然則微者可望以復與絕者可恃以復續是在後之人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於時相去既千五百年而其言如此雖然以二人之德而使其後不傳豈惟臧文仲哀之雖遠而萬世愈遠而無窮猶且哀之也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力行二程之道熙王氏邪說節高而安行峻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可謂賢矣卒於紹興丙辰七十餘年而無仕者微不自業至賣其宅去絕幾何可不悲夫其四世孫子復病之爭與紛然太守余景瞻曰非也有同治此不過用交易法爾安能空手以得吾以義長民者也子姑聽乎自景瞻至郡有例卷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楊氏將樂更寇亂民居皆役起盜敬公之名故楊氏舊廬獨存然屋老且敗景瞻又修補其漏缺特立門巷黑白絢好矣觀子復尚無所衣食則又職於學官以廩之楊公有筆藁史論一編景瞻尤惜之曰是將爲好事者奪去則肖公像於留并藏其書歲遣官祭祠然後出陳之焉嗚呼其爲楊氏慮悉矣微者可與也絕者可續也斯弗滅矣異時景瞻明銳果敢是非

賢否立見其守延平乃更詳樸曲折野人有訟呼業前兒女語之収斂鋒鍔以立綱目晝勤夜思各就紀序今夫事之可爲如楊公者衆而或未之爲也然則雖其未入於景贍職業之内者余亦不欲其出於景贍思慮之外矣故余之願景贍非獨以其能好賢而已也嘉定二年四月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自前世鄉村以分地撲酒有課利買名淨利錢恣民增錢奪買或賣不及則爲敗缺而當停閉雖當停閉而錢自若官督輸不貸民無高下枚户而償雖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東提舉司言温州平陽縣言縣之鄉村坊店二十五當停閉二十一有坊店之名而無其處舊傳自宣和時則然錢之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冊於縣月取歲足無敢蹉跌保正賦歛户不實杯盂之酤嚚任之酸強家幸免浮細受害窮山入雲絶少醉者鞭撻催耕抑配白納而永嘉至有等益而起反踰正税斯又甚矣且縣人無沉涸之失而受敗缺之咎十百零碎承催乾没闘門逃避擾及鍋釜子孫不息愁苦不止惟垂裁哀頗加救助伏見近造僞會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餘發寺亦有殘田謂宜賜縣就用禾利粗足相直補青冊之缺釋欽户之負不勝大願於是 朝廷惻然許之命既布一縣無不歌舞贊歎以紀 上恩夫坊場之有敗缺州縣通患也今平陽獨以使者一言去百年之疾然則昔所謂莫能救者豈未之思歟某聞仁人視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當之審擇其利常與事稱療之有方予之有名不以高論發務不以空意妨實然後舉措可明於 朝廷而惠澤可出於 君上此其所以法不撤而民不窮也疏別其事以請者知縣汪季良也爲季良請且將行其說於他邑者提舉孟植也九月日

瑞安縣重建廳事記

民於令最親也令必有宫室居處合力奉之無難也民聚而多莫如浙東西瑞安非大邑而聚尤多直杉高竹皆叢産複廂穹瓦皆贅列夜行若游其鄉村落若在市廛肩挑背決或赴於今暮往而朝達也是合以奉令之宫室居處愈無難也然余自童子見縣門甚卑狹竇置不常廳屋摧破無立人處棄而即他舍寒暑相抵突令常降氣低色慘戚不恰字民之志落知也夫華於民而儉於令豈其理固然哉豈民姑自營而不顧其令哉抑令僅自保無以得於民哉不然則朔迫會促月銷歲頽而不暇也慶元二年信安留君貫始建門樓後十四年當嘉定庚午嘉興許君興裔知縣事而大廳琴堂始克並立上極旁挾比舊倍差寻基博礎楹桷豐碩民來觀者傾動驚駭忘其百年之陋而以爲今日之瑰傑麗偉竦踊而獨出也嗟夫宫室居處者言之無難而成之豈易哉夫以義則下府上故靈臺之歌樂於始附子牢之朴盡其末力

以仁則上安下故君之經度積累辛苦三載然後集此而猶曰不敢煩民也郭西有觀潮閣遺址平視海門衆山蔥蘢魚龍變怪爲一縣奇特惜乎君既去不及講矣

敬亭後記

初鮑商霖有堂於鴈池河南張思叔命曰敬亭且記之由此名聞天下百餘年亭廢歸薛氏子舒按舊基復作亭刻記其上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爲始故思叔曰敬則實實則虛虛則無事矣以余所聞學有本始如物始生無不稚長爲不可強立也孔子敎顔子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是則復禮者學之始也敎曾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是則敬者德之成也學必始於復禮故治其非禮者而後能復禮復而後能敬所敬者寡而悅者衆矣則謂之無事焉可也未能復禮而遽責以敬內則不悅於己外則不悅於人誠行之則近愚明行之則近偽愚與偽雜則禮散而事益繁安得謂無此敎之失非孔氏本旨也然則何爲曰禮之末復是身固非禮之聚爾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合乎禮者斯就之故其視聽言動必以禮當孔子時禮尚全完勤苦用力皆有條目可見也後世雖禮闕不具然是身之非禮者固常在爾由於己加於人小則紛錯潰亂大則爛漫充斥蓋若白黑一二之不可掩其敢忽乎故非禮則不以視聽言動而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不合乎禮者期去之晝去之夜去之旦忘之夕忘之誠使非禮之豪髮皆盡則所存雖丘山爲殆無往而不中禮也是之謂禮復禮復而敬立矣非強之也因以補思叔之遺爲敬亭後記嘉定四年八月

留耕堂記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余孩稚時聞田野傳誦已識其趣出游四方所至閭巷無不道此相訓切今葛君自得遂取以名堂蓋其詞意質而勸戒深殆非文於言語者所能窺也凡人衣食居處嗜好之須當身而足則所留固狹矣然而念迫於室家莫之贏焉而愛牽於子孫不能業焉四民百藝朝營暮遂各競其力各私其求雖危而終不懼已多而猶不足者以其所留不止於一身故也嗟夫若是則誠不可禁已雖然其留者則必與是心俱彼心不喪術不謬阡陌接谷量山積而隱諸方寸之小無慙焉可也不然則貨雖留而心不足以留也留之家家不能受留之子孫子孫不能守甚至刑禍戮辱水火盜賊俄反顧失之皆是也故廣斂莫如少取多貪莫如寡願有得莫如無爭貨雖不留心足以留也豈惟田野閭巷而士君子何獨不然葛君宅饒數畝無高垣大屋之居桑麻果樹依約可數有二子行稱其文卑躬側發非禮不

勤草衣木食自樂其樂然後知方寸之小爲無窮而所留者異乎人之留也若夫由是以致其用則猶外物也哉

## 上蔡先生祠堂記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酢定夫楊時中立皆爲高第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冉復見也不幸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虜迸逸一死楚一死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年給事中朱震子發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偕偕三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養老毋嘉定五年太守黄㽦子耕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錢米買田宅祠顯道於學在二程後郡人驚異曰自黄太守來他日郡賦之沒於群蠹者一收斂公使之消於妄費者悉減節遂能以其餘興小學作櫺星門增大學生食服有珩璜器有簠簋又設潛火立養濟葬叢殯政通化達生死潤賴此吾等所知也惟上蔡事不可解甚或強笑曰奚不切若是哉夫意有遠近知有難易詩曰烝我髦士近也又曰續古之人遠也與小學近而易知也祠上蔡遠而難解乎道非人不行不行而天地之理不章古今大患也先王比聯閭附而教其人不敢薄也然其致道而成材者幾絕都曠國不一遇焉故尊之貴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之禄位以延之更世千百猶未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智家操乎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己之氣血所勝者爲善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斛子耕之舉者宜曰獨上蔡事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鐘銘於鼎循墻而走其後孔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學禮焉謝氏之困於虜奴久矣子耕既洗沐之列於士大夫安知無達人出復佐二程之道斯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余之不切不愈甚乎

## 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初新安先生朱公爲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時祀公學宫昔孔子既修述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而黄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爲書學者蕩析畔離苟私所受未有傳授詳考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推明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黜而歸壹於孔氏矣姑設禄利歐群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無有知者徒爲短拱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發明孟子不言利爲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雄數稱顏淵慕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玄併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愈本曾參傳尊子思矣憲二千年間萌蘖汎濫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傳採詳考知本統所由而後能標顏曾孟子爲之傳揭大學中庸爲之教語學者必曰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不差而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歟今夫竄傳義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沒踐識而深守正說而偏受交背於一室

之內而不以是心爲戕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辨
於豪釐之微沈潋切而殷勤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
學莫熟於好道莫成於䊸頗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
行莫如誠止莫知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夫佛
疾疢也科舉痒痾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余學去
而宰同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

晉元帝廟記

城隍晉元帝舊祠瓜寄寒寠牲瘦酒薄祝史䊸慢執
吏賓弛不記其王此土也嘉定五年江淮制置使黃
公作新廟於石頭切卞壺有食紀紹配焉公謂壺名
輩後紹當以序列且均晉臣也因徙置廟東房又謂
晉傳四姓常爲中原共主更七八巨寇不害其立非
用材致然耶故設繪事兩廡起周顗迄謝玄二十人
表異之又謂王導謝安獨晉所恃以存也故特像於
廟西房客或顰而詈曰派乎是役也商周之相守終
迓衡是以銘常勒鼎柔從拾侑示其不忘漢唐陋矣
其昧熟盛烈亦紀官爵圖形貌有麒麟雲臺凌煙之
目夸其得意及後子孫忽於念功棄不省錄運去物
改臣主同盡名跡俱泯一杯之土不暇爲謀徒使文
士弄筆於壁編遺簡之餘騷客費吟於殘煙衰草之
外其亦有足哀也建康雖晉都邑千載既遠遂草尤
多尋治城問新亭豈復異時彩髣哉今不惜數畝之
宮褒其賢勞標鐫以倫山川具存楹桷可想行者翼
然如睹太極之題止者洗然如聞廣室之論然則公
之好古非若曾毀秦碑愛其刓缺摧落而已苟有益
於世教以今準昔猶一日也方王敦篡勢已成舉朝
不悟尚安恬自若惟帝視爲腹心之疾決意討除憂
辱遠身忠義散發至子卒殄滅之不然晉亡久矣蓋
過於明斷而無不足也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
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及氣倍勇鎮則拷孺子
弟能破百萬兵矣蓋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二事終
始大節疑史缺評故略著云

爲安縣重修縣學記

昔劉君龜從宰當安頗修學前記云聚錢二百萬不
薄矣未久已漫敝頹障壞級棟扶梁拄岌岌搖動如
坐漏舟中邑人以爲大慚頃歲諸於余將自治之余
曰止政在有司非郊民所敢干也此豈佛老氏室廬
耶又可緩而就乎嘉定四年黃君葵初領縣貫無贏
銖數曰吾其捨撈士之職於學者鄉鄉陳觀大擬賛
曰顙盡力費比昔十四而學復壯好如新成焉凡吏
之品有三上者以學爲吏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
下者尚吏無飾也君始至郎修學視一邑之政無先
於學斯知以學爲吏數世之論吏亦有三上者學成
而能教其次雖未能教而以政養民下者無養豕飼
畜擾之爾君知以學爲吏固不鄙慢其民教與養斯
勉而進歟世之論者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
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顧有甚於人者何也彼
雖知以學爲吏獨物之智識察已之功不深意則以

教且養者學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烏得勉而進哉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於民致治成敗不可預測若但堅數十壁而官舉數十士而飭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飭縣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所養人庶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而學之道所由明也余既嘉君能重學于先故樂爲君繫其勉於學者于後

利涉橋記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鼎叔和爲其知縣楊君言曰橋長千尺籍舟四十欄筒縴索踐其兩旁捆圖後拋訖三十旬斥鐵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途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擔挈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雁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舜渡爭舟傾覆蹴蹋之患既免而并壓之富疆肆煙火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古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始君一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顧子記以爲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言曰橋以未成爲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爲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則一困以待異日之缺尚懼不足雖然縣籍壞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畝弃而步析之更二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尤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思無窮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顧并著之余昨水心久往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外不知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昔鄭國解落整比大効小驗具於春秋至捐一車則天下以爲笑彼濟洧之易視今之難實百倍趙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令人所難不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爲今人所難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爲書余少從叔和兄弟游每爲余言縣直北山與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而返屢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嬉於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涂漢洛沂以詠歌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時爾楊君名圭字國瑞建安人其來黃巖監司固以材辟矣是年六月 日記

台州重建中津橋記

人情欲求逸而物廢與不常成之未幾壞已至矣而況礙竹比板以鬪江潮日陟之阨尺量寸度而當壯來無窮之勢則安得支而久哉故台州始作浮橋十餘年而修者再未二十年遂大壞矣嘉定六年太守俞侯建以爲不可復修也議則造新橋按前記郡以橋爲重事使五縣共之其再修也取財於臨海取木於天台侯不以責縣堅木厚材備工如家高大重密費逾昔數倍既成遺余書曰吏治欲其無病吏術欲

其無煩天下之格言也雖然可以無跡於己不可以無跡於民可以無煩於人不可以無煩於身吾爲是州不敢一日怠肆顧瞻郊垣百堵斸畀錢與券提衡少均而後通今世之至難也吾州既稱平焉獲與稱孫時穀糴復轉雖他郡所未有也吾州又稱覓焉若是者民惟恐其無跡也州道絶東南民須橋如此之戴孩提之背負壤甚則塹且溺吾旦夕去此民之所煩敢不自煩乎故吾橋有記焉使知有跡之爲無跡自煩之能無煩也嗟夫侯之力勤矣不可無述然而以余所聞於古無跡者常治無煩者常術爾不以爲異而記也今星以三周而記是橋者四百年之外千歲之內記凡幾筆橋凡幾成中滓之亭碑無所容而讀不假編矣多而不專無乃爲名之病乎侯曰不然浮者之法有麦人而籌以記者室縱廣肘三十其籌滿焉苟有以利民奚猒其多且後必有考於此時之久近可以驗工之良若會之出入可以較用之少多作之緩急可以知吏之賢否此有志於民者之所求也豈若峴首之爲隘也獨計一身之名而已哉余無以奪其請因併錄其辭

北村記

户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地太半皆水也其爲叢花茂木之蔭狹矣壺壽書院方容卧起而移老堂巨屋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爲崇閎邃宇之居褊矣洲藏者伏深港帳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皆魚鰕之交菱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來絶矣併日却坐分夜獨宿觴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欵乃常在庭除而絲竹鼓鍾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不逾丈具區前臨湖心遠峯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凰吡弁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園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鹵莽而營之苟且而成之始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園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沖約有清識既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拒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矣余嘗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特爲第一其山林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浮止演漾澄瑩紺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蕪蔆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淵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逍遥嘯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今公乃以築園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信州教授廳記

閩上饒志無教授廳豈其缺歟教官解署必與學接

別在城之東於扣請也雖且其處卑下雨庠甚則往來絶夫非其所宜居而居又不足以安缺之是也王君夢龍始至召諸生之長鄭著詩曰今直舍後多美竹盡學地也民賃僦之而昔人弗知改當有待學頹餘錢士得饜餐幸矣然吾不及常與士接則以義理爲饑者教官之責也於是著校鄭漢儒余風分事竭作州與轉運總領亦稍須焉未幾而師友所延家人所燕街通户達公私便之而君尤喜曰是舉也自大官至庶役僨材之節歸地之情無一不順者非人力也余以爲不然教授師也與吏異吏往任師不往教也吏治舍師不謀居也子衿之歌曰縱我不往言師不往教而子不可不來也又曰在城闕兮言師不能捨寂寞而就子子娛戲關而志諸子責之也雖埶而迎北面而事而避正堂以舍可也惰其清屋不毀傷其新木而返可也然則師步守道不妄屈而後能教至於室廬寢處則諸侯國人固嚴教之師不以自累也今吏部接格注擬或特命爲宰差處數千里至終始坐學不敢離局長吏但以虛禮待使上車親迎反在曹掾下所丐乞未有獲者國人父兄則曰是官使教子弟爾舍館未安我何病諸試外訪家塾論山積矣蓋君所爲善者法使之然非古義也君既去縣者楊君應龍又曰我構家背郡一旦往好宅地利近由君德也復自書請余記二君余友也故陳其舉法於今而思義於古當勉之間下可以從善也

## 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湖外俗簡樸畏事而平江喜訟善逃與江浙舊縣比其上風所從來久矣昔王文正公宰是邑民甚愛之生爲奉祠豈非公能以德操其民於平而不以刑迫其民於險歟公時初仕年又極少夫初則涉歷無素少則血氣未定公方嶷然安靜乃若老宦備嘗者質之稟質要當與常人異耶然公既去平江又監潭之銀場通判濠州王禹偁薦其材可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拜獻所爲文然後得直史館知制誥則是不獨長者盛德而又嘗以吏能稱矣其爲民補弊剔蠹鋤其悍頑而興作利政以惠養之意必有風迹可述惜其世遠而不能傳也陋者徒以公爲宰相民所考表甚至遁退舍婉避席亦曰福力使然尤謬妄矣且有功德於其民去而見思雖狼狽困辱尚不忍忘豈待其必爲大官哉不然則彼嘗所臨涖非不多而獲祠於民何其少也嘉定六年永嘉陳君覿任平江令蓋今之平江又異昔者舊訟始決而新爭無窮通賦適償而追斂無已至於版籍府藏一切廢壞君毅於應猝易亂爲整未幾而縣大治則完揭學舍以善道示民公祠故在長慶寺去縣七十九里君患其不足繫民瞻也即學後新立堂祀公邑先大夫皆像於兩傍作四慕詩以風勸之其人跂而竦俛而悟肸蠁感召如公復出亦一時之盛也夫化不可驟而君之歲月不及待其久而成雖然余所謂有風迹可述必

於君取之縣有僕阜連雲二山高踰嵩等稱數反在其下其雲氣異物恍惚有無之間可以戲然而賦矣

## 葉嶺書房記

丙寅歲驛起師北伐余爭論於朝請昇潤江池別募兵急備守補樓船器甲之壞以虞寇至未之許也無幾田侵邊爲虜得鄂倅李奕皇甫斌不任戰而潰中外恐懼遂出余金陵制置江上平陽蔡任子重實發在行數月虜大入淮民避走江南百萬家矣一日傳有胡人三騎牧水濱兩舟蹋岸側城中聞之皆震動吏顧余前不能持紙喟然而歎始悟建炎以來虜輕渡江敢鬬明越之遠者非眞勁悍不可敵也既挑於石跋皆復遯之定山虜遂解和州圍退屯瓜步郭倪雖敗而亦以困歸當是時子重專治軍事晝夜不得休息而余聽訟斷獄從容如平常不然則建康之人未見敵先逭矣建紹羅轄矣盖有智者不待蔡君然少無懼而後智行焉若子重余特以故人子辟之不知其材至此也子重既累然仕進路絕所居林阜析旋號七星山葉嶺尤近草木之陰與几席相錯因度爲書房曲徑脩廡而讀書其中以爲材無用於世則姑寄於書而已夫書不足以合變而材之高下無與於書此爲不知書者言也使誠知之則非書無以合變而材之高下固書之淺深係焉古之成材者其高有至於聖以是書也靜有以息謗動有以居功亦書也泊無所存而所存者常在功名之外亦書也百家衆作殊方異論各造其極如天地之寶並列於前能兼取而無禍皆書之餘也書之待大廣遠不可測量如此惜乎余老死不暇讀矣子其盡心哉無徒以材爲無用而姑寄於書也

## 風雩堂記

昔顏氏樂其樂而忘其憂身如附塊家如藤槁人欲之累盡矣故孔子以爲不可及而賢之若夫曾皙異於三子則其樂可以名言而知德者可勉而至也浴乎沂風乎舞雩曾之褉事也陳宛丘鄭溱洧皆是也方其士女和會衆樂交發彼外有所逐徇一世而狂者固以淫情蕩志爲義矣而內有所擇不與衆俱靡者豈不以閉關絕物爲病哉欣時和美備服即名川之易狎同曾人之顏游詠歌而還容順體適此義理之中物我之平也身之顯晦用捨而已以舜文王之急士終不能畢用而無遺孔子嘗一用於魯流離困厄遂至終老況三子區區邦邑之間自許以求用何其陋也點之甘服閭里而自安於不用亦豈忘世也歟洛沂舞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未知潔已以並俗遠利以寡怨懸料浮想庶幾聖賢而出處得喪之爭能全其樂鮮矣李公伯珍築堂豫章之圍命曰風雩夫蔽曾丘納巨海或窮奢極麗競於雕蹴或苟完粗葺取其易足皆世之奇人偉士所以娛耳目快心意也顧未有返道德之場宅性命之囿何哉今公久於侍從勞於方岳退而休之無所役羡而能以點

之樂者自樂也手植拱把以俟干霄汨沚微瀾如在江漢草根木末察榮悴之態而風雩雨露之數日新而無窮至於西山之崖南湖之濱舟車去來魚翔詠無不各得其得而又能以點之樂者同乎物而樂也然則性命道德將爲公歸宿之地乎與娛耳目快心意者遠矣雖然猶有待於物點之樂也無待於物顔氏之樂也嘉定七年十月

## 温州新修學記

學立於紹興初積久蠹毀嘉定七年留公茂潛來守既修崇之食增田焉告諸生曰特飾黌廩苟享其養而已若夫本原師友必納諸道德太守職也昔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倫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絶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也薛士隆憤發昭曠獨究體統興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毁譽必摭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四人邦之哲民也諸生得無景行哉夫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雖曰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然則妥相融會者零落而不存外爲馳騁者靡鄙而不近矣雖然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以偏受爲患者孔子進參與賜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貫之豈非無本末之辨而欲合門人同異之趣哉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愧然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而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貫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諸生側聽轉相語自學官及其父兄皆請余筆受嘉定八年五月

## 漳浦縣聖祖殿記

漳浦五千戶良山蔽其西南獨之海特高秀多異草相傳時見巨人跡山中美果自熟不知名數就噉者欲持去輙迷失道近人而奇詭不常如此非止以禽獸草木爲廣大也郡西古陂屆受衆水備數里有眞君道院初　國家感冥會按道書命天下皆立聖祖像長吏拜伏如原廟禮而殿在焉蓋必山水合吉而後神靈依之所以助民福祥祈　國永延也頃民情吏慢公私室廬無能與山谷陂壑不治枯落見底而殿亦徙置鄰於撤祠然則山木皆人而神靈失其所棲栖矣故至今其俗尚陋狹及爲下邑非天不畀人也人自棄爾趙君師縉之來偶以事行西門訪道院周視良久忽若心動遣士言狀因慨然曰政莫先是耶即以其力復殿舊址浚陂葺堤閉縱以時使水常瀰溽而諸邑人曰據陰陽法坤申上位也水之

長生俊秀所出也邑其與於書乎陂陰爲堂中湖爲亭高有桃柳下有菱芡紅敷綠繞俯仰映帶然後山水之與人若拱若揖若響若答寢食坐起無不與接神之居嚴以清民之游和以安令於其間上敬下順無不自得也夫好不度義而慾情之所發故有聲色田獵之娛珠玉裘馬之玩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聖人未嘗不深致其戒也至於所好者山水則以爲豫於德而賢之豈非動靜協應物之宜壽樂由反躬之効歟然其況之彌莊適之幽遐寂寞蕭爽鷗鷺亦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固不取也君治縣寬簡即山水之近與 共樂以寧其神是可書矣嘉定八年五月



紹興府新置二莊記

嘉定七年越州初建二莊於諸暨縣古博嶺越之西皆海也水怒防失冒實盆隳白楊市兩縣間蕩爲滄溟事聞 上遽頒經常命太守趙公彥倓築堤捍之起湯灣迄王家浦公又益以留州錢千餘萬役自秋復夏乃畢越人謝曰昔土塘而今石宜可久無患公愀然曰未也堤之始究尺寸爾慢不省積歲月大潰矣今雖壯好後將復然石何能爲初民杜思齊獲罪家沒入公請買於安邊所別藏其租以備補完一也越爲郊畿而民不勝困卿相迭守而治反蹂鹵城堞營署無不敝缺聘問燕饗無不削損若夫命鄉諭秀合樂以侑之古今常禮也然且寂而無聲數十年矣公又歎曰越爲東諸侯率而簡陋至此况以貢獻士哉幸吾在皆略具而鹿鳴歌矣若異日何因思齊之餘又買諸傅氏以待三歲之用二也余知公者故以記來請嗟夫政未有不得其本而後成其末也故捍海之功巨而害淺於小舉士之費小而所關者大二莊之作趙公知之矣非特此也券易米而致錢三物相流通不費糴矣持券索錢昏暮無不與天下坐會子把法相望不濫罰矣勤收而儉藏以貫萬數者四十乙亥大旱舉以救民不病歲矣有本之効也抑又有焉夫名峯異嶺在揚州蓋百千所獨會稽爲鎮山越之奇勝峻特拉於東南者以山也其深泉高瀑百道爭流胥人沒而爲湖山之窮龍際舒媚於越中者以湖也湖今廢矣公能疏鑿以復虞賀之舊存王謝



遺迹則治越之美可書無窮二莊區區又豈足爲公道哉雖然 天子召公歸矣嘉定八年

東嘉開河記

溫州並南海以東地常燠少寒上壞而下濕昔之置郡者環外內城皆爲河分畫坊巷橫貫旁午升高望之如畫爽爲永嘉非水之匯而河之聚者不特以便運輸吉舟楫也而以節地性防人災安居利用之大爲也其後承國家生養之盛市里充滿至於橋水隄岸而爲屋其故河亦狹矣而河政又以不脩長吏歲發閭伍之民以濬之或慢不能應反取河濱之積實之淵中故大川淺不勝舟而小者納汙穢流泉不來感爲癘疫民之病此積四五十年矣淳熙四年户

部尚書韓公之來守也其九月即用州之錢米有籍無名者合四十餘萬益以私錢五十萬命幕僚與州之杜里長潘閻民爲工一萬三千有奇舉環城之河以丈率者二萬三百有奇取泥出覆兩岸成丘村農闔之爭喜負去一日幾盡畢事則天雨兩旬於是兩濯流蕩而水之集者深漫清泚通利流演雖遠坊巷皆有經舟至其下民旣得以舒鬱滯導和樂而公之治遂以清平而成蓋先王之政以養人爲大生聚所資衣食之有無此上之責也封疆道路城郭溝洫其脩補導治之功此民之力所能自爲也知使官亦爲之則費而難給矣後世道失乃以廢官益民者爲政之大然吏權其費而不復爲之或不知而一委之民也而其勸之或不以其道使之或不盡其術則徒擾擾而已矣夫上之於下豈必與之較哉民以爲不能者官自爲之可也民有四五十年之病而上無一日之救則非仁者之用心也公之爲是役也可以知其仁矣故州之人相與刻石記之以載公之仁亦欲使後來者知所考云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前集

記　　章貢黎諒編集

## 郭氏種德庵記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旣沒十年子森卿用舉者五人知崇陽縣磊卿鎮主簿聽中乙科皆會余咨成之暘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不能弔相對歔欷而已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葬蓮堂蓮塘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稍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畝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緒欲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蔭託假寘以多爲故廬上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爲之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也人之所就未豪末而以丘山之心承之爲益幾何然則謙者種之盛者毀之也我可以得彼豈可以喪一夫攘臂萬人裂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先利怯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毀之也冥升疾走嚮必失御安變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爲其厚不爲其薄治於已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汰皆所以種而不敢

毀也朝耕暮穫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穫農夫之德也種不求穫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沖漠之際爲理炯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邵氏其知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嘉定八年十一月

## 信州重修學記

余記教授龐之明年施君應龍大修學君用學法肆士士初不便已而出論語孟子書交問更質指中庸大學爲之歸孟以司馬氏通鑑士乃附悅有躍於心相率請曰先生忠教以遠者使變而至道學矣然惟此學始元豐餘十紀摧剝行盡身且不庇教於何並君患之復召鄭著余鳳約歲損食命工先木相次信二守東方兩使屬縣長助各有差使楊夢與鄭達諸葺廢撤像殿之壞十六飾加彤朱作論堂櫺星門崇大於舊偃植之數尺以上悉易以成材上瓦下甎楹間之門牖無不重壁祭之豆籩冠佩音甫無不新設噫亦勞甚矣始余以師之室廬非師之責也今幷弟子之室廬亦師之責矣古今固異事也及其成功一而已渠古之是今之非哉施君於是則可以教矣昔孔子歎材難而舜止五臣周之亂臣僅九人焉孟子亦言由堯舜至於孔子見聞之際彰彰乎莫之企及也道之凝聚顯發此最其盛者然而本之爲中庸固天所以降命乎我爾要之爲大學固物所以會通乎我爾性合而中物至於和獨聖賢哉乃千萬人同有也何孔孟所稱術闊而不多歟由孔孟至於今又加久矣其可稱者何寥沉而不繼歟嗚呼安得不慨歎廣倫以明之畢躬殫力以率之歟此師友之教問學之講所以窮無窮極無極也雖然有一於此方周衰不復取士陳餓甚者幾不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故愈微然則教其所不取施君勉諸學其所不取信之士勉諸嘉定九年正月

## 長溪修學記

縣初設學不置糧士雖居不能食也先令黃君龜明自出新意分壟收拾良苦然後始得食而學屋百楹又破漏傾側幾壓覆則雖食將不能居今令江君嗣祖治多暇日徑來坐宣舍斤鋸不煩役徒不囂而壞者忽成墮者忽庇則居與食皆遂矣其爲士者數曰自慶曆後爲令何啻數十獨二君有功於學賴以久存而江君勇於爲民凡可以自力而利其人者不待告請常先事舉作無怠古人所謂心誠求之非緣飾學校以美其名也故相與謀而屬記於余至五六要必得乃止曰吾欲使後讀是記者思其令不忘忘留惟長溪彌亘山海最巨邑宦游滿天下蘖村薛氏舉進士爲閩越首亦峯尤盛往年迎蜀人師先生于金臺寺事之如古游夏之傳其言論風指皆世守之先生歿即寺建祠正歲若諱日必奠謁成禮冠者童子皆在丙子踰一周敬恭不衰蓋其俗樸而尊和而

堵其土轉於文而孚於質既能思其師而不忍忘固宜思其令而不忍忘也夫師之不忘以道令之不忘以政三代遠矣今有政而不由學孔孟遠矣師有道而不知統也學非一日之積也道豈一世而成哉理無形也因潤澤浹洽而後著此光之所以貴講習也其始若可越其久乃不可則其大至於無能名皆由悅來也江君益揭先生而祠於學以慰其父兄之思擇士之知倫類統紀者主其子弟以繼先生之道使習而愈悅久而愈成是先生因令而愈不忘也是令與先生交相爲不忘也嘉定九年十一月

溫州社稷記

社土也稷穀也非土不生非穀不育國始建則壇以祀示民有命也風雲雷雨隨地而興禾黍菽麥瘠腴而生神明之所由出至嚴至敬不敢忽也怪濫誕之說起乞哀於老佛聽役於鬼魅巨而龍罔微而蟬蜴執水旱之柄擅豐凶之權視社稷無爲也嗚呼豈民悖而不知擇哉乃長吏導之非其義也蓋溫州之社稷昔者莫能詳矣某自童年見其壇陛頹缺旁無四墉敝屋三楹飲博嬉遨衆焉萃且至徐雉葬其尊墻燎甫畢已叢生過其舊矣地氣一不應浮屠之普覺行廟之祠山撤淵之王函甫杓椒丘之三王海神奔走拜伏呪誦如雜社稷顧漠然無預也夫莫尊於地莫察於地衆靈羣望環拱效職者也何急彼而慢此哉故曰非其義也嘉定四年守楊簡始加葺土上於是灌莽尤盛剌壯城卒專修平之十年守鞏嶸其大門改造齋房築墻百五十堵具凡佩服器用之須揚公謂守莫先於社稷鞏公曰吾寢處漏不補乞觀游無用也二公知以義導其民矣夫山水之高深像設之詭特衆靈羣望託之以爲神也社稷無有然則民之耳目雖新於一時而不能久於異日矣古人必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康成曰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周人以栗宰我曰使民戰栗以爲恐懼不自安非親地之道也求嘉之木莫宜於豫樟豫當出地會也存章之也皆美甚之名也數十百年其大百圍其崇干霄民無敢不肅也然後知古之治其國者社稷之臣今之守其地者社稷之守十二月

李子祠記

初趙公彥端爲晉陵縣聽民訟多族姻也所爲訟者貲產割裂也子本貧易也什伯必取銖兩不捨壹於法而恩義絕貳以情而廉恥喪趙公曰噫殆將非親戚骨肉耶奚不訟而猶訟也顧城陰故家有季畫像十太牢推揚曰季子朝也又嘆曰彼薄千里之吳不王而食於此邑人故志之耶徒爭之爲病不讓之爲貴今故志之耶宜不訟而猶訟也即市頭改築題曰有吳延陵季子之祠與僚佐奠謁盡敬二十餘年矣人心感動之際淺視僻許損益有考也而竹幽水清過者欽聯季子存矣夫余嘗延泰伯旣遺於發吳其俗以自悔則子孫之於文獻禮樂非有先君王之舊

閱也季子何以能知羣聖賢之德業歷見中國卿大夫所言皆中其過豈非命世傑識也哉至於父兄好勇輕死約不傳其子而必傳其弟則道固已行於家矣肯嗣吳而治爲文王可也何須於子臧蓋其志遠矣大矣讓所以畜德也毫釐之讓足以滅丘山之爭國猶未離乎爭也不幸有毫釐之爭則滅德矣斯季子不爲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非人者形具而人非者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嗟夫孟子信以不讓爲非人而又以爲非其人不能讓乎何前後異指也由後而言非其人不能讓能之者泰伯至季子五人而已是絕天下也由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皆季子也晉陵其邑人也有不能乎不容而已矣當以孟子前之言爲正嘉定十一年

##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余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冢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家淺遠而貴落莽不亭守無廬山中松柏皆盡然而敬不尊於家者我其責歟敎授趙綝實始作亭我命尉朱起草治旁廬舍於閭民衣食以居而汛除焉墓四隅樹之木俟以長而芘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役甫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求久如一日而後此勤惰不齊奈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故又使司戶朱中守序其意以請葉子詞而託之也公名浩字志完章子厚爲相日侍講列子厚迷國罪無匹明最大者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遂殺公祖問皆坐貶旅次不容歸會其即敗僅免爾小人猶僞撰公疏激怒　宮闈故雖元祐黨籍已赦而公三竄謫屈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　朝廷雖謇切鄉黨常和樂誠愿雖達權操捨常据經學術雖敍辨講解常純粹修之身及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諫必行人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喜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明而非節不顯紹聖迄宣和諫官五御史一皆憂樂有重名者也記曰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爲故矣學之士仰瞻一尾俯鑄半寃而檻楯自新也雪餘霜積枝蒼然琴中而撫牧自絕也出以公之道而仕處以公之道而止而進退自明也衛道托於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宜學矣衛道名衜越州人

## 永嘉縣社稷記

晉析永寧縣置永嘉郡更名縣曰永嘉在隋唐間其社稷步積之三千二百八十六中容八壇圖籍轉相授所從來遠矣浮屠後出失者二千有餘壇陛淪沒即於佛祠令不能正也嗟夫豈其邑小其民寡不足與正耶將其事錢其効迂正不正皆無益損而聲然也山陰胡衍領縣二日謁悵惘惕若疚負在已按舊圖就南補北遂得故步垣千尺礱之用政和儀崇五壇壇石皆青表之門道敞之旁宇嘉定十一年秋告

新社成禮然則果於行義可以爲勇後於已矣可以爲難先有司之所後可以爲敬參而具者賢也君辭避不肯當獨推言之曰古民人社稷常並稱有其實也後民人社稷雖並稱名而已矣實則教之耕稼而養抑霖潦禱皆神力也名則視其耕稼而取饑旱怨水非神禍哉州之取總其凡猶禍民縣之取煩其目惟衆民怨縣社之名僅存者幸也古之立國左祖右社嚴事如一朝市均等無相離也後世或遠或近幸意而爲僻自晉唐置社稷在大城盡處今晉縣尚草萊雖昔稀曠人跡絕矣野廬老圃盍以寄葵韭華擬巨棟易託蓄藏焉永嘉之社名幾不存可畏也夫治術同異吏宜攷詳地勢偏僻人且自怨令姑罪之免矣彼敢議哉衆又謂君恩深之至此也幾於仁君役民甚慘不妄勞費責輸以待不苟貸假然則賢其取者養民之始正其名者致貴之漸也故并記之九月

##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南安者昔周子二程相與講習其地學聖人之道賴以復明學者祀焉信安劉侯行父始即學東廂務市考室奠祠之如學初侯既造設聽飾以兩序加樓其上又移試院位於勝方而益其舊役費皆倍祠數十然自以爲不足錄惟曰懼三君子之奉有失其治南安剗賊逋散兵不用常訟辨獄刑其省稍負捐假斂不急民物富樂略如承平然自以爲不能化惟曰愛三君子之教不行於是爲其士者思父侯之愛與祠並也以記來請余觀著令漢而後諸大儒得祀孔子廟庭者三君子過之遠矣而乃未之及或官職所臨縣州所生與所講習祠或因於學或別於學夫道非繫於地而尊道者猶敬其所從始特時事之宜非曰禮當然也必著令而通祀斯備矣然則三君子亦何以過諸大儒哉蓋道之所以晦蔽於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己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極膠昔以病今心不明始捨己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支蘖之末齒莽而獲皆枝葉之餘楊雄韓愈猶然况其下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我者爲乎不離也我之事天者物乎有合也舜文王之道即己之道顏淵孟軻之學即己之學也辯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本立矣兩迷者歧也四達者路也邪不亂正燭火暗室也旭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於是而進余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嘉定十二年七月

##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學者聚道之地而仕所由出也或畔道從利苟榮其身欲後之於學弗可受矣況可祠乎台州之學得祠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顧余閒鄭浩言慨豈外貴人視民甚篤來爰療恨不力也是時能振溉建白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鄭公獨謂

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叶道審矣方靖康憂恐蹙艾已泮豈不尚合侍郎發明四皮心腹之論無過此矣竟失指遠去然後彷徨宗周卒成分裂之禍及隆興英睿憤激大勢宜若疏根營事力守絕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堅忍待之孰自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用而已與大臣異議終不留雖乾道再入而既爲近習擅爭迄自退二公任諫諍位從官立朝本末天下誦之豈惟不叶道而固行道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於其身而止也士在天地間無他職業一徇於道一由於學而已道有仕有砥生死之也學無仕無已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存也致命而止學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其君子以意行道晚進闊遠不知所從變易後名一功著一善往往後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舉幸而校庭朝夕瞻顧拂拭像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盥薦蒸嘗芳芬如三老之饗而又仰其大節府其細行無不皆可師也爲聚道之助不既多乎或疑侍郎不右程公學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爲孔文仲排黜而與孔公並薰籍史記晏嬰非孔子而弟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

嘉定十二年八月

## 寶婺觀記

觀即八詠樓也道士陳守正職補治歷十年乃具夫山峙以近則迫而易窮川浩以遠則蕩而難限皆游觀之病也金華雖高千仞旁走三縣磅迤回環不自意深入也其餘漫衍伏岡林莽野畬若輊若軒若騖馬縱牧於平原鄉出繡錯不可控搏兩溪匯長會清合涼匯薦伊方徐納于江南山縣蔣莫疏之匯拓桑之園日月風雨借其姿態霧煙氣靄相爲吐吞而光氣靈響亦皆於耳目異矣四顧百里不蕩不迫有臨望之美無游觀之病斯以東茲樓稱最焉昔沈約始建而地以文顯意士之游者必有得於斯而余不能知也近世大儒呂公出而人以理著四方英俊歲常數百千人無不登茲樓其得之孰淺深高下則余雖或知而亦不能盡也山水至善之所存也游於是者宜悟爲善之機反沖藏約而內守通變達化而外應寬[illegible]其[illegible]安而動樂靜壽之功驗矣其或不[illegible]爲狂感物悲憤樹而雖變巧颯[illegible]延拙是游觀雖不以病夫人而人反以病夫游觀也可無畏哉嗟夫呂公殁久同時並游俱逝余亦老不復至矣故因守正緊其語使後之游者有考也觀初立於唐史曰婺女之舍也遂以名州太守洪邁請錫嘉守故曰寶婺天象邈矣星辰之躔次難言哉然而禬禳每效福綏頻集邦人奉承無敢不肅豈非地勝故耶守正與其徒尤不當以人而病夫游觀也

## 宜興縣修學記

敷君補宰宜興既補弟子員食於學視學舍壯整者惟高尹商老宣化堂羅令仲舒東序堂亦頗敝餘或

缺或毁觀其士陳夢印章悉夫賈芳鳩材擇工優作疊三年復修堂廟設大門門左右挾前宗門橋對立西序宗子小學凡職列之次故所無皆具然後使此夢龍來言曰憲可記矣荆陝禹貢中江也淸狀險激雲木榮帶君山最雄秀歎洞尤祚偉蓋自楚漢爲東南稱首近蘇公去萬里蜀周覽天下擇陽羨而居其跳展陝鵝毒之矣方周孝侯童騃縱暴至比以異物一旦感激殺虎斬蛟從陸士衡兄弟前死不卻顏大節尚生存或疑非地力之助焉不能也然年更用經義士初殊弱於時開封禮部有邵集夫親策有余選皆第一京師之大四海之廣一邑而搜魁特者三或疑非地禀之文華不能也夫發於助焉孰若納於中和華其文解孰若厚其根本根本學也中和道也地安能預哉闕黨互鄉地陋其人也魯多儒術君子人美其地也今夫邑之翹材穎質將進於道必納以性通以心肝脾胃腎無忿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矣將深於學必剛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技業爲經而本根重矣學與道會人與德合登高立可以奄魯甫長流可以觀逝則山川雖富同游於覆載之內義理至樂獨行於物欲之外矣豈非令長修學之本意哉番畫之溪猶洛沂也善奉之實亦舞雩也非盤人墨士尊而有也嘉定十三年十月

澧州府修城記

自李順寇蜀安樂到今漢唐不逮也然民離於兵久而膂力積削弱地離於兵久而預防益簡薄又蠹家虧度則不足支倉猝有事之用近張福叛逐制置戮紹領剽殺縱橫吏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殘利遂將及廬川李公直初命爲牧即疾馳至與提刑曹公叔遠集義壯倩西軍賊所從縣嶺加警隍堞之毀塞亟治投木隔礙凡可以壞賊之具宿設晝夜激厲上下同意誓必死守賊覘伺逡巡知決不可犯竟取他道而去嗟夫不獨保一郡也乃得護成都一路功伐豈然非智慕謀勇立斷安能援二百年生養使不失哉既修城門西牛頭高峭騰突按圖志相里貫據其上又城幾破二公某曰城幸而得山天遺我也可委於敵而外求險耶於是追改柱郭路嶺連延通合爲一技西溪之際循山而南達於武江彌察驛原無弃漏蝕流爲城盡甃巨石創甕城縣門敵樓敵臨並應程法東西行來燒燿絶翕剛酉沮氣狼手盤睨時公兄壁鎮逸寧未修城後夏會寄舊迹役費倍數十非修也築新城也夫改柱謗於未及復舊迹於垂墜非艱危之際所能行也公弟兄行乎哉且其生兵陳練厲城達補所以支倉猝有事之用而爲久長無事之備者將兵素講立斷而然敗紹興後竭巴益奉邊將吳曦因以反叛關棧閉寘縮手矣宜若耕墾下令戍士足食內地擇要害自爲守其倫理漸次必由二城始夫李執政近臣曹亦東閣之望也一日會於朝以憲

一州者為蜀慮以慮蜀者為天下慮可也嘉定十四
年三月

## 連州開楞伽峽記

湟水會衆流東南東兩崖湍怒激躍勢傾百里舟行
汐瀉峽矣然後喜無患夫山水之險亦所在而有此
固其著名者耶嘉泰二年崖壁墮水高者數十丈下
者百餘尺雨不時霽則谿谷闘注横溢舫楫不通估
貨不行嘉定庚辰太守楊侯寀始至歲適大祲城邑
吞没漫為湖海四顧歎曰州素薄監司未有意將孰
弭茲禍轉運判官劉侯強學闓而嬰然亟舉兩司八
百萬貫其費是冬遂命司法李華郡人張浩大蒐疏
鑿畢巧忌強力侯專任不疑易者勸趨難者募應小
石梓運大石鏡落上以火攻下以捍取餘隱石罅痕
平流中尚數處工不知所為華創巨鑿貫木百鈞
椅之摩碎春且半右之為水害者盡平舟自番禺來
城下摹川衆壑各得所歸老稚聚觀喜極或泣曰連
始復為郡矣按書隨山濬川所以合天人同顯勳功
茂伐最為繁悉而遠莫能詳也及縣山嶽地重人乃
以為國君當自貶損不敢言脩治其他仆陵摧阜厳
聞異見史氏所録盖多有之而於不言其能闢導桑
能攻除以還其舊者豈其逸而不傳耶抑敬而不敢
亦若重人之所謂耶雖然以今峽視之捨而不治則
一州廢矣夫忽人患而不加卹慢天災而苟自恣二
過孰愈今夫楊侯惨怛而仁劉侯果毅而明而又得
蜀知李君奔走畢力以出連人於塗炭之苦此豈非
天人之所同願歟未幾侯遷提舉常平二公方斉處
余變其能為所部拼惠政利民必被賜矣嘉定十四
年七月

## 茶陵軍戍苗置寨記

茶陵中縣十比衡陽三四紹興初以其旁午廣盧諸
郡寇賊所見伏故建軍陞使示有番衛而強其縣所
以安利一路也嘉定初又以其直郚州十里無官司
離般不忌寇賊稱發故裂三郷別置酃邑戍及水口
番衛尤嚴遂廢軍罷使而弱其縣亦所以安利一路
也雖然安利一路視今材何如不在縣強弱今昔異
規未知孰是而茶陵則有二患兵移於新邑無衛民
不安賦移於新邑重輸民不利經數今至盧君子交
君雖有守養之方制御之略顧事已壞欲挽回得哉
余友趙瑶中轉漕湖南祭而憐之瑶中明果廉悍右
良蠲茶捕刼羅天錫等罪不道以上論如律取其租
石三千八百補茶陵之缺正足費財物貫三萬四千
立右雲巡檢求食七十人然後畝之增税者盡除夫
之商糧者悉免官急借而先期者償之户弱之而發
負者貸之營圓初成弓矢初張習教有晨部分有容
上下歡悅闘訟稀省炎帝廟孔子學及尉署久廢加
整治功堅舊隣衛溶茶濟而險之街石槊然剞比歲
焚刼之飛遠百年富盛之樂蹈中變君材有餘又篤
於
朝力無不盡民既幸其私我相率來告曰必記

是不忘夫始議必詳犢恩難番君分遣丞佐迭受民詞不亦簡而易行乎奚別置爲業已析裂餉輓失供不併請乎矣後患爲士兵扞其境耕而後食茶陵須五千無遺萊曠土可尋乎矣仰哺爲禹兩成五服因物自然安得巨億之財爲一縣地哉本蹈中意欲以獨厚茶陵者編忠所部耶嘉定十四年九月

## 樸齋藏書記

余友衞君湜淸整而裕淡泊而詳臨耆書山聚林列起樸齋以藏之與弟兄羣子習業於中夫其地有江湖曠逸之思圃有花石奇詭之觀居有臺館溫凉之適皆略不道而獨以藏書言者志在於學而不求安也又其自以爲樸者眞無用於世矣非退托而云也按孔安國皇名墳帝名典堯舜在焉然書冊君稽古四人高辛而上無預也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不知說所謂古何時也六世之籍不存矣以子華子考之不可剖明甚然則所謂古者唐虞以後爾故孔子於羲昊之前亦昧茀藹若夫討權而尊天子正禁以燕諸侯大夫春秋修而不作詩書因其舊無所更定世儒往往未能明也司馬遷創本紀世家史法變壞遂不可復老莊推虛無沖漠正道窮裂遂不可合孫吳以担詐祖兵制申商以險刻先治道若夫言語之繆爲辭章千名百體不勝浮矣韓歐雖挈之於古然而益趨於文也經傳之流爲注疏理義脈解不勝走矣程張雖訂之於理然而未幾於性也凡此皆出孔

氏後節目最大余所甚疑而君所藏皆具有焉蓋君之力良難而任良重矣問學之要除之又除之至於不容除盡之又盡之至於不容盡故冊鈞石必以銖會億萬必以一讀雖廣不敢也記雖博不雜也日踰月釋心形俱化聲色玩好如委灰焉然後退於樸而進於道矣固宜溺衆美而以書言也寶裝緗藉不敢觸手金匱石室猶存其人滋外歟非內歟嘉定十五年二月

## 湖州勝賞樓記

凡城邑據江海陂澤之勝皆即以爲賞登物常聚於大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俯浸可几席盡也然四水會於霅溪鏡滉藍浪渠榣動搖而靚粧袨服之倒影互爲散合衆流放於荷葉浦沉淸涼渌島嶼棲止而綺荷交蔘之羅生無有際畔時嶺瞰亘巧石綿絡頗抑湖之重勢而紓遮其寒風故其人意安而氣和絅經紡緯凝繪絲纈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閒適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且區雖大不販觀也夫豈娛於耳目之狹者易徇而迪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息柳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採蘋旨盈而釜鬵爲於大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惲之採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淫豈召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治敞堂奧館益盛於今太守趙君既新白蘋亭復樓

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道碧巖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朔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罷囂之內我不敢與民游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滿民見胡可哉白君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瘠土可使沃窮閻可使富況蒲魚豐衍明山媚水素稱勝絕予君初至損稅直增學廪親不葬女不嫁癈疾無醫死無斂棺官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久近惠而未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惲君名希蒼字漢英嘉定十五年三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前集

序　章貢黎諒編集

## 送劉茂實序

劉茂實爲知奉新縣事恭序送之曰昔之立法者以職官令錄近於民非舉其材不得爲之最重者改官而知大縣奏上天子臨前侍郎讀臚句傳而命之謂之再及第由是從吏部而登朝廷矣蓋其寧以一縣爲寄而超尊之非他士大夫而苟榮其身也及其久也循習而例不明以爲凡仕者必關陞必改官此上所設以待人之求而其進取條目之限當如此也自改官至外員郎有祿以傳其子所以備一身之重爾故其既得改官也反以爲格法之吝曰何必使我爲知縣而厭苦之至常避免而不得則勉強而勝受既至如不能脫未有樂而久居者也皆務爲苟且之政雖故無大關敗然積百數十歲以一意相承而功化之陵夷甚矣嗚呼以不樂爲知縣之人改其所甕之官其必至是歟然余見今之論者貴以縣爲難治任甲責重不可以自爲又以不自爲者爲罪也亦未盡力而已秦漢以下顧何容有易治之縣耶獨未知三代何如耳曹滕邾莒有南面之尊未嘗得自行其志雖孔子之門人毋求仲由之果藝又未嘗不以宰邑爲難然則縣之難治亦非獨今世也其要使爲國者蓋去煩密之法無破產之役無雜名之斂一出於簡古而不以所難責吏則庶幾公私之論可一而民可

善治矣不然則或幸而得仁厚通敏之才不以改官為身計而能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然後可望以一縣之善治也不其難歟茂實材尊通敏順物險易其居自勉以道義之重而為朋友之所望者當何如況一改官之利哉所謂幸而得之者也故於其行也歷道古今之變以告之不獨慶孝新之人得家其澤而茂實之功名亦可少見矣淳熙九年八月日序

石庵藏書目序

石庵書若干卷承奉郎蔡君瑞藏之始蔡君之伯父曰居士葬母因其地為廬君紹興十九年大旱饑穀石五千二百足錢居士將以所餘穀散之而恐無名時庵傍有石冒土而出如塔[illegible]萌漸發而尚營者遂為萬夫傭使出之高二丈廣可三之石溫潤如玉質故名石庵云蔡君念族人多貧不盡能學始買書實石庵增其屋為便房俾讀者處焉買田百畝助之食嗚呼蔡君可謂能教矣富者知損其贏以益市書與田而收卹其族人則無富之過貧者隨聰明之小大以書自業而不苟恃衣食則無貧之患教成義立而族多材賢則玉石之祥其遂酬乎君之從孫誠學諭鎬與余同寮以請而敘之淳熙十五年三月　日

東溪先生集序

君名伯熊字元朝姓劉氏居簡東溪號東溪先生始冠有榮人楊先生愛其賦誨之曰無為俗學君謝開户焚背蒙東注解讀經必自識然後縱觀他書如是餘十年復見楊先生曰可也吾畏子矣君高遜獨出無拘留冘浮閒慕學已成請當直施用不曲步捷行以斷巧取之論說必窮盡欲從時而扶世壞文不為扶疎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也故不得志於科舉至轉富入貧本業微析終不動一以溪山雲月為家宅筆墨簡策為性情常覃研竟日夜曰孔顏不如是乎紹熙五年君之無服弟起居郎德修學於君者也時錄變門君來視之會起居召入因請與東下遨西湖上賦詩徘徊歎曰古人雖閑客用即帝王師若余空疎何為者哉慶元元年還至南徐州病甚暖脅不能㨿身脉不有作無神將離形猶峭絕遺至辭詩皆仁義語嗚呼使君老不酬又萬里外死浮柩以歸人為君傷之君不自傷者命耶性耶德之上下不倫學之高深無第余觀子貢為衛將軍語弟子行而孔子笑曰汝次為人矣為言夷齊趙武士會老萊子羊舌大夫等皆洙泗以前人也士不黑行古人積實彌長而夸近以足已難哉余晚見君不及反復其議論以所聞於德修讀其書目以老為六月日

沈子壽文集序

吴與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終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十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不為奇險而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

者如蔬方醴珍殺足飫饕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掃遡空寂讀者不惟醉飽而已又當歸愠忘憂心舒意閑而自以爲有得於斯文也覩其闢闔疾徐之間旁貫而横陳逸騖而高翔蓋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娛於幽遠淡泊者比余嘗患文人擅長而護短好自矜耀挈其所能莫與爲比而視他人類若無有夫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以此賈怨宜其窮於世矣今子壽專自降抑未嘗以色辭忤物爲前輩推獎務出諸生後已之所工反求中焉此固人情之所趨嚮貴之所歸召叢譽而化積毁之常道也然且落落譽譽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爲華以學爲質容而不爲利謙而不爲福宮庭壞墻耆骨淡漠霍要然冲守不可榮辱此子壽所以自求古人而成其德也合不合蓋未言焉

## 陰陽精義序

朱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爲友景元材豪然鄭公愛伯起質醇以爲近道自有聞見及得意於簡編多以語伯起鄭氏闔住城南甚陋景元侍兄最出料撿花藥過伯起群在語連日夜抱於京非燎燭解而嘗之曰甕笔知足矣鄭公不登禁從死景元老爲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淡漠晚進遇之壁曰曼知也酷嗜地理說山如咏禹浮海辨妻大美容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兼止尤詳二鄭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君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遍四方山川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畏粮行哭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始陳公君舉欲爲伯起序其書不果嗚呼伯起不惡技悅然欲以此書自名識知之者數余特載其師友源流用爲書首

## 粹裘集序

粹裘集十卷金華杜旟爲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學之博矣論辨不苟是非必折之於正又所謂篤矣秦漢以前士自爲家造智設巧意出準量立表極以號於世而已心術取捨之異方將求折諸其人固未知自有所折也至後世折衷之學始大盛士因古人之已成者論之知所統壹足以致用不必自爲家爲然非其超然出於科舉場屋之外辯考而深思者不能也旟以此未信於今人而不知此旟之所以有得於古人也因題其末

## 龍川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稾上　皇帝三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若干卷以授余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由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余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

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矣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説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余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紀年備遺序

孔子没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爲三它小道雜出不可勝數殫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以成德而人材壞矣王通二司馬綴遺緒綜世變使君臣德合以起治道其蘊細廣略不同而問學統紀之辨不可雜也平陽朱黼因通鑑稽古録萃别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温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爲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讎明恥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爲説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猒商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芟理蕪蔓要顯發精隱扶樹正義鬼塞墜逸不以華爲辨不以意爲覺

無偏駁之説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貫而急也時而措之知其能曲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何後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寡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謬況馬鄭王肅之徧哉故余於此書切有歎焉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老之將至者幾是歟蘄宇文昭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并見推重而文昭遂累耕南蕩上山水疊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簡截充斥遂爲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然則文昭豈徒以傳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公者求此書求之可也

丁少詹文集序

丁少詹死子幼家無相人憂其且不立既而自温楢爲湯來者累累言其廷宇甚除疆吠其腯賓祭敬恭僮客趨和盡如少詹在時余極歎異此不特其子能危慮夙成自樹不墮亦由少詹裕家之法素定有以導執而然也今又櫝其遺集以來凡碎篇零簡收拾皆在念少詹平昔益以愴然夫衣食逮則知教被服深則近雅若因以追先志續成其業庶幾乎至其文辭則余於銘墓論之矣故不重評焉

巽巖集序

李氏續通鑑春秋之後財有此書此言非歟自史法壞譜諜絶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

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収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鑑雖幸復古然由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貫穿珠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撰變復之會乗歳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録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録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隨卷較然夫孔子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鑑爲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財有此書信之所聚也雖然公終不敢自成書第使至約出於至詳至簡成於至繁以待後人而已學者奚不於此取衷哉余少則習長編假公他文未能得會與公子今知政事壁湖北帥臺善臺至金陵以公集示余因屬爲序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騁爲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澄嶽靜也高者自能餘則勉而効之矣雖然此韓愈所謂下逮莊騷其上無是也觀公大篇肆而正短語簡而法初未嘗藻黼琢鏤以媚俗爲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古文陸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裘領振之焉固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歟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於世天下傳以繼蘇氏公諱燾字仁甫立朝有大節要進郡自引去晩爲雜學士學史事天子方倚以政不幸卒矣

## 平陽會計書序

王山汪子駟知平陽守法以便民不奪所見不屈所行慎刑簡役既去而民思之思之尤者曰能爲民推核其賦之當輸銖合必實色第自别多寡貧富不妄贏縮板以付之使自至民不求吏官不失賦又爲之建置所利繕捨所患始終汲汲以民爲家至於學宮縣舍皆新治焉不獨有是心亦其力能行之也一縣會計天下同有也所以取民必有正也取而不得已必有寛也有正義也有寛仁也未有不由仁義而能使民思之者也觀是書者可以知其志矣

## 董子耕文集序

豫章黄子耕少所樹立便以高人勝士之目不獨倚先世爲重也詩文似太史有洪州九詞五溪十談與指予奪之微追古人而過今人矣出守天台一錢細碎皆籍之條目甚實爲郡人衣食居處計輙費數百千萬人但言其能愛民如家不知其家事方落拓不理未嘗自憂也余每嘆學者各具材品唯識趣爲最難子耕雖以惠利德於一州然異日去此必将有時而盡不若刻二書巾山之上使讀之者識趣增長後生及知古人源流教思無窮視今惠利何翅千百客其以予言告子耕幸勿自嫌也

## 周會卿詩序

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

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稽常閉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宿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輩行舊人爾宗夷遺余家什寒落十數紙恨蚤失怙妆次不多一幹之蘭茂香出林豈紛然桃李能限斷哉

觀湖閣詩序

趙君既成觀湖閣編索閣上舊詩刻之恨其遺落不盡存也余觀自昔固有因一題一詠之工而其地與物遂得以名於後矣若是者何俟多乎而勢亦不能多至於閱世次叙發興感物情懷土俗必待衆作䆒然並著而後可以考見則其不盡存者誠可惜云

謝景思集序

謝希孟示余大父癡齋叢藁二十卷崇觀後文字散壞相矜以浮肆為險膚無據之辭苟以蕩心意移耳目取貴一時雅道盡矣謝公尚童子既壯肄游太學俊筆湧出排迮老蒼而不能受俗學熏染自漢魏根柢齊梁波流上泝經訓旁涉傳記門樞户鑰庭旅陛列攬擷組繡考擊金石洗削纖巧完補大撰其樂國小畫記蓋謝靈運山居之約言志絜而稱物芳無媿憤不堪之情也公諱伋字景思上蔡人艱難特往來青城毀容敗服實佐其父奉傳國璽走宋州 高宗知之自用為祠曹郎兼太常少卿垂賜第掌誥命矣會有秦氏之厄擯落二十年始稍外遷而公死嗟夫窮達長短不足云也王筠言未有七葉中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按筠雖祖有文而王氏七葉無以文名世者王僧虔誡子姪書可見也安得因譽夠不墜便欲文字並稱乎然亦恨其集不傳無以驗工拙今公藁藏已久懼遂淪墮使真能文者不見信於後此希孟之責也

覆瓿集序

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輩流而已未鉅怪也來姑蘇對門出老翁賦續通暨論始駭然異之蓋神馬汗血尾鬣不掉而行流無疆累名駁數百豈得望塵焉自魏晉曹陸江左顏任唐陳李宋黄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疑而未忍言至錢塘仙林復出士風論則疑愈甚自爾子長歲必一再過余間或見他文必為之懇懃歎息然猶未忍言也及余往長沙而子長死未忍言者終不言矣悲夫悲夫是余之罪也夫或謂子長負絶世筆墨而區區名第乃不與常人比故多怨譏誠然哉子長自護若處女常癯食水飲欲利不掛然疑實取實慕而以是動其心殆見事太明量人太盡而然歟雖然使讀者剖幽析微探判綸賾渠不開其智洞前燭後瞭至日月渠不新其學長鋪廣引浩絶河漢渠不起其辨規賢矩聖皎逾雪霜渠不範其廉其有益於世固多矣又曹陸以下不能擬其藩也

徐斯遠文集序

斯遠盡平生文纔二十餘首首輒精善疑其親自料

揀應留者止此爾徐觀筆畫輕重以十一鈞㦸千百雖鋪寫縱放亦無怠惰剥落之態西流陡起體勢各成殆非料揀所能致也詩險而肆對面崖壁咫尺千里操捨自命不限常律變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鳴吻決出豪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復稍趨於唐而有獲焉碧若斯遠庵玩衆作凌暴偃蹇情變而意濶貌枯而神澤既能下陋唐人方於宗派斯又過之斯遠有物外不移之好負山林沉痼之疾而師友問學小心抑畏異方名聞之士未嘗不延其長趣千里而同席也初渡江特上饒號稱賢俊所聚義理之宅如漢許下晉會稽焉風流兹盛論議特絕斯遠與趙昌父韓仲止扶植遺緒固窮一節難合而易忤視榮利如土梗以文達志爲後生法凡此皆有於善者之所宜知也

松廬集序

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冒子始末只一意實枯刻劈皮草皆盡而語出卓特非常情可測由文人家並論則劉向所謂太史公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者也雖子美無詩不工要其完重成就不以巧拙分節奏如此篇者自爲少爾今翁常之諸詩實頗似之然常之與余論詩乃未嘗及此豈其平生得法處偶合故耶常之每言下句當如拜星船可結畫既定不可移改袖手風騷之壇所獻服多矣吟味者自知之

黄文叔詩説序

往年徐居厚言文叔爲諸經解書略具矣特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漏丙畫漏未上輒扣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四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既殁始得其詩說三十卷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教之詩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謡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鄭衛未泯而霸強迭勝舊國守文僅或求之人之材品高下與其識慮所至時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爲之說形以摘裂以從所近則詩烏得復興而宜其遂亡也哉況執秦漢之殘書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公於詩尊叙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録衆善博學滲坦而無迂重之累緯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亡政舉而應事實紘王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羣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余所知也

## 歸愚翁文集序

余嘗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六十年閉塞經史滅絕理義天下以俊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常道隱民彝并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源流飭華出處終始執守慨然力行爲後生率非豪傑特起者乎吾求嘉二鄭公是已蓋其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厚悃愊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廊廟而景元俊健果決論事精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苟爲祿仕者也景望衛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仇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己爲幸而不服以發格料目推折名士爲己責故也豈不悲哉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求嘉爲多然皆兄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坐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書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衆作也夫孔翠鸞鳳矜其華采顧影自耀爲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霈澤霑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衒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 送戴許蔡仍王汶序

戴許蔡仍王汶來自黃巖從王成叟學未久成叟爲有司者挾之江西三士失所依東書將歸請贈於余夫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出泉蒙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其行終爲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也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德學而至於能果行育德則不可勝用矣然則三士之歸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

## 送林子柄序

始余見子尚少爾知其學於古之道甚異之然未知其智足以有明也再見子知其欲以學之者著於行尤異之然未知其材足以有成也今三見子矣智之明者知其必求至於是不然不強通也材之成者知其必能安於命不然不強售也嗚呼能如是足矣又謂余曰夫學於古者不徒善其身著於行者必並淑其鄉吾將與兄弟若親戚及友朋旬驗而月考之家咨不反顧私欲不亂意時積而歲累使其智交相明其材交相成無幾乎善其身者可放以治人淑於鄉者可推以準天下也嘻能如是足不啻矣抑余聞之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而不以身治人必並淑於

鄉者以天下準其鄉而不以鄉準天下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况人之同類天下之同域哉其智之交相明其材之交相成不旣多矣乎余猶懼子之挾於鄉而專於己安其足之易而忘其未足之難也因以爲子別且併告子之願同者焉

## 周南仲文集後序

自余與楚淮南十餘年而周南仲孟良夫兄弟滕孔諸人相與上下追逐憶過秀州值虜使回程避之曲巷庵廬訪求旣絕積冰如堆阜擁被投夕續葦以燎牕紙忽白者再信宿爲所詰難往反多矣然南仲遂欲探入微杳語極世人之不到身衣縢舉兩服盡赤余疑之以爲其氣血不能受未敢叉也未幾余乃得疾不治危甚且死累歲然後悔其所以不咨者則君方論辨縱橫連往塞余余爲之默默而已嗟夫君欲聞而余不言余欲告而君不請頗曾之指雖或有存李郭之遺終不可見矣豈亦若有數哉君未歿以近文寄余上析芽峻閟而不路余固異其與諸家各體無所肖貌而深源亦謂君素意每不滿於今人之作然則是必將大有所成而其力亦未易爲也夫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凡隨事逐物小爲科舉大爲典冊雖刻績損華然往往在義理之外矣豈所謂文也君子於此寄焉則不足以訓德學者於此習焉則足以害正力且盡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遠乎南仲已卒而余莫之講也李度旣序傳之余記其末如此

## 黃文叔周禮序

周官晚出而劉歆遂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洌於逵衆酌飮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肩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顚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暴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亹亹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己形民者必相綿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illegible]三壞之壓撤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 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 本朝至漢溯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 本朝泝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十二鄭是非凡一字一

語細入豪芒不可損益也

王木叔詩序

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有尺紙干譽言於執政不肯闕榜有義烏丞徑取以歸家人更請諾不服顧也其在天台與錢丞相象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婺一州聽所為素介無私昵語錢公尤嚴憚故雖當國不敢以驟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被召諸篇大意可見矣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illegible]皆以為疑夫爭妍鬪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徐德操春秋解序

昔余為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又自列銘旁曰春秋解十二卷書杜問答二卷禮經疑難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錄並藏于家余頗疑之而未克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良悔前銘稱美未極且惟諸子不早示余也蓋策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郕莒之興廢固明也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而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略後詳諸侯釋許大夫狠眠凡春秋始終銖絫所繫自公穀以來責為義例名分字別拱貫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始解為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案數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其深於是書者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遏瀾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字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夫有齊桓無晉文夷吾為小是春秋不予霸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此則苛文密例而辯人之辨孝於毫釐者非歟余恨不及潮州而正也因叔附於後

法明寺教藏序

氏湖法明寺昔講師繼忠居之忠有行業願力強果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間冠蓋常走一郡至子真建兩序師祖崇親堂院始落成祖尤精苦衣稜穿損食不累合然諸生雲赴應答泉湧人謂東掖上天竺之盛不能過也天台既立止觀二義承而為說者益以蔓衍而忠與祖亦各有論述故其旋妙其普濟敘集諸家之學為教藏置院中率州士女修念佛三昧以樁祖之續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浮屠以身為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為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祖祖亦不能言也

宗記序

佛學由可至能自爲宗其説萬里數千萬言未嘗厭華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即已爲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寨教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余不得而知也已之果爲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呼佛之學而自爲學自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爲道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未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



術狄技絶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章野俗侮廣傳誑誘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已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爲大戚歟余嘗問楚儒之强者愠弱者駭皆莫之曉子以何道知之又爲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合煩哉楚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爲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胡尚書奏議序

禮部尚書餘姚胡公沂字周伯奏疏將百篇詞約而指要不盈數百少幾百餘然必據經陳史質諸今事不率意而云也或昔人所已言徑錄聞上不必出於已也必酌時病不夸不緩異聞駭見必亟達不悼諱懇然而懇怛忠盡故言而樂聽十多七八焉自古賢人君子進常艱退常易富貴有節無侵尋之來言簡而伸氣直而遂可爲事君法如公是也公晚遇十年間三引去去必剛勇果決其來未嘗不遲儒退縮也上嘗獨對公宰相尤寄諭意請不日且共政公謝不敢當也余聞隆興乾道中不能擊龍大淵曾覿不得爲有名臺諫公不但備禮彈劾必極論罷斥乃已又闕不能諫俟復不得爲有名侍從公既辭大用出知括蒼小州奏曰賈誼號通達國體太瘇跖盭類辟病



痱皆惜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風痺虛內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隨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半身不隨昔已往半存之身尚凜凜不自保也今故併治不隨者怵市道之說昔嘗試之方湯熨鍼石雜然而起使誼復生必且慮中風再至而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其言憂憤危苦明白切至世固未有識此理有識此理未有以此告也今去胡公之時加遠矣半存之凜凜猶在也昔錢乙病周痺曰入藏者死乙移之於末故雖偏廢而氣骨悍堅壽八十餘嗚呼安得移今之病於末而顧爲是凜凜耶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矣而所遇之時不同或不得用或不盡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為可惜也公於諸經常參合同異不蹈語生說而義理自會前代故實無不貫涉本朝憲令無不審據文詞古雅不名一體間出新意奇句讀輒驚人守三州吏不敢經重細民安之在宣城討詳一郡財賦始末告於上悲痛篤切非深於治本者不能知也其多學廣大流略該括而又親逢盛特天子用儒為館閣老總領群彥極清華之選遂司誥命藏獻納徧歷二府以禮進退號稱宗工可謂兼人之所難兼而遇人之所難遇矣與之者天也脩之者人也公雖負絕類異能不以己形物後生片善譽賞不容口薦引甚衆除授破資格視所宜充其志將以一長任一官不累歲月流轉也國有大事議定俄頃無猶疑顧望意妥堅㨿所論駮辰明主委曲調護不能回同列或二心二意高下在手必正色力爭寧亟去無苟狥亦以此見排於俗然則雖兼人之難兼而不自矜遇人之難遇而不强合蓋其脩之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既得謝獨處一室家人罕見其面勘整舊書講繹不少猒園池無杖屨聲庭觀終日寂然嗚呼是其脩之者固又不在彼而在此矣皆學者所當知也

羅袁州文集序

余既銘達父墓子履集其文號橘隱稿請叙焉余嘗愛達父文能道其意多不為繁又能道人意少不為略散語幽寂有蘭芷之潔合語華潤有桃李之艷每使長令書記余謝不為必請達父輕重曲折一聽其手不敢定也然以文求知亦有甚難者異時余袖達父投卷於參政范公達父執後進禮卑甚范公若其煩遽踞坐胡床達父不自覺猶前却未已久之旁觀多咎范公余獨憐其老而德不堪也范公因裂十指謂余前執政舉負當罷蓋無以滿四方之求余咲曰罷是則門户冷落忠候不亟備達父頗悵恨雜頹范公力得改官後諱其作不浪出又太學舊與同合議不合遂自乞為軍丞特正不肯涉鄣墨哇可宰縣守州事以政事顯云夫文如珠玉焉人之所挾以自貴重也豺豹之澤必霧隱孔鸞之舞必日中伏讀而疾愈爭傳而紙貴焉有經涸尾石芒芒不決耶宜達父後諱也然士或去場屋久叢書劇部敗其神明鉞鈸之壅汙凡號刑獄之雖瞑暗陛官業雖登而文義耗矣達父深病之故其業素生固潔然政足以蘇息其民退食餘暇羅然文足以雕琢其身行吟坐思物境常會奮隱匪松不敢翫也歲既錄書餘六十卷平生行事可一二考豈不悵讀俱得哉

送盧日新序

漢東盧日新資高學家故遍歎由是少有當世之志匹馬獨出至數千里所當經營於桐柏山中盡天下俠士也無不知姓名者過其窮愁窮苦酒酣縱逸蓋

所交結者多非必盡其類或坐以得過豁然不自悔也爲余言七年之間五遇其厄不一入焉西哀秦隴北達淮泗於余所撫拔上指書其要等皆隱然可辨斯可謂之有志矣以余所聞仁者不後家而圖國留者不危身以予君子其行也拜親於庭侍食於堂其安強其體之候今何如既而與親戚鄉里道舊故矣闊則其壯者已老其老者往以死矣兒子少者或始不見其生而今不能識矣其出處離合之際故有可思者焉然後耕養漢之田讀古人之書求志於義安命於時其退有以爲仁其進有以爲智使後有述焉豈不善哉余之識旧新未能久而去去而要余以言余未能言也

## 播芳集序

前人謂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於人才之不能純美然亦在夫采輯者之不能去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以致議者之紛紛也向使裒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文學視古爲最盛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介美玉自有定價豈曰懼天下之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裒天下之文必備載而無遺則泛然而無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爲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列論於是取近世名公之文擇其意趣之高遠詞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廣其傳蓋將使天下後世皆得以既賞而不容瑕疵云

## 與平陽林升卿請葬父序

林君好學有文貧不能葬其父屬余爲之言余謝以母喪猶在殯方闇未克不忍言也林君乃言吾先人葬大父時鄉先生林英伯爲謀於江南故人收材亦得治墓葬不以爲嫌今其無可辭余聞而傷之士貧累世命也若死不能得葬乞於人而後葬此貧之至不可辭之極也亦可以繼世爲之乎何子遇之深也雖然不可以辭此名而使其親不得葬也其往告之嘗有見哀者

冰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章貢黎諒編集

墓誌銘

陳少南墓誌銘

少南以謫死葬不及銘後三十年當淳熙五年三月己酉改葬于舊墓南百步先人之側其子六齡始次叙本末請銘於余少南姓陳氏諱鵬飛少南其字也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於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於深厚今世所刊曰詩書傳者是也其晩而始得仕用之未及而斥逐以死既死不泯滅而南方學者尤思之至今稱爲猶曰少南故因而不改所以記也少南溫州永嘉人也曾祖某祖儼父公謨少南舉進士再爲第一中紹興十二年甲科授左迪功郎明州鄞縣主簿移所西安撫司屬官召對爲博士太學以視學恩改承奉郎說書崇政殿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兼資善堂贊讀復兼說書初建太學承中原喪亂士未知所向司業高閌始更造學法及少南以文字起多所接納而江左俊秀李沖詹左張相范端臣林充朝等應其選由是紹興之文見矣上知其名儒敬待之經筵論周平王歸魯仲子之賵上忽問母以子貴何也講讀官變色蹙踖不敢對少南從容開析其所以然既而曰舜禹皆聖人與於賤微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愛其父母則非所以爲貴此孔氏所以戒也上爲欣然聽納初秦丞相子熺學於少南丞相既重少南且以熺故遂驟引用以博士爲講官其爲禮部郎也熺爲其侍郎少南謂熺子弟未習事所下文案多不應法批其後還之每見丞相言荆襄可爲都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縣亭旁費甚矣是不動吳越而志肆早以自佚也及上前講解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予奪有所開諷自是丞相見少南禮甚恭意浸不悅而熺尤不平遂以御史疏罷歸明年主管崇道觀上將復召有自南還者執政問少南何爲時適彗見則對曰覩妖星乘飲爲樂耳由是除名居于惠州福建盜起少南徒步循江南踰嶺數千里而至妻子不能從紹興十八年少南居四年矣得疾卒年五十會有鄉人經略廣東得以喪歸葬于歐浦之原娶王氏子一人六齡也二女適周季願徐貫之孫男二人曰載曰古有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少南性簡重言動有準自幼而孤以專志勤苦成其名於聲利榮欲無所動其學爲通博而多識治亂在人主左右諫議箴切皆合大體上亦自欲用之而不幸有所牽制一不屈節卽坐貶死及秦丞相薨諸常所排擯隨小大收用無遺而少南獨以先卒無爲言者乾道中時宰欲上其事庶幾天子慨然追錄其後卒不果嗚呼少南之所立不少概見而至此也宰相必用士士必修絜博習以待用治世之常理也而其進退離合若此何也故士有卓然著見而不汙其所爲若余其遂可以

爲賢耶其亦有幸不幸耶銘曰
古時會通俊良集左皐右夔助引汲忽非其逢牽挽
入自行志義以維繫吁嗟少南兮命胡弗長拔彼南
服兮奄淪亡求終一世兮改厥藏後如有考兮視銘章

葉君墓誌銘

君諱梓字元材池州貴池人父奮有兄早死聚諸子
自育之君以爲食將不足始治吳唐田地未久貲過
其舊矣君令家不得妄費衣食不得自有衣食受一
錢以上必均有餘須親友之歲賑貧饑衣食之外不
得無業儒者力田各擇所任授之奴客趨事尺寸程
約卒勞以身不爲過嚴上下相勸行不敢惰發其後
家法成熟賓順雍睦弟摛森同時爲鄉貢進士而摛
及進士第他子弟課燿畝省稟害性行質實無異好
奚門內如一人君既以力佐其父稱善人長者葉氏
由此爲大家里中無不敬向而君之賢譽滿于池及
傍官歙太平三州皆能記其事蓋知武康縣程九萬
狀太常丞徐誼書與君之子之實言於余者如此余
聞聖賢言一身一家至天下皆有爲之之道然自古
窮極富貴執世所甚重之權其當施之事多繆亂而
失其所以措之至徒喪敗銷鑠而不足紀彼不知爲
之之道故也君匹夫奮田間能使方千里內以其家
顯是知爲家之道矣不可以無述也君讀書通古今
以倫類治家使之服善而成材與致草木蟲鳥爲瑞
物者異矣曾祖豐祖茂君卒於淳熙九年七月某日
得年五十七十一月某日葬于吳唐要汪氏村焉三
子之實爲長亦爲貢士之守之安銘曰
治生於吳唐歸死於吳唐不媿此土昭厥芳

墓林處士誌銘

墓林處士者永嘉何傅字商霖者也死年五十七所
居墓林巷城中最深僻處也前二歲余數過焉草木
稀踈而不榮敗屋纔三間悉用故唐書黏之處士潤
澤詳整如大人也對客爲清遊之言其言以有財爲
累而以貧賤爲得以即死爲可是而無憾其憂諸子
曰恐不能如我無過其釜甑常空而意氣悠然未嘗
以微感人人亦忘其爲貧也嘗一日大雪道無行人
處士與同巷朱伯魚問余遂登郭公山富覽亭之故
基以望江北雪驟甚不已兩袂皆積余不能忍寒飲
酒而下處士獨傍城隅度横彴徬徨折葦之間昏夜
乃歸以余所知於處士能不以非義干其慮而有凍
餓自守之樂斯亦士之極致也豈可謂之非賢者歟
處士自少攻爲詩竟以成名殆其死也猶課其章未
繕而卒男女七人其長者未冠也其幼者尚抱也死
之日其交翁忱既殮斂之又率嘗往來者盡有賻焉
始克葬于西山崇明寺旁銘曰
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孰薄不齊非聖莫
同惟其不悲以刻於斯

宋故孟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仲氏揚州人曾祖迪功郎彥明祖贈正奉大

夫將之父曰弁字彌性左朝請大夫淮東安撫司參
議官有俊名紹興中夫人之夫名嵩朝奉郎直祕閣
浙西安撫司參議官贈少師信安郡王忠厚之次子
也以才稱其仕不究於年而夫人既寡後七年年五
十有二以淳熙甲辰二月癸未卒七月丁酉合葬於
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山五子曰燮宣義郎監秀
州華亭縣市舶務曰晉皆已亡曰猷宣義郎新監臨
安府樓店務曰導承奉郎新監秀州羅納倉曰翔將
仕郎兩孫曰升曰桂孫一女㪅長適奉議郎通判筠
州李大理夫人諱靈湛六歲誦周召南詩通其章識
度過人信安王以恭儉律家夫人尤勤苦敬順事夫
訓子率用寒素精義擇語類先生長者之法言當家
事精密有斷近智士丈夫所為也嘗見佛者宗杲董
其明悟使從其徒曰無着道人妙總總亦以其所知
許之未三十即齋居蔬食除割世欲晝課經梵夜習
禪觀指月出之光自喻其性以為亘古今不能虧也
將死子婦等前問細碎盡酬答申行契入照了幻妄
嬉笑如常日亦異於人矣自詩書古文其錄賢婦烈
女莫不備閨閫之義嚴死生之際其後世教微闕雖
賢公卿大夫皆寄性命於禪佛及力不能守其說則
荒憒纒結禪佛者亦笑之况婦人女子而能堅勇精
進絕欲輕死宜其以為奇異希有高世不倫之行矣
若夫人是也使其員知此之性質出於非禪佛之世
而以夫專潔從一之操與詩書古文之稱參其賢行

豈有高下之差乎余與猷導游嘉夫人之義而歎其
不遇故序而銘之銘曰
彼歆伊昏彼利伊塵郁滅不存以性為親剛者能之
偉歟夫人昔之稱賢以法成身佩服孔倫圖史是陳
世異教差稽德則均許峴之山水齊木困終也可湮
銘此不泯淳熙丙午正月朔龍泉葉　撰

宋故宣教郎通判平江府姚君墓誌銘

余友四明姚君洪卿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終於
蘇州官舍余哭送其柩出盤門十二月十二日葬鄞
縣陽堂鄉延壽寺山孤善長以狀來請銘於是善長
七歲而洪卿之死涉四年矣洪卿諱穎曾祖阜左迪
功郎祖孚左奉議郎父孝全以承事郎致仕洪卿淳
熙五年策進士第一授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召為祕書省校書郎出添差通判平江府遷卒年
三十四洪卿沖澹謹重特有雅量賜第時余與之同
謝又同期集事甚久余察洪卿不以書累志也洪卿
之學勤苦畢洽其文精俊詳實然退藏抑損常願出
人後既得盛名尤務審緩不急暴所長所歷之官皆
人立欲以其材能自振迅者而洪卿推歛鋒鋭若不
敢有所為其有所為惟恐人以為能也蓋余復與之
同官於吳而見其志益明業益習論天下事無不盡
而最惓惓於當世所謂善人君子余然後竊歎國家
以科目求士其偶然得之而前輩巨人皆由此出而
洪卿器識遠益進而未已是其得人矣士之一身

與其父母兄弟妻子皆暴其命於舉選之得失何也以
其榮悴異焉故得者莫不自以為天與之而又自以
為一與者不復奪也今天與洪卿之榮如此而又奪
之之峻如此且并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望皆失之何
耶豈天固愛之而固忍之耶是殆有不可得識者也
士之飭身厲行不顯於其時則得於後而已洪卿既
首進士為館職矣徒以得年之夭故不大見然籍當
文有次官有業行有述而耆長皆不能言也豈天之
曾顧之而終敵之耶是又特難識也嗚呼此余所以
記其所知之大意而不使洪卿之遂無傳也洪卿二
男曰善長曰某一女曰㳘夫人王氏今丞相吳國公
之子也銘曰

不以既與為通不以復奪為窮衆人之榮如埃塵風
有乎其躬長短必終昭哉洪卿安矣幽宮

將仕郎趙君墓記

君諱居易字侯之家應天府宋城渡江為上虞人高
祖翰林學士顯拒不獻張堯封文者也曾祖景中將
作監主簿祖立贈中奉大夫考諱宛朝請郎知袁州
君用袁州恩補將仕郎銓試入等未及進官以淳熙
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卒明年八月二十三日從袁州
葬右始寧鄉宋家嶼祔焉夫人趙氏余婦之異姓姑
也故來求銘余未嘗知君而視君之狀曰事親純孝
處己儉約有乃父風無子弟氣習長袁州也羸甚骨
立因得風疾以死而已其辭方其事遞其美略使余

無所依以為述也辭之五六反夫人重介其僕謂余
婦曰宣教平生辛苦既無官爵且减年壽一家之恨
無復憩矣而葬無埋銘吾他日何以見吾夫於地下
汝善請之吾弗得弗止也其詞甚悲環聽者皆悲有
泣下者余於是重夫人之欲以文字託其夫也其家
庭之傳夫婦之道必有可見者然媿夫終無所依以
為述不能伸夫人所以託其夫之意蓋君之子曰掄
曰樗一女尚幼姑記以遺之使待夫掄若樗者長而
能考君之行以告將續書矣宣教郎行太學正葉　記

宋杜君墓誌銘

台州黃巖有善士曰杜君諱椿字大年學以孚其實
不為浮華枝葉之言其行推己以恕人無矯厲斬絶
之事其處家居鄉自以為我士也凡為善與義而至
於侵越其所守以涉於售譽取名之嫌者皆抑而不
敢行故常足其分而已然其久而人自化服蓋其質
之不可掩也試於禮部不中當特奏名因謝不出年
七十四而死鄉人嘆惜之淳熙十五年八月甲申君
卒滿三月二子煒知仁即葬君於善化鄉親仁里之
樊川而致其壻林鼎之述來請銘煒為鄉貢進士鼎
余友也為承議郎通判筠州余觀夫世人役於時之
好惡而終其身求以徇外之繩墨為不足以卒喪其
所立者多矣如君之安於一丘而能自信獨樂耆老
不倦以盡其死是可賢也故稍采其平生之大意而
銘之君曾祖明祖諠父舜卿夫人商氏徐氏銘曰

君嘗榜其居之堂曰遺安義取龐公隱名其兆以教之之㙛川而自號㙛翁死命其子歛用深衣葬用三月曰惟禮之從稼不使枯兮藥則不豈游于㙛兮台秩宗君寂老而命歌兮和者㓜童嗚呼爾後之人兮無墜厥風

婕女瘞銘

婕女始生能誰認戚病猶不省憶四年而夭將絕忽左右顧應若累累長愴泆下與其母訣余多負艱亟四十矣初有二女連歲皆失之故與高氏頗自傷又傷婕之難成也蓋婕以淳熙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死明日瘞峨塘門外寶勝寺後龍泉菴 記

陳君墓誌銘

平陽陳巖字仲石自其成童習之所聞師友問學而已年進志立習適性明服所知於家而宗族恭焉信所行於里而鄉黨賓焉意愈高力愈下皆責其身不使一日縱於慢游也奉持其心不使一思慮雜於邪妄也訓於經講於禮者必欲周於事達於物不計事之異同時之先後也其可見者若此嗚呼巖也父之鈺子弟之任兄師之傳人出而從官國之脩士也夫如木升而爲材可揄如玉琢而爲器可蹤藉也夫不幸年三十有五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卒明年三月葬於安仁其弟崇致其父及師之請曰願有銘夫悲哀其志意之不及於成就此師友之所以爲君痛也道喪久矣士不修其實襪而皆以必用爲貴偶不獲用爲慽志意之卓祗重累爲三代之時道皆行矣彼家淑其道人有其善孰從而盡用之然則壽夭一也用捨一也君之自得以正其命宜有人之所不及知者銘曰

郵爾婦撫爾子父母之力止矣止而弗止斯石紀之

故朝散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周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周氏諱淳中字仲古及進士第乞監潭州南嶽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廣德之學自錢公輔洪興祖先生增制學宮教以義利先後人用知勸滿秩有荅其賢者共爲薦改官知台州寧海縣富人子育於伯父後乃愬父與貲不平傳獄累歲矣先生使並處一室爲言嗣養舊恩可念也因相泣不復愬知州索民久欠甚急先生爭不可又以故乞監嶽廟去朝廷將用之先生辭焉爲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帥欲奏邊狀必請先生匭具還授茶陵軍使茶陵闢遠故求之已而遂乞主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東安撫司參議官當上又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淳熙十六年五月巳未卒積年六十八階至朝散大夫先生溫州瑞安縣人居三港鎮之西初買廢山躬執鋤鑊燒地種木稍鑿平爲宅既久則大竹長杉回合蔽虧綺嵐紺池煥霍房戶先生出仕之日少退休之日多常終歲閉門花香鳥鳴暢然怡適不問外事閒行市上負販錯雜見者

驚異謂為古人先生與人盡恭能推尊遜強不使人以其薄仕進為出己上故行高而人不忌著文集十卷春秋說約六卷曰昌齡者曾王父也曰贈宣教惟良者王父也曰大宗正丞贈中大夫之翰者皇考也娶林氏將作少監待問之女封宜人有四男子楧迪功郎新福州永福縣主簿槲未命栩先卒枋太學進士兩壻曰劉用晦林必大孫男三人焘烈熙孫女二人九月壬申楧等葬先生於來暮鄉龜巖大宗正丞以鄭蘇重人恨其不得為諫官御史先生仍祈退遠利說世無悔迄再不顯銘曰

凡仕之初豈異乎民超卑跨尊奴使耿神又於其間突兀輪囷智不能周併傷乃身取物之殘盻睨嚬呻勤拾涕洟味其芳辛吁嗟先生退以自珍沉不希榮蚤不望伸有來招之亦莫攷拘不以為高所求者仁異彼區區計伎稱勲如綢群羽附諸堅瑕我述斯銘無憒後聞

故太碩人臧氏

贈朝散大夫丘君諱經字子常之夫人曰臧氏淳熙十四年七月二日卒年八十七時夫人之子崈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為兩浙轉運副使上特學時賜之十五年三月六日遂葬夫人于江陰城東敔山始大夫葬城西四十餘年矣弗果合夫人及大夫皆江陰人也大夫質孚而遜有冒奪其田者大夫知直在已恥以訟自言因推與之紹興行經界法遂民尤憚役大夫貲不當募歎曰吾何敢鈞及鄰比以重難委人耶卒黙受役費幾盡其產其仁不忍校如此大夫歿諸子皆幼夫人悉罷遣故所治生事獨郭外田數十畝曰耕此教若曹耳雖甚貧而能儲乏積少以供賓祭待問遺人不疑其力之不逮也察士之材否使其子擇而後從夜必令執書從旁曰我婦人也不能知書之義觀其玩誦反復清切不寐者深於學之驗也道里中某子某弟成壞近事曰此我所知也又逆論其遠者數為危語以動切之曰我寡而爾貧使但為中人弗能振也其後龍圖中甲科仕歷內外矣夫人每告以上拔擢太過宜自警厲之意及龍圖治行暴當世赫然為名能臣其所平與欲周盡情偽毋有縱恕必使人樂其明安其政者無不攷言之也天下高龍圖之名而未知夫人訓之勤也夫人既覩龍榮養封秩龍圖又請移婦吳氏所得恩及受　太上皇帝太上皇后萬壽累至太碩人所迎置皆宴會地極燕遊滋味之適然夫人常不以為幸間獨掩涕忽忽傷大夫之不及見而已雖篤老猶自緝績衣弊不肯更有積輒散之曰豈無財之罪耶三子長早卒曰軾亦先卒季龍圖也二女適湯季行湯大成孫曰壽雋脩職郎新嚴州司戶參軍壽嗣壽邁壽倩壽昌壽嘏孫壻曰丁圻盧鵬南呂鼎從事郎新溫州軍事推官趙師端餘未行曾孫二男一女夫昔之履約蹈難奮其名節已而門戶盛大子孫昌衍迄為世家者無不稱

其母之賢也夫人始寡居尤薄而守義益篤其子賴以成名是宜書矣而大夫尚德無競歿久而善愈報可不併序見之亦以慰能圖君之哀思銘曰

婺適其遇貧非其懼其義不斁有子以格命秩亨之年壽久之其究不留銘勿朽之

## 葉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元立生五十九年淳熙十四年十月庚寅卒明年二月甲申葬其縣長壽鄉清名山泉上君兄梓之墓余所銘也家世鄉里故弗詳焉君三世二百人四十餘室不別盤案而飦百年矣君爲是諱其兄先一門之有無爲一身責非求富也及其盡力而無私用天道地利而不巧故不惟自足又得稍溢其餘借捐隣近之窮羸君之致富非有術也然後規與其祭喪婚嫁使有經用分其子弟使有常職使不敢不愚其家之業而皆達於學義則君之於既富可謂能有禮且有文矣此君之所以助成其兄而嗣守其法者也天下之家無必貧無必富富人之所願也然而仁者不必爲爲者不必仁自古而然未嘗合也君之事必爲而成矣成則難持大則難守惟志明者易遵而法簡者不可變也使君之志而其弟若子孫皆自克其賢以如君而君之法不待如君者皆可以行之也則葉氏之世常傳而其宗常一也豈有既哉始君之兄死請余銘其墓今君死復以請余不能知君兄弟而重銘之不辭所以勸天下之爲家者也君娶舒氏三子之章之彥之奇女歸高楢年之彥毀容深璺非乞銘之言不出余固愛之矣又聞其二子皆進於善而能不止也然則君可知已銘曰

義而聚毋撓仁而富必劫嘅銘勿表納彼窖

## 厲君墓誌銘

東陽厲詳自余居永嘉及其也東西數百里來學歲時不歸同席畏其專余問問詳豈有兄弟任事者耶曰無兄弟大人之誨詳曰學惟遠而聞無狹師惟久而業弗避不淑其身不止故詳之歸不敢爾余悚然知厲君有過其家者爲余言君不廣門巷不大壑宅不營子利僅足而已言簡而志嗇退已而進物桑棗蔬藥之列不亂蓋知自守者也余於是願識君淳熙十二年八月某日君年四十八無甚疾而卒詳跣哭淤震澤絶浙江以歛十四年某月某日既葬使告余曰先生將何以相之余重媿夫累詳而不及視君之訣也且又知君願識君未果而君死也與之銘曰

厲顯唐世都督鄉史濯頂中興故梓其址君名邦俊元明緊字考及祖曾不逮于仕配惟吳氏壻也盧輔幼女許嫁樂清夏嘗君樊所能譆爲世知續功於儒一子是貽懷德其鄉道遠之原匪往者辭彼來者言

##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王君紹興乾道間名醫法應得銘切君之子大受以銘示余寧武軍承宣使張掄之文也大受言先求於知樞密院黃公洽公謝曰張侯文高卒使銘之公簡

固任領余嘉黃公能謚又極愛張筆大受拜曰願改
石以屬君余謝弗敢答而罷然自是大受見輒有請
輒弗敢答 上即位之元年余恭識于荆距讀銘之
歲八年荆去吳郡四千里交朋之間累月不至大受
數寄余書必言改銘事又曰君弟妻孺無病一夕中
寒死人生危脆難保而亡父未銘八年之期無乃吝
耶余重惻然悲之嗚呼搢賢而用賤置巧而命拙大
受豈有剟於其間哉君諱克明字彥昭饒州樂平人
生多乳以粥餌活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
治君懲因自讀難經素問用意處藥宿病盡瘳始以
其術行游江淮入蘇湖最後家烏鎮常數百千里赴
人之急賢卿大夫皆自屈與游鍼灸尤精診脉有難
知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與藥則無不驗矣未嘗多
用藥病雖數證亦纔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
餘病去矣亦有不與藥者要以某日當自愈有以為
非藥之過者過在某事當隨其事以治之凡此類醫
自好者之所操惟君能必辦其言夫書醫以多愈疾
為奇而君本甚豪偉通古今喜氣節大受讀書能文又
以其先大家多衣冠顯人持君發揮於儒醫為之耳
頗識其事故今所記者僅數事至其治療之曲折又
不能詳為可惜也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牀君施
鍼而步履復初盧守主安道中風禁不語旬日他醫
莫知為君曰此非湯劑之所及也令熾炭燒地灑藥
與安道其上藥氣熏蒸須臾而蘇虜使黑毗谷過姑
蘇館病傷寒垂死部使者請君治之二日愈後從徐
度聘虜黑毗谷適為先排使待君親甚善君真劑也至
瀛州馬逸傷足墜石橋下谷奏其主以己之車乘之
北方由是知君名從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被全活
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君曰吾非有戰功也辭不受王
炎宣撫四川辟君君意有不樂謁疾亟去炎怒劾君
避事坐貶秩又從呂正己使虜虜接伴忽被危疾服
君藥有間至為謝君不肯以狀還國信所冊楊蘇著
行金告君疾君始納之疾愈卒歸其金然則不專用
是易衣食明矣始君以試中禮部累其官至翰內翰
林醫學賜金紫贈父贊為秉義郎母張氏封太孺人
淳熙五年六月辛丑年六十七其明年五月夫人閻人
氏亦卒閻人秀州嘉興人有幹局事姑甚孝君好俠
尚義不問有無而能治生教子繕園池屋宅以為富
者閻人力也是年八月壬寅子大中大受大春大雅
大異合葬君與閻人於湖州烏程縣永新鄉義安里
平山女嫁孔閣詩幼未行孫男二女二余既次君事
而未銘也紹熙二年去荆過吳大受謁余卜陪葬矣
曰某州縣某山某年月日下大受又曰吾嘗不知父
之學近從人得一事焉胡秉舜之配病內秘腹脹痛
號呼宛轉旬餘父往視之其家飾親客既集父謂胡
曰吾使恭人疾愈而與於會可乎以半硫圓碾生薑
調乳香下之俄起對客如平常銘曰
古之聖智先知疾苦草木雜使陰陽參御物無非藥

待我而愈其言尚存有方與數後之用者視新失充持平不效出奇則誤天疾王君因書自悟以身為節慈成尺度遇病必除莫名其故豈此獨能彼有弗處憤傷未流以疏掩媾余友戴肖望嘗得醫於君每言其切脉用藥非今人之所能預也惜余不及見其人而但銘其墓爾龍泉葉　撰

## 郭府君墓誌銘

紹熙二年八月十日東陽郭江改葬父于孝順鄉羅青阡來言曰吾父兄殆不知君君宜知吾父兄葬得君銘予君姓郭氏諱良臣字德麟婺州東陽人自曾祖感祖招父知常富其里中至君兄弟皆士人猶故不得寬違終貲分而能不衰故郭氏曰大由君起皆周衰二程考古聖賢微義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笑傳舊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間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復大振講說者被閩浙散江湖士爭出山谷棄家巷賃館貸食庶幾聞之君二子澄江幼有異質君憐其弱不得遠去為作好屋甘飭招里中或他郡年與澄相長少者同處聘請知其說者為之師又間使澄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澄靜而敏所論質皆能記憶所舉發皆能推見所得非一師為之師者多自以為不及也澄猶執弟子禮恭甚與澄同學者雖得科第去猶故咨澄於是君晝夜勞苦治生畫以其餘付澄為四方師友費後數年而君年五十二以卒澄甫免君喪亦死死時年三十耳

嗚呼君不獲盡壽以享澄澄夭於年而不極其學斯命也志則不可掩矣其後一二大師皆相繼死散學者不知所統壹世又或以為諱昔之群萃者散士後生求所向者莫與之適此余自少事至今目所覩也學實而已實著其身實儀其家移以事君實致其義古今共之不可改也豈私好者能慕之私惡者能諱之哉謂其興陰有所歆艷謂其衰蝬有所簡薄蓋皆過矣余傷學術之變感君與澄之志故因江之請而敘之問江舊學之廬在乎曰池深而木寒食於學之田曰歲別其租以待祭江之言皆飽練世故而不回撓是足以繼其父兄矣則君之所恃以不朽者何獨銘也君娶翁氏又娶楊氏五子長即澄也次江汚早卒漢疾女嫁朝散大夫胡南運判婺商卿承議郎淮西江東總領司幹辦公事何燕修職郎建康府溧水縣主簿戴挺修職郎王麟孫男八人女二人銘曰學術之變重事也擧於君墓使後來者有考焉故君之他善衆矣皆略弗著

## 郭處士墓誌銘

君姓郭氏諱良顯字德揚婺州東陽人曾祖感祖招父知常郭氏之著於東陽久矣自浙以東數大家者先鄭氏郭氏未有爵位財不逾人而得為大家何也東陽舊俗以氣力為雄帶刀束裙袤行道上失意輒相讎殺廷訟視勝者歌舞賀之爾郭氏羨其家用儒學又知世所尊貴學之上者其有原本吾士千里外

禮致託以子弟不學請鄉州先生也嫁女取一時名人飾遺具從夫子所向不以族姓當對分毫揀擇爲近暱恩愛也人急難求假必隨其力以應未嘗控避游士過其家意無不自滿去而得路絕不復通雖其壻與客多責亦弗輕以事委也其敬賢知義有耻技爲高明不見卑陋自君三世至君兄弟十餘人各有門戶略皆如此宜其雖不富未仕而望最著於浙東有以也君尤篤厚質直學知古事陳說世變持家大約遵用父祖繩墨又自力其細小者親有孤女不能行爲擇所歸餓者與食病者與藥死者棺殮閭里纖悉一本惠利其卒小人自以失所依倚多痛惜之蓋君於爲善雖其性未遠心力所至不但馳走於人所知者而已君紹熙元年年五十四死二年九月十五日葬高塘周寅塢娶葉氏先卒三子湜洵渼女嫁修職郎前太平州教授葉挺從事郎前贛州司戶孫杓文林郎湖州烏程縣丞葉知幾迪功郎新嚴州分水縣尉史彌悆孫男六人女二人將葬渼以校書郎石君應之書來請銘曰願無沒其所長因具載郭氏事云今渼之羣從又數十人矣其相先以義相競以善流風成而意好熟孝慈友悌之行內合博聞恂達之譽外昭然則郭氏之大未已也豈必合門而處同釜而食然後爲善也銘曰

大能用其家之律細能踐其身之仁允也郭君弗疚於聞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 安人張氏墓誌銘

余在太學與國子博士俞君烈爲僚博士質厚而文發和而剛余慕而交之久矣他日博士以書抵余視其緘題有異於常讀之云云則以母張夫人之狀來曰願有銘嗚呼吾知博士之賢而不知夫人教之至是夫博士不自言幾沒夫人之美是吾過已既發弔使且哭則與爲銘夫人臨安人曾祖景初祖鉞父洪與博士之父承事郎覺君同縣爲姻家博士大父以儒術起律家齊整鄉里敬重夫人張氏愛女也父母卜所宜歸以女承事夫人識過於材看見舅氏專以學行成名承事業已知家事兩叔尚幼齒未舉夫人則旦旦洗面束髮衿紳之趣使尚學博士生而能言夫人自教誦蒙求孝經晝出從先生夜歸就膏火親課其勤惰率爲乃得睡既長立猶然博士後試禮部爲天下第一有爵於朝封夫人至安人俞氏之門光顯矣以狀考之夫人能順舅之嚴敬姑之親以義豈家合其孝慈所謂婦人之常德也獨於貴盛若嗇斂終焉而子爲時聞人則識過於材所謂非婦人之常者故其險賊博士嘗宦不得意且外補俱爲夫人憂夫人時已病手足不良耳目聰明謂博士曰吾所以望汝何必今日博士因請以崇道觀祿歸養嗟乎夫人之教博士豈科第而已蓋又有名節之訓焉夫人

紹熙二年九月十五卒年八十五生三子攘將仕郎
先卒次傅士承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次拱女適將
仕郎王庭實高確進士戴恩恭王伯咨十二月二十
二日葬下洪山從其舅爲銘曰
孰不有子荷其榮禄夫人之荷夫人之告詔彼來者
自作自成窓實塋壚[redacted]尚斷銘

高夫人墓誌銘

夫人翁氏葬某將爲銘已復自疑曰古之婦人德善
以位登功烈因事顯書傳所載固瑰異俊哲非凡女
子也昇栶内常事細行直不足録今之銘婦女大抵
依放之云爾外㸃至親袠叙而已詞無抑揚則於銘
尤難是夫人之美無以傳信於後矣自余爲高氏壻



頗得閭外舍事始在京師名南宅者　宣仁后家也
王侯貴盛冠天下逃亂轉客留居永嘉外舅劬鞫其
祖抱芴外無分爲夫人已歸則發寺穎然外舅尉郢
上夫人遠不能至獨與兩女閉門課紡績自給由外
舅言　宣仁后則曰曾老姑而自渡江未有特録高
氏者其壮與寒士等惟門户調度異甚以貧故幾不
立夫人智能通南北之俗自文繡工巧下至炊㸑煩
辱皆身親之豫筭有無乃具衣食外人所有不立毫
分與幸意饋與自已出惟恐人不我㥁也每族里間
計較家事極爲退懦卑約示若無有人或頗怨易遝
其一旦設張豐大出人望外數等人皆驚不意以爲
何術能然直以爲勉強然爾至其久無不然以此終

其身蓋夫人知自力不望人挽合爲規曲折爲矩變
化爲度量世俗所謂生事家計皆絶不營要以僅足
而止所以相夫子之貧而不廢禮成夫子之廉而不
失義而已矣用是后家舊事能嵗時舉行不廢自曾
王父　宣仁后親昆弟下咸寧郡王惢閣修撰崇𬗝
華宗中更墜落以一綫引千鈞喬木之萌生復見㧗
尺夫人之助也始高氏既歸余余號尤貧高氏之能
匀業培薄均足内外使余尚自立於閭巷者皆用夫
人教余年益晩髮禿齒闕沿漾浮江栖栖羈旅惟不
足於養是慙獨夫人察而憐之非特以壻故愛也今
夫人不幸不老於壽以死豈惟高氏之不弔蓋余命
之窮也已夫人前數年逆知將終首飾服縁無不



備去嵗余來蘄陽夫人送高氏至江濵有訣別語蓋
知其不再見也悲夫夫人温州永嘉人歸外舅今爲朝
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夫人封安人子不愚不息兩
女其幼嫁修職郎建昌軍教授包履常夫人紹熙三
年三月某日卒年五十八十一月某日葬永嘉護國
寺山嗚呼余銘夫人不敢依放古事不用褒叙常禮
其實如此也未知可傳信於後否銘曰
崛嶶以興賴齊倫累貴而衰甚難嬪夫人摯剛又淑
均量已所能自若辛内爲儉早外舒陳扶危出泰全
舊門人或不足已餘分教成厥女欽我貧卑哉詩書
章懿勲叙銘其實刊幽珉

徐德操墓誌銘

公姓徐氏諱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曾祖宄祖建父澤贈朝議大夫朝議少孤母劉夫人挈之從呂氏因以所從爲姓五十年公不知其徐氏子也朝議且死以告曰即有立毋忘吾宗公慣泣終夜與二弟來行在約不取科名勿止及公仕爲宣教郎而二弟皆擢進士第矣始以其本末自言復姓徐氏公解褐授秀州崇德縣尉母喪不行歷處州吉州教授知邵武軍邵武縣幹辦福建路轉運司公事通判太平州知潮州造奏事謁病主管武夷山冲祐觀紹熙二年九月丙戌卒年七十四官朝散大夫在紹武危與守爭辨數軋其不義幾得罪在太平之歲實淳熙八年火星犯南斗公以曆占之曰此歲飢而民流當自南而趨北也郡扼江淮之衝可不備乎始未信流民果大至當塗釆石之間望餓斃疫暴露洶洶守不知所爲盡以委公公設次卧起造屋數百行食散藥須舟不特濟者皆歸焉畢渡不失一人宣州奴民胡木匠居麻姑山誘聚數千人守通罷去兩通判爭攝事不協事莫理盜乘間將犯城鎋巡檢一人貫其耳以徇人情恐惧轉運使命公攝宣州公單車馳入境令曰汝等粥糜苦不飽護相從爾非爲亂也能自首者無非與之粟衆咸從令胡木匠以半夜望西北有青雲起嘻謂其徒曰言人之祥哉城不可襲也已而卒敗胡木匠亦幻以逃不獲爾之土豪吳亮者當洗師寇汀州官軍合閩廣之人不能捕亮賞誘以出有司抑其賞

不奏公爲之歎息看待過意月與粮錢甚多會汀贛山寇復動稍稍及潮公以討之賊聞之曰是官能用吳亮者奈何因相與散去公安重儉飾不以詞色娛人不以意氣憑物學博而要文約而實居閑教授學者至數百依經訓而言無心通應暢之說仕宦平進不求出常調據法義以治無刑名貨利之功有所修但若已好樂不可銷釋有所執論發於堅毅不可悅奪也公既有以自守不媚於世世亦無能用公者雖然世之操縱方圓雕琢技能挽御緻繞以赴繩墨磨錯推鈍以就鋒銳死往生來不能絕也使其有益於道之治亂而貶性勞力以爲之猶曰可耳均之無益而役富貴之幾何終磨滅以盡則與其驟躁而進不如成全而退動而得於人之多不如靜而失於己之少也公其知之矣宜人鮑氏永嘉人也故公宅永嘉四子瑒迪功郎汀州司户蚤卒璣當受公致仕恩瑄質今皇帝即位補將仕郎進士陳彥迪功郎徽州黟縣尉張炳進士萬與權三女子之壻也紹熙四年正月壬申葬公孝義鄉何與村諸子使瑄來請銘余聞公在家時惟以朔望日謁郡守他官府曠歲不到殊不識其處參坐語未嘗及公事也今瑒等所論敘信焉因終始不備其德矣可無銘銘曰

不耗其內以盈其外不虧其性以益其命尚不孚其生豈其死而然烏乎徐公此其稱

忠翊郎致仕蔡君墓誌銘

故封忠翊卿蔡君諱得㫜字元晦兄磊嘉大節雖不得壯而家世豪族高 在堂闔門骨肉百餘君尚未壯所以事上接下已能無一不意滿叔以居屋狹旁戶多議欲分異君泣請曰某幼孤所賴惟叔爾願終以事父者事叔叔曰諾不可容也君感涕累月不忍田貨更推遜迄不立券要治家剛明先賦輸乎買賣多與少奪旬爲族人具酒食畢會君手潔樽易酌揖舉其行事以勸曰某善於某也由是人有所爲畏君聞之瞏白山數里暴力銷耎負販有賞直借乎君之所施者小也余與君之子鎬善每器鎬之爲鎬極謝不敢當間爲余言其許曰非我之能吾父實教之鎬初爲武學諭適有執政與父舊故卿人以賀父父笑不應成鎬曰汝謹自守無以利滅命也鎬果遂去則曰我固知當知是也比復召而助鎬者方陪國柄鎬將避不赴父怒曰 天子呼汝不以大臣爲嫌汝不誓死報 上恩而假自嫌耶鎬之接伴虜使也父問曰汝行於國大事何所得鎬曰築瓦梁堆全修楚州城皆不便而止使曰非使指疑未奏父曰傳不云皇皇者華臣獲五善乎何得言非使指也急奏之鎬迫面對五夜漏將上屬蔡不能既請俟送伴回父曰使命事關國信有不如意國北門可復入耶自秉婦趨鎬寫劄子已乃睡後鎬以上獎諭告父歎曰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所知一不隱我餘年豈待汝祿沽期汝者名節爾鎬又曰子一日嘗過我父自昇覿之曰此可與友也汝善視之吾去汝歸耳且父憐我既仕不應治生業特以歲入之餘使弟鐘爲我權之頗益買田以私我故我之所以能安於將遇不甚勢利者我父既不以養己者責我而又寬我兄女嫁衆之憂故也嗚乎鎬誠篤孝者然不曰每事當推美於父余亦信鎬之言不欺蓋其父子皆一時奇士矣君年六十四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十二月十一日葬鄖雖鄉與山與弟待用愛友遺命同穴異壙云娶於氏封宜人子鎬忠翊郎武學博士次鐘次榮武學上舍生早卒六女得嫁者四壻鄭得歲鄭明朱某張壽也始鎬爲君求余誌其墓余許之未及而鎬卒余念鎬父子併死大則爲國失士小則其鄉無任也豈獨一家之禍哉既銘博士又以銘 君其辭曰

觀其宗族之際觀其鄉黨之際觀其父子之際

## 忠翊郎武學博士蔡君墓誌銘

君姓蔡氏諱鎬字正之初入武學以信義稱兩學生不幸死輒請君爲其後事試舉入優等患逼同試者以疾避不試司業高之上其行及賜第上識其名曰此蔡幾先所薦耶頃年相別與好官君無所求以格授鹽城尉詔特用君爲武學諭未幾自乞從軍上難之曰三衙豈可以僧級待學官不許君以法裁諸生諸生多不悅言事者用爲君罪劾去樞密院召君禀議欲使賀虜正旦君聞之故逾期行差馬軍行司計議官虜賀正旦不遂以君館伴當宴紫宸殿上意殿

纍下村就辭賜之虜使辭請誤上有問故事館伴非
上旨不過虜使位上今君過位誘虜使虜使固辭語
改宴爲茶酒而已中官甘弁與掌儀謀併免茶酒復
使君過位君以非上旨辭至再三不行弁怒譖於上
君請待罪上意解卒賜茶酒而罷擢爲武學諭選傳
士充接送伴使時議築定界堡浸地三州方四百里
曰可爲邊陲調役煩擊君歸奏其不便曰是棄淮西
山外四州與盱眙也淮河兩旁桑給瀰野家計成子
孫長矣又可棄乎且水沒楚州城柵損圻裂壁址低
坐既皆有定處隨宜修補州郡常事爾今欲盡剗舊
土重築新城費直數百萬緡欵　陛下不惜錢使軍
士剗平復疊抬一易造兩難惧有他變上悟爲重修
城罷築擢君念去親久求歸甚力執政惜之留爲貫
金國正旦使丁父憂服喪塋畢即召命未至以疾卒
年四十九君性安於善質局方整剛塞重厚專又和敏
知痛切義理所集擧前就之自事君父從友執侍妻
子馭下使人臨財當事余參考之無一不合使之治
民必爲仁牧使之治軍必爲良將君業喧武擧用之
有限若使爲士大夫亦莫量其所至也　壽皇聖帝
進天下以知兵故尤重武親校騎射程其力用武士
有一長必演而出之有司採上意故君爲學生而已
薦君當是時不但押使順張皇呼吸千役速化而能
以貫利害城行已憑其上　如君者一二耳曾約和堅
定無他警是所謂疆圉大事不過專對莫賄之問故

君之可傳載者止於如此夫以可致之材遭不好之
時與時之好錄勸而已之材不及是不足云已若時
與材好合矣其不須暇而奪之者獨年也雖然在君
之正其行如何爾年又足云乎哉始君十四世祖午
傳爲晉豪設之後自婺州來君嘗讀白山遂爲合州
人曾祖莊祖元之父待時皆不仕待時以君故封忠
翊郎君病革自書凡數千言其詞多答已過教子弟
以忠信孝悌而已且曰無求仕宦蓋不以年不足用
不盡爲其身惜也夫人鄭氏子曰淑曰涉曰澤曰湛
曰濟女四人未嫁淑走堲余於濡須相見北關門外
又雪始繼泥潦尺餘拜且哭曰先人臨絶以冊世墓
銘託夫子今卜以某年月日葬某所非得子文不掩
也余義知君於其吊也遽不及誄因爲長言系諸銘
銘曰　人謂君學務其以發身兮乃能好詩禮而恂
恂曰是可載以爵祿兮不耀武而懷文不盡年可識
嗟兮懷耆耋之不爲之歎欣夫使人類其過而悲其
短兮豈不足以爲賢孰知君之賢兮在明大義於君
親約規矩繩墨以自嚴兮不大聲而橫陳旋球王之
純美兮就巧琢而齊均擬之德實良兮非行王路而
後服剔朮受地之正命兮枝葉華實皆成熟而封樹
聽天命以生死兮辨異端而毗幽淪相靈芝與醴泉
兮固突出而無因其偶然而瑞世兮亦或終閟而不
伸嗟君之自知兮不如我之知爲沂伐石矢銘兮詞
不嗚嗚而瘖瘖何必貽後之人兮君乎我欲

陳彥群墓誌銘

彥群名季雅永嘉人姓陳氏質豎氣邁疎闊而思過見能述自高其材不樂師授時諸儒方爲制度新學抄記周官左氏漢唐官民兵財所以沿革不同者壽筭手畫旁採衆史轉相考摹其説者滌獨笑以爲何但捷取科目實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復致也至其他察性命以繁矩奮豪條以特興亦多微妙奇偉非讀秀士覩求其旨趣固莫能通君間獨指畫堂闊視長揖與其先生弟子交論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異日州將薦君高等讀其書適熟如素講往往加以新意出人上始大歎敬遂中進士第又中教官爲臨興府教授未久再遭憂差潭州教授未得上君益閉



門盡抽古今大字且誦且索寢食失期度務爲周覽遍學鈎得其要界衆所能連類數譯併集已長然人視君貌益冲然接對言語退就平實幾可親近然後皆喜曰彥群能下人矣君得足腫疾煩痛自出請醫醫云寒濕所爲也用附子七物湯飲加憤悶呼曰吾何以不得食冷菓子耶家人信醫言禁不與無幾何死年四十五夫夫之賊子於君也甚絶而不倫君之貫等其身也刻苦以求成浪波急疾高或蹴嶠遂濟數國而濟於瀕溯必將有以用之也而竟若此何耶曾祖士真祖壽父裕夫人劉氏劉之翁名仲光字茂實長者名士異待君不用于將禮君無所成而歿歿且無子以兄之子謙僧爲後茂實夫婦哭極哀援二年紹熙四年七月壬午葬君於吹臺鄉白泉山師姑井而謂余曰子非其同年進士乎銘非子曷宜銘曰

有巨木兮自寸草超行柯布葉窮空未已不畏斧斤規就揀擇倪育梓人伊木之狀須其全材剝落盡脊宅幹獨存遠者千歲物生匪易其成孔艱天乎彥群往即兹山

姜安禮墓誌銘

姜君諱處恭字安禮溫州長山人六世祖昭範名能治春秋昭範之弟遵仕至樞密副使君曾祖朝奉大夫筠避亂於台州臨海祖仲思朝散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攝軍事討李成壁馬李父誠從政郎至君來秀州嘉興始居之自大夫入南相繼官不進君九歲而



孤家尤貧大母父母皆散死他州不能葬而朝散家於郡昌佛寺四十餘年矣君營衣食治墳墓收拾諸觀見星出入其走郡昌拒故廡瓊復爲僧堂也老僧以告君掘地數丈得之題誌尚新歸從左翁小坎遇暴風舜斷檣折舟幾覆然後得聚葬于武康上伯嚴山君曰吾可以死乎既而頗買田治屋不至富厚亦稍賙族黨援人於之如有餘者君雖不以科舉自達至於懲廢江湖落之後奮寒士單薄之習積無至有以立家室教二子輝鄙進士女適濟南呂嶸有孫男女五人婚對及時門戶新成課其力致之難過於場屋偶然成事者遠矣余往來秀州十年間聞君名又識輝於太學欲見君不果輝持對集英賓余與之曰

子色闇青黑何特也君素有足疾加劇卒年五十九葬朝散從政墓西百步夫人龔氏贈諫議大夫夫家也已葬輝錄君詩百餘首示余求銘余讀之曰君詩清壯抑揚而不剪削以反今人之律樂稱人善而志意獨到蓋得古人之意可銘已銘曰

紹熙四年二月十八君死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君葬嗚呼其詩則傳尚不亡哉

## 楊夫人墓表

楊氏婺州武義人嫁東平鞏遷婺君死夫人年二十六子長曰豐三歲幼者也始生鞏氏既胡南徙以貧教授不自業人謂夫人當奈何夫人曰吾義寡鞏氏矣復何顧二子稍長盡賣房中物買小宅爲娶婦立家室時婺有大儒呂公夫人告二子曰爾學不成無庸歸也二子或經年不得見夫人既而先後登進士第皆爲時所知豐尤有文名夫人卒年六十八豐爲從事郎幹辦江東提刑司公事嶸爲奉義郎知徽州歙縣事孫男四人女七人紹熙五年十一月九日葬長壽鄉大慈寺東塢與其夫之域相望云余每記義烏何慈恭言鞏氏之子豐弱冠爾論周秦以前事語言如冰玉亦可塵垢也然欲其少自砥嘗勸之曰子三歲而孤太夫人不行以俟子子亦從科舉乎於時余尚未識豐而知有夫人矣去年冬豐墨衰經旅于江下民舍甚久余問往唁之問所以來豐泣曰吾謀葬吾母冢上之表子爲則宜余曰無學術之傳無文字之教而分義自明者婦人之大德也故能左右夫子而家道成世或爛焉華藻欲如關雎鵲巢則先之矣夫人未三十喪其夫不嫁終身訓二子使有立鞏氏再振於東南由夫人啓之也里巷之女子能爲夫人所爲則微可使與辱可使榮而死生之道不愧矣

紹熙五年閏十月　日朝請郎守國子司業兼實錄院檢討官龍泉葉[illegible]述

## 丁君墓誌銘

君姓丁氏名世雄字少雲台州黃巖人曾祖皓祖旼承節郎監北恩州王子稅父賦進武校尉君少挾周禮應舉主司材之故送高處坐不如式罷俄而校尉死無兼子弟君且誦書且營家慨然曰豈天之與我有限哉我非以家自沒者也即其居縈山帶水爲意成行起高堂温室朱綠照映而窮村陋壁煥然爲王侯貴人幽奇閑麗之境君又曰崇飾游觀非實務雖然寄情物表願思美人不如是亦不能抗身埃壒之外也四方之士聞而往焉君親敬其賢有名者有業其窮之鄉人有官私急難常借助之稅役或爲代輸疾病請藥塤戶有以偽死乞斂具亦不較凶年先下穀直刻銘秤旁曰買物之權惟利欲兩者亂之耳凡義舉竭力推其首必曰丁君世所謂好人行好事無不曰學學也無絲髮公事足不出門織屋以書教子以師雅樂不溢賦詠有措昔君之同堂弟希亮從余學每爲余言君曰吾兄甚善然所少者學一若學耳

子何道誘之撫其為彼進其為此於是時希亮年已長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為文不啻如嚴父師在旁程督之故言君如此余曰夫善有端勤勞其身常若不足而為善者善也予今日是也安樂其身常若有餘而為善者亦善也予之兄是也歸於善而已不可易訾也君年四十九紹熙五年六月十八日卒慶元元年十一月初三日葬樂昌鄉溫嶺西山王子之塋十步初娶楊氏早卒今娶戴氏二男子木復三女子皆嫁士人曰鄭諳徐良臣萬鍾云始希亮既以其學步君君不為變門內之集希亮辭謝不預二家賓客亦難往來或疑君弟兄有間及希亮既得疾重絕無妻子始乃遷衣危坐請君託以後事君泣曰弟無勿勿他日戴氏為其內君為其外經紀諸用過於希亮在時人又以此多君弟兄且曰不苟為異同也木使來請余不獲識君追記答希亮語述而銘之銘曰手植之木家蓄之書皆善人之餘也爾後守之豈曰弗疏可以大啟閭也

## 張令人墓誌銘

夫人諱幼昭字巽息姓張氏溫州永嘉人歸陳氏為中書舍人傅良之妻夫人父兄皆儒先生自幼聞採詩禮間事絕異於他女其夫有學行文詞經世之業遠近宗從登門請業通日夜歷疑者室內常無坐處夫人獨扶一婢治爨督其饎采市薪行飯分茗皆令得隊餘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斯有田五畝夫之伯氏綴也將繼室而不能具糟夫人曰留此田耳後夫官頗遂不至之猶經營兄姊及他親交或一日直再數十百萬錢夫人喜曰士方窮時欲有施與云云為大言耳今而得酬豈非幸耶過洞庭管押者忽告曰某所行李有益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即如是所失不過財物若貧即不失矣夫仕上皇力諫不聽乞致其仕下獄即行　新天子嗣統急召使至俄復罷往來業業數月夫人率男女歡笑相隨曰以爲高則余不安以爲罪當遂則宜稱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凡其夫所欲向意行不由折倣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如是是吾不能從其夫然而每曰以子之踐且易欲以其末知於天者使人亦知之乎宜謗之衆也與夫閩士久士之品儕高下皆能言之夫所與將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過如娣姒憂樂皆同焉婦人之可賢有以文慧有以才能淑均不妒宜其家室而已至於儒者之意散闊而不續高遠而難攀自篤信力學之士隨其分量所得毫釐有間苟不盡知趨舍異塗輒相疵病乃能習見於房瑣安行於梱閫塤篪應和如出一人窮達毀譽有以皆樂則夫人之賢加於世之賢也夫人愛其弟特甚弟死久諱不告過時而後哭之慟絕遂得疾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且午曰伯伯何在吾今死不可不與別握臂伯氏至夫人曰新婦歸矣夫撫之曰得無記嘗所得於論語孟子乎頷之再三而瞑年五十封令人子師轍

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阿好適潘
子順阿聃適將仕郎薛師雍阿季阿福許嫁太學上
舍生林子燕將仕郎徐中不幷不卒慶元某年月日
葬于某夫以書來曰吾夢景思盌服出布帷間焉柱
曰往見子謝意屬子銘也又曰常日有不樂未嘗破
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
墓誌不得故不爲爾然則夫人之期於後遠矣余何
足以銘銘曰 同其夫之志意兮眇追古而逐今有
迂而不達兮有敝而莫尋人所不知兮夫人知心嗚
呼所謂好合兮所謂瑟琴宅至不惜夫也弗任山則
奇矣勒此崖陰

參議朝奉大夫宋公墓誌銘

公諱傳字巖老姓宋氏其先自閩徙温平陽五世祖
爲郡都曹葬瑞鹿寺山居永嘉曾祖憲昌祖仲舜父
上舍諱允贈朝散大夫公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
台州黃巖縣主簿衢州州學教授知福州閩縣江西
轉運司幹辦公事通判秀州提舉沿海制置司參議官
乞致仕紹熙五年七月丙子卒年七十官至朝奉大
夫娶潘氏贈宜人再娶徐氏封宜人子三人柚某官
掾先卒權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嫁進士周尚先卒
孫男女各二人慶元二年二月庚午葬州西山法果
寺山柚錄公始末如此題曰歷官次序來求銘而其
行事闕焉余與公善欲辭不可然不得其所爲銘者
以余所聞公精識內究人賢否事是非計慮利害皆

負迹僻刻皮盡滓絶去纖重內自訴悦未嘗形言間
微見一二言爾人與之處及衆論事其知公者視其
色上下已有所可否豈不復敢論其不知者或鋒起
爭論志失前後公固笑而不問也自鄭景望兄弟薛
士隆陳君舉持議精立既有名號公居其間徐析衷
之諸公皆曰向某事某議於巖老意未然不可輕也
居官所至或事上官或從其僚其人往往有奮發顯
暴急訐氣勢生事立威以自賢者公無不遜聽使自
爲之其人後往往愧公而已上官稱其某事能某文
善公亦答以他語或曰此僚人爲之耳官庭終日寂
然事日理民至於無訟而公不以爲治人亦不知公
之爲治也故世人之與公遇者多異公所爲而已然

莫能鈞致公以輕輊之者遂以此終其身人之不同
正邪賢不肖耳若甘榮顯達崇爵厚勢則其大情極
志未有不同者顧有得否耳其或躁或競或矜或衒
先已後人始以此得終以失之故靜節動鈍濟銳寂
補躁若懸以鄙以爲如是則其於甘榮顯達崇爵厚
勢可以保而勿失也顓孫氏求聞達之要學干祿之
術孔子告以先遠世患老子列禦寇教人以後其身
者固所以先其身外其名者固所以存其名也今巖
老極明極鈍極智慮極聞識其居於世也則以鈍以
鄙以後以不及然而不甘榮不顯達不爲崇爵厚勢
銘於後其身遺其名人不得而知其子弟亦莫知也
是何道出耶豈其非楊非墨非莊非老不枝葉於道

之末流而近其本者或在是耶昔孔氏定古今人品目至漢有月旦者舊之論余既疑而未能決聊復序公之大略刻於墓上使後之君子得以詳焉銘曰稱事以貴祿祿雖獲役也遂害而志利利雖全枉也已蘊其高彼卑者自夸出也公所存乎吁莫測也

呂君墓誌銘

呂君諱師愈字少韓婺州永康人婺善治生不爲奇術速贏轉化徒以儉節勤力能使田桑不失利而已又方急時便已力教子九可以益其子之學無所吝也故驟起家富於一縣而其子孫既皆深於儒寒苦自諱如未嘗富者可謂知本務矣世論常貴諱貧而文諱富所是非往往失事理之平余以爲果貴諱當取貲焉若以文被謗亦不得辭何也呂君用一翁十年尚補緝之道遇墜柴數寸亦袖攜以歸入其里牆無闕也故無壞堤肆無得徙人無侈服然則貴諱貧者安得不視君所爲乎文之所以謗富非惡富也惡其與害富者俱也君致富雖纖微然遇旱飢輒冊出稻子數千斛助州縣賑貸其知取舍盈如此豈有所謂害富者哉能去之盡使富久而不厭此君子孫之責也君生六十五年紹熙五年正月廿五日卒慶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葬趙侯祠西南山兩娶夏氏皆先君卒後夏氏與君同治生尤苦君自以且老失助哀之甚每憶其稽哭曰杜某日瞻臈某日釀吾婦所爲乎吾不忍聞也君竟亦死子三人約浩源五孫季曾季琳季皆季懷季恂昔余過陳同甫同甫以所述夏氏銘示余因使余題其墓余笑曰吾字書不能分備傍符安取此同甫殁欲必得余強許之同甫使其僕隨余至瀟湘取書而去及呂君葬同甫之子瀹變爲請銘曰先人之顧也嗟乎余文雖陋使同甫在余得勿從耶而浩與源以辭接於余悲壯回轉皆可銘敘浩嘗有官轉運司貢其名自乞勿受以解父兄之獄其志又有足觀者遂銘曰　人道多方舉要而言治生能富教子能賢呂君有是可以文傳

丁少詹墓誌銘

嗚呼學之難也質與性不合年與人不並幼而教之時至而不得成其材十且八九也况不幸失教者乎不幸失教過其時乃能感勵奮發斷齕年稽定性自成其材以收獨至之功若是者世之異材異質也蓋窮都鄙國得一二焉雖然其若是豈徒然也天必孚之使有發於事焉使有施於時焉位叙顯寵使不與常人者同焉所以信夫學之難而成之於已廢者爲尤可貴也遡年而卒於逝成材而無所發始與常人異終與常人同若丁君希亮余所謂可哀者也希亮字少詹台州黄巖人曾祖皓祖敏父軻少詹生二十九年余過之於錢塘聞人言自以爲高下能有辨也見人行事自以爲是非能有擇也捐躬誓志自以爲不至於所至不止也後二年余教諸生於樂清少詹始來人謂少詹年已尊老讀書有數而論議自許誇

大相與背笑之少詹知而不慍也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於龍宮同甫驚曰是人目華聳神詼諧弄要帖爲學徒者且吾鄕里不素識得非嚴光徒出之士耶既而少詹盡師碩儒盡友良士盡聞名言盡求別義常服補褐而食疏薄夜誦達晨手抄滿屋蹤華所就詞雖意確論事淅盼皆有方幅人於是奇少詹學倏博文倏工淹識練智纖細並入彼幼而教之更數十年術業尚新者果非人力可及矣卒以歲日二三留治其家餘暇循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紹興三年七月十一日卒年四十七十月十一日葬嶠嶺之原娶於氏先卒四子篁林籍一未名三女長嫁宗室崇謔二尚幼銘曰

余觀書傳士當晩成之後必垂功名少詹乃獨無有故爲此銘矣以慰吾亡友云爾悲夫

慶元二年五月　日

## 姚君愈墓誌銘

余二十許客烏傷無所並游春時獨出滿心寺廠者松楸間行吟繡川湖岸望山際桃杏花蹊綠蕪至郭西門耕者方鹽從而坐爲童子誦余此徑入煙起處有姚秀才居之君俞曳破鞋出迎相視恍然如舊已熟識者余爲之題詩石磴上往還彌年乃去時君俞應科場學習詞賦銳甚然其風措踈爽自絜不同物若山人處士年饑不粒食蒸藜菜茹子啖之無鹽醯邑人始但憂其貧不堪既而以其久不屈稍聽向至且老克有加行迄無苟求家宮信重曰是可爲鄕之丈人矣將死戒其弟柏前止須布帷一幅置尾爐於葬曰知我者自當來哭不知雖哭吾不對也又書告余曰我能守義不辱于子能卒爲我銘則幸余曰諾君俞名欽可雅州義烏人曾祖忠祖昭父輝年五十七娶傅氏子速逵運二女長嫁王某次許嫁黃某卒之六十二日慶元二年十月辛酉葬於西山銘曰

貧富而爲廉貪之所以遷也倚吏而藏威材之所以展也是故非勢與利則貪名爽實將無以自顯也若夫以身爲義則雖無銖兩而可不爽也以全爲歸則雖極卑賤而可不亂也聖賢之所自盡不與世同貫也嗚呼子之聞此其無恨也慶元二年九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鄭仲酉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君姓鄭氏諱璽字仲酉温州平陽人曾祖瓊祖檮父躬故皆不仕君中進士第爲台州天台縣尉婺州武義縣丞臨江軍録事參軍知其軍新淦縣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卒年五十六君治獄察辦而堅明保義郎孟友諒有妻趙又挑寡婦茅以居如二妻茅之男具夫寺之子也齎於友諒以病而殞茅告趙謂爲謀殺之也擴治不勝痛自誣服將抵死君訊知其冤與一郡官吏爭論累月趙卒得不死有僧惠果遡苑模者曰模善爲歸吾攜疏乞錢而模使其徒黃文昌致吾空寺中僞出姓名譯多題施因數取錢物酒食以相報設今巨費矣然無左驗有司疑之君令盡取繇雜問模他事徐視其答則有與題施之字同者數十輸之果模與文昌詐改筆易書以詐之也遂伏罪新淦素大縣誅責掌往往失施置累令坐不良去吏部榜闕於亭甚久人莫敢當君歎曰吾故無待闕而畏其難可乎單馬之縣盡疏邑病陳義引古以識諸使使稍爲動得頗有蠲損既不迫於期會然後調柔其囂者以寡訟矯强其怨者以趨學三年之間縣以大治聲流江西諸使會當薦者君爲首君積與守不相下守怒中君以法類諸使縱之而君亦已先遇疾遂卒官下更十二年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其子益朋壽朋始葬君於縣金舟鄉斜溪山夫人陳氏先卒女嫁承信郎李韶進士林某林某余首識君於武義武義小邑沙溆井落盡目前也而君偏然長大步止如山旦出治事不過食頃輒閉靜終日余時氣盛未甚涉事私竊奇愛君謂如此人使當勤功建侯勤勞國家不應於此置之也其時　天子方綜名實修政事親拔材能士不以次用之君間至　行在對上數千言　天子爲下其書使第其可行者齊上之而其人尤用事人謂君幸一見富貴且來矣君笑不應後五六年始用格改官人又謂君已了近時所謂債縣者正復平進未失晚遇也而君又已死然則人之私願其然者命固不與之合又況君負氣節必行意終不以勢挽而從也則命雖不能如君志亦何少深咨也哉余一夕宿芙道巖夜參半回風飛雪滑膚就寐忽有列炬聲稍譁呼門則君自縣走視余相對癸然歎曰故鄉縱明當至其處復揖歸其舍雪益急比曉没井餘矣人怪此縣丞竟夜行雪中何也余今老不自立每君知坐念太息壽朋來請葬故乃銘之曰

嗟仲酉身竄大智又通諳兩不就持掩焉銘殆播敷

慶元二年十月十八日

彭子復墓誌銘

士多以意爲善鮮以力爲善也誠得其意聖賢何遠如意之而未至焉豈又以意爲力也則善非其善塗其材枉其寔矣今夫意之者如望遠焉目之所至身可至乎天下之理備矣尺度揆之規矩占之若稱物

斤石之差必以其力不可强也以力從意不以意爲力力所不及聖賢猶搢諸力之所及則材爲貫材德爲實德矣初子復能勝冠東南之學者昔之宿閭爾舊見皆已遜散剽剽可喻新說忽焉交列横布士之研聰勝明遷氣養精精意所獲自爲深微奧趣家異舜而身孔顏也哉其一時師友盛矣而子復又舉先周旋其間其間之早矣然而子復知爲善之難非同聲趨和之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致而耳聽考質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識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之猶愁置之其檢身使者者適其治民使煩者理朝廷不養交卿黨不合譽倪然求其是而已嗟夫不同其所趣而不異其所合亭步於其意而致多於其事徒辛若於所難而不敢安樂於所易也何子復之用心勤行之篤哉昔孔子謂無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又曰未見力不足者然則以力而不以意豈古人亦以爲難也子復姓彭氏名仲剛温州平陽人曾祖迪祖宗盛父攽踞贈承議郎初任婺州金華縣主簿曰古人先正名主簿者主其簿籍云爾今簿籍多廢絕何以名官乃求得四隣帳核其差謬類爲數百冊藏焉衢州大水上司令子復覆視而後賑子復請曰衢水高者出壓危殺稼溺人行道共知既冊撿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不食死矣上司感其言

即出米恣子復所爲民賴以活移台州臨海縣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爲大圖地之所有皆物數之有獻鄉圖者子復曰善猶有遺其人曰冊子復指曰某處領也領隨某乙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今忘之矣其人大驚不知子復何以能知之也由是扶蘇謹嚗以就坐新盡寫也令所不能爲者立縣廨且百楹子復聽民訟甚察然不自以爲明每諭之曰雖訟而直所益多矣民愛信之茲鬪衰止至今言治臨海者推子復云提點鑄錢將薦子復使之買鉛蔽以職事相涉子復辭曰鉛非所差也提點刑獄爲得審察子復徑參吏部授兩浙運司幹辦官而去近臣累言處州縣可惜始召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遷國子監丞子復從日坐局治其細碎多所更定後皆爲故實賓人弗善也遂坐考進士與知舉力爭而罷久乃知全州賓僚元善陳君舉任總漕事首爲減月樁錢十三四子復又自減郡之凡費然後戢預借賞省限商稅止取正錢常納者蠲其太半輸租得自槩量無斛面吏之一切聚斂略皆不用乃擇其耆老學行俾師長其子弟而親執經講說其中曰此古人所以富庶而教之也未幾承議卒民哭扶其柩至境外數十里曰何時復此太守乎服除知濠州未行紹熙五年明越大饑特令提舉浙東常平蓋於是將用子復矣命下八月庚戌以病不起聞年五十二官至朝請郎娶王氏封安人子曰溈將仕郎曰澤

曰謙女嫁從事郎新徽州歙縣丞林士裕進士林居
易其二尚幼慶元二年四月丙辰葬金舟鄉將軍陳
灣嗚呼以子復行事考之豈所謂力不及歟然則不
得盡其材而死者非力也銘曰孰為任重累銖而
稱孰為道遠積步而行始士終聖級舉階升古人之
學遠矣難明子復之志匪騰匪騫力其所難不以意
言彼用者天彼成者年撫其已然斷銘此藏慶元三
年　月　日撰

宋武翼郎新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鄭君墓誌銘

自名司顯吏之外碎曹猥局無不因人廢興其職任
雖卑近而倖門弊穴更為深遠而難治敝蓄家害之
所噬攫官人徒飾氣肯首反得善譽舊而自為未嘗
無禍也君之子持正為余言君監岱山鹽場將事曰
場監至賤也走書乞索日至州縣將有土木之事或
備借夫力上司抛買提刑司所謂五分頭子皆於此
乎取提鹽及州縣吏每年帳例錢千餘他所須求
尚不預舊常使甲頭持狀名借於官謂之請本煎鹽
實勉亭户錢以應諸費君初到受前官牒亭户借欠
錢至六千百餘萬曰已豁其半矣昔吾受牒蓋不止
此君大驚曰鹽買可足耶陰白於州為從上過絶者
盡罷錙之痛抑諸費甚不可免則買鹽有餘錢足以
當矣久之亭户爭投鹽中官君為益買零鹽隨稱輕
重得錢增十八九右曹上其最進官者再焉君又請
提鹽除紹興年借欠亦且千萬自是亭民不復告訴
始著新衣置家具君亦治敖庾飾公廨內外堅好矣
岱山在明州昌國縣大海際居者數千君直其爭訟
島衆歡服不干守令曰自有岱山場未有也吏與甲
頭故為借狀者方大恣君覓訟君妄用鹽本錢有司
考君一任無借狀用四百餘萬雖買鹽之餘蓋本錢
也君無以解笑曰法當是柰何惟奧置耳太守挫諒
君無私得兒然願於罪矣世常曰仕不樂職為可愧
懲而有人之過有法之患夫法不為人計也所以待
有罪而已世不獨貪惰不材而後得罪於法也廉善
有能亦未免焉人之情無以勸而法有所待則雖名
司顯吏將畏悔而不勇為者多矣況如君者亦幸而
免爾而獨勇為之夫合碎曹猥局之事無一不治而
後得稱治其治之難如此然則余於君之事所以載
之詳者非以君能監一鹽場為可傳也嗟夫君諱叔
豹字隱甫姓鄭氏溫州平陽人曾祖胥祖錫父倬贈
忠訓郎君有俊氣通識從進士試不中募造戰船補
官監吉州龍泉縣酒稅恥之不赴後數年乃監光化
軍酒稅軍無由額惟視酒稅耗登十官九藉之以為
常君既至郡經用又賑流民之來食者去且二十年
余友王道父為守其人陳某計有某剌曰往郡監稅
能之後不能也又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門總領
使專酒事賴君材欲倍賣辭曰甚之於麴蘗無異故
不欺而已矣日增月長可也驟倍之使市皆化飲也

曰無以見爲士者矣君不幸埋沒郡事然其剛難屈
其正難抑所遇多敬禮之蓋亦有所畜而然也既既
從山得監造 御前軍器不及上紹熙五年六月十
五日卒年六十八十二月甲戌葬尚仁泉婁周氏封
安人子持正持志女嫁林杓先卒次嫁朱至夘興浮
屠爲尼持正有籍春官工文詞用君遺恩調監台州
路橋酒諸弗肯稱手敘君行告曰始父常自課新米
使持正學於先生今之爲先人榮者其不在此也銘
曰可俎豆也而下吏可陰覆也有杖之猶有可傳僅
毫氂若又淚淚當語誰慶元三年八月 日

沈元誠墓誌銘

古之所謂一卿一國之善士者以其德限之而云也
後之所謂一卿一國之善士者亦以其德限之乎未
可知也夫士毀譽偎巷吹衣繡褐耳然而專爲善之
責將以公天下聿後世其止於一卿一國尚不能傳
而遠也不然則夷惠之流孔氏之門人何以垂稱焉
及其後也士以位爲善位之貴可以達於天下後世
而善之利始可以著於天下後世位所不達則士怠
於自脩而苟且以求安雖一卿而已者一國而已者
猶病其之也況不止一卿一國乎就其不止一卿一
國而世無孔子孟子後無以定其論於是高下之疑
誠僞之雜美類將爲贋實膺曉將爲堅成璧之物焉
春種之不待秋而穫也嗚呼不限於德而限於位使
士不能如古人者其勢之然哉温之瑞安縣有士曰
沈君諱大經字元誠余不知其一卿一國之善歟抑
不止一卿一國者歟余見其躬爲善之責甚專位雖
不達而敬善爲善之利甚勤自君從父躬行兄大廉
本誠居敬尊紹絶學君聞而慕之通物以性成身以
行應事以理傳書褱傳旨究端極曲文短句亦中程
律瑞安稱多士君獨爲前輩宿老慰寵後進有所裁
正無不服從在家肅如也妻子族人化而不慢矣初
入太學司業傳士皆傾下之已而用累舉授漳浦縣
主簿有故人爲其郡太守過君門請與俱行君不得
辭至未幾求監南嶽廟而歸紹熙二年正月辛酉卒
其十月某日葬芙蓉鄉余與山君既重其縣人將
有大廢必待君而後決君同其疾患時其闕竄起而
謀諸新廟學補荒年修陂判設水旱備欠政故今益
奮於海者自昇不近縣來貢歲來自海南來不大踊
後石岡斗門瀦九鄉河系年以不侵皆君所建畫也
雖古人自本於窮約者不必盡著爲善之利然而君
能專爲善之責操其實柄而庶幾褱髮之可以及人
其不怠於自脩而苟且以求安審矣曾王父曰惟欽
王父曰度父曰友行孺人項氏先君卒子曰上達中
孚曰三畏早卒壻曰林尚友項迪孫男霸尊霸音霸
高霸堅霸邵餘未名孫女嫁章學詩上達請余銘君
之葬六年矣嗚呼君之善止一卿乎一卿乎鄉人銘之可也
何必其子孫不止一卿乎當有達者記之矣余不肖
敢辭也上達固以請銘曰 西峴原南岡宅伊沈夫

子之德惟其卿之傳耶非松非栢慶元三年　月　日

奉議郎鄭公墓誌銘

莆人鄭洙言曰先人殁於乾道壬辰葬用淳熙甲午惟先安莆一二賢大夫也不敢銘誨洙曰必別求實有文者洙也不肖不足以得懷疑重請延佇于今二十六年矣懼老且死不能振幽芳昭遺緒豈惟不肖又抱不孝之罪以煩吾子繼不勝任勉矣筆之也按洙狀鄭氏自太府卿露徙莆南湖露之孫曰太中大夫叔生五子各以其君自別爲祖由叔之子司門郎峯十三世而爲君之曾祖曰亞卿祖曰賁祭父曰安正君諱耕老字毅叔幼孤母林氏有學行切切課君從三兄學曰余婦人汝從余揚耳毋揚墜業也君兄弟益自力卿論多甲乙送之至再擧三子云中進士第主福州懷安縣簿而林氏卒使除喪曰祿不逮親矣求仕何爲復居廬二年親戚故人强起之調温州法曹守故用常平錢物君不聽忤守意又欲捨去其友知秀郡固止之教授明州學四明自安貞樊以至之學學之地陋弗理君爲講說科擧之外若更嘗學臨取田以供鄉飲賓侍從薦君通經術甚衆召見奏事明辨孝宗悅親筆用爲國子監主簿於是執政患職事官多待闕失職以君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滿秩不朝集遂歸南陂移梅種竹終焉始君雖捷懇擧已厭聲律浮華讀詩周易洪範中庸及論語孟子味其深微皆有訓釋著仁義禮樂扶中識洗等論推明聖人之道歸於中正不偏常行不厭而佛者以寂然無爲亂之此性命道德之蠹也常擁書語其子曰時不我知我死若藏此書南[redacted]上而已終利猶無異既殁毋宦進尤薄每曰吾心方神遊晉陵復嶠余所畏也林氏基有小精廬南陂木蘭溪有草堂堂南有沂春亭舞雩臺君所常往來也具舟揖琴書晴光月夕不從賓御考槃溪上忘其近遠溪北野叟常吟嘯擊鼓送迎之莆多大儒名士皆君輩行上下相善甚其間相踵爲輔相然不以身之進退望焉蓋六經孔氏之學通於天下而人之心知耳目有淺深之殊百有餘年以來士雖以其深者自命而世之好惡趨舍猶不能盡合也故妙已而粗物詳偽而襲真方並逐於末流以斷敗本學矣惟不必於用者知自重不急於教者知自樂自重則毅已自樂則悠人余以洙所次君事及其書考之君學爲用而不求用可以教而不教退靜多而進動少未嘗遺世而世莫之同也昔孔子謂顔淵捨之則藏曾晳曰異三子者之撰聖賢之遺意庶幾乎君之卒年六十五矣其葬在文賦里東山娶林氏二子炳洙女嫁朱審度銘曰　南陂之書兮故存兮溪北鼓籥後可聞兮慶元三年十月　日

宋鄭卿墓誌銘

君姓宋氏諱希孟字鄭卿温州平陽人曾祖庭祖蔡父之曾慶元二年十月癸丑卒年八十三明年正月葬瑞安縣長山娶徐氏子長曰伯麟幼曰彌大曰直

大成大曰浮屠義天皆先卒女嫁葉浩孫男女十二
人浩以君行語余曰翁一生姓名不懸符牒足趾不
履官府僧卧四十年常坐惟一曲繩床息則假寐終
不易生床頭懸簷柱黑白成丈今其處存焉其於己
恥而不撥其於人辱而不譏敬妻如賓役僮如倩以
爭爲殘以吝爲賤靜而生明慮而先驗其疾不禱其
死不亂盖性有樂地身有常德質合道器合仁不教
而自至也凡書籍所載問學所講其道心人欲出入
不常操捺磨治乃克底善故其爲文義反覆而可得
又所謂逸民隱德者亦必苦身勞力晝研暮覆求志
達道不拾畧則使夫人以爲是可以振暴於當世而
尚闒然隱沒不能足也然則矯惡而進善挨顯以明
隱古今之故既皆若此矣今翁全乎天得之成質而
安乎畝畒之至順無待乎生存之學而無蘄乎死滅
之名是以覿戚故人之外鮮有知者其知者猶曰是
固田里之善而天民之常爾余聞而瞿然嗟夫余之
後夫子也前掩而後覆補敗而扶傷況況焉難乎善
惡而殺乎名實也如泥中之迹焉徒示其跌而已矣
其不得爲田里之善天民之常審哉銘曰　淳心之
成其行不傾以不膠乎死生慶元四年　月　日

承事郎致仕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正己字聖與溫州平陽人始名千乘而
字健侯自言夢有錫以今名者因併字更之然相謂
君者猶曰建侯云曾祖貴祖淳父遹紹興中爲太學
生　高宗慶元八年以恩補迪功郎君自少時順悌長
老無違行雖已精文尤巽恂常稱善掩惡退在人後
遇後生有教誨亦娓道宛轉不令失色詞富不幸有
意外事衆不樂者乘時擠君君不憾待之如平日其
黨後有急君勇赴之力爲盡擠者愧服人以是愛信
既長者家故貧迪功粗給衣食君躁視無幾何數曰
富貴有命吾自度不能益矣然可擴損於今乎約會
凡用至鞋菜細瑣往往人不能堪然客至輒具酒食
中禮或一旦忽倒囊與人錢不吝也族人昆弟時節
集處君未嘗不先赴抵掌極論大笑爲樂有未至者
聞笑聲曰是建侯兄在耶皆倒屣惟恐後因相與竟
日不忍去盖雍穆之助也君本有當世志既無所遇
合而其子雁進士第三人君謂曰吾壽昔所願不過
平進一官而止然而終不可得今汝踵得高第又平
進所願而不得者汝兼二焉幸矣然立朝有義臨民
有政自今汝謹聽吾預告汝因每事爲節度授之簡
則浮舟散策獨到山海孤絕處忘其返焉嘉泰三年
郊祀禮成封承事郎故人親戚爭酌以壽君君意在
自喜曰自吾祖堂三百年仕蓋有躋其先者吾何德
乃獨身被之顧老不足爲善將無以報國而死柰何
開禧元年君疾且革不亂語不及身後五月二十四
日卒年七十五再娶皆林氏封孺人子男中承議郎
著作佐郎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女嫁同邑進士薛仍
孫男三曰遵孫還孫近孫明年三月壬午中葬君于

烏奧山迪功墓右尚惟君幽潛私淑報以其子而中
方佐太史氏掌教元子將用矣當大列鼎養君也而
不少須以死銘曰　種之炊之有實其餘熟而食之
孔羨且饒亦既難老可以期耄紙辭于泉君子是悼
開禧二年正月　日

朝奉大夫致仕黃公墓誌銘

越新昌黃公諱仁靜字仲山其先婺源也曾祖朴祖
巽父惠之公累封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七開
禧元年八月乙丑卒十二月庚申葬孟塘石冢山北
麗娶沈氏繼室潘氏皆封宜人子男六度朝散大夫
直寶文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庶庚宜州文
學庶從事郎湖州長興縣主簿庭迪功郎池州州學
教授士隆太學生子女二婿奉議郎知婺州東陽縣
歸墨卿宣教郎知慶元府鄞縣周之瑞而廣士隆及
嫁墨卿者先已卒孫男十二邁迪功郎鎮江府司戶
參軍章卿貢進士遵準迪功郎饒州司戶參軍覃常
中餘未名而邁遵皆早卒孫女九婿文林郎常州軍
事推官周南文林郎武昌軍節度推官宋淳從事郎
婺州觀察推官王棐將仕郎陳鏞餘未行曾孫男七
女一皆未亂也黃氏越之聞家而公越之君子也少
為士家未克米鹽旦夕急公求所以逸其親者百力
督課以身先之未久有田二十頃公以為如是不已
則以財自沒矣於是諸子出師入友交勸以學而度
中進士第公喜曰吾雖未耄老然天其畀吾休乎遂
營隱居沃州之尾孟塘之山以其夫人年高多寢臥
起須公尚未決去也及其夫人歿終喪松括迷適庭
花合圖公著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宵送　月於林
精中凡故疇新畝藥假進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
落莫恍惚若夢中事唯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啖
翻羨若微為語儒佛二氏所以離合者自言見性命
真如水中鹽味非無非有其說深羨陳君舉來遊
經年常縱論夜分君舉名善辯不能窮詰而畏之曰
此非由師授而得也至於天性曠達不作疑吝推己
利人不自封殖無纖色之悅而人譽其德無市井之
惠而人懷其恩蓋其中之信於人也方度宦浙東西
公來不過三月為御史諫官事有當言言有雖盡徹
婉順導尊其必感發前後被親以請至八九輒不聽敢
役命使守泉復固辭　天子知公實老矣乃自顯譲
進直寶文閣許以養公君臣父子之際人又以為難
爲孟自癸未至乙丑四十餘年公子孫婁以文字起
庭既擇禍公疾始侵呼章語之曰汝知吾樂乎章對
不知也曰夫除世俗麤事易斷細微精想難吾用力
於此久矣然葉落枝生不知其幾今真斷矣故樂也
臨絕視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
遂歿銘曰　昔君之來兮交茲山而誰儔今君之去
兮邈茲山乎何求其風跳跳其月皎皎彼蔚者蔵不
尚有部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公姓詹氏諱體仁字元善初後其舅張氏既復爲詹
氏詹氏之先有自光州固始家于建武夷者其後别
居江浙昔本武夷而公爲浦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少有異材鄉舉第一授贛州信豐縣尉見張忠獻公
論滅虜祕計忠獻壯之辟爲屬以公贈朝奉大夫公
始冠第進士大夫死錢塘與柩俱返哀動行路未幾
張氏祖亦死仲舅童孺不勝丧公服重治家事教舅
有立人無異言調饒州浮梁尉郡以公屢獲盜賊奏
其賞辭不就爲湖州歸安丞會張氏祖母死終丧爲
泉州晉江丞公穎邁特立在下僚氣順言正喜因事
開說以便民上官不以氣類雖合常敬聽梁丞相爲
於朝召授太學錄遷博士于時學官號天下選講學

得人之盛後以爲不可及公居間前後四年功最多
遷太常博士　高宗方定謚或謂宜稱堯宗公言於
古無據謂比殷高宗謚改高後爲少卿謚　孝宗亦
公所定議者皆厭服從之遷丞攝郎金部提舉浙西
常平除左曹郎胡廣總領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
錢亂常法劫掠爲變公謂諸司宜速討曰此去京師
千餘里上請須報賊計行也於是群黨恐棄人不知
警就遷司農少卿召爲太常少卿　光宗疾省重華
不以時中外駭懼或稽不出語公涕陳父子至恩歎
發廷臣使交疏迭諫用意尤苦求阜陵當復士公言
本營思陵非高爽地自思而西勢益卑下非所以安
神靈也宰相不聽公爭之力遷太府卿即請外除直

龍圖閣知福州歲餘待論浸異言者遂以爭山陵事
爲公罪罷凡八年徙居若霅既憫水石誦讀悠然復
龍圖閣知靜江府始至勞農觀田器公曰是薄而小不
足盡地力且無蓄陂何以行水乃更造農具取水法
物則爲圖授之移知鄂州除司農卿府爲湖廣總領
公恩在鄂師戍卒遠公來合兩手曰復得吾父矣蓋
備者之政歸於正已厚下而已世吏所以便文自用
者雖善弗錄也爲民利無不舉爲民害無不去以其
下爲當損無不與以其上爲不當取無不革也故公
於浙西開渚渠浚練湖置斗門以備水旱特散鹽本
錢數萬以業亭民湖廣幣輕出百萬權其價而故諸
州積欠亦百餘萬諸屯累重者增券給之皷勞權新

士食好米又與鄂州運司同築武昌爲倉提福州之
僧坊以賂易主者差其直有常數公一撤去其任桂
則十縣之稅錢爲闕一萬四千雜稅朱膠爲除八千
大凡州縣之以用乏告以賦重請皆立應無留也人
或疑公且空有司之藏爲百姓地矣而公之財常遂
深藏暴知泉湧山聚此又世吏所難測也公立朝察
消長觀會通勸發善意助達陽德於人材治道開闔
明晦殊扶顧相功效十數願難以言傳也自趙丞相
去士久失職公率同志請於周丞相反覆極論責以
變通之理因既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丞相不能用
然其後亦多所收擢公之力也時邊事方日蕃急而
公已病猶懇懇調護兵民杜塞希意迎和者朝廷既

召公歸迸以開禧二年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四矣武
昌之人如喪所親號泣送之夫人吳氏聶氏先公卒
後娶沈氏皆封恭人五子端愨從事郎端愨迪功郎
端直將仕郎端方端靖四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
鄉某所公少從緯安朱公學得其指要已而徧觀諸
書傳末百家融會通決天文地理象數異書無不該
極每陋巷某凡茗飲冷落或嘯游淋觀觴行林泉輒
為人講說本末條暢眉睫目明照坐弈弈夜闌燭盡
聽者忘疲著象數總義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始公之
後張氏詹氏諸兄蚤世而貧公養視弟姪買田宅具
婚嫁女為官人妻既還詹氏經營二家如一日至於
弔死卹孤無疎戚貴賤有無共之信矣其為君子

也余觀公在朝有可以致高位之時屢矣而義不苟
取嘗與同僚燕語顧余而歎曰吾等善自立須子一
好墓銘而已悲夫余之卒銘公也耶銘曰
約步則屢殆無奇行厥蹤偉人雖中準繩莫求廣居
陋者則然大德不踰公其有焉相彼豪雄竭海摧嶽
又粹以愨金鍊玉琢匪質偶成以學故能既超既觴
葬公靡鄉嚱嘻古人用豈必盡我銘此詩哀而勿愠

林伯和墓誌銘

伯和林氏名鼐一字元秀台州黃巖人曾祖定祖灝
父興祥贈宣義郎妣戴氏宜人宣義少貧業行賈同
賈分獲壽錢覺惟飲乃去宣義徐覆之誤多若干追
還於塗同賈殊惘然曰我愧君矣復惟飲而別宜人
亦重義不吝夫婦意合鄉女將字而孤養視如己子
擇對嫁之其人父母事終身宣義年八十四宜人
年八十二而卒伯和以進士起主明州奉化縣簿定
海縣丞知福州候官縣通判筠州未行紹熙三年七
月庚午卒年四十九在定海郡令受粗輸伯和縱民
自槩重吏爭曰數不足當與坐伯和故行之卒無欠
在候官方視印吏言無以辭板帳請逮逋户伯和曰
吾未曉也勝盡三日約民量自欠輸十之二適是當
考賞均限民爭輸不失期因盡閱邑自得其要戒吏
勞立待命而已無得預理欠逗伯和去無以逋稅受
笞者石門鄉田頃五十七畝受米二斗六升太平興
國中民田在外鄉者摘其鄉紹興經界曰此本鄉稅

也由是比他鄉倍六七民不堪重伯和曰師將兌知
羅折變及餘料配鄉類以餘候官之俗淳伯和靜無
之民服教令木陰滿庭終日寂寂無復訟者然不以
聲色拘上官奉化時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請尉以
讎誠逐之百里外伯和笑曰吾性不好獄且略吾地
無以逐為也竟不逐定海時當人用本路常平使籍
教不受役伯和役之知令常平擾使成役伯和曰叙
產可公擾爭不許常平捕其曹吏幾盡將為名以劾
會其罷而止候官時刑獄使武吏素不相得摘縣胥
移問怒拍案聲出屋伯和徐答報不能屈益怒曰
哭入縣庖因值其狀空而去既復以告帥使加罪帥
疑之以物色討求民譽伯和不容曰乃已初余年未

兄識伯和兄弟勇不自抑數爲言古人之道或解或晦當世之學有是有非伯和喜聽日以親因又識宣義質實老人厚而不嬌被心語口可背面答也宜人尤淑善聽夫子所爲家事貧而理躬友往來門內和雍余每歎其父母兄弟能如是足尚矣其後伯和出仕行其所知敢決不回一家皆自戢助伯和爲善者貫允稱人謂伯和於官無不宜也既而宜人卒長子仲發復喪伯和與宣義乃相繼卒棺槨撲後祭門戶更仆起垂二十年次子仲謙始用伯和遺恩補迪功郎授臨興府司户長女嫁修職郎新添差吉州司户趙崇賢次許嫁通仕郎朱浩次未嫁幼先死然則以伯和之行事觀林氏之盛衰所以蹶而復正者其諸安命而待義之驗耶始伯和之夫人杜氏以紹熙四年九月甲申葬伯和於善化鄉樟桂山而銘未立叔和及仲謙曼以請余病且老念昔語伯和今退隨幾何矣而仲謙文詞奔放横逸學進而未已其選以余之語伯和者教戒余也顧余老可棄也已嗚呼可以悼余之衰而伯和不死矣故併叙而銘銘曰　既爲鼎彝何所雕鎸之深悲後吉不爲棟榱焉之伐木之音哀悠

翁誠之墓誌銘

公姓翁氏諱忱字誠之溫州樂清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公貌方神清正其色調無一毫假與人意人亦以公爲不可負辜見之者必慮而後言擇而後求未嘗敢輒以非義干也然或退而窺公之私於家人父子朋友之倫油然異粹美意細而情親篤厚甚矣學不名一家事物之義理深約精盡文字重密有周漢體詩尤得句律讀之者如在朝廟聽韶濩之音金石之聲非山澤之臞所能爲也少有大志自闔閭廛疾田野又因上剌人主抄及宮掖皆欲盡言而不忌諱使得行其意不得乎其言則不止不得乎其職則不進也公之平生可考見者如此然則不足爲名士賢大夫乎中進士第歷明州慈溪縣尉郴州郴陽縣令知岳州巴陵縣通判郴州官累朝奉郎公既不求知於人人亦無能知公者至其造意廣遠據經堅决奇論於草木託與於亭傳人多譁而不能回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七日卒於彬州年六十九夫人張氏二子中行先卒中立將仕郎三女長嫁進士包某次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過過死再嫁進士何某又次嫁進士陳某孫男女各一人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葬永嘉縣秀峯山村其先人焉於是同年生龍泉葉某與爲銘銘曰　嗚呼誠之嗲嗲乎繩繩乎不枝不求歸全其生乎不從古人於九京乎

夫人薛氏墓誌銘

胡序少賓夫人曰薛氏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二家永嘉望姓世相婚姻少賓於夫人實内外兄弟夫人之弟常州君將習綜練號有幹局事業天下所謂薛士隆者而少賓通達沉雄特自期負厚甚與士隆取舍略不盡同也年且五十猶未有仕官意夫人助之掃

一室時卧起飲食而已人疑少賓內富槖故不輕出不知其貧也少賓監湖州酒庫卒官家益空夫人治如平日不使其子問有無已而子宗子守相次登進士第以能文有學為名士師友少於四方在家如處子里巷人不識面未嘗謁州縣也又不幸皆先死夫人雖悲不以亂志最後幼子定得試禮部而夫人卒年八十嘉定元年正月晦日也其四月朔祔于永嘉縣吹臺鄉少賓之墓夫人五子曰寅亦早夭葬夫人者宇也壻曰孫揣黃庭陳倪吳珩嶷嘉泰進士孫男四人曰塋曰垕曰圭曰堂嗚呼余於夫人知為家者不以貧富有無而家道常存也其子若孫不以通塞隱顯而善常積名常聞也銘曰　少賓溫溫萬夫之豪宗也擬長守也增高勉勉夫人遭世變遷蚤聰暮教以考厥年其在後人力仁力義達於家邦夫人之志

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

公姓葉氏諱先祖字顯之祖公濟游太學無成貴袞去處州龍泉君於溫至公定為永嘉人公性拓落志願大困於無地不自振立歲既晚專屏靜處不預人事味山野之樂而遠市朝服臺笠以忘冠紳焉年八十五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積封至朝請郎賜紫衣金魚夫人杜氏先公二十六年卒封安人子男六曰逮曰甚朝散大夫尚書兵部侍郎曰還曰過曰遇曰達女三嫁孫燮項士龍伍衡爾孫男八曰思益曰福歌先夭曰宣曰阿阜曰宋將仕郎曰焌曰撫卿曰阿勝曰阿自孫女五曰媛曰幸皆先夭曰椒曰止曰雅嘉泰四年二月初八日葬永嘉縣建牙鄉無相院山之右祔杜氏葬肯符鄉上水陸院西及是不克合吳人勝欲記壙

高永州墓誌銘

慶元己未夏余畏風更用寒熱藥不善病愈廢曾上行四肢百體皆大廢如土木偶衆醫妄議却立觀望不知所為多引去惟外甥朝奉大夫永州高使君日來視余其明年庚申永州亦病四月二十三日卒方永州且病且死余不能伏枕痛常狂行竟日其喪不能問其疾不能哭也又明年辛酉十一月初九日葬于永嘉官塋其子屬余銘又不能為嗚呼余山野人爾永州侯以文墨事不辱增之而無銘以傳余義關矣又六年丁卯余疾然未忘也然漸欲捨筆矣乃次而銘之使君諱子莫字執中蒙城之高寔定生宣仁聖烈后后說姪公繪任保靜軍節度使贈太師追封咸寧郡王為公曾祖祖世定朝議大夫祕閣修撰父本之從事郎江西運司幹官贈朝議大夫運幹卒時生五年矣高氏本永嘉無宅無田公幼孤貧甚天性耐窮約知事輕重轉側閭巷間自求師友以立門戶故雖貴姓而知名與儒書生等調郢州京山尉會新抽兵革堅數擾在籍冠中公視弓手土豪如家人盡死力賊發輒滅流亡復歸諸司高其能舉改官至六七曾罷獄顧理考法而止知明州象山縣大饑

負樵百斤易稻一斛公蹙然起出竭公私備之夜歸
以斗斛為族歲尋大熟麥一莖四五穗民還稻遺錢
未露積魏惠憲王甚愛公曰類我家人諸參佐敬之
曰寒士爾知慶州麗水縣善以簡靜持務專有餘恭
便民事亦為設方畧發置補預措一料民稍覓監左
藏東庫辟成都鈐轄司幹官毋老不行通判台州守
猜而欲辱民怨惡之公拔職爭辨守積不喜中以法
謫主管崇道觀稍名自陳所過避泣曰誰得議通
判隆興府帥素知公材命吏少先曰通判吾書行而
已事無不出公意一府大治歸貫其帥知永州未到
郡卒年六十一夫人翁氏封宜人子二人不愿不息
迪功郎福州長溪縣主簿女三人長歸余幼歸朝奉
郎平江府通判包履常男孫五人叔鈞彥脩彥修彥
侃彥符女孫一人公風神峻爽雖中夜疎散亦就儀
律人謂圖書當以之敏達明恕要在不累鞅鞅而事
舉退公常掩户翛然一衣數十年生計粗給其仕雖
取知或達章薦引然不驗晚乘太守卑若將有為也
而又死銘曰　車欲輻輪不寘河旁焉有粟黃不在
康莊浮浮百類然也望洋善價可求孰為公價山寘
實以宿雲水幽幽而擊柳嗟官莊之原兮有永其藏





章貢黎諒編集

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觀鮑公墓誌銘

清卿初病足以兩竹自輿過親舊輒止飲酒笑語如
平時稍艱猶倚行園林往磐石上數花鬚嗅松葉為
樂轉劇謝客危坐嘉定元年九月癸卯卒年六十八
十二月甲申其子迪功郎興化縣尉瑩葬清卿於父
朝散墓東壬山坐丙謂余知先人莫如子鮑氏之譜
曰鮑叔後也四遷至洛陽唐季從越徙杭七世祖皓
皓生守忠皆官於永嘉遂為永嘉人高祖軻太常少
卿曾祖稱宿州教授有聞熙豐中翰林學士梁公燾
銘其墓祖誨梁公銘所謂有隱德東南士人器重之
者也梁公元祐名臣也父得明縉雲縣令族父司封
員外郎虎銘之司封亦名士也清卿諱濂生六七年
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入太學每一篇出士人轉相
授塾首醉心爭效其體惟恐不㡯幾也前後積取高
等中上第教授處州興化軍幹辦湖運司公事知新
昌縣通判婺州知潮州自乞官觀知融州復乞冲佑
觀而終累官朝散大夫瑩之言曰先人按華緒富寳美
實始天畀然意將有以用之也然而標緻名與高稱
陷會雖於古所謂為貧而仕者小偃焉就之若夫不
以義而富貴未嘗不避焉遠之也以是閒默不遇而
死及之乎重知吾先人彼歷官行事之瑣瑣無述可
也惟事外之志廢發舒萬一以昭余哀嗚呼千鈞重

任也載以大鵬之翼猶一豪末也超埃𡏖軼浮雲上於帝庭而豈知榆枋之尋丈哉宜楚之不類述也清卿智識絶異於治亂消長推見至隱規度深密可以過絶横潰然而不以干權勢佐筴畫也吏道尤敏給鈎深應猝投機立發不得回止也然而不以權譎𢧐明恩怨與一世朋友上下文墨論議之間宮動商應而莖鏞錯陳之也然而不以養交當資進取一吟一詠有陶謝之思一觴一曲有嵇阮之放隱几永日澹泊灰槁有瞿曇之决也悲夫已矣雖然清卿之歷官行事則亦有卓詭過人者方永思陵復土清卿主新昌頓遞中貴人衛士求索紛擁至裂衣挾張棄食飲推床呼捽他邑失䰟魄弃命清卿取小胥取銃簿義削之類運河立曰大行在道率土悲殞非臣子自快時也小縣排設既一應法矣而公韋誅責不已吾捨兩目蹈此水為百姓請命公能自安乎衆大驚謝過退即次肅然民免横斂而大官先置猶餘二百萬上之漾歸正人常跳淮暴掠邊殺人焼壁相繼千戶隔河注箭徵主　叫罵清卿使與打話曰吾在此姑待集其總首撫之曰爾等首我面如滿月忍為是乎歸正人感動皆拜且泣曰請後不敢自是終清卿去邊人閉贊而歸牛馬被野矣然則其歷官行事若是者可謂卓詭過人矣余豈得而略之哉清卿娶劉氏封宜人二子樂先死孫禝禝將以致仕恩補官銘曰嗚人之英去為神明挾壬山兮以靈

## 莊夫人墓誌銘

慶元戊午余始居生薑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立之實來於時士相禁以學立之宰相家子匿姓名捨轄輿從余窮絶處水村夜寂聲舍一漁火隱約而立之執書猶遲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杜末嘉者郁剡設坫盛集立之獨後至中表咲曰上學來矣蓋靳之也自是歲率一來他日余過立之屋牆靜修牖案潔清憧御敬勤物具中儀余固惑焉凡學於外者必弛於家今乃不若是何歟問所以然則其夫人莊氏之力也莊氏歸立之二十餘年一切以勞自當而奉夫子於學故立之不為苦省而家事自治斯異矣夫母於子能使之學古今常道婦於夫能勸其學非今也古人之事也母之於子有禄利故使之學非必賢母而後能也婦於夫將以吾其名非必有禄利其勸之學非賢婦人不能矣余先人拜之歲立之来而亟去止之不可曰婦將兇吾欲勿行婦曰第往吾期未也今其未或既皆不可知吾速返矣夫不以一身之急廢其夫千里之會斯又賢也去年余在建鄴立之来歔欷曰莊氏子所謂賢者丙寅八月初七死矣十二月十四葬某所矣其歸也不及事吾父母吾祖妣魏國之變也莊氏孝事之吾之倫也莊氏恭承之吾女弟行也而盡用其奩中物外妹不能嫁也而割其田其儉至於惜一錢而以為吾師友之費吾之困無一言而以吾之得從巨人名士為其身之喜吾之

友二弟也雖貧而四十口之聚無所閒曰傳任備是
三子也雖幼而能不以小且近教之吾已矣無所復
望於今世而謂莊氏之足以終吾身也而卒至此吾
矣其窮也子哀吾者其待無辭乎余曰然夫人名則
亦金華人二女曰師莒如奴銘曰不妄喜愠成婦之
德不苟利澤知學之獲益封我豕益樹我杞既以其
夫亦以其子嘉定元年七月　日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
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蔭茘鼓舞受教者無異
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剥潰敗奇慧芽
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驟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
從之雖廢他師亦稍召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公
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隆師友事之入
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受業愈
衆乾道八年策進士殿廬定公第一奏入不果用教
授泰州朝廷難以銓法特之遂授太學錄將召試館
職復不果使告公將以爲編脩官公辭焉通判福州
右正言黄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
陽軍或言知名士廢不用凡三十三人公爲其首執
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浙西提
刑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鬚鬢無黑
者都人　觀嗟嘆號老陳郎中　光宗逆勞曰卿昔
安任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遷祕書少監兼

實錄院編修官皇子贊讀歷起居郎舍人皆兼中書
舍人會上疾不能覲重華公陰諷顯諫危論婉說因
乞致仕下殿徑行改秘閣脩撰復兼侍讀不至今上
即位除中書舍人侍講同實錄院修撰御史中丞謝
深甫論公言不顧行提舉興國宮居三年察官交疏
削秩罷時慶元二年也嘉泰二年始復官再爲興國
宫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一
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寅葬于帆游鄉湖村前
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人子師朴承務
郎師轍新監監官買納場潘子順薛師雍林子燕徐
冲皆婿也既仕未仕者張紹張溥未嫁者一女孫女
一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爲主敬德集義於
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
論之而呂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
然後學之內外本末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
夜索詢世舊編吏牘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
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
折旋其間呂公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實究
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
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壽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義廉
恥爲人材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内治則欲内朝外
庭爲人主一體羣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
之情凡成周所以爲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
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荷負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爲

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彌綸之義弘矣蓋嘗有臧文
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晉有叔向四人者當周之末
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行之
不蔽於古不狃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比春秋
名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歷歷上
遡建隆以達乎紹興之後將櫛理紛續起廢疾解倒
懸而煥然之使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
先後也始公以盛名天下歸重意其將有為矣其錄
大學也議科舉敝法頗檃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
習於故者以為異矣其倅福州也平一府曲直使不
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苦其決者以為專矣流言
轉易應和喧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　孝宗嘗以禁
中從容讀公所論著　光宗嘗因直前獨對許公且
大用及　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徠切劘有啓謀
之美然而奪其眷者使反為懟蔽其知者使不復思
而公之身竟以斥矣以彼四人使其君臣之際上下
之交不遂離然為時所向而謗譽雜於朝市疑信異
其終始則夫功烈之成就曾不能萬一而況其有大
於四人者乎此余於公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
之難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
侍郎陳公行之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最載之
許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故撫其平生大指
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之已識者不復述也
銘曰嗚呼陳公末壯而與群士鶩奔來師來承三代
統紀漢唐制度百世雖遠一二以數事研於終總後
於初發為詞華乃學之餘內聖外王本末洪纖春秋
四人孔子所賢建隆之元寶維下武斟酌損益可繼
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材生之甚難莫我肯培名胡
忌高實奚罪富刻表彝文錦縫彼敗素寄印如畀其諸
云云摧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摘之蘸有圅之芬肯肇
其舟音遂不聞我瞻封村沈矣萬礱二物則存公乎
在亡

##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隆興乾道中天下稱甫之賢曰二劉公著作諱夙字
賓之弟正字諱朔字復之其學本於師友成於理義
輕爵祿而重出處厚名聞而薄利勢立朝能盡言治
民能盡力居家以父母兄弟為心而不私其身鄉黨
隱一州之患若除其身之疾其訪薦闕定臧否公是
非畜予奪皆可以暴之當世方　孝宗始初求治召
二公真館閣把而不耿難進易退國人貴焉以為麟
兄獲鳳來儀也不幸正字年四十四以乾道六年六
月卒其明年五月著作年四十八亦卒四方相弔如
悲親戚後四十年道其事者尚相與悼痛嗟惜不已
嗚呼其中心誠信於人耶士之不求為君子者視此
賦者作生毀齒日讀千字已記憶稍稍誦不離口同
學兒黃易李野笑曰豈患此數句易忘耶著作曰我
心樂此誦久樂益深矣聞者異之詩所以樂皆自言
也二公及物蓋師中書舍人林公事之終身林公多

光朝南人所謂文軒先生者也臣字少而喜易新以
名家著作曰春秋為王介甫所廢久矣由是更治春
秋紹興庚辰禮部奏第一前九年著作以詞賦在第
二二公不爲科舉學雖場屋荒速之文與論者金石
等而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
及者著作既釋褐調吉州司户臨安府教授會正字
迎舟夫人於永嘉易教授溫州召試館職學生阮閎
薦舉之嚴著作對策曰此執政大臣爲惠而不爲政
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
私其親今將會執政大臣曰子爲子厚乎爲執中乎
則將然將矣至其行事則有爲子厚執中所不爲者
矣學者至今誦之除秘書省正字臧貧移摑容阮編
修官毋老屢求去不許兼史院編修官著作曰求去
以便私也黄職可因而得乎力辭不就右正言陳良
祐侍御史周操疑其父去合疏留之除著作佐郎初
秦檜死　高宗開諫路輪對群臣　孝宗既即位望
太平且久屢講和未定內庭設射馳從大雨水蝗害
稼而曾覿龍大淵挾聲勢陰進退士大夫士相顧莫
敢發口發亦輒逐得除興二年七月也著作輪對見
上曰群臣不以堯舜事　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
之上遽曰天下事可言者卿第言勿隱對曰自去夏
至今日再食東南三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
蝗食雨中爲異尤大在廷紛紛謂　陛下宜避殿損
膳自責矣而至今不聞悔咎古者災診皆爲臣■君

之■今一二大臣奉行且不暇何足語此殆左右近
習　陛下權耳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陛下乃
親技擊騁衛營豈緩急欲為自將地乎閤德陳敏近
墮馬失臂梁珂亦推折瀕死　陛下取親見也上爲
改容動色遂下詔曰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
害於秋成朕甚懼焉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
令侍從至館職疏朕闕失及當今急務著作復封上
曰陛下引舊條謀政事得如張闓王十朋可也乃與
覿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
言而後决平嚴法守裁僥倖自宮掖近侍始可也今
梁珂一年三受醲賞他內目一日遷四使而但減鄉
監郎曹數十員昔姚崇以十事要其君曰能用則
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五事要其臣曰不能如是則
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臣孔道輔首論曹利用
羅崇勳使罷去呂誨范純仁力諫濮王冊親爲不可
今公登知揚俠曹　尚熟視不敢議然則安用臺諫
又言國初措叛雖平人情未一故設邏卒廣耳目有
不便者一切閭上改之今徒監謗愈密豈可不畏禹
懸旨酒湯不邇聲色夫宴游無度甚則有流蕩戲狎
之患御幸無節其終爲人獸雜亂之禍願　陛下罷
行前事應天以實庶可消弭災變疏入亟求罷留之
數十不可以爲湖北安撫司參議不行三年十二月
覿大淵出爲總管於是天下相慶而著作知衢州矣
後奏論君子小人之辨曰人主不示天下以所好而

常禁其所偏上琛然之在州期年政平訟簡郡人畫
像祠公會親訓賀金正旦遵衢謁公不納復求去徙
知温州春夏不雨公全家淡食請命八十餘日毋游
夫人飫以梅乾自乞病甚主管崇道觀而去始正字
調温州戶曹掾歲大饑繼以大疫正字計口受祿以
其餘散粥糜日有常數同僚寓士富人爭效之挾醫
至門舉壑捲鼻舁卻立正字親切脉賛藥晨往晏罷徑
入徐出有難之者曰將爲太夫人憂曰此老母意也
所活數萬人聚道旁棄兒常百計募嫗乳飼穉無子
者擇取比滿秩究疫猶未已皆泣曰司戶去吾何所
得衣食既而著作來守故民望之亦如正字及著作
亦去又泣曰天以二劉賜我而不能終也奈何萬人

往還必問著作正字及將夫人安否其皆卒也哭之
皆失聲此蓋余少年親見聞實事也正字既解戶曹
乞監嶽廟召對奏曰　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
士而聽許宜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以是
不得留猶改官知福清縣福之支邑月責羡錢而無
經賦正字盡罷之復請緩輸數月帥爲併覓旁縣聽
訟使兩辭自指無追呼者市食挂錢於門民當其物
持錢而去邑庭常空失械索所在時王參政之望爲
帥自尊不使僚屬抗禮正字以義責之望不悅也居
五月以疾復請祠歸再召對虞丞相允文贊上謀恢
復鋭甚希進者趨和之正字極諫曰臣觀今日通和
未爲失策昔當累增歲幣今減十萬矣往時兩淮

不許備守今江北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教兵
彼且呵問今沿淮分屯鼓聲達泗潁矣虜或示我羽
殆不可測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
容以待其變若慕彼人嚮導挾異國潰師合中原響
赴而兵不必衆試虜人儲聚而粟不必多懸虛踏空
過爲指料將有臨危失據之憂矣此所謂決天下於
一擲者也上竦然不以試除正字於時士無不嚮恢
復者朱公元晦亦以爲人主義在復讎過著作於李
德遠坐論之著作弗是也他日朱公曰乃爲實之德
遠來攻德遠者吏部侍郎李浩也正字又言歸明人
宜散處州縣不當聚爨因從之疾復作來爲福建參
議官行至信安傳舍卒嗚呼二公之道所謂愛天下

之危而忘其身圖國家之便而不利其私者歟著作
之還自温疾有問莆亦大旱手爲教荒十餘事率鄉
人行之招潮惠米商白守免力勝四集城下郡以不
饑莆之苗斛餘六萬建炎盜起漕司并其半食猶剩
二萬五百入之福州自是莆有猶剩米斛增四斂焉
著作出湖北愬於朝捨其半請猶不已宰相抽書以
進盡蠲之正字嘗行泰溪有道瘞者駐家良久指輓
瘞之乃去過紹津望覆舟號呼辭鄭夫人髻金救之
而免平居昏暮扣戶宿舂飯之二公行事隱顯大略
如此自謂朋友講習爲古今至樂常曰天下至大也
千歲至遠也所不可一日無者公論也朋友群居敬
畏之心所由生而公論之所由出也翁山永名彝燈

共語常聞鍾聲未已死日家無留貲著作前後夫人
皆林氏子彌正朝請郎淮南轉運判官彌恭彌邵女
嫁鄭其鄉林尚之其鄉某官正字鄭夫人星生三子
起晦朝奉大夫秘書省正字起世迪功郎南海縣尉
皆已卒起元某官蓋著作止承議郎正字奉議郎而
彌正起晦起世皆登進士第起元則起晦為大夫時
所任也諸孫曰瀛曰莞曰鎮曰夔曰洪曰合曰鼎而
正字則希醇希道希謙希深所為祖也余童孺事二
公既與彌正為友而起晦實同年生彌正曰吾二父
銘以幸予病眊十年不能文嗚呼悲夫二公之辛也
文軒先生為國受吊筆濡不忍銘以至是也而余何
敢僭雖然文軒之不忍痛至也痛且遠倘得湮無以



屬某者矣而余何敢忽每念紹興末淳熙終若汪聖
錫黃國瑞王龜齡張欽夫朱元晦鄭景望薛士隆呂
伯恭及劉賓之復之兄弟十餘公位雖屈其道伸矣
身雖沒其言立矣好惡同出處偕進退用捨必能一
其志者也表直木於四達之逵後生之所望而從也
著作既教授溫州正字亦次稱學事於是邦之士拔
山通谷浚泉源而達之川流其尚克有聞二公之力
也蓋余昔孺子而今老矣而又何敢忘乃為銘曰
乾曾祖也惠王父也顯考諱炳三世長者府君將終
有虹闖然升堂繞几如綬蜿蜒其端二公丈字之將
有事有德以言以謀並事阜陵致忠掉愛朕樂聞過
不諫奚待如玉斯攻如木斯繩治煩去惑昌道以弘

味苦而長語甘而傲彼何人斯尚追朝夕元凱既來
舜譏其琴伯夷叔齊繼之到今詩淚之祭士裹義之下
塋橫相扶百世一化我銘其詩古人無已嗟嗟後生
聞風而起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高公墓誌銘

宣仁后臨朝九年尤抑遠外家不私以官親姪公繪
公紀止防禦使后崩　哲宗始推恩卷留後宣和前
公紀子世則任不過遙刺及宕邑　高宗蹕嶽宋州
自以助耀使相中興用人道廣感晚功日子多顯幸
甚或侍從執政累累有焉由是公繪子世定修撰於
松閣世則子百之亦宜松閣百之子子溶司農少卿
又公紀曾孫子潤太宗正丞蓋百年間宣仁近親高



氏美仕具是矣比其他勳戚重侯貴官富貴熏炙多
少相什伯也夫不問材否當特而榮人以力取之也
以賢自異持特而顯天以德報之也　宣仁紹妻女
胥宇之烈嗣太任思齊之聖復還堯舜仁義道為宋
延無疆大歷數本於至公大義而已矣豈顧計外家
區區恩愛毒淳哉閒於長老元祐之政姦邪小人將
不便故高氏不得志於紹聖崇觀用事者惴惴幾不
全　高宗惻然命宰相改謗史聖德接明然後錄之
詔偶未及也余以國史敘高氏世次而少卿子不倚
請為記其墓曰少卿字慶遠仁愛恭恕常獨處一室
不妄交接內敏而暢應和紛還中微入眇　若不能
言人倍賢之調平江府糧料院簽書越州節度判官

轉通判平江府事長官如父兄職守不便立治亟改吳人圍田壅下流者以里計皆豪勢家也公視水勢所向標拆廢之人不敢怨知荊門軍漢勞百六十里雨潦冒民田耕者不償種官捐糜六千石猶不能救公曰此可謂巨害而昔未有議何也爲浚溪渠堤十旬而成歲以不饑於役處得營錢帛纍甚衆人皆異之公摩撫小郡辛苦在民興其大利約已惜費莫環理闕又摘試義勇歲編軍容完新聲聞諸司薦授太社令遷軍器大理丞會曹郎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東久旱飛蝗食人食幾盡公予州縣粟五十萬分擇官吏悉條前後賑卹善者數十事施行之勸曁商以米貼鈔販舟艤集歲七日卒爲郡寮舉合祠以祈既



大雪蝗死麥熟人以爲至誠之應鹽司故例孚公削去法不應得者先繩以身吏蠹頗息亭民本錢量留十一償放傳户夫伏日多支費增十三四召還除左曹郎軍器監入司農爲少卿特太倉米名具無實上下蔽匿莫敢覆按公疏十年致弊本末請一洗宿負給新錢從之方別爲綱條使後可繼而公以要歸矣初公母安國夫人年且九十聰明輕捷無老人狀諸子踰六十各守一州夫人東西行必之將從公請而往疾忽作公奔走省而夫人薨匀歟未和嘉泰三年十二月甲子公亦卒年六十三四年十月某日不倚與弟不佸不倚以公遺命葬於平江府吳縣長州鄉陽山娶李氏王氏韓氏皆封宜人其卒皆先公其塋

公所治也不佸不倚皆將仕郎孫彥傳彥真孫女二人始公課郡最入朝前後七遷得少卿在廷中謙退甚不敢與同列齒儀觀秀偉見者親敬之安其爲僚而不忌其戢已皆曰仁人也高氏譜敍九世初以武功後以男寵獨不得登進士第今爲脩職郎所西安撫司幹官昔后自以閤内錢買國子監書賜其私第款識曰元祐丙午崇慶殿賜書安仁坊高氏家藏然則諸書之效至不倚始當之也今高氏子弟往往耦耕斗食窮房杯户一燈熒熒挾冊呻吟如布衣寒士於是稍皆爲進士皆以文字科目起其家也嗚呼后之志也與銘曰　猗高祖姑元祐稽古優祖宗法開賢後路頗頗少卿天俊其門本無瑕舒不待鋤耘淮



楚之郊以備以績表著之美金錫圭璧我不盡能留界厥子文字之祥始基於此

## 夫人林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生於永康父發書樞密院事夫中嫁同縣宣教郎通判臨安府應懋之應君吏部侍郎孟明第三子夫人年四十二開禧元年七月從夫知寧國縣卒嘉定二年十二月某日葬游仙鄉鹽嶴子三德女歸辰州司户王梅應君以書來曰林氏恭約吉翦在郡數和樂慈子訓之嚴撫下接之恕處家日未嘗降聲色寬容有智能助其夫非止以婦職爲順也夫世之欽榮官顯仕者無不致享其妻子而士亦有固窮甘約至凍餒其妻子而猶不得爲薄者彼誠知其所以

孝之不在彼而在此也故雖拱[illegible]知焉華㙜不有藉於
生存之前而不若片文隻字尚石湮滅於零落之後
林氏之死倘不辱而賜以銘則是所以辱之者不使
獲而此得而某致辱之過可以洗矣余讀而悲之昔
予在金陵雅聞君能治寧國號令清 省絕少答朴
民愛信之異口同辭余以病歸捨舟山行始識君見
其質性沖泊語字明審侃然窮邑中量過其任者也
夫鸞翥而鵠舉枳棘不能棲宿也昔人記之矣悲君
豈以一縣自薄者哉余既衰憒不與世接而交朋之
念已矣然則君重感於夫人之不遇余預有責焉故
不辭而銘銘曰 樞密女歟侍郎婦歟其夫甚材可
倅武歟余責銘之觀爾後歟

## 孫永叔墓誌銘

餘姚孫君椿年字永叔生五十九年卒於慶元己未六年十二月甲申葬龍泉鄉澄溪原君子之家來索銘値余得眩疾夕理顛倒不自省錄乃請山陰陸公表於墓以待余疾更十年不愈之家索銘不置間為苦詞以撼余曰澄溪中蓁穢矣荼叢下何余愧不能荅也初君五世伯祖樞密副使汚號名臣而君之曾祖樊祖鐸無仕者父脩職郎述始教君於學東南師友多聚其家君剛特博達精力過絕異等嘗抄書講寢食失期會凡書籍義類深淺古今事物變通柔章錯綜機神融夜往往心悟所以然越之稠儒廣士爭傾下君 負其能踏省門五六然終不得第名於進士契闊淪落遂至槁死知者皆為君歎惜故陸公歷敘君學能抽先民之微智能發當世之慮而其根不及在人主前口論手畫見於用而成功名也君既不遇行之家推之鄉婣孤姪待君而後立衣食其族人歲有常廩宗親戚故人閭里賴以不凍餧露君者甚衆又出私錢築堤捍海縣無凶年緊君力也所以著君之賢哀君之困關閩宛轉句字抑揚月逝年徂讀者異然尚親見君子之為人也所貴於生謂吾不苟生也所不憾於死謂吾不遂死也一字之稱一善之目古之名卿材大夫良史記之不過是爾累行以尊名而君能有之備誌文以壽遠而君能得之多是固榮於生而耀於死矣人之欲富將以明予也欲貴將以明尊也予尊之當否賢不肖之所以異而名稱之所為有無也世蓋有窮富極貴而予尊之皆吝名稱之有無今得預焉則賢不肖之實豈不前定也哉君之前定者既如此陸公之文又如此然則之家之索余銘速之勤遲之久余之答之宏慢於疾荒於言宜亦必出於此也君娶吳氏四子之宏為長與之亮曾繼君席鄉貢之襃之穎女嫁某官史彌忠銘曰
昔虞仲翔對王景興未育繼之炳其册青蠅之多賢
有屈有伸嗟乎孫君我懷古人

## 林正仲墓誌銘

余為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始質儉蓋守財足而元章獨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

牖洞徹表以梧梛櫚以為樂行者咸流聯延頸元章能歛吾散御富樂附諸子自刻球聘請陳君巽為師一州文士畢至正仲懿仲皆登進士第正仲名順叔寬雄有局量朋友愛信為羅源主簿長死者哭甚哀其骨衆董合和凌風調颶命曰升天以尤細為孝正仲雖文禁止治塚覆葬之始變其俗有以刃挺証人至大辟獄吾哉不明正仲視之文舊且溺死也一府稱善移至山丞王虹橋在市心壊久計費數百巨萬徒與縮手正仲自與鐵勸成之至今爲利辟臨建康户部贍軍庫元章卒正仲哀毀成疾未幾亦卒群弟環視從容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論作者興起因報手而訣年四十九時紹熙元年七月丙寅也以致仕恩迁通直郎三年十月己酉葬于北湖夫人葉氏二子子眞早夭子晉長女爲左次嫁項叔益他日子晉謂余吾祖若祖母叔父皆得當世名人爲銘獨先人二十年銘未立敢以請始元章舊獨身自致大家矣而抑利務與晚歲極淡薄正仲材富位狹所至有紀懿仲名淵叔敏業精識敏尤以爲當遠至然皆止於選人正仲死子晉方十歲稍長從本盧關基道異草秋榮美楷寒碧與余書詞甚美懿仲諸孫亦早慧同時中童子科鄉人甚以爲寵夫五十年之遠盛衰能否未有不變者今其孫曾堅昔嫡所初會長立幼墓滋孚於舊豈非元章好善之報而正仲兄弟未報之澤歟嗟夫余既耄衰而見元章四世矣余不足悲而元章之後益隆可喜也銘曰 望江之宅其傳無斁元章之德集雲之祈其久而新正仲之賢合二彌存以蕃後昆請視斯文

## 夫人徐氏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與信安劉必明會直廬必明初解褐飲啜俯僂叉手低首意氣翼翼卑下殊甚余頗疑士人甫得官即矯厲爲是何也及在荊州必明官傳士間攜子克勤相與還往風滿霜吉淡語常盡日尤卑下過於直廬余向疑其自抑以求進勢不得不然非情也後數年必明令湖南有能政學負足一日引鏡照白髮慨然歎曰此豈改官時耶遂謝事去余聞而異之適行信安必明迎余客舍謙讓卑下如故自是十年必明書疏不閒然意卑下不已噫爲尤而昧進爲取垢辱而以淺疑人然後知必明之賢遠矣克勤爲余言徐氏之賢則又有異焉夫人衢州龍游人也幼寡夫巧娘示他女作極奇綏裙襦問傳説謂夫人汝伎又是否吾當諭汝物經目而成莫能知其出兩手也父死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夫人訶未成服問知其故號慟殞絶久而後蘇家乃止不敢言然奇兒徐扣其意夫人曰爲富人妻我不顧也必明使聘爲既而必明忽病得疾不食柴立親戚爲夫人憂夫人曰已許嫁矣死生從吾夫復何道必明貧甚約弟治而家身遠出弟有餘粟析之則村舍夫人破牟中一好閉門機杼自若遺其夫書曰柿木一株綠陰滿簷是

足以當吾子毋忿必明皆以白金付之夫人問所從
護曰某人護請其事驗以爲謝夫人怒投於地曰我
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將歸必明出其書教學所
得也乃已然則必明以早遂其高夫人以剛佐其潔
夫婦皆一世之俤可敬已夫人以庚寅十二月辛某
年月日葬西安縣浮石鄉港橋克勤自立尤苦且不
撥事夫人而獨記其言行曰惟不得也銘曰
夫勇退兮妻剛貞德既同兮年宜并鳳增逝兮鳳悲
鳴刻辭幽兮慰子情

提刑撿詳王公墓誌銘

初龍圖閣學士太子詹事王公十朋以太學生對策
請收還威柄除秦檜蔽塞之政天子即日擢用入館
論事益無避爲侍御史首薦張丞相力贊復讎遂與
張公俱去秦養大節基表安楊褒爲人也時北方餘
學未喪耆老先生尚多有既聞公風聲服其行事莫
敢爲行者故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推公第一嗟夫
富貴何足道哉能以公議自爲當世重輕斯王公所
謂豪傑之士歟公既歿二子守其家法謁聞詩字與
之者長子也始從詹事游太學已乃授承務郎監建
康府糧料院福州連江丞審察登大理爲司直主簿
器監簿復丞大理知和州易知光州自請華州雲臺
觀召爲考功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固求去提點江東
刑獄卒年五十七慶元三年十二月甲申葬於東山
夫人孫氏後公十年卒子庾官校郎知某縣也及一

女皆早卒孫某某官公少有沖量遠識學推尊取輕
退重進天質自然方擇婦而詹事擢進士第一鄉之
高貲多欲壻公以自納公辭焉姑女長矣且貧婢之
資故終身既詹事於法當任公公曰二父老矣請先
及詹事兗而公爲士人如故亟赴省試而詹事得鎮
夔子公曰父母許江上峽吾何忍較名於此棄試追
及於壽陽金陵治留守之喪議出便門公約教授白
濬曰此帥也而終不以正無禮之過流必及上帥以
故止滿秩到選宰相謂人此王龜齡子不宜屈銓部
出帖使見公聞不俟裝歸在連江如有所不樂一日
謝病去新帥適至留之不可亟薦於朝命下逾年督
追起發又謁告逾年既而司直久不徙或疑以問公
公笑而已治遷帥獄惡家欲寘因於死會將內禪以
詔旨赦獄具甚急公鞫報如常曰竟得以赦原乎生
行事皆此類也同丞相既罷因以去者多善士公嘗
與御史同僚貽書誚由是出守未及上而移浮光
公欲無往余因勸乃行帥濬同里定城錢監鐵輪
歲爲一郡患公奏罷之後余過光郡民謂余王寺丞
待我如一家人爾指道旁木拱把百里曰王太守所
種也今頹長數尺矣又指郭外某橋曰大守去日我
輩斷此留之今方修耳其使江東而詹事故治番
人聞公來喜甚迎之數驛其治江東如詹事之治人
以公之政能愛民而又能去其害民者父子一也故
其卒而人哀之如思詹事不忘夫循理而動人之常

性也而自克者寡矣繼人而賢人之常職也而自肖者
鮮矣然則公龍率人之所常而勉人之所罕是以為賢
而宜書者也始公召審察比再為郎皆趙丞相所進
趙公得罪門下士往往畏匿改事獨公不辭不絕如
趙公在時毀趙公者熟公素行不以為黨也歷事三
世雖未獲論建然正學書言未嘗相時容悅矣義實
發不以休利動搖使天假之位表楊氏之世德未必
不於公見之矣故余既為公惜而又於發也有感焉
銘曰若昔蔡氏寧主有奇獨行無偶同一世所嘗多貴
之天產良玉寃其[redacted]之成羨不琢官職雖卑知彼猶
華必守以義及為閩家河曲千里江則有記其子往
矣其孫發起

水心先生文集之十六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前集

蔡知閤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公蔡姓必勝其名字直之其先自莆徙為溫州平陽
人曾祖岳祖欽父尉贈武德郎孝宗立公以武舉廷
士對策第一授江東將領故事將官謁帥皆小袖衫
拜庭下至公獨袍笏肅揖帥因請以賓禮見召審察
樞密使欲除學官且致意於公賜公耻之辭有疾出
副東南十一將捕獲茶鹽賞當賞公不自言召試閤門
舍人曾觀用事與公見已故名衆舍人飲輒差會期
同列要趣公公不肯往既得對陳六事移晷上諮嗟
及覆公辯奏從容手筆付外多施行者知澧州毋使
不避知邵州論擇方面人材及天下大計　孝宗尤喜
之曰[illegible]卿一表前程未可量也勉之命周丞相留公
館伴公辭至郡言州起總領所錢歲糴萬緡造舟販
韶易以銀在郡二年公私便之邵人乞更留一年勅
坪起政公皆禁止遷知光州未至　光宗召復為閤
門舍人遷帶御器械未幾武德卒　上數問蔡某何時
服除召復為帶御器械特御帶自足公辭韶貴外戚
戚　光宗之在東宮聞公不見曾觀對宮僚嘆息言
佳士難得退朝常目招公自邵州還也　光宗方參
決見於議事堂謂公向在閤門無有人稱道今去幾
何比來安否其稱為舍人也知閤有闕將用公執政
亟召劉敬授之上固不快至是遂　門事公以
前比無用士人固辭弗許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喪

太皇太后命 今上即位 上郊禋册三公與同列
轉說賀扶抱登御榻深決破西羌中驚懼出知池州
建德縣群盜十人因獄覺公疑之官吏爭獄已具
矣公閱其案有弓手坐他事同繫最因姑自誣服辛
遣覓太守急呼至舁入曰君知真盜乎趣會有羣盜
盜果得十人泣拜去人以爲神從知楚州北神鎮少
年以劉院外爲業前後不能禁公曰與錢米什伍伺
察用其豪爲總首旬一按試兩易以安有功用賞驗
聚衆越淮自稱元帥謀取桃園寨遣人覘懼公發示
不知者蹤設方計俘賊以歸斬于市然後以聞諸將
嘆服自謂不及也擢知廬州公既領方鎮經度久遠
議於今新城斗梁月城中閒合築相連創二水門增

建康戍軍徙其家勿更戍淺肥河將巢湖西口閘以
通漕且造戰艦於巢湖並湖民願爲水軍者籍爲湖
有孤姥山急難可保聚乾道中爲寨壘五百致舍七
十今浸廢而兩淮民馬官可給直蠲自養歲大閱以
賞激之朝論相持久方行而公已歸死矣合肥橋積
錢七萬持非常朝廷意帥以役用從置漕司公以自
節郡費者別儲之更過其舊首房有楊積數至光州獻
攻守策實覘我守不悟斬上聞公奏拘禁内地從之
除吉州刺史提舉崇道觀將用爲揚州帥垂下嘉泰
三年八月甲寅卒年六十四開禧元年閏月壬午葬
端安縣靈峯寺後山娶楊氏封宜人子儀保義郎新
閤門看班祗候任迪功郎江東安撫司幹官信承節

郎新閤門看班祗候倚某官女適吉州教授徐巠先
孫男六人孫女五人公爲政求下疾苦審郡利病
條畫脩廢先後必備未嘗立名字斂財而常以其餘
與民歲時寒苦問其尤貧不自業者親至學官課率
諸生勸教有義士人興起在廬封馬亮包拯之墓因
墓作祠避立魏勝死戰於楚新其墳廟以公田給祀
徐誼子宜公之友也謫居南安公時守池將乞宫觀
祿歸爲徐公奉其母徐公驚嘆固止之四方名士擴
于家者不以蹤跡存問無虛歲蓋公以忠孝發其剛
毅慈良成其蹤察故凡所立必得其大者至其小者
尚皆可紀而余不盡録也而又有大者紹熙初 光
宗已不豫雖御朝猶稱未平外庭不知之多諫上

宜過北宫省候如禮疏積几上言或訏至上寬優不
加怒然亦不能從也自是中外訛言相洶動無不謂
功過宫者甚至辟以相率攀上衣裾泣曰 壽皇死
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日此
非卿等行處也急還内侍錢爲裂有責宰相上有疾
明矣父子相見宜俟疾瘳公不猶告使臣下輕議君
父可[illegible]宰相悵然曰君殆未曉夫上實有疾然諱言
疾日卿朝自如此所以爲疾也且人臣無自以疾名
上身之理既而孝宗大漸上成服宫中中外訛言益
甚或言某將輕奔赴或傳某軍私辨哭大抵皆反矣
朝士潛遁者前後數人私竊以家去者甚衆近幸宫
民競匿重器村舍中都人朝夕不自聊或又責宰相

上雖疾而不臨喪無以辭於天下今　嘉王長者豫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又悵然曰他日嘗降出一草茅書畫言儲副事吾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副不豫建建即代也朕欲卿知其妄爾然試合辭以請上再報曰甚好朕欲退閑久矣屢乞奏事不獲命憂懼無所出公自爭過宮至　孝宗崩晝不食夜不寐私念曰夫梓宮無主而上疾不瘳請儲不獲計且窮儻白　太皇太后遂立元子　代執喪養上疾其可獨與知樞密院趙公汝愚往反定議時韓侂胄同在閤門公素善侂胄曰公於　太皇甥也吾欲以公至趙公所侂胄知指許諾公遂挾侂胄見趙公參語因知省關禮白太皇太后趙公又約工部尚書趙彥逾戒郭杲飭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會定矣五年七月甲寅禫祭時臺諫官有特異城外者孝宗崩不敢復入而學官須祭畢將歸田里太皇太后遂引宰執至簾下詔曰　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即　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百官泣拜起而　今上已立天下晏然復寧者公本致侂胄於趙公定策遂立元子之力也及侂胄特功尊恣立黨論爲傾者方因之而知閤劉弼又內忌公即脅說侂胄曰蔡直之素惡諸名士今內參密畫外扶正論非君福也侂胄由是疎公出爲池州公嘆曰吾受　太上深知不幸太上有疾　命懸漏刻而吾判家族出此所以報也事獨安定何安分被我乎禍今作矣爭去跪口披前事侂胄果爲飛語中趙公貶死衡陽士不附者盡以趙公黨坐之自爲太師郡王擅國命總席卿相而公連剌外州默默以卒悲夫公不矜功不徇利以矣然而以立君爲難者雖通乎百世猶持難之也故余弗敢闕以待信史焉銘曰　昔　孝宗重武科時蔡公首應體甚易良不伏龜更外內絕尤珠頓寶閣前比無遺危疑建大謨上龍飛公手扶出三州自職娛翻其往誰特書畫山中林巢烏研斯今報古初

二　徐道暉墓誌銘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苦茗甚於飴寒手粟口吸無時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美色也有詩數百斷思尤奇昔橫絕欻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踔憀慄肯首吟嘆不自已然無異語言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士爭效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爲是者取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豨苓桔梗時而爲帝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於廷設九奏廣就大福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縷謬組繡則失其所以爲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

學使讒佞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
惜其不尚以言不及乘平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
同爲唐詩者徐幾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
芝葉紫芝集常朋友頗且葬之在塔山林潁兩村間嘉
定四年閏月二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銘曰
誦其詩其人可乎身可沒墓不可無

■運使直閣郎中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文禮字立之余既爲興之銘墓論其家世
詳矣興之公兄也初公由太學用蔭事恩補承務郎
監湖州烏青鎮有聲譽爲方得賜帶如從官吏畏之
實聖節居御監上公按令糾其狂又有訟其留人子
女者奪以還民■不勝忿挾他勢撼公因力求去知



泉州惠安丞時禁秋春遷寮有壯壘號彌陀庵王僧倚
郡將請屬爲姦利公捕■嫂救守怒詰問不側公徐
疏以實守因敬公薦其賢■軍器所幹辦公事關蜀
帥辟幹辦幹官兼制司買之家王姓養族人子族人
爲大官併冒其籍已而有子族人子曰籍之財皆吾
故物也不與弟一錢怨之二十年三獲罪矣公歎曰
世未有貴巨產而子於人者且安得異籍以中分之
其兄乃服諸公謝一蜀傳誦以爲名判授湖北營田
幹官瀘帥張孝芳被殺賊黨多兄死配流過江陵公
請帥奏於朝正其罪會慶帥懼罪吏以倒白留山棚
元夕張燈可就用也公曰歲不稔民且飢宴遊可預
計耶力勸去之會公再從蜀帥辟機宜文字將祖道

公曰山棚尚在不敢即亟命除而後赴坐人兩賢之
吳挺死蜀 光宗不豫久未遣代或謂吳氏世打蜀
故名吳家軍當是置其子弟以俟命不然變生既而
累攝事者至軍亦皆死蜀人尤懼獨公持不可後還
李世廣攝又半載朝廷始用張詔而以李爲副衆乃
定辟知黎州西南蠻叉失索結連青羌吐蕃五部並
反公切責諸將曰爾輩常諷蠻使叛而欲貿降之利
在已是以邊禍屢作取其甚者趙鼎鮑大壽劾罷之
拔義勇正將楊師傑委以討賊大渡河側有聚落曰
三村居民百餘家素爲羌鄉導賊賚以入寇公誘降
之徙於內地邛部川王者盛於諸羌有女兒城賊借
以出兵公以逆順諭之願助王師叉失索勢始離然



猶衆數千人圍安靜寨公亟賞募士內外合擊大破
賊斬獲糧仗得兒者十三四諸將欲乘勝度河公止
之叉失索請以貿和舊約得犒而降公不許曰汝能
斂兵束手當貸汝死否惟有戰耳公於安靜新舊寨
中間擇險要築艮溪寨視二寨之闕備完之愈年叉
失索乞降甚哀公已移知常州矣爲庭受禮畢遣去
叉失索竝遲曰我以安撫恩威故來今安歸乎公慰
遣曰汝弟剔弭王化無他慮也自叉失索畔服二年
中公本末精審不失機變今載其大者如此常之獄
有手刃傭主及家數人皆死焚其廬州以無證佐奏
裁公亟具獄論如法公在常如居事治郡以明義導
俗省爭訟爲本沸案如山予奪皆盡扶且漏旱乾無

年公疏救荒莫若預紹熙未嘗數十百萬而人相枕
死如故者行之晩也又禁米不出境務無越境雖貴
家護糴一司督捉皆不聽是歲田畝悉稔而民食猶
自如朝廷命公留將年行之不樂者排公竟罷起知
德安府改大府丞除考功郎建言磨勘法文臣以四
年武臣以五年而起理必自五六年之一日然或四
五年而爲歲六十九則五六年之一日而有不得任
其後者矣非天子所以優臣下也請限歲終得磨勘
至今行之出[redacted]江東轉運判官約併拾遺未久有饑
三十萬緡別藏以待非常爲部内揆積通歲月靜覈
德賑飢宣州南康脩學養士者皆自出急吏毅民損
上益下適形料害風俗大改加直秘閣仍運判以病
主冲佑觀歸至蘭溪開禧二年六月十九日卒前數
日與余書論事耿耿不疑其有疾也十二月辛酉葬
于白巖宜人萬氏先卒再室以張氏子曰仲龍迪功
郎江淮宣撫司准備差遣曰駰某官曰騏二壻曰朱
謚孚曰薛師謙公果敢激烈當官職與事遇法理不
順者直前疏治矢幾川決莫敢嬰忤信其志雖雷霆
獨立猶面折無諱也在荆州向余劇語皆事紹熙間
憂勢忠慮千時正邪賢不肖一一記憶無遺夫能知
兄弟之意以達之於行事步趨若一人尺度若一手
至充之於性放之於古其不合者少矣而甚公者曰
此一家政事爾余昔至泉距譽事三十五年矣其人
思而愛之如初至浮光與之遺蹟又余所親見及公

攜闕而還去去常而後游也畫像以祠刊石以紀懷
郭而逆送扶舟而後先不絶也一家政事何如哉然
則爲公子孫者皆勤其業皆遵其教民世世被之皆
曰一家政事然也不亦善乎銘曰　仁智同源而異
術鹽梅同味而異物修數立之而以剛聞資之以仁
從兄之温高岡千尋洪流萬里不爲清談著於已事
非色非聲衆人母之咨爾後來尚稱祖之

陳叔向墓誌銘

叔向名葵姓陳氏處州青田人父孝成宣教郎致仕
君第進士莆田主簿攝尉盜獲法應改官君嘆曰彼
罪且死而吾利之耶簿錄故例學僧租僧遺傳來有
定數襄山一寺至六十石簿得之安君一掃絶教授
婺州教官歲取錢米於學取職田於東陽縣數百千
君別藏之爲諸生市書略具焉又教南外睦宗院趙
丞相知福州君謂趙公未知道指告提耳累千餘言
併以崇飲飾游爲戒趙公瞿然受規爲審察授淮南
運幹方議脩石界尾界堰君言今果行此則其除和
涵浸失業濠光安豐恐不保護六郡體大備圍當別
求事遂格運司交弊將卒而虜主卒北人要君改服
君止不渡淮或勸姑聽許君曰猜嫌今輸銀絹耳無
預吊邮必若改服須奏聞也虜不能奪竟常服而事
知平陽縣號爲劇煩君臨以至誠適緩急之中吏民
畏悅紹熙五年正月五日卒官年五十六夫人洪氏
後十四年卒子志仁志義五女嫁者鄉貢進士洪緒

康伯起太學生劉之海之海死迪功郎監海鹽買納場麻祿慶元四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三洲莖湖山乾道淳熙中問學自盛士始山谷自力於善君壯不莉舉有解推其餘事父孝謹宜教君病不解衣數月兄弟相愛友門內諧樂無疾聲遽色祭祠以至合族以宗行義脩內外完粥粥乎一鄉之和也有吾人良士之實矣君既與魏益之游每恨志慮嘗而德所明記憶領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illegible]讀[illegible]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小大高下曲直皆[illegible]君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論語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illegible]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調直無隱[illegible]有此君取者必[illegible]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illegible]子[illegible]拔舉一[illegible]反三而孟子亦言凡其四端[illegible]至[illegible]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illegible]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往佛氏之妄也叔向指包蒙之論時於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勵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而益之不敢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戶庭虛矣然則叔向之所以異於其師者益之亦未暇許也二君死餘二十年余復老病追念往事悲慨無已銘曰

履卑而行尊言約而義富經術修明表裏純美玉精金宜在清廟此趙公薦叔向之美也叔向之劉拂趙公如枝也趙公之敬聽叔向如此也嗚呼能用功名顯有以也

黃子耕墓誌銘

子耕名畬黃氏自金華遷分寧至本朝爲豫章聞家矣給事中廉曾祖也戶部尚書叔敖祖也朝散大夫塋父也太史庭堅字魯直者從祖也天下盡宗太史詩外夷殊域皆稱江西而黃氏由此不獨爲豫章聞家也子耕澄潤明澈雅服練精纖趣懸俗揮絕限域人謂與起魯直矣讀其詩詞如逗曲薄超高丘宇宙奇噴風露醇約人又謂非子耕所能魯直實甚散落收拾未盡爾子耕不自是家學學從郭子和朱元晦甚久取友雖孤陋士而皆行篤言信步趨著繩墨未嘗枝蔓而好於游蕩而無程也故子耕晉歲名重江西調南昌主簿監文思院天子郊見上公貌偉久遠暗淡大指事務怪恐以命子耕子耕出核侯庫常指曰此未嘗許重鏹也且安所取金事務怒曰監官不材曷事自飾之子耕笑曰大臣往其官所以敬天也若事知陪備豈勝任耶事務以爲玩己益怒盛氣將劾子耕或曰彼事大臣以禮子事大臣以諂可乎事務怒而止先是湖北安撫使章森薦可職事官朝擧相識雖知洪州又與轉運判官林湜薦至是給舍侍從又交薦要人使所親招之不往因其知廬陽縣遂以爲堂除五溪故舊蠻族種通迫雜耕省地上氣勢自由縣官不能主令子耕陳詩輸戢有公事立期信使之聚慢應手如一家人監司又爭擢朝廷第其語子耕亟授處州通判經總制有額無錢十歲六七每

歲三月右曹按籍校之有畏咸麼勘之交佐既為殿最綱其法必行通判甲辭借保省覆狀牙婴常為繫矣子耕會一郡成賦法應縣經總者以十年中酌取之閒見其適負錢額均無故態蠹畫一為最矣兩所薦士又以子耕為首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為三遷吾類皆喜曰衡用矣然子耕意不樂衢行西湖戴達策旁蟀太概然歎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有猶味何耶是豈耶神帝朝山林故相遠耶遂以貪請去知台州又年餘以從弟死請歸哭之論者頗疑其迂子耕請不已知衢州過撫州哭弟哀甚得疾即謝事諸子進藥不肯飲辭以喪禮而已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拍床呼曰可行矣夜漏上十刻手書題字娃嫉之坐良久卒年六十三六年二月丙申葬分寧縣雙井夫人吳氏曰娃國子進士埜子耕卒後二十日亦卒曰任女嫁承事郎監臨興府苗米倉趙崇戒先卒孫曰緣初子耕得台州知其家世者謂晚暮以啗子耕子耕曰某書生蒙此過矣既至則勤若夙夜先勸役禁訟牒牘千計皞皞饒有餘悍頑易節踞險改行而郡稱平治自懊吏道熏習所師用往往暴民之事也有欲行惠利者共嗤笑之而州素簡陋權文所當施而有闕者錄曰吾未暇也子耕於酒稅不用最高比於貴偷躬陰縱之滅則罰隨井方人感其寬既而課入皆多於舊蘆藉坊場錢百餘萬非本界也官償不自罰而在民者

猶太半貸不復取臨當輸錢七千萬子耕曰前後相承至此爾不能為斂捷貴也盡除之為濟糴倉貯穀青黃時下其價使不踴為抵當庫備錢兩雪時鐉民急與之置叢冢二葬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左為安老右為慈幼又別造安濟坊以居病囚凡此皆自有子本使後不廢不徙為之名也廟學臨首增修斜塔星門益諸生食有詞訴稱小學生者建小學擇學諭教之製擇其器服而嚴門之兩廡皆為齋區久矣徙而新之更作甓無完城益壘班春閱武皆具亭觀坊巷表揭悉可別識其費各數十百萬然後鐵內之公侯秦漢之郡國稱其制矣余觀子耕了外物成壞猶影像空寂然而毫末必謹於蘊蓄有無之間忍迫備禦於識月倏忽之頃常食揩其鐶為家人不知從太守為榮也特重教義興廢繼絕任為己責方纂郡志或言謝顯道家焉訪之有謝官人者常代院長送符帖盍覩孫也子耕對之泣與冠帶買田宅祀顯道於二程之次曰自今其為士人不知竟能知子耕志否昔人稱顏親之書日孫蘇門增開發彼將不以名贖街其志數難然使用世者皆若子耕之為則治不勝舉而古人之功効可冀矣銘曰 其文也稱其清也鑄難貌於善而貴無作曾且之宗百年稱揚雙井有名為子耕新

## 台州教授高君墓誌銘

君名松字國楹姓高氏福州長溪人曾祖宣祖亨不

仕父駢有菜復起家衢州司户參軍旣乃辭其官與
野僧將一笻獨往經年忘歸家人常訪求深山始得
之君紹熙元年中第授臨海主簿胥田尉不赴教授
台州嘉定四年十二月六日卒年五十八夫人何氏
先卒三子峻峴咏一女從許者六年後九月某日葬
燕江山門始琛君舉高名師自出新學文體一変集
處多老成後特君少年能探幽所處語移日精敏絕
起同進皆回目盼末坐試入高選吏丞相當舉遂奇
之更擢第一然君不專爲科舉每讀明誦書夜内止
書益多見聞益高深華榮盡去自然消落以是不躁
合於俗而昔之同進反先達矣蓋二十年方有名第
旣而司户死母陳夫人又死君益以其間放肆於書
尋流會源今古終極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又
二十年同年或已改官登朝而君方至台州故例得
士撰辭訓一二通擬策抗聲讀諸生俯首聽謂之講
書君曰是何所明耶今更進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
退士人喜來學日衆學成又敝欲大聲改令下一郡
父兄歡服然君已病矣嗟夫君不必老欲仕幾及時
也不以貧親仕幾有行也時有早莫莫亦可也而猶
無時何也行有大小小亦可也而猶無行何也始之
難於仕不忘修也仕而難於祿飽其修也修之數十
年矣而用之不能終日何也孔氏之言曰良農能稼
而不能穡嗟夫君亦不能穡而已嗇數十年之種而
芽無獲焉銘曰　吾嘗歸自南方而過桐山之里始
脫幽險要其術美換山爲木宜產文士焉又問之尚攝

戴夫人墓誌銘

夫人戴氏黃巖人嫁同縣丁世雄年四十七慶元六
年二月二十五日卒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從其夫子
木某官後某官初少雲外家華中易直質傾一縣客
自天台雁蕩者多歸之少雲必留張飲佩蘭
日夜與娛樂夫人整坐索向杯酒旣竟凡贈遺之物
親自經手飲散少雲鼻息齁齁夫人吹燈起檢料內
外復治具如昨日矣如是終少雲之身少雲卒木生
十五歲夫人趣使請余爲銘意欲求其夫之傳也木
遂走牡郡從碩師而夫人方翻拆舊廬鳩工斲材比
歸則高壁長梁瓦滲皆煥然矣又不幸延早二子未
極壯長然家事已治遵行之自若十年間木登科仕
安撫使幕報旗勅牒交道同時射策知名士結婚望
門爲士大夫家丁村未有也夫人及少雲擁喜於墓
下日得吾願哉余每患世之夫婦殊性有所經營其
夫欲廣婦必曰狹看設於外夫欲崇侈婦必以儉人
有求假夫子欲與婦嫌怯固論已定處已行婦從中
沮止十事稀入九壞矣雖然陽亂而陰塞一於張施
而無以斂攣則家亦或不成未可盡非也若夫德與
夫同趣好不異夫有滯意委曲以申之夫雖開一序
夫反過洗其陋完其鄙襲其缺補其薄人以是爲非
婦人之常也然而益享其家非冥摯之卓安能若夫
人是也余嘉夫人與少雲志合類從終以昇其子孫

也故復爲銘銘曰　若種之木陰後陰昔識之書學
厥心其精幾仞高自今

劉子怡墓誌銘

先此七八十年仙居清道兩鄉間有隱者劉君名恩字逵之學佛得空解自稱無相紹興戊午大飢民轉流亡君顧令平治險道不足又以其家山林從使樵賣不足遂以姑基薄貨米於官足之比　自償也甲戌復飢民相誇爲劫掠村尤甚縣尉不敢前議益以鄉兵君曰人心方搖激則愈亂矣單馬至下渡潭坐酒坊呼其首鄭重開說衆悟且衞相謂曰昔劉居士救我死以有今日不可違也遂散去餘亦隨止隆興壬午癸未大風甲申大旱草根木實俱盡君亟入匭函乞發常平賣度僧牒轉糴他州詞甚哀痛上大驚曰温州荒耶此何人者能爲朕言時太守袁孚代歸中道詔令復還以君書付之悉如其請是三大飢長老所記號爲厄運而楠溪之人能團聚生活不罹殘於餓羸者君力也溪有石出中流大如兩楹屋其下爲洞穴號石欹舟失勢觸息已投救中君與鄉人陳常謀曰是不可鑿累石障之水別行乃免或架木爲標以下系者雨暴集則舟泊不敢動自菰田至潮際相望也君爲白縣皆撤去自是始安流矣州賣鹽七十四萬八千餘斤吏抑配四五等戶常以一徵二日[redacted]月比民不賴存君遣子扣御史曰天下疾愁安有公不知知安有不言乎得罷增數者十餘萬斤君曰是何足以寬民爭六年不已竟減二十五萬餘斤至今民不復買鹽然後生或不知爲君賜也君既以人利害爲身吉樂酸儒宴子相和趨之飯羹不完飽錢不物準依家計餓又割裂伺於桃核於垣出門不暇遠家人曰吾翁其返舍則異邑人四集如市矣六子五姪皆樸靜重訥未嘗程　妹立不一亂聲色幼子偲君愛之日能大吾門士偲方貫詳審時然後言輩行推爲巨人長者君所欲行奉命恐後寒暑千里外舉無惰容君既卒家稍衰遇往事力不能愈縮手歛眉嘆氣而已士偲死子公億敢悶踴嗟淨蔡蔡地而言曰屈吾父哉抑吾祖哉余少學於君數其前後師儒盡有名士也論堂肆室皆整監善法帖皆備程張密語蘇黃伕句子孫皆姪姪能道之今兩鄉文物爭自磨洗齊衡一州自君始也方其薦寒谷窮人拜手扣額倚君爲命柽鉏關阻綠於夷行其德大矣而報效顧茫然何哉豈富貴利樂必自占而忘已以徇人破家而就義者勢固當爾耶爲稷夏天下飢溺孟子以爲顏回同道蓋其位分各使然也君一夫微甚而憂衆人之飢溺亦其分出其位矣豈天意遂不許也余不能知也故因士偲葬書以遺公億勒其家兮以俟窮理者兮爲士偲子子怡余友也銘曰

會溪之丘粟可食兮君兮導溪之流舟可方兮扶其艱阨
底太康兮闢其宇文中州抗兮綺塞苦人孰可忘兮
曷未報之問斂眷兮

劉夫人墓誌銘

宜人姓劉氏名善敬永嘉人祖安上給事中父詒監泉州市舶務夫勉瀛朝散大夫知融州嘉定五年年六十四七月二十四日卒七年正月十八日葬仙桂鄉安豈奥子渠早卒塋寧德縣尉孫翁特仕郎翁鼎始清御喜禪學趺坐辟觀湛慧凝寂而塋古今宗說蔓衍數百千卷撲竪案上脉理斷絕■下勘黙曰恭諾墮恭未圓山袍野衲爲不請之友所造詣人莫測也夫人素無婦女氣習簡服用鄙塗飾資度沖遠閱清御與塋持論月遇歲往性現根熟一旦昭徹情識俱盡機鋒洞照時出頌偈迥脫常語既病以珠步搖付塋曰以是具棺衾哲畢闔挽盥手而逝



塋爲余言如此昔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爲死言論播於天下浮著世世記之以爲超異奇特人也雖然使皆若蘊則人空而道廢釋氏之徒亦不立矣夫人佐其夫有恩清御病八年一飲皆自煑内事無針縷不整家行無纖毫不備欲樂棲止倫紀通明若是而共游乎方之外可也非爲蘊者也銘曰

既敬既休不逝不流何淨何垢
無前無後

沈仲一墓誌銘

沈君名體仁字仲一先從吳興避唐亂徙溫州爲瑞安名家有彬老者北游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方禁春秋學石經甬刻即歷彬老竊臨守者

自幕藏之君生後百餘年珍其遺書嚴奉若祕文焉志意閑雅部寮擘利常言沈氏本以儒術廣壯興門户奈何求官逹問生産與俗人較高下哉敬士好文十室之譽一詠之工無不降屈坐者滿堂酬義侃侃夜後市音閴寂乃開獨誦聲琅然嘉定四年君年六十二卒許令適來余謂令仲一疾幸少平何遽吾行也邑之大夫集仲一所爲別勞動而然余始疑君豈爲縣多交關耶而力病至此令慘戚良久曰自吾爲邑三年仲一無指失訟到庭然午煎倅遑時輳假不吝吾賴仲一常兄事之然每朝東帶相看啜若徑去矣歷十餘令無不然者其力病至此爲禮爾余以是多其保家有常節祉又參之所聞君終身有



師陳君舉是已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然不依以爲重其取友道廣賢者親之貧者存之授廬巧食死而不貳然不恃以自重蓋其持身有常度也天行或飢山民利欲建置君卒先推與無疑然歲熟不以爲德授成不以爲功彼偶汗漫敗事亦無根意不追誚首議者蓋其應事有常準也凡若此豈於君於法書書之亦爲後世法也夫人項氏四子曰樞曰東卿曰煥道曰得翁爲尼未嫁七女張垣趙炳項振王薛仲序丘仲梁爲其壻垣鈞州録參仲序鎮江府司户仲梁將仕郎五年樞等葬君於北湖馬奥山而以項氏之命來曰吾夫行事知者以爲賢不知者以爲難吾雖婦人不敢廢也其在時手鈔字文自甲至癸戒東

嫏異日死不得斯文以銘吾墓猶不葬也余念一生與君相邂逅不數四列禦寇之於南郭子綦矣有間矣而能望余深如此豈其寄情高遠真有在於形質之外邪銘曰水所雲居自琢磨書林蓋死紛交羅詩得好語終夜哦今雖遠矣山之阿豈無風月相與過

### 胡崇禮墓誌銘

崇禮胡氏名樽會稽餘姚人自承務郎監臨安府樓店務西京中嶽廟兩浙轉運使浙西茶鹽司幹官慶元元年五月某日卒於吳年四十九二年十二月某日葬翁湖山夫人周氏二子衛衎二女長嫁歙縣主簿石孝淳崇禮本末卑卓終始信實落落發穎銳而守以凝固遇爲勇敢而行以和順俗所謂情藏鄙詐未嘗留色衆所競儇巧黠慧未嘗接心父禮部尚書沂乾道名以丞冠推其表則兄監回易庫拱淳熙名士明夷載其言行崇禮步趨顏者省無一事不以父兄爲法妄想跂及無一念不以家門爲重先世故書緩要珍襲重封之屏几遺字龍玩往複感移日尚書皆不及謚崇禮頓首號正門請曰先臣幸以詹事侍陛下東宮光宗惻然特爲謚既定章簡又曰此非所以謚臣父也卒易獻簡乃已回易不幸棄盛年崇禮悲哀思慕幾自罷官乞岳祠曰不得是無以葬吾兄餘姚之胡尚連龍接者八世矣族人貧富相通親疎相邮里枝脫葉亦使自存越人言松槓壽樽能無毀傷者或美胡氏蓋崇禮營護其間也在運司斂諸縣板帳一日餘無名重賦白於長請盡除之長俾其直遜爲辭曰當議而行不敢近也甲寅乙卯歲浙西先旱後水湖常州死無虛室縣梁河堤積殍千數崇礼泣想於朝適會所知爲丞相急轉米多賣僧去長興安言山谷中緣門糜飲之民賴以少蘇既而崇禮良苦拔疾遂不起此皆其親戚所記鄉里所傳而余識崇禮且見且聞不忘者也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看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雨并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周氏賢明身治鞋菜供飯羹歷歲閱聞無改其度士既成名無不向慕崇禮謂宜世用然意不遇不壽死死後十五日周氏死又八日幼女亦死衛衎尚少浮柩縱橫而歸吳越人皆咨嗟痛惜以爲天之於吉人善士何其不少假易至此而崇禮執義秉德既 爲善之報而死亡摧折之慘反加甚耶然其後未久衛登進第登朝今爲朝奉郎通判明州衎後其兄通直郎知黃巖縣贈崇禮官五品周氏安人胡氏其復起起必崇禮子孫而天之於吉人善士其終不虛其應特有久近淺深而已嘉定六年冬衛偶來永嘉見余言舊事相對欷息余觀衛懇懇於學術衰廢之餘補綴張設若欲繼其先者嗚呼是胡氏義理德性之傳而崇禮之靈所以相之也影響遲速何足計哉銘曰 生而知方學而蹈道職當成身豈限常報淺耕先穫深種後收靜而自至揭爲特求露秋亭亭雲壕冪冪崇禮之銘于以尚德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章貢黎諒編集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進士試御前考官定號名來上所謂高第者天子常親擢賜之天下以此占上意好惡而士之遇否治之通塞係焉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龜齡爲第一臨海王夷仲實第四於是高宗臨政久日新其德思與草野奇偉士共起世務遍閱所對策取能伸直節吐敢言者無問下第即拔置之而夷仲至舉司前後頓挫十數往返傫然窮老矣忽一日受明主不貲之恩如此龜齡既爲一時所宗而夷仲與同時登甲科者亦皆獲重名於世至今稱東士之盛必曰丁丑榜爲然然則豈士能自高耶蓋上好之稱夷仲衘臨海縣人曾祖安禮祖居中父廷筠解褐婺州推官朝秩待太學博士闕召試爲秘書省正字兼聖政檢討官遷校書郎足疾乞王隆觀明年乾道三年年六十一疾甚以六月五日卒四年二月九日葬重暉鄉唐奧山夫人賈氏先一年卒後三十二年長子似之卒次曰愿之免解進士幼曰棐女嫁故知泚州趙善臨孫曰彖祖曰華曰夢龍曰丕祖曰炎曰宇孫曰文子棐夢龍中進士第棐浙西安撫司幹官夢龍信州教官始夷仲在婺孝宗立賜軍兵錢州無見緡未給也守方實賁卒不顧銜幕徑上雖坐妄語夷仲閑變步行入府門卒望見即招手下曰御推來躬登若如平日且愬

曰侍郎觸賞遲又欲折支與健兒愬夷仲笑曰汝誤矣即位例將四十年兵火散落我獨撿方冊何得爲遲錢已在庫何名爲折卒稍退夷仲曰守借於他司餞又報兵士毆庫吏死矣夷仲怒叱曰汝不聽名次而亂取必斬無赦卒意折皆曰依節推說始散去州人極以此多君括有二士人家錄見官爲其孫而吳郡王自右曹將下樓取之士拒不應吳謂其刼也移數獄至婺夷仲諷守守曰吁是力足畏也夷仲曰畏理耶毋力守因以委夷仲鞫至右獄問詞主安在吏曰官人也隨司爾夷仲鞭吏急追詞主將械之其人大懼首服士幸免守併以此知君既入參政事故來意羨爲君矣在館爲省試點檢得詩賦卷白於衆以爲絕出也獨一參詳及同知論未合爾明日同僚來告曰事去矣同知陞諫長參詳亦入臺矣夷仲曰不然此程文工拙也無關學讓力辨之竟放高等四方士補試於貢院晨門未啓俱忌日行香至親王不得前取別巷過竿相銜司諫棘叢中或傳坐此罷太宰矣夷仲論對從容爲上言上曰聞無賴者亦來耶夷仲曰誠然萬人之衆固無不有然異日爲陛下棟梁者皆是也上意解浮語浸息故夷仲雖不及預大議而果決敢辨危事堅正能遏橫流余又聞一日上批夷仲及張校書皆爲察官當筆參政使所親賀曰上不知君選人明日爲乞上殿改官也蓋預計欲言者夷仲皇恐辭曰某叨忝未逾月便作御史人不謂有

程路寺權經不許因草制若有阻者言者考第與員而
後改官不刊之法也近世或入國或獻書或父祖勲
伐或特旨上殿皆得改秩雖由權道從皆侍門弁祖
宗意也所親累遷至曰上命無虞辭也夷仲出其奏
知不可奪遂兩從之其於進退又能自重如此居貪
尤屬操履質而將金價十倍家人有書邑夷仲捷從
還之曰五月放羊袁而負新出擇遠金也稱件十月
食本齊而已碎時稱州蕉取之有司劾其罪碎若符
券五百祝夷仲曰請書紙為繇夷仲反券與書嗚乎
夷仲不幸而不盡用然迹其奉守本末而後知高宗
之親擢可謂知人也已銘曰　有當之早而信之晩
道與世異用與好反後五十年乾在揆

華文閣待制知廬州錢公墓誌銘

公姓錢氏諱之望字表臣常州晉陵人曾祖孟田殁
中丞祖知雄父友贈中散大夫少放達善詞策處克
王氏別參積慶兄文方課水戰公請呼海船在臨江
者雜舟師上下八面乘風截流若神戲敵不測可阻
程渡之計虞公行其說且問今當何向待虜甚百萬
江東危恐公曰兵無衆寡勇者先奮縣者先敗賊鋒
鐵衆而棄信我酷驗負遠來下其願瞰此內潰之勢
也願無怯而靜以待其變未幾虜殺亮而遁特歸之
役道謁張忠獻公曰相公何不三邊並出使彼東西
奔命大功可立也今獨趨海泗一不如志疑謗交起無
能為矣亮知公言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襄陽府

大軍倉虞承相相録前繇差江西帥屬賴文政反前
帥龔參政茂良白上以賊委公公薦黄倬可用為方
略授之立擒文政改官增秩公奏賞倬宜厚臣濫恩
也可損上多公讓從之以宣教郎添差通判鎮江府
母憂免再通判鎮江府知光州未行知楚州上指建
之改知和州初上令建康都統郭綱及淮西帥漕買
官田括隱占使兵為耕公極諫括田擾事不速集但
擇故荒圩美田五百七頃薦埤牛犁踰月皆具兵亟
就也民不知役和故任武守連數人益壞公撫御有
方郡復完代還上論事甚久因歎機會無有公對今
有之恐陛下未能行上愕曰何謂也公曰昔操伐烏
丸劉備謀襲許今虜酋往上京兵將從者十七八懼

鼓行即前彼子悖於室父困於堂往返萬里士馬疲
極將何以戰一二日之機古人必爭況歲月懸隔乎上
樹庠曰好機會無人道此除金部郎官俄知楚州用
屯田勞直秘閣議者以淮楚使劾多代名自今逃死
須言上乃得収既有旨公言乾道初招魏勝郭昇張
榮義從人給田勿課役勒五部月一至州習射騎擊
名曰使效孟使西弓箭手法也饒三百餘人耳州縣
惡其擾欽難制死亡不復補甚者抑不令赴州失本
意矣然則非官所禁安用代名雖曰免税而所謂歸
正人皆未起課役非以使効故特優幸議者殆未詳
也公遂募五百人部伍精熟盜不敢發於是上令教
兩淮民兵萬弩手而公選勝兵七千八十九人參之

軍制束以隊伍別以章表最以訓練他日上遣官拍
試獨楚應格始公患大軍更戍毋留郡兵山水寨不
就律無以應敵自徐于貫於山陽寶應置三十六柱
寨禁無得私有軍實犯者衆而羊家寨瀕大海姦猾
所聚公籍其尤剽悍二千三十五人納為急難備且
弛禁許挾弓弩自便貴賤悅從命有李姓者自言宿
遷人韓世忠罷攻淮陽祖父將與宗族鄉里自拔從
之今已零落尚四五百家公歎曰諸葛孔明西縣之
民也今植轄相語得四百十六人定其要束與淮寨
同上為特補祖官在州四年所行多此類進直徽猷
閣公又條三邊戰守事曰揚州有三邊戰守事曰揚
州有三城三塘楚有大小清河淮東恃此謂兆虜來
處足矣虜設奔虛自招信盱眙趣淮陰不一日至揚
州不二日疾其通泰亦徑至江上彼兩路何獨不然
陛下可無令韓琦范仲淹者通一路險易熟議之乎
且卒飢財匱兵少今日之大患也然而卒欲飽則財
愈乏矣財欲無乏則減兵且不暇其何以增若兵自
耕民自戰沿江諸軍各擇地分內闢田種之而民兵
萬弩手用一法給器械教精備略計可十五萬與屯
田大兵相參此三路之郛郭也昔韓世忠在鎮江張
浚在建康淮東西便為地分大儀天長昭關柘皐虜
來則戰豈有定所三衙助之所向克捷近諸郡脩城
築堡遣兵更戍犬牙占認尺寸之外胡越自分如是
則誰肯出力會戰於要害之地耶臣觀諸軍氣習今

昔頓殊昔欲戰不欲守今言守不言戰馴致疲懦十
年之外雖守不能矣陛下幸詔諸將復紹興地名使
如世忠浚輩苦戰立勳夢寐庶幾無今消磨坐相視
盡孝宗省奏太息曰方天下無事人樂安靜莫肯更
張此論可謂憂深矣特光宗參決上顧曰太子熟著
人材須用方見和親久材無所施更無事當豫養非
朕思之稔然太子宜常在念錢某可使帥揚州是歲
淳熙十五年也雨自五月至六月清河益漲城千丈
公措備賑貸恩紀勤備楚人德之進直寶文閣知襄
陽府言者論公昨在楚既脩城水卒突寨削職罷公
始至楚以舊樓櫓不壯易之千間城敗非樓櫓咎蓋
公著說也知靜江府公濫惡流入兩浙朝廷議禁絕
提點鐵冶劉璟請以私錢二當官錢一抽貫數百納
其多小府庫皆封鎖市邑關閉兩淮騷然公四疏言
止弊息姦要在安靜淮東地不產鐵人不私鑄官帑
轉易民何罪焉且天下安危在邊吐使過淮耳目所
接緊國體尤重上悟以官會樁管米度牒償貫數百
萬錢盡收淮東西私錢納鐵轄中而後少定然時擧
諸公言切竟以失察私錢坐謫一官安撫司兵自劉
綱向子固有東西寨使劾晃公武有劾用郭棣有劾
士有強勇名號雜軍律不肅冢盜隱伏為一方患公
請併為強勇募材武足千人隸御前置統領守將之
宿衛始章公之在揚曾復治兩淮民兵而公在楚日
既施設有緒至是遂具為一路條目取丁結隊執色

總首分部開收任責七事上悉行之仍下其法於淮
西及將進丁入老公弁當萬卿俞上指懇切選丁壯
四萬八千二百餘人增籍籍三之一於是淮西頓堅
奏罷萬弩手上付公相度公奏紹興末孝宗命張浚
置御前萬弩營於建康寨未成四州甲申與營皆罷自
有功乙酉請解散歸其家乾道中令徐子寅復置於
真州其後就田自便不復喚集二十三年兵營萎弱
弱壯建鎖堕籍所見近事也至於土著無逃亡之患
自耕無坐食之費民兵萬弩手最為近古孝宗所命
淡所行不可發也不原其立法之初而議其受弊之
末則半亡而僅從之矣萬弩手得不廢蓋公在楚四
年在揚三年及前後反覆為上言大抵以屯田民兵
萬弩手山水寨為進戰退守之要始末皆守一說思
慮皆執一意非若他視持上下隨世改易措舉而投
合之也王御月使廣道病公代之既除直龍圖閣兼
任而言官以公營運販易降職謨閣罷初公之併強
勇軍總領必欲使揚州自當券食之半公爭不獲則
為營運以其息給之又力爭曰御前軍而仰食州郡
可乎五具奏始已以本錢歸備邊庫自是公疑被盜
釋惡有造將士之獄者索其楮中得公彈文檢御史
所上不差一字後以公提點鑄錢事留為軍器監丞
錄既擬討官將用矣而大奚山盜起故除協閩嶠揆
知廣州大奚孤峙海中去州一潮汐民煮鹽自業源
終亡命群聚吏兵容之非一日提鹽綱之急悉而為

變諸司招捕前卻異同紛紜成愈橫遂走高要寇窖
舟徑指城下州人大恐特遣公督諸軍奮擊一戰殄
滅刻栅山上分兵戍之微公決策廣東幾亂併闕官
罷攝士捐丁田米分鈔曆日錢歲萬七千緡場務積
欠四萬餘緡珠香革毛不買一錢除華文閣待制尋
知隆興府蕃漢舉路遮泣改知廬州至數月疾病參
半猶自力判諸司累訟不定數百事光黃民爭持曲
直詣公會最鄰用除其冗複歲省萬五千餘緡衛兵
兩纂以客將書表為將佐公一從革又以安豐忠勇
軍不治奏乞就制遣公考數考詳沿邊利害別為綱
目而公病不起以慶元五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
九廬人及淮西人侍公疾參候祠者千餘人嗟歎曰
包待制死耶作十五詩以傷之六年三月十八日
葬江陰縣昭聞鄉由里山令人何氏後公四十二日
卒祔焉子廷碩早夭廷王某官廷瑞某官廷珝某官
一女先嫁成知剛毋妹某官孫男二孫女六皆中大
夫爵晉陵男初　孝宗雖踐紹興故事使與虜通使
而以其間討軍政講邊備擢奇材為有事之用觀
擢下僚至貴顯數十百人公能寂高識款內發事有不
便陳義指切未嘗厭望所建置後皆遵行不敢變然
世未能知故具記其言與事所以見天子之識盡下
人臣憂懼思職而公之遇合可考矣銘曰　孝宗上
聖忘已好能匪佞好之趨疾躁趨鄙時推錢公百選一
逢材如源泉汲用無窮揚東豫西越南淮北四郊不

譬雖譬迄息冠紫群胡詔勺世蹤長賦靡縻明主所
晏孝宗賓天公因多毀待從晚矣歲月弗止既謀既
明既勤既成當特不如況彼後生孰遠而朽孰堅而
朽我書於文以俟夫久

陳秀伯墓誌銘

平陽蒙士陳君堯英字秀伯少有大志一時貴人非其能所致雖其能所致而終不足以立視之皆無如也紹興六年上書登闕陳策十二明年正月再上清朝政序序亦十二語益切三月復上兵書指畫利害尤急高宗異之令政事堂召問君既不以求和爲是而書語侵中書執政固不喜至召問君長揖色倨論事梟湧不屈執政愈怒奏罷之君不悔也將歸又以三書陳宰相曰苟遺棄言中興之業未見其可高宗側身修行以求天下之士四方畢進接踵釋白袍取通官美職衆矣嗚呼君之言不用而身無成亦宜其命也歟後七年君始入太學奉法不許上書君亦絕不及當世獨場屋對策猶抗言如故以是無所合夫親遇明主于說悟意九筵之室可陛而登畢者之歌可聽而賡也尚邂逅不偶況一夫之取捨何足動心乎隱顯窮達之際在君可以無憾矣君所居號陳潛里其先自蘭溪來至君蘭溪來至君九世先造一宅推與兄塘瀆疏通衢路回遵華椽瘦相如邦侯邑君之宮又能薄己厚人赴其急時多貸少償鄉曲常依爲惠主此雖不足以見君之材然士蓋有一不得於世則銷墜摧折併其餘不能有爲矣是固不可無錄也君年七十卒淳熙五年十一月九日十年十月辛酉葬東山夫人黃氏一子曰雅言先君四年卒雅言之子曰昂從余三十年請曰某常欲以吾祖爲託至是始克有言也銘曰

俗禁嚴安偏聽見汲有嘉秀伯良亦其儔誰不我與東山之休

著作佐郎錢君墓誌銘

君錢忠懿王九世孫五世祖端州司理名尚自錢塘徙溫州樂清爲其邑人祖堯卿孝友任卹有實行紹興中州以孝廉未及召而卒因表其居曰孝廉里父巽贈承事郎君名敬直字敬子紹興元年試禮部第一或謂士人以姓嫌諱自名宜避因改易直而字季莊教授太平州入爲太學錄博士太常博士祕書郎著作佐郎以疾得知池州嘉定四年五月丁亥卒年四十四於是池州未被命也朝廷以故例在館者官其子衡之將仕郎宜人翁氏先已死遂以二年十月辛酉偕葬孝廉里東偏曰師岩次子曰德之二女未嫁君十歲能通記春秋三傳以其意作場屋文字機鍵開闔腴淳粹好長老之有科目立声價者反媿之曰是烏得爲童子耶稍長學知古人統緒廣大高遠則遂慨然歎曰時文不足爲矣益稍書冒繞爲至夜不解帶旦不頮靧研覈精必以己所自到者爲是由是雲蒸川流筆態橫生膏潤冰釋義理溢發王楨金輝材質早成性尤沉密不輕用所能盡人群居論難

妒起方人以病物君不出一語人莫能窺頗疑君猶累爲身計朋友或竊議君閑殊不介意至在奉常乞爲先公祖禹謚正獻有內侍得旨賜謚者拒弗爲謚人始知君能於事有短長其間矣在太史因火災迫宮廟將君疾已亟卧床令兒子本之抄錄封上自宰祖近臣及當時要務略皆盡言無隱於是人又知君能陳義慎激眞而後發時而後言也爲善獲譽計報爲福常理也好惡變遷眞僞難知以善爲盜則譽方爲誘福方爲禍亦常勢也君不幸立於問學之未就而當好惡毁譽之未定進而與世偶疑若多禍而鮮福矣然君廉不爲劌方不爲割不形物以明己不苟衆以獨立也世環視而不得短則深爭不伐之名交歸之而大官美爵特頭趣焉人謂君必以此貴重矣而又遽死嗚呼合人之所不能合而猶不與人以其所當與是天之爲耶雖然合人之所不能合者正其義也非求合也不與人以其所當與君子無怨於天可也銘曰

一縣始集兮眞知者嗇朋來數州兮紛其盈堂纚纚我從兮三十雨霜今弗顧兮悲安致天高高兮地廣廣詔無窮兮靈勿爽

## 劉建翁墓誌銘

莆田劉起晦字建翁淳熙戊戌進士及第任福清主簿監建康府推官務知貴溪縣江西安撫司機宜召試祕書省正字兼吳益王教授開禧元年五月卒葬石室西原夫人方氏二子曰希醇某官曰希深建翁父名栩甫人號二劉先生者先生歿乾道中年太早非顯官家傳不自振業天下悲憐之曰是寧有子耶及建翁勝冠帶克邁競強志義備立聲名遠聞人士皆喜走相傳筆扣告也既中乙第愈益言爲勸歆相榮也仕所歷無不爭薦君曰劉後之子寀可後之建翁有所擇曰某不宜受亦不敢怨也然所爲不過關陞改官則固州縣常舉爾至爲館職然後歎曰足以待建翁矣蓋夫建翁承法父不忝父教大稱舉自其理而天下於建翁父子乃鄭重不已如此亦足以知好善者人之同心而爲善者之不可怠也建翁韻甚清氣安而兒和懸會宿解不以滯吝嬰物事雖退汗覊梗經建翁手必有條疏秩序後可循守也治縣捶覓不爲節限訟者從容各盡其辭已而數暢所冤隱情適節如鏡見象姦民未嘗不避影斂跡也市里棄人必知名數雨雪寒作計口與錢米疾癘天行自煮藥不幸死給棺斂縣東起孤獨廬西安樂坊斂斛面米六千石糴本錢六十萬貫俟人謂建翁不曰知縣曰吾翁也故聞其卒罷市聚哭爲佛老事五晝夜建翁既爲上下信服同時有作邑者內不善爲正字其人適在言地誣奏罷之夫舉一世所愛不能勝一人所惡使建翁稍避用必爭是非辨邪正決不能使一世盡愛建翁也然則世之所以愛建翁者豈能知之哉建翁內事兩世母奉從兄撫幼弟外交友朋接鄉里通無共有盡敬極孝一如二父人不知二劉已死

也居室元陋不改余間過之及門而下建翁送迎出
迎中衢笑曰自二父在而四方之過蕭者無不造於
庭蓋今之稀大於舊矣乃世變也余亦笑曰輪雖大
不數寸公門雖無乃太狹乎而不知變耶其偪塞四
圍之隹通户牖建翁指示余此吾二父講學處也余
低徊久之不能去云銘曰 建翁之於父材德同年
尊同官職又同号爲曷之而有不逢悲哉

朝議大夫知夔州蔣公墓誌銘

蔣氏本陽羨人梁普通初以焕爲永嘉守焕弟逵以西
華奇山之留居不歸武帝賢而官之命後守即瓜授
焉故鄉名建牙至公曾祖埸祖扶父贈中大夫侍及
上五世皆家郭南公諱行簡字仲可學不爲舉子速
於世用爲度疑審登紹興庚午進士第時荊帥孫汝
翼從事者爲皆名士傾持公遂與薛公士隆婿孫氏
主仙遊縣簿辟四川制置司屬官罷爲滁州判官虜
亮且反公清調州陽兮手三千守清流關副之州兵
滁可保也主兵官笑不應公遷令遠斥候虜既大入
滁人徐復江僮妻不逃器用無長又督運於天長傳
言虜兵至矣令尉欲棄城走而逆公曰姑止急蟠之
毋爲盗資虜不敢進有以擅發糧請劾公制置使劉
錡曰此真知兵也乃已監明州市舶務舶船至即日
抽製衣親自評量隨纜細立盡老僧束手蕃客跪首
昂其首加手於額拊地以謝秀安僖王歎曰天下安
有如此好監官諸司相謂不旬月舉員卑知海鹽縣
太守告公曰縣境久欠州用經總數巨萬將村令甚
補足年公正色拒之已而新錢有餘舊欠亦補及季
年餘錢一萬一千阡行縣知之促公使具鈔公曰此
夏稅錢代者事爾倅曰使君方以善理財爲公何必
留錢爲後人耶公縮舌殿口善理財豈美名歟倅慙
而止還朝襄平生著書五十篇號摭言上之執政受
其文曰院轄選也公不願去通判興國軍大旱疫披
數路公從一馬二卒齋吹唄禦卒夜宿村舍至常辛
以救他日過之所至擁數千人送迎知軍怪問其故
皆泣曰昔不遇此通判吾屬闔門死矣知峽州歸舟
無鐺重有壓動石十餘篋葉之王丞相同僚也周丞
相同年也爭勞公良苦曰卿有關可待也公力辭曰
重内輕外無甚於今某老矣朝謁之禮不堪也知常
德府諸司舉吳獄對彼冤清擇殺光宗而稱冑十數
輩將送中書值留丞相引去逾月不決不果用知夔
州公治郡以寬恰知縣爲本獄訟賦輸使任其殿員
文撤付燒鋪一人不至縣庭武岐二年軍律嚴肅蛮
獠震服省地晏然務者去鄉近治之尤詳更造板籍
隱寄飛寄影占僞踢悉釐改猾獠壓旁山稽篠所聚
請於朝禁帝勢胄佃者貴人不悦提刑以爲使已御
史亦妄疏自朝議大夫貶二秩罷公既休力小室蓐
象郁芬竟曰卻生客至前入莊語而已慶元二年七
月二日卒年七十一其明年七月八日葬于曆侍卿瞿
峽乾山孫氏封宜人後三年卒男五二早夭伯與從

改郎邵武縣丞亦已卒叔與承直郎新岳陽軍節推
季與迪功郎夔州司戶縣男十一人女八人公壯不
希名譽識慮爲民海鹽興國大兵後不匪降物力公
始行之數爲上言百姓困悴可哀果閩大軍錢比他
郡獨重峽州茶租均之客戶興國馬料敷於五等
衡衰歲取麴引額吉日較贓罰江東白收版帳湖南
倍折冬苗夏稅和買已作正賦役有軍衣和買糯米
科折止爲首務役有㪅紐價錢若此類聞一知十窮
民何以堪命今大吏無不言州縣窘迫以先公上以
臣所見識有窘迫之縣曾無窘迫之州占吝公事視
同已物狼心不厭矣且與徽州窘固在也臣欲擇朝
士曉暢民事者先於一路考財賦所從孰經常孰橫
斂其剩支恭定例何爲而有餘何爲而不足使過濫
陷失者稽其違法流費耗者訂其失補配白着虐取
諸民者一切論奏蠲除之富哉言乎太史公所謂可
着廟廊者也聽公之言行公之謀則膏澤爲有不下
於民者哉初河南郭忠孝子雍遯居長陽山公待出
峽來見於白羊揖言天人性命郭君曰天命之謂性
非天命則不謂性也率此斯謂道也脩此斯謂教也
公又問雍得於兼山最要者郭君曰所得在艮艮者
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內也不可出
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也或爲着白手問者行於世
然則公之所存可知矣夫艮有止而[illegible]若不獲之
地立無與之時其止命也豈有欲於其[illegible]哉苟虛[illegible]
未至於無欲也而限以止焉則或可矣而非止之正
也余聞古之用人勝流一也平進二也科目三也干
澤四也勝流者有所徽發以厲其節平進者無所附
害而行其志故世莫能好而科目以務內必取干澤
以鑿空速化雖左雄山濤復生不與易也嗚呼將公
終老不伸又奚怪焉叔與又言自韓侂胄用黨論起
士大夫或去或逐公始欲謝事及趙公汝愚死公痛
其冤因驟感疾不起噫是增畏矣無㝡征之利而有
明亡之憂何耶豈其好隱取捨一斷以義而不以己
參之耶銘曰　西華隱者巢許之流其孫以之以銘
斯丘

## 高令人墓誌銘

蒙成高氏六歲父爲京山尉能助其母思父輒涕泣
父歸乃已從知象山縣父思慮所不及必左右之爲
余妻賃舍甚貧闔一間終日不聞聲覩饌粥飦十餘
盤魚肉鮭菜略具人或以爲難官視祿上下月餉以
奉舅次伯叔群從無餘所食者太湖惷城東菱茨爾
服飾進止常儼然見者皆尚其華整不知其敝故洗
濯而然也晚歲三子始育始有宅居稍與田不市糴
然自處一如其初蓋其剛簡無欲余所憚其靜甚有
智余所服其多能而易解緩急中程識事本末大抵
余所資以爲家也嘉定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年五十
二卒五年三月二十日葬開元觀後山余觀自古特
立獨行之士無所復望於世而淡泊其身以苟免者

固已衆矣是不足悲也然而亦豈不有夫順親和處之為而為之託焉今余非敢謂將立而獨行也然既老而休且病且衰且暮且盡而高氏迫不余待遂棄余以是使余無順親和處而為之託也是亦不足悲乎銘曰　千世之遠兮百年之長天覆而地潤兮此為何祥

## 葉君宗儒墓誌銘

君葉氏名士年字宗儒自上世居樂清東鄉傳序甚遠最為舊姓父良臣有厚外雖躬在田野而散財簡遠言不及利對之泊如也君覺中少愚習見其父能賤糶薄責休病哀死賑救村落之急一皆遵行又稍推廣之人以為愿已及從王公詹事將王公云此吾甚眷子立朝行事多以告之負氣落落既不自降屈曰安能長為茅人而有百年之宅千歲之田前臨清流旁接高阜五丈阮深蕪竟日寂寂故人邑子常候門下行路惟聞蟲声出空虛山遊谷嬉意到不擇鞍韉歌夜動糶謳早發水邊林表往往規墜再遺爰焉然則不吝其力之所及德施於人而身忘其優足以稱善人矣夫余十六七識君時君亦尚少言論英發是是非非不肯假借余頗傾下之因思仲長統語甚異君所為而君言吾寡兄弟子同姓宜為宗余謝不敢當然內嘉其意自是不相聞嘉定三年君養疾州南始復見之鬚髮毛雪白追記昔日相與把手絕嘆蓋年六十六矣遂以九月丁亥卒里人為然指崇祠既死皆出涕四年十二月甲申祔于先墓娶周氏一子曰寶三孫曰晉曰普曰曾將葬寶垂泣曰始先人有言儀在今日敢以請昔孔子遇舊館之喪而哭之哀脫驂而賻之門人譏其已重而孔子辭焉曰余惡夫涕之無從也嗟夫銘不愈重於脫驂乎余與君之悄少也遇諸塗之罔也託余宗之厚也去之五十年而不忘也是皆無從之類也聖人猶行之而況於寡者乎故為銘曰　瀉冥芙蓉之上鷺鳥振振黃螬之下有揭其識示來者

## 李仲舉墓誌銘

李伯鈞字仲舉楠溪人由永嘉汎枝港盡汐而至楠溪則別為聚區風氣言語殊異其中洲四絕水陸匯深綫草樹多細色敵爽宜遠望昔賢名著楠溪之溫厚處也其十世曰舉號耆瓊先生父曰高分寧縣尉仲舉甫十餘歲里有大事已能相可否老人咸異比見及長足智好達以義理勝血氣性惚雖理雍容應會迭譎不決敢疾趨機而又外文內質章采鑒錯輕重襄序主於敬共揖與之遇無不心暢神懌謂其對大賓入清廟矣聞其方自溪谷出尤駭莫測也鄭景望薛士隆引為親友曰不幸而仲舉于世之味薄斯人者豈以章句限之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得官調監慈溪酒耻之曰吾何忍誘飢民捨其糠覈而適於醇糟耶謝不起蓋仲舉之業成矣而年不究踰四十而卒有子曰源字深之材藝德器如其父而居身

益莊與人益畏與室頹曷常裝飾不惰廣庭狎衆接語無慢惰燕居用器皆有常度不畔飽於物曰吾父祖乃爾吾何以堪之有弟浚夭未嘗踰者曰吾師也表儀推境香曰吾友也始仲奉使余與深之游余甚幼而能記仲奉言行思其風裁至今想見之深之少余二歲余從童子識深之體然端默余慕為葉敬壯余謀於四方間一歸而見深之寡言笑康色如故余病且老不出户故友影絶問深之則曰死久矣其子義方實來則從除矣悲夫仲奉父子積五六十年家行脩本學明固將施之而固止之耶豈天之不相道與文王曰譽髦斯士成王曰烝我髦士髦士非科舉所謂士也譽髦之所不加烝之所不及科舉致之也以科舉論天下士失士甚矣然則非天也深之卒於嘉定五年年五十九三子義方長也曰義問義崇爲弟後女一人嘉定五年十一月辛酉義方改葬仲奉於先墓後而深之從焉銘曰 所謂伊人山高谷深鶴鳴於庭樸乳於林然耶非耶而有斯吟

朝請大夫主管沖佑觀煥章侍郎陳公墓誌銘

思誠名景思姓陳氏信州弋陽人用祖丞相文正公恩補承奉郎監平江府糧料院光宗初即位詔天下言事思誠甫踰冠上十事多一時要切援淮東總領所幹辦事光宗不豫定省礼闕百官更諫思誠亦引李唐山人語極論任職纂會總領薦其材與籍田令遷太府寺主簿序本寺丞遷宗正丞兼金部郎官視兄疾於當塗兄卒不忍復朝乞知衢州未至除將作少監兼尚右郎刪脩勑令就爲監除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座則使故事運司雖名察兩路其實內不過應辦官禁外往來郎舟護使客而已及思誠所至則延問鄉民疾道詢牒官均見度罷于本中脩百姓敷黃云前此未嘗也爲抗章乞門設教儀比他州置錢塘左選監護視事遞濡者咎內受輸多取者預催者催已倚閣者皆禁許水旱而過限勿輸也民所願得輒來請思誠並議所以推行之皆曰方知有運使矣內引奏事言鎮江府折糴鹽額當罷與府和買額重當減夫國之根本在州縣州縣根本在民欲寬州縣當裕民力當寬州縣今擬云裕民而急州縣若星火視其設壞如弄益甚此識使病民所裕之也思誠美儀觀音吐歇暢上固聳聽因問其家世思誠奏大父與伯相高宗值逆亮送死竭臣子力賴累聖威靈幸而破虜臨內禪特詔定策自請退休得守鄉社鄉人稱賢曰所謂衣錦晝行者也上嘉善書歸錦堂三字賜之尋又賜服三品內出金帶令舉文進直煥章閣遷太府卿兼夏官侍郎時開禧元年二月也初用事者尊寵久觊釣奇功威服內外術不素講而先事挑敵在廷不復關思誠闕而來祭也一日集侍從官議寶稱文變色叱之曰国耻未報也拔乃以近習責我吾遂正名乎衆相顧皇恐對不畢爽思誠曰昔孝宗慮此久矣逢回二十餘年終不敢發憚

發不勝則安危存亡之所從分也今財賓兵弱貪將
睃剝外約難信內心弗齊且辛巳之役只勞師一項
傾倒經費遺患至今征伐重事也後不可悔悔而復
和卟益甚爾何報之有用事者與思誠親甚其助已
至是大怒亟命提奉王句觀明年兵四出月餘已潰
散暑皆如所言知鎮江府固辭移江西運副歲荒流
殍係路而官糴至四十萬甚急思誠通借有無命州
縣無敢遏糴諭寺觀愆從者死為瘞藏發播賞積
見納令任輸飢民賴以活而官糴亦告備市人時其
出設辦華被礼之既而虜再求盟用事者以罪死思
誠前議雖戶曉猶生親嫌例罷二年得冲佑觀起有
日矣先時豫章火思誠親救撲因感寒疾時作時止
遂劇以嘉定三年五月二日卒年四十三上借之命
復直煥章閣致仕四年十一月八日殯欽山鄉仁義
鄉楊原夫人湯氏封宜人子曰棄曰滉皆將仕郎思
誠競朗通達而以門閥自畏問學師友出於嗜故余
客錢塘不擇晨暮過疑難與聽至其舍論辨從横傾
御夕肝食而返為余於徐夜失轍者再三矣宋公之
在建安接續續無礙時遠齊方闔適和尊老不以
寒俊為間也攻僞既日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
時論相恐嚇思誠每為所親正說不忌與宋公書具
言其無他公答曰其然其然韓丈於我本無怨惡義
於韓丈亦何嫌猜乎所親見之意大折道亦不遂廢
思誠力為多追事將作思誠論故余告以立說有先
後定計有始末無疑也思誠復言虜衰有徵矣余又
告以魚爛尾解其實未見今外弱而形飢非也思誠
悟曰決矣先生當知我為不預人事者未幾果以議
不合去嗟夫廣學而豈好如思誠之專其本辭矣至
於以民為貴而聚其所欲以去為輕而行其所知則
又今世之難能焉使給於歲以究其成殆庶幾哉始
湖北提舉直秘閣名安節長子曰棐參字守約次
思誠母福國太夫人韓氏賢而早寡課二子釋鋮綺
飽疏糲勤苦借日故皆有名譽登進同時華寵矣不
十年相繼殞落福國安命委數無甚過之哀獨計曰
吾兒未有銘使梁來請嗚呼思誠嘗鍾養其母順道
也今我石賓客間奈何累老人耶銘曰 羨紹屢名
相孫中興十事八九存燠稱其德揚和鑾王以受治
成瑛瑞擎燈問洛表盟會扶決策風霆奔赤既上
升拱帝尊胡乃下斥游揚原天不與年人道昏母悲
子啼記斷文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吳興李公以誠信質直事孝宗時天子念宗廟報仇功緒未竟晝夜耿耿也執政多迎前趣和退即覆卻異辭上固不快獨公謂機會難得致本根當年持論所與爲不宜以空意作敵公私懇切始末至到上感公忠實久而順聽然後大言迎附者稍後衰息風洽浸向尊孝而自得濟接内禪二十餘年天下安樂無事中外謳歌至今由公發之也兩預政終不取相位退歸僧楊食饒數盈來爲嘆未日風採絕俗遠甚三子伯尚書吏侍郎中子信差不逮猶至卿少皆有業尚名稱著於世而諸孫材質美哉可數以約而類者衆受以壽而與之豈天非偏厚李氏蓋亦其理然也余不及從參政後而與三子游復迹於朝會少卿之孤仁本以銘墓來請因竊用常所論叙者爲書曰少卿諱叔字益善有夙成之度少游太學諸生長其能授承務郎監在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賦瓌特有司異之曰執政子也辭弗敢上親友交唁公公嘆曰吾既仕矣學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爲自是不復求試盡取諸書編讀其興壞因革一代之制列自成編而尤好左氏爲作贊誨象曰衆實所緣也識而有之在我矣歷幹辦軍器所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在十年外書曰積是歲月足以窮吾覩矣朝至猶不忍行參政曰不然今二孫已長家間且莫及而爾兄弟結綬京師吾意其少慰公謝勉出監六部門軍器監主簿太府丞大宗正丞再知嚴州不行初公在軍器監言造會子者二百人故作則散處于外稍父則兒賣名役恣其自便誨其爲姦宜置營區兼老而後代兒而後收及外府又言四弊識僞造一也立管房二也戢綱出峽重其防禁無使售易三也暫止印造或出内庫錢收換稽管以救低折之害四也於時會子法未敝而公之策如此或知徽州尋提舉淮東常平會稽督參稅多械繫屬府縣值公攝帥盡釋之士民歌呼叉手至額曰真李參政兒也以兵部郎召樞密都承旨蘇師旦倚權利傾天下士公獨不往師旦病之或曰可餌而致也遷樞密院檢詳文字公固不往最久局會持而已師旦怨與於專國者從將作監既而自爲節度使賀客成市公又不往專國者奇之曰是負氣有守可尚已遷太府少卿公建言治世無過而務實今狹處競僞者醞成北伐之議遂事既壞矣尚多夸詡以誤朝聽誣虜則以彊爲弱以銳爲怯譽己則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上玩下忽施置莽鹵恐禍不可測願親札遣臣毋得以不根無實之語輕輒來上他日白事宰相又面論之於是專國者亦怨公因力請外除直寶謨閣福建運判在職二年孳孳爲民蘇瘝者建之兄象兵興帝偶官勢以殺人取賄賂爭移獄矣言路有爲道地者使刑部論公以建

譏赦貸之公曰隅官監臨也受財枉法也爾可赦乎
不許刑部吏朱書符端曰臺諫意也勿誤公大駭丞
具奏爲吏借臺諫以令者舉劾狀其爲竟杖隸於外
而召公還然卒排笮謫寢其命公殊自喜別墅有
寒泉脩竹留居之以嘉定二年十一月二日卒年五
十八三年九月十一日葬餘杭縣茅山夫人施氏潘
氏贈宜人四子曰仁本通直郎新知南陵縣曰仁方
承事郎前知仁和縣曰仁表迪功郎新海鹽主簿曰
仁元通仕郎五女迪功郎前烏程主簿張端節從政
郎新嘉興府司法余寀迪功郎吉州龍泉主簿張鍈
承務郎監江東總領所樂局蔣杞爲其壻孫曰無曰
勳公文出新意作生語綴密簡雅無刻露之態四
六絶去數十百年體裁切對順偶有若自然圓行方
止不拘定質詩騷尤清婉其餘弄筆率就皆有義趣
讀者雖貴珍莫能定其價而公亦深自韜藏韓子學
不觀也遠齋公燕居之齋也故公自記之其言曰心
遠物也利害得喪欲惡若一塵之起其前遠者靡焉
心蓋近物爾吾懼其然也揮斥剔抉使夫塵者不立
而吾之遠者日充充而至於無所絓才寸之微而
有不可勝用矣嗟夫人常求所以悦是心者未嘗知
所以病是心者方將與利害得喪欲惡角立而並行
且竭力以奉之不暇病有以是爲塵而瞬吾遠哉又
烏有揮斥剔抉使是塵之不立而充吾遠也然則公
能求所以病是心者而治之矣其能難進其能易退其

立德淵其去毒果仰能承其先俯能訓其後非偶然
致者文字之工不足爲公道也銘曰　彼門地者豈
身之秒彼詞華者得名之小賢哉兼善清明自昭養
心有本聚學有宗其在本朝傑出特立其在四方證
善鉏惡豈不富貴視若一塵我爲悽然思見其人若
渼千里湛其止止我不見兮庶幾在此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祕閣致仕薛公墓誌銘

初公由少奉常領祠官至再爲耒七十屢自請以直
祕閣致仕家有司馬文正公真率約據舊事率年及
六十者行之余亦預往公園池不多而花草疏閑將
止自在樓甚低小而紅山隱約可識書畫精緻雜而
觀者各有取惟吳壁石舊物也相與考擊爲樂如是
歲一徧不幸客衰殘多病相繼死數人請公悲痛自
爲集錫麻帶經而哭吊者避席曰真率翁亦衰矣余因
戲謂是率者率八於死而非以難夫老也既而公亦
病其率竟廢嘉定五年正月二日公卒年七十四十
二月壬午葬清凉山嗟夫豈天於閑退之樂不輕與
而昔之壽考强力特偶然聚而非可齊耶公諱紹宗
承之其先自河東徙閩長溪有令之者仕唐至右補
闕人以其廉號其居廉村廉村之後爲永嘉人薛氏
大於永嘉三百年矣公冠重舉特造次不以詞色自
達而誠意內充與之游久者皆欣然心服登乾道二
年進士第授台州推官州用急應者旁城幾無擢兵
陳[illegible]知所出公曰易耳命撤舊帘有自門

嘗來言薛推官新酒美而醆相傳倫一郡飲於家者悉從官市與壚吏爭推縉十倍吏爭向守均向老吏械御有繩尺尤器公以爲能繼巳余從公府前後口均數十不置知公有得於均也監車轄院知御陽縣訟日千數令故不訾首爭氣佛謗譽筆走諸司公曰息爭莫知理訟至常夜丙鬚髮爲白太守所遣卒詬於庭公因之守怒罷民挽公號泣曰知州豈重一兵輕百姓耶知宜春縣前知縣有柯長卿邑人紀之故稱前柯後薛云通判無爲軍攝和州積實剩糧米餘十萬紹熙五年歲饑賴以無死知真州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就遷提刑有竊富人婢以逃其家謂主殺吾女州縣以成獄至公却之曰安有殺人而無驗者未幾婢果自詣除戶部郎淮東總領遷太府少卿且辦難其代復留年餘召爲太常少卿淮東用鹽鈔軍務場趍實無虛奉以鈔當錢買賣至公常費貫錢三年間增多三百二十萬貫執政駭異莫知用何術諸丞相從容問公公具以實言丞相歎咨良久指其榻曰此公生處也而深甫叨之過矣公既謝所引而於韓太師侂冑未有納也異日從陵下歸韓曰陵樹比前殊蒼蒼耶公答陵廟至重非被使何敢規樹有盈衰不可考然頃見吏云補種若干今青活若干矣韓艴然止怒又言少卿來幾何時亦何欲公但喏喏退亟辭於謝遂行嗚呼公不自結於韓而自必於去其中蓋有所守世固未察也又公乞謝事時錢丞相袁亘公留公許用公公卒不改以就其執指如此人亦未知也秩累中奉大夫夫人洪氏封令人先公卒子曰師夔南劍州司理曰龜從湖州司法曰帆武當軍推官曰師武監臨興府稅務曰師曆早卒龜從及巳未第而帆國子監所解進士也長女爲道士曰監省倉上界門林士尹曰建康府錄事參軍黃時憲壻也初公在真州有僧畢流涕言其祖仕先朝爲諫臣長壽至此無面見日月公物其世出詰其弟昆皆是亦流涕餞與錢洪令人捐瞀珥裯褥擇士人嫁之銘曰

薛氏之坐清凉之麓千尺飛流百尋老木有美一人許象箸冠自種小草即山而盤山既深幽草亦茂好人兮不留意銘是考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臨海周子及名洎曾祖光恭城縣丞祖公舉父國賓子及少以文自名第乾道丙戌進士授新昌縣尉辟淮西總領所酒官淳熙戊戌中得學宏詞差江東憲司幹官除太學正初王抃起吏胥預籌議嗜利者因緣請祝希蕃爲進聲勢合附和傾朝廷所主用其人已敗猶莫敢詰子及見上具論其姦累數千里言曰中書舍人爲抃子行詞職爾猶借王命納謟於抃使天下傳笑而不知媿則其他公卿可以類推陛下欲開言路進人材修政事今小人在側回護蔽隔雖不拒諫而常玩諫願明示斥去且陛下盛德豈以斯人貸跡上問小人誰也既知爲抃則大嘻曰朕始於卿聞

此時賀會變節故事虜使在不下除自怨中批王朴
在外宮觀群臣驚愕子及指攻朴最急因縱放他事
不以紀序亦累數千言曰余宗子息耕數難裁損此
何足以救官冗耶宜自禁掖始次宰執侍從可也軍
士食錢主兵官銷刻殆盡矣饑而思亂得無以唐季
天事為戒內藏諸庫儲積豈衍今流離瀕道若量出
賑救此亦民財也近奏對尤謬妄者至今宰執豐祿
子弟食祠廟祿而理考任陛下亦遽從之彼粱肉稚
兒豈適為地哉本置要官事有當否使之祿言人有
邪正使之先辨所以防未形之患戢狩肆之姦也如
害已流溢而後言從之則何及矣陛下幸擇其人諭
以嚴部自今施徵未當任用非人皆須先事而陳無
或有諱至於附下罔上緘默不言從已者明必罰毋
赦蓋亦為朴也語既出聞者皆震恐失色大臣貢近
惡侵已太甚側目視之子及不自安求外補戢以憂
去除國子監主簿於是虜聘通和二十年矣　日復
遂逾左聘使不至中外罔測徒竊議而未有言者子
及始言近日中黑氣陽明耗昏當春初寒雪霧滿月
天象示戒甚矣陛下宜修德警備因列八事曰選將
帥擇軍士遣間諜議城守備戰艦儲糧食節財用委
諜日復累數千言纖悉指畫如目見無遺上歎異事
事折難且曰朕密設備禦御豈知之子及對曰設之
於密目不敢知備之有無眾所見也今陛下謂已有
備小臣以為未有二者之間願陛下留意上歎曰朕

此見知更過褒日明日諭樞密使周某如邊事甚詳
今士大夫不如也尋召試館職既擇日暴得疾不起
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也三子樸梓械奉其喪
葬于雲溪夫人王氏經史通習能文工詩敏子及之
孝友奉命惟恐不至故其父母兄弟無間言先子及
卒母夫人痛惜曰吾婦賢誰當繼者擇其兄弟為可
且臨川名家也故復室王氏女二人適朱膺老趙師
由皆太學進士樸後名成子以上舍奏名教授澧州
學接五日一輪對本朝盛典也監主簿學正　皆未
條亦同五品以上奏事所以廣延英豪通下情也士
或不屍草野避忌疏略此淺陋之罪也至子及不然
宏詞人世號遴定兩制其切為職事官甚歲月然嘗
度而已議論敢取決於一對非其責也然子及不顧
禍福不計合否輒盡底裏疾如湧泉發如發機豈
冒妄抵突至此哉蓋忠義憂國之所積爾余常怪馬
周徒步開說是時唐業已定欲增廣大安無幸九成
不封功臣及省營造教諸王擇守令下至變鼓代
傳呼皆常行見事非老謀沉策也然太宗託寄心腹
遂與房杜王魏等獨未見子及之言耶其驚世絕俗
何止一馬周也方王朴勢重而丞相御史相與依憑
不謂太學正力能去之然則孝宗之聖過太宗遠矣
余固哀子及前遭父憂後死旬朔閒不得究馬周萬
一之用也豈不為異代君臣之遇合者重惜哉子及
又有論地震疏萬餘言屬病革不果上觀其直遂歷

誣矢詞四達視岑文本所謂切理會文不可增減聽
之靡靡忘倦蓋其細者余既序見其大槩且俾成子
別爲書以行於世庶有志者得詳焉銘曰
斵歟惟工告歟惟耆命不永延若先有知甫見天子
傾倒出之去一函人行父庶幾銷其謀書鳴後是貽

建康府教授惠君墓誌銘

毗陵惠端方爲求嘉丞與民爾汝求事情實而審實
其便處不以妄與奪取決也士後出迭唱和相朋友
同疏共鶩無階日然立於高遠不可況近數年來糴
州之賢大夫僉曰惠丞交薦於大吏卒氣力薄吏所
易侮綠是未改官人尤惜之丞不動意獨謂余曰吾
父乾道八年三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葬君山鄉桼
曰對山仕信州鉛山薄監行在激賞庫糴場用爲若
得宣教郎教授建康府而已夫用不究可悲也後四
十年嗟無以詔吾重悲之子幸使墓有銘可乎惠民
始見莊周號惠施而居毗陵之宜興者六世君諱哲
字茂明父承事郎俊民苦學被惑疾祖父溥自教之
君夙悟幼成與兄國子博士迪勵志讀書至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辨論往往終夕不就
睡祖父欣然曰吾孫其庶乎遂皆以文學有時名同
登進士第既入官以能見異以廉見敬鉛山銷發決
滞民畏愛過於令令賴之如已出守徐公林亟薦之
糴場米數十萬孝宗切觀或遲卒辨至一日詔摘糴
吏甚急提領官召君慰安之曰庶士無恐也既上取
出入籍視之不得毫髮於是周參政葵諫議君會罷
政不果同舍人鱗之既爲君之兄又將薦君不果卑
侍御時將辟君爲屬以格不果亦會君死饒五十六
矣初娶孫氏再娶蔡氏子端本新岳陽軍節度推官
次端方也女四人嫁迪功郎常州晉陵縣尉錢正國
迪功郎常德府司户中洙進士周作霖王舜卿皆已卒
孫純夫迪功郎台州司法有夫迪功郎新建康府溧
陽縣尉道夫德夫自君之曾祖正議大夫智訓其子
孫及需始官顯至君兄弟子孫世有科目興於孝友
而文字潤澤之尚德不務進雖仕不急用其家法也
銘曰湖狀坐列燕兩峰溢暉發祥譎冲融惠君之
文地所鍾如雲章天雨不從生死變化塞後通相其
子孫與時隆

朝奉郎致仕俞公墓誌銘

公姓俞氏諱寬字伯仁臨安人曾祖舉祖昌齡世爲
臨安儒家父徽尤工文詞與張子韶凌季文同有時
名公年十三入縣學肇異意度如成人長老皆器此
兒行貴矣初其父既貢辟廱避亂不行後積鄉舉槪
然謂公曰吾聞得而不止無義者也失而不止無命
者也術於得失欲止不能進不足以事君退不足以
成身是蕪無義命者也吾將止矣若能佐我乎於是
公尚少也及父卒而公已壯然累程度如父在弗敢
失既而生有以養死有以送冠婚賓祭必具凶荒之
貧必與入其塾上誦讀之辨然覃思之懇然人雖多公

父子不窮於儒也及已得仕勿亟勿徐擇義必精不
爲利回與可偕入與否偕退無失遺而已人又知公
不特能以所難止者從其父而又能以所難進者詔
其子也公年益侵始有山水花竹之樂老兄弟相勝
間出鄉人見其無車馬而步輕履安相與追隨迎勞
曰福人也公則人人與語酌飲之且酌且行歡笑盡
日而返嘉定元年公九十三矣子烈以起居舍人爲
金人報謝使往都梁境上數月公常手書問邊事虜
情況使自安報國辭甚壯一日呼其幼子珙曰我欲
歸矣家人莫喻明日又令設洗沐未及而逝實七月
乙丑蓋舍人出境之日也是年十二月壬午葬于下
洪山界封朝奉郎服緋衣銀魚夫人張氏封安人子
三人長曰槩將仕郎早卒四壻王庭實高傑王思恭
戴宗師也孫曰墺迪功郎台州寧海縣主簿曰垍將
仕郎舍人免公喪召入西掖爲侍從臣今爲中奉大
夫知明州某與舍人同僚張夫人墓嘗有銘焉暨公
葬又以爲請病不克就者六七寒暑嗚呼公意承其
考變通詘伸以待天命卒大報之是宜銘已銘曰
涸研燥萹陋儒之酸肥馬輕裘鄙夫之盤膚能身禮
約能守義天福方來尊迎使至長原回回高木陰
有式其阡昭公此心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司農卿林公墓誌銘

公林氏諱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曾祖嶷祖揆父師
中贈中奉大夫中奉迎師于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
常數百人中奉爲高第公入太學與石斗文吳儆吳
柟張淵並時知名登紹興庚辰進士第爲富陽尉虜
亮之亂部弓手截鹽寇邑豪某時販鹽行刼公捕擒
之代歸救授明州朝廷會其旁郡官知泉州晉江縣
州分造戰船公曰貧邦豈有羨錢耶何忍斂百姓持
捨去請耆義公之爲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滿秩
舉留空一城通判南劒太守議官自賣酒公爭曰賣
鹽已病矣又益以酒且閩地俱萬户也今始自南劒
他郡効之君不畏八州民怨已乎守謝其切自爲奏
朝廷視無通判者疑之方下公條上言者亦謂閩近
歲故二稅有酒錢而民自酤令剗禁之非舊制也守
奏遂格汀州賦輸無法吏多取自入爲百姓患卽潰
請均節之以委公公索其征有公庫鮭腊食次用差
出貼支等錢皆數千計他多此類守伴倦數倍矣小
官薄俸別貸以給公約其歲用增損適平省錢四
萬遝之民監司更薦召審察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太
常寺主簿國子監丞太常丞紹熙元年遷監察御史
公久官南方無中援既入朝名人善士一見如舊識
相謂曰今士大夫去就常以臺諫官賢否爲卜是公
拾應入臺得如斯人者庶幾乎至是克用公故事臺
諫官居同宅相愛助厚甚彈劾論諫必相參審好惡
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紀綱 公獨胃然曰吾不
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愠於衆 人是助好惡去取
不以公論爲歸而曰共持其紀綱也夫紀綱者豈臺

諫官爲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既股肱於宰執而除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晷侍立舍人言於衆曰今日察院爭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矣時小人知公意頗自爲計公與同列三人論劾甚銳至一日罷數人內外官聳方依公爲重而上以覺察過數詔諭公公爲殿試詳定官考宣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脩下遷公曰吾可以去矣劉公蓋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宣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折東提刑宰執合前顧少留不聽移江西轉運判官是多訟吏積獻若公曰已悠雖而使民以弭筆成名乎取滯訟

自判之數月至者益少免贛州科罰罷龍南安遠折變減與國淮衣絹南安聖節銀及水滸州縣寬名之在漕司者皆除之歲損數萬而漕計猶饒於稱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府少卿以孝宗遺留使虜始先宗道重華宮疎闊公再三請未效而孝宗崩上內禪公入辭首以奉親歡杜讒口爲勸上俯聽首肯數四謂吏部侍郎彭龜年曰朕初即位未識群臣此老成重望人也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過部虜議至賜衣以其服被公公揮御去虜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群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爭辨甚久虜趣入謝公盛服如故虜不能屈復命上迎謂曰卿持禮甚堅國體不失朕所知也遷司農卿

公之遷自江西衆望謂公當還用公論事不假借慶元初韓侂胄始專國朝士多自引去呂祖儉上書爭之貶嶺外公見余丞相曰呂子約匆匆南行柰何叔世事不宜有執奏叔回大臣責也丞相可不勉乎語喧一時權近側睨公因力請外除直寶文閣湖北運副未幾與冲佑觀起知泉州不樂公者猶謂不可復與冲佑畢祠遂請老進龍圖閣致仕嘉泰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一公晚而居平陽松山溫福之間也遂以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于賢沙里夫人黃氏封令人子介文林郎孫孟嘉孟治皆登仕郎孟淮孫女二人公合女兄弟十人見淳尉朝陽夫婦死公經紀報葬官其子弁餘弟妹亦自足無從叔貧無後

爲立嗣嫁其女性淡薄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平居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以是齟齬廢斥而終不悔朱公元晦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沒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介錄其文號盤隱類稿十卷介喜節知類能以公來請銘余昔與公及居元善同在太常續炬繼語以銘屬余者也銘曰

天資胄家寥寥分一燈耿然自照非外明奉璋來朝如景星善人視之爲廢興紹熙御史變元卿義能扶持事不隳乾剛坤柔相降升以待後死銘有徵

草廬先生墓誌銘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㮚字叔和黃巖縣人事父母兄無違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里惟如也其行既修矣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其學既明矣而於方山木或春耜草或冬菑井不先汲炊不蚤爇跪行林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曰得無從草廬游乎先生得無惡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饋曰某獄疑先生決之乎某政議草廬知之乎年七十一一日筆數牘誠題竟就床特猱者視之已卒其爲士者無不弔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十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正月丁酉葬於樟樝山其爲士無不送而號如不欲歸也或肖其像祀乎草廬之野也或玩其書冷乎先生之音也嗚呼世謂文章之倫薄雖躬行樸學不能化俗不覩此乎自孟子爲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視一鄉之善蓋天下所同善者猶未足也況一鄉哉按周官鄉即國也黃巖古伯男國也三鄉公也公旦君奭預焉一鄉卿也閎散南宮适泰爲王國之善即天下之善也豈孟子未見周禮而以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鄉之所謂君子者固無往而不爲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於一鄉而又以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也先生之子季俊紹常除喪來告余既竊有感於孟子遂以記其墓兩夫人皆陳氏女嫁胡惠進銘曰　噫昔追隨五十年近雖遠合交傾宣一札不至奄乎重泉矣詞如忘徒泫然

## 袁聲叟墓誌銘

聲叟袁氏名直友幼而奇傑父廷儒知武進縣提舉杜師旦薦常州懸武進小青字大訶詰累至家人恐君怨望常州庭高語曰尊年運目聶小書董子所代爾即有罪兒坐無及尊也師旦異之乃免稍長閎達多大節葬武進於烏程厲山盡賣其產道上建驛馬家旁置百家爲　丞相雖敗符離孝宗意尚銳論者爭言虜當蹙君獨上疏今此句踐棲會稽時相勝不多願陛下少忍且須後卒割地而知虞丞相復與上謀出蜀師會長安君曰吳氏挾虜自重久矣今誠能責指使從我乎虞公默默蜀師不果出既相薦君及魏挾之於上君雅不好挾之固辭挾之獨召對後四十年君七十餘矣韓侂胄以虜自爲功士大夫不敢問君間語侂胄自古君倡而後臣和無以人臣專大征伐諸葛亮蓋爲忠指温劉裕爲篡矣公將何所据侂胄不答逾年被禍君又數上書及與執政多論天下事金陵無帥謂宇文簽書何不自行宇文不平出部語曰真九百君大悔恨自是不復言袁氏世家建安曾祖樞祖持第進士奉議郎奉議次其譜曰司徒壽孫邵甫醜紹術之亂逃徙上虞袁晁反浙東邵甫之從復醜之又逃徙閩故爲建安人子敏孺通判滄州餉軍白溝河軍敗死之廷孺建水軍司户女真陷漣水亦死之季即武進用滄州恩補官兼押春丞相秦呼曰來吾與若共此武進但以書叙戰守形勢無覬附意秦不喜武進竟不往部注知縣者三終其身

蓋上虞建安之表能以潔易汙潞州兄弟甯死節武
進不阿所欲於故舊至君策畫以應必以國不以己
窮苦貴稚惷常守一意何義理千餘年未嘗間絕哉
初虞丞相薦君既不受舉進士亦不中第訖友知衢
州光宗立持其表來貿得海鹽催煎未久弃去為常
州推官又弃去以嘉定六年二月二日卒年八十五
月六日祔於武進之墓夫人陳氏子五人女之婿曰
文林郎江東提舉司幹官曾諒曰范希爽孫男女各
四人説友事兄謹宦浸達至參知政事君無一錢食
客輒為萬錢具費皆出參政長子聘儒癸丑進士朝
奉郎浙東安撫司機宜次舉儒早卒次學儒鼓儒並
儒皆參政奏官之人以為難余觀君蹟於世故而謀
國無不中不見小利而大義常獨决其品等在春秋
戰國中非後世之才也雖然創為強者難持而安處
弱者易敗蓋唐以後通患而春秋戰國所無也然則
強果不可以創為耶銘曰　逮矣聲史匪繞匪營以
御為身千載同清尚其後昆無改厥承

京西運判方公神道碑

方氏自固始遷莆田九世矣公名崧卿字季申曾祖
早祖淵父憲陽江令贈朝議大夫陽江歿而公生孤
特強立俊異璣倫等舉進士教官中其科教授越州
毋後止幹辦湖廣總領所公事添差淮西安撫司勾
官貢省為兩浙轉運司勾官知上饒縣提舉常平薦
賢豪通判明州知南安軍政取一路諸司合奏擢知
吉州提點廣東刑獄移廣西轉運判官復移京西紹
熙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終於襄陽年六十慶元三年
正月丙午葬於瀨溪公學極原本有書以來無不通
習聚訣數萬多朱黃塗乙處宿疑隱問一事常類舉
十餘續横浦集補襄陽志皆釐斜昔謬韓氏文行於
卅二百年其始所從家異人殊不能相一學者患之
公會稽旁引為書二十餘卷得以據依他本廢矣夫
人葉氏丞相顒女公用丞相治縣法分保正副旬諸
邑安令保長五日一輸役當者第其色力緘之按
上民大喜上下無敢不信然公天資精於吏職在南
安吉州尤稱神明其所予奪人以為經方守者一宅
不可改也初廣西諸州及經略司職用乏朝廷命轉
運使責鹽給之或官自賣或客販率四五年鹽積不
售仰哺竭則多科增價而民病矣天子惻然加惠遠
方軫暘為貢錢萬有數十猶議主更法以便民公轉
漕特適當官賣之後請曰大食鹽有定口不量其入
而以官用賦鹽豈官賣則善於客販哉今搉蜀州鹽
雖七萬五千有奇而實賣纔踰六萬稍積不已是十
六郡歲用每折四而為五也廣西別發湖廣總司錢
歲八萬靖州錢三萬歲以為常夫自治不暇而猶仰
統他路是於折歲之外更增十餘萬以自困也然則
不及十年官賣之弊甚於客販矣蓋下固損上非有
異術持更法而後損已曉曷若自今諸州守貳賣之
數本路免別發之額勢足相補法可久行其言欵蓋

惻切天子以為然行之至今嗟夫嶺海絶徼視中州
近縣不齊也彼地素薄於財則簡其貢稅無官併吏
合兵於農而因其俗以富之不備責也若夫財不足
以養其地矣奈何猶欲具體焉故公謂官般非公善
於客敗其要在嶺民免責鹽官府粗自立而已者豈
不然哉公編行嶺土盡其利害得消渴疾醫不能愈
邕桂人哀思之二子直孺新改官信孺開禧初從入
虜帳再結和由韶州為廣西提刑運判經公行部父
老迎拜悲喜既相與畫公像春秋報祠公嘗朝請大
夫贈至五品實佐又謂懇刻碑墓上遂來求文余嘉
公博於儒而以吏得民惜其不及驗於稽古勸學之
事而愛民之志利民之術又非特一廣西之盡而止
也詳其已行而信其未行或庶幾焉銘曰
鹽利之末挈作邦柄增多不已鹹苦為病郟鄏方公
斟酌行之如彼飲食特其渴飢方公甚文甚文且博
廷發大議可評可度六府惟修鹽而莫陳獨正此鹽
嶺服是謗塞柏成峰有闕其道嶺人之思賽禱以報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文林郎前秘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章貢黎

君名南字南仲對紹熙元年進士策秘自宮掖俚及
壅肆畧無不言其家切於世論者曰陛下聰明為小
人蔽蒙甚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
義禮樂是為道問辨講習是為學人有不知學學有
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為善故得謂之道
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諸人不能為善而惡其異已
於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
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既立爭為異
避遷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諸人猶不已
又取其不應和少爲識者亦例嫉之曰我則彼毀爾
亦默焉是與道學相為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
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
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為附無所執守
而自為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為庸人自便
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為有猷有
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
忘也不協于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
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
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執者取其
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
哉其故無他蘭究道學與朋黨當舊與天下之大禍

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奏擬第一中語不用教授池州州學後道學始盛而攻短者亦繼出新侮交雜意極鄙悖士不敢辨也獨君能辨之至謂道學朋黨即皇極所用之人則自其子以來為之訓解者未有及君此言也時天下益勸攻道學新昌黃文叔名竹要地御史遂指為魁條而君其壻也罷教授差常州推官父卒不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附槽二年下詔訟虜曰醜恥累世矣即日討伐調度汹汹君賦不及議常專道不自安坐起顛倒樞密院開機速房以朝士掌之兵事密畫皆使論定而後上君與選爲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為發狂必死之藥敢備遇乎朝廷不能奪與議併優因求補外幹辦浙東常

平司明年召試館職虜留兵濠州江淮未靜君言善為國者不執理以強勢之所難常順勢以伸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後和而已寧使力尚有餘而盾和之早毋使力已不足而根和之遲也天下緊要當付傑傑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 頭廬兒干政接踵梁酒雜肉糊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於是擅事者怒悔君君設除正字趙幾道為太常丞論成肅后山陵不當過江斥次且逐君母卒得止再除正字御史劾嘗以田賂蘇師旦遷龍師旦田入安邊庫賂之主名故在也嘉定六年朝廷以近比由館學牽復者與幹官使其友壻訊君君要誓不願詞甚苦故命久不下九月晦嫁食螢下利上端閏月朔卒年五十五七年二月某日

葬穹窿山識嶋君就書喜誦出於天性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已棄去歲五易師一易師為傾動相播告擯絕既從余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疎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頻悟捷得受之若驚行之若疑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故朋昔類望塵不及皆靡弛而逝矣常以世道興廢為己重負一飯不顧私憂時如家憂人如身人情多玩忽見事君悖心但慮覼縷知堅老校小史引坐深語所知往往非人所能知也文詞撥去今作脫換驗雅欲以力自成家而瓌麗精切達於時用亦人所不及也端行拱立尺寸程準門內順穆廉節整飭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為館

職致月止既絕意屏坐衣食粗惡雞鳴挾書盡夜分皆憶念上口數千載未了事皆欲正定名章儒著皆欲銓品異聞說傳皆欲論述曰此所以遺吾老使吾死也嗚呼材之難也俗壞教失苟得一二以自好故成之難成矣不用矣不憤不慍樂而不悶尤難也然則老其不過之年伸其不用之業疑若可矣而猶不然何哉君吳縣人曾祖昇祖因父安道承奉郎娶黃氏子淙源嘉興縣丞乙丑進士也浚源澄源女嫁湖南機宜衛樸次未行孫曰某曰某始余婁拔君使兇其論君吳浙江之濤爲翁之賦婁辭焉曰未暇也嗟夫余固獨累子而反累余銘曰　孰材多而賤兮超昊蒼路窮龍顯一世而僥遂孰材少而而貴兮肓欽

沒塵泥困百謫而窮凶雖遠来而莫致常近獲而不
容抱和軒以並刖扣牛鐸而徧聾晉瑟非曾參之對
兮顏闓豈與松喬乎比崇夕余箱兮納幟偈之月朝
余饑兮進穹蓧之風悲子不可見兮余特曷從

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禄大夫劉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曾祖瑫祖持右迪功郎
父蘊贈正議大夫公紹興丁丑中進士第主溧陽縣
簿虜窺江退州案民租未入者公白留守虜圍急民
不勝病矣請因以賜民張丞相偕謝曰慮不及此即
奏閣免由是知公令其子栻與游教授全州勤苦自
力率諸生同夜旦湖湘化之士人悟倍改官知欽山
縣陳丞相訝曰擇取事官耶公謝以當應新制而已

正議卒知常熟縣素號繁難前後健者益氣沮刻頓
不克公降心條理更以治稱參判潭州帥畏其能條
吏憚惜公約以中道常屈而改爲及陳峒反所當賊
多公計策既入朝乃言簽判功在臣上臣實愧之召
監進奏院遷太常寺主簿遷丞兼兵部郎官監司皆
上自選提舉浙西常平茶鹽事公言特備糴本盡廢
圍田者再未及用就遷提刑禁州縣毋得法外自爲
問訊獄案不應繫數十爲曹縱遣之百姓走憩道相
屬權勢交恨御史遂以介僻劾公罷久之御史去除
江西轉運判官德化縣田逃徙太半守乞免稅至五
六不報公以見種實稅均其荒萊民頗佃者稍减之
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爲州綠紹熙登極科進奉千

餘公亟奏黜而爲其名士累廉者十數除直秘閣淮
東運副初水敗楚州城葺修久未定總領扳公預議
公按伴虜生辰入對言劉超欲毀舊城改築國家何
故捐數百萬緡爲軍帥幸賞地可一語决也光宗從
之城完牢至今除户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以賴鈔
抵賞陰失餉計積二十年無知者公隱核得之度賣
鈔增餉一年遷司農少卿總領淮西先是有總領自
乞爲都醮抱淨息而私其贏後稍益侵反以大軍錢
佐之遨羅編江淮遷複歲月回易如負販王人之體
盡矣公在事雖無幾名當有辨義利判然斥部内竊
借總司爲姦者其人大吏雖動搖者也太夫人董氏
卒除直寶謨閣江東運副又知平江府皆未　陞宗

正少卿起居郎實録院檢討官權户部侍郎同修撰
瘍生於頓提舉興國宮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
知紹興府越東西都而形君也數學吏然衆欲所輔
念不假卿公歎曰民何罪吾不忍用太守禮食其粟
過矣浮魄妄請皆不與又乞寬僧道止添差曰應幾
寬之遷差知平江府公經歸後提舉興國宮知泉州
泉土富樂其暴猾推埋摽掠而衆棄者悉捕逮遠遠
地則一以靜鎮事從其俗人尤愛之番舶至舊與提
舉閭視公不往第遣職官喻曰貨不汝買也待制華
文閣次于正學死復乞興國而歸公歷官大小各有
意嘗其病傷鍼石施焉隨愈而止不執寬猛之偏術
抑人以徇己也余所述近是矣立朝進退必以義立

德所尚陳説正理而扶救之不暇避就之淺心眖已以合時也孝宗時悼諱盡下人臣爭承風旨獻公乃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而已昔之拒爲今復棄置損盛德矣上既優待三衙與執政鈞禮公又言兵權惡專況今之將帥何足煩顧指哉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疎近倖易昵也慶元初始得親近即疏言二三執政非所謂坐而論道耶致今日之治要須深講今不過尋常文書肯首而退爾大官大職安得輕授冗兵冗吏所宜痛懲横恩濫賞不可輕啓巧請他比不可曲從皆今日大患也又言修德莫先於務學學之道存在已不息之誠極取人爲善之益者也夫易貴朋友之講習禮戒獨學之寡陋今勸講久廢矣方是時風俗一變其正邪消長而好惡向背之際有甚難言者公獨謂黨與傾擠報復迭起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可監也且今日已爾又將如後世何公立朝論事落落多此類余所謂不貶已以合時者也公自泉歸而興國滿四年不再請有爲言而與者辭不獲然後受已而復請老進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元年除刑部侍郎公曰臣已得謝矣惟陛下哀憐俾全末路進龍圖閣宮觀數月復以公知婺州公又曰若强臣此行狼狽殞越身無處所有虧名義取誚士論上知不可奪授宮觀者再又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嘉定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鄉晨坐索湯盥漱而終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碩人楊氏先公四年卒三子曰強學奉議郎主管仙都觀曰正學宣義郎曰志學宣教郎知仙居縣三女婿曰承事郎華亭知縣陸三省進士徐冲通直郎蕭山縣丞余岡孫男六常道迪功郎監車輅院常德從事郎晉陵縣尉常武迪功郎監紹興府都稅院常寧常明常先登仕郎孫女五婿曰將仕郎徐士蘇承事郎趙與懃進士毛用之潘自芳曾孫男三女二十二月壬寅葬公於靖安鄉蘢山余既錄公終始大節而又知其自少年高識特立無倚附陳應求劉共甫名公卿也挽致不得學甘服州縣其出浙西連七八外徙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公唉謝曰吾所欲也其在侍從而故與周旋頃吐無間者方居中用事提特相與人如反手然公從是絶矣常言士以不昇身爲重用捨命也其爲少宗正而趙丞相適歸相遇於蕭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去而人材猶在朝廷幸善待之公曰相公人材即參政人材也使羣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揖而別余公繼相卒於善人多所全佑公助之也及後落公致仕而同時被落者皆已起爲執政獨公不顧詞婉而正志恬而安嗚呼斯完矣夫銘曰　公先幽潛始自正議陰與初元匭書千至天子驚嗟曰纔一二公特已仕德器早成物藝蕪融理冲獨榮前方後方不斷而行勢有隱夷情有戚休昇我百爲從容並爾階卿級侯衆俯僂之時而

莫前公則户之始居疊石嶺開洞劃九仙巘柯今古一爽後依萎塘陂斜湘横趺乃其歌五湖夜明有之九拆有松千尺雲藏霧冪帝以所兹刻

故吏部侍郎劉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冬虜舉國入冦蜀楚淮徐同日敵兵上詔邊臣謹城壁縱民徙内地虜求戰不許因掠無所獲既而大雪數尺凍餓太半死皆引去獨留數千人於濠州以緩和明年六月劉公退翁爲賀金國生辰使虜論議往返未決公至揚州詔還潤州以俟自兵起鹽商不敢行傳言虜且把通泰而提舉官相繼避逃鹽判大乏朝廷患之即京口用公提舉淮東常平鹽事公曰鹽在北而移司於南異日虜不至使剽奪竊窺吾之責也遂渡江蓋貸其亭户鹽既增稜舟相接數千里責盡倭其舊又明年改嘉定元年就爲轉運判官虜卒請和公得運司留錢十九千護視通問賀生辰使各一又自爲接送伴遺留使三年爲兩浙轉運判官四年爲副使自浙徂淮凡北使送迎之事經公裁定後皆爲成式州縣無横費暴役兩運司各有餘財蓋五六年中自虜約和而公以選居其間至於約成而能堅且久其所以阜財寛民上下之情交孚而綏懷安集之政行焉公姓劉氏諱彌正莆田人也由進士第歴潮州司户參軍監鎮江府推貨務茶場知撫州臨川縣入爲諸司糧料院太常寺主簿提轄院編修官太常丞兼左曹郎官其提舉轉運淮東也召爲吏部員外郎兼考功右司進左司郎中以直寶謨閣爲運判遂自副使爲太常少卿國史院編修實録院檢討官除起居舍人迁郎遂爲吏部侍郎公方静簡質與人不苟立同異至臨事鯁峭除民疾痛剛果立發必達其志而後已在臨川守以畸零税迫縣公故爲寛期曰此於法不當徵也守怒甚荷邑胥項廷詬公公曰以喜怒罪令則可然畸零税不可得也歳旱按田傷者自𢇁之端午守戒縣取鼓以御渡者且援公至其所曰無令敢譁公曰民無鼓而知縣有公事不可往往尉職爾其在朝而陳丞相自强俛公不附已故出以使虜又疑虜復犯淮故就困爲提鹽冒欲以危地陷公也公既盡通鹽判則力羅武特之兼州者使奉法奏罷軍功雜流之爲縣者悉汰文臣賑業其部之貧民錢米各有差其至真州官私屋初立坊巷街始具城樓櫓皆新成取廣儲富安倉稻麥以食餓羸淮東漸如平時矣自渡江而帥漕爲應辦官衛生節士若不得行意公既過清無敢以私問者事闘内臣未嘗與相見饋不宿設門衛寂然公之始入朝兵禍起有萌擅國者名使議鐵錢貫以邊事付之公行兩淮久而後返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擅國者怒促進師既皆潰敗公又言今虜頻兵要我復和急之權則在人矣綏敵莫難於財若今任帥守監司管軍以上貲豪其地者皆有以佐軍須而官振之奉吏胥蠹食悉加裁損使國用

未甚盈則勞可力持而計可徐定也其論先後之序
如此在太常言初相光宗周必大留正也及升祔獨
薦鄭己死遂得配食今二臣亡矣請別議應配者詔
方下其事公爲侍郎一月即以病自乞不許淛三月
累疏猶不許最後許以職守郡然眞公後參也猶不
出命遂以七月六日卒年五十七嘉定六年也七年
三月歸葬於城南三里寶潤原前夫人曰方氏今夫
人曰林氏子四人曰克莊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
簿曰克遜曰克剛方以公遺恩任之曰克永女三人
已嫁者鄉貢進士方濯其壻也初公父名夙仕至著
作郎著作弟名澥祕書省正字余嘗叙其人在名世
之目忽忽未用死公幼率諸弟勤苦緝故業貧不能
具膏火旁嫗夜績者光射公牖輒携書就之後皆中
第天下謂能繼其父矣公教在 內故鄉事亦勉志
在事外故雅道不廢介而容物故不知者不忘咎而
與善故知者依爲重登侍從淺其事未著道未伸也
然推其已行可以信其未行迹其不爲可以任其必
爲也有國者未嘗不欲得善人之用脩而至於善者
未嘗不欲爲世用然公之二父與弟皆不及用公將
用矣而不究此勢之難合而可爲天下衰之也銘曰
惟善有勸惟賢是記或一己多或絕不值猗公之家
我銘者四皆偉然哉可詔後世

邵子文墓誌銘

君名持正字子文溫州平陽人少有當世志用再試
禮部不得第受父致仕恩監台州路橋鎮行在臨平
酒庫又以不礙格薦送者再亦不及官至成忠郎而
卒年四十九葬於蟬山夫人陳氏子曰儒珍葬近十
年儒珍請余銘八九至不已君所歷官微事又淺無
足載者然余初有學舍而君在衆中神暇語簡不輕
變聲色人蓋已異之訊其業則文典而瞻尤善以理
折衆說故多得譽於朋友後余行四方而君亦在焉
則士大夫重其能歌詩工四六雅安異同無寒士態
疑情滿慮參論平處中利害之實所至皆辯揚延佇
傾待之出而仕居監當下列人謂君特不喜不惟不
喜將不能也而君整飭勤苦甚宜其官於是又皆曰
是資敏細而耐靡璅當無施不可故雖公卿貴人亦
往往相爲引重不少矣士方沉翳汩沒固無以異於
庸人幸而暴耀震顯建功垂閎操筆不勝記標於竹
帛爛然光榮豈其所素有哉以君之沉翳汩沒而自
素有也然不幸而終不暴耀震顯使操筆者遂無以
記此固余之所爲悲而儒珍之所爲殷勤力請而不
已也然則雖不暴耀震顯而其所素有者固在矣君
父名叔豹嘗監岱山鹽余爲銘者也銘曰　嗟乎子
文四得解爲上首晚益銳竟不偶勿以所無廢其所有

虞夫人墓誌銘

夫人虞氏越山陰人父手雕北辰像事之祝曰必求
九天慧女已而夫人生英悟夙成通畫麗語不學而

能詩書古文有若素習既歸其夫則昇抑聰明不使
衒露曰以文成名子之責也我無預焉凡一家鹽虀
書夜辛苦無所歎怨而高筆雅韻常在事外自號始
叔李內外姻戚皆言是婦以賢有識起吾宗不以材
稱也夫死夫人焚約棄債自治塋宅據岡阜之宜合
窆儉之中人尤以爲能而益趣其子於學義曰爾未
鮮無備他貲則爲辨說哀哀如發機中的焉及子純
賜進士第一人不數年至兩制封夫人爲太碩人夫
人無喜色後乃連外補衆又歎其遲矣落度夫人亦
無愠容常曰吾憂吾兒不能及古人爾他尚何覬嘉
定五年夫人從其子守溫州明簡靜恕能消弭大閧
使之輕微郡人甚喜太守且愛夫人曰母之教也夫
人亦天性有明意聞外杖撻聲輒請入戒曰錯打人
乎故人愈愛之如其母云六年婺女幼子思慕涕泣
自越來迎夫人許之使君不能止郡人以爲大戚曰
草樹凍枯天風淒然而吾母遠道得無霜露之感於
是使君徬徨乞歸未聽以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年七
十七七年二月二十日從夫葬山陰縣承務鄉道末
原三子子純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子英子彥一女嫁
杭冶司幹官趙公珏孫曰幼成奇子蘇老龍孫塘孫
長孫碩老昌孫申孫龍孫良孫女曰不惜滴女余每
恵婦女門內常行殆不足銘若夫人以文字異質立
其家聲在窮達無幾志是可述已銘曰 九天下兮逝
間語緩緩兮珮珊珊悲壽盡兮復來遲奇故址兮留空山

故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諱度字文叔越新昌人曾祖巽祖惠之父仁靜朝
奉大夫致仕上爲光宗壽持賜大夫紫衣金魚公隆
興元年中進士第任瑞安縣尉教授處州毋潘夫人
卒教授隆興府改平江府知嘉興縣召監登聞鼓院
國子監主簿公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學務其身不
私己見爲足不名一家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得
義理所安爲多諸儒罕能過也史欲抑僭竊存大分
別著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分人以爲不
必講井田兵法今人講而不足行者公能使文與事
會即近驗遠可以據依無昔人迂闊牽合之病也學
既成精測州縣久然默然無所發及是論當面對奏言
漢唐英主遭時雖異各能致爲之心歷歲不渝終獲
已成之效陛下即位三年矣群臣猶未喻上志也則
豈能以事應陛下哉臣熟觀世故惟養兵爲大患救
患之策莫使民屯田陰使府衛以銷今之募兵陛下
欲爲之初無以過此又言經筵止讀通鑑寶訓而李
燾長編本朝六七大節目本末所係頗加考詳上欣
然取長編付講讀官天子既得聞兵數與費唧唧歎
息丞下公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會服藥不及進
御而經筵以爲長編文字多亦止然由是知公稍迂
丞紹熙四年九月遷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公建論
曰國家徙倚世將扞虜而不爲蜀慮叛臣歲舉緡錢
四千餘萬遡流而運名曰餽邊實富吳氏民力盡矣

成都非用武國本賴梓潼號東西川劒閣天險漢中興勢嚴嶷於外昔人守蜀之常也今內無一兵若吳氏南指兩川豈朝廷有區區制置使何足抗哉天幸挺忍死子弟未有異望急合興利為一稍挺其兵以實兩川罷制置令梓潼兼領則餽運省而民力可少寬於是上反覆語蜀事至日旰遂以張詔為興州都統制而合興利分東西川執政莫敢任責後挺子曦復歸興州竟以蜀叛宣撫制置失守棄地而去皆如公言紹熙二年光宗始以疾不過重華宮公為監丞上書切諫四五年疾甚既為御史連疏極諫上將令右丞相葛邲調護孝宗而後朝邲不以為誠也公固劾邲以諫又言太白晝見犯心月犯天關熒惑句陳行入太微其占為亂兵入宮以諫既不聽累乞罷去又言臣有父年垂八十不能親養奈何以空言感悟陛下且乞出國門待罪而諫皆不聽又與臺諫官合班對延和殿彈中官陳源楊舜卿等罪大於李輔國公最後口陳數千言曰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不言公卿大夫不議而言庶人不議何也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諍焉諫而不改失不可盡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臣甚危之上莊而不慍也然猶不聽孝宗崩今上禪於重華宮詔復為御史知故還右正言知閤韓侂胄驟竊柄威福浸廣意所好惡盡以御筆行之公具

論其姦有日矣而御筆出公直繳議閤知平江府公言御筆蔡京所以亂天下也今太上猶未得見表章不通大駕空返歲饑八九以上盜賊已作餓莩滿道此為何時而容侂胄於其間設御筆逐諫官使侂胄去不得效一言乎固辭或謂天下方患若侂胄條遂因公請與御史使放之外祠禍幾可弭中書知力不敵聽以沖佑祿歸養饑知婺州坐不發蘭溪知縣賊罪降職罷自是綱紀一變大權皆侂胄有而公為沖佑觀者六然侂胄業敬公不敢害也起知泉州公言大夫年八十六矣不當仕直寶文閣復為沖佑觀既援侂胄召用舊人除公太常少卿吏部侍郎公[illegible]疾以脩撰知福州又與待制上親批授之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公言兵甚致災殍餘生盜皆不安易動之形也昔方驟反雖即滅而天下之勢遂動中國由此不能立今日之急危當使安動當使止上然之賜帶而行公正月至金陵蠲四月錢米所活百餘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夜劫城東南立就擒而橫山羣山賊皆奔散公奏赦之境內其枕民畫像祠公家為香火焉時盜起鹽城官軍奔潰鄒射陽文海度趣入天長絕運道將逆之豪壽公戍定遠扼賊西路給淮東鹽司權仗募士擊斬降卒盡得胡海首以獻招其歸業九萬家初時邊之民聚於淮西坐而仰食十萬人及剗為武定軍猶三萬而巢縣忠勇滁州敢勇督府效用亦數千人公冀曰使為總領患未已而淮人

終不安者此軍也因其恩而懲戒之公既剸置其
大軍而數路中兵根據悉雖小事亦應編壓爲材良
遂貪歸比三年江淮稱治暇日作冶城樓朝把宋習
君臣存江左還迹夜引賓佐質難經義得新說救永
排户以告高簡謨閣直學士入爲禮部尚書天下想
公倘用矣公自以年愈高累數月乞告不朝會或一
出輒復謝病請去不已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
即日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己酉薨年七
十六始公以府衛蜀兵既光宗不用後爲上言今吳
曦誅矣若遂移關外戍於成都漢川和好成矣若遂
舉精兵戍三之一皆已至之將可爲之會也紹興至
今三罷兵矣所增之賦皆當斥以還民又言祖宗家
法純用儒生更化之要在尊有德其經世大指如此
至言佗胄首禍送李全而以泗州五千人遂廢皆與
時論異又時方爭言淮之城郭可畫策公獨謂役力
繁重難支泉貫而守一處失險則連城震動古人雖有
所不守也有所不爭蓋兵家常勢也計聞上嗟悼遺
學士於龍圖閣加秩中奉大夫而後致仕七年某月
日葬於上虞縣鳳凰山碩人洪氏先卒子曰邁甲辰
進士迪功郎鎮江府司户早卒曰章承奉郎新辨户
部提領酒庫公事曰遵鄉貢進士早卒曰準修職郎
丹徒縣丞女之壻曰秘書省正字周南知衢州王棐
孫曰元真承務郎元護元既公初入朝五十餘論侂
胄殺此再召七十餘矣又南走閩東北出金陵數年

後召已七十五故已言者不行已行者不盡然公晚
猶莫易傳未成書前卒數月念得士必三十人乃可
爲國用今始五六爾病革但却客危坐與章論說終
日其不以老退惰終始有立增光前人余所畏也銘曰
維天序材人有常職非其本源行潦之溢公毗於學
生死六籍發紓中和仁政義術彼時煥鞶流金走石
公儼不動内守冲容披物壯老先就後虧公常自若
致用貫推其所翕思始成卒小猶管晏大可召畢中
列三品外倡九牧揣本齊末廢百舉一較銖刀有大
豈不足我懷慨然銘以貽則

太學博士王君墓誌銘

君名度字君玉越會稽人曾祖光祖肇父後民禾奉
郎以而奇穎再舉於禮部入太學以上舍賜同出身
教授楚眞二州不至官君素行孝謹葬俞氏暴露哀
毁高泉谷冢飪沐不時具忽有泉自側溢役夫謹持
功以速成免喪教授舒州江淮士人零落既聞君議
說切理會心生徒皆滿　間值知州通判闕請攝事
所治又能獣服衆意人謂君學與材交相發也名聲
大震侍從爭薦六部架閣累年不得上後進多欲躋
君君閉户讀書不自言朝廷覽之特用爲太社令迁
太學博士嘉定六年閏月四日坐與中感疾歸而卒
年五十七明年十月丙午其夫人董氏子彧孫慶孫
女已嫁者錢洪魏成之許而未行者黃溪王浦趙希
亮國子進士趙汝杰相與葬君袁村于五雲鄉孫奥

塋成孫以君嘗所對御試策及其自記本末來請銘
初將對策問同舍時事所宜言同舍驚揺手曰草茅
諸生乍見天子語固有淺深次第何預時事邪君曰
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畢陳自懸寧行
之矣且釋褐入廣數一生未前有此而不言異日庸
邁得已而同舍竟登甲科君第居下歎曰吾知愛吾
君而已豈敢以不榮聞道輕量明主哉願推辭不上
達有司罪也至是二十年甫為博士幾復見天子或
言宰相方知君矣嘗一博士而止不幸不及見命也
君見已有日不料道何等語以對策時意氣推君所
欲言其能不擇淺深次第而盡言之果矣然則不以
不及見天子而不嘗一博士者為君恨當以君將盡



吐所欲言而不及見者為君惜也銘曰
昔子中道我勉而進徐行方軌九折之峻萬鐘一金
拱璧其沉孰知我悲刻銘斯陰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前集

墓誌銘　章貢孫詠編集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三月朔越明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沈公
卒於是宜人強氏歿十三年五子二女子曰煒曰鄉
貢進士倬曰嫁承直郎邑武者亦已卒十二月梅進
武校尉係從事郎監提領所權場門幹迪功郎監鎮
江府東社較務然免解進士王度卿葬公於開元鄉
管社山與強氏同藪而使來請銘沈氏自漢以後冠
冕名閥之盛代不絕於烏程公六世祖遇始別居常
州至曾祖宗道猶未能以仕顯至王父復考松年及
公皆中進士第復為朝奉大夫松年登太學為博士



而公教授處州學刑工部架閣文字國子錄太學博
士樞密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秘書丞著作郎
贊讀嘉王府兼兵部郎官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
侍講有位有賢相繼蓋章然後無錫之沈始亢其大
宗公諱有開字應先少學志其大者張欽夫呂伯恭
官京師浙西士不知敬公獨從之薛士隆陳君舉客
於毗陵公又從之心為範防物為經制脉理灌輸而
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人視之憒憒而公陶然
有以自樂不顧也蓋晚乃奏上合名朝廷方選舊人
使教國子而公在焉見講下筵重彝深拒未嘗長讀
謂留丞相異之與語揖坐常辭聽移日當是時丞相
遠偉然未知名士不採察而沉廢於賤冗數年間拔

用錢盡士權喜諸故以爲自趙元鎭陳應求幾有此窮丞相既得擧於天下而公陰賛密請力尤多天下雖知公助之而莫知其所以進者何人公黙不以語人雖子弟亦莫知也然不悅者固已忌公及教嘉邸反覆深切尤詳於君子小人之際則忌益甚 上即位欲習知國家事故官僚二三人日番宣引入禁中賜坐問民疾苦皆非前例所有由是忌者合勢相與排公最先罷又以危語中之坐廢斥十年公恬不爲動已而稍悔雅使知徽州不得已强起屢求去奉使江東迎吏守門迫公行固不往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又幾十年年七十九而後卒其居家無酒肴燕舞僮奴衰落終日登坐閒行視園中草木所從往者年久故南北之道寶及有職任於時者皆辭以老病不見也嗟夫士非不欲自賢也迷謬於趨捨操術之異顛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合老而悖而得其所謂賢者鮮矣公學不衒於繁而能守其要及其用也不榮其身而思以昇其徒終其老也安以儉退而無累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公兼之斯其爲賢也歟銘曰

蘇常中間季子所國地卑而爲野兮無錫之山繚而特水汙而爲澤兮無錫之泉冽而食允矣兹公以配靈德

宜人鄭氏墓誌銘

天富北監在海玉環島上乾道丙戌秋分月晦民飲解衣宿忽衝風驟雨水暴至闔廬漂沒及覺湯曾至門已溺死如是食頃並海死多數萬人監故千餘家市肆皆盡芽蒂有無起滅波浪中老子長孫無復安宅四十年僅陽李寬知監事民賴其力始就高爆立棟宇坊巷繩引間伍鱗次既滿諸司輒留止不得代凡六年而監市成略知丙戌前矣噫四十年而後得一監官何好官之難遇歟雖好官六年而後集然則以急疾草舛爲功者非虐歟以故李君每來余禮辨不怠者以其母夫人狀授余銘不辭夫人鄭氏徐州人曾祖僅從祖堂之皆有名先朝至侍從貴人大曰朝請大夫浙東參議某丞相文定公迪五世孫太子少保東之四世孫既生大家其歸又相門也家法不教而嚴家政不慮而修參議爲奉直子夫人前後事舅姑無違愛子不異無嫡遇妾媵尤有恩參議歿子孫遵其德貴賤百五十人合堂共食令壹而和職分而同新嵊之郊以爲是北方名族能存其舊風可效而行者也夫人卒年七十五葬從其夫子十人得仕者文宿與寬也孫若曾孫男女壻若孫壻又數十人嗚呼可以爲衆矣銘曰

其衆則增其賢必升夫人之承嘉定八年二月　日

寶謨閣待制知隆興府徐公墓誌銘

公諱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有徐寅者相王審知寅之孫溥其官避於平陽自號處士寅以上無世次而處士廟於沙岡爲別祖公二大父仲熙世充考迪哲皆以惠愛稱今江南石馬頭百間其所爲也公貴贈迪哲奉直大夫公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教授池

州江浙後進負笈來學宰相曰當爲太學特師徐僑
主遷樞密院編修官太常丞　天子觀政久威柄積
上臣下多望恐願望事惟奉旨而行公諫曰若是則
人主日聖人臣日愚　陛下誰與共功　上色莊改
容樂制公對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
上遽和容變規徐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情矣丁奉直
丞知徽州　光宗內禪公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
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願　陛下守而勿
失宰相趙公留公謝曰某方欲勸公去奈何欲縣上
妻殺夫以五歲女爲證公疑曰婦人能以一掬致人
死乎緩之未覆也既而實殺於庭死民母及弟在焉
乃言我子欠租縣役不勝飢大叫役者殺之墮水登
耳猶昔死矣然後保正伏罪併劾受財吏闔州感動
所謂慣稅者婺源戶餘三萬而逃絕六千其新安還
朱鄉戶稅役十無二三公始令民以千照道淨貫
其稅應者蟻集婺源諸大豪不喜謗於朝移提舉浙
西公請就籍而行不聽公在徽常單行以村落隊其
賦萬籍山谷叟老具鼓笛備酒送公泣而別過朝陳
兵民十二事持不下留丞相請付外　上悉嘉納要
語多施行者時右丞相將引公自助延納甚密
公曰　上聖質寬平相公宜匪躬協替若意向有偏
禍不旋踵擢而起浙西水利尤重公論其切於時者
曰昔下流不疏而水上溢故鑿直曲港還三江故道
開宜興百瀆所以順導下流也惟高亢田徑乃瞻堰

之爾昔之言水如單鍔郟亶皆是也今開吳松江下
流與宜興濱蜀之海若無慮數十百所異時浦港皆
折以趨海今近浦之民多取徑直吳蘇湖常秀甚爲
澤國比年雨或後至鍾且不入蓋圍田衆而疏導多
也小人見利不畏其害圍於茂水既爲高田圍於茭
蕩既爲稻田二俱不已復有下鄉始之重陂太半爲
土始之良田背水自豐十日不雨晨廢作業然且承
用舊說又將疏之失利害之實矣故舊田瀦滀當瀦
治圍田下鄉無與開已開未填當參合今之言水者
能行是三說則高原舊田還爲衍沃而農不病矣入
爲吏部郎遷右司左司　今上即位遷檢正中書門
下公事兼權刑部侍郎歲不熟半天下宰相以命公
吏或夜半攜乞米奏至敕起擁被燭其重輕量分數
應之報下未嘗失時刻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公
嘆曰京師彈壓如傳聲耳況應辦手物食也首善何
所仰請於　上曰今鰥寡孤獨夜宿燠堂寒苦而饑
餓無所得臣欲度都門外爲八居養院費大不給內
帑皆　三朝恭儉之積　陛下幸圖之　上愍然曰
卿言是也賜貫餘四萬即相地市木會有御史劉德
秀疏罷慶元元年三月也胡紘再疏貶副國置南安
軍移袁婺州嘉泰元年六月始聽自便久之復朝散
大夫提舉崇道觀二年王師北出以公知江州辭不
獲與子渾杖策赴郡虜數道迎拒兵壁江漢茹民乘
隙謀亂訛言相恐公捕誅首惡字其飢贏恩撫賓旅

募人於浙東鄂分隸晉姚豈㮣城創輕舸船往來捷
疾由晏口而下依公為強虜既去朝廷是公所為除
保英殿修撰尋待制寶謨閣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
初虜圍廬楚不下而歸猶綴濠州以待和時時抄掠
與我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逆流江南在建康
者數十萬皆曰虜再至矣公晝夜拊循益備禦請專
折敵勿從中御朝廷疑於和戎弗利亟移知隆興府
累風從羅孟傳與其叔羅時發爭鋒殺湖南抑孟傳
而右時孟傳怨殺飛虎親兵以叛禍連江西吉贛四
州勞於戍守孟傳因土豪以情愬公且乞降公為列
上曰受降非臣事也願大計宜聽詔許從江西降而
公已病既而賞及兩路公不預也嘉定元年有星隕

州之南明日七月朔而公卒年六十五二年十一月
朔葬于鳴山夫人宋氏先公卒二子冲迪功郎渾將
仕郎長女嫁西外宗教林士遜次進士章幸禮幼未
行也公少而異質自然合道天下雖爭為性命之學
經而[illegible]偏末多泛昧影響而已及
公以悟為宗縣解朝徹近取日用之內為學者開示
修證所緣至於形骸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實
外朝日無不洗然自以為有得也前後執政以國事
訪公者告之必盡初　光宗疾免到重華而日視朝
母攺中外交章論切公　既入諫退見宰相泱落曰
上魁納從容然目瞪不瞬而意悅惚負病也已甚為
詔四方禱祠郊廟進　皇子嘉王參決留以相未及

用跳之徐村　上使公諭還浙江亭復其位疾終不
愈　孝宗崩又不能喪公與少保吳琚議請　太皇
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答羣臣權幕士取簾帷俟命
后自祭奠乃止於是將禪　上臨喪未可知也公憂
憤噎泄卧責趙丞相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
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傷外欲坐
觀非雜之類數國家存亡在茲一舉趙公問策安在
公以知閤門事蔡公勝捷之使同為知閤韓侂胄固
請於　太皇太后揮之早嘉王竟立嗚呼當是時諸
蘇橫流而天下之口不可遏矣微公定計特使一夫
擬扶而趨然則社稷未安而　宗廟嘗尊澤施於今
者公之大節不可掩也余觀公忠利倏但能任大事

視人如已本無以取賤於世而世亦無忌公者獨侂
胄既得志則驕肆公面誨之慚恨故得禍最酷流落
十年不復用銘曰
古之聞道以身為言開乾闔坤圓方各旋後之聞道
以言為身因其已行筆舌之陳人實不弘狹而易安
公胡早悟嬰此百難紹熙訌訌天作閔凶舉世驚哀
莫敢弭鋒公初何營裂肝碎腦公後何成宗國是保
彼諸人者不祀忽諸畀爾扰席詒我泥塗生不求榮
死不求謚人臣之義惟以自致鳴山高高終風續濤
爰居時來助其永號嘉定八年三月　日
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
公曾姓漸其名字鴻甫建昌南城人曾氏散居江南

國斷壯無不取卿相其別自撫州旁居南城者至公
曾祖處仁祖度始種殖於學爲儒先生父發用累舉
恩監文思院公生未十年俯讀經史默誦左氏能通
舉大義筆下語五六十翁不能爲踰冠三上省以第
二人賜及第授承事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政機巨一
佐其守值旱饑沿村勸糶又決獄問囚走旁郡旁若
未嘗詣諸司積其親已合議薦之公逡巡辭曰一路
當薦有幾不知求何用我曰名執於先子公曰剡舉
不貴功實而以名取人縱我急進不受惜得無反墜
棄之乎固辭而免召爲國子正遷博士祕書郎實錄
檢討官時論者方以道學爲僞攻訕出一口公獻之求
去得請矣有覺其不可者留於朝遷著作佐郎兼考

工郎官求去不已知袁州會新立法不更邑不守速
請主管冲佑觀知興化軍將行文思卒初歸侂胄陰
執國柄宰相以下升黜在手公不往見故御史程松
希指罷公至是侂胄自爲平章軍國事未畢禪而以
祕書丞召改著作郎兼兵部郎官軍器少監祕書少
監公以驟遷爲非獲求去不許方下詔伐虜直北門
者既辭不就將用公公曰吾切不與議必用我即以
自所爲言者具之詔遂寢又將以公檢點樞密院機
速文字公復力陳不可又寢連求去侂胄雖不樂然
極重公遷祕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兼權中
書舍人自侂胄賁臺諫給舍供隸役彈劾封駁皆具
檢請命意所欲者指授行之侂胄殊不以望公有論

執即時止右史陳子䎸歸自泉州衆畏其兇險公曰
是嘗無故自言爲祭官者今地位已高必抗賴據要
路肆其螫持善人無類矣侂胄不敢違爲改一州使去
於是女眞雖退而濠州受據小使議和久不決虜堅
責正除以前禮路持論者各傍苟且公雖衍大義載
於訓詞扶善暨言益得求平與雅之意又爲改定誓書
以存舊體儀而侂胄死素抑奪者多收用而趙彥逾
亦在中公爭曰彥逾無預世道興衰何爲於此又特
籍故宰相陳自強之家公又爭曰國家本忠孝爲德
二百餘年矣豈以自強故薄哉時公已病益更改向
背之際多不合慨然歎息曰天下事止於是邪遂以
親嫌乞免且以病力祈去除權工部侍郎歷史官爲

同修撰病遂不愈開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
四十二顧其子曰汝雖貧尚有田宅謹持門户無因
我死乞銘於人嘉定二年二月十八日葬于太平鄉
香山夫人汪氏封恭人子曰穎茂承務郎監福州水
口鎮曰穎秀修職郎新監紹興府苗米倉曰穎叔早
卒女之壻曰新壻某官幼未行公天資明達既早慧
長益貫研古今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方得志於科目
不知者以凡人料之謂其馳逐聲實辭決相矜伐
而已而公鑒明無微世之行簡遠無近俗之名未得
不願進暫進輒求退身樂而憂遇變而安嘗慶元嘉
泰間朝衣負金崇之蓋而以求玉自察青蠅變棼綠
之詭而與鴻鵠偕逝合德引類恩深慮長天下以爲

賢而宜書死而宜傳惟公也銘曰
執司下人遂一死奔生有胥其汙不臞其清是爲鴻甫
正性之闕衆覆群擾舒徐其間時雖我畀我不時即
進怯退勇先義後得終於開禧始於慶元吉士死國
如孫淵淵日之所杲月之所耀不可蓋藏可以並照
青山之岡雲木茫茫其年短折其存永長嘉定八年
九月 日

毛積夫墓誌銘

毛子中字積夫君髭髯有俠氣十七八游江淮亂後郎
店未復卧起草中時時與小寇遇行數千里知形便
既奏湧泣曰管樂不再生邪夜捕鹿逑夫道旦見樓
堞矗然合肥城也値帥方打圍戈甲耀日君著虎皮



道旁攝因賀奏萊詩歌縱飲弗爲規帥揖語大驚延
上坐稍長親師友學習今古諸生不能言者盡爲言
之後出沔鄂得賢豪名世士識別相與權甚因留門
下終身所至專席高論衮衮無對怒焉獨出不施鞍
勒或入酒壚慕高悲嘯衆共怪不敢近荒放縱肆飯
客常窮或閉門袖手借書冒危讀經旬月無不通人畏
其博而尊也然不得騁於科舉禮部皆欲第其文又
議不合而止余嬰諷君年過五十矣氣猶將衰血燥
將臞宜返耕桑室以順天命無徒取咯子貲殃也君
怏怏不自喜尚行游無忌至踰六十度決不偶矣始
棄去蔽長松吟小山招隱諸詞哀憤激烈作振衣亭
請余記未畢而病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以書來

曰某自量不在友朋下幸賜之銘抑揚其歎之死不
恨矣其明日卒嗚呼人之所長世固不易知君之所
有人亦不能容也然使其當屯踣之年而與之以蓄
迓之日則必損奇特之行而爲平易之趨矣能輕測
哉所居端安孫谷號毛家山以毛姓者二千人祖鍠
九十三父驤八十六皆篤學好善稱於鄉君自謂壽
種故其規圖常寬遠若有待然纔六十五娶張氏正
而婉生四子允兖兖充二女辭輔再娶虞氏一子曰
應早夭九年某月日葬端峯山廣度寺允來速銘余
老憒憒下筆未數行耳如附蜩頭肢輕不自支其於
抑揚詠歎之意蓋微矣故所述僅如此然可以觀其
大畧也銘曰



不設志以感命不孝生而薄往古之人哉嘉定八年
九月 日

徐文淵墓誌銘

君名幾字文淵任主建安籍麻溪峒民業鑄兵器益
者官窮治群捕因相聚爲逆多殺傷官軍州恐以君
將而往君不用衆但命士人持榜告諭皆散去罪止
三人監造貢茶其長欲取於數外君正色曰此人主
所以饗天地宗廟非臣下所宜得移宋州司理兵官
大執平民爲賊冀其以成賞君明其無罪盡釋之丞龍
溪縣城旁廢舊稱溉萬頃豪爭私以爲田廢毀壞君
既按視即訊發如舊規移武當令攻長泰令未至官
嘉定七年十月一十日卒年五十三初唐詩廢久君

與其友徐璣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君每為余評詩及他文字高者迥出深者寂入鬱流瓚中神洞形外余輒俛抑終日不知所言然則所謂專固而狹陋者殆未足以譏唐人也得魏人單煒教書法心悟所以然無一食去紙筆暮年書稍近蘭亭余謂君當自成體何必蘭亭也君曰不然天下之書篆籀隸楷皆一法法備而力到皆一體其不能為蘭亭者未到爾非自成體也此論余尤駭之君與余游最早余衰甚朋儕益落君將請於朝棄長泰終從余未及而死甚絕忽長歎言爭爭者數



聲其妹撫之曰何爭孰其目視曰天爭妹又曰天何爭復力疾大聲曰爭名也遂卒嗟夫君之志固遠於利矣豈以名未就而有不足耶徐氏自君曾祖逵祖贈朝議大夫邏為泉州晉江人皇考潮州太守定始為溫州永嘉人君娶劉氏子曰鼎國子學生曰呂八年十月十二日葬建牙鄉郭溪銘曰

如是而足以名歟則所名何止於此如是而不足以名歟則古之為名寡矣嗚呼文淵其槐斯銘余之所傳天亦不爭嘉定八年九月　日

故通直郎清流知縣何君墓誌銘

何君名澮字叔禹處州龍泉人其為南城簿明州造船場皆以憂不任事後自溫州司理紹興府比較務六年而用薦者知清流縣開禧三年八月十五日卒於官年五十六先是夫人富氏歿三年矣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合葬於北里山子一人曰與權轉運司發解進士女之夫曰張希顏君門地貴重蓋太傅清源郡王執中曾孫徽猷閣待制志同之孫也父佃官差減猶奉直大夫然君自持如寒人單士未嘗以勢加物居官明恕安舉職而不為苛暴尤恬淡遠於聲利舉從多已顯而君故常調泊如也將往清流值淮北既交兵衆勸無行君曰過患不避義也州檄縣餉軍前獨君能至全椒來安不至也既而宿壽兩將遁走潰卒聚淼河無食謀且亂君以戍兵糧貸之得免虜兵逾淮吏焚獄案籍而南或又因以為利君獨



携以券易草錢五十餘萬歸之總司守怒扣空藤強拘之總司為詰諭乃已虜退守與郡僚留金陵步上責酒不敢返君挺身坐黃悅村招散民種稻趣刈麥晝夜暑濕中遂得疾縣人賴君方再造惶恐扶輿醫建康冀其愈竟不起哭而去悲夫自援蠟之議出余固鄰鄉論矣謂須家計年實彼必不可以進而後我可以不退且盟約久定矣必彼先破壞而後我徐應之不然前直推而校後曲藩籬撤則堂奧搖矣執事者不審輕動妄發未幾勇怯俱弊使搢正守義如君之賢者勞苦困極而不得以老死故其喪歸鄉人迎之無親疎貴賤皆實涕嗟惋非特其恩厚素感於人亦以君壯不逢失其常所而痛惜之也嗚呼非有迹於

後則何以著君之志而塞其子孫之哀宜處權請之助也銘曰
身都予男兮家相門往而不遲兮亶將紛故國有起兮侯有緒塊予歸旅兮無憾冲嘉定八年十月　日

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平陽陳管里人嫁同縣林璞二子善楠善極二女壻彭表韓泉林君田不盈一頃多棄少熟父母老遂其業而林君晝夜誦書攻文高吟痛絕不知家事事一關夫人夫人能飾無為有久而若自然夫之父母安焉其後頻死喪歲惡田且盡措力評其子學不息比寡券君而病風濕死後逾二十年夫人常順聽無悲戚有勞苦之者欣笑竟日得好語而歸人以為難當是時善楠經營四方游村肆工無不游交然狷疑信未決獨夫人以其志許之已而善楠以從士第教授無爲軍兵亂人相食俟間輒詣告覲夫人夫人麾使速去曰汝已出身事君又反顧乎嘉定五年九月某日卒年七十四蓋舅姑夫子不及其報而相保以成者固人之常理至於饑饉疾痛不失其善而必與以報者亦天之常道此夫人所以兼得之也夫人並家有鹽亭山阿阜游衍卜者指斗門之北曰是宜冢藏善楠稅於官十畝初光孝寺亦佃鹽亭山在斗門之東由戴家山而北僧以官人所擇必山之勝也因內熱冒爭之曰此吾賜山也既又曰吾山所至也有司宗文書殿視不關吏取重貨持不肯決僧詛鬼路屬衆刀槊期以死競後二年御史民曹交相趣符移總總常平司定以善楠為直然後十一月初六日葬夫人於山之原嗚呼有是哉夫貲不足以買山而葬於僧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必矜也遁耕織之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橫王法所必黜也
銘曰
祖徠兮耕葬百喪使皆如此訟何當茲理而㳺就在亡夫人之歸天與兩嘉定八年十一月

劉靖君墓誌銘

劉靖君名愚字必明太學釋褐教授江陵府外遷安鄉令乞致仕嘉定八年正月十二日卒明年二月某日葬城北仁壽原君行已恭與人敬節堅而志厲學必是古尤善講說能自戕入深荊人聞者欣躬問達將校改服以聽在安鄉惠允得民和旁縣自占李年再倍夫由果求藝皆通方之材非以儒自局也始君甚約家容倚我而衣食丈死伯不弔疑將祔於祖一夕擧其柩他山哀哭籲號不活者數焉遂以賤終身入太學凡三中上舍積歲月始升名比脫銜袍五十餘矣憂患之味早親衆所甘苦若辛擧余丞相薦君然自謂適六十矣髮膚齒折何以驅馳一世竟捨去不顧買宅城南四無垣墻蕭然數尺僧長卷長哦酣酒薄暮盎如也垂二十年至八十三而終郡人高其行無不歎惜觀文殿學士何公澹嘗同舍且故學

徒共謚曰靖君明其無競之德可宗於時殁有以思存有以勸也舍法者館學之地也以經任爲限益有委心歸討於未滿之先矣未有滅跡絶影於既滿之後也作邑者要路之儲也以改官爲急蓋有因緣翁託於破白之初矣未有逡巡退卻於及格之際也雖然道遠俗敝而天下無肥遯之士流風所扇既莫不然而君豈異於人哉惟向往於招徠之不我故謂之知耻迎受於筋力之當衰故謂之知命此君之所以自安於古人而今人以爲不及也君之九世祖曰符以上柱國自建徙衢爲龍游人號江潭劉傳緒至君雖官未顯而德皆餘於陽矣兩娶徐氏又繼以留氏子曰克曰几曰凡女嫁進士應翔明孫四人女孫二人銘曰　量人而退非曰自畫量已而止亦其常理有或爲之有或不能是名靖君于後之稱嘉定八年十月　日

## 鄭景元墓誌銘

景元鄭氏名伯英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甲科調秀州判官調杭州泉州推官毋老不忍行食數朝祿九年終毋喪後辟德慶丞福建提刑司幹官猶不行於是六十三矣遂以紹熙三年四月戊午卒十一月壬申葬西山余家奧京上二子爲仁次求仁早夭女嫁宗幼學李復陳鑑世皆痛景元負氣不屈折故不用陷豪士哉以余攷之景元信道不苟且寧不用盡志士歟方秦氏以恩擅國人自識字外不知有學獨景元與其兄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鑿言裴推統紀不接是變今天下以學名者皆出其後也其論議憤發筆覓惡餘俠者梳蜺貴者聳色豈血氣爲之使哉然則志也非家也故事第四人與上三人躔躡以進累日月皆至卿相景元耻自言故甘爲選人最後朝廷以幹官者枚滯淹之一門也景元笑曰此冗官爾法當豢者可身踐之乎卒以疾辭夫思其職不利其祿然則志也非家也自其兄及薛士隆陳君舉擅一世藏否號爲方峻景元不然雖閭巷一介之善甚或單行絶數等未嘗不委曲外比售其聲名家產無十金值儲單特賓從晝夜集綿勞肺腑始蜆蔬橡雜陳之急難窘助爲舟徑往夜半扣門攝衣偕出矣景元異豪耶不以富貴通已而以貧賤徇人耶故曰亦志而已矣始行之游陳鄭間後埒鄭氏景元爲余言參政李彥發之孫委質焉吾顧不敢已而中第今爲臨海丞景元殁二十三年夫人黃氏卒既合葬時行之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書來曰鄭公遠矣宜於此乎銘夫家與生盡志死不滅立德之本也孔孟所尊也何較遠近哉銘曰　陳代嘗言枉尺直尋孟氏所訶曰有利心嗟乎景元尺何必枉既定之餘天而不往以介賁身以通恕人鍥於西山草秋木春嘉定八年十一月　日

## 東墅處士墓誌銘

昔平陽陳敷學能治微爲陳君舉徐子宜所授不幸

早夭二公哀傷遣余記其藏時余自都返舟出荊州
麥舍君卒嶷第志崇躡跡參訊追及余西山里數拜
伏又過同發越兩界乃得以寬志崇詞氣精懇從余
父每語家人細大靡不吐余竊怪詰其故則長慟
淚落曰吾兄銘而吾父踵逝亦有意於子以吾未與
士齒也至三歲遲之遲六七而吾老不堪士矣不敢
急不敢請即死無以見吾父嗟夫余文無用於地上
矣豈志崇姑欲慰其父兄於地下窃然耶君名瑾字
國器由左廂兵馬使十世為石末里人宋方三尋卒
如琢相傳古有異人所為欽英也君軒岸疏雄言動
未嘗妄既苦志不酬右書左琴以善談樂其行常損
已益物種植甚勤積累而可冊記者衆矣然最著者
在東塘初縣驛道東北皆行水中歉岸埜沒數十里
晨暝風雨恐尺斷還往比塘合一縣之力間乞丐大
官歷年多猶未備君獨用一家力裁石取材東達之
海闊閭而成堅悍可最甚療不能溺人以為君德更
號曰東塘陳氏余嘗患世之富貴苟自肥於民無毫
髮利益君雖貧賤不為身計特作此塘利無窮可
尚已卒年七十夫人林氏先九日卒林氏淑而知禮
事姑九十白首盡敬闔考以為法志崇第曰德崇
二壻曰林莘邵將正既葬君於安仁山二十年而孫
男七人皆已長立孫女三人其二已嫁而曾孫男女
亦三人君皆以志崇得解恩與修職郎然不足為君
道而君亦歸不肯留也故題其墓曰東塘處士而塋曰
承於祖而未信付以子而猶然孫衍曾蕃東塘豈欺
嘉定八年十二月　日

中大夫直敷文閣兩浙運司趙公墓誌銘

公名善恭字會卿父不尤知横州祖士起武義大夫
曾祖仲劃開府儀同三司由儀同至　太宗四世横
州初入宗學以文占上舍而有武力靖康之難走相
州與岳飛等募兵萬人特起　二聖雖張河南北巨
盜皆違之曰此小使軍也　高宗立以衆歸御營使
從飛武昌飛死秦檜籍其兵抑守嶺外而歿公孤墳
激發痛横州以投筆自柽東置抱物不掛身母歸婦績
江一月始言之樂宿男家賃僧房業舉子夜誦佛燈
或日具未禦饑餼夜始如是三年得京官往視其妻
未及窆有嗣某官者同宿漫問李通判安耶曰嘻死
矣女嫁宗室疏遠音信絕數年矣公哭因叙本末聞
驚異後公為卸而葬相攜執政為　上言如此知無錫
縣丞初有甲板帳錢吏弄咻不能理欠負十七八公
補舊增新常多三四以上知寧德縣邑小易治公亦
竟歲無所笞罰通判臨安府鐵絕為一府冠　孝宗
知之故令以事至殿中者再瞻相良久喜動色擢知
秀州金字牌忽夜下　上親札曰海鹽地高病旱豈
有水利可興乎洵成至今為膄田還朝除郎黄参
政不奉詔王丞相朝賢大州知鄂州以嫌改江州始
有自射鐵藤公多與金銀鼓舞將士奏藝為諸軍
第一除度支郎中侍從夜直　上論朝士能否獨稱

公材前後十數內出姓名知臨安府大臣指難之廷
太府少卿於是 上既欲驟用公而勒於外廷御史
逮以為公罪上怒塗抹其疏幾盡然亦罷公 光宗
語宰相趙某今安在 壽皇所屬付也除提點鑄錢
諫官疏復止知徽州牽錢滿溢奇於外郡其歸公使
者盡以代諸縣賦移江西運判除直祕閣兩浙運判
漕使張放方暮發京口職車雲上風挾浪成山且覆
且號夜乙丙公擇金山限烏列炬火累百募人鈎其
舟得拔以濟國信吏白例卷當自正門入公叱曰汝
欲葬使人魚腹中乃已耶陞直敷文閣副使 憲聖
后攢宮優土第勞當遷侍郎公已病歎曰吾昔遇
孝宗登居此矣今夕陽之照爾潤家可也報國乎何
有力辭而免慶元四年五月朔卒年五十八八月某
日葬明州定海縣太丘鄉啓霞山夫人李氏封碩安
郡子曰汝鐸承直郎汝諧宣教郎知浦江縣汝鄭從
事郎坑冶司幹官汝鑕高州文學汝騶從事郎臨海
主簿女嫁文林郎錢充朝散郎知寧國府張忠恕孫
男二人孫女四人公為政速於赴機事常集而無跡
期會不迫而信治財以寬民獲貸放而官有餘賈廉
儉終身不用公庫物在 上前言論率樸遠底無枝
葉 上亦坦懷罄竭肝鬲親寫嘗謂公曰周天下事
每日須過朕心下一遭留卿相聚正欲共此不可遽
去也蓋 孝宗之有志於治如此用人必親束雅不
任宰相宰相往往惭沮曰此何以得進同類亦恥不

預聞錄曰此由某來也雖疑似無實然卓越拔知於
人主者地偪而交踈孤外反甚矣故雖一意保持而
不勝百計之排斥嗟乎方公盛年使其朋黨比周嬌
揉以應虛譽則何難不用而摧殘困折終不能有所
為者豈非伸於上而顧屈於下哉其後 天子一切
拱已以事任其臣舉爲行與貫以聽而公於是時亦
始爲任事者所知然公年以 人主之知受屈於未
久而不以人臣之知未伸於須臾此余之所以賢公
也性專介重執未嘗曲已徇物爲士尤謹在兩浙或
謂滿沈程公以捏犯贓不許在江西薦許中應李驫
皆善士特所謂偽學者不敢舉者也在秀州黃洽爲
中丞薦其所親公問敢衛監鎮趙師石之材而未識
也薦而後報曰宜以中丞所親為後洽大恚故迄其
去毁公不置嗚呼此又可悲已銘曰
富矣啓霞金碧嶻嶭四獸維之中可一棺咸曰天造
樹以斯泉嗚余趙公曠度逸群神往無方豈是之墳
諗其遺銘以世毀存嘉定九年二月 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 厲領衛墓誌銘

君初名仲詳後名仲方字約甫有萬文才者婺州東陽人也仕唐爲都督刺史文才四世孫玄爲殿中侍御史其居號御史里乘驄鄉玄之後至君曾祖嶷祖邦用皆不仕而父邦俊以君仕贈武義郎君中紹熙元年武舉任侍衛步軍司計議官武學諭閤門舍人副賀生辰者使於虜出知安豐軍復還閤門出知和州王師北討賴其能就權廬州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虜內侵朝廷憂在江北令君建康防守虜遁歸復還領衛用御史疏罷主仙都觀又用中司疏降扶從邵州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年五十四卒於邵州九年二孤倬俁始以柩返十二月庚申葬于仁壽鄉穗莊紙白山始君與余讀書諸生旬沐歲省已自散去君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並武兩學亦若文有餘者嘗士蔡鎬見而駭曰吾周旋武學歲月多矣未省有如此文字余笑曰此非子所知也已而及第第一人然自後屢舉進士遂不中其入閤門試而後命蓋天子所以異待武人比於館職被命者以爲榮而領衛尤親近君顧不好特挽仰鬱鬱其間不欲絕也嘉泰中邊事將動謀妄言虜衰有詔宜即取君在安豐嘗奏淮北饑民扣關求救援初無意也柄臣遽從夜半下其議議者因共指君爲開隙生事語聞四方難其故交朋及爲士者亦交尤之虜既卒叛盟而君竟坐貶死嗚呼可哀也已夫搢紳守和親介胄言征伐由漢已然矣其不能相合而相非至於喧忿詆悖而相加以惡亦其常情無足怪也故季布廷辭欲斬樊將軍而臧宮馬武之請至煩人主詳悉詔諭而後止豈非往事之明戒也哉君爲武人益失路誤入爾人猶以故步期君其所以責之者抑所以擧之歟然使君致其貴於進士何患不如武擧所得褒衣大帶掌握中之論無冒十死九生之危夷俟而砦其缺則人之所以責我者而我反以責人矣不亦又可哀也君勸安豐種麥數十萬株墾田數千頃置楚陽軍實甚衆後人用君所造九牛弩射殺虜帥於城下又用戰車敗之淸水鎭素不識田林而知其材以告余余爲言於朝使代李奕戍合肥虜不敢犯來建康也虜屯定山十餘萬君募石城賈夏侯成再破走之虜留六合余趣君解圍料其當自退不亟出兵虜卒去其謀勞當的多如此然世人責君方深故未暇明其功雖余亦不敢言也斯又重可哀也夫君娶張氏先卒再娶同郡陳氏子四人曰倫曰倬皆太學生倫早夭曰俁江西轉運司進士曰合女嫁吳瑾承信郎呂珣孫男一人曰簡君母吳夫人維一子自君之貶常悲思哭泣比死哭不絕聲於遷謫之慟以殺憶予祿養而不及終母喪盡而逢其凶若夫人與君其又皆可哀也銘曰

嗚呼厲君迺知恍惘百家縱橫六籍輪囷亦既豹變

剛柔劉文昌穫虎皋喪其四舉人高攻瑕天獨與純
同祥援享喪也子孫嘉定九年十一月　日

趙孺人墓銘

嘉定九年十二月壬寅趙汝鐸葬其妻樓氏於崇清
縣來亨鄉崇福山樓氏在四明累世貴重孺人父鍔
知鄂州從父鑰參知政事皆以文學名當時女兄弟
百人相視以能相聽以巧功容乾節自然應會孺人
尤謙敬謹約始歸趙君少年爲材吏頭角嶄起已而
父不合退居山窮水絕處慕王霸梁鴻夫婦爽秀
五噫之歌將遁身遠跡以自娛佚而孺人特喜浮屠
道常危坐疏食食纔半掬滋味甘酸未嘗經口若無
飢飽之意家人以爲難且懼其瘠然莫能回也是年
八九月有上氣疾醫每敎藥輒靜定寂默藥不果進
以是病革索浴洗換新衣提育肯子白其姑曰奴死
罪不應着此下見先舅然去路別人間浮屠之飾無
爲也已丑已卒二女素妻愛柏肯留骨根來哭踊無
數又之忽開目曰汝不曉事妨我復起愈危坐誦佛
名聲聲相連氣浸劣命所善更迭誦念不已庚寅向
曛黑大呼曰彌陀接引可去矣遂絕彌陀者釋氏所
言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也嗟夫生固無所來而死
亦焉有往哉然自怪奇誕謾之說行於中國聰明豪
傑之士呼而從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沉酣於
其間至於生死之際變壞逼迫其不顛沛失據而能
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孺人顧能之何哉豈古
人所謂恒德之貞婦人之吉者將其學之異而然歟
傳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君悲傷殊甚
而孺人之死又能卓偉如此故爲記於墓上銘曰
天地氤氳執錢而生其死則已執導而迎執妄爲神
異況孔毅安爾眞歸勿嗔勿渝嘉定九年十二月　日

故知廣州敎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公名弼字直老薛氏自晉徙閩者左補闕令之在唐
有高人之目補闕孫懷仁爲溫州人懷仁九世至公
曾祖元禮而父强立始及第終江寧府職官公政和
二年進士任懷州刑曹敎授杭州召對語不合敎授
滄州年飢賑以學廩守拒之公曰民餓死士何忍獨
飽糴不償其當坐已而捕積有亂糧爲辟浦江令時
所至告事覆冤者率户挨溢縣亦誣逮數百人公一筆
放遣燕山免夫錢既集而郡乃別科公執不下民自
載輸官曰爭費錢毋失令也知桐廬縣清江丞監左
藏東庫中官王道使奴挾旁視稱美惡多取之公白
長貳下奴獄繫焉曰何敢然亟移病請致仕長貳度不
可詭奏宗室不奉法縱奴橫帶藏陰析道流其僕且
以旨押公就職乃已安眞把京師李綱定議守禦環
不悅公意與綱同除太僕丞參其軍城圍解遷光祿
丞公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救太原又言
虜必再至宜先事河北且綱不當去宋伯友提舉河
防以點檢見任糧草從伯友爲計畫甚悉皆不用乞
罷歸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又上書擇代伯友者既而

分委安扶等李回復守河公羨曰今敗矣遂主管明
道宮六年 高宗航海入青奧門李水陸寺公見呂
頤浩言島嶼蕭條無以安上躬不知理郡縣增添取
財皆有定所民不加斂邑從休息提舉淮東鹽湖南
運判王瓌捕揚么久無功更命岳飛么據洞庭陸耕
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
舟公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
而不可鬭也幸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
戰遂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以精騎
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
進直秘閣是冬震電大雪水孚尺餘席益衰粥於市
益去尤甚白晝剽劫群行而飛責月樁錢趣鼎漕運方

殺米甚峻公具奏天災民窮詞甚哀切上惻然為
損二十萬出廣西常平貸之澤米間始復生理王彥
自荊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中原勁卒也
朝廷疑有變以公直徽猷閣代之問策安出所從兵
少多公曰若志在除彥其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
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公至徑入府受將吏謁大戢
公曲折譬曉又大悟即日上道卒賴以全除岳飛參
謀飛母死道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因辭
表下多劫之洶洶生異語公強邀憲行軍謂諸將曰
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家軍馬素齊整無故
忽喧鬨是狀輩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憲佯悟曰相
公心驗惟參謀知耶飛尋起復時去歸壟幾一月人

謂非公此軍亦亂矣入為户部郎兼知荊南桃源伍
俊既招後謀叛提刑万俟卨不能制公許用為靖州
喜曰我得據一州過桃源遂失即出謝狀發府庭中
收其藏粟食十餘年漸擢還進秘閣修撰陜西都轉
運使以左司郎召知虔州主管雲臺觀復知虔州修
撰集英殿知福州廣州待制敷文閣紹興二十年九
月二十日卒於廣州年六十三 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
葬永嘉縣太平山自宣和失馭天下安土樂業之民
皆化為盜賊更起滅千萬計剿撫不能勝旗榜不能
遏垂二十年狃其勢窮乃稍弭戢而虔南雄南安三
州楚百粵首尾地尚憑負巢窟熾張如故公前後討
蕩俞三古五官朱閩宗吳錦等賊相謂剽皮戮殘而

閩八郡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尚何白旗丘崇廖七擾
嶺山紅之屬數十萬公教奇兵立左翼軍拔石城人
陳敏為統制積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扨閩人依陸
立砦以守久則自為賊公令有砦者勿聋冠盡砦亦
空民返家室道路夷行故紹興雖忍垢買和終納外
侮而內地剔服綱紀粗伸由能用公而閩楚之功集
也汀州李谷反信宿三萬人公急會師斷首尾夾擊
決長谷敗僚吏不知也海寇陳小三載艘六十距境
上給鄭廣兵三百與期三日求濟師不許二日大風
賊不能進退盡虜以獻請曰始以一擊十不自意全
公料三日何也公曰第從吾令無問所以然蓋機速
神敏多此類而其家所傳則有甚異者余不得盡記

也方艱難時士無賢不肖皆踰俛苟息惟宗澤未及
成忿鬱死趙立翟興不幸喪敗以功名著者陳規胡
世將鄭剛中而已公常勝無誤不以意氣加物裁割
應手小大各成殆爾於數公然切佐李綱與時論忤
中從趙張事薄晚而秦檜擅國深擯斥天下不樂聞
雖知公者未有以別異而獨鄉人夸論之爾可歎也
然檜嘗欲引公爲戶部侍郎公耻以言利進不答頗
怒故止於外藩將死乃得待制則公之爲檜用自其
資所喜而非利之也公既爲岳飛參謀飛與其徒妄
臣反冤氣貫日月獨公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嗚呼
巨浸大疫殺人成丘死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已
之所遭同於人也檜果於殺飛而不忍害公天誘之
也岳氏何尤焉夫人胡氏劉氏子叔淵福州教授叔
宣嚴州錄參恂倫壻吳龜年檢正諸房公事季升參
議官孫洪朝奉郎浩朝請大夫澤湖州司理凋上高
主簿曾孫師夔池州司戶師旦建康榷貨務師防纂
州錄參師善師石師睿師山師道師昺將仕郎師昇
師正於是後公六十七年前輩無在者雖湖人所考
誦亦漸衰息浩來致屢請余誌其墓不果而余又老
且死旦與石皆曰若是曾王父之烈殆其無傳乃敘
而銘 銘曰 薛由藥村派於永嘉遠公十二始振厥
華公學詩書公本仁義天機流行且勇且智冥安之
從士如束蒿竊其頸吭嬰以斧刀惟公變化訏謨寬
測鬼域陳前雷電掃跡闔櫟楚劫億萬雄群惡首既
鉏還我良民北北南南再莫枕席助成中興時公是
力天下大矣非材孰理建紹之間數人而已彼或不
及名落而傳此實過之寂寥僅存使碣諛碑何必遴
載論久益明銖兩奚貸伊柘有孫伊松有子叟刻墓
門以示無止嘉定九年十二月　日

故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曾祖表微知解州祖炤知豐縣父坦贈通奉大夫公
名紹恭字秀安歷監南安廟明州比較務心袁州崇
安主簿歷水縣丞知永嘉縣兩浙運司幹官心袁免
通判江州知峽州嘉定九年十月初九日卒十年三
月初九日合其配蔣氏葬會稽縣五雲西鄉秦望金
山於是宜人先十年矣子曰駒登進士第淮西總領
所幹官曰驂早夭曰騄徽州司戶女嫁古靈陳杓知
新水縣唐梓溧水司馬揚皆已卒孫曰木孫德孫右
孫孫壻曰山陰任斅可公之來永嘉不以余賤陋損
邑大夫重坐語常移日意所從尊微辭抑揚余慾受
教論不平至渡江公卿行事本末其人賢不肖無一
差忒爲之悚聽竦立敬慕推省多矣而公治縣約期
會緩征役早計預定佗凡積弊視新進後生作出智
慮聚沙畫墁欲以立名字造威福者力相百功相十
也吏民皆稱公聰明允恕易事而難悅謂後此更十
五令無能繼者而其前亦鮮及也公既中原故家見
聞所熠與南士異外悅樂而中亢簡於其鉅儒名人
雖無不敬愛然猶不自滿至暴興者無所屈改素貫

者無所假易然終不示以同異之迹故世雖不能知
公而亦不能測也其為峽州即自乞不行六主沖佑
觀年八十五態老不生於色慢游不設於身未卒前
入日親燎燔奉祭命駒講家下皆知常禮疾作子孫
奔走醫工交錯公笑曰吾命有所懸矣戒其幹力曰
晴久省倉燥官輸速了乎初宋氏趙州平棘縣人而
公奉議郎玆丕之子也五世祖宣獻公佐仁宗賜
其居京師春明坊四世祖常山公遂為開封人靖康
之難宋氏奔迸或在蜀或在越事定解州家竟不知
存亡祕閣修撰名熚公之從叔父也請於奉議以公
後通奉而以修撰遇郊之恩任之然後解州始得祀
於南方余觀五胡亂中國三百年士大夫氏族猶相
通不以南北彼此限斷蓋南之號令征伐尚特至於
北方故也宣獻賜第在守文禮盛之時常山徙宅當
稽古更法之際世臣巨室入衛都邑尊臨本朝豈非
重內臨外之義當然哉甫一再傳天下橫流至於父
子兄弟不能相保顛轉數千里外死生莫辨疑信不
分特以魂氣之所之歆舊祀爾顧平棘今在何許蜀
越有無一宗哀哉駒博昔古今與余講夷夏盛衰廢
矣孔子許管仲如其仁然則非由賜所能知數銘曰
繼絕於罔象之餘立家於播流之後前軌尚存舊闕
可守慎發新功益振今有嘉定十年二月　日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良甫名猷姓孟氏　元祐皇后姪曾孫信安郡王孫
世家具國史以承奉郎監秀州羅納倉歷臨安府樓
店務嚴州統壅水縣丞浙東常平幹官除籍田令通
判婺州知南安軍信州召為都官郎中改左曹尚右
出淮東運判入為軍器監左司郎中直寶謨閣兩浙
運判副使太府卿兼刑部侍郎主管沖祐觀知婺州
直龍圖閣江東運副復主沖佑觀於是階累朝議大
夫初余入吳而良甫兄弟家先至氣歛然茲恭語退
然益畢齒寒士中不見異余謂世多貴公子習使人
親近已固然循循而切偲反復即耳目之近以驗事
物之遠瞻晰鎮徹貫穿縱橫雖寒士之深於造詣者
不能至後數年行加修名加聞天下言王公家無不
高良甫之義由此更踐內外出吏入險擇而守中勞
而有成幹方舉德而莫有助之者也良甫之學以觀
省察為主外所涉歷皆切於心身所覺知皆反於
性凡情偽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援拂而筋骸之
束肌膚之會常得由於順正其專倍獨了動用不窮
蓋非簡策所載箋訓所及然余欲其博達倫類盡究
古今之變以進於昔之所謂知道者而良甫亦未能
也道者天下共由之塗也使有人焉以為我有是物
也特操而取之而又曰我能得之矣則其統已離矣
老聃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又曰猶
兮若冬涉川豫兮若畏四鄰嗟夫聃遁世不回者遜
而委諸人可也乃執而自有之若是之固歟良甫立
朝無黨與未嘗示人以同異之跡士大夫敬愛而不

敢押也方耤田時以僞學斥士且盡擯不及良甫然遂自乞外補後稍復収引而良甫已先入爲郎及兵議起即被使出淮東主兵罷而罹其禍者衆獨良甫爲無所預將用之矣然亦竟不欲爲容而去蓋其出處之際可攷者如此其治民考吻因舊循常無所改作必有更革尤務靖重所至皆安其政令然良甫所長當危疑未定之時曉暢披此之情以濟國事會適翕合之日協同賢材之類以新治功故不以一能一職爲稱雖其可稱而亦不足爲良甫道之也良甫平居嚴已恕物不立岸限後進晩學幽人野士有善意者日滿其門喜爲詩無風形月狀浮劣之語間出一二撥然金石有警於世卒年六十一嘉定九年十二月七日也十年五月二日葬于吳縣白羊山夫人呂氏子繼華鄂州觀察推官繼顥丹楊尉其天也先良甫四月或謂良甫之疾由哭繼顥而然然則學道之力無用於哀樂之間歟死生命也不以子嗇矣果以子也東門吳之放曾不如子夏之褊也是良甫之道弃離人群而自逸也銘曰　勿謂道存迅疾不留非習能知非力能修惟余良甫少成於天古有今無人十已千操其一機以應萬有竭海纍山如丞仲尉余未及死子胡遽亡覩此銘者淑人之傷嘉定十年四月日

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臨海王棐之母曰唐氏寧海農女初校書郎王夷仲廉士貧甚其室賈夫人年已晩猶身治纍絲繭[illegible]之爲致唐氏纔十二歲夜織細縷釜甑鹽醯不焦諾而棐由是無以孕事賈夫人者後十六年棐生生時難賈夫人親爲獸勝胞絡乃得下又三年夷仲賈夫人相次卒家益衰兄弟析耕不數斛父母迫以嫁不許曰吾必自斷其髮然後止凡棐幼長師友筆硯覔舉近遠雖貴而給未嘗告假人見謂孤苦有立志交重棐既乃知爲唐氏力也又三十年棐上舍及第佐郡府登朝出守迎太孺人與俱無纖栗改常度每戒棐糕料未易消當謹身報國而已又二十年嘉定七年四月己未歿於衢州郡舍年七十八七月癸酉葬臨海雲溪山又三年棐奉使浙西書來曰棐也懼親之不獲後於當世負罔極是痛然未知舊此惡銘否盖古今所稱以有容無忌爲賢而夷不及子以子貴成親爲榮而義不在母若夫擅寵而虐倫嬖而驕滴穫于家近爲教督是也太孺人始也勞而後食爾豈失主單特空手撫孩孺心敎意飭儼然律程日就歲成使夷仲之世再顯始天啓其節以休王氏歟爲用舊比也銘曰

江包衆流前汭後別有洌洗泉佐江之竭行爲巨川止爲重陂惟心之亭是以永垂嘉定十年十月　日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余妻諸父高公諱子潤字畢老主烏程縣簿貢州判官　孝宗知其名召使赴　行在公由遠地下寮一日天子有命壹接宮邇望亟裝欲往而母楊夫人忽

病謁醫久未損既而公亦病醫無術謂去久且不治
矣公驚嘆曰明主恩見我而不幸母子皆屬疾或者
天不與吾行耶重留君命無益祇爲罪耳遂以情自
乞詞悲甚　孝宗不能奪而憐之爲改通直郎賜緋
衣銀魚致其仕當是時高判官發退之鄭國於天下
公既得謝疾尋愈因不復預人事常穿黃草屨刻白
葭綻往來田間人罕識其面垂三十年開禧元年始
爲大理司直遷太府丞太宗丞兼度支郎官初公在
烏程疏三十二漊達於太湖復晉宋舊跡在眞州創
定城管房五千實減十五故　孝宗以爲材比再出
通會討虜經之舍辞羅二百餘萬斛粟而尾實江淮
諸軍濟既發行縣至然後飽食　朝廷方賴其用而
不悅者謂公昔固不仕爲亢者也今安得餓而復仕
當返切扶而已公由此坐廢即復具野航出沒圩垾
如其故態不少介吝嘉定十年年七十七八月二十日
以考卒公蒙城人　宣仁后弟士林曾孫也公紀兩
使留後世實知閤門事父宗之文吏官益薄通判婺
州高氏來南方禁省隔絕公辛苦自衣食不祖舅戚
餘貴學通古今暗記左傳漢書引筆高麗爲人額邁
肅潔如琅玕玉樹無塵土意聽其語泠泠然具懷楚
些之鄙都盡而幹敏強力老練世故審動而果慮遠
而成惜不究其伐而頻抑以窮死悲夫退固人道之
甚重而止者義理之奧樞也在艮之象特止則止時
行則行然則我非敢自命而世亦不以是格物矣公

之不得遇　孝宗蓋時止乎然世莫或知而誤言之
謂公特自止而已及公悟其不可以終止而上又因
而起公此亦公當行之時也然世又莫察而文致之
遂謂其既止則終不可以行焉夫惜其止而勸其行
人之理也因其止而禁其行豈人之理哉故余於公
暫出終處爲之痛惜而訃聞之日哭之至於過期而
哀非以親舊私之也先夫人曰韓氏後曰劉氏皆前
卒子男曰不華不矜不漸不矜爲兄子沐後不漸爲
弟子詠後皆楊氏命也公既自衣食婺州遺業悉使
其弟有之其幼弟公先愛惜又自假田以衣食之妻
矣女之婿曰鮑子明王田趙希翔劉粢田舅李卯湖
北提刑希翔承奉郎監明州造船場孫二人曰晉孝
宋孝公先治湖武康上栢山須爲冢歲十二月某日
不華奉公喪以歸恭惟　宣仁后以國務家以民爲
身以賢爲命以仁爲術治成元祐天所顧饗與
無極萬世載之者也今其親外家零落細微餘十數
靑其僅得列於士又十數之一二焉若不華則以庶
士守其廟矣士不得以諸侯祭禮也况士庶哉嗚呼
公之折節復仕爲是夫銘曰
究究萬生兮有翹森森千丈兮寒標愈貴出兮寒愈
大又不磨卒摧折以盡兮悲奈何

舒彥升墓誌銘

以鐵易銅鐵使常在內地不流入冠境執事者所知
而必行之然而淮漢淮上下一千里銅錢在江南不

加益而泄於此日甚此執事者患之而不能救也遂其所少行怒其不能救余固疑之久矣紹熙初鐵錢法弊商賈頓虧折所至皆皇惑罷市余偶爲蘄州故使一路奉上指盡力安集幾餘方少定然自是銅鐵錢有倍再之價淮人貴衣高食不復易活如往年矣於時州縣吏能寬刑審聽以善道佐余者惟舒君名杲字彥升信州永豐人余同年進士也曾祖錫祖子誠幼自知學夜讀書設水加木于地每困寐足跌有聲聳驚起復讀以爲常其勵志如此及第授寧國府父若德母徐授死主蘄春簿辟知同安監又辟漢陽監以鐵錢相首尾十年教其人使擇利害避就有不及不以爲罪教之如初所鑄輪郭肉好皆爲式於後

不可改故私錢遂絶而官錢流通至今甚矣天下固有易行之法雖不肖者昧迷失猶不大乘也不幸而難從非賢者順導委曲而不抵突以致寡矣易行之法不多有行法之賢不多見適得一人如彥升者相與調護收拾於奔潰侷敗之中可不謂難乎奈何生不盡用而沒又稍無聞宜余之愧歎愛惜而不敢吝天詞也彥升既去漢陽知新昌縣主管江西運司文字分差鎮江府糧料院　朝廷錄其勞使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主簿嘉定九年年六十六矣其五月十七日足疾卒秋累朝奉郎贈其父朝請郎母安人又贈其先後室周氏皆安人明年八月五日子縱之以之況之仲之壻周夢發與[illegible]之葬

彥升於崇善鄉大安山彥升病酷吏沿威虐而世以爲有風采貪吏撗聚斂而世以爲有才具常慨切爲天子陳其故使行其志殘暴可息在蘄春增陂池九百餘種稻十萬斛新昌復已失稅數千而同安漢陽職工費各半使究其材事功可計仕不希進余與石應之強使就辟彥升切不顧也江西以薦往竟逡巡詣選而歸使居其位祿競可消銘曰

自上世貴驕方有恥之人悃愊無華之士幽民而宮治在朝而猶美焉嗚呼彥升其幾是矣

翟仲至墓誌銘

余友仲至翟氏名豐時新進義理之學章才士壹奈見聞多務露依紐至也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頗闊莫知幅程獨仲至卓然開闔縱流出奧應變宗追窘若素有余本拙疎不能自達而仲至屢導曲引出幽入明益爲之蒐勉追逐於荒原斷澗之側數年仲至日益有名不幸不得用然有以自見命甞指月跨越阡陌浩乎未可流而余畏懼怯劣常獨留一橋不敢越户限然後知人之真分高下絶殊固非切磋誘掖所能增長矣異日仲至謂余吾登美容上舉由以過子將又發樂也而不幸竟死悲夫初仲至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籍例皆自學入館有不喜者錄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毋長免人曰不復外補矣又授浙東會改除本路人不許爲監司屬官人又曰得易地而不果其當陞來也除平令

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府改尚兒獄吏民
信化刑罰寖息人謂仲至枉不應任州縣令路瑕滿
秩矣尚何謾會其所善爲學官仲至勸使拔滯冷士
及生此食官觀禄久之始提轄左藏庫於是報章益
不厭遂罷擱旦夕居要職矣不知語何所從仲至亦
不自知也竟復以宫觀罷士皆失氣悒悒曰嘗至此
耶今當何爲其負外通判乎或曰不能然則正任而
待其隅乎猶不與復授宫觀而仲至死矣嘉定十年
正月晦也其家鄭州須城渡江即所寓土斷爲婺州
武義人曾祖壽祖廷芝皆左承議郎廷芝所謂山堂
先生者也父法御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仲
至學致而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言御事之

因華總統知姓下士大夫之望迎前隨後指文取報以
爲積數十年雖決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
到也其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盛人片詞半簡皆有
朗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自擧賢尚德
之義廢而進人一出於課試之濫文苟有其一則靖
資纔識執矣而取仲至不多有乎剛者折而不行柔
者流而不止惟正已不傷物於用世爲宜仲至不宜
乎又曰頻辭賈誼短命惜哉非時不子用子不時待
也仲至壽不七十乎自上世有金匱石室之藏或達
書命簡畫指揮進文學博雅之士下至鳴都翰林詞
賦篆刻猶各專其官出內之吝非不欲參其間技不
兩能也故若愧墨付必植於廷字仲至可爲將吏乎

凡此皆疑誤之難通者也性質易無岸谷暇日載一
瓢獨行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龍門
峽登眺徘徊慨然曰此可以止矣初阮夫人卒殯於
大慈寺東塢是年十一月壬寅二子積耕迎而合葬
焉五女子婿曰右監門衛大將軍善輅進士高梲上
饒知縣張友常山縣尉周惟新幼未嫁也孫男曰左
曰邠孫女二余既爲銘而季氏仲同自溫州發使江
西逐持以歸曰讀於墓而哀吾兄然十句必九淪不
成聲也銘曰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嗇惜必
有除固之心蔽賢者違天地所除固使之氣阻志奪
怫然而怒聚爲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
撲流落而夭死敗而族滅哉是言也天地雖甚愛於

賢材君子初何心於用舍仲至之靈果上愬於天耶
吾謂必且爲祥風慶雲醴泉甘露以補斯人使其富
貴壽考蕃衍而無極也何荒類圯族之有嗚呼

## 史進翁墓誌銘

進翁史氏諱漸明州鄞人曾祖簡祖詔贈皆太師封
冀魏國公魏公以行擧子孫位執政宰相君父木爲
中子貢於鄉者再號貢元房會奉至四明官吏棄城
遁居民不能死獨貢元能具舟楫依而免逾二千人
君幼孤育王氏稍長還墓行服哀痛如初喪入大學
交吳益恭石天民論事務與儕輩用爲準的二兄將
分異趣使謁歸謝曰筆硯不可廢未及返也約成授
以載書頷之而已間然自念少而求仕壯則行於人

壯而失仕老則行於家旣四十矣宗伯不以我爲材憊者失仕守尙癈猶旅寄何益始去之山居誨其子於學旣厲以古方冊事業或令人有善不知必錄以勸之已有不善不知必錄以懼之曰汝謹爲此勿爲彼也觀黨子弟請益塾同師有過亦折辨無隱所以廣其子之習也歲時合近比數十家燕蘆酒三酌父坐子立至今行之所以同其子之欲也習宜嬉始未知學衣食訓誘與諸子均其後兩優釋褐爲侍從有名於時常歎曰非我敢能吾男之恩蓋君八子病[illegible]太學生及爾思早卒而登進士第者五人可以爲多矣然世之多者徒長傲焉傳使道愈降俗益薄其所以得非所以敎也故敎以尊不嘗利矣敎以退不希進矣敎以讓能下人矣敎以見危致命則己大節而不奪其志矣非口以率身化之也鄕黨毋未葬不得葬書有戒容君憐之劉所爰山葬其三喪棺以外皆助之豈特中死貧甚族姻欲葬於火君曰祖考其子曰少遲餘積而葬可也君曰有山則貴歲十七亦劉所爰山曰速矣二子已仕頗有餘奩一日集所親貧之者散之皆盡初貴宅富人異時益子舍富人退其方興競不許君不復較徵舍止役其無吝情無學氣不爲機智盈已伸物熊幾以身化者故諸子皆守進自守無過求諸孫惟以文字相課督名第豪果未絶然則天偶畀之數亦君之所遺宜然也卒於紹熙五年八月某日年七十一娶莫氏無子先卒繼室高氏有家學子在母不輟誦能言授之書師之禮嚮既督課以質酒食親稱誉以進時享必齋治喪葬遵佛或以爲疑夫人曰先侍郎修學祭禮未嘗言豈非不足於禮乎侍郎附也然於浮屠空法多悟解嘉泰二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七初莫氏葬鳳翔鄉上水寺山至是祔焉子爾忠朝奉郎知吉州爾恕爾愈通判江州爾愈登敎授汀州爲從父洛後爾志昌化主簿爾應字海縣尉女嫁臧約陳森蔣元宗孫男尚之全之歸之皆發解進士全之攸之嶽之長興縣繼之會之望之一之十之孫女已嫁者平江糧料院王寓江淮書寫機宜文字李伯木國子進士臧元堅里士王興曾君去大學二十餘年 光宗立詔錄舊人詔故同舍第勉行吾老矣再封承奉郎再贈承議郎莫氏高氏安人銘曰 以學立子以子立家葬其成材寄英攤華有大之椿桂也叢生蔭蓰東南永延厥聲

## 林德秀墓誌銘

林顥字德秀生三十一年卒自童幼孤若無恃信越色居簞瓢之域未嘗不靜暇也混漁鹽之鄙未嘗不爲潔也入敎弟妹出從友朋皆有矩法其於學知所謂大者而好之審所謂疑者而通之求所謂是者而正之矣不幸得熱疾數日死悲夫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材者所賴以生養也人紀所恃以立也人文所由以明也苗而秀秀而實則民命常永矣天也雖然其不秀者固嘉種非稂莠

也其不實者固良稼莠稗秕也敗之以水旱而不使
至於穀亦天也知二本之皆一成毀之皆天則余於
君無憾矣銘曰 其壽爲伸其夭爲屈去來冥冥其理
焉攸出十一年十月 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前集

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宣教郎夏君墓誌銘

夏庭簡字迪卿曾祖咸祖克脩父思恭世家台州黃巖慶元五年登進士第黃巖於浙河東大邑賦當其州太半魚稻之饒彼鄰境甚其士書施溫克多異材然自隋唐設進士諸科而其地寂寥湮沒無以名稱者宋興且百年始一見又百年始再見又或歲二人或越數舉積而至於君然後始贏十人嗚呼何其少而難也昔王元之蘇子由皆病進士取人泛多得者盛易無益治道余初以爲篤論然以黃巖觀之廣地且百里衆民過萬室累數百餘歲矣苟有以取之其得宜不止此然則累數爲治豈輕絕其人使不得仕耶古人各治其國士必先自足於私朝而後及上勢不得多且易也今盡取於上後分以推其下雖多猶少雖易猶難而且隋唐貢進士號異科尤異者山人制策勢亦不得多且易也今無以差等登命爲進士嗇如二公意必於取士之法大有所改故余因黃巖進士之少夏君獲預十人之難疑其論猶未篤也君初補定海尉連遭二喪從長溪薛益讀書明習今古既仕敬士林叔和趙叔直皆愛之往來長溪必過余退然下帶噎所遇若其極語不妄發問則侍辨余亦愛之既而聞其在閩思不出位而以事至者常立決是非少所徇諸司及士民亦愛之調臨安府部監倉未久

嘉定十一年某月某日無疾卒年四十六八月丙申
葬靈雲南麓娶柯氏子二人曰鄉堂鄉基三女子余
固悲君成於鄭地而列於誦稱者將有以遇之也不
幸死則終無傳銘曰　文無害行有恥載六百歲十
士慨不達表幽里嘉定十二年六月　日

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公溫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曾祖昌祖
廷直父贈通議大夫端卿中乾道八年進士第初同
縣陳君舉樓質壹踢老舊莫敢齒列公稚甚獨相與
礪行立比三年丙國端呂伯恭連選拔擢出君舉右
皆謂文過其師矣　孝宗親覽將為上首公乃言
陛下始即位其太平旦暮至也奈何今十年愈益壞
乎語詩切如家人父子又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養虛
譽苟容而狠說媛子頡兵柄有詩史　下傳之漸
孝宗初不過也或疑天子聖德方日新公少年論諫
蓋順導之妙達由是不得高第教授廣德軍通攝卒待
潭州教授闕執政言蔡幼學未登朝可惜　孝宗遽
肯首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施施政　奏孟子云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故幼學其名行之其字上佇
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已差勅令所刪定官對語
如策　孝宗善曰辭卿意欲令朕立規摹觔其義然
後知上不以言咎臣下而公亦未嘗變所言也頃人
賈氏卒除太學錄未行或請武學叅用儒臣為其待
士父乃為太學博士召試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
討官遷校書郎著作佐郎朝廷念舊讒多要地獨舛
館下議進權公數偽學禍已成朋類將散求外補待
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御史劉德秀奏言公嘗迂
孝宗既葬主冲佑觀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
召為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
遷中書舍人兼侍講侂胄死餘黨尚根壓臣路公
一掃絕寬免尤衆號稱職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趙師睪以冬官知臨安府公當不允奏師睪之
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於是四典京邑非臣所
知不允必有衆詔臣無辭以草遂止改兼侍讀師睪
命復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官知建
寧府福州寬而不犯肅而不殘治居天下最提刑喜
聲威不以獄市還州縣客謂公名盛體峻何待詳公
笑曰此小節耳不足校也命吏報應無失期會民待
公少安提舉使民以田高下裁新會子孫不如今者
渡入其貲公駁曰此大害也昔吾在朝論從民便爾
不許第多其兌易而已民賴公護克然提舉善士也
後知其謀卒皆已之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
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尚書修玉牒兼太子詹事其六
月有疾夢神告曰可歸矣隕星屋西南七月二日薨
年六十四先碩人林氏今碩人鄭氏子曰簡承奉郎
仙居丞爲二弟後者節業鄉迪功郎浮梁傳簿揚數
仕官曰範從政郎監臨淮酒孝孫曰紹老孫女四人
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葬于永嘉吹臺鄉洋奧山公內

負實力而憂世至深憤恥復讎無悠悠碌碌之論節戚與民無苟苟拄拄之策所知必立所立必遂不前銳而後挫不外強而中弱雖於 孝宗君臣之交未合自謂慶君惜日當知是矣昔子產增賦渾罕致譏冉有倍粟仲尼鳴鼓盧藩末友本之辭也非公師友深意而知化孰能考次黜陟而後節斂目取民困兵驕所以致患之由而告於上哉若夫不別夷夏不分正閏恬其仇我侻爲並立甚至以爲我扶之德恭民悚之若天眷命而然則尤公師友之所諱也初我曾已入值房有難不暇受稍定則以兵扣邊塞中外恫懼無不言當亟與公爲尚書即日請對明其不然始詔與虜絕因請固本根以拜外虜示意向以鎮衆志

公級引而材諸畜審擇而南北親條存備建吉旨驚誦謂何勇之決也上方倚以經度西北而公病矣嗚呼豈亦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乎雖幼以文獻無浮巧輕艷之作既長益務闡教化養性情花卉之娛歷風露之淒爽不道也詞命最溫厚而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覈專一朱墨義類刊潤督整各就書法爲續司馬公御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書也資凝重克生亮曰或不過一詞能容陳同甫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性往學括先輩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吾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一日客盍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行之後答

縱闔授今證古甕爲十百聚爲一二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後寡言默默如故故雖並舍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眉睫定士於俄頃亦豈盡然歟蓋公之源中隱厚可驗於是矣故并記之銘曰

智過於師道始可傳有俟無仁寔其樂焉奈公直方不肯而利寂含吾音璞具六楷夜半東井瞻于方中執德不回終以顯融君能責難民病能寬夷狄邪氣莫能我干木居甚安瓢飲何有世故雲化三者毖守昔余從公一字之謙諸子示我書何備登大典既備法嚴義粹王琰其版金滕其匱雖貴有已雖年有止維書無窮以貳邊吏嘉定十二年六月 日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銘

公名彥侯字安卿由宜祖四世彭城侯叔晏爲曾祖宜秘閣知池州尚之爲祖知饒州公廣爲父調溧陽尉縣民潘兄弟積猾橫爲公私患號三虎邑官莫敢睨公具以白留守陳丞相陳公默不答者累月一日忽委公曰信矣潘悍俠數百挺刃自衛公開示禍福皆縮却聽命遂縛三虎正其罪移揚州司力有告主藏吏盜錢千萬以上適繫獄掾鞫之吏涕泣嘯願請死公察其情屏人問故則諸吏所共貸也使視筆帖盡首服一日而足帥大喜然猶欲逮諸吏公俯言某固與約後將無以信帥爲抑止差平江軍節推攝令宜興縣以牧馬芻料爲負自前持則然常額用二年後貌民以此德其令傲不軌法公請諸司合奏釋舊

通禁積借百年幹事絶失知於潜縣大胥結黨爲吏弄權自恣公列其姦械送府而臺吏果欲末減即力爭乞先罷御史俾之獄得不變浮橋迫市匯水數敗人溺死公疊石跨巨梁堅成至今民愛之留其像橋旁公不聽曰蘇公昔所游也因徹以祠通判臨安府台州知興國軍歲旱塘而開椿兵難作公錢經賦弛山嶧逸細微村裝賊窮者不副益增錢入之貴則損其直以利城郭求與令吳格失上供尤多公坐貶秩格愧謝公曰有事時寬民租根本計也一官何吝且數曰負賢令矣又為之處分道進江以南動最不自保績卒千人謀據城外千秋觀為亂公寄能相摘新者未幾以其首至餘黨驚散人心大安興國雖小郡

而介江鄂中流備守戍設器用舉皖東西依為重蔽故江淮荆湖兩司皆論公當遷以勸邦難勤力之臣由是既轉官後職書勸遂入將作監為丞出知袁州湖南運判羅孟傳反累載毒甚郴桂陽公曰徭昔自相讐而鬬成主斷不平激使叛逆已前謀矣今林等元戎羅浸山谷戰無決勝退處尾襲誤不可再國之憂也若離間巧說陰誘顯擊披肘腋疑頓腹心猜防則還自相離而殘亦其勢矣帥潛識偽卒降孟傳進直秘閣考功郎浙東提刑初朝廷患開禧會子輕楮費半價悉改造及元佰止公狀法以便民雖有重比不敢試也已乃陞寶謨閣知紹興府禁後盡所以疏通之術苗之移於同裘者為之代輸而折會於民會

之滯於州舉者為之轉糴而貴錢於市錢會常相權民無貴食肆無虛券越事力弱而守以貴人相趨於簡陋久則不貲省謂當然毗鳴搥塌不知何時公始行之備其求費曰興賢莊築捍海石塘亦為莊以廣漏宄嗣學士館城池堅壁素毀敗者加葺飾甓好比將去不兩數月野草黃赤免下三等戶稅上二等半免湖籍田米不輸舉緡錢四十萬為荒政助錢贏相角羣聚陂湖中令尉言且亂公取死囚冒其首刑兩足號於衆曰此劫奪為者也其仁智不忍而能靖民如此公舉以微猷閣再任而旋即用為太府少卿然不樂居中晉入即求退以顯謨閣知太平州改漕江西總領使綱運隸其所者皆直達勿關併公曰若此

則轉運可罷矣引古今事以拜朝廷是公言如其故然意益不樂從求退移漕福建公三奉使皆舉提會子所行皆如浙東州縣不煩民不病也嘉定十一年十月九日疾卒于建安年六十四夫人樊氏江氏仲氏皆先卒十二年某月日子成忠郎監徽州酒税究夫迪功郎嚴州司理宗夫迪功郎溫州司戶崇夫與為伯嚴後者從事郎賀州錄事參軍師雲葬公於武康縣上栢山壻曰宣教郎知揚子縣曾耤尼曰悟空大師孫特秦將仕郎孫女三人幼也始饒州役而拔譴公泣愬十年不避風雨上為感動復所判奉母孝撫慈弟友愛親善人喜聞過頓悟立改以材取知無所頗附其始果敢既達而歸於平恕自小官所至著

聲續而會稽之政蔚見獨出近世未有也然余常推
越中陸海衍沃山水明秀冠於東南寀不営而給人
不令而服晉唐牧守諷歌飲酒朝夕而已若夫趙辨
救過而以不足日爲歎棲賦倍輸而以不輕生爲慈
則未之聞也然則何歟天反時歟地反物歟其難易
得失昔異而今不同必有故矣故公焦心疲力自末
反本而民譽之以手扣額而未已也銘曰
時所謂材如刃作校習砥於人以割爲能趙侯僇鯈
如毋備兒豈無威嚴用之孔時發名聞樣收賞嘉定
恩洒澤濡在趙　未盛累閱而進德緯叔同一以卿
招遂殞不還慨其生存孰與死歿岸谷有遷茲銘是
揭嘉定十二年八月　日

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銘
秦悼王四世惠州防禦使叔疾生訓之知永豐縣有
惠政軍興數調發而民不煩　孟太后幸江西衛卒
反攻縣與賊鬬而死贈直秘閣邑人祭之廟祀至今
訓之生公渙朝奉大夫公渙生公名彥橚字文長乾
道己丑進士崑山主簿樂清尉大旱令宗祖急而以
故事禱雨臧服須公公不往曰根斂已責古人所以
召和於陰陽也令不得已爲罷催雨尋樹足收建康
府推官郡議復白衣税公言地爲桑既税之桑爲絲
絲爲帛又皆税之帛爲衣且故敝矣又可税乎且又
昔之所發其可復乎帥異其言止諸司多薦公者辟
推以授同條章侍郎森鄭尚書僑薦福建運司幹官

諸縣欠隆豐本錢數千萬被責寄落今佐積負餘公
請於長一年除之舉負及舊例用親隸去公曰無親
安去年待消而行知晉陵縣慶元初浙西饑三十縣
餓死待盡獨公能活二十萬又以羨錢爲五等戶代
輸由是擢監登聞檢院時政出韓侂胄朝士無不造
門公歎曰諸人今在此足易後復置之甚難添差通
判江州彭澤縣妻殺夫州逮夫之父公曰此縣獄所
無也而使其父子併爲獄婦死乎畢界日乃已知汀
州蘇諸司不薦名士勉而薦者猶板置檐不肯守是
寧賢也乞詔自今僚材須特薦毋得與凡流雜葉入
子千人聚汀額間約日破清流縣公始至以策授趙
尉悉捕殲提點廣西刑獄仕長入瘴地多依阻暮僞

辛日月盡遷運本舉專守廖德明慮守劉炳縣於朝
設援當擢者嶺南無食者公念廣西重困盡罷年時
湖南北物藏用或賜封椿錢中興戰難曾廢泉官自
鬻鹽利十分奉運司六文郡費四然漕司常取其入
而州以不足者責之縣吁既甚矣且其出納之數視
中州何有而經總錢乃過正賦數倍此民所以尤病
也遂奏減經總還二分鹽息於郡庶幾稍蘇上足之
即除公運判以憂歸侂胄死召爲戶部郎樞密院檢
詳文字朝論謂公材臣將選知臨安公笑曰此豈拙
拙所堪遂太府少卿湖廣總領遷卿修撰右文殿知
鎮江府辭召仍太府權戶部侍郎未幾三引疾修撰
集英殿知建寧府改太平州辭提舉萬壽宮　知平江

府於是年七十矣公曰吾昔不起今告老而起義安
在固辭未聽女真犯邊軍書日數十警慨然曰國有
急不敢以既老辭也崑山並大洋盜出沒不可蹤跡
以其半置嘉定縣整舟航經百港縷絡之所宗也又
將增隍爲城未及而邊遽少緩公亦病復辭猶不聽
使待制寶謨閣以明年七月戊寅卒嘉定十一年也
一月丙申子廸功郎臨安縣主簿炬夫承務郎監臨
安府糧料院焯夫合公與令人陳氏之柩於無錫縣
富安鄉蒼峴山葬焉孫男一女三公質剛而行良先
難後獲貴義賤利以洽道陰晳消長爲身否泰以善
人進退用捨爲已憂樂侂胄始得志黨禁天下士使
不自容後頗悔曰此輩豈可無與飾姦耶稍收拾錄

寸與之士甘其既啗未嘗屈撓也侂胄既亞敗忌者反
指爲黨疑似鋤剗不少惜公常痛憤謂始坐僞學在
終用兵端斥苟欲錮士何志無名而益交之類絕矣
材盡而求不獲有國之公患究甚而禍不息非士之
私恥也每進退未嘗不懇懇爲上言又以凡在近臣
皆當規諷補切夫已見上殿侍從也直前奏事左右
史也故又懇懇爲同舍言毋壞素業舊典而公自
以不得其言汲汲去位恐不逮再命爲州終不行一
時聞風皆悚慕後相繼稍有言者自公發總領就餉
胥地甚虛藉爲大蠹雖廉能自守而明不足拔蘇癃
糧剩餘大將專有之十無慮四三公令軍別爲籍兵
逃亡焉倒斃皆即報參伍其少多匿不自占輒詰問

或傳軍中狼顧離立疾語公曰此特主帥不便爾士
卒何檢持愈堅三年間籍在人亡竄三萬藏錢百萬
緡用邊寬比其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逋負猶四
百萬盡蠲之余嘗患雖士不親纖敎而自喜折秋豪
者必外爲苛欽若夫不出度程之中而自足於經常
之內則昔人所未講也夫虛其一心以樂與當世之
賢豈非吉人盛德哉然是人也於世務常多闊疏而
措遇流速者挾已長以玩物矣若夫抗競於道德之
意而疊疊於事物之實則前輩所難能也在贛西崇
中行宋德他司爲官也祭其賢迎爲之門生謝塔皆
削投前二十年祠季子晉陵市將沒請余記曰晉陵
之先文名胡也鄉名鄭也皆達人也宿道而燒其俗

者未也銘曰　嗚呼文長道遠易尋嶽可量高海可
算深淵獻爲音宮徵成音經綜緯錯其行欽欽中全
一剛以折百壬有畫者碑蒼峴之林嘉定十三年二
月　日

## 孺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括蒼周氏著作佐郎夢祥之女材任家事偶于
三山陳坡婦道修飭君教承嘉方傾身與士接夜誦
溺廊户衣裘攬襟鼓三伐共食已乃揖就睡夫人常
鬻假稱具無難色士譽君之賢則及夫人將別小學
子翹敏者悵以果餌備以方筆或總其角或束其帶
顧戀依依尤以夫人爲有恩嘉定十二年九月十九
日卒年四十十三年三月二日葬麗水縣南明山任

嫣女曰愚娘男曰虎孫君悲夫人不盡年莫助爲善
思有刻於墓而一郡士亦皆慘慘惻惻自致其誄噫
未見以法爲師弟子而能交相愛若是也豈合於古
之道者固不異今之法歟銘曰 青青者蔬埽于所
擇以爽以葅成士之德棄我頃畚追彼石兮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羅公名克開字達父家吉州龍泉縣乾道八年進士
賴縣西尉父喪免肇慶府司法浙西提刑司檢法官
知廣昌縣監進奏院國子監主簿軍器監丞大理正
知郴州袁州嘉定二年七月晦卒年六十九五年四
月丁酉葬萬安縣官屯山宜人梁氏子曰晟郴州司
理壻曰鍾知阜孫琎李璿胡焞周約從未嫁者一女
孫曰侶將仕郎曰仍初公五世祖而不及其曾祖官
相接至州倅縣宰旁及此院策名數十號一州閥姓
而曾祖衙祖草父藥雖有文學不預於仕公每痛慨
任爲已責他日主司掄其文璧間考同列曰此當一
經首必如是者乃爲次則公之凡濟也既上有役當
一經首士由此爲羅氏嶺外荒貊吏用法恣怨有私
假他印文得財者守欲以僞造符印坐之公爭曰此
於法欺騙爾入重奈何守大怒戒通引官即司法至
謂勿入公經抵案前執愈堅守氣奪竟從公議治廣
昌祭而有思民空縣遮監司乞留問知縣何所長民
雜應曰不要錢不信公人不苦百姓此知縣三長也
監司愛其語撲歎息而去公詳重恥取立朝不苟披

力論事篤而堅多人廣席疑難所聚舉恰色溫必伸
其說而後止執政憚其楚楚不敢狎而亦不能親也
然公常無久住意會巨豪親沙田數百頃計累訟至
大理丞評將沒入之爲貴人德公持不可遂還於郴
入辭勸上事親睦僻而已郴山阻水涸斛米尺鎬皆
自贛詣郡公憐之爲代輸直數萬發求豈鑄坑還社
倉於民其在袁州開禧兵役悴超方乘常平喫邊軍
廣和糴以續饒餽公出郡錢移於鄰境常平獨完又
上言袁無藏粟俵户停炊洶洶無告和糴亦免約歲
用蠹鎭立準備庫軍之百須具焉袁人不知也兩州
善政爲一時冠民繪事以祠公止之曰口成碑足矣
龍貯像室爲又嘗自詠曰撫摩二字圭三復公宜一
心衛不欺嗚呼若斯言者可以驗其志矣始余游吳
爲寃屬檢法偶無官諸生息蔭空群中街卒低報新
檢法官到鳥鵲橋矣亟起迎之舟纔勝二十斛青杉
手板外無餘裝余固歎其質易不作官人體然余旦
旦挾書坐曹帖牒漫不省胥吏頗失笑而公齊比款
諸覆處明審無不畏服也暇則從余評論往反余摘
其文句尤藹疑者與士交誦公日益有名後八九年
公掌國子余適來爲僚又五六年奉使湖外值公居
郴二十年出處大略少相與佐佑其間有陰無降也
今老至而休四方友朋零落幾盡而公之逝久矣嗟
夫根三世之幽緒跨一宗之顯爵好仁惡佞善士傾
與而余又特爭之不幸前死銘余職也况晟請之勤

耶銘曰以身爲程以宗爲成以法爲平以民爲生進
幷所重退幷所輕要其終歸有倫有經念昔具下基
春堅冰始蘇之高天池之淸舊游雨散新壟雲横睨
儕我衰尚力斯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同年劉使君與余素舊其守永嘉常戚然顧歎出丈生
熟語良藥也一日忽悽然飄佛而稱曰吾母臨海錢
氏三王之孫也而以儒顯外此早徙祖曰家事雖丈
之任事益理矣然而身若娣皆曰恩我者姊也故爲
女而孝吾父信書而已至生業則曰惟爾母之職業
益進矣然而伯叔姊姒各有求累不自已出也故爲
婦而順諸子方持抱所習經皆口授不以煩師其從
師質疑反復曰某善也某未善也師不敢慢子不敢
惰賴以有立故爲母智而明凡此略皆實行不敢增
損云也不幸以紹熙辛亥卒明年而葬於黄巖縣龍
嵓山三十年矣然而哀不止悲不釋何謂也吾母卒
時壽八十矣兄允元不及仕允迪定海丞弟允武吳
江簿而允濟掌教婺州甚哉年之高養之薄也今不
肖孤忝母餘澤有績於朝假使者節從二千石後而親
不吾待矣一朝之榮聚菌也一鉤之祿稊末也於吾
母不加毫末若夫宰木岑翳山雲興伏而闕不以詔
斯則罪之大者是故深慘戚痛而請於子不知涙之
横臆也余不識夫人而識其夫曰承務郎諱祐無力
衆善篤孝至老不以家自浼者也識允廸厚而敏識
允武累而過君使君信道執德終始不變則固余畏
友矣異術而用材異用而同方并敏其源而疏之昌
至是夫人之賢信矣夫蓋允元之記曰必求精於理
裏於文者噫理本也文末也余不精其本安取其末
銘曰　埜也父銘始有德成於先論定於後

朝議大夫祕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公諱柟字木叔故順州王民石敬瑭叛以其地於伏
還永嘉亭山爲溫州人曾祖霖祖廷齡父贈朝議大
夫轄及其先三世皆儒者不得仕公[illegible]
狀中乾道丙戌進士第婺州推官　孝宗疑諸州上
供得無滲漏乎儲司遂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
敢爭公獨言今苗斛七升羅四十餘千較他郡偏重
矣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會新守周植且至走書
白樞袖以進　上悟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
漏者皆見務台州推官處州張彭殺人設謀奴當罪
弟張四佐之欲四五不承公令四畫地狀奴所以拏
死者四矢對泣與兄訣曰昔勘官皆先鞫奴款定四
和之今忽先問四吾不知所答兄眞殺人矣彭遂
伏罪一州稱明教授黄州義烏縣丞州索時零稅帛
一分一尺米一勺一升公衆曰就整不失零法已苛
矣況百倍誅之乎三言於州乃已東陽俗素悍公攝一
月威信大立決事千章滞案皆盡民不敢帶刀矩步
而出禎鄉遂通爭自輸委又請其守別置尉航焉知
績溪縣江以東績溪斂最厚民最薄墊山壘畝乾瘠

大半公積錢買田為新塘六十八埇六溪舊陂百頃
歲得米熟無以旱報者監進奏院太府太常寺簿坐
倫學罷知江陰軍祭逕者江海之交也皇祐中嘗一
疏治塡淤久水不能勝舟公叔患之公開渠港五百
餘里灌瀆通流灌注一郡民事瘟神甚巫故為陰廡
複壘塑刻詭異使祭者凜慄疾愈衆公毀巫撤祠壞
其像病良已遷大理丞禮部員外郎提舉江東常平
茶鹽開禧之役沿江上下警備洶洶置池州不問公府
舂守池言頃歲有金花帽一監封住此累年矣近孟
思齊至特離其人忽指而謂曰汝池州城甚惡姑自
完何必來思齊軍相顧失色始悟其謀也且房何畏
不乗吾虛一鼓得入則江南震矣不報募張飛英獻
錯錢八萬請城池州又不許不得已捐尤穿究者深
其壕水環之柚裏兵守江岸砕劉積中副總管委以
軍政池人少安召為吏部郎中兼樞密院檢詳太宇
國子司業秘書少監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官兼侍
立罷主冲佑觀知袁州未行知贛州先禮教後刑罰
贛人在元祐黨中有四公論論者老曰汝州多正人
如此特百世稱之後生可不勉乎民感公意相戒勿
犯居數月夜或不閉戶矣俗喜麻苧絲纊公課種
桑多者減役贖罪贛廣間常以巖拉販鹽空聚落往
返號鹽子所過輒殺傷官軍故有鹽子微公奏中嚴
保伍須行者給憑乃聽是歲鹽子獄十省八九提刑
者新進少年嗜兵而攬事意不合致公於朝後主冲

佑觀贛人寫御前後攤不得行公曰太守數易吉矣
今不去後當去耳焉用無益之留賦詩而別贛人刊
而祠之連告老未下以嘉定十年五月戊戌辛年七
十五十一月葬于亭山西原娶何氏封宜人子曰燁
從事郎東陽縣主簿曰煥將仕郎曰熊將曰承事郎
知宜興縣戴補孫曰僧寶孫女三人公受氏知乎再
食父訓惻惻若有失雖其實利不榮權勢位置疏屋
崎獨特不輕狗物自謂理所到更百折必往或以勢
見伍過爲鈎不交也在藝效以嗜行其守守貴人也
若清坐終無所言在禮部頗久次蘇師旦請使見已
去而再相不一覆周丞相聞其名請見之雖不拒嗟
而後遂公歎曰吾義不交匪人今其止是乎鄧友龍
勸北伐祈公幸少助要官可立得又曰前日某人發
十策亟用矣公力言無革章國與身將俱不利友龍
愠曰公當退怯女子之貞也吾何望哉竟取宣撫去
敗而致書開禧僥胄死錄坐黨流僦信道中不絕至
無擔夫可雇公歸未幾薦即奏言權利所趨如蠅在
羶朶頤染指何世無人追仇既多後怨必甚泰確新
州可為求鑒渡吏未已非朝廷福執政善之不能改
也切尤尚書棄知台州公為其屬相繼同僚者棲桑
政鑰彭仲剛石宗昭鄞人石虧逸民應懋林寬之流
皆襃焉頗依 友朋嚴切不隨吏文嘗退名一時勝
會遠近偉之錢丞相象祖戚家子有孝行尤慕公嘗
揚發到門公亦為折節傾蓋錢公既相用嘗法叔進

公亦用常禮旅謁而已無所請也然揣量者私料公
享錢甚娼忌者因持公以賊錢公既去錢悔曰吾
本以能薄望輕不敢白用王君疑以難明今反累之
何尸此位為因固求罷故錢以公退公不以錢進也
公四調官方脫侍左三入朝猶在散地雖事多違已
而志不舍命雖道缺成民而天不與將庵不知抑下
惠之賢耶亦素所蓄積然耶余雖從公至耄歲月相
靡而士之變故繁矣若夫所謂大節者於其去就窮
達之際可以考焉銘曰　王先朔方棄地南徂公雖
南產緊此之餘忠為幹散義為肝脾彼苓者子膺壁
是肥欣入不容戚出不憤寧其失物毋寧失我既以
此始亦以此終向無死生安有窮通有表厚山有存



吠淵人敢怒亡德也永存

郭伯山墓誌銘

君東陽郭氏名江字伯山始余因君請記一時學術
之變在其父良臣語中或許余不當為郭氏輕言道
德又預疑學變象僞深切非所謂感人心而和平也
學之初興敬和捷應君父兄最有力四方受役不違
門者無幾及好惡異議論散奔逃匿苟脫譏誚同
時為精舍者皆塞向改室或東書散蕩自棄於庸人
矣惟君治故館率子弟鄉里紬繹舊業無替旁州比
縣自我而有科目大官數十焉學雖不以利言也久
而不怠則效固從之矣然則識異於光顯之時接武
於微散之後護名士流俗之毀而好以重幣徇州閭

榮弟之歆而援以先吾斯郭氏常德歟君本有佐世
材用既習熟師友大指古鋭銷盡不復伸吐勘古餘
日小緣陂塘沫渚竹樹阻曲薄粗藪映爾然余卧病
不出十餘年聞君管押三江袋鹽監穿山碶鹽場盱
眙軍錄事參軍又於其間監泰州支鹽倉車輅院烏
江討城令辟書四來君不假答也方鹹鹵下濕盆夫
竈吏爾汝詬病其弊華千萬百穴君者為條式使後
有矩象城盱眙十二里陡山高危吞汲除遂君洿行
葉池銅山淹拔剝瘠井水泉充溢尤為人所稱惜其
不番得試而今老矣蓋舉改官者番是而以嘉定十
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五嗟夫富學術未變時
君之品目豈不素定哉奈何晩歲淪落胃留塵埃中



豈若岸巾南堂雲卧月趨累故所聞之道而終其身
也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夫人何氏子楷撿彬為弟
後者桂女淑孫男學字孫女三葬君於李嶴鄉羅青
東彬守郭西家上不去曰先人食舊德惟于是望嗟
余亦死矣將復使不知者咎余耶學者千萬世之傳
而新矣其業以繼父祖者楷等之責也銘曰
毀也管之新也爺之不厭不歆神錫子之其子其孫
其仍其昆其學惟實不惟其文

竹洲戴君墓誌銘

君戴姓名龜朋字叔憲台州黄巖人祖舜欽宣和中
進士上書危言　天子不怒賜同出身南豐軍司戶
父秉中亦有材氣捕進義校尉不仕嘗自贊其像爲

時所稱君生六十二開禧三年五月某日卒娶蔡氏子曰樅曰周孫皆先死以從弟溫之子大本爲子一女嫁林珍嘉定十三年二月某日葬太平鄉黄仙山蔡氏姪滂請余銘滂父鎬余友也不得辭滂言戴居南塘山易村海易漁田易稼聚族數十富樂累世自君父祖皆知名而君及從叔秉器尤爲邑里所敬有鉅人長者之德族人新爲宅者將立門以出秉器故有大圓正直門處族人不敢謀秉器知之中夜毁圓夷其地旦而門立則坦然無有族人咪不自意秉器亦不復言蓋其平生行事如此甚衆君少苦學取友必勝已文記詩歌務爲奇卓清簡無俗間鄙碎意性介特未嘗輒以私謁人而人急難若已痛疾救之不暇喘欬宿者與廬露處者與山然力不逮秉器故所施亦狹而心無不至也歿既久懷其恩者語則涕下不自禁余既聞二戴事而思天下之廣人類至多其爲善宜不絶可傳而不得傳者不爲少也然則君之得傳豈偶然哉銘曰

象物之衆以竹自環洲榮渚穿萬其琅玕昔王逸少寄於蘭亭脩竹茂林千載猶青竹洲在亡視其子孫竹耶銘耶孰詔以存

包顒叟墓記

包君年五十淳熙九年十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葬永嘉縣塘下原君之子履常思其父之久而存請有以銘其壙考以爲請十二年八月丙辰始克文之而壙閉不可銘乃刻記其墓上君諱昂字顒叟曾祖某祖某世籍瑞池考某愛樂清之郟市徙居之館頭樂清之間路不壞壞無梁行旅無舍盡郟市稍有聚落大姓而君以賢聞君知草卑恕以早遊諸其材力時發於事之難者壯勇敢決已力强黨破散陰類消伏衆皆推君爲能問學知大義所止不爲異人之行人亦莫有指其過溫之士幾萬人其辭選拘於舊額最號狹少以幸爲得所知君之賢既遺落不偶而君無暇與新進爭所知退而教子讀書擇古人之義耽玩傳寫中論反覆陶然有以自樂初君之子與其鄉黨周旋通於令長以任利害之政由鐵有賦征歛有損施設惠愛尚多可紀而余獨以爲君既不幸不得見其大者於世用則其小者豈必以此求知於衆人故余亦存其大略而已矣夫人翁氏七男子履常履端履冰履復履道履達履大履言一婿張自得二女笄未適也孫曰安娘履常爲迪功郎新建昌軍學教授與余同高氏婿云

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唐靜恭坊楊氏尤貴盛入本朝至公七世皆有顯人由公而上北海主簿將都水使者曼駕部郎中柏皆以公贈東宮師保公諱愿字原仲宣和末自太學錄上書陳九事女眞聞其名聘之比行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　元祐皇后奔濟州勸進辟元帥有屬高宗即位授修職郎仍學錄議將遷金陵復上書幸揚州御營使辟換宜文字丞新昌縣越州辟觀察判

官參政秦檜薦授樞密院編修官中紹興二年進士
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議者謂公因元祐府得仕則
右選也當罷宰相趙鼎明不然乃已主管崇道觀吳
郡陳夫人喪免除秘書郎議者猶在通判明州滿良
貴素善公事常咨而後行公亦爲之盡除秘書丞監
察御史司封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初
修玉牒以遷命公除中書舍人賀金人正旦於是始
用年號兼侍講給事中直學士院接伴虜使完顏亶
於是始揖畢於淮中流舟行以賓主爲次御延口宣
設祭拜舞南人聚觀慨擅泣下沾襟除御史中丞未
幾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府
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也十五年十月御史論韓公爵
語做及公即乞疏五上以端明提舉太平觀知宣州
玉牒書成遷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守郡四年政以
簡治以靜不數令不興役刑罰罕用穀麥滋熟二十
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薨于州年五十二配曰永陽
夫人王氏公世家楚吳郡之硯也公葬之於越二十
四年三月七日子右奉議郎新江州通判祐遷葬公
會稽縣五雲鄉之何山孫若干某官孫女若干婿某
官公孝友寅睦大祀恩倫任兄弟及妹之子敬賢
與善後進單文獨藝擢待必均始在太學年尚少文
甚敏行與文稱拘達而矩嚴重而通祭酒楊時印信
諸生二千人皆伏受令學禁齊肅不敢踰越也論王
安石學術之觸精於元祐者不能過也分則徐處仁

吳敏李綱功罪無不曲當也歷指宣和致亂靖康解
風窮大極小無不激烈也又曰謀以活國者國常存
而身隨之安謀以活身者國常存而身隨之危今一
舉而遷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國也虜既滅吾國矣
陛下將活其國以自存乎將活其身而國終於亡乎
今盜賊滿天下隨而爲兵亦滿天下而　天子侍衛
乃不過三千非滿二萬安能主令也蕭山户萬九千
其九家自爲守萬東千人爲兵方李抱真則損其十
方李德裕則加其百通之天下不勝兵矣夫酒稅房
廊頭子雜名之錢皆漕計也增取其三別爲經制漕
計甚餘經制愈急善良窮蹙姦猾怨憤會稽之變何
必唐建中哉前後累數萬言文武大略經綸條理遠
有賈陸遺思近有歐蘇新意特材不能及也宰相以
爲州縣常人耳不顧省檜獨首薦登於朝及趙張更
迭重任士徒步拔引翁忽鼎貴然亦不能用檜卒用
之起秘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幸檜之幸也在
易之頤所以爲頤者初也賢也而以自養爲吉四者
顧之顛也而以所養爲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
人之戒深矣檜能用公而公爲檜用此明於顛者所
以爲公惜也雖然余有疑焉檜歸自虜人皆曰請立
趙宗也許還母后也又曰收悍將也總利柄也天下
望檜與趙張等而或以爲過之士游其門與趙張等
而未有以爲不及也張丞相罷　高宗問代卿者檜
乎張不對固問則曰近與共事方覺其闇上曰然則

趙鼎也愴惘然不知所出而秦與趙張之憾不可解矣夫同在御朝徒悅覺於十年之後公踈遠也而責其蚤覺於十年之先乎豈公自以為上九之由順而明於頤者特未之及耶公後六十餘年案持其家傳泣曰善實者有徵也故述有據世異者無黨也故筆無私予奚捨諸公嘗賦東山三疊其詞曰雲迦風而上征兮鳥擇木而高翔然則公擇之者熟故併次以為銘若夫陽為噴飯玩也公不為玩也留其表弟李垕也公為孚也其差誤鄙淺不足復辨也銘曰

東山之久兮孰為征東山之高兮誰實登一周孔之譽嘉兮百共繇之慙憎失類而行道遠且艱人有其實不如何山嗇彼何山言樹之毳豹文而隱龜壽而依嗇彼何山言息其巔星不離經水皆歸源繡裳蕭蕭白璧沉沉揭茲墓門五雲之深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夫人王氏墓誌銘

夫人臨海王氏嫁為朝奉郎知池州趙善臨字嘉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卒九月壬午合葬餘杭縣景信里東塢子五人曰汝談汝譜汝訓汝謂汝誥汝詁汝譓簪勝後女四壻曰奉議郎龍游知縣潘自牧進士黃鎮承務郎監隆興府苗米倉吳賜昭奉議郎太社令王夢龍孫崇孫成忠郎監衢州比較務崇肉將仕郎崇冀初大宗正崇國公不惠與校書郎王衎名義相友善如弟兄二家求求好故夫人歸池州祖姑曹性剛嚴姑鄭奉事莊條不敢惰夫人助鄭旦暮上食飲扶侍左右終曹之世崇公仕湖湘夔蜀川舟陸館淹泊累載欲常僕母動息歸姑同一室處嬉遊諧劇不用常禮其和樂又如此而池州晝夜父側參論議洽文書旁舍稀聞侵聲各以奉嚴分職非世俗間子婦比也崇公既主留務任公族大長賜宅供帳池州倅輦轂下用行能為登朝廷門戶益伸氣而節以恭儉約以詩禮賓師必於名士諸子恂恂退守諸孫惟筆硯待親近絕不知京洛可喜玩事而汝談汝譜有異材文藻蔚發韓柳杜筆高出於時朝士咸仰重不獨夫人之產多賢良亦其家法素修故致此爾趙丞相欲驟進汝談汝譜風厲宗室然崇公及曹鄭夫人相次薨池州數不勝哀亦早歿韓侂胄親逐趙丞相二子并坐斥矣當是時夫人去之餘杭山中居無廬食

無田芟𠠝荒榛經始耕稼迎婦送女細碎罄竭辛苦
淡薄十餘年伉冑敗死汝淡爲館職出湖北常平知
溫州汝譎寺丞使數路汝訥汝譯改官知連江叅寧
縣梓芟順合如崇公在時人固以不及夫人之養爲諸
子恨而尤以不預諸子之榮爲夫人惜也盖夫人則
象崇公規矩曹鄭位夫婦男女之正而安行乎家道
之常雖豐悴不齊而中微後顯夫理必後知霜露零
落而春陽之生發已具矣賢者處百世身之預不預
何計欣戚哉夫人每記宣政宴安靖康禍亂特時爲
子婦道説常曰始吾爲婦衣食外不用錢一室環丈
許不覺隘今汝輩不足耶銘曰　父實南士家重範
模笄從羅勞教始詩書家於趙宗人無間言女叔在



閨男秀盈門雲雷方屯失乜致難有物有常星斗其
爛獨高極深一綫萬年益培後昆尚畢厥心

　　滕季度墓誌銘

滕宬字季度來南籍蘇州吳縣曾祖安知鄂州祖康
權知三省樞密院父珙知道州君初見余謂入字郎
焉緣上衆皆笑余異其沉敏學未久坤闔乾闢無不
洞達雖不喜時文習制舉一年而成太守薦直言極
諫　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宰相亦言識君父兄任子
城後某橋庭有某樹皆是主相論合既召試命文課
疾午漏不移晷已就考官疑輕已大怒遂以四通非
近法罷監司所薦即日後召會內禪不果然後薦者
累累不已韓侂冑方擅事尤忌君故爲欸語延歲月

君竊笑曰吾得守一技足矣焉用須寧風波間余爲
癸撿薦靖處士侂冑猶斬侮不戢與自是薦者遂絕
哀哉自三代取士法壞爾賢良最近古所得瑰奇卓
偉之士不可計未有以爲無用而怨之者至王安石
始廢章孝又廢侂冑又廢而君偶當之夫人主以惻
怛思治之心特下書聘君豈爲應科者地哉奈何後
國慮而先其人於是有雜否之問易窮之學然猶止
於四通謂之及格而君顧以受擯又其所謂不通者
非不能通也特不當通爾是科久斷不續有司茫然
不涉門户於是以其不當問責於不當通群誚衆毀
知詰影幻而君以傾駭逢倉猝整習過草野厭冠而
返可謂無妄之辱矣是皆不足云也天子好士與奪



巖下賢等固宜擢異材衆略歸陵君獨智顛既固宜
在左右備顧問不幸氣窮閉隔大國之良寶此余所
以深惜也嘉定十一年九月某日年六十五卒某年
月日葬吳洲兩縣華山赤石原娶董氏子曰象國子
進士亦應賢良方正曰杲早夭女曰貝嫁廣濟知縣
盧藻曰昇嫁監臨安府都作院夏以孫孫男伯祥孫
女懿君晚居齊門猶禪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就見
之清語終日不及私銘曰　事抑道揚身隱名彰謗
礴氤氳復歸其真嘉定十二年十二月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李公名祥字元德曾祖逵祖通父贈中大夫揚常州
無錫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主錢塘縣簿皇城司幹

告密威脇吏成其罪武臣子捞訕物於臨安公偶攜
録參丞閣獄户謹者來入吏白舊例得監視皆不許
既而所告無實知府姚憲驚曰上命無實乎公謝曰
即坐謫自甘憲曰上何知是君公曰尹言過矣上至
明豈重遷怒尹哉小人妻罔宜有懲艾憲具論如公
意上歎曰朕幾誤卿吾爭臣逐竊憲出身爲録大夫
預政矣調濠州録事參軍安豐守冒民田訟晏改監
司以委公遝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換司[illegible]刑守
出政官奏爲勸留者公曰無吝民田幸矣鶴何敢主
管户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
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恭
蹟八年外貿材不時家頭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

淮東鹽淮西運判入即倉部郎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
兩淮鐵錢比不定大商夜億萬浮細失什伯且亂公
乖疏乞官賜錢米鑄濫惡者發定城與國漢陽監更
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
國子祭酒慶元元年二月丞相趙汝愚免公爭議曰
頃壽皇崩兩宮隔絶變無主留正棄印亡國命如髮
汝愚不畏戮扶央策立 陛下風塵不搖天下晏然
社稷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誠意忽體貌常與精忠巨
鄭佛辭無關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
者怒劾公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六人
固留公併得罪悲夫禍所從來遠矣世方黜道學而
柄路縣用材周丞相執政久士多貌若歷不心與也

枝者已怨相與擊逐喜曰道學散群矣 趙丞相特
用材銳甚清官重職往往世所標指謂道學者枝者
尤怨幸其有功生異起説枝連葉綴若組織然謗成
而趙公亦逐則又喜曰趙學結局矣凡經趙公識面
坐語無不迹疑影藏也蓋道學於公塗閭巷揖無及
門之欵趙公於公序進次補無踰級之速也一旦正
色抗辭殄行讒説播勢孽之遇憲莫能測焉何哉
沖然無去來而爲心者公心也漠然無重輕而爲言
者公論也公本於公心以發公論趙公之誣賴以明道
學之禁賴以群殆天意非人力也既歸無錫客或扣
前語挴頭不對常時禄入緣手散親舊悉盡家人憂
之更買田起宅數間而已乖主沖佑觀再請老以直

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夫
人戴氏有淑行能助公爲施者也十月十四日葬開
元鄉舉慮村山曰横山明年戴氏殁合于墓子曰綸
先卒曰維某官曰約某官壻曰趙繹某官孫曰懋曰
愈曰思孫女四人其後上既於趙公備褒卹之禮謚
曰忠定而公亦贈賢謨閣待制賜謚爾簡焉公義順
而理和壞唱荒應璋判圭合得於自然是非邪正豫
定於心不待擇而知趨捨避就行其所安不待辨而
明也古今數材難有二不能必行難也不能必言難
也能必行者執政大臣之選也能必言者諫官御史
之選也今人共稱趙公事是其一驗稱其言於孝宗
曰唐虞稱盛治者君臣和也今猜防收攬雖幹官亦

親擢　陛下不和也政事堂多存形迹不肯協同
輔相不和也大將宿衛皆清苦孤立今黨援封殖大
殘也閹倖給使當沉伏奔走今名聞弗貴大賊也騎
淮常作過抒邊何有而長此濟信誓武舉試七書韜
畧安在而重此輕儒臣饑痛過砭石矣又特奏五劄
子故淹綫晷刻以廣上意余以是知其能必言也言
恢復衆矣未有循其本者公言預買四十餘千秋苗
斛兩大項秋麥尤重經總無名本先撥也皆曰不可
損今歲損一二來歲損一二不可爭爲侍士爲寺丞
爲編修官爲提舉朝辭始終一志前後一念皆讜
也氣泰神靜本末有序余以是知其能必行也然而
其上不爲執政大臣其次不爲諫官御史材非累難
也銘曰　超天門之崇峩兮衆外逐而佛躁奚夫子
之亟登兮獨內秉而塞淵建鸞世之華旗兮截駭舟
之高軒過讒慝之橫潰兮扶忠良之阸艱訊曰山浮
眷兮水涵清派後派兮勿斯銘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周鎭伯墓誌銘

曾祖宗道祖德元父寀永嘉人君諱鼎臣字鎭伯勤
志廣學大書叢卷多數百者親手傳寫訖讀略過未
冠與鄭景望同登名譽正等既而川壑渟流山止谷
進諸弟迭起各取科目爭爲閭家教皆由君教也授
潭浦主簿文牘間判疑雪枉筆勢若飛不可遏有以
民爲劫買獄上矣君覆而寬之一食頃放散數十
人傳聲懽呼徹於比郡州使行視四縣盡荒遠不到
地龍巖瘴毒深守號烏脚溪者左足未投右脛已斃
黑君特館其處村落所急便宜不請白浦延大掠流
穗灣同巡檢經戰而潰君代尉馳往三日中生縛其
酋二剿賊無遺發寄納倉賑傷死召奔逃歸業差次
特平功狀無敢不平而不自言也姿銳決剛峭不可
犯前守材其爲無不聽後守惡其直不盡從也監司
欲薦未及以淳熙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
一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建牙鄉湝浦夫人王
氏子曰顥曰端朝省試第一今宣教郎太學博士君
卒後二子出入里中指曰周鎭伯兒也外家初與田
不取弟多分財不較也細人或欺曰異日主簿有酒
常飲我今亡矣或泣曰我性傲無禮主簿輒避我他
大人嗤捷不我怨也故僮使曰去官人久見則教我
好伏事牢拾餘晚未嘗墜此言也余既廬松臺下而
周氏居二百年矣山之先儒故老莫如君者其學也
情者可植其行也薄者可化也銘曰　閱視宇宙陰
田慮几席安古來賢達流何必用捨間活人烏脚溪
殺賊流[illegible]砦雖無舊史傳幸有新銘截嘉定十三年
六月日

兵部尚書徽猷閣學士趙公墓誌銘

七世祖繼昭太祖子也王於燕曾孫世恬四世孫令
晙師友皆名士雖秉旄節恭約如寒人六世和州防
禦使伯驌　高宗在國邸游嚴稽中與久乃召歸居
禁中卜得堂以文藝侍左右生公名師𢍰字從善補

平江府司戶兩浙轉運司屬官中淳熙二年進士第
爲投司農簿大理丞遷正將作少監兼戶部金部郎
孝宗念公族家故人子賜對蚤立異顧待優異奏事殿
上漏常下數刻所論意合無不肯可言左右曹度支
金倉各掌邦賦名類析裂每有會計徧走五司文籍
稽重吏出沒爲姦利不便請立總計司併錢物一之
弊可絶 上大喜亟命操筆者前甫離御榻已批外
行矣執政迎勞驚曰何速也防禦使免於時盧陵名
難治前守比不勝任選知吉州治有餘盗起與臧征
商十三四臧苗耗十五六屬縣解版帳量留之窮鄉
不幸病死爲給費民感其意即城隍廟大堂分建十
一祠祝嘏薦獻如神明焉鑄錢以貫數積 三十萬
復選部大提點取銅廊場鑛冶發而成宿通歲課俱
足贏銅錢數萬鈞著實司掾吳五卷上尤喜召爲戶
部郎官出淮東總領 光宗立進太府少卿奏宜令
戍閱皇甫倜入宿衛問中原形勢方見陳雖役佐正
兵孚立賞格激其退惰拔偏將董世雄馮琪莊松等
三十餘人事頗有緒會修楚州城多異議移江西提
刑不就提舉雲臺觀知秀州未行改淮南運判私鐵
錢聚淮東數百萬掩遏鹽利八州閉肆逾月樵蘇路
阻公亟出令恣民挾私錢交市如其故請於朝用度
僧牒官會椿積米收而銷蔵之盡乃止又請造交子
行於江南諸州稍流通官錢第功宜秘閣監場官有
贓負既劾治反爲所陷罷除太府少卿淮西總領軍

人被差爭生券不削本券自公始游士乞索不厭毀
短公復罷提舉雲臺觀除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以
司農卿知臨安府權工部侍郎爲真仍兼臨安齊國
夫人疾病待制華文閣知鎮仁府辭提舉興國宮辭
服知揚州陞徽猷閣賜正透犀以帶在揚三年入權
工部尚書尋權戶部既而落權皆兼臨安府兩浙增
劇閑整如平日人服其能時嘉泰末開禧初也韓侂
胄將北伐密諮累歲有開不敢問間或不敢吝公堰
自廣陵建預防素備八事且言今日當以恭謹之意
爲處侂胄殊不快言無見從者一日侍從官恭於侂胄
所公固守前議聲色俱厲侂胄大駭故雖以二難待
公而不能留也明年皇甫斌敗郭倬李爽潰退江淮
處戒蔽公由器與府廬州再爲工部尚書知臨安府
募京畿將兵三千人衣糧等使皆如大軍歲淅江而
營以壯軍容對人說邊事悲憤感激形於涕泣侂胄
愈怒謂者罰其崇飾小信大聲疾呼自是與公絶矣
又明年侂胄死起知京口麥折價無過斛二百琢石
示求利除寶謨閣學士知江陵府制置京湖辭未覿
給舍不悅改直學士提舉萬壽宮三爲工部尚書知
臨安府力辭學士院無答詔亦止俄復以夏官兼爲
十餘年中四知臨安府慶情臣姦態見立剖奔竄冗
求趣具曲應巷夫衢吏夸發相續皆曰長安門戶百
萬若趙尚書親發其家我曹惝悁如山海非趙君豈
能倘識至今其論猶然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

氏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四方所則微王化所以自京師始也周人合公卿大夫之賢過治六鄉倍厚別羨橫猾消伏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夫王畿固天子之所自治也漢以來獨任京兆尹彼名豪巨俠聲在貧細所在市滿作設方略廣耳目何以迹捕不嚴擊斷敢誅殺豈爲衰止哉然而智進則德退術勝則道微用之殊方流品亦異故蕭望之嫌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公秉與論王尊功伐前所未有名將不及毀譽之不同若此亦各以其所試言之也公奏 陛下始錄都城猾賊求賞牽挽用臣今雖猾稍重而賊之源猶在羅漸平而貴之根自若懼終不足寄委 上不能奪解府事兼詳定勑令速自乞退十餘疏言者因曰可許矣遂聽又凡五年然後以寶謨閣學士提舉萬壽宮提舉之二年嘉定十年也其二月初八薨于私第年七十初春國夫人生公而終德念至老常涕泣奉齊國孝敬公休私佚清早深暮無不在側飲食寒暖必營護與弟師奔篤愛終始有無多少必均豈遺命善事叔父如吾在時淑人蔡氏先公卒子希耆某官保義郎希虞早卒希祐某官二壻楊訓某官詹又民某官孫曰添孫某官曰桂老某官孫壻曰莫幼成某官四月庚午葬吳縣長洲鄉鹿山余與公同淮漕同總領希耆再從余金陵自公殁卽遣客候余闊數年不倦余欲附公於敝尊之吹而本朝憲令平無前世輕重之患饑增民俗愚無京兆悍強之習然則公之材智將有不盡施者也

銘曰 公過 孝宗冠作方初策書雲興母夫必餘自河北南暨淮東西衆大之居獨以能推有衛卷有赫冬卿八座尚書五縣尹升北伐大議爲府力爭誰云鬭仟籍甚其名材品素分物論先且豈如王尊歟毀忽譽毀勿與門譽勿與鄰惟孝友蒸爾後人

嘉定十三年九月　日

## 長潭王氏墓誌銘

承奉郎贈朝奉郎王君名思文字煥之王氏譜曰晉丞相導長子悅十世齊輔國將軍山容後兩世三爲剡縣令又八世梁武毅將軍超孫又二世隋剡縣户曹元顗其墓記曰武毅夫人杜氏葬於長潭户曹葬於剡剡之南湖歷官始西上金西北小適數十百里大抵王氏家也譜不能別其居墓不能紀其世合諸與墓則王氏家長潭自梁而基隋而蕃矣承命每獨念曰詳覽以上推王世子受始之姓導悅以下審超孫顗定居之實長潭之王言貴種也余一身所求豈不重哉然自唐迄曾祖蒙三世莫能仕顯而又有甚急者方彌叛祖徽死之父迪功郎迪哀痛沉劇未暇及生理君幼尚東髮卽能任父事捕拾荒壞疏茂累扶以致深廣迪功嘆曰吾家命脈也非此兒不興矣扶人長老加敬變新剡中語生子何獨不如煥之故君常不自言曰余何以近利傷遠成其恭孝和睦先人後已通有共無出於天性奇貴善本郡賞售爲

其子必於清議開流意未嘗不在譜諜間也已而夢
龍登進士第猶疑曰先緒眇微甚矣今一青衫手扳
便扶起否後知龍游縣縣人持安車來迎謝不往曰
吾豈以無益身爲餘榮於篤老之日哉夢龍遂歷御
史入宗寺爲鄉直中祕書出守永嘉諸孫繼有科目
稍復晉梁之舊如其志焉嚴子陵葬越墓側皆嚴也
阮遥集葬蔡山旁皆阮也彼非賢者之裔冑耶時遠
則念息地寒則慮短此高人寒士之所以失其世也
君聰朗開達上顧千載已不及用而子孫賴之矣蓋
嘉定之壬申年七十九而以六月戊子卒甲戌十一
月丙申柩葬彩烟鄉山曰盤龍峯夫人袁氏子曰夢庚
夢龍夢良夢錫婿曰史必端夢庚夢良皆已卒女亦
先卒夢龍在永嘉時受命寶慶還夢錫持表賀授迪
功郎麗水縣主簿孫男女十五人余既以譜次君事
而史稱侃子混混子嘏嘏子俠譜乃言嘏子僵無俠
者誤也然邵之子名俠而嘏復以名其子乎史亦誤
也自懷成四世皆稱陳至景暄始復稱梁字誤也晉
九十餘年導傳三世梁五十餘年懷成傳九世亦誤
也惟杜氏葬長潭户曹葬剡不誤故表曰長潭王公
而銘之銘曰山田水複昔誰爰宅胥相梁鄉蕃衍千
百有篤王公追念世德勿爲蝸升不如繼興仆壠摧
丘淑毀影纍我能新之貴此銘稱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
事汪公勃薨年八十四十月己酉葬會昌鄉蜀里北
庄村嘉定十三年曾孫綱以墓上之銘來請公字彥
及徽州黟人年十八州薦士稱首試辟廱太學舒鎮
涉敏同舍畏伏尊以宿舊登三十年紹興三年類省
試饒州二年登進士第主嚴州建德簿池州建德丞
京口置帥沿江安撫辟爲屬十三年除太常寺主簿高
宗厭戎馬久思壹休息既定和親罷諸將兵而名士
大夫皆謂父兄讎未報兵未當罷上患之擇耆艾質
孚不與趙張同好惡者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公自御
史臺檢法官爲監察御史奏事殿中上方書孝經公
奏顯仁后歸孝之大也請刊石摹以賜群臣諸生示
天下子道又言新學初建科場適開萬方趨嚮於是
乎小學者不粹然一出於孔氏而以專門曲學亂之
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也詔有司凡私意臆說盡
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對上指大理寺爲詔獄公論斐
不自知職業何事不學無識竟罷斐案依家人至行
在公歷陳靖康禍變臣子不忍聞上讀疏悲憤亟命
臨安還之所毀州京子孫不用赦令內徙進侍御史
言陛下近以各郡土俗利害道宜增損措養民力其
鄉目甚多給舍條上矣宜令監司以方鎮之偏下州
縣使百姓户曉而効其稽遺者由是上登以公爲知
大體明治道擢授諫議大夫兼侍講神班趙鼎慕龍
作勢妄占人廬舍公奏斥之外上曰逐一內侍而其
類皆悚人知畏矣愈奇公可大用也遷御史中丞十

八年遂以端明殿學士副密院事罷兼攝東府
事自秦檜志得驕同列備員已始發序遷之制所簽署
或參知已遂去俄復貳樞公上所屬任非檜引者每
造前頷接會帝旋首下殿目送必與檜鈎檀檜輒息
間會慕相蔡歲餘未有以逞公顧檜忮忌欲有所建
白荅上恩遇常沮塞不得間則嘆息曰此豈伴食處
哉及賜檜犀帶怨問樞密有否使者言帶二一賜樞
密檜憮然曰上果李莊樞哉爾不平公亦慨然曰吾
可以去矣即告上陛下幸哀臣毋老病得退就田里
上雅知公爲檜發也重慰薦以舊職食宮觀祿從檜
在不敢動搖公者上力也檜死起知湖州蘇儉至骨
不貲公使一物內昇獨反然■代償收以惠愛爲主
勸兩訟勿爭詞致報重其人感悅合掌結款而散嘗
上相語莫敢倘違佛特老上終始念公超秩三等例
曰爲氏偕留葉義問故人也有隱憾上章毀誣奪學
士。孝宗初特詔復與言者未已命再格又詔復龍
圖閣而公已奄遂追復焉蓋當檜亡後一時僚援剗
雖獎沃不啻草莽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詞雖爲義
問排毀公者後亦卒自悔恨而二宗眷眷於公如此
嗟夫是非賢否之實豈終不可定哉汪氏望於黃陂
世序甚遠然未有仕者公始贈曾祖昌齡太子少保
祖惟立少傅父才貴太子太師在饒州也張琪兵突
縣驟家遺債不相知母舒氏陷賊幾不脫冠退邑落
死走十三四而公奕名以歸長知各聚數里內無一
亡失鄉人驚異曰是公素孝謹天殆活之既貴封曾
祗延康郡廷西府之養云贈其配曰祝氏高平曰唐
氏南昌皆郡夫人四子作礪湖北提刑作舟監行在
都茶場作霖京西安撫司幹官作乂清江丞孫十一
人義和侍御史義榮大理丞義端徽猷閣待制義賓
蘄春簿義的太學內舍生義路義房義方義實義善
義準曾孫綱直祕閣浙東提刑紀贛縣丞統通判楚
州紘監平江府贍軍庫絳知龍陽縣鎮知求興縣緩
知豐城縣繹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款盡自少至老不
欺無妄尤簡樸安同異行齊雍中表坐參語爾汝如
一人歲侵倒廩下其直巨姓皆曰樞密尚减價我何
敢求贏故市糴常平縣人亦以爲佛也公在時諸孫
已取高第後侍從相踵至綱三世卓然異材宜於內
外善類合一追述祖德銷熄誣謗太史公所謂忠信
行道以奉主上世家之流也不止銘墓而已銘曰
洽古君臣與道合離卜用一相至公匪私舜命伯禹
稷契參之迹不存家心國是毗翼翼高宗進臣以秦
獨我偃我爾無尚同斷斷汪公輔君以忠臣豈不比
比曰君是從事往論移群訕一聲雖與檜異難於自
明惟兩聖人燕照歐成始黜終復生寃死榮墳被比
莊其下華刻蜀筆仍存翁仲猶默碑銘新特綱也念
德碑堅有泐銘堅無蝕十二月　日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

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
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
同甫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
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陸與尋約
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
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
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
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宰臣卧不詣已
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
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
顧內禪決矣然不報由是在庭交怒以為狂前此
鄉人為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
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
獄矣民呂興何此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
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
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
冤得免未幾 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為同甫
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擢
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
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
字道甫岸谷深孝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
卑高重蹶占其無憂當世意直據笑視不與為賓主
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頃得方字援筆
朗唱曰世間此物多指馬質匪還宜出上方相慘恆
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
飲漢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
人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綱
羅英俊廣募忠力為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
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創子也然竟亦得乙
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學得召對上壯其
貌親其言改官為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
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鄂州道知光化軍
還朝 光宗曰 壽皇以卿屬朕姑為郎相伴予公
謝臣已累 壽皇不敢復累 陛下固請知信州復
召以正怙疏罷知鄂州以謝京明罷知興化軍以高
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毀擾之據奏
嗜慾之若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觭然二公自料苟
其人志不復君之雖亦不足挈諸夏合南北固不與
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
方偶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
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遺甫禁仙
壇山北之原卽其葬焉外戚權事累世必其危漢者
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賁耳以窮鄉
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勇
犯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寔由知之余固
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
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
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

訥訥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淲仲止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嘆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者幾遂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有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得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得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叔卑而管貴矣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得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敘焉銘曰 嗟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為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 日

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知樞密院事施公師點引疾辭位逃寵甚堅數露懇切上獎其抑直優賢請問諭公曰卿輔朕事已有緒奈何欲棄朕還其奏五六公堅出六和塔候命上不得已以為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固辭州提舉洞霄宮 光宗由禪詔曰卿沖人舊學也何以啓告朕公即疏言今民貧兵饑將惰而敵詐虜權有伏宜熟察審處使初元之政足以悚觀而 陛下心術之微又有當自謹者知隆興府放逋賦十八萬達究疏壅微細必親半歲復求去不許紹熙三年二月乙未薨于豫章年六十九口自為表謝略曰念民情艱係監天命靡常憂國勢所可憂用人材所當用上覽奏悲惻四年十一月戊寅葬永豐縣富成鄉西塘山提舉福建市舶來曰先人蒙國大恩贈死郵孤一用舊禮曾榮二列諡美正憲蓋哀榮略備矣獨墓道之碑未立非敢慢也有待而然竊惟淳熙中天下治安天子恭己群臣遵職中都官貴重留久者尤莫若執政至十餘年公一旦乞身不及顧覓得請將行補謁朝士舊故諸客送登舟人人把手笑語盡歡而別行路聚觀咨歎傾挹雖疏簾無以尚之夫耽位敗高節懷祿失令名然則廉於進者非公之志而果於退者公之勇也豈不賢哉公字聖與信州玉山人三世褒叔安與少保舜則太傅賞太師紹興二十七年太學上舍中第教授復州魏國夫人終喪王樞密綸欲以館職薦公曰父年高迫近操人子私願也無考任而躐華選權為抗倖之倡教授臨安府除丞相蘇伯遂以館職薦召對言頃中外人情急於得和無故裂四郡奉虜是欲和也非欲久也 陛下發憤遂宰相諫官主議者示以必戰而後和可成然猶未也因陳備虜五事及他便宜甚衆曰如是則有備備堅而和可久矣故終 孝宗世以和為形以備為實虜卒不敢背約實自公始授正字兼聖政檢討校書郎兼吳益王教授國史編修官又言法為天下信事為天下功臣下爭欲變法各求立事不參覈而遽從已變遽復暫立忽廢此功信所以壞國權所以去也又言治盜賊當委牧守但責巡尉何以禁暴事多施行公起陳外論建謀率不擇深淺而切機湊的深中

利害雖老於臺閣不能及　上方獨用言者不樂罷
主管崇道觀知筠州太師終喪知池州入奏今日用
人未有毫髮功驟遷輕改視職守如流　上美其意
曰卿謙退靖重除秘書丞考功郎官國子司業秘書
少監兼左諭德中書舍人兼右庶子既升監俄正知
制誥兼左庶子禮部侍郎進給事中增詹事為二兼
為在後省言吳淵小人彼劾不可離學士潘畀桂無
學法吏不可權侍郎張說子萬賊敗不可叙宋鈞
罷黜不可真俸郭倪李安禮他日一轉九官不可宣
贊而明州民汪伋獻緡萬餘助賑卹户部謂不應賞
格朝廷令須歲給還之亦極論其非使女真班定與
儀以房王子且至退公位公曰立已定何退為娶請
不改白其相曰南大使不肯動王子竟徙他班房相
與愕顧歎伏公初見　上固黙許任屬及請乞户四
等以下積欠謂非御不聞此至引書三宅三俊欲先
重職事官之選然後次補而上皆有其人為愈用慾
不匱之術則曰公猶器也及封駁不避尊對有守益
嗟異卯祀以備顧問肇由側升　上念公魁傳使涉
序從御道有司曰非故典也遂詔衛士扶掖於是人
知　上夬意用公十一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甫九日兼參知政事既而以參政同知樞密院
又知樞密院事凡六載與同列開陳　上前有不中
理未嘗不反覆執諫退無異言　上數勞勉曰異時
宰相奏事今書嘿不一語朕圖回天下日周倫常舟
三卿盡言若此真慰朕懷也公益感勵奮發以薄聚
斂孚搘摅為己任大閱出内藏錢救犒而除其窠名
為民病者六十萬羅昭州貢金盡蠲經總制宿負鉅
億萬而畢餘有一州放至六十萬者皆公所建白户
部立上供比較法且請不待歲終行之既盡降公力
辨遂追寢至於[illegible]
淹滯　上常目公言一聽可至今人多稱誦而公不
自以為德也于時法度尊明民物豐樂公喟然曰以
寵利居成功古人之深戒也決去不回有識壯之内
行尤淳備長魏國日侍太師夜即墓廬以宿長太師
知鄂國任補先其姪政府恩悉推與族人捍窮之有
倒廩助婚喪有傾橐待人貧而篤親已約而裕不鳴
書以收譽不衒薦以市恩每謂諸子進退以義士之
節也枉道干進士之恥也汝等戒之子栝上舍甲科
福建帥司幹官栝通判福州棫栝通判沅州橋通判
撫州壻劉柄知南劍州趙汝談西外宗正栝栝栝柄
皆已卒孫沆京西提舉燕提刑通判汝監蘄口鎮洙
承務郎江陵縣主簿浚承務郎沆瑞安縣尉治將仕
郎瀆登仕郎而洙浚亦已卒曾孫監鎡雄晛童小大
餘未名而鎡雄皆將仕郎也余讀公講筵故事皆時
所急能因時正救而納之於道東宮故事釋義所明
能先事豫防而引之於善及前後章奏累百數大抵
推實兼舉雅俗並伸切而不偏質而不鑁至於科舉
制科之外有安貧樂道經明行修者欲詔州郡特舉

而官之則又未嘗不大公之志慈公之識而惜其不
逐相哉銘曰
迪惟阜陵載䟽哉動洋熙未年求治愈新不自聖智
推賢其臣其臣挽公左右有民文獻舉之貨財與之
恭道并包勿猜沮之駿駿朝鼓盃已以咨令如雷風
鼓舞四馳我無　上歎　上惟我信律呂必應心手
同運祈歸故國草木華凋世聽其退有考其進公既
返正帝亦拜上右稱明良毋或違止幽堂乂寂遺耀
未泯君臣之逹以播来史嘉定十四年二月　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 宋廠父墓誌銘

葉貫黎諒編集

宋駒字廠父自宜獻公微事見其父峡州誌時諸儒
以觀心空寂名學徒黙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
已存矣君固未信質於余余爲言學之本統古今倫
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忽昂然負載如萬斛舟如食
九奏大牢先設而醯醬不遺如賜大宅百室皆備從
門而入也識益增智愈長千歲前成敗是非之跡斟
結者條理辨闢者昭灼破竹迎判乎伐柯睨遠乎常
捲卷歎曰世孰能爲我師家居或盡一史露抄雪纂
踰月不出門野宿或專一經山吟水誦燕旬不返舍
每見余言自謂樂甚非人所知具其趨捨不同索知
矣用爲益余友如君比不過數人爾數年間相繼死
悲夫無以等余老矣君歿嘉定十三年五月丙申年
六十二十二月已未夫人黄氏子求孫婿任獻可即
山陰縣丞務鄉之陳揭葬焉一女未行孫曰慧孫君
有科第四十年任徽州司户知壽春縣其爲兩浙轉
運帳司六部架閣文字淮西總領所浙西提刑司幹
官皆不赴余嘗考次洙泗之門不學而任材者未也
遺學而求道者寡也學而近於名者商也學而近於
利者師也嗚呼余無以命之矣銘曰
以爲識好學則孔氏之所稱顔回而已以爲非好學
則天下之滔滔又將誰是咨爾後人勿怠勿止尚君
之以嘉定十四年四月　日

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誌銘
君名處度字吝之仕南康尉鄱陽丞知隨清流二縣
通判南雄州守惠州而卒紹熙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年五十六三年正月辛酉祔于臨海西溪東與山君
任南康獲縛巨冦不自言功監司異之名由此起惠
州有母訟子者從容着往中日引出與語發明慈孝
更相感動意終不置於法歸舟過其家母迎拜謝曰
兒能事我矣聞者以爲庶幾古人也特鋒吏術得其
隱姦知欽司善出入人罪宜同推吏辜益緣胥徒貲
産中役者當先罷而後募皆人所未知也君七子三
丈而以盛強之年喪夫人龔氏閨閫肅嚴内外絶行
跡夜設燈火相對教書史課紡織皆有成立而君痛
然一榻終死無姬媵人服其清姜氏淄州長山人也
姜齊姓也淄齊郡也田常既篡齊諸公族浮沉邑里
千餘年不再見蘇稱有嬀之後特育于姜竟奪而主
之豈師尚父桓公之烈而遂無傳哉君七世祖涊始
爲右贊善大夫涊子昭範歷行寂高弟遵被遇天聖
中至樞密副使宋丞相鄭言漢以豪傑徙姜氏天水
後葉復貫淄右李翰林淑亦言由漢陽徙淄川爲
甲姓按史漢徙齊諸田於關中無姜氏徙者蜀姜維
唐姜謩雖出天水不載其所從二公博通古事其從
天水及後世從而復還殆必有據依而云也昭範子
從簡用副樞密任特作監主簿不肯仕范文正公備
禮敦請亦不往從簡子希顏知雍丘縣希顏子爾適
判全州是爲曽祖爾子仲熊有文名著樂書百卷終
廣東運判君父謏以吕丞相頤浩世姻許秦檜遲於
吳十四年高宗既歎其屈而 孝宗尤器其材遂擢
工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君繼善承緒宜其世家身
苦而志約事兼而能願于注知邵武軍本規矩服寬
令治行甚循余嘗爲察知其賢也姜氏盛矣故詩曰
必齊之姜與周並稱故傳曰雖有姬姜然自小白卒
齊無令侯故孔子謂民無得而稱焉而一惠樂高以
亢沒恭非庇其宗者也然則民之去姜而歸陳豈舜
使之哉君與父祖起寂寥意歟之後貴近赫奕以世
相接皆有稱述過於先君蓋惟賢可以下失其世惟
仁可以益大其後爾方家長山時甲館上庠賢半一
縣惡難漂泊旅於台州不克自返悲夫余固悉夫雲
海島嶼之間浸遠而忘則後生晩出不復知其爲齊
之姜也故詳録之以遺注焉注長也曰邠知餘杭縣
曰御監沙市鎭曰知邢曰鄭皆先卒曰節今爲承
信郎將曰知華亭縣陳鋼監雜賣場門趙汝鑑簽判
灕康軍詹儀祖孫曰廷曰安祖和祖彌大充實彌壯
仁實彌遜智曾孫塔曰黃鍾承奉郎曰陳洞將
仕郎銘曰 大公表東海齊都古臨淄綿綿百世下
子孫未嘗離樞密佐 眞宗侍郎貴淳熙有美惠州
牧遺善與家宜勸我清苦志絶彼驕吝挺素風落朱
紫旅葬台之酒長山蔚故壠何時復言歸嘉定十四
年五月 日

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

余求近世文人可以繼元祐亞稱者得陳君耆卿既敘而信之矣然竊怪與君壤地同鄉里接何昔未聞而今始見也豈非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耶君俛而不肯久乃言曰吾胄出太丘長寔從婺徙台始乾始序著名 神宗朝二大父并賓皆儒先生傳數十世吾父諱昺字叔明吾母姚氏亦臨海儒家人謂嫁娶適當也吾父之學勤矣載籍累萬數易盈難統衆所急忽而必盡力焉其致思深矣根萌不能達於枝葉泒流不能復於源本則不已焉其研味外之味樂矣竹閣之寂寥雪風之寒清不以告人而人亦莫之扣也其藝業斂矣經義詞賦人擅其一而賤我兼其二而工也其教人之功用捷矣嘗能使明鈍能使强銳者抑畫者進將吾亦旁立常曰謹識之勿情也於是吾母以儉治貧而吾父忘其不足也以豫治拜而親賓疑其有餘也左腕乳袱右手縫紉男以冠女以笄而不知其生育之為素狀也嗟夫豈在人者不可期耶春秋小比吾父無不高選而三歲薦士乃不一用豈在天者不可期耶慶元之丁巳吾父年纔五十三而以八月十四日卒矣子一而女四貧寠迫拜尤甚於吾父在時於是吾母終以儉治而不使其子之無依也終以豫治而不使其女之無歸也且吾父之訓必曰師友於古吾母之誨必曰視汝父曾謂可獨立特出乎士志於利家門何有不然不肖孤懼不任矣謂不繫於家門亦非也雖然吾有憾焉父夭而母壽幾養之有施也不幸嘉定庚午吾母五十九年五月之九亦不克壽是人與天果皆不可期而吾無以地上焉也故子雖誤於論而吾[illegible]開說焉木可抱也亦可踣也山可植也亦可谷也惟銘罔極也所以示家門之重而父母刲海之流澤也子儻有意乎余既娓其言又考其鄉大夫之狀則知叔明未文而鄉人固尚其德矣不獨以文稱也叔明既亡而姚夫人圖代之教矣不獨以家能也然則所謂未聞者余寡聰之罪爾者司馬遷班固稱述父業皆不借他手君不自援筆而余何敢盡叔明葬以巳未八月十四日姚夫人葬以辛未十二月庚申胥曰何辜姚圻吳蔓參耆卿從事郎教授舒州孫男女各三人銘曰

義誠之鄉巖龍之山陳氏自古族聚居間吁嗟叔明
手栽檜杉印須室人一往不還獨遺厥子琴竹吼鸞
其文爛爛求也不刊嘉定十四年七月　日

孟達甫墓誌銘

孟導字達甫從其兄學於余對門幽寂紅葉被野如萊後流數十論難捷起良甫酬接甚簡時然後言達父允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謂良甫以道自命當爾猶未測達甫所至余間與偶坐則敘言細民疾苦田里愁嘆吏賢不肖無一不中側聽者皆服知其於時事最精切也監崑山鎮金華丞幹辦浙東提舉司公事通判臨安府整楚剗蠹職務大起諸使及同僚交譽

爭膺或言資敏明幹山讼海皆究微或言性孤潔緣鯢縷謂不違門且曰戚家后豈有人焉遂爲將作簿單恭大理丞遷正知嚴州臨江軍毎特㓕擇材能臣理劇繁事未嘗不在選中然達父老退食閑居隱几燈塔驗學有常業講德有常友以財聚爲諱以察宄爲急詰姦無枝葉之濫得情無鉤距之巧或以爲是大儒先生所爲非吾所謂材者故雖不在選中而卒亦不果用也夫事雖材而後集然必撓材以赴事材雖事而後顯然必生事以示材此常人之同患非知道者不能免也今夫達父能養其材而不因於事因於事而不過其材則庶幾古人之意矣在金華浚培塘陂八百三十役夫二十萬勸相慰勉而已無朴罰也嚴州時山潦暴漲壘極水夾舞則舟楫具芟舍備缺粮給民還知歸志其塾皆耶律裕治城壁於六合寔遇新附者軍人不悅妄稱總管細作也大諜當食盡招討郭倪脅裕子臣友上之六理達父曰因暮措着行黏紙皆勻同此習本也果得誣枉狀輸此胥誅堂後官五人給舍以爲當隨坐達父求推爭曰以隨爲權則信以隨爲反則非請先罷吏竟免死達父之材不因於事如此會子減賤不行曰必子毋相權而後可店鋪抑兌鹽貫料貼乃流通淺術不用也治臨江以儉交貨無期皆削去適判狀所重亟沮止終不聽曰爲之詭遇豈不能恐辜適吾材爾既連黜兩州世味益薄知南康自列親嫌不往改江陰軍未上卒嘉定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一孟氏墓于無錫富安鄉山曰梧桐十四年四月庚申夫人丁氏子從政郎揚州錄事參軍繼勲文林郎繼勤修職郎監臨安府都稅院繼勇葬達父墓東五里幼子一孫未名初大父信安郡王父特進浮寄僑處囊無留藏答無積陳達父兄弟瓊僮航馬僮兒徒步視責豪未萬一比余始授以齊氏治生法酸寒枯落歲暮月累然後粗立田宅畏公上尊法令里社節臘賓親邂逅恩意傾洽戒其子曰昔宣仁簡錄我先后以繼塗娛適家多難再興宋室俯仰百年而陰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無敢齒八姓仕必由科進學必依遵儒蠡攜適口而膏粱珠璣揭附身則綺紈贅矣諸子敬奉教從進士貢有司入孝出悌朔經暮史閭巷之間稽稽焉然則孟氏方進而未已歟銘曰

以爲道耶既許其兄達父事耶亦道之行事來而理事往而止合不傷物雖不喪已世方用我謝曰不能我所甚難功利刑名信安雖積已南無比尚其素風梧桐之側嘉定十四年七月　日

黄觀復墓誌銘

承事郎提領所幹辦公事黄章字觀復余友禮部尚書名度仲子撿身一以正不中於規矩繩墨不行也與人一以恕不著於親和愛敬不止也講學必於師友不足以達於道德性命不求也應事必於法義雖足以通於變故倉猝不用也父母信之兄弟順之鄉

黨朋友皆悦而馴之䆁其寬而畏其嚴慕其廣而遵其儉久而鄉大夫國人又皆允之將進矣嘉定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卒官下年五十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葬小江尚書基側百餘步夫人謝氏先卒再曰趙氏子元護承務郎元真通仕郎二女子未行弟準來請銘按昔無銘人三世者疑未聽準曰不然銘吾父祖以及吾兄一於善而已非三也讀是銘者悲吾兄以及吾父祖一於善而已非三也嗚呼余果不祥耶黃氏果不幸耶銘曰　人乎覿復求百秋斗揭㩳佇江河流天乎覿復豈其仇聲滅影絶何所游怛哉銘乎峒硤幽嘉定十四年十二月　日

修職郎監和劑局吳君墓誌銘

郭氏父子與於學余記述已詳同時吳君文炳學尤壯給貲廣蘭溪徐畸字叔範弓兩斛力射命中文得歐曾筆外法莫有知者吳君獨備禮請主學趣諸子敬事畸由此顯名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宏詞著作郎知台州江西提刑吳君亦盡禮請一旦絜生員百餘應聘至遠近驚愕不意其爲吳君屈也悲夫士亦何常哉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世有能操養士之柄而吝其衣食之求則厭望自尊而士靡靡從之何咎之有君名葵字景陽文炳長子自曾祖琳祖杲雄於東陽君既以學佐其父所講必儒術所行必善意僑經𥡴史家俗痛改外弟傅賓字同叔博通古書特有隱趣君嚴事如師避變如兄多出資用䘏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淳熙大荒札卹其居數十里養生送死廩無留陳補救縣西尉通山薄尉建炎後尉無公署訪遺址發私錢更造揀募兵教軍律如素熟民遮道留於縣廡後以私錢貸輸曰後勿爾皆嚨呼聽命轉大冶縣慕其德聲不言而化差監和劑局歎曰吾本無進心前十年健免盜亡匿今又十年當嘉定丁丑七十三矣方欲辭藥良苦柰何其長亦欲爲所親地故使食祠祿買□孤山下將遂留止有寒疾而歸九月某日族人並集扶床徧視曰珍重乃瞑初君娶水白澤之原曰以是葬我後四年正月某日竟掩棺焉娶盧氏宗氏子敬子魯子增陳巖陳桂曹弼場摩年郢州教授胡似孫與愛嘉愛君之父智能知餘力能致產宜銘也君能孚於傳業成其名宜銘也君好善而喜游意有不適短棹獨往一覽數州余仕江淮間君輒來握手匆匆飯數已徑去問其所爲笑而不答然則非游也其中有所存不偶於世而寄焉爾銘曰

以財活人以儒活身謂仁不當虎也妄云山樵水漁新道獵德視余此銘仁者之棲嘉定十五年正月　日

戴佛墓誌銘

嘉定中黃巖戴木以詩集句見愛其意正留與家居目不流眄足不窘步斂身降首惟書之徇於是父丁年七十二矣有上氣疾疾已復至俄又疾作芒昬夜發及門而丁殁十四年四月丁巳也哭既卒擗衰僂

至明年猶未行余累趣之木曰二月壬寅葬日也繄
吕鄉戴與葬地也必得銘行矣木言人未有不漁獵
貧弱以求富强者怨謗近而易禍故業不永命不長
雖暫永長衆不謂是也木之先高洞巖曾舜文及祖
秉器開市調直錙銖必平不平寧棄與里人同餅餈
重曰嘻此佛也先人繼之無故其度亦曰嘻此佛也
佛者里人尊敬之極稱也我不誑彼彼故誠我雖不
漁獵而富强之道存焉然而人力爲彼不爲此何也
族祖屋無子以木弟括爲子久矣會其親從有子先
人曰彼當立使括亟歸屋驚泣曰彼僞也委吾財於
塈焉用盡立賣契以畀我先人不聽屋竟自賣之十
一付其鏹示不絕而已從父灊病且死子始一歲歎

曰託孤勿莫如吾兄華父華父先人字也舉家賁半
請弟栝爲之子先人曰不受無以安吾弟灊死妻丘
能寡愛其子如己出先人曰是疲幾矣即以券還丘
二產直皆餘萬緡昔孟軻省食羨形色千乘好名之
論夫始不以一歲動其心多則變矣王介甫語蘇子
瞻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人必知
此而後可以有爲矣蘇公笑曰數半年磨勘雖殺人
爲之也王公不能答惡彼固公卿之簞食豆羹歟若
夫二產之獲則匹夫之千乘已君非好名而能不取
豈非賢哉娶毛氏子栝木栝栩女嫁内舍生毛仁學
曾建大劭未行孫宜老雙老大老冲老孫女二銘曰
始由信立一歛不欺終以義斷萬金不私豈無長林

何必高岡棣華連理伯季同藏嘉定十五年正月日

## 趙孺人墓誌銘

嘉定十四年九月丙午王夢龍葬其妻於臨海縣重
暉鄉石門真如山使來告曰婦貴夫所倚也夫富婦
所安也此固世俗與宗室爲婚者之常也趙氏家及
中外皆王公將相貴盛矣然我士人義不倚爲重而
又貧不能使之安方總髻已出遠京師且千里其室
處市鄽而借假其衣食斗儲而尺聚我試選勝負無
慮數十每時暌歲隔彼兒字女育矣然成長我未有
及知者然此亦士人妻之常也趙氏忘其爲貴宗室
女樂其爲貧士人妻見桑而求蠶行田而學稼巷婆
里媪偶坐無作色疏翁扶姆却立無惰容奕稍欹茁

枯羸僅足而名人勝士避近集語輕重鋤黑鈕殺勤
勤勞寄薦甚留連不忍去也其規慮深密以力自致
必將成我爲士人家而今已矣余觀近世惟西橋宗
室女有賢行擇對多士人儒先生子弟有學之太學
者能敬夫何止如賓諸生皆自以其家不及也夫獻
肚信厚公子也未見公女也君名汝議字復真由父
池州而上爲濮國嫁王氏卒年三十九於是夢龍自
太常簿通判婺州二子毅洪三女長胥監嚴州比較
務趙崇陶君母王氏校書郎衛女寺簿姑也校書有
兩姓詩禮之澤故其甥皆以文字擅名於世寺簿幼
而英發池州獨奇愛謂似六哥故以君歸之卒用克
苦立王氏家余嘗謂智能兼南北之俗者必大其門

盡收歛損約根本也疏達朗暢枝葉也合而成德家道具焉銘曰 爾欲當前覆矣居後戢哉戢哉擇潛登灘豆曰夫奚悲窘艱爾思曰予奚胥寤教之求嘉定十五年六月日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

公永嘉陳氏名謙字益之曾祖藉祖敏昭父敦化贈太中大夫幼專苦迅捷初得通鑑録本坐敗校書夜讀數日畧已盡又論著其要衆咸敬異入太學時尚踵秦檜故禁文氣卑弱公理勝而筆豪其體一變中乾道八年甲科授福州司戶陳丞相俊卿推誠聽公輸苗許自槩量民以爲公賜也教授寧國府未行史丞相浩薦主管刑工部架閣選國子録勅令所删定官樞密院編修官爲 孝宗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藩鎮范宗尹趙鼎置鎮撫 上遽曰綱何足道公曰然陛下用大臣嘗出綱上綱何足道宜知聖論今頓出綱下遠甚奈何 上聳然遂極論踰數刻因以公語詰責執政 孝宗壽內禪厶即求補外與軍壘不就通判江州慕白氏之游自號後司馬留二年知常州地迫蘇潤望輕爲守未嘗得舉職俚俗謂此監司出氣處也公以義勝姦扶善抑惡據正而行監司俛首遜公所爲州人至今言陳編修神明也不再見矣移提舉湖北辰州猺獠關口掠辰沅靖武岡以叛公偶攝憲事親行邊稍經畧之會除夔路運判而帥司荊鄂軍討捕久無功兩路恫恐安撫使王藺奏留公就遷提刑率正兵丁兵三千直擣賊巢降其八十餘峒凡七十五日諸人自是不復反進直煥章閣於是紹興五年也慶元二年以戶部爲湖廣總領總司先造會子價益賤歲省百錢直五十命曰短錢相承莫能革吏規以自利公集卓子鋪日付錢爲千者五百使以七十兌焉傾損無愧器用崇飾者還之金銀以市軍儲分遣官鬻士卒逃死者木其隱占以正軍籍皆昔所未有統制不悅過客多觖望然黨論方大起貶斥不勝計而公亦隨去矣後四年知袁州高文虎程松持不可又四年黨論漸止提點成都路刑獄造李冰石堰嘉州纜橋皆施便巧堅久耐費後橋者藉以師友論墨詩與流布峨嵋間蜀人加敬愛移京西轉判後煥章閣開禧元年襄陽前帥李奕後帥皇甫斌希侂胄意誅先事撓虜殺七命刼界外斌建令獻馬者補官得馬三千匹總豪皆破家先騎士將客無所仰耕又糴米隨郢州歲饑至爛米役糴民食頓竭由是七州民無強弱相翕爲盜縱橫入虜地復歸自宼商販路絕沿漢近山之木皆盡而郢城鎮屯田莊府東門廣處殺掠城邪畫掩侂胄不知其情將遂出師公謂侂胄復讎大義伐國重事也豈儲實遽教而後戰古人成算既不講添大軍給綱馬射鐵羸蓋祭壓今日常文又不用乃倚群盜剽奪行之豈得以攻亡爲謀乎既要論斌爽罪力陳四不宜動且求罷侂胄惡之彌年不次二年薛侍郎叔似以往論指

協和帥濬留宣撫京湖公復以户部郎遷司農少卿
總領湖廣遂去襄陽城師大出不用宣撫令切敗支
沘何再敗方城而郭倬至宿李爽至壽皆大潰金州
秦世輔未及行而潰蓋開禧所謂用兵如此在襄陽
也慶虜必至至則襄為兵衝襄人汲於漢冬涸掬泥
而飲公改北城為地道濬江貯之三百尺夾為葦捍
皆備鋼舟拔條千餘盡釋之既至鄧凡未悉運赴襄
又曰安陸亦兵衝也併發所部自夏迄秋襄得斛百
餘萬安陸七十萬又分光黃士兵劾用成五關募守
安州三關三關者魏將元英所攻帝處教之者也及
兩州拔圍卒賴三關兵救安陸而五關不可攻虜既
辭去襄城未食者十五萬新水不之竟完二城皆

如公策除宣撫司參謀辭虜兵深入隨應城盜焚漢
川漢陽空城走或言虜已拆鳳棲寺趙太尉宅為柵
渡江矣武昌震懾公方待制寶謨閣副薛公宣撫即
日置司北岸虜絕南河亟命上豪趙觀覆之中流人
馬溺死甚衆餘兵皆及走而孝感屯兵亦夜斫賊營
軍勢欲振矣會德安數援陳之經見侂胄言州無援
師偽為慟哭可憐者侂胄不知其詐也怒襄陽都統
趙淳忌宣撫司統制呂渭孫誣其救副統制魏友諒
輕殺之薛公不敢劾遂奪職俱罷然虜卒不窺漢陽
收兵北遁公力也虜實困弊然外示不和之形侂胄
懼復以公知江州備警益嚴又以餘力完署舍浚濠
血中流晏然侂胄死嘉定元年五月虜已決和不樂

者衆時毀公復罷自是不復用八年始提舉興國宮
九年八月朔無疾卒年七十三十年正月丁酉葬建
牙鄉瞻里令人胡氏先公十年卒子曰寤早夭曰
觀宣教郎知益陽縣安曰[illegible]建康府户部贍軍中
庫薛師董孫曰起宗郊祀皆任凡弟之子貴州錄參
顯彭澤鄭異新漢陽軍發將仕郎損而女之嫁者六
人矣公軒邁朗鬯純識獨到人情共畏不知其難危
躍經徑匹馬先至洪波駭浪扁舟夜渡惟意所向若
或助之故動必有成而人亦莫能測也初陸只乾道
中浙東儒學持盛以名字擅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
高其在易齋集文最勝然公未嘗自異於輩流
亦不知異公也開禧之役四十年大事　公獨先見

李爽呈甫咸敗證告於朝及襄城安陽獲全功又最
著然無分銖之賞甚萬以為罪公亦不自明也夫狹三
最世不異復不賞已置不論矣至舊人之謗公則有
甚可哀者公之使湖北也岳復二州人怨曰總所歲
糴我米不與我錢我非官户也非士人也非義勇也
三者幸而免使我併受總取我一縣又倍之傳于至
孫不能既也公移書總領張抑再三抑盛怒不許既
而公為抑代還奏罷之抑愈恨誣公所以去者用此
至今吳獵按校公在時錢物然反多抑七十餘萬後
人以抑防為讒因佐佑其說比罷副宣撫復令項安
世核公經總特錢物然一錢一粟不謬二稽至今識其
家嗚呼世言讒人能以白為黑止於所讒而已不讒

者固素定也人素定故也兇岳獲求世之羅二州癸
祠至今不絶人不素定乎今安世不相謀也檢校君
合特人不素定乎今說者往矣不說者可以定矣古
人謂舜與跖之分嗟夫不定則無分而舜爲跖矣銘
曰
選愞遲鈍備之常患質少文多流俗所訕天門
開闔孰知公賢千里獨行排抉無前森爾闕口獲設
若電開猪挑敵最爲先見華果萬舍卒全兩邦房不
至江又公之舊凡可陳力奮無易覬寒功碎績所存
歷歷汲綆千尋不盡其深以淺疑我說夫之浚或援
連崗或乳長流霞友雲朋造物與游娃牙之鄉鵝鵬
之里公將逢矣公誊方起

陳民表墓誌銘

郭之西有隱君子陳君名焞字民表或問君以何稱
曰道衰教失士違其常守而按於分域之外抗而爲
異行變矣挽而爲常德辭爲雖其摸於文衆矣反其
華於質辭爲若夫發變有司之法益貴而知自學又
加辭焉况於群千萬人而進而求其一二之能止者
殆將絶矣君之所辭應是四目平生著書甚工然每
一篇就輒重覆累織不欲以詞藻競於時也揣摩世
事甚精然對客語常淵默不辭惟恐以巧察矜於物
也誊之不如無毀也招之不如無譽也非其耕不食
非其織不衣非其好不與游而久也無悲愁慍於生
於色無怨尤非怨加於人自余幼從君至老歲莫所
行無不然者嘉定七年年八十八十月二十三日卒

世爲永嘉人曾祖粹祖仲遠父晟祖及父里人命曰
吳氏至君暮年始復正之夫人王氏先卒女嫁徐宗
之亦已卒三子孫男五孫女六九年正月葬于孝義
鄉吳平山初君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
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
也今走四方買姑姨借族姓以趣寬額可乎先王擇
司徒後選使升之入太學既有聞其辨論皆鑿司馬
於成德達材何遠也今際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卑
優校可乎得責命也若慎無然其子遵行之必鄉貢
不太學校皆登進士第增臨海令垣豈城薄止善埔
安尉銘曰　垣之友沈僩實卜其兆曰吳平一州地
脉所從分也葬此者子孫貴且蕃愈使其信然以君
之賢宜有後哉嘉定　六月　日

宋葛君墓誌銘

君姓葛氏名自得字貫深曾祖及祖藻父天民由建
從合爲黃巖人世儒家藏書千卷皆父祖手筆君兼
通數術喜爲方所處療十得八九以上二子孩孺迎
師數百餘里費盡出於醫及長自能問學則謝醫不
復行田園甚狹而以力治不少情人頗笑之君曰古
今言方寸地謂此心也吾得留遺子孫足矣何以多
爲因名其居曰留耕嘉定八年十月卒年六十七九
年八月某日葬留耕之後原娶劉氏子曰成大方大
孫曰頊附貫余師禹余夷甫周晃夫儒而歷於醫可
銘也醫不以富而以教可銘也或曰不富則無醫之

利葬教而未嘗子之報奈何夫君知復於儒而已矣
報之求雖然乞其道則可以報矣使遂獲之可銘矣
銘曰　留耕之間有伉其門留耕之基有巢其墳人
心叵測易迦難留勿昧勿斧其永之休嘉定九年七月日

毛夫人墓表

故朝奉郎知珍州毛戩妻孺人詹氏從其子稱泰司
買馬務官卒葬衢州江山縣南臺寺緣秀山是時吳
蜀斷東道自王方平應其國忘其家先其君後其親
以衂閱天下他年自盧山來永嘉渚上請余為夫人
表于墓余曰史有狀褒有銘具矣復欲何所道且必
言子為賊是自表也方平泣涕曰誠然吾待大罪於
母四本以故急升斗祿爾乃得江辭湖上一幾之峽



遭狂賊僭亂震動倉猝留無計去無從是不擇便近
地危其親罪一也賊盜蜀無假南士不函東下益西
寄擎義使者坐於口罵賊敵士大夫心為賊因守雖
賊自疑蜀俊定而母以憂憤終是不量官守高卑於
親何益罪二也賊死用之方增賦佐諸賈吾數語有
位冶叛國當明逆順今籍陰通賊十數大家貲數千
萬何不給而重斂疲民皆張目縮舌不敢應吾因大
怒題絕印紙不可納考功是不度事難易妄發母已
無益毛氏豢之豢由是賜為罪三也既失仕耕廬山
追憶吾母暑風清冬日燠或牽軟車婦扶前孫挽後
山出嶺可休水溢可息今不及將矣到一嶺魁剝一豆
策妻子皆得飽吾母不及享矣古人以代耕之祿不

及為親恨吾以代祿之耕不及為親悲罪四也夫忠
不獲其上謗譽於下孝不全其親罪積於身故揭書
之使過而讀者無不彰也雨摧風裂石苟未泯而吾
罪猶未已也所以戒天下為人子者為余請君等事
舉未至陷罔碑首雖然亦烈丈夫矣而其辭約其義
隱如此是可表也

母杜氏墓誌

夫人姓杜氏父某祖某温州瑞安縣人也杜氏世為
縣吏外王父不願為吏也去之居田間有耕漁之樂
其後業衰而夫人生十餘年則能當其門戶勞苦之
事矣孝敬仁善異於他女子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
於瑞安貧匱三世矣當此時夫人歸葉氏也夫人既



歸而歲大水飄沒數百里室廬什器偕盡自是連困
厄無常居隨僦輒迁凡迁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
行路或棟宇不完夫人居之未嘗變色曰此吾所以
從其夫也於是家君聚數童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
無生事可治然猶營理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纊
緝之僅成端匹人或笑夫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
也不可發其所不得為者命也窮居如是二十餘年
皆人耳目所未嘗見聞者至如國風所稱之婦人不
足道也親戚共勸夫人曰是不可忍矣何不改業由
他道衣食幸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羞吾舅姑之世
也夫人皆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汝善為之無
累我也又曰廢興成敗天也若儀不能立彼以積困

之故受怜於人此人爲之繹耳故勉之善不可失也故雖其窮如此而猶得保爲士人之家者由夫人見之之明而所守者篤也乾道八年夫人生之四十七年也始得疾甚異上滿下虛每作驚眩輒死某等不知所爲但相聚環旁泣耳夫人少定曰汝勿恐吾未死也又曰吾疾非旦暮愈也而汝所謀以養者在千里之外汝去矣徒守我亡益也間獨嘆曰吾雖忍死無以見門户之成立矣淳熙五年春夫人卧疾七年矣一日忽自能行盥洗面櫛目既而無苦如平人者親戚子姪交相慶而某亦偶得進士第以歸人皆謂夫人又見某之有成而疾瘳其可以償疇昔之不遇而爲某喜者以爲昔苦致養而不足今祿幾可以祿仕養也君六月疾復作不可救閏月二十三日竟卒天乎痛哉是所以照臨諸孤之不孝而使之終無以自贖者也某年某月某日家君以夫人之喪葬于某縣某鄉某山子四人逮適過還幼養潘氏女一人許嫁矣先葬某號泣而請于家君曰極天下之物以爲養而不足以言報者人之親也極庶人之勤葬以終其身而不及於一日之樂以致其養者夫人之爲親也夫人之德可以爲婦可以爲母而振其家業德不克施天地不可恕夫人不得壽而抱沉疾以死使幸而有可以施其德之勢而卒不克遂也若此者皆某之不孝且不肖也尚何言哉今將穿壙以從幽兆則萬事墮裂而終已於此矣惟夫人之志所嘗以訓勵其孤而他日庶幾幸以不忝者猶有天下之名義而已以某之不孝酷罰不爲神物所祐則恐不能終喪而從夫人以死幸而免於死而氣力寡弱不足以服行遺訓又恐以終無自見於世也使其幸而免於死不死而人子之義能終有以自見然後夫人之志明而可以乞銘於世之君子以誦其哀矣顧今未有述也家君曰然其以命汝用敢畧序始末始名於墓隅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行狀

章貢黎諒編集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行狀

公姓趙氏諱不息字仁仲　太宗皇帝六世孫曾祖宗暉判大宗正事嗣濮王濮之嗣王由王始追封德王謚曰榮穆祖南康郡王仲損追王于沂謚恭憲父士圓爲集慶軍節度使公以宣和四年　天寧節賜名授保義郎監嶽廟在西京者一譚州者皆食其祿次遷至從義郎中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當超兩秩請以益其母封法止令人　高宗嘉之封曹氏咸寧郡夫人易左宣義郎婺州金華縣丞初青城之難集慶從焉公生七年祖母李夫人母齊国曹夫人更負公逃兵間公嘗思慕涕泣曰不當藏賊見吾父耶聞者壯而哀之十四歲喪李夫人執三年喪如成人礼轉徙浙東闕之進上與其賢士將求書手自寫讀晝夜孳不去曹夫人問止公曰汝有官矣勤甚將自苦公謝曰　君父未報非敢志富貴也夫人以是奇公故未及第前不仕州縣金華知縣儒不事公爲決其邑事不使郡守以爲令過豪姓何汝翼挾持其縣前後邑官莫敢較汝翼謂公可習慢也以事至則傲抗無礼公械治之請於郡編置他州虜亮畔盟有聞公逆遣吏列市軍須物人初疑之既而上司果配買諸縣獨金華得不擾通判衢州衢民輸米斛面浛過正稅公誠言於守滅其數湖南惡役兵騁睨諸郡擇便利去來輒易姓名應募有刺其習以別之者李傳相惡而求守亦欲故之李幾死矣公力止之得免始公應李赴集必待齊國以行未嘗違遥清時靖州守貳交劾盛夏制獄數百人其親戚皆哭送就逮安撫使命公治之公不敢辭遂與齊国俱至視其牘曰此守倅不足尓平人無罪也躬撫囚視飲食之荷繫必避日之東西不十日獄成被罪則數人重者杖而已靖人德公與夫人繪其像事之謂公慈悲夫人勸善云刘珙預政事稽知公欲用爲寺監丞公辭曰母老矣家且貧所急者見次尓刘公歎息之得知開州開在巴東窮陋處公罷横歛去苛政以修學興孝勸之民稍知義郡鹽井曰温湯先是長吏以所親吏監之相爲利公罷不用民以寬省嗇公費至之年代民秋輸明年又代民夏租之半州以　天申節銀絹抑配於民民甚苦之公始用庫錢除其配夔州歲寄糴和糴軍糧使民中米易以鹽吏爲姦而鹽不可得公令鬻鹽糴旁郡開人請公刻於石曰異時有復科者將抱石以愬也在開三年民絶闘毆夜不閉户治唐常處學盛山十二景復其故諸司薦之以爲如古循吏除夔州路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過城門不得行公使諭之曰今猶在本州惠利可及汝也人皆哭曰何若只在我州開人至今思公夔州在蜀四路尤窮公既奉使訪其所疾苦僚吏皆曰夔路銀兩估六千按治

忠萬夔最凋郡也今以銀綃上供則五州之困久矣
公以大寧鹽者夔路財貨之所出也吏不得人私販
鹵折且部使者以親舊㩅官而佐以轉運司吏故利
不專於上而因緣侵刻公首斥去悉委大寧監而課
其最負未幾告羨鹽多無所泄公喜曰吾事就矣𨒂
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視恭涪以上米賤而鹽貴大
寧數倍使責之得米三萬餘斛時湖北大饑以米至
荆南民歡舞于道易銀而歸遂代五郡上供銀一萬
五千七百兩綃一萬二千二百匹總緡錢十五萬餘
移成都路轉運判官西方饑甚公不俟裝行歲暮抵
瀘南瀘南多穀公曰使吾視事然後告糴則歲已改
而民饑死矣即日借瀘南五萬緡選迎吏留瀘州江

安南溪等為糴既入竟號其部曰米至矣閉糴者爭
自糶價幾减半永康軍都江堰者彭漢永康成都蜀
郡之田所資以溉也受水之郡孟春會灌口神李冰
祠下龍石蛇攔江為巨堰吏盜備而堰不足以持水
之暴乾道壬辰夏秋大水堰壞下田漲上田涸歲之
所以饑也公徑趨永康築堰繩去歲弊吏坐之然後
分三等民業耕者田主借貸之游手永作上户糴米
賑之老幼疾患官為粥飯養之雙流米氏客糴邑民
聚而發其廩公罪米氏籍其米繫盜米者十餘人他
富家饑民皆震恐不敢違廣丞相允文别田在二江
亦盡其藏以賑公號令懍惻嚴信州縣惟心奉承民
皆實被惠存活數百餘萬人乾道九年黎州青羌奴

兒結反知州宇文紹直遣推官黎商老禦之未戰潰
商老等死制置使急調兵千餘人戍沈黎蜀公餉故
富人出糧而下户以力致于道公曰蜀饑未能自哺不
可擾也以自糴餘米發嘉眉邛蜀兵運入沈黎而益
部不知奴兒結者吐蕃小聚落也不滿數百以益馬
為業一日盜賣塞良馬十一疋羈於官守將不與直
故叛黎推官既死制置使使權黎州王昉賂奴兒結
與之盟公不可曰若大族何使不聽卒盟之是歲召
使還公拜事三日吐蕃首領蒡東畜列數千人越大
度河破漢源鎮入漢地二百七十里沈黎大震成都
亦恐成都月一與府官兵將飲設于大慈寺是日公
月設如故其夜召部將郭亮臣張汝楫張師良雷霽

以飛山軍強弩一千益以邛雅禁兵千餘夜赴沈黎
戒曰堅守城勿出擊又以便宜召宣撫司屯駐綿州
兵五百人戍邛州為之援密檄諸蕃部與之約曰生
獲一吐蕃者賞十縑殺獲者賞二縑於是邛部川首
領崖積會黎州上丁諸蕃部落大敗吐蕃於漢源以
蒡東畜列之首來獻尽滅其族自始冦至滅十六日
時熟户蕃嘉州虛恨蠻亦來冦邊公曰此不足治也
取吐蕃首數十揭境上一夕悉遁去公始令黎州並
边家出一丁免其租賦分戍諸堡後使者壞其法且
輕將大軍入蠻地皆陷矣言者妄指公賑濟時事坐
罷去蜀人泣送自成都至夔流遺塞不可行尋差主
管台州崇道觀除成都路提刑以齊国辭不行除江

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
禦使權知大宗正事進朗州觀察使　高宗壽八十
進昭慶軍承宣使皆知大宗正事使曰承受奏請舊
例用中貴人公曰有司不存乎承受何爲罷之有內
晉貴震中外他日請見公至再公辭以出矣不復見
虜李侑元顏烈來聘公副中書舍人施師點館客虜
賓從見館使使副故與之揖館使賓從見虜使虜使
副不爲禮至是虜三節人見公公受其揖不疑王津
國宴射伴射者及虜使副射不中公一發連三中的
上下懽動虜益畏服特既罷宗室祠朝添差亦十存
二三公三奏疏力請得稍寬始置自訟齋請賜書使
宗室有過者讀之而奏修官宗子弟子員又欲給其食

視太學校定法事未能盡從而宮學亦頗自立矣公
以文行訓勉宗室先教養後法戒爲其秀傑者數十
人多至通顯所論天下事尤多莫歲大旱一日進九劄
子勸　上求直言通下情　上即施行之退而焚其
檢布衣上書狂易抵罪公言　太上皇帝不罪言者
條奏數事曰此稿書之于御座之右　上爲悚然興
可之　上既喜公言切詔通進司凡公實封文字其
函進入公自爲小官有關見或實封上或貽大臣書
或面對及宴語汎論其乞四川復置宣撫司援唐以
蘭陵公主國實錄者請貫錄臺諫不當因言事遷他
官請許其補外王抃不宜揀選諸路軍馬王友直不
可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皆人所難既斥自餘篇多者

至萬餘言或從或否而　上知其忠親信之宴禁中
前爲壽　上令公滿酌飲之酬謂　皇太子及嗣濮
王等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使數人白
同班曰英國公借打毬馬公正色曰　上唯一
太子太子唯一皇孫萬一馬驚奚墜雖斬汝輩無益
也左右皆驚同班者遂不敢假常曰人患不知不知
之不能行是無勇也故公晚節尤自著見賜第西百
官宅壘宇庳樸廳事甚隘出入無呵導人不識何官
或攝弊衣迎客客亦不知爲公也入蜀時乘一舟及
罷歸盡室五十口亦乘一舟至江陵市蜀物贄親舊
至潯陽官供帳一挂殊使吏持歸吏以重不肯公曰
吾未嘗判銷破狀也趣持歸平生所敬重者朱熹張

栻嘗請賜張公謚且乞用朱公云某與公相見晚不
前知其出處因謁公再三自始至末無一語爲無益
以是敬公今觀公行事是其合矣公淳熙十四年七
月三十日薨于位年六十七先告疾也請罷戶部不
候歲終先行比較指揮請無遣郎官往汀州行經界
法臨終口授具奏言旱災民困蜂蠆有毒狼子野心
盡揮時事所急也初公自朝奉大夫授右監門衛大
將軍至是官承宣使封天水郡侯食邑戶至千二百
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以是年十月二十三
日葬于臨安府餘杭縣同化鄉東山宋宣之原娶鄭
氏太常少卿之女封永國夫人子男四人善臨朝奉
郎新權發遣池州軍州事善防承務郎特添差馬軍

行司主管機宜文字善下宣教郎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善詠忠訓郎新添差准西安撫司準備將領女一人適王一夔成忠郎新高郵軍兵馬監押孫男八人汝談修職郎廣德軍軍學教授汝讜汝翻國子進士汝譜汝詰汝詠二人未名孫女六人長適進士潘自牧餘未行曾孫一人崇孫公所著論語辨一編他文未次第永州時爲 宋中興聖德頌刻諸崖石楚蜀間傳之奉議郎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葉 狀



通直郎致仕總幹黃公行狀

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午黃子由自嘉王府直講爲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踰月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時國有大喪內禪甫定諸處分尚多草創人心憂恐 天子思盡下情博謀群臣於三官條尤委信或一日再宣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敢言事事有未便常爭論上每爲順聽一時甚賴之知子由者不以遭遇萬一遇至顯用爲子由之身榮而以子由能竭誠不何補益上初政爲國家喜之也冬十月庚寅子由以父喪去職於是知之者又皆痛惜以爲天不且假其父之年而令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子由之父者則又曰不然是翁舊立寒苦爲鄉先生天資疏宕不避就向背教子從自達於義晚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可痛惜也爲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爲重而痛惜之哉明年子由使其弟田來曰將以慶元二年三月某

日葬吾父於吳縣至德鄉觀音山天乎往而不復反也圖以永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宜莫如有以述也惟荒哀迷塞不能次第其辭而以屬於子也吾何而可余念去歲臨於 重華旦暮揮與子由同待事殿門外一日子由出家信數通編視諸大夫雪涕曰吾翁官建鄉疾病矣而易月之練方舉家事義不並奔何舉相聞之子若往肯上時猶在嘉邸大書成齋二字令以賜翁成齋者翁爲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也至則翁疾良愈遂奉以來行在及子由入見上先問翁動息曰總幹已無事耶已安樂耶子由頓首謝歸道上語翁歎曰士不遇蔽棲谷隱姓名倫藏其常也今以逢門陂雲漢之章野人敢 天帝之問吾爲



顯寵乎故自子由踐用特遭多事而翁誨之曰惟吉言可以報國爾親爲視表章或具草使上之子由固吉忠義然觀翁意雖有可以回由得榮利亦不覬其子爲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子由之去而哀翁之死不虛矣翁死 上遣中使王德謙賻舉朝皆弔哭哀還赴於室矣於鄉弟於家者相稱也且翁父子皆達時貴重而其生死之際又爲時所稱惜如此今子由欲求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是則述之大者已以首於狀可也君諱雲字鼎瑞吳郡人世農家未有仕者君幼自知學年十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既冠入太學文義益通達其中大書會稀少至君學益成後生慕從常百餘人勤苦誘掖一變口耳之習其爲第有

名多君門下他師不敢望也考官戲曰吾為黃先生
取士尓嘗徹舊宅將新之夜半鄰近驚曰火且作視
之則有光發其擂下或以告君君臥自若曰有是乎
告者益衆曰火且作三矣君徐起祝曰吾及兒子幸
為儒他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子由以對策言直得
賜第一人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冠特奏者有不
喜曰少戇矣擢寘高等時淳熙八年也調永州祁陽
縣主簿簡易蕭直民愛敬之辭監建康酒庫人謂君
酒碎務何得自屈君曰吾豈以儒者薄是官授瑞金
鑪下治之逾謹諸司更薦君一一俛受至當改官乃
自言老病不願遂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四娶李
氏有婦道窮約中能君助為善壽嬰刘氏並贈孺人

三子子由長也名由為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兼實
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次甲進士次田免解進士女歸
迪功郎台州天台縣主簿趙汝洽君坦蕩不為限級
遇人無新舊樽酒盡歡財物到手與親友共費貧丁
田供粥藥而已而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
獲聘孫氏從而室諸有弟曰茂君曰自莫氏往來寧
其父母退而撫茂夙而不懈也孫氏又死君迎父育
弟已之服具使茂擇取半焉茂又不進君復空舍勵
之衣食居處無間也刘氏故適士人夫死久尚未適
姑老二女幼乃跂事君君為葬死者養老者經營其
女各有歸焉有文二十卷詞詠從容每指其心而言曰
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　日朝請郎試

太府卿淮東軍馬錢糧葉　狀

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張公行狀

公姓張氏諱秀樗字廷卿温州府永嘉人幼入太学
用忠簡公恩試吏部第一監臨安府糧料院遷勅令所
刪定官司農寺丞兼權倉部郎官換工部　皇子鎭
明州選為司馬　上面諭曰卿輔　魏王當如端明
教朕也公拜謝會有異議者徙知潮州潮沐韓文公
遺化俗矜厲自喜公倣古以便今用刑甚簡崇雅黜
陋士民愛服提刑行部貴倨甚候迎累日不至公賦
詩称遠地井蛙尊以請之提刑怒深文劾公公引詩
自辨上笑曰守臣不應罵監司耶竟罷起知南劔猶
坐前謫不行知沅州徭人要入城邑閱通博買無忌

至溢恐抵負而睚眦讎切之禍移於平民謂之準把
公按舊法重禁越界來往者有至市則令都巡防監
視訖事各還剽奪寖止公言都巡防與提相持寂若
請三歲一備官以責盡力土城纔四里高十二尺如
女垣尓且用板壁風漂而塗非所謂設險也請甃磚
石備樓櫓以明永久又特建貢院數延後進為言科
甲可喜而向於學者滋多矣於是自總領以下皆薦
公宜留本朝公自以離郎署二十年故人無在者力
詭外得光州自光西南行漸遠淮流而就岡阜其樹
林叢石幽茂深阻恍惚隔塵世山如繡屏畫卷數里
一合水紺綠隨山方折流轉大声出雷霆細声中琴
瑟蓋江南名山水不能及而上人以為梅林沙窩存

者老切莫也公上言畏日欲遷郡治爲久矣夫遷之
易守禦使儲積人心既固可以牽制可以進攻此五
利也請以城壁事付臣既而與商廷昌兩易秦州豫
人占地無頃畝之限爲後至買耕不較也暨田成而
爭訟林起州縣往往有所左右公獨中分之官私稱
服以公斷爲法初公至郡諜報虜主祈太甫宮且窺
邊州人大恐定遠縣逃奔殆盡公不爲動但遣承局
趣取于含遠近安之亡者復還就知和州公之在光
濠　朝旨建廣儲倉他郡徒改播積立號名惟公置
敖貯米如令軍校死必喜善弓馬事藝稱之光有司
爲公祠雍章爲庭除歲時率官屬拜其下其能賞事
不具文而名義兼舉多此類至和首開三河復胡防
故郡判軍疾黎夫樂得嶔右隸左舉喚世望壓歷闕
遺謚之要無不預講然時論既將達討而疑公爲予
世守道者故秩公以沖佑觀使自請而去公亦徙游
不復求仕凡續祿者三焉嘉泰四年閏二月二十二
日平旦盥洗索常食食既揚觴惘然家人扶持曰起
疾矣其日卒年七十八自文林郎積官中散大夫開
國永嘉縣男九月二十四日葬瑞鹿西岡夫人潘氏
封令人男五人曰燧通直郎福建舶司幹官先卒曰
熹儒林郎新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權場曰
炳從事郎甌寧縣丞曰爝迪功郎常州州學教授曰
燁承奉郎女二人其壻曰宣教郎新建德知縣潘檜
迪功郎泉州錄參葉春孫男曰垣將仕郎曰均曰垠
曰墉方以公致仕官之曰墐曰埏曰圯登仕郎曰墳
曰堪曰圻曰塏曰墩曰坡曰增曰填曰坱孫女嫁承
務郎木海次許嫁將仕郎鮑岱次許嫁進士周穌之
餘幼也公志慮精密前後謀議數十上事小大皆有
成畫深而不迂切而易從言州縣受納鹽量常欲令
歲出剩多去歲商稅增額必以一年最高比較拔安
從得皆出於民耳又言民納錢免役而役不得免今
姑令見役保正長充當界役錢可也此可謂知憂民
矣又請內外官奏對須指陳急務不許泛引閑慢人
已言者毋復言之期於必行而已此固知治體之論
也至言　陛下無恃江爲險必守淮而後能守江脩
城增戍所以守淮也或曰增戍難在餘糧移江置諸
淮爾何難且州郡不敢合教甚無謂虜今日打鐵明
日烟牌率用千餘騎豈應驚動我耶此又世論異於
人者也始忠簡拒秦丞相斥之說翊孝宗終不肯
取報政公耳目陶染故雖閑有寺無願戀意連擠於
外視後出捷起騰上無根望心惟以家門素業爲事
二子既登第誨諸孫尤切書室縱橫與同卧起休沐
不使踰戶限余每從公見其動止有常節得言語之
味崇而無荒未嘗不敬下風也嘉定四年九月　日

謚議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
三司崇國趙公謚宣簡議

議曰某既狀公之行上之太常而承之博士當以謚

配行其可不信夫高爵重位不爲富貴沉溺而能退
遜以保其節文雖以發其名此宗室公族之所謂賢
也公遭時多故特耿然重于周旋四方而感勸問學
居窮守獨之操甚於寒鄉窶士救民之疾若如飢渴
行患利之政如瘖瘱應拜制受敕而有功疏捷在前
不避也自爲小官以至留務論事不絕進見上前
意憤而辭詳其所不隱不知禍福之可擇也且死指
奏諫疏者三焉望其容莊聽其言必有當於理義察
其行已可謂能以禮始終者矣凡此貴數於狀不誣
然則公之賢非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謹按謚法善
問周達曰宣壹德不懈曰簡宜謚曰宣簡謹議

故贈右諫議大夫巽公謚節肅議

議曰陳瓘鄒浩任伯雨及公皆官不應謚　天子特
賜之謚追傷禍變艱難之所致褒勸伏節敢言之臣
所以示爲百世法也竊因明詔考見當時之故盖元
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既昭雪流人生死蒙澤天下
望壹復元祐故事而臣姦已敗者猶偃蹇不自退方
総者日睥睨而爲誅公與同時諫官御史隨其邪慝
所在連奏累疏迎鋒推擊時之盛衰視其官治之廢
興由其身志清王道奪回正路可謂壯哉夫君子之
所以貴乎天下者以其念治之心異於人也推念治
之心而遂之方說人尚識邪正未分如癰疽隱起於
其身不決潰之不止而或者乃以爲不可力爭以激
其勢斯患失而不知義者之論也世言公竄置化州
徒步赴貶持扇乞錢以爲資嗟乎公能不自悔矣雖
姦臣遇公之酷如此又豈足爲公戚哉謹按謚法能
自持守曰節剛德克就曰肅謚公曰節肅宜無愧謹議

黃端明謚簡肅議

治身之義事君之節二者君子之極行也於治身也
能謹其小於事君也能識其大而君子之行不遠矣
昔之治其身者或忽於言動之細微而曰我能爲其
大者而已及觀所以事君則又或不能爲其大而姑
欲累小善以自免焉此德之所以不立而人之所以
不成也故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黃公之狀言公儼
然莊重坐立有常處不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不戲
言苟笑人以爲拘繫而不能與劉安者公獨奉然以
終其身雖在燕私未嘗須臾變也及再得謝年七十
餘矣益謹敬不願通後生來見者權對如大賓教語
必以孝弟忠信至其薨也盖八十有五而所以自持
其躬者如一日其仕當秦檜死後賀虜生辰還言虜
必徙居亦以迫我宜早自計時前使還者不敢言幸
相怨公公不爲動自是三四年每進見未嘗不論邊
事虜果以　欽宗來訃出不遜語公獨請即發喪決
用兵策使使臣督諸軍及賊在江旁朝臣爭挈家逃
匿公家人亦旦暮請公曰　天子在是若等安適耶
比虜退家在城中者公與陳丞相康伯而已虜後請
修好且責臣禮與新得四郡或謂實利不可予虛名
不足惜也公獨曰土疆一彼一此耳名定百世不易

也議者非是王之望約和公又論之天申節上壽議
者以　欽宗服除當舉樂公言春秋君弒賊不討不
書葬　欽宗實未葬樂不當作也爭之力事得寢
范成大使虜祈請山陵公又言置　欽宗梓宮而不
問無以盡人心且使虜狄我矣公之立朝始末議
論如此夫俊豪跌宕脫畧於繩檢之外者豈非其自
善以爲偉人名士之所爲哉其循守卑論棄老夫雖
與夫臨大計當大事不敢堅決有退後之儒無率先
之勇而以他小善自賢者尚多有之然則公之於治
身也可謂能謹其小而於事君也可謂能識其大矣
狀又言公爲普安教授時不與內知龍大淵坐爲國
子司業時不奏武成王廟芝草牢相爭進官書佛經
刻六和塔公謝不能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
人交恭而[illegible]淡而久收死卹孤賑貧雖絕盖公既已
識事君之大節則雖其小者宜不大乎斤斤然之守而
於治身之謹識細微無不盡焉則推而達之固所以
合乎人倫之大義也豈非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知所先後而非偶然幸致者乎謹按謚法壹德不懈
曰簡執心決斷曰肅公之治身謹言動無臺艾率以
恭斯壹德不懈矣公之事君排和議無難易必以勇
斯執心決斷矣請謚曰簡肅於易公名爲謹議

李丞相綱謚忠定議

議曰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災斥爲監當而抗直
之聲震於天下矣及斡離不來寇在廷洶然將從乘
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虜
以退卽然其留割三鎭詔書擊女眞之歸而暮丘以
防其再至皆爲同列所排不果用也　高宗中興首
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事河北河東
辟堅守者建道張所傅亮往援之乞幸襄鄧以係
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傅雱通問　二聖而無踵
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畿亂政漸復　祖
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㩀要使稍得歲年之
須則兩河不遂陷而虜不敢復鼓行入內地矣而讒
昵因可報也不幸有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踈
外畎畝雖僅免顚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爲自是禍難
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爲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
心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生論
敎公以死彼豈有所覬望附託而然哉盖公之賢自
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爲之道說然而訾公者亦衆
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
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
走而乞和誓賊虜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誓賊虜
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詳慮審
而謂公爲孝而踈自以爲鎭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
銳而喜事其恬視　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爲世所
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徇國爲人望所屬者顯
爲朋黨更結以自榮故主和者非致冠而守京師者
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

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大是非毀譽之相蒙布必
至於久而後論定是從古以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
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於廟日也何歟孔
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
其志便要其功烈之所成訖則豈有娩於孔子之所
稱者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
定請以忠定爲公謚謹議

## 銘

### 毋自欺室銘

禮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學之道自誠其意
始意者心之發也黃巖林氏兄弟以名其室余推衍
其義而銘之銘曰　有開善之意而疑已以不明自
欺也有爲高之心而畏已以不能自欺也喜安於俗
而不拘乎道自欺也未合於外而中莫之考自欺也
其道甚大萬物成取聖賢之功我則與有如操斧斤
以入山林隨其所欲榱題棟樞蔚然千章披冒凋谷
愛莫能致投斧太息言旣出之行旣實之久且不倦
我則畢之鷄鳴必旦鷄鳴必雨其象則然孰敢余侮
婦人之貞抱節空閨守妄未真匪誠惟欺咨爾弟昆
致事一心無咎無譽上帝居歆

### 存齋銘

蔣少韓名其燕息之齋曰存請余銘未暇也又
揭於弋陽之使坐乃銘曰
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真存耶
衆善所門如彼聚粟常足倉囷性因物迷心與事往
必謹司之勿抑勿放勿疑有爲勿墮空寂是固無存
孰妄爲得壯矣弋陽覩竹青春暇攀是奚永賡山長
上追征求下憐愁苦依其求存以作民怙

### 睦山堂銘

周茂良居睦源家旁一里山拱水揖自成面勢
望神洞白雲遠近顯敞作屋聚書草木修列余
名曰睦山堂用其所當問學者爲銘
毗雅順悌之名居襲昆仍之久資仁以合其族濬文
以光其後爲堂之功始基而愈厚也學有本統昭然
番憲未知之也後思研慮涉閱辨知而卒無益旣知
之也博論賾頌極治盡末而終不倦强其志不弱其
質明於義不疑於善聖言在前待進而驗成材在胥
力熟則變熟徒悟之寡淺無單傳之孝美故始終俱
有考窮達皆可願也有簡婉娩有竹雅雅睦山之下
尚啓來者

### 省齋銘

義烏姚猷可爲其友周懋求銘省齋凡五年始
克銘之
昔者曾子一日三省今子五載以省爲請子悟何晚
我言已遲相彼四體惻焉必知旣有念慮胡爲昏迷
苟非忠信實以學爲覆隄决鐘有待而發綿綿增陰
見此日月勿安陋習勿隨俚說區區利心毋自溺設
身已忘人人道幾絕推已盡人已則多闕斧柯可用

毫釐可別咨爾周生念念勿越

師立齋銘

臨邛魏華甫自校書郎出守漢嘉於是生二十九年矣榜其齋曰師立而請爲銘

人之稱聖賢蓋匪夷亦或佳有而患失時我材甚[illegible]我年孔當捨彼儁轍鮮爲物降命以義知心非外假至於不踰夫孰傑者雖則云然有言于茲是二非一必也貫之曾參之忠端木之恕浩乎兩間何憂何懼既見其易復思其難一簣苟止無以爲山卓哉淵微大矣文獻式昭靈臺勿惓

陳德中老勤堂銘

老之將至夫子不知老之既至齋以伐骨血氣役身萬世同過方壯雖剛將老鮮情懷我良朋天與至淳未壯已修既老能勤勤於好學惕若不足往監歷歷可慕可愕勸於爲善濟乎有餘外利紛紛愈遠愈疏如玉比德本性不易琢成圭璧義理孔獲其堂始新草木華滋匪老爾佚惟勤爾思

松竹雙蓮銘

物之並榮示義於同鶺鴒程氏千指合宮其飲同壺其飲同盂其衣復單棣栘不殊自其高曾以及後裔一本同生踈戚扃計有蔚松竹藕菡聯祥一二未已十百相將水有備虛連有落開求同弗乖社福大來

鐘銘

不律不呂非陽非陰破幽出昏以大爲音悲爾含生

如夢自洗各隨所聞獲其本心

青詞

代宋孝遠青詞

上穹垂鑒厥有明威下人何知獨私恩造雖積罪以致禍猶積衰而自新伏念臣少頗精修老益祗畏敢爲獨行疾幾引年頗迫切寒加之衝胃病侵臂膝不利詘伸悖沉痹之苛留豈衰殘而遂此顧虞陰譴有悬天行從仕平政刑之中治心失喜怒之節況方動於朴斷曾罔差於日時有一於茲足戕和氣恭以中天之運總制萬靈樞極之功憲敕群品是憑方士修設真儀冀俯應於微誠盡蠲除於宿負惟衆星之南極照耀爲祥及太陽之比旋揮掃何害誓堅晚節以

答禱私

同前

請命獲全已忝生前之安恭負心未報詎逃死後之殃尤敢再瀆於微衷以不幸於往歲伏念臣先臣甚及中年而抱疾幾與死以爲鄰救療已窮祈求無術賴上蒼之降鑒活餘年於將填自知延瞬息之微生何以答鴻釐之厚施而氣力索於自累日月廢於因循未吐悃誠已分存沒重哀既往之魂更負忘恩之責皆不孝之所招爲無窮之大禍過如可贖何秘焉冒之心罪或許移願致遺孤之罰

同前

嘗恭深衷考英伸寃痛之情事往呼天徒負遲留之根

收哭踊以自逆端忱誠而上通伏念臣叨切某叅羅
纛嚴剏奠粗供其子職疾少歎於天年夫何朝露之
先忽作黃泉之隔昊穹降罰由考行之虧違孪地難
容頤形骸之質堅神靈何往追慕嚐依又念當痛苦
之餘無以見心祈之切恭陳熊謝具單料文辦壓九
関艱難萬冤推此內哀之瀆敢干清禁之嚴庶幾佋
拾以不遺悲傷而哉賜則哀矜之德無施於亡考而
几筵之奉期莫於生時

代子設醮靑詞

身娑降割已無可贖之愆敢許追亡尙有自拔之路
伏念臣母令人高氏蚤擬藏志備受多艱經營甚勞
細大可考豈不酬償於晩節胡爲殞落於中年遺骨
空存先灵何往忱考求而莫見冀彷彿以能通僅稽
字安棲乞長爲孤露之託如頃寃上訴曲垂矜愛之
私俾獲依憑奚間存沒臣等糯斷有限哀意無窮

大祥設醮靑詞

毋亡子在徒想音容祝考峻慈豈迷影響伏念臣妣
令人高氏不登中壽輕捨幼孤速甚須臾宛已二年
之隔索於罔象曾無一日之違敢上覬於超升乞下
招其離散獲留家宇長奉昏晨詔許降哀使肉既枯
之骨恩垂侵生益歆未泯之寃

謝恩靑詞

失毋之酷不知所求籲天之哀自期必獲伏念臣妣
令人高氏幻身雖謝灵識故存某深兒子之慈豈無
感格疑有鬼神之集致限幽冥幸賜大恩俾通宿命
乘化橋而來下指故室以言歸悲淚交横何啻再三
之覩孫曾罔替豈勝如在之情

疏文

代子水陸疏文

親慈永已奚比於人歲行不居重逢是日先妣令人
高氏本能卓觀風謝塵緣雖將盡以無餘未曾忘戀
宜一眞之常照豈限去來而某等慕往徒深現前何
有慈陳梵設處知覺乘齋延衆天普施群品彌滿覆
載函益古今使妣高氏快樂逍遙莫非淨土哀偽擁
護不離當家作母子之正依無死生之異路某等不
勝摧踴顛越之至

修海神廟疏文

衛公精爽可畏范侯膏澤猶遺遺蔭所專咸靈甚廣
積有傾扶之陋未加修奉之虔百貫會同衆心齊勸
突兀山林之上丹漆旣新宴安江海之間風波不蒈

建卧龍潭疏文

距城一舍有龍二潭千年顯靈四邑通禱隨請輙應
多歲常豊今將肇築新祠然且不勝重費尺椽片瓦
雖知擧事之難粒米寸金盡辨已施之澤佇成大厦
永庇樂郊

修路疏

出門無碍方是通衢[illegible]脚不牢未爲坦道雖茲浦口
實[illegible]難免顛隮之患欲向這裏

敞吒方便須是歇家發大慈悲捐廩傾囊眼界中築見生功德般沙運石脚根下作穩實工夫指日而成長却不壞南來北往何憂滯水拖泥朝去暮來不到撞頭磕腦

脩甘泉井

定襄有閻古揮之迹尚在邑前不改西山之味尤甘一勺雖多萬家俱汲豈以冽寒之食忽貽敝陋之羞殺力所趨梵工肅戒既平無咎勿幕大成

靳州謁先聖文

重其任而輕其道專其學而雖其施此爲政者所以繆於古而遺於今也某知難而已力則不遠然不敢不勉

祭諸廟文

政刑予奪雖曰吏治災祥豐歉豈伊人爲謁盡此心虔竢昭答

祈晴文

始部使者下屬郡祈晴而靳自十三日大雨之後靑陰相接殺之未刈者始欲芽矣將以十九日有謁祠下俄事宿戒陰雲忽開炎輪清明原隰畇畇穰穰禾黍穟穟乎釜鍾囷倉不空歲事良畢夫敬於赴急者神之德愆於失時者民之情待請而從人道所尚先犇而應吏懼不堪益求其衷以稱嘉貺

祈雪文

淳卹之交大雪爛漫平地盈尺而人以過寒爲患今冬溫暖已甚稽有不雪之患雖臘將至而近郊未見白爲民又以交禱告矣獲血氣之和以求時令之正此神之休而吏之責也俞合康凝飄舞積泰在眸息之間肅敢再拜以斷

謝雪文

當庚寅之上謁祭廟光其朝晰步堂皇以曼瞻漸重雲之晴起霰已下兮遝上陰已交而以霽越庚寅之三日續終日而並萃高差栽兮特映遠碧芫兮平擬抽表日映之閃鑰洗麥苗之昏穢偏國人而相語何胼蠁兮斯異事有時而適合物或疑於偶值惟應卽而不爽尤神靈之可貴念欸報之靡是篤以詞而來貺

總司祭先聖文

古今之官不同而所謂總領軍馬錢糧者其事任固亦非今之所當忽也使某獲一不至於不勝其任是亦先聖之所以教矣

諸廟文

某被使夬食寄此用陽惟神相此邦敢不敬告

祠山禱雨文

三日爲霖旱氣始消前日雖雨曾不崇朝未揮之秧十尚三四頃然堀中禪者行死湫潭十餘斛迎疊拜紛紜一春其力甚憊凡此諸龍豈無威神暫雨輒止莫知其因位尊責重惟王是扣大足大通非王孰有田一以盈苗萌以淸河淵奮痕船高禁輕我昔建康王答如響今時雖依願我勿爽

祠山謝雨文

廼五月乙酉雨晝夜不止百泉交趨千壑並至或扛其前歌長以謳或播其後笑而忘號撐柱挈壺欲謝明德伊苗有穉誰稼之穡

送龍水還潭文

比者乞水歸自潭下澤未遍旋悉衆禱逐之廼初七之夕大雨驟至始於西方吹噓有失霧翁氣霸霽散而大羅諸山陰雲四合蒸晝界夜霈爲巨浸積爲重霖秋成在望一郡同喜神功不宰妙化難名而合境士民沾變過計方欲推龍功之所致驗雨職之所專保祐此方求求依怙惟龍不倦特地顯發威靈自今以往有旱必告邦人當竭其力事龍無怠龍其鑒之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書　　章貢濂諒編集

與趙丞相書

某皇恐再拜上書大丞相閤下某往歲集英之對山林樸野言無可采相公時在政府實援異之使某由此有聞於世雖嘗奉啓陳謝而不敢叙道其感戴之私甫還里舍禍變不測先妣傾逝方痛苦號呼而聞相公進位上宰獨荷重任天下企竦以觀新政某又不得以銜茹荼毒之餘與縉紳群士同致其謳歌比者免喪不死亦幾年矣則又以爲州縣卑冗之官不宜輒通姓名作文字以干宰相而自取於僭冒棄絕之罪蓋相公之經綸密勿在於政事之幾進退百官在於人才之賢不肖其功業之著見在於民心而爲國家長遠宏大之規在於邪正消長之際固非一士之言語能私致其輕重而某所以疏踈遠自外於門下者直欲自明其區區之義而已顧今日之勢非一吐露情款於相公則區區之義不足以自明不當復以疏遠自外爲言者亦惟相公有以察之某之不肖甚矣欲强學也而質不敏欲力行也而心不遠雖有其志而才能不副於中人顧常坦然而內恐望古人而不可復及也今者少師史公以得還之謝爲近海內之賢而使若某者獲與十五人之中　主上以史公之重則令審察而使若某者遂在陞擢之數相公出命廟堂招納英俊而使若某者得以收召而察其

才之所堪聞命之日慚汗悚仄不能出聲氣蓋前日之忝切科第視其等倫已超越甚矣使不服勤書職嘗試吏事而遂躐他途以希進取則不惟喪失名義而他日之法令事功疎拙瞶聵將有面墻之盡以事朝廷器使之意而況今之武昌以格待次有問學讀書之閒使不能補洽其所不足而驟以未習之學施之於用則必有迂闊不通之譏二者揆之於私無一而可此某所以欲行而不敢也某又復思念史公琭虛名之譽以足其所薦而已不必以爲真可舉　主上之恩相公之命不欲於史公之薦有所擇而已不必以爲真可察而某幕僚得試吏之勤待次有爲學之暇可以自守其義而無負朝廷器使之意則相公不必責其當至也夫可辭而猶不辭則人必以爲冒不可辭而猶辭人必以爲矯今未至於矯而有近於冒則以相公長養人才之心而惜其去就進退之義宜不憚於數陳以聽其所乞也故已具公狀申省而又以其私告相公煩瀆皇恐死罪死罪秋序淒凉伏乞爲國自重

上西府書

某歐粵之鄙人行年二十有五於今世最爲不肖雖少曾讀書頗涉治亂而言語遲鈍意向迂闊自度無以求知於當世君子在京逾年未嘗有所謁今者收拾椽放將就隴畝然而伏念天子明聖親御明堂布德施教潤澤海宇措懼閭閻之憊或不自得於是復下直言之詔招林山巖逸之士狂狷朴野之人凡天下之大政師旅刑賦之本末道德法制之先後至於宮掖之議民伍之情寧相之所未及行諫言之所未暇言者咸得極陳於前無有所諱而某雖不肖實治其學伏惟　執事英傑俊偉材智特異忠勇並昭嘗以再期之年行數千里盡守上流要塞之與今又近掌地官不盈月而在右府天下想望風采日覬登德位尊貴至愛深慮遠然則今天下之事非某誰實言之非明公誰能聽之且盡言而無利害之心與聽言而求益天下之利害非明公與某而誰望故願求見左右略疏一二惟明公深思之無忽某聞古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者必能見天下之勢故能因人之未定以收其權因天下之不足以成其功昔者光武起於聖公假立之中受鄧濟河舉益相王成等未立及鄧禹所說則收二郡取河北祀漢配天業偉西京其後元德以摧敗之餘寄命新野而舉雄若崩厥角北面曹氏當是之時已爲無復爭矣然孔明一起則河東合從曹公奔逋劉璋失國連荊益之衆東向以爭天下廢幾復興今夫天下多才勇敢之士居於可以有爲之地而終於無以建立或反以敗亡隨之者此無他不能見天下之勢而陷溺於流俗之習也請遂言今天下之勢夫使民無奢職之意而亦無畏職之心外可以立功而內不失爲無事卹後世教爲之勞而生收三代揖遜服人之擾此豈非今日之所願欲哉

夫部藥於瞑眩而愈疾於至危此亦病者之所願欲
也然而實難自唐末五代之禍天下生死於兵藝
祖因人心之患苦削而損之其後太宗下太原勢可
以定燕代而不果　眞宗幸澶淵力可以破契丹而
不聽乃反黜幣賜金自謂不校以懷服之至於仁
宗遂專以偃兵不戰持守天下當時元老大臣以和
親避狄爲上策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爲正論狄樂
書之議成子木之詐晏然自以爲仁義之效莫能易
也是故元昊智高雖號桀黠計其強武曾何足以方
冒頓頡利之十一二而吾士馬全盛生民安業然一
方有警天下震動羽檄四奏無戰不衂天子爲之憂
愧太息引咎鎮撫然後少安兵寢事竟則謀議之臣
動色相賀以爲萬全不自知其恥也畏戰無勇之俗
於是成矣使其民便於擊剌狃於兵革遂悍而不反
若秦人之末世固爲非也如使一切不計以求苟安
偷惰及骨扶服踵起特成二周之餘俗文武之先君
固如是乎熙寧元豐之際始稍變其習思有以振起
之然天下之心欲以不服至於邪正相非朋黨相提
大壞極弊以及靖康之變女眞小胡棄鞍蹢踰易水
長驅匈吳之地如入穹廬之鄉所過屠戮郡邑不可
勝計而其父兄子弟藍縷竄伏迄不敢怨若無復有
血氣之知者又况乃加之以列淮之守四十年之辱
也哉厥今天下大義不明趨身之便偷情耳目春秋
之作小雅之廢嗟笑諧謔以爲當然雖有忠良謀智
之士學於至實其膽更甚剛心勇氣無復存矣孰事
以爲今日之勢何如也夫以江淮之弱而兼西北之
強鼓思退之卒而戰自奮之兵輕腹心之患而樂簡
策之說求騖驟於千里抱鼠璞以待價此智士所以
寒心雖然治亂無常勢成敗無定謀獨往獨來乃疑
於神事成功立莫識其門弱可強也怯可勇也攘直
之勝戰已敗之師勾踐之霸奮垂亡之國用今之民
求今之治則亦變今之勢矣然而非其人無以使下
非其言無以諭衆其名不正其辭不順雖作於色發
於身天下猶未從也易敗囊者必以紫錯圭璧者必
以錦必入胡治之肆莫能名其器而唯炫其美則萬
金之直可至矣今也煥然陳於前人獨逃之而不顧
者何哉且今天下之患其深大寥遠者某不敢遽言
也言其所易知而最甚者亦有三而已朝廷之上酒
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
以高世獨人諂道以從時擧錢絲而仇視者蓋半天
下而名實之辨亂矣夫事有逆順命有禍福爲善未
驗或蒙其尤此特之常也而天下之人消沮悼慄遂
以爲不獲有所就且上有後九朝安中國之心帝王
之盛節也而群臣不能將順聖意左右推挽庶幾有
成而皆以爲當一切無事而已君子則拂之以求名
小人則悅之以求利積此之患其本不立其末皆發
矣天作水旱地爲溝瀆非良農之疾也蟊賊之不除
螟螣之蕃滋則后稷亦畏之故善醫者未論疾之虛

賓而先察其受病之處儻在於此伏惟執事誠有意
於今世乎方明主虛心以待執事者宜無不聽則當
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然後
收召啓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關和同之
論息朋黨之說撩截入之常以制國用罷太甚之求
以紓民力廣武舉之路無限其任保多制科之選無
必其記問責州郡以爲士則士林之氣增委諸路以
擇材則士卒之心勇四分上流之地以命羊陸之帥
羣集荆襄之郊以求兜洛之績仍舊兵之數以嚴蒐
練耕因屯之田以代軍輸稍寬閩浙之患無横江南
之野重臺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覩講讀遴儲佐之
材分暮府之寄凡今之急政要務不待朝夕而行之
者其大畧在是矣而委曲細故皆足以兆治亂之端
者又不可悉數則又在爲意以求之平心以思之人
效其說士程其技則無遺矣行之不可以不公守之不
可以不信受之不可以不廣變已成之弱勢去方至
之三患推之以年數也而少康之復夏宣王之興周
有不論矣自昔中興之功江左之策盡未有高焉者
也雖然其所以行此者則又有三焉一曰誠二曰賞
三曰罰夫發號出令無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計而
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是之謂誠愛人之功求人之善
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疎賤之嫌是之謂賞懸人之
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戮而遺其忠近之厚是之
謂罰執事居得致之位而值可爲之時蕭曹房杜之
流非有他也爲之而合行之而至矣某之於執事未
之見也執事之於某未之聞也而深言當世之故遂
至於此宜若任且易者然今天下之士其不以得至
於公卿大臣爲悅者鮮矣不以得至爲悅而以利言
者鮮矣不以利言而言能盡天下之利見天下之勢
者亦鮮矣某不佞自以爲無三者之患而獨有憂世
之心且其外不至於不當言者是以遂言而無憚伏
惟執事思其所以爽此而一賜言之否使執事有以
慰天下之望而某亦不爲失人幸甚

## 寄王正言書

某所拜人之所以貴於君子者以其存心也心之所
存高出於道德卑弱於功名旁達於技藝而微極於
幽遠畢無非是心者蓋亦博矣然大要皆以社稷生
民爲主而一身之利害不參焉自昔唐虞三代之君
子隨世就功因事用力其存心有小大故所成就有
厚薄不可掩也孟子曰有事是君人者以事是君爲
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
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夫所謂天民者
吾不得而見之矣視今之士崇飾詐巧造作成敗錢
則尊利於已而急則歸過於君自以爲身之用舍死
與於君之安危則猶未得爲能事是君也而所謂安
社稷者尚安能之今夫利有便於民而決爲之討有
所不合於衆而勇行之昭然號於人曰此吾君之所
欲天下莫能遺也然利與而民怨討行而衆誹社稷

危矣而君誰與安是以昔之君子言不苟拘必依於
道事不苟悅必顧於理其所以慨然而力爭堅守而
不變者凡皆以爲社稷也社稷苟存而君尚誰與亡
所謂社稷臣者必至於此然其于君之所忌娶禍之
所聚亦已甚矣特有變與道有用舍不能以盡然也
君子於此則亦盡其心而已所患者才不足以副其
心而道不足以周其才果於靖難而於天時人事人
情物理之微有所未察則不免以其身與社稷俱斃
其發而不中而爲仁人義士之所哀若陳蕃李固之
流蓋患是也夫由其前以行其志而又思其後以全
其功亦可謂難矣伏惟執事才器之剛果學術之正
大議論之閎遠脫身丘宅矣中間閒草隸未見天子爲
諫官府值朝廷有大發置立殺陛上語移數刻俺人
侍官股慄失氣當是時忠義之氣蓋天下及其升居
田野一室蕭然不聞國家之論然發言措辭倬慎明
白語及社稷事輒憤激流涕其於飲食衣服蓋有若
不得已然者聞之於人以爲今之君子未始見也嗚
呼非其心之所存何以及此某一生多難學爲世蚩
誓將去魏闕之上盤弁禁室有以自老於今天下之
事無所接置其念矣惟其深悲於孟子之言而有感
於執事之意故所竊有禱焉伏惟執事安佚以養其
身和平以養其心發而中節以養其言豈闕之炎威
疾皆盡則所謂良王者可不深藏而自愛乎昨舟行
過秀州詹望君子近在咫尺有病不能自力既去始
大悔故一作此道其區區拜見無期惟千萬爲國自重

與黃岩林元秀書

上覆元秀國材二兄尊友姚君俞之行附訊必達忽
領來教慰喜不可言也冬中凝沍伏惟侍奉有相尊
履萬福候官事簡而閩中縣多佳非江浙費力之比
但益入閩非有志者所宜往耳自君舉要覓福倅某
有此說渠不以爲然今亦從此論也添劍至已再否
且喜國材親事有期見從黃岩來者皆云國材近日
學問之規模甚嚴而此訊乃不曾說及何耶向亦曾
說及子靜事不知曾記憶否世之所謂無志者渾然
隨流俗頹墮於聲利而已矣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
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牽陷於寡務缺舊之地此
自古之所患是與無志者同爲流俗也與二君親李
非俊他人之比每願相聚數日講學其所當言而事
役參差竟不一遂將如之何驕試俟到官不容不盡
力有即報矣或因此得早來吳中豈非幸會改晉向
者甚好取人差寛又省力耳某今歲家事勞費又倍
於前將所謂久之無間然者外間之說是誠如此然
二兄未知其故也新婦曾有娠數月而夫婦女喪後
生當此艱難百罹內外煩覺無意況但業如此無可
論者浙西之行已取此月二十八日就道臨期特行
李於妻家一宵鄰舍火作生生之具燼焚殆盡尤可
笑矣也某行役藉之災變頻後擾冗未能別有所言
須到兵後作書萬先生事曾屬象先矣恐未易集事

何老兄不可不類惠書餘祝自愛不宣

## 與呂文書

春初因章端叟到婺草草附一書計須呈徹自後缺便弗獲嗣遣賓勞嚮問仲夏留時伏惟雖校羅容神相萬福某投徒僧舍凡百粗遣應酬雖無觀書之暇然亦務齋居也去冬之書輙自陳道大抵以乍出坑谷忽見天地日月不覺欣躍驚詫過於高狀自按報報益用力其間乃知天地儘大日月儘明緝熙工夫無有窮已其智愈崇其禮愈卑向時卑實之語乃今始知味矣更惟有以進之不勝願佐同志林百順依君舉兄爲學志兄頗堅平時頗叩門牆而不可得悉今已獲趍拜當衆與進也未由親承臨風欣耿

## 戴少望書

少望兄足下奉別忽已三改月嚮望嚮望日來伏惟起居佳勝十日前及陳傅良過於黃岩說足下決以此月初三日行天下求世外之道欲抵書已無及徒益悵悵昨日里人來知尚因循未果行始在縣文時嘗聞少望此言心謂戲耳不識誠有之少望天下奇才於今世不過數人造物者所庇惜奈何以少得喪一不當意遂爲此等絕世自好者莽不可知之事驚驚惟惟切計諸公已有爲少望留行者若猶未也則願進其愚往時陸惟忠學內外丹法東坡先生謂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神可以仙其寒亦可以死惟忠學之每與平成物輙有以害之則嘆曰吾真坐寒而死矣今爲足下言不可出之故不但寒耳古之至人未有聞也未有行也必疲筋骨極精神甘賤役甚至侮效龍冒蛇蝎竟其死而不知倦然猶有不聞聞之而不行者吾料足下是數者皆不能盡平時揀求美便序棄擲厭尊夫人賢兄佳愛故曲徇其所欲耳步行至十里外足弱不能前而反非舟車不能越鄉将遂舍之而去道里甚遠荆襄江淮土俗嗜好不同東所邸不幸一日有飢寒勞苦之間風雨霜露之氣從而乘之疾病且作旁無親黨藥物不至則爲之奈何無乃賊其所愛之身失天生賢之意孤於賢母兄之望乎想少望一讀至此可以遂釋前念也列仙者少用心於寂寞焉寧於無爲已而道充其中大發乎外是以旦暮於吳越之區飛翔乎秦漢之郊縱意所如無留焉者足下猶未能充也遂群然發之援取其名而不思其難恐力窮氣盡則必有悔之者焉故爲少望計當杜門端居危坐凝念時用參同契九龠之書老氏道德言以增益其所未定道引關節存閑思慮以遠去少年之習高人長者當襲武而至矣儻猶讀鄒子孝文獨愛其序送婁圖南極有理使世之君子咩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惟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以異耳願足下深思惟忠之事而反復子孝之意救世俗之失正諸子之非明聖人之經是所期於少望者郎吉可聽不可忽歲行盡矣寒苦惟孚自愛

答少詹書

某雖辭多鄙自少粗聞義理之大方所謹守者道不踰乎中庸之德雖其間氣質有偏不能盡合然要當勉爲充擴勉而中道每見少詹爲志高意欲一日千里未嘗不賞嘆及見少詹欲自負太過慕爲家祿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又未嘗不太息也凡所謂家祿者卓然興起者世間常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慕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家祿者卓然興起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通達無間而可以顯仁藏用者故孟子謂不待文王而興此某所以願望於朋友而少詹若不相信反以不肖者爲隱藏埋伏不能盡切磋琢磨之道此某之所以疑懼而不敢深言也夫不能共由此道則當各行其志而已至於以機變爲經常以不變爲坦蕩以窺測隱度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疑忌爲先覺此道術之弊才此爲之必不成行之必不遂讀書之得祇以長傲見理之明祇以遂非故不顧少詹如此而不敢深言也若少詹番然相聽信知此爲忠愛之極厭勉之至只循常理有日新之功孔子所謂吾爲賓學也則憂患急難豈有不相告之理乎少詹既未能從人而合己又疑人之不相與而以爲外己所以枝葉橫生意見多疑不得與一世之賢者遊於大中至正之塗實非鄙對之人敢有自外於門下也更望深思詳察某已取此月二十九日舉親平生雖不妄適負人然就省約中亦自有理柑子已領厩錢二十千謹用回納辱念苦寒千萬爲學自愛

代人上書

某按迹山林君門歲久今者祠祿滿罷又嘗造朝方明天子登拜二三大臣作新庶事以圖中興天下更易觀聽庶幾成效少補萬分而某昔者盛年志氣旣論世事比及晚暮心志彫落又以未嘗施用撫己自疑輒布所聞幸垂采擇蓋天下之計遠有在於疆界之外則不可豫言近在閫奧之內則不足深論惟其牆垣之固庫藏所加若合而不管則內外俱喪其或經畫稍定可愛政周內可以安國家外可以威鄰屠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此言行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然而當世之士於凡遠者則或移大其說以爲奇於凡近者則亦苛碎其辭以爲切至於所當後先衆所共知則反以爲古今常談文墨之舊事因循掩覆受患已深誠恐垣墻頹圮障蔽有缺空言曼衍至計莫施則天下之事所損多矣伏惟相公留神而深思之不以爲熟爛而無取也濟士大夫爭爲恢復之說久矣言東事者則曰取魯取齊言西事者則曰取秦取雍又自淮直北以至京畿自襄陽指武關循河中以抵函谷其甚者欲遣間相招致戶納豪傑傾海徙出以結遠夷潰落之援其日夜思索僅

恐不精若此者其所謂在疆界之外不可預言者也天下大事廟堂之上當有成謀豈容紛紛苟爲無論抗類高議朝往暮隨無所責成徒亂人意勿聽可也若乃興利之臣轉對之日所謂閩浙湖廣之間更易茶鹽稅役之法至於創建官司網羅遺利窮山竟海無所不言向者擽盜之塵遍及內地烽燧相望煩擾無益其以爲若此者皆閭奥之內而不足深論者也朝廷法令之大備每患太煩利已窮盡不可損益革其大槩惟在爭民區區之談務刻過矣相公宜聽而置之不宜聽而行之也若執此二端已得其要則規摹可言政事可修惟是垣墻障蔽之地未有條畫夫兩淮國之墻垣江之障蔽也宜在遍爲防慮嚴設捍衛而觀今之所以措置疆界不知其何故也三國爭利南北戍守尺寸之地莫不建城築塢坐分要害今其遺址具在簿書交自通和之久例作尋常州郡一差遣蠶揚置帥僅存虛名列城具官寄祿坐食其間貴人子弟因緣請託遂爲僥遺廊臨之地不惟措置未盡其術而邊政日以廢矣且夫障蔽單則室家完墻垣固則外患息紹興三十餘年江淮無一日之政故邊荒驛來而江左震動人不自保此淮不固則江不安之驗也且其地曠人寡平野莽然朝廷累議勸耕固嘗經理夫農田之政非有他巧止在委任朴厚英茂才力之士堅久盡心若民得安居土壤盡闢則有增稅之利若官自募人耕作則儲米客穀倉廩盈積可以待外敵之變而無倉卒難置之憂前人施設嘗有成效今但止於閭道命使或乃暫付守臣至有給空名告身奪農人牛具辟伐之地草萊薦長立意苟且兒戲是同信妄人之浮言求一成之定計如此則其土不可得而食民不可得而居險要不可得而守實藩籬以安內地其勢不可得而成也故願相公惜之重之不以爲常人之所共知而加忽不以爲朝廷之所已行而不問謂當別爲措畫參考古今選擇能臣專一委任至於二路大帥不可止緣虛名無所節制必與支郡相臨相統責令脉理貫通士馬防戍招懷撫納成績號令雖不能盡如前世舉以付之其人猶須久任五七年之間俾有績狀乃令代易若乃初耕之策不可外選使人審詳其地勢力孤弱心志睽乖難以責功易以敗事惟當精擇賢令俾满十年自然土壤盡闢蓄積可考如使幅員千里粗有成規隱然垣墻外禦牢籠自北而南江左固無可慮自此而北中原然後可圖聖上方且倚留於二三大臣欲令見功成算近在歲月惟願務實而行不至汗漫而無統也某來下郡聞見寡淺自念不可以見相公而爲是書生之談論固不足以動心而徒慮矣雖然天下之計有決不可易者則又安可辭避而不稱一日有事起而謀之其可及乎執事毋以僭過幸甚

答劉子至書

寄示新詩吟玩不能暫釋友朋間皆[illegible]傳誦蓋自

風雅騷人之後占得大家數者不過六七蘇李至庾信通作一大家而帝蘇州皆無有之陶元亮則又盡弃衆人家具而獨作一大家者也從來詩人不問家數大小皆模[redacted]可[redacted]淵明蘇州縱極力做終不近似惟常詩中有數首全似淵明若江淹作淵明田居語若類而意趣全非今于至以平日研精之深一旦悟入自然得其七八可謂古今至難之事若由此進而不已渾脫圓成幾兩大家真爲盛矣近世獨李季章趙顯中筆力浩大能追古人雖永平盛府亦未易得然于至遂調如天機自動天籟自鳴不待琱琢登此地位則其不然如子至得從來下功深之力有今月弟其間尚有短之未堅等率始未明淳者以下功猶未深也若使要放下隨語成章則必有退落反不速琱刻把稿須審許當使內外兩進未可內外而忘也雖淵明詩亦自有工拙絕好者十居三四爾蘇州局面多却儘應副得過此亦他人所不能知也其間曲折非紙上可盡

答吳明輔書

往陳壽老言其表弟爾甚少文墨穎異超越輩流思見未獲也忽承枉示幾翰並惠篇什意特新語特工韻趣特高遠雖昔之妙齡秀質其終遂以名世者不過若是何止超越輩流而已哉慰甚幸甚至論道學知實真僞之說書惟學進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學修而後道積也詩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言學明而後德顯也皆以學致道而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其道獨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足下有志於古人當以詩書爲正後之名實僞真毋致辯焉更與壽老講求之可也許將見臨尚俟面盡

上執政薦士書

國家之用賢才必如飢渴之於飲食識心好之求取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獲惟恐不盡及其醉飽之餘肴好衰息方復調適衆味和劑八珍祈懇而後進勉強而後餐其不棄去者寡矣故上有失士之志而士有不遇時之嘆至使官職橫闕治功陵夷雅俗瘝壞遺風不接由其始用之非識心善人之類遺厥壽而故浸也竊以近歲海內方聞之士志行端一才能敏強可以卓然當國家之用者宜不爲少而其間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嘗預薦聞未蒙推擢亦有已擢憂患廢致沉淪既得外遷因不復入以一斥而傷衆信用弃華而傷實能又况其自安常分無所扳援後始類年求絕榮進者乎每一思之深切痛悼伏惟丞相國公晉當國柄所宜察饑渴飲食之時體盡誠好士之心急求力取博選亟用以爲國本民命永遠之地以報明主之遇以壓多士之責某等見聞所親不相爲比所愛不相爲私疎以公相信遠以義相昭昔班固奏記東平王蒼薦者六人國爲將才不專著兩

而碧納之裴伯爲李吉甫疏三十士吉甫藉以舉用而當時翕然稱其得人某等並膺朝列叨竊祿食常愧聽聞短拙知賢不多無以稱補萬一不勝惭愧謹自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一昧以聞伏候敕擇

陳傅良劉清之勾昌泰祝琛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黄艾王叔簡局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黼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柟游九言吳鎰項安世劉爚舒彝林鼎袁燮彥德明

奏薦滕賢良

臣聞國家之求材因其欲進而與之進則臣職修因其欲退而與之退則士節勵二者皆於治道有益而退爲難能臣伏見平江府布衣滕宬惟知三省樞密院事康之孫少有絕識文行兼茂外示湍樸及與之斟酌世故動中機微淳熙中以賢良召閣試肆通爲考官排沮孝宗惜之降旨再試會內禪而止比歲近臣又加論薦士人歎息以爲近世升目滹又無如宬者而宬康靖自樂不競不進年踰五十絕意仕進蕭然一壑甘於退老迹其清裁可以範世臣愚伏望聖慈念孝宗延登之勤嘉宬棣行之美特賜一處士名目以旌沖尚臣干犯天威不勝震懼伏候敕旨三月一日奉聖旨賜滕宬靖處士

啓

賀葉丞相

伏審誕敷明命寵陟上台宗社所臨鐘當眷賚之厚臣工是式咸幾觀聽之新伏惟慶尉國家若稽治本灼見後心考其盛衰之原必閱用舍之際三傑未臣於高帝泰項方爭十夫既翼於成王商奄斯剪雖異世每煩於興嘆而並時嘗患於不遭惟管仲之相齊與孔明之佐蜀皆以偏隅之地坐收強霸之數盖上之相信無納鑿之乖故已得專行有符節之合事罔間以儒陋之學功不逾於素定之謀維時眞人勃興昌運亟更元宰平房杜而不讀夢想天民宜稷契之自至伏惟某官器鍾嵩岳之孕才配唐虞之難從容煩亂之中有如蹈躍功名之會動中事幾肆坤順以承天躬謙勞而接下適契子男之服入均鄉士之尊漕輸江淮身輸吳楚權參華近寅契聖神地官兼掌貳之除政府歷東西之俊未能獨任容有累於設施命以仔肩國顯示於德行方今內康四海外懾大師劉晏得君財苟匱而何患吉甫任政官雖冗而自清欽聞卓異之君一洗因循之陋某衰年自棄壯齒無深外合錙銖之公言內愧鈞陶之私顧不腆鍼膺之敬莫伸廷著之儀愧喜兼深保數陳宾既

賀龔參政

伏審獨由上旨參貳國鈞渙號初頒交慶仁人之用尊綱肆舉益振本朝之尊伏惟欣尉切覩賢俟之所立無如出處之最難自其眷望於具僚之中則有致身於上宰之意苟惟達志建國無窮之基庶幾得君

俾民與被其澤自期甚厚成効罕聞時益變遷既乖所學之素事乃叢委或遠應務之周而又氣不足以行其言節不足以徇其道黽勉積祿沉酣牽身功名之垂逝云邈矣社稷之固將何該焉然物之萃者勢必升陰之剥者陽必復天地交泰君臣會通是生命世之英出任天下之重某官德將而道大體備而用全元化運於四時莫測機緘之際善歌調於八駿靡勒銜勒之勞屹然公輔之資蚤著謀埴之日思流稽楚聲冠中都民具十年之瞻帝求一德之賚果發大議分別忠邪多舉訓詞旁招俊乂豈徒因陋就簡襲制度於漢唐之餘必將用夏變夷復收籍於祖宗之故圩超鼎鉉大布甄銜某頃忝御史之麻老傾偏郡之乏茫茫其遠滌愧大夫之從斷斷無他尚異黎民之保忽聞新命喜倍常倫木德方亨水行未殄伏乞為時自壽少尉羣情

謝平執登科

羣士並進未知孰賢特恩所加忽為異等下有慚於朋友上或累於朝廷惟先王度德以任官司徒命鄉而論秀必使行義已著天下孫知其人然後車服肆須國家始賴其用固無以勸世俗之耳目斯可以為治道之楷模科舉之興古今殊制考之以無所統一之言語寄之於不可測度之權衡雖人不求惟藝是擇雖復方州論薦宗伯選掄以至親煩明主之尊臨訪大廷之問防限最密謂非不肖之可容條對甚多庶幾賢才之出此猶且士無定品家有異心方其想望於進讀之時側聆於傳呼之際曾莫識其素守遽超越於輩流市井莫驚鄉黨夸耀習慣既久見聞謂何況如某者少經歷於賤貧學不專於師法晦尤未蓋祿仕爲難是以私自退藏甘心畏伎之賤後無田里可供公上之求雖黽勉而應書每旁皇而却顧不謂錫以過分之寵拔於偶然之中集衆人之所榮爲一身之厚愧始迷弗悟徐揆厥由此蓋伏遇某官臨稷中樞左右皇極聖賢相遇持守泰寧之基忠厚成風力行寬大之政思皇多士咸造在廷以為儁意共舉實未若無心而得後遂令凡陋致此叨踰某不敢恃以自強因之有立追觀前輩之盛莫匪能臣之流豈伊叔季可致軌躅尚庶幾於十一以報答於萬分

上趙運使

文字為官已逾星始邦邑至重互忝命書稽參功緒之成周知貢賦之等上嘉計使式孚民生伏念某自知之愚舉世無取少而干祿本場屋之空文誤蒙虛名覽周泰之癥史未嘗試吏自靖便親傲紫涅之若斯蓋超踰而已甚然而州與甸官之外地當閩粵之窮取金於山差鐵碟之既隱食鹽於海莫滋味之不充善政不施得財何所此蓋伏遇某官身為權量道莞盈虛損下而惠之以仁正辭而設之以義眷六飛行幸之所而供億兆之源國取具而人不勞生者衆而食常寡是用發舉官吏肅振紀綱不專責於有無

姑務戒其苛虐坐令疲瘵盡力撫綏昔周三監厥有保惠之道緬惟漢使始專剌舉之權古人與稽何遠之有

上芮提刑

外君之始領郡過優延見吏民周覽風俗共惟大使繫時上臣姑願察其愚吏敢自飾於辭令伏念某少而朴陋發憤藝文迄無寸長可當世用項叨中秘之論定許以便親而告歸休其數年之勞假以一城之守蒙恩若此思報謂何然而以歲計功曾何日月之積引經汜古不求法令之師遂爲山谷之生食於草木之實嗟孩犯之與取尋刀斧而相仇仁義未明寛猛交病息爭而治無訟爲難此蓋伏遇某官實公以身性義爲質弟兄師保俱爲天下之望入門户儀刑方覩天下之論道周行江漢親至鄉閭比出六卿復使三輔深知上意之所向常持中興以與民豈惟伏念於囚奉盖嘗教誨其官屬有所篤瑣敢不奉承助成必世之仁以請一人之獄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張安撫

載消良日祗合左符受要會於司存上起居於大府顧憂黍冒有愧趍承伏念某學朴而無奇行訐而遺俗圖書之館猶或探其虛名民社所關切非利其所據乃眷古括爲今近州文物聲名沾潰已久山川風雲夷險不除惟其險而難通是以淳而寡訟哀此淳獨梢寛衡嚮無幾從容有補萬一此蓋伏遇某官逢世以泰保能以謙先王勤勞固已載之彝鼎後嗣賢業茲蓋大其烝嘗爲帝信臣鎮國東屏奎文寶訓侍天日之粹容錫盾瑚戈增郊畿之重勢豈惟寵極而人不忌抑亦民信而政易成矧是屬城有不成德盖方伯之職王政相維世室之卿所見者遠敎其下速侍以自安區區之心斷斷若此

上韓提刑

誤領恩典弗量智力之堪方懼譴訶已及政刑之謬有嚴王命肅告使臺伏念某才短易窮學剿難自頃塵於仕籍久叨領於書林忽被郡除莫知所本惟法令制時之要而經術飾治之餘二者之間久爲難居一成不變無乃過中昏惟山谷之窮民亦有父兄之善意爭訟差簡可使向方鞭撻過多秖傷和氣顧如不肖難以論茲此盖伏遇某官以義行仁本身及物天姿仁恕宜委重於事權世故通明莫致文於茲冏王都而近浙水以東億萬維民動息待命方見撫之典㝏評致省之所親吏多侵冗人則冥罪仰普覺大粗免滋章操造父之轡銜疾徐不失踰公輸之規矩巧拙可擬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陳提舉

昨奉詔恩許承人乏拙無他斷敗不獲辭惟日之良上事如式伏念某學無通變之益生禀遲鈍之資筮仕之初以身自效悔不更於州縣已叨寘於朝廷行誤擇以及茲恍不知其所措矧是古括素稱陋邦僉

鐵所藏有山脉夷傷之悲魚鹽通鐀仰海瀕枯竭之餘分財於鄰無他自食靖言補報之萬一敢復辭做於毫釐此蓋伏遇某官誠明粹和剛毅篤實大音不聲律呂既調元氣無私草木自遂有懷乾道之御史上繼先朝之巨公信道益堅得名甚寵臨遣之際上意可知蓋京邑之爲恩根根本而益孚妥借官吏使各據其所長閑冪簡書非務出其不測況厚起承之舊倍深傾盡之誠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李叅啓

伏審駿膺制命榮總樞庭儒者得時天下幸甚切以右府本兵之地六師平國之威制牙璋玉節之符遣熊士虎臣之用智其算畫必得雖任而易使既以熊膺亦或邀功而生事緊上拔舉條時翕張傳觀前世之用人無若本朝之中道肆擇通儒之俊使知素義而養成耀於藝試之餘欲其更變而明審望實既著姦宄自消然以仁而遂其謀允文而奮於武乘茲二任歇惟艱哉自非才德之全莫寄安危之大某官揚簡而知險阻清和而化寬厚赤壁黃琮上裡穹昊豫章文梓表立明堂廷爭犯顏凜純忠之外著燕居若祛疑沈勇之内昭赤心佐王華髮在服既才家宰九等定人物之評勸學經筵六藝致帝王之用除書甫下士論已傾謂當稟進之時匪特延遷之舊宜更新於百度以震懾於四夷某比接周行嘗陪末議忽聞超序倍切忻愉蓋神兵在於不爭而太平見於無象武欽奇冡自射穎齡

與交代啓

講學丘園居昧論交之素佐刑鐵路契敦長事之先在疲儒之所蒙固依承之甚幸共惟交代某官器質方雅才識敏明挾舊德之名家擅能官之美譽宣麾尊任快剖決以無留尚佯爲人豈徊翔而有命既疊申於疑獄乃多積於陰乃發迹自茲亨途何遠遽作稱至如某者未堪從宦徒沾策名叨被近除非官序之當得術將統職量分義以自慰智者之後利而因措拙者之初鈍而難習或可施於墊居顧勿棄於疎齋方戒寒凝倍綏德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前集

祭文　　　　章貢黎諒編集

##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鄭公官雖不為賤而未得要地以建明年雖不為夭而遽委慈親以先卒在物理而不然抱此疑兮安詰一人為善福及多寡均至其大者固命數存豈善人之偎多致神祐之聲專自死自生或壽或夭惟其所遭莫適控告嗚呼哀哉歷觀近歲賢者之志各出其力以救斯世而質有厚薄甚有同異蹊者受侮剛者見忌上下之交不合君臣之心罔契嗟賢王之誤斥難復登於袞佩而猶淪謝滅沒不存一二匪摧棟以折軸將喪明而亡類唯公順正靜密夷曠粹冲



不遠其心不褻其躬出處進退清涵顯融謗譽不及庶幾中庸此愚不肖謂如公者可以繫天下之望而待萬物之會通區區之心冀其德業之愈懋年壽之日隆宜百齡而未已曾一病以殂終嗚呼哀哉某之於公長幼分殊登門晚矣承教則疎自聞公喪晝哭夜呼茫茫長空慟不可呼死生一訣公其享歟

## 祭呂大史文

嗚呼語何必深論不欲極使人心而有止則雖言而寧默細道術其難知超聖賢之獨得雖經籍之具存蓋不存之莫則肯余之於公也年有長少之序輩有先後之隔每將言而輒正意遑遑而太息今余之於公也喪前路之鄉導廢旁觀之軌則縱欲言而誰聽根冥冥而不白人材兮雖合世道兮開塞彼裁培之吉凶竟無所考兮余亦安能至此而不感也紹興以來聞卑見陋士失常心頹錯昏蓋非修身於力上自救公以生禀之知世家之舊備義理於一身講源流於通和既斂藏以並納亦隨方而獨誘由是東南之大枝起林岫為英為哲繼公之後如雷雨之先物咸穎發而苗秀流蘊藻以毛穎蒙恭稷而饋餚嗚呼公之施於世者止此而已至於不以記為博不以文為留器不止於一能事不期於偏就事欲析而愈精德欲充而兼胃暢羣倫之異旨續先民之遺胄周孔之襟抱而不逮於過之物思而不奏若千載之有待又一朝而永讋嗟古人之皆然慨今人而何咎侍哭泣



之可忍從悲哀於此酹

## 祭石似之文

初吳浴之頤成扶乘浚以濟躁及流風之欲泯悲獨聚之勝預豈有羨而後瘳將莫瘳而自閒公孤翔於南泉佩形貂而力弯途遙遙而聲止駕冉冉而難攀彼為山而造天必峭險而崩頹試俎櫓於荒疇固一穀而群嘗織斥遠以零落更十年之間闊晚回籍而下招稍色愉而体嫻已從玄其遂通譽非中之所安徹大暑以奚為驟忽寐之弗还遺幼兒與弱女卧土薄以貲殫嗟死生之何常偶形質之暑間痛威木之涸涸收蘋水於幽瀾思共評而莫獲空掩涕以長潸

## 祭高知録文

宣仁諸孫貌寬氣平笑談豐肢觴咏流行宿於吏術割難釋微其長顯材懷也不疑中以病發飲食自若神明折衡胥史驚傷人之刻違惟力是求有所不能詬天歸尤其在君公謂分宜得胡亦莫逐貧賓余抱城東道宦欵棟毀垣紛手哭者寓此一摧我賢門下奔走睽阻今焉長辭來對清酤

祭趙知宗文

惟公廉問岷巴或兼忠惠稱一時奉使之賢利祭邦族事遵法教爲近世同宗之首至於恩庵教育皆有益之言服用蠢樸無私積之富頤贍遺老存育貧人尚其耆者求以引莫遐聞殞皆疾切摧傷焚衣一卮於此永訣

祭韓子師尚書文

嗚呼倜儻之松山上之苗崇高易邊皆者貴誣其後不然沉下則通生而尊豪以死受攻所可冤者天與君儀既墮鼎鍾人共埋沒嗟公之生超絶倚偷倚挂古今渾洽見聞識必詣遠致常造神淵無洛若貴寶珠琳浩浩滿滿霆雨濃雲威望之所銷壁氣焰之所炙所繩尺之所裁量機智之所斜紛可以御技謀議横奔定猝變以奇譎然而不使之聲任間關束縛賤貧渴硯枯筆場屋酸辛角寒士之一能取科舉之銖分而使之傳營髮組峻墻窄門身隔影響邊遠青溪每累然以折節餓貧焉而推幹士畏而遠物疑而牛雞事少而功倍終療營而厚封五十之年半焉憂患

尚書學士朝廷之儀時雜雖矣亦弗我施積發挂冠龠米自炊猶或未免口語紛睽角舟出沒震擇泚涵天莫勝人今曷其追衰披黎民不自正中幹豈異多是非所蒙我道荊州帝扶千叢寓觴吉別與江俱東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學不苟爲是也故雖既闡理要而猶前師後友上請下問至於老而未已仕不苟爲進也故雖已得名第而常避名臨蹟披親辭病終其身而不試側躬客辭於接遐賓塋之下垢衣惡食於文簡貴梁之地其仰如疑其俯如愧疾痛關心藥石起志惴惴慄慄以殞其世嗚呼悲夫豈非小罪大懼而知爲善之難辨白累錙而畏夫身之易不私其樂而私其憂頗近於仁而遠於利者乎若夫父母兄弟安其義而不以爲勞朋友國人化其節而不以爲異一純無疵群賢稱貴蓋聚乎其可考非平爾之所議也余視執事匪合而離書札罕通嗜好多違至其知君自謂蔗幾念考槃之不見陳侗酌以采思

祭妻母翁安人文

外舅居家門貴身貧夫人南産地異材鈞京山四年遠不偕戍挾兩幼女終永獨處居閒歲深得官日幾分甘共少其樂術術內不爲豐外不求多稱力而食薛藿被禾人所弗堪巳則自得巧拙之間豈有天道我生多艱適首不質夫人愛之始自鄉枝源流不已齒髮既衰如雲出山未雨莫回毋得安來忽以凶報

預知將終曾不我告所不宅寄意我之禍亦有短償自今無怨被一卮酒此遠味㫌寄哀此文追琢我肝

祭中州處士李公文

嗚呼排幽出深自爲芳馨天不夭傷使秀于庭彼來者誰其采莫掇把嗅過之推落歲月君力於善不善求事功拙絶技餘本樂是宗使其師友上下百世庶乎成材性命之祭今也七十靡有矯踰亦足以歸無怍斯丘蕲春山城中洲水宅槁梧其陰釣石不沏昔我謂君死如委土順而盡矣何較福禍君曰不然孰示勸懲端衆爾身升濟神明悲君遽亡無復論辨盍從天來視此薄奠

祭鄭景元文

天之生材豈不欲用曰人不致匪天能違人之有材豈不求通曰天不顧匪人能洪天人相尤事走理昧材雖夷成卒以朽敗壽皇御極思得奇幹大臣爲備小短爲悍誰不緣飾雖不奮迅取於咫逹誰不親近臨歸重華尚覩技擢公登甲科乃自訪落旣有異能又有絶度率馬以奕遵彼大路乃不卿相乃不方鎭乃不奔走擇悔四鄰乃爲遂人饕餮啻曰其田不食海濱廣斥上書非恋飲酒非狂非如題鳩使草不芳非天非人使公蹇蹇曰惟公命則又鄙陋求嘉[illegible]號多友朋公在其間前接後承我叙晩出公顧亦厚澤志紛紜盡會一剖置之何爲恋家爲樂但念公亡山川寂寞且予公墓且哭公堂且舉此詞以紀我傷

祭姚益之文

聞善多而守者少知道易而樂之難誠聞誠知其又奚問盍君貫行而無違堅論而非訕老於科舉而不榅業於敎學而不慢一造之悟遂發方叙獨覺之和不設氷炭每盎盎其內足不矯矯以外贊志英華之可玩澤枯槁以自樂不違物不傲世順天命遠人患可謂能新方寸之疆理闢重昏之奧旦者也君之友朋無不得仕使君布褐誰毒處此松楊栢偃聽彼文梓惟有後彫又先以死今我之歸獨行依依望君之像身聳兒尚焕生前欲接而非陳觴問故浮淚交揮

祭林伯和文

嗟君之質堅孝而明故決不回惟是之行我之事君豈獨故舊望其誠然陽燧在畫家旣叔友官旣癖清進趨之行旣栝以斧鳥不安行接蹕百里誰促其步五十而已毋吝末路遂失愛子府君壽考亦相尾死禍難之來東頃西傾四山合類帷擗謾衆欽以情推天不我愍欲力以救則非我能君之於善蓋其性爾至其所遺則有命矣雖以此說詎能勿悲我於君弟如我與君之幼兒今爲幾歲學不可失我其與論[illegible]我遠役不能往哭念君如存陳詞以告

祭翁常之文

嗚呼市隱於太王之下林槃於秀峯之上世塵治而界余營獨立而縱放嘯雲風而霞服超龍歟而鶴駛

詩抽情而麗密賦寫物而宏壯方五字之得傳甚罕
勝而覇王每孤吟而永日何計外之得長飯高麻餘
之參黄姜詩自躍之魚蘆陶令宅邊之柳唯公儀園
外之蔬猶莫色之憔悴不帶索以娛老志欲行而氣
留形僅完而神耗悲人生之愚賢等飄颻於埃塵若
少陵者知言謂非佬而危身未疾已盡綺文固在注
兹一盃挹彼東海

祭高永州文

先后聖德天報其門何以報之維材與賢篤生勞之勝
而自陶冶不以師教有知公者聲譽蔓貢聲華播賷
銖黍稱約以操厥身官奚弟昭知亦非少屢聞賢多
不用竟老於默零陵併重奉之理不可推通人所疑
我榭素賤延辱公女手擇定疏相與敬爱公歸自洪
我昇西山瘦馬獨來共談草間我疾異甚遅旦暮死
公今忽先視我餘幾以義當哀以情當悲昏塞我哀
不知施為又失我思無復昔語強奇兹觴公酹勿吐

祭陳同甫文

嗚乎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
以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依載書以來
糾結披籍鮮剥闔闢通其殊特者於詞章無後無前
啓蟄蘇醒獨為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濠撰海取鼇
惟己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
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韶樂獨闕
嗚呼同甫絶代之寶衆豈同其抵擲棄捐亦其常理

子重愛禍嗟又已甚窩矢以攻殺者無禁脱兵尉械
為進士頭天子弟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
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雖平寵光易溺
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蚤從子今也暮衰子有微言
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嗟無勇和隨有罪
子不余紹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
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祭史太師文

嗚呼公事孝宗舊由龍潛翊之天飛勞畫倍蒸孝宗
命相公再當國同致太平亦同好德公老臥家孝宗
禪禹辭於群臣獨留公處公之特覺孝宗始疾及其
計聞震悼以函嗟夫天生公實畀孝宗君臣之間自
初以終豈惟君臣以師以友言同慮從恩隆禮享官
為太師九十之庭中興以來未有公比於皇孝宗廟
祏既祔四海恫瘝三年縞素惟公元臣存歿無虧良
思孝宗則惜公怒昔公剡丰有五輩或至否均受其
賞我不知公公亦為我如公至心固自為可生不能
謝死也宜哀敬陳茲觴公無吐哉

祭陳君舉中書文

嗚呼惟公勤而苦之累敏而成銳之功豈徒意講聖
賢之精義固已實考王伯之行略所欲託之空言又
曰不知載之行事者皆古人之未及詎廣學而希通
有能行之番周道如貫珠曉百世若發蒙開章程於
草昧調總樂於驚灘其廣其長其深其崇可以運之

掌上而指之壑中鳴于海兩歧發題短紵衆名如雷新
言如風宿老負牆家營異捉而時文靡然由之一變
遂為多士之宗好惡順逆凡几恭恭進退用舍侃侃
雖淮撰應內沆笑語外融曾未施其一二而斯大於
山忌衆成叢芜足角壻之流振袖蔚村之峰帝曰汝
歸公寀無聰嗚呼哀哉世事多端非智所能謂其易
研而後難工有或問之指昭以豐雖其不磨垣乎于
穹自我獲見四十餘冬其術則昧其論歸同倫禮筵
而韻送死始而生終畢疾侵陵未久西東天罰有不
宥錯殞併坐公旣棄我又道備凶日餘幾何而不齒
公覆酒成此有稱冀胄

## 祭徐子宜侍郎文

嗚呼甲寅之歲天地震崩惟左司郎曹惺夜驚判心
為詠殞身為行奉漏沃焦幸而復寧曾未與時有中
南冀虛飛山出浮戰成亂騎書文章頂指畢折請誅
請涙以一休為自兹十年旅食僦宿醫目泥以染自
繫蘭釋見道長老母門哭逢舊御史擁臂瞋目處使在
寅江淮大兇授之盜賊併塞賊衙毀擾學初燒土補
[illegible]賀曾林陵之畫衆固不右逐從祿
草閱[illegible]日諮辨癸舜與羅織重就朝傳罷斥暑報彈
[illegible]果其前功廟佑之恩陳其往究行路之
悲彼魂不圖刖立是非坚人孔安寃哉獨危嗚呼哀
哉心恭兒沖氣順詞正如璋如珪旭變起敬誰詆之
孤雖寄之命今也云亡可以論定嗚呼哀哉惟冢者

神惟知者天物险我平降鑒不偏匪伊後來古聖則
然靈也一觴歸安於泉

## 祭趙幾道文

嗚乎世寡成材天損人爵賢外處中得角夜圭昔
在孔氏學急於困終身之力治此分寸嗟余幾道獨
源衆流不尼不奔孔治孔求國能洋洋家行濟濟有
以致用無不具體事物之碎多於髮絲性命之眇猶
隔忽如果既熟可薦而食其或不食遺後以德誰挽
而後執推而前電逝矢激驚波駛川余癘且老視蔭
未息期君爲殤血坐巖石一游甚難悲夫驟亡病覆丘
陵氣血靡九天欲行道世欲樹教胡不保定併試厥
效寓古茫茫去來堂堂盈庭之哀痛拾我觴

## 祭丘樞使文

特起為豪閒出為賢公也師友是爲本源在乾道中
京師多士生席推高曰張呂氏公特褎然獨步濮闕
手提泰華橫絕兩間曹李春晴容臺夜雨通籍併揚
連月滋菑挺空千尋卓地成蹊聲合百代貫聯古今
更二十年舊人日少金鑾中朝至根江表誰執牛耳
晉拉主盟奉先劉淵堂為領袖歷方隅聲實甚重晚
登肩相乃不盡用嗚呼自古講學祖性宗命克己復
禮踐始篤敬功名之技累泰實足富貴之流炊黍未
熟惟公本源我則素知投之塵尾張呂同歸我生款
啓以拙自撰縣公有聞又顧不近公言世事譽君盈
尺彼分毫者精微之極余取其龐拉朽夷難懼子來

精散落無還假公此評不果自見況今老矣預宣及遠公龍五秋我病四春雖有遺論無復再伸墓已新阡寺已新長松翠華下淡海浦一鉢其荒茗苦上浮千里同念弗我有更

祭令人文

嗚呼子之物亦必周匝不止於辦一家村明勇決不止於了一身余寡偶而少從怨遇子而雙親雖月艱而歲棘常旦夾而官貧何慮之多而食之耕豈衣之敝而筍之新勤息先至如轄管分尺寸自定如青游洋竟後矣爲立爽谷聖哀哉悲夫孩塈几而高壽所同渚於性靈撫栰闕而迷離亦雜吝於情息哀矣哀追無成悲莫悲於事雖平亦昔余寡發絕子譬以偕死今子病亟往余不如無生凜拈捶之介雪崇琊雁而吞聲大塊漫誰濁誰清耶此無蘇若孚獨行

祭碣約父文

嗚呼哀哉行李左家經營傳決三場甚工一第可斷用此取獲安坐運籌以短議人於已曷尤矣其兩闈併書孫武雖得優科已失故步前神于厩馬行翩翔抜劒抵掌勢則當然湘山之長湘水之遠招子而來留子不返噫母啼矣淚盡目乾噫友悲矣氣折鼻酸詩應絕吟易應罷訓爲感都消百頑誰恒扶柩彼字上恩如春魂將無同我語或聞

祭劉公實侍郎文

昔我官吳寧公爲獨且慤且拙無一可將子一吞書隨吏後先公領而受如是積年別公東西若常在側問訊寒暑其敢有失閒胡關獨子困婁也公乃長謫報行始閒倘公自置介介持持雖爲持殺屢雲王國未嘗枉己未嘗徇人未嘗計惜私售其身我因之使時踐公後情發律寬可放可守歸從泉山葉栢而上兩起公公不一起望公深者終遂高踏特公淺者公曷輕矯出處大矣古今所難孰如公完既老愈壹婁甫之岩采菱若雲激其歌聲以傳後人

祭周南仲文

嗚呼哀哉剖形而蜕須强心而[illegible]刱俾俾而竟夕事固雖而難精理尤微而易失信孰槊而攢陳疑避跛而旁出者昔能之故智就今巧之新術超起前而却拒幾左挐而右繁山未高而亟進井既深而更抵積劬勞者至矣終抜類而辭匠力歛周乎世人紛上勤而下鄙穿小便以爲巽不吉劭而特激其家化而戶曉乃群機而衆嫉希慕合而何有曾不假其一席粗窺右文之戶迄老棄英之秩身常屏於窮巷論每喧乎京邑詩雖取夫諸人嗟誰受而誰食嗚呼哀哉子昨拾我曷月曷日夢揮塵前指予之丞音樓重訊勉子以德抜外物之爲重夜吾實於褰攀何飄風而得久漫黄潦之驛溢孰後獲而李悉勿先辭而亦逆謂坎槃以長在奚死亡而遠及歲條淡以持莫決沈瀾而撗集噫昔之會有言未卒豈關江之吳照邊重泉而求畢侵也兹觴子尚來觀

祭黃尙書文

嗚呼方哭公將幾又哭公哀我人斯一門兩逢始公少時便期不朽少天下材乃相與友聚書成山積疑成林不貫不止斷以內心唯唯默默與世不隔卓卓的的自爲令德進諫何曉退奚關焉何復外徙南東其邊公存匪石終始根柢常扶正論獨引大体旣病旣衰猶爲時咨得士三十可培國基今始五六嗟其難遇所識未傳乏賢是懼人生幾何誰能無媮思公壯意今我游流憂人雖急憂已无重得闕得謝有識欣悚天台可去雁蕩可來公若許我老復共開茲焉止矣且置是事有醆彼酒有切彼胾公不歆我意則已宣公如我歆一念萬年

祭俞侍郎文

昔進太學公乃心親一經家宴萬類千倫後使徐州我獨神遇衆賓藉藉郡坐羣語人情貫難對面山川寒暖燥濕隨時屢遷波波雖流金石常在我意則然公亦源体公侍明主善良有依然淸崇享銷紛釋疑色別朱紫聲辨聰聵坦然平環可以用大淳熙朝士存者幾餘況我老病竄身海隅儕其作雲臨安之上謇而不雨迹泯無向孰謂未泯公之至誠尚知我衷酒泆同傾

祭王君玉太傅文

嗟嗟指子學損求之坻愛子德容質淳無野晚哦子詩鍾山之璧喜子業藝更進往昔四十年間散合靡常寒溫每通細密其行錯田以來信忖尤謹我已昧昧子何懇懇自去師友義定不慙緩當不後急當不先鼓之咨將我則多愧瞻之從與子信勿背偏有越客袖傳子書問無恙耶乃與諸俱立朝幾何論事未也徙成古今莫奏頌雅崇高轉瞬忽亟奚悲喪我良朋妨老增衰瀝酒于江巨壑攜撼執淚端把白日照闇

祭虞夫人文

責子以貴力欲必窮僞子以貧請期必從爲憂夫人獨寒遠客豈不榮養質子來索示疾求金死猶待衾孰如從兄存沒遂心蜩蜩空悲寂寞罔悔壞此從容成彼狼狽噫象及叔古有至難薄夫興化君子所歎誰能同生不同緩急以貧易德何啻[illegible]石異景迫人老驚爲見之逼持一尊式昭毋恧

祭徐靈淵文

嗚呼不難進爲難於官庭耕釣雖微貴能自娛孔鸞高翔直不爲家長歸淵潛下超重深念子少時獨負奇意方諸空明本自至尚帶遠色神逢妹知誓持退休劉棄臺虛回風雲旗豹歸翠被條文抱質謂笑纍纍臨絕之限豈猶未平噫曰造物吝我者名子實有能何必老壽交朋共傳可以永久酌子芳酒送子好辭子安其歸毋猶我思

祭戴詹事文

嗚呼我幼而識公長又貫悔我鼓我莫如公先發自往髮達於華顛志有各行情無間焉公說逢時備道

始尊趙尹䙫宫長冬官文詞之宗經術之淵麒麟獨
遊鳳凰孤騫君父恩深百請難絶疏廣雖去終在鋁
闕貢禹雖留卒以死别都人熟見感事悲切我病卧
久違公遠歸曷不迎門曷不倒衣曷不大斗以酌耆
祺鎬巾素衫相對曷為

祭徐文子侍郎文

嗚呼昔者諸友以業授人隨枝逐條各自秋春于時
侍郎卓爾靈根有光厥師蒸華衆門凡眼未剖視如
等倫我獨嗟異望之日新意大非家心小非貧信之
於朝勤成於民不止俎豆從容簪紳可用旱旅有嚴
有仁何兮㳙蚕愈削愈峻可用解侍能羽能翰我老
且病戀影惜身坐觀侍郎拯溺扶㐌忽捨我去始熱
之根兩梁摧峯大江揚塵馭觴無號送于於墳悲夫

祭陳敍撰文

噫道難知其又難行參省後覺固天先成公切向少
懸悟獨闢九流百家不學自能天固畀之龍文媧特
公亦疑然精身殉國夫何事譯以名受抑三十年中
進寸退尺清切之地雖曰大達不及上前献替雖客
家與飽飲厭志曷從豈民無良使我不逢釋余從公
狂氣未歛耄至而衰百罹易戚鎬床並坐諦視慘慘
已矣奈何歛也靡臧

祭朱文昭文

嗚呼子生逾七十余猶病其不廷子訃已隔年余尚
意其或存摘鈞孤耘釜浦貲村以嘖旨對腊理冥論

遂高當徑兮㷀厥門面肉推腫兮眼眵皆書成家而
不食解野鬣以自温嗟子去兮何之兮竈先置雲簃
軒聽我苦詞有來我魂

祭周宗夷文

謝家古迹木石照廬雖在城市何異郊墟質完而稚
行方而雁語諧宫商放斥俗書已甘短褐何羡長裾
上承親歡兒女傍趨良朋時來花月供娱十十五五
煦煦濡濡人生良難正爾何須使盡其壽豈非槃欣
自子失音我久歎吁不聞着䒥擱焉求但一念起蹴
孰知有無同㚒發中孰分拾憑存豈其實亡豈其虚
酹此消滴百川撓酥

祭徐叔範文

嗚呼叔範孰惠子不可又之能既以文称視古先髯
韋在今絶朋嗚呼叔範孰厄子不可堪之窮遂與身
終一犂盡田百疋傾宫遝遝仙壇悠悠凉汝何槃而
留之死罪他彼哀子者恩重輩侯殮藏皆新毁柩若
流嗟人異生豈不同泯惟有斯文不随以盡

祭陳益之侍制文

嗚呼知後何言言又曷明世所謂善孰非我朋豈或
舉之而莫能勝亦幸有一神和語平棱遅嘯歌水送
山迎自斷荒陂窮無紅青如鄭公業頗以家名一飯
不孤四坐常盈筆硯欲絶忽歸永寧春梧晋間汝頴
今評攄吐宿癧鸛居晚生技𢷬已慎百詢驊騮慨此
多友聚為時英各東志義俱存法程惟公厥特文武

論經國有大命率先啓行來下巴洪風回洞庭匪勇
爲尚由其血誠天之牖民心膂股肱誰甘蓺壓桔槔
弗乘銷沉至死有困無耳嗚盡異危以哀冥冥

祭林叔和文

嗚呼我少狂勇自喜先登拔而偈者獨君弟兄人之
所利我之所諱君不我同亦不我異君質甚和內涵
至剛學嬈而茂行沖而芳名馳勢奔其難在此始約
終窮要信於己如水涉源細而常流行潦雖大豈爲
海謀如山定石物所倚鎮青欲爭高推墜必盡栽彼
委羽寄化潛符故不敢斥號君草廬若若生民之死
哭辯有德者貴無德者賤昔君過我一時二篋春笋
秋花爛熳將几婁冠後會不果其來青楓未斷墓草
新栽竹遠莫將菊尚可把爲君之蹟捋植壠下

祭王木叔按監文

嗚呼忠者上之肝膂也執盤石而不移明者事之蓍
蔡也孰鑒燧而不欺廉所以紀其身也圭若琰而力
持諒所以端其友也天嚴烈而正詞亭山雖高岷江
雖平舒以春温飲以秋清屹其少時已自前輩不沒
以進不撓以退曷徐其行曷亟其止世拱之侍無幾
日胃盬梅腥熟終歸臭腐肅夫嫉哉括士肯顧公昔
浮舟篤言東流排我籬户笑談忘憂舟載人往徒載
遺像後生觀之猶得髣髴

祭蔡行之尚書文

乾道初元始變時文公尚總角掄麗趨醇機杼自生
筆墨爲春大學南宮編魁等倫杏策忠愼直詞大拒
名傳外夷氣蓋先民踢第而歸措未冠紳甘節忘卑
樂志忘貧疏食朗誦八音遞陳歲莫日斜幾就隱淪
曾不介意形于歎嗟孔子所賢匪直也人平居寡言
莫能疎視及見於用黑白洞分歧和以安布在全閩
有論有執西垣北門夏卿篝邊絕不與時衆方得昭
公何恂恂不貴其辭而貴其仁既進趙璧朝服九賓
燕爾玄酒公尸之熏世故遷流多香常也毋辭中道
羸尾曳輪遂公長亭郴色驛新秋風未落逝莫我聞
吾老發明將死雖學海獲河翻求矢斯禱

祭薛子舒文

嗚呼元化顯行發括繫與失其所弘叙冢牢成承孰
挈乎道而昧以貴孰安乎故迷性之初我雖空廑庶
見子兌千年群疑百世孤通子生甚遲子知何速靡
煩播種自致荏菽未聞先悟未嘗先領虞夏昭回漢
唐蘇醒危豈意特蘇豈親扶搖古窮今以鎰稱銖如
車既成共載一轂誰將西歸慭折子軸寡徒降老爭
於城與忍同貫生賦彼坐隔山林阜壤我父退聽子
胡爲然有視無覩寒泉既沉露菊未采餅壘覆翻天
地常在

祭何知院文

嗚呼盡溫太學陪公下陳見謂溫厚性良行淳道佐
諸宮公步陳長聆轞侯賢勤論勿往公關國論余因
讜言顯拼陰扶厥功倍播公關小山然薛邑里余又

廢棄近通一水歲卽勞苦書盈篋箱海相帶露日柿凝霜宜其百年相與勿替哀哉不祥千古同逝公尚來已余存我將皎如疚觴從公以歸

祭黃觀復文

嗚呼昔同吳官怖禍延觔子時少年未測我語子尊亦疑匿使南去既歷三紀蒼涼成翁百閱滿腹千慮塡胷乃能與我源關淺求學之難知非適今日自有經籍明乎衆沸及余未死要徵以一卓彼鑒者燗如晨星有欝彼家渙兮春冰悲子一晉不復再明八年豈多哀我四友子宗三失海縮嶽朽濛濛兹酹沈將不受

祭宋庶父文

淳熙初載賓偕我遊我言甚切世誤不訓子恵闢之如水東流惟其所欲書外無求食或偶餕衣或穿衣山或探載溪或狎泮若耶之曲雲門之廠抱蹇獨往竟歲長留三境皆伏百世承周雷霆磧塞日月昏幽子不人語人不子謀自悟自業孰知其憂嗚呼天欲死我盡喪厥儔無復傳聲無復置郵無復影響千里相收寂寂永夜茫茫古丘不如我先放子白頭

祭薛端明文

嗚呼視不以目而明聽不以耳而聰譬巧射之百發豈勞思乎發中由天分之素高與性會而俱崇故樂廣約言而能以理服物條傳書論而不以學爲功當名重於淳熙會多士其並宗誰獨悟與衆得皆自余之啓宗族蹇安之𢦏量外未嘉而弗同幸於公而無疑休莫知其所從癒道術之難明非專嗜之可窮雖弗同其實害公胡恃以自容偉鳳雛之挺出貫千載而兼通悲霍霍以先逝慘僾而奄終嗚呼方謀垣之始合兮謂禮樂之皆可舉何師干之晚試兮乃時命之不吾與位暫伸而志屈神尚完而形沮每相從於一立付萬事於無語耆老都盡寂寥誰主我但孰存有隕如雨

代祭梁夫人文

允矣夫人爲世婦則環珮有意笄珈是飾閨闈之抃賁難其德乃當天心乃生相國河嶽作靈奎斗爲文右我明言師長縉紳乾道之末整齊百度洽被北戎桒夏安堵下多其子而知其母大國既苔衮衣而養言念鄉井安與南往謂當益歡何意泉壤嗚呼哀哉生人替替昔公種插望公垂還收稿以甯夫人逝矣公肯曷顧而况不肖義均骨肉閩吳相望莫能往復遙持一觴有淚如覆

祭李參政文

昔公預政轉歎爲平牖象一去峨峨其程天蘊良謨發於妙齡速拔退藏愈勵愈明今所未知古所已行方略部分如將使兵百家龐殺全取粹精一代文獻得其紀承予日深佇爵錄再發封割既環擬扶將興宗何一朝長隔死生嗚呼哀哉道之方消不可禄榮顛華搖曳孫鶴迭迎或泣不歌或飲不醒長轉其間

奚置品評一念未泯獨公弟兄特於東南片善寸能頰舌匪譽肺腸與并哀今無有士夫倚恁老我何用叩胷血零空留故書燭焰崩隤黃河北流大江東傾此酒遠邇甥溢公庭神向把嘏毋我或違

祭劉的甫

嗚呼羽翮勁矣而不飛殷歷良矣而不馳阨於榛淤蓬瘦鹽阨阪田一犬堯墻平之我役有由令悲不救邑庭百弓彝壽空基命爲木客隨拔匠師出泛壽藍吐吞渴飢竟以此死莫知我悲曰古判涘秉犢合埜水錯如晝我我尊曷不自放誰所縈雖尚有兒神稿以同歸

祭劉圖學文

公副雖端奏効豈多從余楚宮樽酒笑欣其爲二史述作未久我適饋師再見京口比三召之余卧不聞竟後改命不得至門道之合離古云有數惜哉匆匆拘彼長路仰有茂木俯有清泉既老而休樂以永年公切秉德雖蜀之望德成而尊四海順向凡今善人與夫志士無不相弔簡溪亡矣人生如贅何計往來我亦行死孰爲公哀

祭林大卿淑人文

晝與大寢火參內看遂覯闓輿且接話語辱以賢孫嬪於賤息恤媚兩盡意愛兼深鼎食再豈况值年齡之求丹砂累驗宜招氣脉之回廖甚生祭悲成冤僊爵觴有益揮淚若流

祭林宜人文

字夫之孤過於巳生敬夫所尊如其父兄赤岸之林累百爲儒皆曰夫人其善宜書母因子亡姑以父喪婉也二孫執拖披坑理有逆施事有闕虧推其不瑕足以永歸

祭內子令人文

世言夫婦蓋有等差子於婦職得之實多外直內正無一邪曲我每敬偲自清其欲使覩既然使有中壽侃侃雖難家道可乂自子之逝宜姜別隨痞滯下天三嫂徑歸我病大熱傫然枯悴斯命也歟抑天所棄開元之殤綜其 若彼違我同性

代子祭令人文

嗟惟既童非識未及速教而使立則母之顧養之以成惟母是依何圖一朝割裂至此彼來存者無形無聲我毋之去日殊日隔自戊子至今日始克躬告哀哉痛哉

祭子三卿文

憲害汝其切我耶汝切既能率禮長必能行義教以良師如護珠玉日望成立如養苗稼何物爲病如追冤讎我但迷疑莫敢挽奪方葬汝母俄喪汝生哭汝縱橫同口異說汝其訣[redacted]事雖孅脆而難持我欲合之彼固離之我欲成之彼固[redacted]之我身無堅變[redacted]則冥念汝何罪今也併我汝總同根手於兹哀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雜著

書常希古長州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紹聖初任御史所排治姦人甚多獨言蔡京黨與已就必亂國家最為先見後竟入黨籍以窮死至長洲邑人尤愛之至以俚語目為生佛自言待保正以古比長間胥不任吏以全吏用刑如醫之愈疾不妄投藥可謂方略先成於心非復隨世寬猛之偏術也是時長洲訟牒二千胥吏常平尤峻西部曼買衣拽盖縣之難治久矣豈獨今為然士挾奇簡因循以馭之則其獄俗之日表而卒無善政亦何怪焉常公以御闕天下不以吏能自名也



然必錄者官無不盡之職而治民者古人所以示為善之信也今之為善士者皆言不能為縣為縣者必不能為善士此又非也余得此錄於公之孫衿因記其末

題潘彥庶舉書辨正

潘彥庶少有五色筆本州亟薦送使只用三場之巧欠當取危第官職惟意所擇爾顧乃輕鄙舉子學出經入史於衆人思慮不到處下議論空寓卷子上竟莫遇精識宜其棄擲也今遠去漢陽僅作數十弓手頭領彼以舉子學典州奉使者方當低回受役手拔顛倒色如病塵始悔前所為矣悲哉余愧非精識其舉書辨正叙寥十數簡謂古人之書必待已而決頗

亦疑之至分別商鞅韓龍爲先發華姚崇等知古大臣體業南北形勢國是所歸中今日利害之實然後信其的確有用地奇士也彥庶行矣漢沔之間草樹蔡葉迷後蘇前楓棄御其衆世終無精識乎余戴以歸益盡力於古人矣悔焉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世儒因病老子之徒於大老氏少謝儀矣此書於大尤甚欲自使其徒尊崇之可循懷矣故爲士人將以示其爲士者則可乎余觀司馬遷老子傳言孔子數服老子既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歲又以太史儋即老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宦者蓋其處顯不常變化難名自周以來記之矣何必道士也天



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抑而齊也此世論也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魄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一人之身衆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世共由之學也不以其身羈衆人之身必自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違萬世共由之學必自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共由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開也義理

有辨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為世所共由不異矣請
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為誘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
不至乎其所共由者以學為私者也常州先生胡氏
者論語小學教授留君劉於學惟其[illegible]書其後

進故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
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
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
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聞魯為困弱之國定公非開治之君然其所問




猶欲求邦之所以廢興且以一言為斷志如此其
切詞如此其急者蓋當是時王道雖衰而未息其
君臣相與議論尚能參稽於義理之初而未盡埋
沒於事為之末故也自禹承舜曰后克艱厥后臣
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伊尹訓太甲曰有言
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是則君臣各知難而任責人主必捨己而求是乃
從古致治之本原春秋以來幾失之矣臣嘗因孔
子之對而論之夫推興喪者治之理而順樂易者
人之情然而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
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即安而意悅常欲以易求
易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知其逆也故因一

易造百難因一順生衆逆輕則疑阻横生怨謗滿
前重則矛戟森起戮相繼展轉難疾靡所定止
而身與家國從之焉得其順且易哉治道有二內
理也外事也事著而有方故任之欲難難則行行
則勤勤則業廣積日累月而無事不辛非致易乎
理微而無形故察之欲逆逆則止止則思思則理
明心融意洽而群疑冰釋非致順乎外業廣內理
明治天下不能加毫末矣此為君難所以為一言
而興邦而唯其言莫予違所以為一言而喪邦也
臣觀三代以前君臣共治無一事不難無一語不
逆如疆田疇如作室屋如利器用無一苟且以就
便諭者及其功業光美垂布簡冊順易莫大焉後




之君臣或有所更嘗有所容受不必盡合遂稱治
世然其去古人則已遠矣况於怨所難趨所易安
所順捨所逆以酖毒為甘美而寢積薪之火者可
不畏孔子之言哉

胡壑名說

思曰睿睿作聖禁字篇睿古文睿字也由思得睿由
睿得聖古人常道也而近世學者諱之以為作聖當
自家益疑睿之流於薄也信如古文從壑則不流矣
胡秦然于自十餘歲讀能文詞思致超越學而不
倦未知其止也余為名古文壑而字彥思庶其常防
其薄也

字樂錄

右刻數授求嘉守楳錄錢君德載刻於州學往歲王
師北伐德載與劉平國援此論其守禦階陴峻陛頭
儲擬以待非常既虜後請和事亦已然君之志不可
誣也今遂刊布其書甚善不惟郡人當安不忘危且
使無寓人修牆壘猶知任捍守之責而况於係陴扞
禦之臣乎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
為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尊事精
習詩尤工其即事云幸添蹉跎付紅眼屋山花畫看
色畫也

題畫婁須留女



舊傳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
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傳徒舉以
為笑如此等風致流播世間可謂厄矣且尊嚴諸書
乃異域之放言婁須留女豈有聲色之實好而遂以
此裁量友朋乎志意想識盡墮虛假然則元祐之爭
雖不為群邪所攻其所操存亦不足賴矣此蘇黃之
流弊當戒而不當法也

答高宗丞

錢塘示余石刻脫又公紀曾孫子潤大宗正丞十一
字問久不報始參預樓公大防書此銘謂姪其從姑
者女姪非男子也又改宋州為南郡越州為鎮東軍
余以為適以先新為一新按左氏姪從姑子圍與焉
會于祝其實夾谷與樓公所改義不合古文簡質臣
名子我通一稱爾不嫌然自別也章懷太子以治
為化邶子孚以治為理至諱退之則本名不諱况嫌
名耶大宗丞求余初稾因併錄異同以遺之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余嘗戲語鄉人河豚雖毒而人能嗜之毒又甚矣梅
聖俞勤勤愛人以豢河豚致死乃謂蛙龍蚍蝦蟇為無
若其為人計固至然二物獨何罪乎因仲止寄此刻
漫題以當一笑又別安隱

題荆公詩後

或言蘇公書荆公高下數家村詩疑武陵源句為不
工且云也是別無好韻審爾則欲宿娼桑門當又疑矣



題石月硯屏後

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於陳文惠公裔孫忠懿
家云公昔所贈也歐公愛玩不自持至謂兩曜分為
三蘇子美梅聖俞又各為詩美惡相攻反令此石受
垢良可歎爾物之真者世不必貴常貴其似然相似
之品亦多蓋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甚異也月中
有樹世莫能見特相傳爾石暈正圓白中逢樹文因
其可見象所莫見雖難言之若相傳為不謬則以石
似月有足異者矣况經諸公辯博之論垂二百年乎
陳君宜寶藏也嘉定癸酉

書龍川集後

余既為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丘侯真長刻於州學

叙捴民君敍推官趙君榮甫皆佐其役黄同甫雖以
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眞榮未
韓愈久狩堅眞長不惟收卹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
生死厲薄俗至於超然以其文字廢興任爲已事旅
支一時志同義合相與共立後孫蒙恩特之緒使流風
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
集有春秋絫辭三卷抜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
意說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
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
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渾聚天籟風止無狂狠暴
流而回蹤起狀縈欺妙巧極天下之奇固國人所共
知不待余言也



題陳秀伯碑陰

余既銘陳君昻重言曰昻母林氏同縣林坳里人生
十八年歸先人林氏富陳氏貧父祖同官季道里常
千餘母從姑竆舍中捭槿自敲歎曰是可畏乎盡
頃賫裝悉買田始治屋今彌衖東山西奧三村多遺
疇焉余固疑陳君無所合於世何遽至給足而夫人
能以技業芘本根克私成公信天下賢女子也有儒
業無儒効衣食併日門單户寒故昔人以爲詼悔之
久矣自君高及昻爲儒累累奴無寸尺榖豈少耶母
棄昻時未三十尒然而上神舅姑之養下廕子孫之
託皆夫人力也不可以無傳因書畀昻使刻於銘側
嘉定八年正月　日

趙汝駉爲台州屬縣灣建至以職户版余爲
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非籍不有惟籍乃守先聖所正後學敦繹臨海之邑
龠米寸帛必信必實以作民極嘉定八年二月

題二劉文集後

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躬
老劉元承劉元禮許以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
謂不啻什人而皆經行修明爲四方學者敬服者也
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先生余觀
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
風相接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
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違志開道爲之前其非

文集卷二十九　題跋　八

俊豪先覺之士也哉然百餘年間緒言遺論稍已墜
失而吾儕淺陋不及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
可不爲之勤重玩繹之歟

題張君所注佛書

黄巖張士特示余注心經金剛圓覺楞嚴四十二章
及標題御注經律科異等皆備昔余在荆州無吏責
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粗若該涉今觀張君
貫穿出入譚會反覆悉從舊文不以私意爲之説也
至於要言微趣人所難知往往迎刃冰解則多自得
之矣按四十二章質略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
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
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

哀樂之關捩析辭闢刻其實至詳其終始爲聖狂賢
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瓌傳之論也與中國之學歧
然殊塗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爲
擯斥然反以中國之書注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
惑者其於道鮮矣余既爲張君題所注佛書併記一
事蜀人范東叔自云在李省時夜朗吟誦楞嚴序書
舉與鄰省問念佛爲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啟曰吾
以爲老李所評僞東叔因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余聞
請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如鵝候鳴
稠稽東才已有精色此是逼疑到緊切處也余聞而
歎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之知止於如此嗚
呼安得以張君所注語之乎



題陳中書　孝朝聖政序藁

公群子師崇言公親以二藁授之使謹藏勿墜者殆
有記云時李翰林燾已具草　光宗更自命公蓋公
之文得用於大典冊如此可謂儒者之盛矣余觀公
一生苦心窮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緝熙國
經扶植民病者甚衆顧偶未用也君孝益求他藁亦
謹藏勿墜會當有用時如晉脩范武子之法漢條賈
誼董仲舒之論然後爲盛爾

題朱晦菴帖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將爲長興縣出朱公此紙方急
迫了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必異
於今人也

題陳止齋帖

右封村石洞十詠余嘗評公不用詩家常律及其意
脉義精自成宮徵而工詩者反皆退舍殆過古人矣
然惟公能之欲學者則不近也

題張郗官送行詩後

張公送行詩及題卷後者司馬范公而下皆當時名士
往往在焉言語字畫森然眼界數復其人不寐竟夕

題張溪雲谷雜記後

張清源篤志若學出入群書援據碑治歛於周丞相
洪內翰中間更展一解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務惡自
媿錄益殘年僅得觀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
治宅解載張安道花等名事恐誤當更考正



題蔡君進書後

蔡君兩書文詞溫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病
在於本源失巨瘝沉溢流蕩漂溺至以滔天救木爲
患若使反塞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嘉其有憂民
之心姑題于末

題韓尚書帖

韓公子師守東陽攝公景山爲博士以文字相從游
常乘月至教授廳五柳堂對北山聲詩有無賓主更
賦漁樵互答鼓角動乃歸諸司不能容韓公竟罷去
當時有識者皆惟訝謂此乃古人遺風前輩雅韻奈
何反被劾也今帖所謂奇文大篇流傳人間蓋不誣矣

題端信師帖

端信大師自天台教觀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辨鋒起厚照初部下禪講尚多宿耆名人師年少操才入室接據今古中其機要咸相顧歎駭曰信書尉不可與爭也國子監主簿甄公良友意諫而咲其高下在口師未嘗假借有拚疑詭問必聲折首未使做消氣折乃已甄公尤畏之闔户長年人莫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無世間名利語以此自終余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曾俗紛若師庶幾免矣

呂子暘老子支離說

求康呂皓子暘解老子既成以授余周覆諸子各騁私見為書蹟裂王道而終於曲學聃其最甚者特援



所蒙大義敝矣固不得而強同也每嘆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翫後儒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莊列之說惟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子暘再試省司不中遂絕近科舉當得累恩亦棄不就有高退之節歲青黄散穀數千逮村窮之皆賴其救有任邮之恩方少時適會父兄有詔獄上疏孝宗且納所居官天子感動立命慮究枉併緣坐得釋五十餘人有幹子之孝既隱居無用獨教其子殊殊亦凜然孤立出處必以度子暘實知之父子自為師友有祭父之明門內肅如也閭里雅知也非所謂翫後儒特者耶雖不解老子亦足以發身成名矣子暘慨然曰我性物理而進於道天地之至公也

眇眇乎身名奚有夫合性情之正而為言者聞道也即性情之安而為言者近道也子暘詩歌文字多自得甚高與往往不減古人近道之言也雖不解老子亦足以身名兩忘而進於道矣雖然山林之士倚幽街激異流放飯永日為情而已子暘於是書贊附群聖賢出入釋老用力甚勤譬夫專夾急於已也

和李參政

識真事中樞紐筆開象外精神傳觀弓力異常鈞衣我六銖羞問　周后數莖命粒骨儒一點芳心承殘棲老付誰論發要睡餘支枕

某往從呂丈伯恭道歐公初為執政時言不思而得與既得而不思失呂丈曰至論也某云只為不



合有優尋做官職之意呂竹思久之曰此說太高所論竟不央而罷今偶用內制集序中支就字追憶前語併記於此

題周子實所錄

余久居水心村落晨夜茶圖共談能敢間有士人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余必示以前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鮮醒實於舉業叢中不啻夜光之照敝帚也古人多識前言往行謂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為學而見聞幾廢為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獨廢之狹而不充為德之病矣當更熟論

王夫人畫像贊

擧別而有和均之德淑順而有堅貞之力以之養生
家道興以之訓子家法成身聚五福天崇百齡爾孫
爾曾象其儀刑

題林秀才文集

林君自言嘗讀良宏詞雜論著九三千篇時文亦三千
篇然猶不得與貢策中所謂一肩于皆較其工拙賛
奚爲然奔走未已可嘆也昔東方朔上書亦至三千
牘漢武帝覽之輒乙其處君儻有是意乎

題張舜之友于叢居記

仕而改室雖古人止於自崇兄弟則因其舊不假慮
矣況弟之子又慮不及矣非其恩薄也勢則然矣若
夫高祿大至宗軒煥館樓閣羅映而又多設空基以
廣異日之不足如舜之之爲者蓋千百不一見也然
則古人不能而舜之獨能之何其以是心具是力耶
張氏之君曰南山山回水明慈秀僑蔚如著蓋者開
元以來世有冠冕自元豐至開禧第科目者十三人
舜之嫁娶孤子女親戚朋友待以葬埋衣食甚衆爲
人恢疎談笑放曠江湖間其立朝治民固當世所推
而余獨記其細行如此

溫州州學會拜

射鄉飲酒古人最盛之禮主於公恍聽聲言動故道
藝可合風俗可同也世遠民散雖拜揖跪起各爲一
家之私閭閻異儀隣比殊用各安其習而不能一矣
今州郡不得與國擬太守並卿大夫之任也然皆以
錢穀刑獄摔擊搞拜爲職不復肯顧教化禮樂之事
特士師道也固宜行之哉三山陳埃教授溫州歲之
初吉冠蓋大集喻于人未已余老病不果出聞其尚
德貴齒與古義協條序曲折粲然成文人人勸翰長
幼盡誠多弱販自得無勉强急迫之意噫夫王道之
始視此何遠雖進於鄉射飲酒可也道藝可合也風
俗可同也在終成之爾

題拙齋詩藁

王君大受字仲可初戴肖望常疑病甚問其父克明
豪士也隱於醫死能復生衰能復起强自載詣門視
之曰無苦久客心動耳留爲煖館食飲飫君時甚小
父子同其起居把酒談笑晝夜相爲肖望欣然忘還
踰月撫大帥送至都執手吟重而別余以是奇君紹
熙四五年　光宗疾不能過重華諫者傾朝謗者盈
市　寧聖后兄子珺最賢君因珺奏　孝宗生下惟
一子不審處利害恐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
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　陛下何不出手詔
云　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
擇日與　皇帝相見也　孝宗喜其策會晏駕不果
用慶元初徐誼以忠被讒徙南安軍勢洶洶未已君
謀爲壽誼拜者一日締侂胄女歸犖忽致誼書侂胄
發函愴然即移衣州方議再移使臣蔡璉妄言牽引
誼衆爲誼懼君調護從容竟得移婺州寺歸故郡矣
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羅造險阻欲林伯良善人入

皇恐不自保君又請歸曰　太后諭外庭毋更論往
事卒消黨禍力十居六七其愿存國家以人材否泰
爲己憂樂余實親見至也故過辭衍功尚多有非余
所見故不得而言也士影響援或疑君太過余亦
不取也君文峻簡通辭而詩特工前四十年余固已
稱之自後歲別爲什什必愈進格愈老字愈嚴語益
近趣益遠冰凝水泮不可離合也蓋謗臣智士適藏
草野能終身不羅眷其心至矣而文采施彰無以
傳遠人墨客調弄光景徒借物吟號夸其名甚矣而
局量淺狹無道以守若君憂患不干其慮而詠歌當
造其微庶幾兼之也噫笠澤煙雨之上西湖花月之
下君未嘗不留連顧賞余亦一二寄援其間矣昭武
雖佳山水惜君羈困淹躓而余既七十謝世待死無
後會期矣讀此稾盡卅卷遐想因以其平生大節綴
之於末

## 題唐詰書

唐字於中代多作欹側枯瘦體而入法度歛然此書
有韻態尚未失爭存欹餘意也

## 題陳壽老論孟說冢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
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嗣承親領游揚
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
弘無留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覩奧
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
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敢其
辭之所以覺我而辯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
卿生晚而又獨學安庶寧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
心切己則非熟於其說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拔
源必本則非得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靡捭門
藏戶牖則非老於其家室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
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
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
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
親領游承之間回復折衷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
異材乎不柄援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
昔之言也葉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
爲惕

## 贈薛子長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
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
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今世之士曰知學矣夫知學
未也知學之難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難
可也薛子長往蕪湖將行出此紙請書於余愧無以
答之

## 錢則甫字說

錢翼世自天台來言曰惟名先人所命而未有以字
敢請按戴翼其世漢部策語也爲字曰則甫夫則先
王之法非戴翼其世之謂也戴翼其身之謂也身不

能翼世於何有大亡聖人皆以身之道廢而孔子述之豈論世哉故曰徐行長者謂之弟始於是矣周道衰士不知以身爲本而皆以世自名凡所爲立私智挾所說無不欲破壞先王之法而甲溥其身者然則世亦從治而功何由成冝其不能反而曰以仆裁也漢人爲陋不原古始黄老道德之意申韓法術之學皆破壞先王之法者也而謂其欲則先王之法皆斷喪其世者也而謂之戴翼其世嗚呼可悲也已子貢高而智明必審擇而固守之必義無利也必孚無傳也必安無躁也必無於求久無苟於一時也皆所以則先王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是之取而未取

題王少卿家乘

王公彦洪官有清節訓兒赴官一紙細碎周悉于孫遵行之皆爲廉能吏蓋根本正則推於枝葉不差也如言不可記者即是不可爲以責人之道責已恕已之心恕人考羅須判單子酒後不可爽責人之類固前輩所嘗知其見聞有自來矣

康漫翁孫器述

君始銓三載一郡之士皆以爲能增廣志意長益見聞因其賞識知名者百餘人有急或疑難咨質顯辨並之若饑渴至於經紀學舍資用雖簟食瓢飲家法當然而調度宏侵無所窶之固其餘力也將群去又設汲爲此器頻以俾餞佐之殷勤矣守者幸無散亡零落盡豆籩之事古義在焉覩物而人存猶可以寫諸君之思也

題陳壽老文集後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屢查雜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黄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與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今陳君耆卿之作馳驟羣言特立新意畋不流於巧不入於建安元祐恍焉再覩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模擬之習徒爲夸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爲文綿歷既多培植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鋪綜應會融經句等者個括筆之後安徐察步之未若是則爲之有郊而王度者藏之材數而幽賾極矣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同責其所與毋爲易得幾諸一心之信否藏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

題錢夫人碑陰

銘初用兄元據記已而使君謂余承薪宜贈朝請大夫錢氏旗封太宜人孫曰拔孫迪功郎保水縣主簿彝孫明孫栫孫思孫孫女壻曰鄉貢進士黄耑承務郎監江府寄椿庫康繼已卒曰周切學丘叅正木燧

曰莽曾孫男曾孫女曾三人蓋壙記後事夫爵列之揆揆曾之次有家者甚重而余文已就不可復益矣吳日刻蓋附其後

## 陳子備等字說

老子稱淵兮似萬物之宗老氏之學以自下爲高淵兮所以似物宗也故字宗曰子淵大學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齊家人之所急修身人之所緩不脩其身未有能齊其家而人不自知其病其難而其獲甚效也故字家曰子脩詩曰基命宥密維之單厥心肆其靖之靜而靖物之所從而命之所由定也故字宻曰子靖在周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者矣然未克其義宥者克以待人也在者最以崇己也故字宥曰子在

## 題劉潛夫南嶽詩藁

往歲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夸所未有皆自號四靈云於時劉潛夫年甚少刻琢精麗語特驚俗不甘爲雁行比也今四靈喪其三矣家鉅沛沒餘唱迭中無復第叙而潛夫思益新句愈工涉歷老練布置闊遠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昔謝顯道謂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留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悲夫潛夫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

## 題周簡之文集

頗記十五六長老語何業以近作獻則笑曰此外學也吾儕汝窮不自活幾稍進於時文爾夫外學乃致窮之道也余愧詩卽棄去然時文亦不能精也故自余輩行累數十百人皆得大名登顯仕而終不以文稱比歲詞人文士角立傑出盛哉盛哉一日垂出門周君簡之遺余書及雜詩文五讀駭異因同登明遠樓徧示坐客無不改觀矯自所謂角立傑出者也然外學既工而時文又精所以難也今之公卿好文詞者甚衆子姑不足仕未偶挾二能而求遂其所欲將無不可

## 題永豐趙宜聞朝鄭義錄

余讀趙公鄭義錄至曾蒙言公宰永豐事以誠信待人而云煩苛之令軍興調發亏午一介尺撒不以擾民百姓愛之如父母雖古循吏不能加蒙求豈人也所記當無不實周公謂其叙載詳樸士章章直稱所見不論歲月爾然則公平聲日既能以子弟之道過其民惟恐傷之故寇攘卒起爲之自將前死不復顧討蓋義在一邑不私有其身而然也若世之爲長吏者方無事時以威詐能曾取民如不及有難必委而先遁無足怪矣夫令之存於民也深則民之報於令也遂是宜朝食如社與邑相爲無窮而陰幽動挹指足以沆其一方不可得而泯也

## 跋劉克遜詩

著作正字及退翁兄弟道蘊文學皆賢卿大夫天下高譽之不以詩名也克莊始創爲詩字一偶對一聯

必警切深穩人人詠重克遜纔出與克莊相上下然其閑淡寂寞獨自成家怪偉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語之外兩謝二陸不足多也自有生人而能言之類詩其首矣古今之作不同其詩一也孔子誨人詩無肴自作必取中於古畏其志之流不矩於教也後人詩必自作作必奇妙求衆使勇其材之鄙不矩於教也水爲沅湘不專以清必達於海玉爲璉瑚不專以好必薦於郊廟二君知此則詩雖極工而教自行上規父祖下率諸季徒藝兼成而家益大矣方左鋮其友也當亦以是語之

題姚令威西溪集

切完夷兗宋寇犀朝上下無不佞膺直云寧百禍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明年八月叡入冀明年七月入黔又其行在已已者東南舉叡也又推算太一於哉所次皆敗必滅之兆末幾完果自襲江淮復失余嘗嘆國不可無智士不智於當智於天方是時姚公策我能必勝者智於天也公者蓋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獨智於天哉惜其盛壯不領宗祿晚始召對殿中忽感風眩而死悲夫余不及識公而與其子憧從僚同僚從孫鎔以公西溪集叢語遺余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絶去尖巧乃全造古律蓋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遯爲飛遁引注說文不若是必以辨孟子不若是怒尤非余寡見淺聞所能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余既不學又不得見知公者而師之徒掩卷追想於百年之外爾

題潘刑曹如帖

初王倫歸自北朱弁洪皓皆附家門至璆蓋有意誠和也朝廷因命潘公致竞亟往於是二聖始得聞高宗中興應迎送以禮往反不越期既而韓肖胄胡松年再使遂與李永壽王翊偕來矣當其時以天下之大奮命於一使諸公無不起徒步至執政侍從者潘公之孫得盛天富鹽場爲余言公使還得刑曹郎竟以此終獨不盡用何哉得書於鹽事玉環人甚愛之而明辨果決識情偽諳識常诡屈衷使有知君者或當繼其祖爲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往在荆渚有蜀客載舟出數十大卷皆本朝名卿相書也良以得縱視爲幸如清源何公書今始一見爾沈公自罷宋州含蓄終身不復仕靜退無求之譯宜庇其後人哉

題掃心圖

以爲無可掃則掃之者妄矣以爲有可掃則是掃妄從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精其一其求勿失

題薛仁靜墓

薛景石之弟名山字仁靜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葬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横山君常讀周易行搊坐挾終身不擇人與語多不答或徑起莫測其意

題黃巍叔冲之墓誌後

君之賢余嘗得於其兄博士晦具忠翊墓中今又讀我道所誌君墓益信悉殘遺叙君能捐所有以與人甚詳而言君能自致其所有則略今其已驗之法固在使滂兄弟奉而行之富貴如君則捐所有以惠鄉黨不爲難矣不然則自所有將不足而安能及人滂尚勉之

跋義役

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令州縣以例相驅訶擊縶肆逮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醵錢給費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余嘗問爲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者曰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讎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爲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疾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會聚督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欲以其言爲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爲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承爲吏不得爲令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惓然因孫君義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爲者

題瑞安宰董嵋出蘇黃二帖後

良敗群之民乎猾吏之時爲監司郡守者通患也山谷此帖却當使上官見之或能爲君助乎蘇書與董氏親書皆君家舊物源流遠矣耕明濟宦辯於蘇公謫居安命法正應爾君以材名受舉治劇縣方當悉事愛民終成美績恐輕懷此意他日隨幾感觸時動浩然之思不可不先慮也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水心集二十九卷本世久不存吳人今[illegible]遂今歲在丁丑冬平觀于生於西見有明初刊本亟從歸出雅照有此書之天壤不再也按文序中所謂文粹余嘗見之小字巾箱本與此倒同又同刻曰二先生文粹殆疑即與[illegible]同並東本者鮮知刻存無者有提況求岂更易也 丙[illegible]三月 蕘圃黃丕烈讀記

石屏詩集十卷

（宋）戴復古撰

東皋子詩一卷

（宋）戴敏撰

明弘治十一年宋鑑馬金刻本

石屏集六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戴復古撰。復古字式之、天台人。嘗登陸游之門、以詩鳴江湖間。所居有石屏山、因以爲號、遂以名集。卷首載其父敏詩十首。蓋復古幼孤、勉承家學、因搜訪其先人遺槀以冠已集。昔黃庭堅山谷集後附刻其父伐檀集、王楙野客叢書後附刻其父野老紀聞。復古以父詩爲數無多、不成卷帙、特弁於簡端。例雖小變、理乃較協矣。復古詩筆俊爽、極爲作者所推。姚鏞跋其詩稱其天然不費斧鑿處大似高三十五輩。晚唐諸子、當讓一面。方回跋其詩、亦稱其清健輕快、自成一家。雖皆不免稍過其實、要其精思研刻、實自能獨闢町畦。瞿佑歸田詩話載復古嘗見夕照映山、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爲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郴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句以對。上下始稱。其苦心搜索、即此可見一端。至集中嚴子陵釣臺詩所謂平生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者、趙與虤娛書堂詩話極賞其新意可喜。而羅大經鶴林玉露又深以其議論爲不然。蓋意取翻新、轉致失之輕佻、在集中殊非上乘。與虤所云、固未足爲定評矣。

# 重刊石屏先生詩叙

詩不讀三百篇不足以言詩然多雜出於里巷男女歌謡之辭未必皆詩人作也詩不盡作於詩人而天下後世舍三百篇則無以為法者宜必有其故哉詩一降而為楚為漢再降而為魏為晉宋下至陳隋則氣象萎



薾辭語靡麗風雅之變於是乎極矣至唐杜子美獨能會衆作以上繼三百篇之遺意自是以來雖有作者不能過焉宋三百年以詩名家者豈無其人然果有能入少陵之室者乎當宋季世有戴石屏先生者慨遺音之不作悪䵷聲之盈聽乃力學以追

古人而成一家之言先生生于黄巖之南塘負奇尚氣慷慨不羈南遊甌閩北窺吴越上會稽絶重江浮彭蠡汎洞庭望匡廬五老九疑諸峯然後放于淮泗以歸老于委羽之下顧其遊歷既廣聞見益多而其為學益高深而奥密故其為詩如逝波之魚走壙之獸



搏風之鵬其機栝妙運殆不可以言喻者矣然其大要悉本於杜而未嘗有一辭蹈襲之者嗚呼此其所以為善學者乎至於音韻格律之升降則與時為盛衰有非人力所能為者矣今其詩傳世已久而又有八君子為之論著予生也晩於先生復何言哉先生之諸孫文瓚知

所好尚校舊本以圖新刻益廣其傳垂之永久可謂能世其家者予過天台文獻閒以序來謁遂不敢以後學辭而書之首簡先生諱復古字式之石屏其自號云

至正戊戌孟冬既望宣城貢師泰序



# 重刊石屏詩集序

宋之南渡吾台文獻實稱東南上郡而詩人亦多有聲江湖間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當其時台之人以科第發身致顯融者何限而石屏獨工於詩以窮豈詩固能窮人哉蓋天之於富貴往往在所不惜而於斯文之權恒若有所靳而不易以予人何也斯文天地英精之氣必間世而後得富貴倘來之物趙孟之所能賤者也故一代之興起而為將相者比有接踵而文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數幸而得之必困折其身拂鬱其志俾之窮極而後已若漢之蘇李唐

之李杜宋之蘇黃其於詩也皆出於顛沛放逐之餘而後得以享大名於後世夫豈易而予之哉雖然其視富貴之極而泯泯無聞者則不啻霄壤矣是以古之君子寧爲麟踣無爲鴆鳴寧爲玉碎無爲瓦全實亦有見乎天之意其所重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於乎亦豈獨石屏一詩人然哉三代以降以道致窮雖上聖大賢如孔孟者亦所不免則夫石屏之以詩窮亦何足恠哉石屏之詩當宋紹定中樓攻媿鑰吳荊溪子良諸公嘗序之以行於世矣弘治初其裔孫廣東叅政豪將重刋之未就而卒今盧之六



安學正鏞叅政從父也將畢叅政之志而未能以告于其守貳宋君克明馬君汝礪二君素重斯文而樂于義舉者乃不閱月而功以告成焉於乎石屏之沒幾三百年而詩又大行于世石屏於是乎不窮矣彼之營營以富貴爲䇿者誠惡足以知之

弘治十年丁巳夏四月十有九日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
翰林侍　講兼脩
國史
經筵官致仕邑人謝鐸序

石屏詩序
戴石屏之詩有樓攻媿先生之序文諸名公
鉅賢之品題不患不傳遠也趙懶菴寫選其
尤者別爲小集乃命僕爲此序兼乃以非入
爲贅耶懶菴於詩少許可嘗陶之外雖輞川
柳州集猶有所擇今於石屏詩取至百三十
首非其機有契合者乎夫詩之傳非以能多
也以能精也精者不可多唐詩數百家精者
纔十數人就十數人中選其精者纔數十篇

而已惟少陵謫仙能多而能精故爲唐詩人
巨擘也蓋藝之難精者文也文之難精者詩
也運奇於斧鑿者少從容之態受成於材具
者希汲取之功豪逸者失雋永悠淡者乏膾
夾取妍耳目者興未必高遠寄吟性情者詞
多至流宕凡是者皆詩之瑜而瑕者也石屏
之詩平而尚理工不求異雕鎪而氣全英拔
而味遠玩之流暢而情不肆即之冲淡而語
多警懶菴之選其旨深矣雖然石屏自謂幼

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強課吟筆如爲
商賈者乏資本終不能致奇貨也又言作詩
不可計遲速每一得句或經年而成篇僕曩
在穎　見懶菴論作詩亦然二公契合之機
豈不　乎石屏其所居山也即之爲號其
名復古字式之天台人其姓字不待人拈出
也紹定二年三月浚儀趙汝騰序

石屏詩後集序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

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秘文遺事
廋說凡可資以爲詩者何啻數百千家所遊
歷登覽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越凡喬嶽巨
浸靈洞珍苑空迥絕特之觀荒怪古僻之蹤
可以拓詩之景助詩之奇者周遭何啻數千
萬里所酬唱諗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
或勲庸之傑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井巷
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詩爲師友者何
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清苦而不困於瘦豐

融而不紊於俗豪徒而不役於麁閑放而不流於滂古澹而不死於枯工巧而不露於斲聞而爭傳讀而亟賞者何啻數百千篇善乎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貴和平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捜攬於古今者博耶豈非其陶寫於山水者奇耶豈非其磨礲於師友者熟耶雖然此猶曰石屏也今則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隱几閉關等一棲於宇宙離群絶侶對獨影爲賓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而彌中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淳祐三年六月日荆溪吳子良序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入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誰能好之黄岩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適號東皐子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乃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巢林監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曾丹丘名士俱從之遊講明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携大編訪予且言吾以此傳父業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志余答之曰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李長吉玉谿甚悲也子惟能固窮則詩愈昌矣余之言固何足爲軒輕邪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子勃顒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各造新美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其孝固可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亦當廢矣式之豈其苗裔邪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於此東皐子其不死矣嘉定三年歲末盡三日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石屏以詩鳴東南半天下其格律風韻之高處見諸當世名公之所品題者不可以有加矣况予他日未嘗學詩又安能措一詞第嘗私竊評之古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古詩尚乎志而石屏自志中來古詩貴乎真而石屏自真中發此三者皆其源流之深遠有非他人之所及者理備於經經明則理明嘗聞有語石屏以本朝詩不及唐者石屏謂不然本朝詩出於經此人所未識而石屏獨心



知之故其爲詩正大醇雅多與理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石屏痛念其先君子平生不肯作舉子業而顓以詩自適臨終以子在襁褓而慮詩或遂無傳石屏長而有聞深切疚心求以傳父業顯父名是其志也實繼父志也故其爲詩感慨激發多與志應陶靖節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故讀書不求甚解黃太史稱杜詩無一字無來處然杜無意用事真意至而事自至耳黃有意用事未免少與

杜異不知四詩三百篇用何古人事若語武石屏自謂少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予謂其非無書也殆不滯於書與不多用故事耳有靖節之意焉果無古書則有真詩故其爲詩自胸中流出多與真會三者備矣其源流不其深遠矣乎故詩有近體有古體以他人則近易工而不及古在石屏則古尤工而過於近以此視彼其有效晚唐體如刻楮剪繒粧點粘綴僅得一葉一花之近似而自耀以



爲奇者予懼其猶黃鍾之於瓦釜也此予所私竊自許者亦未始爲石屏道今敢以是質之請石屏自剖決予也奚敢妄爲若是淳祐壬寅孟夏四日盱江包恢書于赤城皇華館

恢以卧疾未能自書不免令朋友代札

伏乞尊照恢皇恐申禀

戴石屏詩備衆體探本朝前輩理致而守唐人格律其用工深矣是豈一旦崛起而能哉集首東皐子二詩雖斑駁不完而思致風骨

槩可想見此其源流也少陵之詩是固天授神助而發源實自於審言審言之詩至少陵而工石屛本之東皐又祖少陵雖欲不傳不得而不傳少陵所謂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名者是也石屛與遊皆當世鴻儒鉅公精華妙墨極力摸寫曾不盡其妙又假僕筆以爲置郵何邪若僕華正有託於石屛者也端平甲午十月旣望東平趙以夫書

式之與蹈中弟齊年而又俱喜爲詩式之謂蹈中有高鑒盡出其平生所作使之擇焉得百餘首此編是也余讀之竟見式之才果清放弟識亦甚精到皆非朽拙所能逮者然式之老益窮奔走衣食四方猶未得歸休于家而蹈中則下世踰年矣自古文士往往困躓其稍幸稱遂者天輒不假之年盖存殁俱可哀也余暇復論詩哉姑命録藏而歸其本式之且題其後以致余歎惜云甲申歲夏浚儀趙汝談

戴君詩句高處不减孟浩然予叨金鑾夜直顧不能邀入殿廬中使一見天子予之媿多矣嘉定甲戌月日建安真德秀書

近世以詩鳴者多學晚唐致思婉巧起人耳目然終乏實用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要不專在風雲月露間也式之獨知之長篇短章隱然有江湖廊廟之憂雖詆時忌忤達官弗顧也猶每以不讀書爲恨予曰平生不識字把筆學吟詩非常蘇州之言乎蘇州興寄沖逸遠追陶謝顧不識字邪蘇州且不識字式之亦何必讀書哉端平甲午良月初吉潜齋王埜子文

作詩難選詩尤難多愛則泛過遴則遺逸懶菴爲石屛戴式之摘取百餘篇兼備衆體精矣章泉所拈出則其尤精而汰者也然滌指知鼉美窺管識豹斑愛式之詩者讀此足矣式之方盡屛世學坐進此道發其英華見於章什必當方駕李杜深入陶柳得天之趣侔

神之工回視舊編遂成組繡余未老尚及見
之壽峯視祖義書于西江談笑堂
學詩者莫不以杜爲師然能如師者鮮矣句
或有似之而篇之全似者絕難得陳後山寄
外舅郭大夫巴蜀通歸使妻孥且定居緣知
報消息不忍問何如身健何妨遠情親未肯
疎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此陳之全篇似
杜者也戴式之亦有思家用陳韻云湖海三
年客妻孥四壁居飢寒應不免疾病又何如



日夜思歸切平生作計疎愁來仍酒醒不忍
讀家書此式之全篇似陳者也蹈中所選乃
[redacted]不在數何耶趙蕃
詩盛於唐極盛於開元天寶間昭信以後則
氣索矣世變使然可與識者道也式之詩天
然不費斧鑿處大似高三十五韋使生遇少
陵亦將有佳句法如何之問晚唐諸子當讓
一頭紹定六年三月廿四日刻姚鏞
石屏南歸過僕於谕江尉舍出示雲逢姚公

所選四藁下卷僕永歌不足併入梓呂全其
壁端平丙申九月十日月洲李賈友山敬識
乾道間東皋子以詩鳴式之幼孤壯乃能承
其家余頃于都中嘗見江西胡都司楊監丞
皆甚稱其詩蓋二人導誠齋宗派不輕許與
別去踰三年矣一日忽見過於武川村舍袖
出近作一編款論終日余爲之廢聽挑燈熟
讀仍爲摘句猶未能盡大抵唐律尤工務新
奇而就帖妥道路江湖間尤多語意之合讀



之使人不厭余益老矣不復能進矣倘未委
土壤尚及見君凌厲斯世拊參歷井橫翔而
傑出也東坡云詩非甚苦不能工余謂如登
羊腸之坂中間無地駐足不進則退雖有過
人之才可不勉哉嘉定七年正月甲戌栗齋
鞏豐
陶元亮責子不好紙筆杜子美喜其子新知
句律詩人拳拳於傳業如此式之再世昌其
詩東皐子可無憾矣甲戌冬孟眉山楊汝明

書于道山堂

式之以詩鳴江湖間垂五十年多識前輩晩乃與余爲忘年友余既流放式之由閩嶠度梅嶺涉西江弔余於衡嶽之陽此意古矣觀近作一編其於朋友故舊之情每惓惓不能忘至於傷時憂國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忠義根於天資學問培於諸老故其發見非直爲言句而已式之復俾銓次不敢辭得六十篇爲第四藁下且効李友山摘奇左方端平三年歳在丙申五月丁卯剡人姚鏞

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峯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爲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横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相稱然須實歷此境方見其奇妙 歸田詩話

復古之作如曲沼方塘鳧鷗鸂鶒細翔出波亦足賞者 松石軒詩評

題式之詩卷後

南豐曾極景建

鸞江江上路尚記昔年遊文客誰青眼苦吟君白頭塵沙按馬鬣風雪敝貂裘百首詩精揀覩逢趙倚樓

月洲李賈友山

矯首天地間悽其望終古前輩又零落斯文日榛莽戴君天台秀忽向南方來老氣横九州胸次何崔嵬蘇[redacted]晩更奇崩騰豁高趣疑是赤城霞飄飄墮章句白首一孤劍誰人薦子虚有時杯酒間高論傾淮湖既有四海名何慚萬鍾樂君看榮與賤千載俱冥漠

豫章李義山

老氣稜稜未易攀誼襟凛凛可廉頑瘦筇只在江湖上詩卷旁行天地間社雨風花春正好酒爐山寂夢相關夔州已後花纇削今度編成不要删

方里趙希邁

曩從懶菴遊輙道手擇戴式之詩百篇懶菴仙去今四年式之忽持所擇詩來

過時余卧疾畏轉甦醒果知懶菴筆削
不輕而式之負名不虛也因賦鄙語一
章以贈
怕得公卿知姓名扁舟梓月過湖城卧聽蕭
葉頭添白吟到梅花語更清拋却石田甘遠
客愛看山色每分程如何亦肯敲寒屋松火
煎茶共短檠
同邑無逸林壁
少年曾讀石屏詩老去江湖幸見之百倍尋
常真足惜十存入九實堪悲蛙鳴蟬噪人爭
羨天巧神功彼自知我欲流傳天下去爲求
完本補亡誰
懶菴趙蹈中寺丞作湘漕時爲傔選此詩凡
一百三十首觀者疑焉謂懶菴古詩得曹謝
常陶之體律則步驟杜工部其議論高絕一
世極靳於許可今所取此編何其泛也復古
議論斯語使有五字可存如崔信明楓落吳
江冷一句十字可存如杜荀鶴風暖鳥聲碎



日高花影重一聯足矣果何以多爲嘉定癸
未二月朔日復古書
復古以朋友縱史收拾散稾得四百餘篇三
山趙茂實金華王元敬爲刪去其半各以入
其意者分爲兩帙江東鏞衣袁蒙齋又就其
中摘取百首俾附于石屏小集之後明珠純
玉萬口稱好無可揀擇是爲至寶凡物之可
上可下隨人好惡而爲之去取者斷非奇貨
紹定壬辰仲夏復古自書

黃巖戴敏敏才

小園

小園無事日徘徊頻報家人送酒來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引步渠水添池滿移箇柴門傍竹開多謝有情雙白鷺暫時飛去又飛回

屏上晚眺

不能騎馬趁朝班自跨黃牛扣竹關無德可稱徒富貴有錢難買是清閑人行躑躅紅邊路日落犂歸嗁處山遥望蓬萊在何許扶桑東畔白雲間



約黃董二親與桂堂諸姪避暑

世間無處避炎蒸欲叫西風叫不應恨乏白檀除熱惱心思赤脚踏層氷醉游河朔誰同往表借明光愧不能聞有山林最深處清凉境界看高僧

樓上

終朝役役晚來閑識破浮生一夢間挈榼去沽深巷酒倚樓貪看夕陽山月臨江館人横笛風摺蘆花雁度關堪羨漁翁無檢束扁舟占斷白雲灣

西溪陳居士家

來訪西岩老家居水竹村紫麟遊鏡曲黃犢卧雲根自惜好賓客相傳到子孫不行亭下路護筍別開門

後浦園廬



卜築成佳致幽棲樂聖時何如謝公墅畧似習家池地暖梅開早天寒酒熟遲催租人去後續得夜來詩

鄭公家

門墻多古意耕釣作生涯荻米散魚子蓮根披虎牙弄孫時擲果留客旋煎茶頗動詩人興滿園蕎麥花

海上

萬頃鯨波朝日赤滄洲四望無窮極海山何

處是蓬萊遍問漁翁都不識

觀梅

三杯煖寒酒一榻竹亭前爲愛梅花月終宵不肯眠

趙十朋夫人挽章

趙掞先生遊汗漫夫人高節獨青青臨行抖擻空書笥分付諸郎各一經

此詩有五純吟藁零落十朋先生黄岩前輩行誼甚高嘗有詩云數枝豚犬粗



知書二頃良田樂有餘杜酒三盃棊一局客來渾不問親疎梅溪先生尊敬之有杜酒三盃棊一局王十朋如趙十朋之句

右先人十詩先人諱敏字敏才號東皋子平生酷好吟身後遺藁不存徐直院淵子竹隱先生常誦其小園一篇及日落抒歸啼處山一聯續加搜訪共得此十篇復古孤幼無知使先人篇章零落名亦不顯不

孝之罪不可贖也謹錄於石屏詩藁之前庶幾使人獲見一斑復古忍泣敬書

石屏戴叟以詩行四方名人鉅公皆樂與之遊者有忠益而無諂求有謙和而無誕傲所至怡怡如也歲紹定之己丑叟來閩中携其先人遺藁僅一篇一聯耳俾予題其後予已竊敬其事後十三年叟以書來則又得十餘首與叟近詩合爲卷矣嗟乎叟於其先人之片言隻字訪求甚苦老而益切惟恐失墜其



心將見之何哉唐杜氏世爲詩至子美一飯不忘君可謂忠矣若叟之一語不敢忘其父可謂孝矣是皆出於天性且不負其所學予故表之以爲知本者勸讀其詩者當有取於斯淳祐四年甲辰歲九月癸卯永嘉陳昉書于都官郎舍

物以忘爲適腰適於帶足適於屨忘故也東皋子一生嗜詩工造妙境而吟藁不存贍炙而傳者僅十首是真能忘於詩而適其所適

者也則其人之蕭散洒落可想像見豈比夫世之刻削嚌嗌於一聯半句間沾沾自喜期以衒能誇富者哉石屏以篙華零落不顯爲恨人子之情然耳似非東皐子志也淳祐甲辰中夏望日東平趙以夫跋

詩和則歡適雄則偉麗新則清拔遠則閒暇東皐子詩云小園無事日徘徊頻報家人送酒來歡適也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偉麗也引步渠水添池滿移箇柴門傍竹開清拔也多謝有情雙白鷺暫時飛去又飛回閒暇也備是四體一篇足矣况鶴鳴子和清唳方徹九皐邪寶慶丁亥長至前二日吳興倪祖義書



# 石屏詩集目録

天台戴復古式之詩

浚儀趙汝鐺蹈中

剡中姚鏞希聲

四明袁甫廣微

小山蕭泰來學易

昭武李賈友山選

陽城宋鑑克明重刊

西充馬金汝礪重編



近古體 九十[redacted]首

五言律 四百十[redacted]首

七言律 二百十[redacted]首

絶句 一百三十[redacted]首

詞 二十五首共八百九十[redacted]首

## 卷第一

### 近古體

求先人墨迹　夢中亦役役

飲馬長城窟　白苧歌

羅敷詞　題陳毅甫家壁
答婦詞　都中書懷呈滕秘監
湖北上吳勝之運使　桐廬舟中
所館小樓見山　客行河水東
和山谷古風見朝士　題崇和尚送青軒
大熱五首　園亭即事十首
題鄭玉軒詩卷　澍以秋蘭一盆爲供
和高常簿暮春　和鄭提舉見寄
送吳伯成歸建昌二首　謝包宏父三首

題蘇野塘畫　烏鹽角行
靈壁石歌爲方岩作　章泉二老歌
京口喜雨樓落成　和婦答夫二首
栗齋以元結文集爲韻　杜甫祠
阿奇晬日　琵琶行
畫水呈王使君　南嶽
送來賓宰　題四祖山榮老月窟
出閩　賦雲山燕居
玉華洞　祝二嚴

管仲登飲萬貢堂　急口令寄朝士
鳳鳴有吉凶　婕妤詞
江南新體　感寓四首
寄章泉趙昌父　頫酌淮河水
元宵雨　小孤山阻風寄西山
松江舟中四首　趙郎中示四老飲圖
宋正甫湖山清隱　會稽山中
高九萬示落星長句　李伯時村田樂圖
見真舍人奏疏有感　春郊牧養圖二首

鄂州南樓　題飛龍飲秣圖
儒衣陳贈畫　黄州棲霞樓即景
題上虞縣信芳堂　跋衡山何道士詩
徐通判晚歲得子　寄報恩長老
織婦歎　刈麥行
鄂渚送別　詰燕
寄趙鼎臣　畫龍
漁父詞二首

卷第二

五言律

秋懷　晩春次韻
元日二首呈劉叔治　宿農家
湘中　水陸寺
題分宜縣呈石子和　清明感傷
都中書懷二首　歲暮呈真翰林
游天竺　盧申之正字小酌
鳳凰臺　山中即事二首
題徐京伯北征詩卷　江上
春盡日　賢女祠
寄肇仲至　次韻史景望雪夜
春日懷家　寄沈莊可
山行　題南康縣劉清老園
淮上春日　麻城道中
望花山張老家　春日
聞李全至建康　江漲
上喬右司　贈郭道人
送趙蹈中移憲江東　立春後二首



寄韓仲止　題張簽判園林
哭趙紫芝　何宏甫載酒過清江
新歲呈王監簿　訪楊伯子監丞
慧力寺避暑　秋夜旅中
舟行徃吊故人　擬峴臺
無家　題萍山何叔萬雲山
訪許介之途中即景　建昌道上
訪嚴坦叔　杜仲高下儀真
見趙知道運使　趙叔廛山堂安下
黃道士出文　陳伯可山亭
趙昌甫還居章泉　題永州思范堂
舟中病起登覽　合江亭分韻
見湖南憲陳孟甫　南臺寺長老
真西山帥長沙禱雨　游大自在亭
客中寄家書　舟中夜坐
淮東趙漕宴客　沈莊可號菊花山人
別章泉定庵二老人　雪中簡段知縣
烹犢延客　萍鄉縣圃

書事
同趙雜臣游清虛庵
同曾景建金陵路覓
過淮人問蘄黃之變
寄姚楚州
許介之約過清溪
送張子孟
南豐蘇南臺
長沙道上
萍鄉客舍
無爲軍遇趙尉
譚俊明雪中見訪
新喻縣蘇晉叔相會
訪陳與機縣尉三首
訪曾會叔借設小供
觀靜江山水二首
題嘿堂隱居圖
過三衢訪鄭監丞
題趙庶可山臺
叔宏伯孚載酒送別
贈張季冶
姪淑遠遊不得書
寄梅屋趙季防
雨後有感
歸來二首
歸後問評數文四首
夢中得一聯足成
酬姪仲晦
一笑
寄趙茂實大著
送彭司户之官三山
送姪孫汝白往東嘉
寄南昌故人
送趙安仁之官上虞
秋日
訪豈潛見鶴換翎
倚樓
戊戌冬
題豈潛家平遠圖
夏日續題
寄故人蕭簡王帥
舟中
送夏肯甫入京
辛丑歲暮
小畦
有感
次韻叔強見寄二首
一冬無雨雪有雷

卷第三

歲旦族黨會拜
寄節齋陳寺丞
姪孫子淵新居落成
子淵送牡丹
寄山臺趙庶可
晚春
賀姪孫景文得男
舟上懷伯高兄弟
己亥旱庚子麥熟喜
歲不聊生
庚子荐饑六首
歲旦謝送酒
東池隱居小集
次韻君玉春日
寄韓右司趙寺簿三首
月夜懷董叔宏
題林達吉軒壁
題姪孫子直西閣
與諸姪登白峯觀
羅漢寺省王總幹墓
解后樂清姜主簿
鴈山總題二首

會心　大龍湫
靈峯靈巖　净明
題胡直方思齋　張子明索賦永齋詩
謝項子宜帥幹遣饋　題昊姪東林畫歌
覽鏡有感　歲暮書懷三首
壬寅除夜　癸卯歲旦
新年晴色可喜　讀三學上書論事者
守江　送王仲爵宰瀏陽二首
送黎明府二首　訪西山王深道二首



讀王子文詩文有感　挽丁竹坡
廣東漕李實夫四首　求安
秋日早行　何季皋司理
石洲遇陳季申話舊　廣州所見
書事　別李司直蕭小山
峽山二首　舟行和許季如詩
重陽舟中　陳秘書家有感二首
聞時事　送寧劉使君
懷江村何宏甫　投江西曾憲二首

臨江小泊　寄鄭潤甫提幹
趙丞話舊　謝蕭和伯見訪
廬陵城外　董侍郎蒙泉書院
叔霙書堂　別董叔宏兄弟
聞邊事　宜春東湖呈趙使君
次韻叔宏山中有感　訪蒼山曾子實
事機　所聞
盜賊梗道二首　張端義謫曲江二首
聞杜儀甫出臺　朱行甫方巨山相訪



行甫送別烹鹿薦酒　題宋安撫月中香
訪方子萬使君　諸詩人會吳門
別邵武諸故人　老儒爲貴人燒丹而走
夜坐懷儀郎友山　江上
簡曾才叔　舟中
題史賢良錦江詩卷　賢良和五篇不可及
彭時甫王峯樓話舊　所聞
訪徐孟夫　緑陰亭九日燕集
題蕭氏園亭三首　新朝士多故人

題何宋甫江村

卷第四

夜吟呈趙東巖
陳萬卿著本草折衷
九月七日江上阻風
和前詩隣舟皆鹽商
有感
春陵山中作
夏日雨後登樓
見飛蝶
寄永嘉趙茂實二首
題蜀中山水障
次韻萬杉長老
借韻書懷
登快閣和韻
客中歲晚呈何宋甫


晚樓大卿作字
淮岸阻風
李丈解后游江上園
南康縣劉隱君
江皐
都下書懷
艤舟登滕王閣
湖口
從子淵借茉莉一盆
吳門訪舊
哭淵泉韓仲止二首
瑯琊山中廢寺
鄂州戎治靜憩亭
江上
游虎丘留題
光孝長老共談時事
杜仲高高九萬相會
衡陽寓懷
懷趙德行
上封
九日
春陵道上
化成巖
喜聞平峒寇
郭伯壽約春游不去
訪陳復齋子姪弟
泉南
代人送別
度淮
鶴使君七夕祈雨
廬州界上寄豐帥
贈孤峯長老
吳子似
世事
冬日移舟入峽避風


湖上
廬陵城外
讀孜元詔口號三首
罪言
李深道得蘇養直詩
秋興有感
謝王使君送旌貫
舟中小酌
塗中見人家賣酒
長汀寄李使君
光澤溪上
約游西墅病不能去
趙敬賢送荔枝
田泉南主僕俱病
寄趙漳州話病
王埜使君平寇二首
新年自唱自和三首
聞嚴垣叔入朝二首

吾派衰落有感　王深道奏名而歸
朱仲寔官滿送行二首　次李君昉見寄二首
感寓三首　新歲書懷四首
小園　爲石雲悼鶴
挽丞相杜公　送飛卿惠簡杖二首
晚望懷長沙故人　寄壺齋趙侍郎二首
謝深父作石昇記五首　寄趙用父侍郎二首
亦龍野亭五首　寄鎮江王子文總卿
又送行二首　送包使君入朝二首





送李明府赴太平四首　得古梅兩枝
爲何宏甫作　題徐子英小園
登祝融　長沙有感
山中少憩　真州上官漕勸農
豫章東湖避暑二首　見江東繡衣袁廣微
洪大卿同登遠碧樓　濠州春日呈趙教授
訪古田劉無競　淮上回九江
送陳幼度運幹二首　燕
蘄口阻風務官點稅


卷第五


郭外翁　鄭南夫雲林隱居
夢用父子文叔方相會　戲呈趙明府
訪曾雲巢　冬煖
許提幹湖上下棊　見名園荒廢有感
題黃仲文雙清亭　孟運管招客話舊
買獼　天竺訪明上座
度夏借東驛安下　挽趙縣尉
挽張統制　挽趙縣丞





挽項居士二首　挽姚祥叔
挽林詠道　挽黎顯謨開國三首
悼孫子神童三首　孫季蕃葬西湖上
櫻桃　題清汪臺
夏旱得雨呈王監簿二首
懷何宏甫　題董侍郎山園
蕭仲有遺經堂　讀嚴粲詩
春陵山中　淮上寄趙茂實
金山　焦山

梅花　赤壁
留雲巢　醉吟
次韻胡公權　同子順訪茅庵道人
羅立之酒邊舉數首　爲客
彭誘使平叛卒三首　會李擇之
道傍館　山中夜歸
題春山李基道小閣　東軒
宿農家　寄耒陽令嚴坦叔
所聞　胡倅送羊羔以會客



寄清流王令君　生朝對雪

卷第六

七言律

江濱曉步　鄂渚烟波亭
寄尋梅　元日上樓茶政
春日二首呈黃子邁　釣臺
寄湖州楊伯子監丞　飲中達觀
梅　清凉寺有懷
覺慈寺　寄復齋陳寺丞二首

黃州偶成　題泉州王梅溪祠堂
無爲山中鄭老家　南康縣用東坡韻
李季允侍郎舟中　湖南見真帥
潘仁叔再約觀梅　廬山四首
豫章東湖感舊　僮約
同鄭子野訪王隱居　夜宿田家
送蒙齋游天台二首　豫章巨浸呈陳提幹
訪趙東野　題方孚若淮南小山
瀟嵐堂呈趙明府　春風亭分韻得塵字



送滕審言歸長沙　張仁仲冰壺亭燕客
別後舟中用前韻　海月星天之觀
回杜子野贈詩　久雨得晴呈楊監丞
提刑彭仲節平叛卒　中秋李漕冰壺燕集
李計使領客　菊坡崔茶政平叛卒
題處士黃公山居　題何季湧江亭
別鍾子洪　再賦惜別呈運使
蕭學易荷李皐作別　靈洲
和送別韻　王使君領客湛泉

題鄒震甫江山偉觀　曾幼卿同游鳳山二首
撫州謝樓宗丞見訪　平江呈吳毅夫侍郎
見趙南仲侍郎　鎮江別總領吳道夫
董侍郎山園燕樓宗丞　喬侍郎歛中示書畫
思歸　送趙提舉入朝
長沙呈趙運使　山中見梅寄曾無疑
余惠叔訪舊　張丈相訪舞劍
朱淵出示廷對策　袁司直見訪留款
訪張元德　滕審言相遇話舊



孟參明子同遊麻姑山　興國軍晚春
朱司户登滕王閣　元宵獻汪守二首
袁州化成巖　友松亭代松語
京口別石龜翁　癸卯　讀放翁劔南詩草
古田行覔呈劉無競　諸葛丞極貧
萬安江上　過邵武訪李友山
李友山諸丈留日久　歛中
陪徐淵子登白雲樓　酬靜齋張舍人
客游　都下書懷

新安寒食　烏聊山登覽
癖習　田園吟
九日登裴公亭　訪趙升卿
括蒼石門瀑布　杜門自遣
登快閣和山谷韻　滕王閣次韻劉允叔
竹洲諸姪小集　游雲溪二首
和高與權　懷姚希聲使君二首
豫章東湖酌別　懷徐淵子直院
人日　送劉鎮入京



會丁巖仲新樓　次韻杜運使見贈
訪漳州趙用父使君　見曾提刑兼安撫
思歸二首　登黃南恩南樓二首
山行過秀痴翁　石亭野老家
讀王幼學上殿劄子　謝史石窻送酒并茶
閱舊稿見喬相詩跋　衡陽度歲
過張韓伯說邊事　有議袁蒙齋者
醉吟　愁雲避暑
久客還鄉　聞時事

寄趙德行　到鄂渚
艤棹清江　萬安縣芙蓉峯
汪見可約游青原　除夜
黎明府約尋梅　宗裔求竹山詩二首
春日風雨中　寄吳明輔秘丞二首
靈洲梅花　寄廣西漕陳魯叟
王宣子上巳日會客　李華夫欽客西湘
李玉澗不赴召　寄撫州樓使君
江上　京口遇薛野鶴
題邵武熈春臺　秋日病餘
次韻王子文小園詠春　李華入閩討賊二首
海上魚西寺　甘窮
詠梅枝所知　黄州竹樓呈謝國正
漢陽登覽呈王使君　簡陳叔方問病
鍾春伯園林　清明前夢得花字
題王制機池岩　訪慧林寺僧
陳漕西園賞海棠　王和甫卜地葬親
喜梅雨既晴　李司直會客
一相識無辜獲罪　送黄教授之官章貢
家居復有江湖之興　題亡室真像
題趙忠定雪錦樓詩　陪厲寺丞賞芍藥
次王應求韻　郡圃寒食
杜仲高相遇約李尉　題蕭宰堂亭
陪虞使君登岳陽樓　贈洞霄道士
閱世二首　少年
南康六老堂　韓張亭
處世　送別朱蕙僉
題王制機新樓　呈姚顯叔
題姚顯叔南嶽書院　寄朱仲是蕙僉
寄宜甫蕙簡韓右司　閱四家詩卷
謝吳秘丞序石屏集　有感
湘中　九日楮洲舟中
魯景建得罪道州聽讀　朱行父留度歲
梅花　金陵游覽用子明韻
呈趙園令　吉州雄勝樓
九高亭小景　泉州紫極宮古檜

都中次韻申季山　上官節推同到浮光
贛州呈雪蓬姚使君　蕭節推衙宇一新
汪教授鳳山酌別　李伯高送鹽蠘子魚
癸巳端午呈李伯高　跋蘇養直深字韻
續祖妣題句


卷第七

絶句


臘梅二首　汀州道上
題周仁甫古香堂二首　寄興二首
贈秀痴翁二首　江村晚眺二首
見山居可喜　初夏
桂　江陰浮遠堂
淮村兵後　盱眙北望
訪友人家即事　晚春
揚州端午呈趙帥　次韻鄭子秀曉行
山村　題吳熙仲雲萍録
湘中遇翁靈舒　客中秋晚
都中冬日　湖上





冬至　釣臺
端午豐提舉送酒　同上官節推登增勝樓
次韻梅花　酴醾
次韻盧申之野興　題謝深道國正山庵
題鄭子壽野趣　山中見梅
湘西寺觀瀾軒　道鄉臺
定王臺　陶侃柏
東池　寧鄉道上遇張伯聲
初夏遊張園　鄂渚解纜
別許季如　船過桐江懷郭聖與
篙子請占牌戲成　書事
緑陰亭四絶　次鄭東子見寄六首
寄後村劉潛夫三首　李漕石洲冰壺宴賞
登樓四首　寄上趙樞密二首
初夏　覓芍藥代簡宣潛
思歸　謝趙蒂江攜吟卷見過
得早梅一枝　巾子山翠微閣
贈饒叔虎　招山二首

李華夫被召二首　清明感傷
次韻李伯高　獄市勝業寺悅亭
訪舊　代簡荅夏肯夫
寄劉潛夫　周子益年八十赴殿
觀捕黃雀　九日
雪中觀梅　鄭子壽野趣
東湖看花呈宋原父　上清道院呈趙雪蓬
無題　到西昌呈愿父諸丈
入閩道中　儀卿友山與權酌別





李毅文酌別口占　李友山索詩卷
題牛圖　別黃希聲
林伯仁話別二絕　題陳景明梅廬二首
題蔡中卿青在堂二首　劉子及贈瑞桂
寄玉溪林逢吉六首　重陽
題梅嶺雲封四絕　戲題詩槀
論詩十絕


卷第八

詞


錦帳春　醉落魄
柳梢青　行香子
木蘭花慢　鷓鴣天
浣溪沙　臨江仙
祝英臺　鵲橋仙二首
大江西上曲　減字木蘭花三首
清平樂二首　醉太平
望江南七首


卷第九



附錄

戴東埜詩


莫悲秋　次黃叔粲茶隱
雜言三首　遊屏山分得水字
秋過屏山庵二首　夏肯甫曉山亭
侍屏翁遊晉原集句　戲用李涉體四章
孤桐行　逐瘧鬼
書初考　辛亥九日宿花驛　納涼即事
侍屏翁遊雪山　偕兄侍屏翁探梅

豈潛弟平遠圖　謝趙山臺見訪
臘前見蘭花　安居
次韻屛翁詠梅　次韻屛翁觀梅
項宜父涉趣園　小酌會芳分得陰字
玉峯登眺得初字　小樓扁山海圖次韻
次韻屛翁新秋　已亥十月晦大雷雨
次韻屛翁冬日　自武林還家
次韻屛翁新元聚拜　次韻君玉弟春事
次韻晚春二首　春晚即事



次韻屛翁初夏小集　夏初郊行
僻居　亦龍弟野亭二首
秋晚　屛翁領諸孫小集
次韻鄭安道臨別見貽　夏旻卿新樓
金陵懷古　幽棲
此生　自況
書房　移古梅已有生意
再得古梅次韻　初遊方巖山
觀敗棋者戲作　牡丹



喜有秋　次君玉聞新鴈
次韻東渠兄觀梅　閒居幽事
甘窮　送彭希聖赴三山民曹
九日屛翁有詩次韻　秋日獨倚東樓
次韻屛翁九日再題　初冬梅花
石屛後集鋟梓　四月即景
次韻鄭安道懷君玉　贈日者張巽手
代簡寄謝友人　春事
如京至西興阻風雨　賞茶



夜過鑑湖　喜小兒學步
效宮詞體　讀陳九龍傳
嚴子陵　竹林避暑
夏晝小雨　漁舟差防江有感
天台道上早行　五禽言
靜閑軒　同黃次夔游釣臺
梳頭自數　上立齋先生十首
江濱晚霽　十日取野菊泛酒
山家小憩　從板橋買舟上青陽

池州　荅永嘉薛雲屋
次韻酬方叔村　立春前五日得雪
七夕感興二首　泊齊山
次劉叔子夜坐感秋韻　代簡約諸同官探梅
燒燈夕次宋明府韻　秋暮出關即事
有妄論宋唐詩者　次趙倖喜雪詩韻
次韻黃次夔思家　送陳竹屋提幹東歸
歸途過麻姑山　方岩山懷仙雜詠十首
五松山太白祠堂　歸途過銅官山



# 卷第十

## 附錄

戴漁村詩
賀杜清獻入相二首
戴秋泉詩
自嘆　行住坐臥
都下送盧白雲
戴充庵詩
題姪昇仲悟非軒卷　送汪憲副歸江西

題舜舉所畫梅花卷
戴樗巢詩　別姪元明兵馬
戴介軒詩
元明書來詩以荅之　次韻荅舍弟文信
題錢舜舉畫梅　別弟文益往蜀
又送文益兼懷文善　賦來青樓
賦雲浦　陳楚賓邀登南閣
發澄江述事言懷　留別胡叔輝先生
留別壽惧吳仲泰　賦西村耕隱



題存耕舊隱圖　壬戌諸公邀餞留別
賦竹坡　贈別鄉友
別柯伯庸　送別陳嘉惠
美泰巡檢禱雨有感　題潘氏禱雨詩卷
臨安道中別文美三首　歲晏到家記事
高陽寬園有感二絕　夜宿水舘
立秋雜興三首　嘗稻有懷舍弟二首
秋夜述懷二首　寄衣無便
一秋無舍弟手書

過青楓嶺王貞女廟　經天姥嶺
夜經吳江　過維揚
次荆山　元日試筆
壬子春雜賦　中立歸得舍弟手書
移寓後述懷　越中有述
歸田雜詠　次台城南郊寄示故園
京城有述　淮安贈葉敬先
舟中述事　投贈州守夏侯君
雨窓述事　寄示故人



戴竹巖詩
題曹娥廟
戴曹齋詩
戴友不識硯
戴脩齋詩
送趙侯之任
戴雨耕詩
送趙侯之任
戴雲庵詩

題九五菊
戴竹洲詩
次屏翁韻
戴菊軒詩
次屏翁韻
戴南隱詩
次屏翁韻
戴桂庭詩
送留雲上人住翠屏澄照寺



戴宂齋詩
寓杭次族人催歸詩韻
戴浦雲詩
客武林送林貴董還家
戴本庵詩
題飛鳴宿食蘆鴈
戴架閣詩
題錢舜舉畫梅
戴海門詩

雨窓寄友
戴碧泉詩
至後偶成
戴怡泉詩
送友
戴松石詩
寄北山雲　春日懷東白
戴吏部詩
送陳南賓赴京　題趙氏來青樓



題趙仲淵家藏巨然山居舊隱圖
戴閒懶詩
遊澄照寺
戴松澗詩
題畫菜　自述松澗
西澗松聲爲李梅塢賦
戴恬隱詩
避喧庵自詠　憶子會試無家書
戴消勉詩
次韻謝世懋見寄二絶
采蓮婦　織婦詞
送崔冢宰致仕還鄉　次陳石齋留別韻



目錄終

# 石屏詩集卷第一

## 近古體

### 求先人墨迹呈表兄黄季文

我翁本詩仙游戲滄海上引手掣鯨鯢失脚墮塵網身窮道則腴年高氣彌壯平生無長物飲盡千斛釀傳家古錦囊自作金玉想篇章久零落人間眇餘響搜求二十年痛淚濕黄壤君家圖書府墨色照青嶂我翁有遺迹數紙古田樣髣髴鍾王體吟句更豪放把玩竹林間寒風凜悽愴昂昂野鶴



姿愧無中散狀兒孤繈褓中家風隨掃蕩於兹見筆法可想翁無恙幽居寂寞鄉風月共來往衆醜成獨妍群瘖恠孤唱一生既蹉跎人琴遂俱喪託君名不朽斯文豈天相舊作忽新傳識者動慨賞嗟予忝厥嗣朝夕愧俯仰敢墜顯揚思幽光發草莽假此見諸公丐銘松栢壙君其啓惠心慰彼九泉望

### 夢中亦役役

半夜群動息五更百夢殘天鷄啼一聲萬枕不遑安一日一百刻能得幾刻閒當其閒睡時作夢更多端窮者夢富貴達者夢神仙夢中亦役役人生良鮮歡

### 飲馬長城窟

朔風凜高秋黑霧翳白日漢兵來伐胡飲馬長城窟古來長城窟中有戰士骨骨久化爲泉馬來喫不得聞說華山陽水甘春草長

### 白苧歌

雪爲緯玉爲經一織三滌手織成一片冰清如夷



齊（一作齊夷）可以爲衣陟彼西山于以采薇

黄玉林云趙懶菴爲戴石屏選詩百餘篇南塘稱其識精到其間白苧歌最古雅語簡意深今世難得所謂一不爲少

### 羅敷詞

妾本秦氏女今春嫁王郎夫家重蠶事出採陌上桑低枝採易殘高枝手難扳踏踏竹梯登樹杪心思蠶多苦葉少舉頭桑枝挂髻屐轉身桑枝勾破裙辛苦事蠶桑實爲良家人使君奚所爲見妾駐

車輪使君口有言羅敷耳無聞蚕饑蚕饑采葉急
歸

題陳毅甫家壁 了翁之孫也

朱門金巨羅九醖葡萄春酌貴不酌賤酌富不酌
貧君家破茅屋飄搖河水濱中有一樽淥酵盡天
下人

答婦詞 舊嘗和顏孝先婦寄夫二首故復賦此篇

江山阻且長矯首鄉關隔空閨泣幼婦顦顇失顏
色隱閔鶗鴂篇寄彼西飛翼剝封覽情素既喜復



悽惻別時梅始花傷今食梅實覽古帝王州結交
游俠窟千金沽美酒一飲連十日春風吹酒醒始
知身是客杜宇啼一聲行人淚橫臆衣破誰與紉
髮垢孰與櫛勿謂遊子心而不念家室新交握臂
行肝膽猶楚越醜婦隔江山千里情弗絕慇懃揮
報章歸計何時決今夕知何夕覩此纖纖月此月
再圓時門前候歸轍一作車轍

都中書懷呈滕仁伯秘監

北風朝暮寒園林日蕭條自非松柏姿何葉不飄

摧儒衣歷多難陋巷困簞瓢無地可躬耕無才仕
王朝一饑驅我來騎驢吟灞橋通名丞相府數月
不見招欲登五侯門非皓齒細腰索米長安街滿
口讀詩騷時人試靜聽霜枝轉寒蜩倘可悅人耳
安望如簫韶

桐廬舟中

吳山青未了桐江綠相迎扁舟問何之往訪嚴子
陵高風凛千古卧躭萬乘主富貴直浮雲等秦鈞
烟雨



湖北上吳勝之運使有感而言非詩也

蒼生積釁久天欲盡殺之干戈殺不盡繼以大旱
饑田野委餓莩道路紛流離衆人識天意不敢加
扶持公懷佛子性逆天救民命擅移太倉粟發揮
生壓甑全活十萬家九州詠仁政逆天天弗怒鬼
神胡不恕白玉尚指瑕青蠅工點素秋風動蓴鱸
公亦思歸去問公歸去兮一作來蒼生誰怙恃一作恃怙

所館小樓見山可喜

茲樓非我有久居如主人雖無往來客青山當佳

賓君看樓下路三尺軟紅塵失脚踏此塵汨沒多
終身

客行河水東

客行河水東客行河水西客行河水南客行河水
北行行無已時朱顏變老色至人棲一方庭户羅
八極保心如止水不受萬物役有道肥其軀故能
適所息

和山谷上東坡古風二首見一朝士令取一篇

自嘲鬧非奇貨強鳴非好聲法當老山林松根斷茯



苓竭來長安道霜鬢追衰齡窮吟無知音私覺太
瘦生公詩妙一世風雅見根蒂比興千萬篇一作端巳
作不朽計窮達雖不同嗜好適相似斷一作斵

題古源棠和尚送青軒

南山色射窓北山光照户道人處其中氷玉為肺
腑茲山自開闢荒翳幾年所一朝得主人荆榛化
庭宇手披風月藏目極烟霞趣居然擭奇觀入境
賀相遇道人詩更高不作蔬筍語朝對北山吟暮
對南山賦聞說玉堂仙擊節賞佳句

大熱五首

天地一大窰陽炭烹六月萬物此陶鎔人何怨炎
熱君看百穀秋亦自暑中結田水沸如湯背汗濕
如潑農夫方夏耘安坐吾敢食

左手遮赤日右手招清風揮汗不能已扇笠競要
功南山龍吐雲騰騰滿虛空一雨變清凉萬物隨
疏通向人無德色大哉造化工

大渴遇甘井汲多井欲竭入喉化為汗不救胸中
熱吾聞三危露迥與衆水別其色瑩琉璃其冷勝



氷雪安得一杯來為我解此渴

吾家老茅屋破漏尚可住門前五巨樟枝葉龍蛇
舞半空隔天日六月不知暑西照坐東偏南薰開
北户胡為捨是居受此炮炙苦

天嗔吾面白晒作鐵色深天能黑我面豈能黑我
心我心有氷雪不受暑氣侵推去北窓枕思皷南
風琴千古吽虞舜遺我以一作好音

久寓泉南待一故人消息桂隱諸葛如晦謂
客舍不可住借一園亭安下即事凡有十首

寄跡小園中自笑客異鄉東家送檳榔西家送檳榔咀嚼唇齒赤亦能醉我腸南人敬愛客以此當茶湯慇懃謝其來此意不可忘

寄跡小園中豈不勝旅舍俗事無交加客身自閑暇鄰家有酒沽杯盤亦可借吟侶適相過新詩堪膾炙足以慰我懷留連日至夜

寄跡小園中數椽亦瀟灑主人既相知此地可久假縣官送月糧鄰翁供菜把咫尺是屠門亦有賣鮮者里巷通往來欲結雞豚社



寄跡小園中餘春接初夏問木木成陰問花花已謝黃鸝出幽谷杜鵑叫長夜把酒酹園婆遠客此稅駕有時吟聲高鬼神莫驚怕

寄跡小園中一心安淡薄每坐竹間亭不知近城郭昨日看花開今日見花落靜中觀物化妙處在一覺委身以順命無憂亦無樂

寄跡小園中第一薪水便遂一炊黃粱兼得魚鰕賤飽飯日無營遮眼有書卷時逢好客來應接不知倦最苦風雨時有人招夜宴 遂一本作逐日

寄跡小園中新晴風日嘉好鳥竹間鳴野鶴空中唳悠然動詩興行吟撫松桂久客若忘歸此身笑匏繫五月倘未行尚及食丹荔

寄跡小園中頗欲閟形影誰為饒舌者太守忽相請閑心論時務細語及詩境坐中有蠻客狂言事馳騁明日酒醒來熟思令人瘦 閟一作闃

寄跡小園中忽有烏衣至手中執圓封州府特遣饋羅列滿吾前禮數頗周緻四鄰來聚觀若有流涎意呼童急開樽四鄰同一醉



寄跡小園中倒指五十日既得故人書南游吾事畢再拜謝主翁奉還此一室雲萍聚復散欲住住不得折柳當馬鞭明朝有行色

題鄭寧夫玉軒詩卷

良玉假雕琢好詩費吟哦詩句果如玉沈謝不足多玉聲貴清越玉色愛純粹作詩亦如之要在工夫至辨玉先辨石論詩先論格詩家體固多文章有正脉細觀玉軒吟一生良苦心雕琢復雕琢片玉萬黃金

衎以秋蘭一盆爲供

吾兒來侍側供我一秋蘭蕭然出塵姿能禁風露寒移根自巖壑歸我几案間養之以水石副之以小山儼如對益友朝夕共盤桓清香可呼吸薰我老肺肝不過十數根當作九畹看

和高常簿暮春

世變日以薄無從見雍熙閉門讀古書聊以道自怡桃李春蓊蓊風雨秋凄凄於春何足喜於秋何用悲人生一世間所忌立志卑終身有不遇千載皆明時我生無所解肥遯滄海沂一朝遇名勝朽腐生光輝斂衽贊明德非公誰與歸

和鄭潤甫提舉見寄

出門欲求仁取友必勝巳寥寥雲海鄉所幸有君爾朐蟠三萬卷智先三十里相與定詩盟誰能執牛耳

長身如病鶴吟苦如蟋蟀顩此斷頪姿癡生年八秩舉世皆好竽老夫方鼓瑟梅花莫笑人茅簷家朝日



送吳伯成歸建昌二首此是包宏齋俾台爲作癸卯夏

老夫脚病瘡閉門作僧夏麥麵不療饑冬衣猶未卸喜讀吳融詩窮愁退三舍無肉暗投壁有味倒㳂蔗寘捜琢肺肝苦吟忘晝夜工夫到深處非王亦非霸

吾友嚴華谷寓爲君里人多年入詩社錦囊貯清新昨者袁蒙齋招爲入幙賓千里有遇合隔墻不見親君歸訪其家說我老病身別有千萬意付之六六鱗

謝東倅包宏父三首癸卯夏

詩文雖兩途理義歸乎一風騷凡幾變晚唐諸子出本朝師古學六經爲世用諸公相羽翼文章還正統晦翁講道餘高吟復超絕巽巖許其詩鳳凰飛處別

君家名父子爲晦翁嫡傳嘗見黃勉齋極口稱其賢師友相琢磨南軒惜無年翁之爲汝翁文字相周旋湞瀲深見底泰華高及天宏齋有鳳髓可續欲斷弦

平生不識字把筆學吟詩舊說常蘇州於余今見之每遭饑寒厄出吐辛酸辭候虫鳴屋壁風蟬囀枯枝但有可憐聲入耳終無奇宏齋誤題品恐貽識者譏

題姚雪蓬使君所藏蘇野塘畫

高者為山㘭者為壑為烟為雲渺渺漠漠水鳥樹林人家聚落騎者何之舟者未泊三尺紙上萬象交錯天機自然神驚鬼愕嗚呼此吾故人野塘蘇元龍之墨迹中有石屏老淚痕又與野塘添一筆



烏盬角行

鳳簫鼉鼓龍鬚笛夜宴華堂醉春色艷歌妙舞蕩人心但有歡娛別無益何如村落捲桐吹能使時人知稼穡村南村北聲相續青郊雨後耕黃犢一聲催得大麥黃一聲喚得新秧綠人言此角只兒戲孰識古人吹角意田家作勞多怨咨故假聲音召和氣吹此角起東作吹此角田家樂此角上與鄒子之律同宮商合鍾呂形甚朴聲甚古一吹寒谷生禾黍

靈璧石歌為方岩王侍郎作

靈璧一峯天下奇體勢雄偉身巍巍巨靈怒扨天柱擲平地蒼龍驤首尾兩片黑雲腰夾之聲如青銅色碧玉秀潤四時嵐翠濕乾坤所寶落世間鬼神上訴天公泣謂有非常人致此非常物可磨斫賊劍可倚擊姦笏可祝不老年可比至剛德自從突兀在眼前溪山日夜生顏色君不見抗州風流白使君雅愛天竺雙雲根又不見奇章公家太湖碧高下品題分甲乙二公名與石不磨今到方巖



有靈璧我來欲作靈璧歌鼓擊石一唱三摩挲秋風蕭蕭淮水波中分南北橫干戈胡塵埋沒漢山河泗濱靈壁今如何安得此石來岩阿鬱然盤礴中原氣對此令人感慨多

章泉二老歌

在昔商山傳四皓又聞香山圖九老異鄉異姓適同時爭如章泉一家兄弟登耆頤章泉之上兩山下有地可宮田可稼伯也早休官季也相約歸林泉名動京口耕谷口山中有詩天下傳一生得閑

蕪得壽皓首龎眉世稀有竹隱先生八十三定菴
居士七十九客從遠方來亦是六十叟手把一枝
梅奉勸兩翁酒問公何以致遐齡請翁細説吾細
聽不燒丹不學仙五行有常數天所稟賦馬人生
一氣統四體衆人斲喪吾能全要知養生無他術
日多喫飯夜獨眠承翁見教謝翁去兩翁慇懃留
我住是夜醉眠苔竹軒夢見山靈向我言翁之所
説皆不然兩翁盛德合乎天天與遐齡五百年

京口喜雨樓落成呈史固叔侍郎



京口畫樓三百所第一新樓名喜雨大鵬展翼到
中天化作簷楹不飛去一日登臨天下奇華燈照
夜萬琉璃上與星辰共羅列下映十里蓮花池春
山爲麴海爲釀手挈五湖爲甕盎銀槽香沸碧瑶
春歌舞當壚多麗人使君歌了人皆飲更賞谷中
花似錦五兵不用用酒兵折衝樽俎邊塵寂兹樓
屹作東南美孰識黄堂命名意特將此酒噀爲霖
四海九州同一醉

觀陸士龍作顧彦先婦答夫二首有感韻

北風吹歲暮空閨獨棲止風與淚盈掬夕息夢千里
妾生胡不仁失身從浪子嚼蘗苦我心餐氷禁我齒
離異何足愁險澀可勝紀寄書西飛鴈反覆話終始
嵐璞竊美名冠玉假外觀良人誇意氣下妾愁歲
晏念君始行邁雪嶺梅初繁春風桃已紅光陰等
飛彈相思果如何金環寬玉腕昔爲連理枝今作
搏沙散惜哉牛與女脉脉阻河漢特棲良獨難守
堅秪自讃雙翅幾時合寄聲問華煥勿聽五羊歌
富貴忘貧賤



栗齋翌仲至以元結文集爲韻

尋常被酒時歸到急投枕爲愛次山文今夜醉忘
寢偉哉語溪碑千載氣凜凜舂陵賊退篇少陵猶
歛衽文章自一家其意則古甚大羹遺五味純素
薄文錦聱牙不同俗斯人異所稟君君望堯舜入
人欲僉厭古道不可行時對宻樽飲

杜甫祠

嗚呼杜少陵醉卧春江漲文章萬丈光不隨枯骨
葬平生稷契心致君堯舜上時兮弗我與屹然抱

微尙干戈奔走蹤道路饑寒狀草中辨君臣筆端
誅將相高吟比興體力救風雅衰如史數十篇才
氣一何壯到今五百年知公尙無恙麒麟守高阡
貂蟬入畫像一死不幾時聲迹兩壓莽何如耒陽
江頭三尺荒草墳名如日月光天壤

阿奇晬日

窮居少生涯養子如種穀寸苗方在手想像秋禾
熟吾兒天所惠骨相頗豐碩娟娟懷抱中一歲至
週日頗汝無災害長大庶可必十歲聰明開二十



登奮發胸蟠三萬卷手握五色筆策勲文字場致
君以儒術不然學孫吳縱橫萬人敵爲國取中原
闢地玄冥北他年汝成就料我頭已白光華照老
眼甘旨不可缺爲子必純孝爲人必正直以我期
望心一日必一祝勿爲癡小兒茫然無所識胎教
尙有聞斯(一作期)言豈無益

琵琶行

潯陽江頭秋月明黄蘆葉底秋風聲銀龍行酒送
歸客丈夫不爲兒女情隔船琵琶自愁思何預江
州司馬事爲渠感激作歌行一篇六百六十字白
樂天白樂天平生多爲達者語到此胡爲不釋然
弗堪謫宦(一作官)便歸去廬山政接柴桑路不尋黃菊
伴淵明忍泣青衫對商婦

毗陵太平寺畫水呈王君保使君(畫龍若在後)

何人筆端有許力捲來一片瀟湘碧摩挲老眼看
不真恍見層波湧虛壁天慶觀中雙黑龍物色雖
殊妙處同能將此水畜彼龍方知畫手有神通龍
兮水兮終會遇天下蒼生待霖雨



南嶽

南雲漂渺連蒼穹七十二峯朝祝融凌空棟宇赤
帝宅脩廊翼翼生寒風朝家遣使嚴祀典御香當
殿開宸封頓四海扶九重干戈永息年屢豐五嶽
惟今見南嶽北望乾坤雙淚落

送來賓宰

君作來賓宰聽我說來賓蠻俗無王化當爲行化
人有民無租賦租賦出商旅遂利遭重徵商旅亦
良苦能放一分寬可減十分怨不受資囊橐但愛

了支遺民窮賴撫摩官貧俸不多但得百姓安俸薄其柰何勿謂朝廷遠官職易遷轉律己貴廉勤御事要明斷自縣辟爲州指日爲太守須知早歸來瘴鄉不可久

題四祖山榮老月窟 道號雲卧

一室虛生白中作滿月形山中三萬户玉斧新修成時人指爲月雲卧亦強名似月有圓相不西沉東升浮雲不能蔽又無虧與盈是爲大圓鏡由師心地明一圓走無礙光芒照八紘可以破諸暗可



以續祖燈明透雙峯頂輝映慧雲亭此鏡實無塵請師問老能

出閩

千山萬山閩中路六尺枯藤兩芒屩去歲梅花迎我來今歲梅花送我去梅花豈解管送迎白髮胡爲又南征天荒地老終無情歸去歸兮老石屏

劉折父爲吳子才索賦雲山燕居

燕居適所息非慠傲世心白雲自舒卷青山無古今中有動靜機杳眇諧素襟以時爲出處懷人撫

瑶琴平生披短褐時來或華簪世論倘不合矢口不如瘖避影長松下洗耳清溪潯愼勿出雲外貴壓三尺深

玉華洞

憶昨游桂林岩洞甲天下奇奇恠恠生妙不可模寫玉華東西岩具體而微者神功巧穿鑿石壁生孔鑄玲瓏透風月宜冬復宜夏中有補陀僊坐斷此瀟洒空山茅菴匾無地可稅駕舉目忽此逢心駭見希詫題詩媿不能行人亦無暇



祝二嚴

僕本山野人漁樵共居處少年學父詩用心亦良苦搜索空虛腹綴緝艱辛語糊口走四方白頭無伴侶前年得嚴槊今年得嚴羽我自得二嚴牛鐸諧鍾呂槊也苦吟身束之以簪組遍參百家體終乃師杜甫羽也天姿高不肯事科舉風雅與騷些歷歷在肺腑持論傷太高與世或齟齬長歌激古風自立一門戶二嚴我所敬二嚴亦我與我老歸故山殘年能幾許平生五百篇無人爲之主零落

天地間未必是塵土再拜祝二嚴爲我收拾取

市舶提舉管仲登飲于萬貢堂有詩

七十老翁頭雪白落在江湖賣詩冊平生知己管夷吾得爲萬貢堂前客朝吟有罪遭天厄謀歸未辦資身策雞林莫有買詩人明日煩公問番舶

懶不作書急口令寄朝士

老病懶作書行藏詩上見一心不相忘千里如對面我已八十翁此身寧久絆諸君才傑出玉石自有辯隨才供任使小大皆衆選明君用良弼治道



方一變與之致太平朝廷還舊觀老夫眼尚明細把諸君看試將草草書用寫區區願一願善調燮二願強加飯三願保太平官職日九轉

鳳鳴有吉凶

鵲噪令人喜鴉噪令人憎人心自分別吉凶屬禽聲舜時有鳳鳴文王時亦鳴漢時鳳亦鳴六朝時亦鳴鳳鳴有吉凶人不子細聽

婕妤詞　丹霞張誠子作此詞出以示僕僕疑其太文因作此

紈扇六月時似妾君恩重避暑南薰殿清風隨扇動妾時侍君王常得沾餘涼秋風颯庭樹團團無用處妾亦寵顏衰栖栖度朝暮扇爲無情物用捨不知卹妾有深宮怨無情不如扇

江南新體　王建有此體別張誠子

即船江下泊妾家樓上住朝朝暮暮間上下兩相顧相顧不相親風波愁殺人

感寓四首

采薇人固高飲露蟬逐清謀茲一粒粟舉世共營營營營亦多塗中有虧與盈陋巷一簞食朱門九



鼎烹窮達各有命繫誰主權衡吾生未可必秋風白髮生

蛛網幕虛簷一飽羅群飛寒蚕齧枯桑一身終繭絲物物巧生理我生拙奚爲貂裘日以弊石田歲長饑一貧已到骨一氣儻未衰舉目送飛鴻悠悠知我誰

夜雨挾西風撼撼撼庭樹浮生堪幾秋青鬢忽已素鉛刀割九牛寬塞望長路所操犇無奇自好徒自誤改絃調新聲疲道易故步收功在桑榆其敢

怨蝗莫

紅紫委路塵綠樹有嘉色刳心晚聞道玩物若有得青春生銷歇方菸見真實人生到中年胡不保明德秋風墮庭梧棲鳳去無迹矯首碧雲端一語三歎息

寄章泉先生趙昌父

靈鳳鳴朝陽神龍不泥蟠時兮不可爲昌父乃在山思君二十年見君良獨難時於邸報上屢見得祠官祠官祿不多一貧其柰何采芝亦可食當作



采芝歌近者李侍郎直言遭逐去人皆笑其疎君獨有詩句君爲山中人世事安得聞入山恐未深更入幾重雲 時忤貴李侍郎去國章泉詩送其行

頻酌淮河水

有客游濠梁頻酌淮河水東南水多鹹不如此水美春風吹綠波鬱鬱中原氣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淚

元宵雨

窮人不謀歡元夜如常時晴雨均寂寞蚤與一睡期朱門㸃燈火歌舞臨酒池酒闌歡不足九街恣游嬉前呵驚市人簫鼓逐後隨片雲頭上黑翻得失意歸

小孤山阻風因成小詩適舟中有涌城人寓

寄真西山

群山勢如奔欲渡長江去孤峯拔地起毅然能遏往屹立大江干仍能障狂瀾人不知此山有功天地間

松江舟中四首荷葉滿時有不測末句故及之



夜聽楓橋鐘曉汲松江水客行信忽忽少住亦可喜且食鱸魚肥莫問鱸魚美 句一作有

垂虹五百步太湖三萬頃除却岳陽樓天下無此景范蠡挾西施功名付煙艇

秋風吹客衣歸興浩難寫寒林噪晚鴉紅日墮平野篙師解人意檥棹酒旗下

扁舟乃官差舟子吾語汝汝爲我作勞吾亦不汝負好向上塘行莫過荷葉浦

趙尊道郎中出示唐畫四老飲圖滕賢良有

詩亦使野人着句
采芝商山秦四皓衆戲橘中爲四老我疑此畫即
其人有時以酒陶天真丹青不知誰好手作此飲
態妙入神摩挲半世江湖眼古錦軸中舒復卷細
將物色辨人物迺是晉時劉畢與陶阮一琴無絃
横膝上一琴團團明月抹一人持杓坐甕邊一人
手攜文一編是中必寓酒德篇諸君傷時强自遣
麴生風味况不淺五胡妖氛蔽神州誓江不救中
原亂新亭擧目愁山河萬事何如一樽滿一杯一
杯醉復醉天地陶陶盡和氣道術相忘禮法疎形
骸懶散無機事此畫流傳知幾載生綃剝落精神
在何人爲我更作杜陵飲中八仙歌將與米臺主
人爲此對

伏龍山民宋正甫湖山清隱迺唐詩人陳陶
故圃曾景建作記俾僕賦詩

故人昔住金華峯面帶雙溪秋水容故人今住伏
龍山陳陶故圃茅三間千載清風徐孺子門前共
此一湖水百花洲上萬垂楊白鷗群裏歌滄浪故
人心事孺子高故人詩句今陳陶短衣飯牛不逢
堯何如繡鞍上着錦宮袍瓦盆對客酌松醪何如
紫霞觴泛碧蒲菊豆萁然火度寒宵何如玉堂夜
照金蓮膏吟成禿筆寫芭蕉何如沉香亭北醉揮
毫再三問君君不對目送飛鴻楚天外細讀山中
招隱篇超然意與烟霞會照影湖邊雙鬢皓此計
知之悔不早三椽可辦頻卜隣荷鋤相隨種瑶草

會稽山中

曉風吹斷花稍雨青山白雲無唾處嵐光滴翠濕
人衣踏碎瓊瑶溪上步人家遠近屋參差半成圖
畫半成詩若使山中無杜宇登山臨水定忘歸

高九萬見示落星長句賦此荅之

天星墮地化爲石老佛占作青蓮宮東來海若獻
秋水環以碧波千萬重雲根直下數百丈一作尺時吐
光燄驚魚龍鳳凰群飛擁其後對面廬阜之諸峯
陰晴風雨多態度日日舉目看不同高髯能詩復
能畫自說此景難形容且好收拾藏胸中養成筆
力可扛鼎然後一發妙奪造化功一作高髯高髯須

貌取萬物昇沉元有數吾聞此石三千年復化為
星上天去

題申季山所藏李伯時畫村田樂圖

春秧夏苗秋遂穫官賦私逋都了却雞豚社酒賽
豐年醉唱村歌舞村樂皷笛有聲無曲譜布衫顛
倒傞傞舞欲識太平真氣象試看（一作□）此畫有佳趣
管絃聲接宮商發細轉柳腰花十八羅幃綉幙擁
香（一作春）風九醞葡萄金盞滑王孫公子巧歡娛勿將
富貴笑田夫非渠耕稼飽君腹問有黃金可樂無

嘉定甲戌孟秋二十有七日起居舍人兼直
學士院真德秀上殿直前奏邊事不顧忌諱
一疏萬言援引古今鋪陳方畧忠誼感激辭
章浩瀚誠有補於國家天台戴復古獲見此
疏伏讀再三竊有所感敬效白樂天體以紀
其事錄于野史

禁城雞唱金門開起居舍人携疏來榻前一奏一
萬字歷歷寫出忠義悚頓首惶恐臣昧死越錄敢
言天下事百年河洛行胡朔恨滿東南天一角夾



甫諸人責未酬志士愁眠劍鋒落天意未回事難
舉鄉來一試成千誤犬羊頻歲自相屠盛衰大抵
由天數昨臣銜命出疆時自期有去必無歸屈膝
穹廬甞憤死天相孤忠半道回金山之下長江水
擊楫中流書壯志東風吹上妙高臺畧望江淮見
形勢形勢從來秪如此幾年待得天時至朝廷為
計保萬全往往忘却前朝耻臣今未暇論規恢胡
虜已亡何處哉中原曠地無人管政恐英雄生草
萊北方苦饑民骨立萬一東來竊吾粟邊頭諸州
無鈇壁借問誰能備倉卒請朝廷厲精兵擇良將
辦多多策上上更選人材老練通達分守要衝講
明方畧一賢可作萬里城一人可當百萬兵坐令
國勢九鼎重所賴君心一點明長牋奏徹能頻悅
維言臣愚進此說言雖甚鄙用甚切宸斷必行天
下福勿謂儒生論迂濶臣之肝膽與人別讀書豈
為文章設王師若出定中原玉堂敢草平羌策

壺中之正字得春郊牧養圖二本有樓攻媿
先生題詩且徵予作

竹弓鳴鴈鴨鷲飛來別浦無人境春風不擡楊柳影長頭紛紛占作家半游波面半眠沙或行或立或如舞或隻或雙或群聚飲啄浮沉多態度物情閑暇世忘機分明一片太古〔一作時〕巧偽不作民熙熙

我之居元在野平生慣識牛羊者今見蒲江出此圖半日不知渠是畫一犢當前轉頭立一犢慶諸毛猶濕中有一蒼騎以牧牯羖相隨數十足發後兩枝黃觳觫分明如活下前坡路轉南山春草多耳根只欠牧兒歌



鄂州南樓

鄂州州前山頂頭上有縹緲百尺樓大開窗戶納宇宙高揷欄干倚斗牛我疑脚踏蒼龍背下瞰八方〔一作注〕無內外江渚鱗差十萬家淮楚荆湖一都會西風吹盡庾公塵秋影涵空動碧雲欲識古今興廢事細看文簡李公文

題曾無疑飛龍飲秣圖

雲巢示我良馬圖一騎欲水一騎匆匆行抵覺耳目擡雷毛色純一骨相殊何人貌此真權奇筆端疑有渥洼池駑駘當用驊騮老驥得畫圖人看好盆中飲槽中秣無用霜蹄空立鉄何如渴飲長城濠上波饑則飽喫天山禾振首長鳴載猛士龍荒踏碎犬羊窠

儒衣陳其姓工於畫牛馬魚一日持六幅爲贈以換詩

生綃六幅淡墨圖伊人筆端有造化驊騮汗血捉雷光牯牸倦耕眠草下陂塘漠漠烟雨後出水群魚戲瀟洒細看物物有生意不比尋常能畫者請君就此三景中揮毫添我作漁翁岸頭孤石詩竿坐白鷺同居蒲葦叢有時尋詩出游衍款段徐行山路遠奚奴逐後背錦囊木杪斜陽鴉噪晚有時簑笠過田間農婦農夫相往還手放鉏犂吹短笛日暮青郊黃犢閑王孫貴人不識此此是吾儂往絕處掛君圖畫讀吾詩令人懶踏長安路



黃州棲霞樓即景呈謝深道國正

朝來欄檻倚晴空暮來烟雨迷飛鴻白衣蒼狗易

改變淡粧濃抹難形容盧洲渺渺去無極數點斷
山橫遠碧樊山諸峯立一壁非烟非霧籠秋色須
臾黑雲如潑墨欲雨不雨不可得須臾雲開見落
日忽展一機雲錦出一態未了一態生愈變愈奇
人莫測使君把酒索我詩索詩不得呼畫師要知
作詩如作畫人力豈能窮造化

題上虞縣信芳堂

河陽種桃彭澤柳歲歲春風誇不朽何如君種一
池蓮開向五月六月天紅粧當暑清無汗綠葉滌



風香不斷坐令百里盡清凉天乃贈君雲錦段此
花不可無此堂主人姓字同芬芳更看堂後參差
竹醉倚交空舞寒綠

衡山何道士有詩聲楊伯子監丞盛稱之以
楊所取之詩求䟦其後

道人幽吟巖壑底伴曉猿啼秋鶴唳自陶情性樂
天真一心不作求名計一朝邂逅楊東山詩聲揚
揚滿世間東山才與誠齋敵手腕中有萬斛力為
君翻九淵探君驪龍珠為君擘滄海鈎上珊瑚枝

豐城地下掘起一作出龍泉太阿雙寶劍南山霧裏窺
見隱豹文章皮是寶欲藏藏不得總被東山手拈
出道人從此詩價高石廩祝融爭崒嵂君不見彌
明石鼎聯句詩千載託名韓退之

徐京伯通判晚歲得二子

竹隱種竹知幾年千竿萬竿長拂天群飛不敢下
棲止常有清風灑灑然丹穴飛來兩雛鳳鳳來此
竹為之重芽籤玉軸帶芸香家藏萬卷為渠用人
間豚犬不足多我來為作徐卿二子歌手傳竹隱



文章印看取他日官職高差峩

寄報恩長老恭率翁

報恩千搖歸一炬佛也不能逃劫數寶坊化作瓦
礫場堪笑月庭來又去率翁修造鳳棲手第一能
將無作有神工作舍鬼築墻鞭笞木石能飛走風
斤月斧日紛然行看華屋突兀在眼前好留一室
館狂客早晚來參文字禪

織婦歎

春蠶成絲復成綃養得夏蠶重剝繭綃未脫軸擬

輸官絲未落車圖贖典一春一夏爲蠶忙織婦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猶自可今年無麻愁殺我

刈麥行

腰鎌上隴刈黄雲東家西家麥滿門前村寡婦拾滯穗鐘粥有餘炊餅餌我聞淮南麥最多麥田今歲屯干戈飽飯不知征戰苦生長此方真樂土

鄂渚張唐卿周嘉仲送别

武昌江頭人送别楊柳秋來不堪折漢陽門外望南樓昨日不知今日愁英雄握手新相識入情正好成南北酒闌人散最關情一鴈西飛楚天碧

詰燕

去年汝來巢我屋梁間汙泥高一尺啄腥拋穢不汝厭生長群雛我護惜家貧悪愛不及人自謂於汝獨有力不望汝如靈蛇銜寶珠雀獻金環來報德春風期汝一相顧對語茅簷慰岑寂如何今年來於我絶蹤跡一貪簾幕畫堂間便視吾廬爲棄物

寄趙鼎臣

學如劉子政不使校書天禄閣文如李太白不使待詔金鑾殿倚樓終日看廬山飆得虚名聞九縣才忌太高心忌太清平平穩穩爲公爲卿騏驥可羈乃歸帝閑麟鳳莫馴爲瑞人間人間爲瑞徒能好騏驥可羈終遠到歲寒心事幾人知手把梅花供一笑

毗陵天慶觀畫龍自題姑蘇羽士李懷仁醉筆詩呈王君保寺丞使君

姑蘇道士天酒星醉筆寫出雙龍形墨蹟從横奪造化蜿蜒滿壁令人驚一龍翻身出雲表口呑八極滄溟小手弄寶珠珠欲飛握入掌中拳五爪一龍排山山爲開頭角與石爭崔嵬波濤怒起接雲氣不向九霄行雨來萬物焦枯天作旱雨椎壁隱寧非懶真龍不用只畫圖猛拍欄干寄三歎

漁父詞四首袁蒙齋元取前二首黄魯庵俾並録之以見其全

漁父飲不須錢柳枝斜貫錦鱗鮮換酒却歸船

其二

漁父醉釣竿閒柳下呼兒牢繫船高眠風月天

其三

[redacted]

其四

[redacted]



石屏詩集卷第一終

# 石屏詩集卷第二

## 五言律

### 秋懷

紅葉無人掃黃花獨自妍聽談天下事愁到（一作對）酒樽前水濶終非海樓高不到天昔人已懷古況復後千年

### 晚春次韻

酒醒愁難醒春歸客未歸鶯啼花雨歇燕立柳風微世路多殊轍人生貴識機低頭飽一粟仰首愧雲飛



### 元日二首呈永豐劉叔治知縣

焚香拜元日受歲客他州白髮難遮老新年謾說愁無人能訪戴有地足依劉桃李爭春事梅花笑未休

市近人聲雜窓明雨色開異鄉輕度節同邸重傳杯不礙狂夫醉知無賀客來故園歸未得茅屋想蒼苔

### 宿農家

門巷規模古田園氣味長小桃紅破萼大麥綠銜芒稚犬迎來客歸牛帶夕陽儒衣愧飄泊相就說農桑

湘中

荊楚一都會瀟湘八景圖試呼沙鳥問曾識古人無痛哭賈太傅行吟屈大夫汀洲芳草歇轉使客情孤

水陸寺

長沙沙上寺突兀古樓臺四面水光合一邊山影



來靜分僧榻坐晚趂釣船回明日重相約前村訪早梅

題分宜縣呈石子和知縣

古鎮更爲縣封疆半是山賦繁官吏窘土瘠稻粱慳流水心何急高山意自閑春風細吹拂桃李滿民間

清明感傷

一笠戴春雨愁來不可遮清明思上塚昨夜夢還家歸興隨流水傷心對落花晉原松下淚沾酒楚

天涯

都中書懷二首

醉卧長安市思歸東海涯瓶餘殘臘酒梅老隔一作斷年花日與愁爲地時憑夢到家鄉書三兩紙一讀一咨嗟

雪化簷落雨爐烘凍壁春窮猶戀詩酒懶不正衣巾寂寞安吾分奔馳失我真枯桐就煨燼容有賞音人

歲暮呈真翰林



歲事朝朝迫家書字字愁頻沽深巷酒獨倚異鄉樓詩骨梅花瘦歸心江水流狂謀那無際忍看大刀頭

游天竺

好山看不了遂借上方眠酒渴傾花露詩清漱澗泉生無適俗韻老欲結僧緣聽覺鐘聲曉窓騰栢子烟

廬中之正字小酌

情境無塵雜一作憂靜何俯洒羈懷向此開主人有風度和我

不塵埃倚竹評詩句拈花泛酒杯出門見明月客
去又招回

鳳凰臺

登臨舒老一作望眼吊古得凄凉故國自龍虎高臺擁
鳳凰浮雲多改變喬木見興亡往事渾休問鍾山
又夕陽

山中即目一作事二首

岩路穿黃落人家隱翠微籠鷄爲鴨抱網犬逐鷄
飛竹好堪延客溪清欲浣衣禪扉在何許僧笠戴
雲歸

茅屋七五聚沙汀八九盤梯山畦麥秀囊石障溪
湍鄉父老鷄豚社兒童梨栗盤幽居有餘樂奔走
愧儒冠

題徐京伯通判北征詩卷

一襟忠誼氣數首北征詩不許公卿見徒爲舊奇
奇銜枚衝雪夜擊楫誓江時此志無人共愁吟兩
鬢絲

江上



山東江流急雲蒸霧氣深輕鷗閑態度孤鴈苦聲
音客路行無極風光古又今梅花出籬落幽事頗
關心

賢女祠 南康縣外二十里有女祠昔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許蔡無故絕蔡而以許吳吳亡又以許蔡蔡女曰女子身初許蔡奪以許吳二年吳亡今吳亡復以許蔡一女二許人尚何顏面之門投身于潭而死

士有敗風節甦寃埋九京幽閨持大誼千載著嘉
名父不重然諾女能輕死生寒潭墮秋月心迹兩
清明著作樹

春晝日

撚指過三月又當春夏交花殘蜂課蜜林茂鳥安
巢芳草生青霧新篁展綠稍風騷將斷絶誰有續
弦膠

寄栗齋鞏仲至

錢度觀朝報差除不到君山林自臺閣文字即功
勳吟苦孟東野潛深揚子雲一官雖偃蹇千載有
知聞

次韻史京望雪夜

雪中寒力壯病骨瘦難勝温酒撥爐火題詩敲硯氷驚心雙白鬢知我一青燈欲悞浮生事思參小大乘

春日懷家

細數平生事何堪挂齒牙客游兒廢學身拙婦持家鬧甕嘗春酒租山摘早茶關心此時節歸興滿天涯

寄沈莊可

無山可種菊強號菊山人結得諸公好吟成五字新紅塵時在路白髮未離貧吾輩渾如此天公似不仁

山行

度嶺休騎馬臨淵看網魚木根高可坐岩石細堪書谷鳥鳴相荅山雲卷復舒儒衣人賣酒疑是馬相如

次韻謝敬之題南康縣劉清老園

劉子隱居地真如李愿盤萬松春不老多竹夏生寒卜築世情遠登臨客應寬題詩新君壁聊以記游觀

淮上春日

邊寒客衣薄漸喜暖風回社後未聞燕春深方見梅壯懷頻撫劍孤憤強銜盃北望山河語(一作晞)天時不再來

麻城道中

三杯成小醉行處總堪詩臨水知魚樂觀山愛馬遲林塘飛翡翠籬落帶酴醾問訊(一作信)邊頭事溪翁總不知

望花山張老家

元從邊上住來此避兵興麥麩朝充食松明夜當燈蔽門麻蓁蓁護壁石層層老嫗逢人哭吾兒在謝陵(一老嫗逢人必大哭云我兒在謝陵不歸也光州有謝陵據其子與虜戰死于此)

春日

灑滞江湖久蹉跎歲月新客愁茅店雨詩思柳橋春秣馬尋歸路騎鯨問故人山林與朝市何處着吾身

聞李將軍(邦)至建康

疋馬經趙府將軍意氣多來依漢日月思復晉山
河邊將慚尸素朝臣奏凱歌分明御祖詐得失竟
如何

江漲見移居者

夏潦連秋漲人家水半門都抛破茅屋移住小山
村聒聒籠鷄犬纍纍帶子孫安居華屋者應覺此
身尊

上喬右司

端笏立朝日肺肝傾上前把麾持節處桃李滿淮



壖藥石嵗時病蓍龜燭事先焦頭與曲突爲計孰
爲賢

贈郭道人 詩句皆述其所言

娍性能安樂深居絕是非英雄行險道富貴隱危
機絲被如綿軟藜羮勝肉肥蒼苔滿山徑最喜客
來稀

送湘漕趙蹈中寺丞移憲江東

持節復持節因循霜鬢侵盛衰關大數豪傑負初
心宇宙壺長笑江湖寄短吟番陽秋水潤湘浦木

爲潦

立春後二首

久望春風至還經閏月遲梅花丈入行柳色少年
時愛酒常無伴吟詩近得師離騷變風雅當效楚
臣爲

東風吹竹屋無數落梅花凍雀栖簷角饑烏啄草
芽家鄉勞夜夢客路又春華莫訝狂夫醉西樓酒
可賒

寄韓仲止



何以澗泉號取其清又清天游一丘壑孩視幾公
卿杯舉即時酒詩留後世名黃花秋意足東望憶
淵明

題張簽判園林

園圃屋東西從君一杖藜雨寒花蕊瘦春重柳絲
低亭館常留客軒窗總傍溪摩挲雪色壁安得好
詩題

哭趙紫芝

嗚呼趙紫芝其命止於斯東晉時一作朝人物晚唐家

數詩瘦因吟思苦窮為官情癡憶在歲春園花邊細話時嘗在平江孟侍郎歲春園終日論詩

江村何宏甫載酒過清江

玉笥千峯兩金風十日秋誰能多載酒來此共登樓山立閣萬變溪深納衆流故人歸未得我亦為詩留

臨江軍新歲呈王幼學監簿

夢說去年事詩從昨夜吟三杯新歲酒千里故鄉心人共梅花老愁連江水深家書忽在眼一紙直



千金

訪楊伯子監丞自白沙問路而去

欲訪楊雄宅扁舟過白沙自從山以後直到水之涯風節古人物文章老作家相尋有忙事第一問梅花

朝市風波地乾坤漁獵場生民日憔悴吾道亦凄涼龍不為霖出鳳於何處蔵群鴉爭晚噪一意送斜陽

劉興伯黄希宋蘇希亮慧力寺避暑

何處避炎熱相期過資坊萬松深處坐六月午時涼鐘磬出深塢江山界短墻醉來歸興懶留宿贊公房

秋夜旅中

旅食思鄉味砧聲起客愁夜涼風動竹人靜月當樓浮世百年夢他鄉幾度秋店翁新酒熟一醉更何求

舟行往吊故人

喬木風聲壯大江天影圓悲秋時把酒愛月夜行



船未及到河上先愁過竹邊倚篷思往事聞笛為凄然

擬峴臺杜子野主簿寓居

高臺延望眼風物滿前村細讀南豐記頻開北海樽遠山如看畫近市不聞喧詩是君家事長城在五言

無策

老覺登樓懶心知涉世疎無魚還得鹿緣木可求魚晚歲未聞道平生欠讀書行藏兩無策究竟果

何如

題萍鄉何叔萬雲山 詩人姚仲剛乃胡仲方詩友

拄杖穿雲去一坡仍一坡地高山不峻花少竹還多家近登臨便人賢氣味和能詩老姚合朝夕共吟哦

常寧縣訪許介之途中即景

竹逕入茅屋松坡連菜畦添豬泥麻水斜竪禾桑梯區別隣家鴨群分各線雞行人來少憩假道過東溪 鬧鴨一線作一群各線則別作一群



建昌道上 此篇與寫本高九萬集中

凜凜北風勁行行西路賒人情甘淡薄世事苦參差酒易逢知己詩難遇作家林間數點雪錯認是梅花

訪嚴坦叔

麻姑山下泊城郭帶烟霞携刺枝詩社移船一作賣鏡傍酒家沙禽時矣水擽柳夏飛花小酌未能了西樓日又斜

杜仲高自鄂渚下儀真

鄂渚三千里南樓看月回東園花政好去歲客重來兄弟皆名士文章動上台傾城傾國色也用覓良媒

見趙知道運使

飽食武昌魚不如歸故廬盟鷗還海道問鴈覓家書又把鄉人刺來投使者車東園桃與李莫使著花疎

趙叔㙜山堂安下其家適有喪事

一逕沿溪入數椽松竹間豈知人事變自覺客身閒柔蔔出尋酒移床卧看山蒼頭無可作把釣過西一作塢灣



黃道士出芝

林壑何瀟灑權為羽士家客來多載酒僧至自煎茶試墨題新竹携笻數落花飲中忙過日無暇問丹砂

陳伯可山亭

梯险登霞外乘流過竹西寒溪隨雨漲高閣與雲齊雙鶴有時舞孤猿何處啼清吟無盡興白石可

留題

玉山章泉本章氏所居趙昌甫還居於此章泉之名遂顯

茲山自開闢有此一泓泉姓自章而立名因趙以傳源從畚水出地與瑞峯連寄語山中友臨流着數椽 欲使結一亭于泉上

題永州思范堂

太守能延客茲堂為我開清池照窓戶列嶂帶樓臺剔蘚觀題字披榛欲訪梅城根數一作幾株石曾識范公來



舟中病起登覽

檥棹病三日登樓舉一觴江山從古在花草逐時生南浦佳人別西風送客行錦鱗能自躍獻我一杯羹

邵陽趙節齋史君同黃季玉以合江亭三字分韻

萬里清秋景都歸乎此亭光陰幾今古天地一宮廷瀆一作潮水東西白梅山一作花表裏青登臨生酒興欲醉又還醒

見湖南綉使陳孟甫大著

手攬澄清轡聲名漢范滂一臺振風采列郡正權綱衡嶽勢增重文星日有光金門雖藐藐玉節自堂堂

麾節羅群彥朝廷只數公近民多惠澤望闕負孤忠星殞京城震沙移海水通欲知休咎證無路問蒼穹

敢寫散人疏來登君子堂論文才力短憂世話頭



長老不堪行路心思歸故鄉數行詩後語夜夜吐光芒 為作詩跋甚佳

南臺寺長老乃福州士入陳其姓語及光拙庵遣除寺乃石頭和尚道場

元龍湖海士叅得石頭禪卓筆翻千偈住山今十年安心一丘壑過眼幾雲烟莫笑拙庵拙聲名動九天

真西山帥長沙禱雨

太守持齋戒精誠動九一作上天驕陽變霖雨凶歲轉

豐年信是經綸手行司造化權唐時相房杜斗米
直三錢

出郭問農事家家笑語聲有田皆足水既雨亦宜
晴山下溪流急街頭米價平明朝聞縣領客相見
賀秋成

蘇希亮約客游劉與伯大自在亭

偶爾來江上從君到酒邊雨晴花美日風定柳凝
烟適意共一笑浮生無百年明朝大自在誰辦載
花船



客中寄家書併簡季道姪

東隱三年別西風一紙書逢人相問訊念我獨勤
渠游子司吾土先人有弊廬欲歸歸未得妻子定
何如

舟中夜坐

獨坐觀星斗一襟秋思長天河司米價太乙照時
康月湧孤帆過風荷一路香持杯問舟子今夜宿
誰鄉（俗謂以天河顕晦卜米價之貴賤）

淮東趙漕領（一作寄）客東園趙世卿贊談近日諸
公僕謂今日東園之會想像歐蘇風流不可
見

今日東[illegible]會能爲野客期乾坤一南北花木幾興
衰亭館經行地歐蘇無恙時風流不可見烟雨謾
題詩

沈莊可號菊花山人即其所言

老貌非前日清吟似舊時已無藏酒婦幸有讀書
兒連歲修茅屋三秋繞菊籬寒儒有奇遇太守爲
刋詩



別章泉定庵二老人

臘裏春風轉墳荒一氣和勸翁新歲酒唱我老人
歌一世聲名重四方書問多章泉一淨水思與海
同波

太湖縣雪中簡段子克知縣

臘雪隨風下蹇驢行路難匆匆投郎舍草草共（一作寶）
杯盤喜見豐年瑞渾忘昨夜寒兒童不解事却作
柳花看

有烹犢延客者食之有感

田家蒴粟積小小可憐生未試一犂力俄遭五鼎烹朝來占食指妙絕此杯羹口腹爲人累終懷不忍情

萍鄉縣圃 趙南夫作縣是日縣仙生日諸妓蓮會服偕雙髻

亭榭八九所一笻隨往還四橋朱檻外三徑綠陰間甃淺通流水凭高見遠山琴堂判風月一笑得雙鬟

書事

兩撥新當國三邊未解兵吾君極勤儉天下望昇平春雨隨時下福星連夜明寒儒卜天意對酒百憂輕

同趙鼎臣游黃甫真人清虛庵

昨聞曹兩府河上遇游仙駐蹕錢塘後結庵廬壁邊焚香觀御帖洗盞酌神泉鴈足傳書日傷心已百年

同曾景建金陵登覽

興廢從誰問雲烟過眼空吁嗟六朝事想像半山翁百景饒君詠三杯許我同登臨無限意多在夕陽中 曾有金陵百詠



遇淮人問蘄黃之變哽噎淚下不能語許俊不解圍乃提兵過武昌

偶逢淮上客急急問蘄黃未語心先噎低頭淚已滂五關人失守殘虜勢非強聞說許都統提兵過武昌

寄姚楚州

人材當世用緩急敢辭難身扶天威重名驚賊膽寒臨機一着妙入境衆心安聞已誅元惡仍須問禍端

庸將幾誤國流民亦弄兵康時仗豪傑了事是功名車馬長淮路貔貅細柳營山陽還舊觀併使虜塵清

許介之約過清溪道上有成

行盡白雲際秉撓過水西稻田秋後雀茅舍午時鷄野飯自不惡村醪亦可携聞鐘欲投宿何處是招提

送張子孟 郴陽有鬼哭山桂陽有神愁嶺

君爲郴桂客聽説道途難不過神愁嶺須經鬼哭
山心平無險路酒賤有歡顔早作還鄉計高堂鶴
髮斑

南豐縣南臺包敏道趙伯成同遊

笑傲南臺上東風吹鬢絲眼明花在處春好雨晴
時樓閣多臨水溪山可賦詩留連無盡意故遣酒
行遲

長沙道上

詩情滿天地客夢繞瀟湘何處桂花發秋風昨夜



香登山猶襞鍱照水見昂藏未了一生事難禁兩
鬢霜

萍鄉客舍

草罷惜春賦持盃亦鮮歡簷楹雙燕語風雨百花
殘小閣無聊坐征衣不耐寒地爐燒石炭強把故
書看

無爲軍界上遇太湖趙尉制府禀議

觧后風塵底周旋鞍馬間三杯送行色一笑強開
顔夜宿溪湯市晨炊冷水關軍前獻籌策第一守

光山

譚俊明雪中見訪從而乞米

今日病方起君來喜可知地爐燒榾柮瓦釜煮黎
祈門外雪三尺窓前梅數枝野夫饑欲死誰與辦
晨炊

新喻縣蘇晉叔相會

偶作榆溪客還逢橘井仙多才出人上笑我老吟
邊貫錦囊詩卷典衣供酒錢竹林青眼叔常説仲
容賢



訪陳與機縣尉於湘潭下攝市

清淡守風節富官若隱居自稱爲漫尉人道是迂
儒俸外無炊米公餘但讀書王門多貴戚道眼視
如無
買得南坡景創成西尉司宅幽連（一作陰）寺觀地廣帶
亭池能事事易了役民民不知題詩記顛末政不
假人碑

吾里不識面他鄉喜見君數朝相款曲杯酒接慇
懃清挹湘江水笑開衡嶽雲歸心逐田鴈轉首歎

離群

訪曾魯叔有少嬀先從金仙假榻長老作筍

供

俗物敗佳興余非徒汝期既來遲一見政恐錯相疑同訪金仙老因參玉板師樽前有餘暇細讀放翁詩

觀靜江山水呈陳魯叟漕使

桂林佳絶處人道勝匡廬山好石骨露洞多岩腹虛崢嶸勢相敵溫厚氣無餘可惜登臨地春風草木踈



昨者登梅嶺茲來入桂林相從萬里外不負一生心湖上千峯立樽前十客吟譏評到泉石吾敢望知音

昭武劉圻甫以嶁篁隱居圖求詩

相對兩山碧春風搓綠篁一巢雲建造三澗水宮商谷口躬耕稼盤中歌壽昌桃花認行路他日訪劉郎

過三衢尋鄉僧適遇愛山徐叔高同訪鄭監丞其家梅園甚佳選百家詩

暫作三衢客尋僧出郭遲適逢徐孺子同訪鄭當時詩集百家富梅花幾樹奇匆匆又行役不見爛柯棊

題趙庶可山臺

層臺高幾許此即會稽圖一日空秦望千峯壓鏡湖雲烟分境界城郭限庭隅他日傳佳話蘭亭與此俱

天造此一景翛然闤闠間坐分臺上石看盡越中



山松月照今古樵風送往還只愁軒冕出閑却白雲關

董叔宏黃伯厚載酒黃塘送別

愁酌閒懷酒涼生破暑風論交談洒洒告別恨匆匆十里黃塘路扁舟白髮翁多情今夜月為我照吟篷

贈張季治

秋扇交情薄儒衣行路難縱懷千里志也要一枝安夢繞梅花帳愁生苜蓿盤從來食肉相千萬強

加餐

姪淑逵逝不得書

客夢江湖遠窮居骨肉離尺書無寄處中夜不眠時念爾衣裘薄滿懷風露悲狂游斷消息深負竹林期

寄梅屋趙李防縣尉

嗟昔交游密睽違歲月多石屏今老矣梅屋病如何世路生荊棘家山足薜蘿共尋深處隱此計莫蹉跎

雨後有感

逐日愁聞雨今朝喜遇晴雲開山獻狀月出海生明天地有常理古今無限情靜中觀世變安得見河清

歸來二首兒子創小樓以安老者

老去知無用歸來得自如幾年眠客舍今日愛吾廬處世無長策閑時讀故書但能營一飽渾莫問其餘

破屋不可住如何着老身喜於喬木下見此小樓



新山好如佳客吾歸作主人摩挲雙脚底無復踏紅塵

歸後遣書問訊李敷文 壽字賁夫

綉斧雖章貢旋聞帥壽沙先生方易節客子已還家別後仙凡隔歸來道路賖秋風雨行字也勝寄梅花 旋聞一作報門

身退謀家易時危致主難才能今管樂人物舊張韓吾國日以小邊疆風正寒平生倚天劍終待斬樓蘭

聞說營新第無從賀落成門庭山水色樓閣管絃聲海內二三傑胸中十 一作百 萬兵當為一區計不使九州平

憶作南州客歸來東海濱尚懷憂世志忍說在家貧老作山林計愛隨車馬塵燈前孤基上月無復照詩人 後夜燈前孤基上月更從何處照詩人敷文送行詩也

醉眠夢中得夏閏得秋早雨多宜歲豐一聯起來西風悲入且聞邊事

夏閏得秋早雨多宜歲豐今朝上東閣昨夜已西

風田野一飽外乾坤萬慼中傳聞招戰士人尚說
和戎
姪孫仲晦亦能和前詩甚佳其家有林塘之
勝兄弟和睦日以奉親爲樂用此韻以美之
有母身長健無營家自豐林塘孝子宅詩禮古人
風壠畝秋成後弟兄和氣中時聞有佳話常欲訪
王戎
一笑
海曲荒凉地吟邊蹭蹬身時危法當隱年老慣居



貧俗客苦戀坐小孫癡笑人等閑成一笑不覺把
杯頻
寄趙茂實大著二首
久坐圖書府方登著作庭人知才可敬公以德爲
馨議論參諸老文章本六經省中相別後夜夜望
奎星
詞臣工筆墨亦足致功勲細草平戎策蕪爲諭蜀
文一言關治亂千載有知聞應笑垂綸叟愁吟對
海雲

送彭司户之官三山
瀟洒家風重民曹官職卑公勤爲己任清白取人
知臈月三山雪梅花一路詩舊時來往處今有憂
相隨
送姪孫汝白往東嘉問訊陳叔方諸丈
子去尋名勝何慚着布衣出門知所鄉在旅亦如
歸道誼無窮達文章有是非寄聲陳與趙相賞莫
相違
寄南昌故人黄存之宋謙甫二首



謙甫多才思存之重誼襟一書愁話別千里夢相
尋南浦扁舟上東湖萬柳陰舊時行樂處何事不
關心
久客歸來後家如舊日貧青山何處隱白髮也愁
人耿訟一生事乾坤百病身時無嵇呂駕相憶莫
相親
送趙安仁之官上虞二首
表表魁梧相面如田字方早宜朝玉陛猶自綰銅
章上把葉丞相近聯商侍郎風流接前輩偃室有

輝光
遠庵家學在持此去爲官氷雪吾身白風霜吏膽
寒一心毋妄用百姓自相安賢者妙爲政誰言宰
劇難

秋日

秋風梧葉雨衮衮送秋凉一氣四時轉幾人雙鬢
蒼舊游如說夢久客乍還鄉欲作安居計生涯尚
渺茫

君玉同訪豈潛飲間君度曼卿不約而至鶴



方換翎羽出舞于桂花之下不可無語

秋來常日雨雨霽忽秋深鶴換一身雪花開滿樹
金三杯動情性一笑付園林莫怪先歸去衰翁詩
〔一作被〕爽侵

倚樓

賢愚不同道用捨要知機涉世有臧否倚樓無是
非鴉分枯樹立鴈逐斷雲飛朝暮尋常事何須歎
落暉

戊戌冬

造化人難測寒時暖似春蛟龍冬不蟄雷電夜驚
人四海瘡痍甚三邊戰伐頻靜中觀氣數愁殺草
茅臣

題姪孫豈潛家平遠圖

好山橫遠碧平野帶林塘四望耕桑地幾年雲水
鄉海天龍上下秋日鶴翱翔覩物忽有感無心住
草堂

夏日續題

海近朝曦赫山明宿霧消紫雲飜碧落白鷺點青
苗避暑軒亭爽凭虛眼界遥時來一登眺初不待
招邀



因風再寄南昌故人蕭簡王帥子文

寄聲黃與宋書去望書還別後交情在年來世路
艱吾思蹈東海君合隱西山詩卷勤收拾留名天
地間

江湖歸亦好朋友恨相疎倏作三年別纔通一紙
書詩盟誰是主世道正愁予若見王都督煩君問
起居

### 舟中

攙挴河梁畔推篷得句新雲為山態度水借月精神客樹藏飛鷗平波見躍鱗幾年村落底也有醉歸人

### 送曉山夏肯甫入京

歲月頻看鏡功名一據鞍勿言行路惡有志戀家難芳草客程遠落花春夜寒江湖舊時夢相逐到長安

### 辛丑歲暮三首

日月易流轉一年仍一年身從憂患老事逐歲時遷白首未聞道清貧不愧天寒林松栢瘦花柳又春妍

臘盡無多日吾生有幾年老於人事懶貧覺世情偏獨枕江湖夢閉門風雪天三杯動詩興得句落梅邊

意氣久凋落形模老可憎能扶雙病脚賴有一枯藤世味淡如水吾心達似僧明朝今日事一任運騰騰



### 小畦

小畦尋丈許壘壁置柴扉雨後萊垂死秋來花蝶稀抻籬新種菊抱甕已忘機俗客忽相訪妨人洗布衣

### 有感

浩浩海風動滔滔河水渾古人皆去世喬木自當門族黨諸孫盛吾宗一綫存興衰知有數心事與誰論

### 次韻陳叔強見寄

識面者無數論交要有緣未聞蒼玉佩先枉碧雲篇采鳳騰詩筆持螯泛酒船山陰或乘興何待菊花天

窮通元有命富貴柰無緣對此黃梅雨歌君白雪篇風生三尺劒夢逐五湖船白首成何事歸來敢問天

### 一冬無雨雪而有雷

萬物久如渴三冬一向晴時無臘雪下夜有瑞雷鳴休咎占天意悲歡見物情山禽何所感爛熳作

春聲

石屏詩集卷第二終



# 石屏詩集卷第三

歲旦族黨會拜

衣冠拜元日樽俎對芳辰上下二百位尊卑五世人排門喬木古照水早梅春寒事將消歇風光又一新

寄節齋陳叔方寺丞

今時古君子玉立衆人間再世黄叔度三生元魯山把麾渾細事憂國欲愁顔恨不頻相見空書謾往還



姪孫子淵新居落成二首

結屋鄭蒼（一作滄）海開門面翠屏堂前菅草緑壽母鬓絲青禮樂陳罇俎詩書立户庭一時勤卜築百世享康寧

一區揚子宅中有讀書堂早覺儒風好兼看野趣長藩籬帶花竹里巷接農桑安得茅三架爲鄰住汝傍

子淵送牡丹

有酒何孤我因花賦謠公可憐秋鬢白羞見牡丹

紅海上盟鷗客入間失馬翁不知衰病後禁得幾
春風
寄山臺趙廢可二首
天族文章士會稽山水州地靈鐘秀異人物信風
流要自用御法如何與婦謀功名須早計莫爲海
雲留
項上山臺謁臨行爭贈詩相思寸心在莫訝尺書
遲好月登樓夜清秋落木時見君花萼集夢到謝
公池

晩春
春來詩一作能幾日又到落花時老面羞看鏡愁懷強
作詩雨墻蝸篆古風樹鳥巢危有客適相過樽前
一局棊
姪孫景文多女賀其得稚
陰極一陽轉君家氣數回試看庭竹上新一作有鳳
雛來端的傳書種分明是福胎三朝食牛氣端不
類嬰孩
屛上懷黃伯髙兄弟

扁舟到溪上杉杖即行吟問麥兩多少探梅春淺
深古屛今日景偷竹檐時陰晴昔同游者遺蹤何
處尋
嘉靖己亥大旱荒庚子夏麥熟
四野蕭條甚百年無此荒旱禾遭夏旱晩稻被蟲
傷富室無儲粟農家已絶粮逢人相告語生理尚
茫茫
旱潦併爲害三農哭歲饑當秋穀價貴出廣米船
稀救死知吾拙謀生恐計非固窮君子事辦柔北

山嶽
餓喙偏生事空言不療饑誰知歲豐歉實係國安
危世變到極處人心無藉時客來談盜賊相對各
愁眉
瑣瑣饑年事騷騷穀價高人將委溝壑誰肯發倉
廒涸沼魚枯死荒村犬餓號與人同一飽安得禾
千艘
瀕海數十一作百里饑民及一作數萬家雨多憂壞麥春好
忍看花鑿淺疏田水占晴視晩霞老農如鬼瘦不

佳作生涯
積雨喜新霽山禽亦好音白雲開曠野紅日照高
林歉歲地惜寶惠民天用心君看大麥熟顆顆是
黃金

入不聊生梅柳早有春意（入一作歲）

歲歉家家窘時危事事難出門如有礙對酒亦無
歡楊柳含春思梅花耐歲寒少須天意轉穀熟萬
民安

庚子荐饑



正月彗星出連年旱魃興自應多變故何可望豐
登孰有回天力誰懷濟世能廢居不䘏緯憂國瘦
崚嶒

連歲遭饑饉民間氣索然十家九不爨（一作炊）升米百
餘錢凜凜饑寒地蕭蕭風雪天人無告急處閉戶
抱愁眠

餓走拋家舍從橫死路岐有天不雨粟無地可埋
屍劫數慘如此吾曹忍見之官司行賑䘏不過是
文移

來時皆閉糶有穀貴如金寒士糟糠腹豪民鐵石
心可憐饑欲死那更病相侵到處聞愁歎傷時淚
滿襟

杵臼成虛設蛛絲網釜鬵啼饑食草木嘯聚斫山
林入語無生意鳥啼空好音休言穀價貴菜亦貴
如金

去歲未為歉今年始是凶穀高三倍價人到十分
窮陰淅矛頭菜（一作米）愁聞飯後鐘新來慰心處隴麥
早芃芃



壬寅歲旦景明子淵君玉攜酒與詩為壽次
韻

拾我白甕椀把君金屈卮判為元日醉共賦早春
詩水泮魚龍起花開蜂蝶知為予扶病腳頗有古
藤枝

花朝姪孫子固家小集見其後園一池甚廣
因思唐戴簡隱居長沙東池柳子厚有記吾
子固雖富而不驕有禮文足以飾身鄉里稱
其善馬少游之流也余以東池隱居稱之不

爲過况此乃吾家故事特欠柳柳州作記爾
今朝當社日明日是花朝佳節唯宜飲東池適見
招綠深楊柳重紅透海棠嬌自笑鬢邊雪多年不
肯消
次韻君玉春日
風雨不相貸繁華能幾時纔歌喜晴賦又作惜春
詩壁架酴醿老翻階芍藥遲無花何足算有酒且
相期
代書寄韓褒善右司趙庚可寺簿



懶不脩書札將詩問起居升沉元自異故舊忍相
疎學術有餘用班行不次除功名付公等世道莫
愁予
涉世幾三折行年近八旬江湖倦游客天地苦吟
身白髮可憐老青雲多故人東風雖有力朽木不
逢春
閉戶生涯薄憂時念慮長老猶思汗漫貧已在（一作坐）
膏肓弱柳饒春色幽蘭抱國香窮通安我命一笑
且持觴

月夜懷董叔宏閒共入京未得振
酒醒興未已詩成吟不休一凉風滿座半夜月明
樓老驥思千里飛鴻闊九州故人何處在誰作置
書郵
夢中題林逢吉軒壁覺來全篇可讀天明忘了
落句
叢塵不到眼瀟灑似僧家風月三千首圖書四十
車綠垂當戶柳紅映（一作透）隔墻花好讀天台賦登樓
詠落（一作晚）霞



姪孫子直家有西閣吾有東樓相望秋來景
物佳甚
逼仄人間世思從造物游君方倚西閣吾（一作我）亦上
東樓拖被千峯秀森然萬象秋相看成二老更有
幾年留
諸姪孫登白峯觀海上一景
自有此山在無人作此遊氣吞雲海浪笑撼玉峯
秋開闢幾百載登臨第一籌諸郎莫高興刻石記
風流

鴈山羅漢寺省王總幹之墓待和甫主簿之來

山鳥怪儒衣遊山我亦癡叫雲雲不應問水水相知俗物刺人眼春風發我詩喋喳鴉鵲喜主簿有來期 一作時

解后樂清主簿姜昌齡一見如平生歡同宿能仁

鴈去蕩猶在龍居山亦靈高峯穿碧落虛谷吸滄溟愁見僧頭白喜逢君眼青燈前聞妙語字字摘天星



鴈山總題此山本朝方顯

此地古無聞誰封萬石君山林繞整整來往早紛紛雨派龍湫水千峯鴈蕩雲東西十八寺紀載欠碑文

幾山無幾水更有幾烟霞不立僊人宅都為釋氏家賓秋多少鴈報曉一雙鴉有此山林勝如何在海涯

會心

我本江湖客來觀鴈蕩奇脚穿靈運屐 一作口誦貫休詩景物與心會山靈莫我知白雲迷去路臨水坐多時

大龍湫

百丈雲巖上神龍噀水飛四時作風雨萬斛瀉珠璣不可形容處無窮造化機非他瀑布比對此欲忘歸

靈峯靈巖有天柱石屏之勝自昔號二靈

駭見二靈景山林體勢兼插空天柱壯障日石屏高覽勝苦不足登危不辭 一作憚勞白雲飛動處絕壁走猿猱



淨明

林巒相掩映巖谷獨玲瓏下置維摩室上通龍伯宮靈珠四時雨秋水一簾風甚欲觀新月山高脚力窮 新月谷在上高不可登

題胡立方思齋

每事再思過參之以古今唯求合天理毋妄用吾心和氣生琴室清風動竹林所居雖近市不許市

塵侵

張子明索賦永齋詩諾之久矣杜撰四十字以還冷債

為學日不足毋勞課近功聲名垂不朽文字用無窮草色朝朝碧桃花歲歲紅一機長運轉造物與人同

謝項子宜師幹遺饋

聞說沙溪上分明似渭川重山照一作孟華屋萬竹遶清泉遺餽知相憶登門未有緣一樓先月景想像



在吟邊

姪孫昺以東埜農歌一編來細讀足以起予七言有汲水灌花私雨露臨池疊石幻溪山草欺蘭瘦能香否杏笑梅殘素俗何似此兩聯皆自出新意自可傳世然言語之工又未足多其體格純正氣象和平為可喜余非諛言自有識者因題其卷末以歸之

吾宗有東埜詩律頗留心不學晚唐體曾聞大雅音霜空孤鶴唳雲洞老龍吟群噪無才思昏雅自

滿林

風雨無聊中覽鏡有感作小詩未有斷句適兩姪孫擕詩卷來

覽鏡忽有感誰能寫我真崚嶒瘦鐵面蹭蹬苦吟身風葉飄零夜雨花狼籍春相過慰牢落吾族有詩人

姪孫槃字子淵服字豈潛各擕詩卷來相與在酒邊細細讀之足以起予醉石眠花影吟廊步蘚紋春水綠平野夕陽紅半山



一樽溪上別孤棹雨中行此槃之作也一燈添夜雨幾處不眠人一草亦關春造化衆星能表月精神此服之作也如此等語不可枚數摘其一二以識之當自有識者為其賞音

歲暮一作旦書懷寄林玉溪

吾年幾八十暮景不勝斜老鶴猶能語枯梅強作花一心為死計無意問生涯有酒時相過東隣八九家

笑共梅花語窮難與命爭入皆居煖館我獨墮寒
坑假合非吾道幽棲了此生門墻元自靜群小莫
從横
衮衮日不暇看看歲又徂一生賦茅屋幾度槙挑
符天肯容吾老人皆笑我迂玉溪何所見時復問
詩癯

壬寅除夜

今夕知何夕滿堂燈燭光杜陵分歲了賈島祭詩
忙横笛梅花老傳林栢葉香明朝賀元日政恐雨
相妨

癸卯歲旦

淳祐第三載正朝把一杯老夫真是病賀客不須
來擇日脩茅屋當春正柳栽新年莫多事且放好
懷開

新年多雨一日晴色可喜

一晴良可喜始覺好新年綠漲春前水青開雨後
天看花吾老矣把酒興悠然病脚妨行樂三杯歸
醉眠

讀三學士人論事三書

邦計傷虛耗邊民苦亂離諸公事緘默三學論安
危災異天垂戒偷為國可醫傳聞上元夜絕似太
平時
黄屋見聞遠朱門富貴忙眷沽思報國樵牧解談
王能轉禍為福毋令聖作狂草茅垂白叟尚擬見
時康

六月[redacted]日聞王鎡除殿前都虞侯[redacted]華
路策應大使特制司籍定漁船守江甚急

聞說北風凛其然其不然新除策應使急點守江
船設險渾無地扶危賴有天吾皇自神武北伐美
周宣

送王仲舜制機宰瀏陽

一身供世用六月赴官忙當此炎天熱知君心地
凉吏能師卓魯縣界接瀟湘試飲瀏陽水清清滋
味長
瀏陽誰謂小桑柘萬家春遠宦逢知己推心在惠
民速宜還縣債聞早綴朝紳說與諸公道方嚴後

有人

送黎明府

黃巖萬家縣山海界民屋百里蜀中秀一廉天下
無財多能辨否官滿賦歸歟已作青雲料猶登為急
急符
縣債三年了鄉心萬里飛一身如許瘦百姓不妨
肥買宅憑誰辨抱琴何處歸諸公猶推轂穩去著
朝衣

訪西澗一作王深道



諸王居處僻古屋滿山坡俱到宋淳祐來從晋永
和詩書歷年久名勝結交多一澗流芳潤滔滔秋
水波
諸老傷凋謝淒涼屬此時相從一夜語忍讀四哀
詩世事生愁緒秋風吹鬢絲黃花香晚節說與秀
岩知 吳荆溪四哀詩 語一作話

東谷王子文死讀其詩文有感

東谷今何在騎鯨去渺茫荆花半零落岩桂自芬
芳議論波瀾潤文章氣脉一作長遺編猶可考何必
計存亡

挽温嶺丁竹坡

瀟洒復瀟洒是為丁竹坡生涯渾草草詩句自多
多恨不識是叟悲哉作此歌數編遺稿在不共葬
烟蘿

廣東漕李實夫四首

乾坤雖廣大人物不能多議論還諸老文章自一
科從橫負才畧緩急任干戈不有濟時傑其如世
事何



志士規模遠非時展布難莫言南地煖須念北風
寒褚賤傷財力兵驕稔禍端盛衰關氣數天下幾
時安
千里長城手如何在廣州共談天下事莫上斗南
樓瘦一作骨露封侯骨忠懷報國秋丁寧北來鴈邊信
怕沉浮
忘家甘菽食憂國為愁顏有客佩金印何人守玉
關風霜晚秋後天地夕陽間痛飲傷時淚別公歸
故山

求安

愁來須強遣老去只求安酒熟思招客詩成勝得官梅花天下白雪片夜深寒衲被蒙頭睡翛然百慮寬

秋日早行

鴈叫秋容老烏飛曙色分晨炊何草草宿酒尚醺醺野曠連滄海山長帶白雲馬行沙上路驚起白鷗群

何季皋司理故人也作詩見相勉意二首



梅花度嶺外別是一山川那使民無訟須知獄有寃心常存正直法不尚平反于氏緣何事陰功到子孫

南州通外國濁海瀾清波入以廉稱少官從辟奏多持身宜潔白事上莫依阿話別無他語留心政事科

石洲過陳季申話舊

綠樹挂烏帽清波照白頭合隨秋燕去那作賈胡留紅吐檳榔嚥香薰茉莉毬樽前話疇昔一笑不能休

廣州所見

風波行險道萬里絕人烟幾箇下番客經年渡海船人皆貪舶貨我獨惜青錢[illegible]留心禁滿川

書事

喜作羊城客忘爲鶴髮翁問天求酒量翻海洗詩窮已過西南道適遭東北風扁舟載明月枉作賣油公 西南道乃廣州一税場



前李約作漕時請遊藥洲出新寵佐尊一意頗盻無暇與賓客語僕有詩云手拍錦囊空得句眼看檀板遇知音漕大怒謂舟中有麻油不投税拘留其船

別李司直蕭小山

老作五羊客時從二妙游文星照南斗吾道欲東周合作金閨彥那爲玉帳留嚴徐聞有召吾亦辦歸舟

峽山二首

山近江如東林深路欲迷平沙印虎跡絶壁聽猿啼綠水人誰釣黃茅地可畦幽居堪避世何必武陵溪（謎一作雞）

欲訪飛來殿維舟上峽山有溪流屋下無路入雲間犀解捎金索猿能記玉環無從尋往事有地足躋攀

舟行英德江上和許季如詩

趺坐蓬窻底客身無事時閑覩曲江帖因和許渾詩舟楫聊乘興溪山若獻奇數峯英石美天巧豈人爲

重陽舟中

扁舟何寂寞絶不見人家無處沽村酒何從問菊花溪山渗相對節序謾云嘉年晏烏紗帽西風日又斜

故人陳秘書家有感

晩春風雨後花絮落無聲綠泛新荷出青鋪細草生私蛙爲誰噪老犬伴人行昔日狂賓客樽前笑不成



林塘刼火後更作兩家分笋折頭搶地松高氣拂雲老夫來訪舊稚子解談文自是麒麟種那隨鴈鶩群

聞時事

鴈豈關兵氣魚常被火災御軍先擇將立國可無財濟世須人物忠言是福媒西山今已往更待鶴山來

口號送椰心簟劉使君

適有椰心席慇懃持贈君來從三嶼國織作五花文涼暖宜冬夏清光隔垢氛桃笙與蘄簟優劣迥然分

懷江村何家甫自穎上寄林檎

人好物亦好交深誼轉深他鄉如對面異體實同心未得平安報相思長短吟無從回去馬有使寄來禽

投江西曾憲二首

樞星居紫極逢映使星明天下推名德君家好弟兄一臺振綱紀列郡想風聲不試褰帷手官曹未

易清

諸賢皆在位治效尚遲遲汙吏未能去明君若可欺外臺天耳目正士國根基既攬澄清轡那無按察時

臨江小泊

艤舟楊柳下一笑上茶樓適與胡僧遇非因越女留雲行山自在沙合水分流獨酌臨清泚知心是白鷗

寄鄭潤甫提幹



吾鄉有佳士官小患才多文可登詞苑直宜居諫坡春風能活物砥柱不隨波客裡喜相遇飄零柰我何

趙丞話舊

憶作齊安別相逢直到今寒溫片時話故舊百年心折柳送行客栽松過賞音尊前猶歌笑兩鬢雪霜深

謝蕭和伯見訪

定交雖日淺老眼見君深急誼真如渴能詩不肯吟江湖尊白髮士直視黃金野客無邊幅相看話此心

廬陵城外

郭外人烟好行行過北阡迎船分社肉汲井種春田綠樹前村路黃梅細雨天客游鄉土別景物只同然 一作前

董侍郎蒙泉書院

一室可忘老四窗宜讀書但教撙有酒莫問食無魚客子家何在明朝歲又除思歸徒自苦安處即吾廬



董叔震書堂

數椽深巷底朝夕自委蛇勲業時看劍詩書日下帷古碑遮素壁破硯浴清池燈火伊吾夜猶如未第時

別董叔宏兄弟

年老思家切交深話別難扁舟行且止尊酒強相寬客路歸來晚人情去後看西風吹過鴈千萬寄平安

聞邊事

昨日聞邊報持杯不忍斟壯懷看寶劍孤憤裂寒衾風雨愁人夜草茅憂國心因思古豪傑韓信在淮陰

宜春東湖呈趙使君

東園有佳趣五馬共登臨介石見古意月臺延賞心雖然近城郭元不遠山林能使一州潤秀江秋水深

次韻董叔宏山中有感

山中行樂處百感上心來宿霧掃不去好風吹自開巖花新得句野水莫添杯不盡登臨興扁舟棹月回

訪蒼山曾子實

故人子曾子居處近金精福地佳山水詩家老弟兄十年重會面一笑最關情萬象亭前月今宵為我明

事機

天下事機別朝廷局面新臺官遷不定年號改何頻黜陟由明主安危仗老臣祖宗成憲在即此是經綸

所聞二首（中使入廣詔宣崔右相賊起梗道）

屢遣和戎使三邊未解兵武夫權漸重[redacted]望何輕天下思豪傑君王用老成時無渭濱叟白首致功名

右席須賢久丹書幾度催賊驚中使轉人望相公來問政曲江宅調羹庾嶺梅莫因多病後虛出應三台

歸舟已具李憲椄倉有約盜賊梗道見避亂者可憐

歲律又云莫臨風詠式微兩臺方有約一棹未成歸夜宿三家市天寒百衲衣豺狼當道路鷗鷺亦驚飛

倉猝拋家舍遑遑走道塗依山結茅广（宜檢反一作屋）摘草當園蔬老稚朝朝哭生涯物物無避軍兼避寇何日得安居

張端義應詔上書謫曲江正月一日贛州相

遇

憂世心何切謀身計甚踈樽前話不盡天下事何
如漢武求言詔賈生流涕書龍顔那可犯諫向曲
江居

正朝送還客好去看梅花此嶺幾人過念君雙鬓
華直言知爲國遠地莫思家韶石叫虞舜傷哉古
道賒

聞杜儀甫出臺與知宗趙山甫甚厚善

臺官關係重用捨一何輕諸老多慚德斯人有直



聲儇來覩軒冕歸去即功名莫拜寛堂墓傷心隔
死生

揚州道宮安下制幹朱行甫撫幹方巨山連
騎相訪

道院群僊集高軒二妙來文章清氣足談笑老懷
開落木三秋曉黃花九日催何當陪勝踐(一作餞)共把
蟹螯杯

朱行甫和前韻送別烹鹿薦酒

此別真成別從今去不來佳人難再得惡抱向誰

開客路一歸晚家書幾度催慇懃見君意烹鹿薦
離杯

題宋安撫月中香

移根廣寒殿栽近讀書堂良夜月中影秋風天上
香此花真異種萬木莫同芳他日五枝秀何慚竇
十郎

訪方子萬使君宅有園林之勝

使君居處好在郭却如村屋帶園林勝門無市井
喧蟄龍將變化雛鳳亦騰騫客裏苦無暇相從聽



雅言

諸詩人會于吳門翁際可通判席上高菊磵
有詩傑有客星聚吳會詩派落松江之句方
子萬使君喜之遂足成篇

客星聚吳會詩派落松江老眼洞千古曠懷開八
窻風流談奪席歌笑酒盈缸楊陸不再作何人可
受降

別邵武諸故人

白髮亂紛紛鄉心逐海雲此行堪一哭無復見諸

君老馬尋歸路孤鴻戀舊群酒闌何處笛今夜不堪聞

一老儒為貴人燒丹丹垂成而走因此失所

道途多險阻此老欲何之命薄丹砂走天寒白髮悲從教違官罵恐受小兒欺月夜雙烏鵲飛鳴繞樹枝

江上夜坐懷嚴儀卿李友山

江清天影動楼近角聲雄楊柳枝枝月芭蕉葉葉風佳人難再得良夜與誰同別後知何處吟詩句



句工

江上

扁舟泊江渚喜近酒家門出網魚蝦活投林鳥雀喧無橋通竹處有路到桃源一見南塘宇凄然憶故園 儀所居之地名

簡曾才叔

壺庭貯明月酒醒獨登樓偶遂一笑樂遂成三夕留烏鵲工報曉蟋蟀早吟秋欲赴東溪約煩君具小舟

舟中

扁舟何處泊沙渚夕陽邊遠浦橫魚網高山起燒烟客行今老矣秋思日凄然且復開懷抱囊中有酒錢

史賢良入蜀有錦江詩卷陳誼甚高

學道世情薄論交誼氣深謾懷三獻玉肯受四知金萬里銅梁道千篇錦水吟一芹供七筯聊寓野人心

賢良一和五篇不可及



世路從他險輸君酒盞深立談雙白璧一諾百黃金志大不少屈詩工非苦吟相隨萬里去老鶴豈無心

糸新彭時甫館僕于玉峯樓龍子崇來話舊

暫艤溪頭棹來敲月下門江湖十年別故舊幾人存聽雨夜同榻論心酒一罇不須談世事萬慮滿乾坤

所聞

北風如許急亦使客心寒近得襄陽報仍聞蜀道

難三杯中夜酒一枕幾時安江上兩都督何人上將壇

訪徐益夫

仲蔚蓬蒿宅終朝只閉關無心與時競未老得身閑綠繞巡除水青横隔岸山客來新酒熟相對一酡顔

渝江綠陰亭九日燕集

佳節重有感人間行道難登高苦無地把酒一凭欄山迥暮烟合江空秋水寒沙頭有鸂鶒莫作鴛鴦看



九日江亭上誰憐老孟嘉要人看白髮不用整烏紗寄興題桐葉長歌醉菊花歸心徒自苦猶在楚天涯

題渝江蕭氏園亭

體仁體信伯仲佳士也一區同居不出户庭而得溪山之勝自昔有秀江亭山谷先生嘗留題云澄波古木使人得意於塵埃之外蓋人閑景幽兩奇絶耳所題之壁猶存一作體仁體信佳公子也一區同居鄉里稱善石屏見而喜之爲題三詩

相識雖云晩相知蓋有年同門好兄弟華屋帶林泉笑傲一樽酒登臨九月天客懷秋思豁萬象任吟邊

三逕逶高低旁通桃李蹊一作陟彼芙蓉徑隨他桃李蹊凉臺無六月釣石俯雙溪醉欲眠花下吟來過竹西風流黄太史古壁有留題

近市囂塵遠幽居古意存詩人常下榻俗子莫登門日坐圖書府時開風月樽野夫因到此忘却海雲村



新朝士多故人愁吟寄之

野鹿自由性孤鴻不就群飄零生白髮故舊半青雲憂國家何有愁吟天不聞北風吹漢水胡騎政紛紛

題新塗何宏甫江村

近郭畏囂塵移居在水濱江山千古意松竹四時春賓客門無禁詩書筆有神何郎好心事鷗鷺亦相親

石屏詩集卷第三終

石屏詩集卷第四

夜吟呈趙東巖

汲井漱殘酒行吟到夜分一軒清似洗萬籟寂無聞風送迎秋雨天收霽月雲鷄鳴庭戶白人事又紛紛

吾鄉陳萬卿儒者能醫見宜春趙守盛稱其醫藥之妙著本草折衷可傳

本草有折衷儒醫功用深何須九折臂費盡一生心藥物辨真偽方書通古今有時能起甦一作死一劑直千金

九月七日江上阻風

艤棹依喬木扶筇涉淺沙雲山多態度水月兩光華白首吟詩客青帘賣酒家明朝風不定來此醉黃花

自和前詩隣舟皆鹽商

總被利名役機心欲算沙舟行阻風色客夢負年華洲渚四五曲漁樵八九家江村無限好滿眼是蘆花

有感

斂眉觀世事把酒讀離騷天下無公論胸中有古刀徒然成耿耿何以制滔滔不逐群飛轉孤鴻畢竟高

春陵山中作寓寄孔海翁

昨日分攜後回頭望竹關相親惟白水所見但青山雲近人家矮苔生石徑斑聞鐘知有寺又在渺茫間

夏日雨後登樓

夏日不苦熱病軀能少康數峯樓上景六月雨餘涼今古兩虛器乾坤百戲場人生如寄爾聊以醉為鄉

偶見飛蝶追思舊遊錄之

早被春情誤渾身着粉衣最宜花上見解向夢中飛蜂勝為游伴蛛絲設禍機滕王小圖畫一一造精微嘗見滕王蛺蝶圖百十為群真有飛動意

寄永嘉太守趙茂實

龔黃古賢牧政事見於今疾惡風霜手活人天地

心躬行循吏傳時作謝池吟我欲依劉表常憂老病侵

身爲吟詩瘦家因好誼貧如何賢太守不念可憐人橘井誰知處桃源莫問津秋風吹白髮滄海老垂綸

王應求出示蜀中山水陣氣勢甚雄係李巽巖題其後論其畫筆之源流二百餘字

妙甚丹青手能移造化功三川山水國半幅畫圖中玉局人何在銅梁路可通巽巖扛鼎筆文與畫爭雄

萬杉長老秀癡翁見示五言次韻

了得宗門事何憂常住貧聽師林下話是我眼中人星渚三秋月廬山萬古春昭陵御書在歲久莫生塵

借韻書懷

虛氣撐枯腹長身到老貧高吟常駭俗爛醉若驕人京洛繁華夢江湖浩蕩春布衣如雪白不受庾公塵

欽蕭和伯家醉登快閣和楊伯子題分明觀韻

醉歸蕭史宅快閣倚西東山欲過雲雨江無起浪風月行銀漢上人在玉壺中天眼照塵世應憐鶴髮翁

客中歲晚呈何宏甫

歲事費料理三杯意適然與其愁度日曷若醉忘年桑落冬前酒梅花雪後天不知身是客多謝主人賢

先人東皐子小圃七言人多喜之晚秋務樓大卿作大字刻石

父歿名隨泯詩存世莫傳敢求大手筆爲寫小園篇詞翰成雙美光華照九泉托公垂不朽鐫刻到千年

淮岸阻風

檥棹楓林外平沙步晚晴秋深紅鶴至波動白鷗驚荻浦留三日江州計幾程夜來風色好行不待天明

斷春李丈解右游江上園勸游人不可折花木禁漁弋者不捕禽魚酒邊談論可聽乃中洲先生之後葉水心嘗與往來

坐斷此江干池亭百畝寬禽魚全性命花竹報平安有道行其志非時做甚官手紬更問雅野服竹皮冠

南康縣劉隱居

秋風送紈扇終日御瑶琴秪可自為樂不求人賞音無心問軒冕此地即山林堪笑紅塵客飄零晝



滿簪

江皐

江皐有閑客獨立對秋風白鳥來無數青林望不窮斜陽方照晚新月早騰空得句從誰語傾心酒椀中

都下書懷

半月不把鏡羞看兩鬢塵讀書增意氣撈剌減精神道路誰推轂江湖賦采蘋從來麋鹿性那作帝鄉人

艤舟登滕王閣

散步登城郭維舟古樹傍澄江浮野色虛閣貯秋光卻酒淋衣濕搓橙滿袖香西風吹白髮猶逐少年狂

湖口

水落山增峻江空石出奇倚篷看不足解纜故教遲沙上鴈初到樽前蟹可持中秋能幾日又是菊花時

夏日從子淵姪借茉莉一盆



舉眼驚如許衰懷強自安愛涼臨水坐遣病借花看物物同天地人人各肺肝從來涇與渭混作一流難

吳門訪舊 孟良夫侍御有藏春園

去此十三秋重來雪滿頭鏡顏加老醜詩骨帶窮愁鳥語新晴樹人尋舊倚樓藏春門下客一半落山丘

哭澗泉韓仲止二首 只選後篇叙記其臨終一節故併録之

雅志不同俗休官二十年隱居溪上宅清酌澗中

泉慷慨傷時事淒涼絕筆篇三篇遺稿在當丞史書傳聞時事驚心得疾而死作所以桃源人所以雨山入所以鹿門入三詩此絕筆之詩也忍貧長傲世風節似君稀死後女方嫁峽中兒未歸門人集詩藁故卒服麻衣澗上梅花發吟魂何處飛

瑯琊山中廢寺

欲訪山中寺沿堤石甃長寶坊兵後廢御帖窖中藏故址生秋草寒窓帶夕陽孤僧出迎客滿口話淒涼

鄂州戎治靜悊亭

幽亭何處尋巖樹碧森森獨坐生雲石少安經世心伴人雙鶴立多事一蟬吟提劍翻然起中原秋草深

江上

江上維舟穩人間行路難數朝花雨細一夜社風寒燕語能留客蛙鳴豈為官苦吟成底事贏得瘦團欒

趙端行杜子野游虎丘有詩傑因思舊與趙子野同宿唱和留題

出城十里許有此一山門丘在虎無迹池清劍有痕孤松冠巖頂萬竹繞雲根借問東軒壁舊題存不存

海陵光孝長老驥無稱山谷後也共談時事且說黃巖柑橘之美

俗子避形影僧家共往還高談犯時忌妙語發天慳霜後思新橘夢中歸故山何時免奔走終老白雲關

杜仲高九萬相會

杜癖詩無敵高髯畫絕倫笑談能不朽富貴或成塵今古多奇事乾坤賤惟民相逢不容易一醉楚江濱

衡陽寄懷簡王景大趙俊卿

夢覺他鄉枕寒生半夜衾客程湖外遠秋意雨中深老馬尋歸路羈鴉憶故林家書連數紙難寫此時心

懷趙德行學為湖從趙元道游

所學源流遠諳交游味長看來渾易與別去自難
忘獨客麥千里佳人天一方細觀賓退錄亦足慰
淒涼

上封

樓臺逼霄漢窓戶納雲霓回顧千巖路如登萬仞
梯泉從山頂出雪壓樹頭低高絕無人境非僧不
可棲

九日

今日知何日他鄉憶故鄉黃花一杯酒白髮幾重



陽日晚鴉爭宿天寒鴈叫霜客中無此醉何以敵
淒涼

春陵道上

雲際尋行路時逢一兩家山川開世界耕釣小生
涯病竹長新筍寒芒搖落花溪翁解延客連煮數
杯茶

化成巖

城郭覓塵外江山勝槩中鏗然一灘水和以萬松
風夾徑森奇石危亭納太空蒼巖不能語曾識賛

皇公

喜聞平峒寇

峒寇都平了官軍奏凱歌千山通道路一雨洗干
戈天地和風轉江湖春水多蜀中無近報西賊定
如何

郭伯秀約聯騎春游不去有詩

心老尋春懶年衰跨馬難便能相強去未必有真
歡獨酌三杯妙高眠一枕安好花如可折覓取數
枝看



訪陳復齋寺丞于私第

以時爲出處真有古人風奉母易爲孝事君難盡
忠閒居非傲世直氣尚摩空語及朝廷事乾坤萬
感中

泉南

南地無冰雪常疑暖作災晝昏山霧合寒變海風
來墟麥銜芒早梅花帶葉開客中歸未得歲事漸
相催

代人送別

南浦春波碧東風送客船別君楊柳外揮淚杏花前粉壁題詩句金釵當酒錢一聲離岸櫓心碎楚江邊

度淮

一雨足秋意孤吟寓客懷人情容易變身事苦難諳每日思歸浙今朝却度淮此生煩造物著著爲安排

蘄州厲使君七夕祈雨

捋㳟忘佳節衣冠肅廣庭爲民祈一雨何暇賞雙星五馬無慙德三龍合效靈前山好雲氣早已動雷霆



廬州界上寄豐帥

身健心先老時危事愈乖無成携短劒有恨滿長淮村酒時時醉山肴日日齋功名非我有何處問生涯

贈孤峯長老

孤峯何處住惠遠舊林泉日用無非道心安即是禪幽棲雲壑底夢寐雪蓬邊何日山陰道同尋訪戴船

吴子似

[redacted]酒櫻桃熟[redacted]柳樹陰青山去人遠黃鳥話春深薄俗非吾道虛名愧此心休言今不古又恐不如今

世事

世事真如夢人生不肯閑利名雙轉轂今古一凭欄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吟邊思小范共把此詩看



冬日移舟入峽避風

棹入黃蘆浦鷺飛白鷺群霜華濃似雪水氣盛於雲市遠炭增價天寒酒策勳同舟有佳士擁被共論文

湖上

久住人情熟湖邊酒可賒來時飛柳絮今日見梅花十載身爲客幾封書到家斜陽照林屋獨立數棲鴉

讀攺元詔口號

伏讀改元詔仍覲拜相府競傳新政事方見好官
家雪作豐年瑞梅開近臘花路逢江上客立馬問
京華
喜見新除目焚香洗眼看老儒居翰苑正士作臺
官有道爲時用非才處位難寄聲崔與李催一作惟促
到長安
國以人爲重人惟德可招九重方厲政諸老盡歸
朝盛事追三代清風動百僚切聞天上語歡喜到
漁樵



罪言
盜賊干戈後安知有太平衆人皆競利百姓不聊
生國用何能足官曹未易清漢家政虛耗第一莫
言兵
李深道得蘇養直所寫深字韻詩一作爲袁山崇故人作序送行
表出塵埃外瀼薰蘭蕙一作班周香風流晉人物高古
漢文章老眼不多見前程豈易量三杯話胸臆一
笑對雲驟
秋興有感

客游江海上幾度見秋風遠浦蘆花白疎林秋實
紅人情朝暮變景物古今同老眼猶明在從教兩
耳聾
謝王使君送蔬費
風撼梅花雨霧籠楊柳烟如何殘臘月已似半春
天歲裏無多日閑中過一年黄堂解留客時送賣
詩錢
舟中小酌
獨立秋風裏悵然思故鄉渚頭沽美酒船上作重



陽籬菊一枝瘦溪魚三寸長客中聊爾耳亦可慰
淒涼
塗中見人家賣酒
連歲遭饑饉人無糴米錢今秋好行路到處說豐
年村酒新篘濁溪魚出網鮮黄花留客醉況近竹
林邊
長汀寄李使君
在處晚禾熟經今瘴霧消山林無盜賊道路有歌
謡人喜逢豐歲誰知感聖朝溪橋閑寓目魚鳥亦

逍遥

光澤溪上

艤棹西岩下舟人語夜闌風林無鳥宿石窟有龍
蟠月色連沙白灘聲入夢寒曉來新得句寄與故
人看

約游曾參政西墅病不能去

骨肉去家遠異鄉董僕親老身渾賴汝久病亦愁
人無瞪遊西墅尋醫訪北辰主翁翻作使奔走莫
勞神



趙敬賢送荔枝

荔子固多種色香俱不同新來嘗小綠又勝擘輕
紅大嚼思千樹分甘僅一籠嘗觀蔡公譜夢想到
莆中

自漳州回泉南主僕俱病

雅興難忘酒羈懷不耐秋坐窮思賈傅扶病強登
樓適有坐中客來從邊上州所談驚老耳身世併
成憂

寄趙漳州話病

聽雨無聊賴高眠獨掩扉塞鴻書不到海燕約同
歸吾道關通塞人情有是非荊州相別後王粲更
誰依

客自邵武來言王埜使君平寇

聞說賊來日君能判死生扁舟載母去倚劍到天
明百姓各逃命四旁無援兵王尊豈非勇獨自守
孤城

太守自監軍片膽大如身立馬斬數賊犒軍捐萬
緡威行千里外手活一城民孰謂書生怯書生中
有人



新年自唱自和

聖朝開寶曆淳祐四年春生自前丁亥今逢兩甲
辰黃粱一夢覺青鏡二毛新七十八歲叟乾坤有
幾人

死灰無復暖槁木不逢春近日愁多病今年歲在
辰處喧如處寂求舊不求新笑問長河水誰爲不
老人

江山一夜雨花柳九州春過節喜無事謀權要及

辰年年仍歲歲故復新新把酒有餘恨無從見
古人

聞嚴垣叔入朝再用前韻

淒涼風雨日強把甕頭春獨守空虛室那逢耗磨
辰（見荊楚歲時記正月十三日爲耗磨辰）詩家青眼舊世路白頭新
每誦梅花句一心思故人（飛公有詩云過郝海叔梅渾未醒夢中猶自詠梅）

花鴉刻入口

我本江湖客歸來二月春居多閑門日未卜賞花
辰饒樹鵲聲喜隔簾鶯語新可憐垂白叟却羨路
青人



吾族兩派而下吾之一派衰落殆盡諸孫一
兩人而已其勢不絕如綫彼之一派富盛一

日出門有感

門外長河水有時鳴不平河邊古椿樹亦各有枯
榮人事關時數春風莫世情賢哉滄海月夜夜一
般明

王深道奏名而歸

忠言犯時忌決不中高科一日成名了諸公屬望
多還家寧久住經世欲如何西澗一泓水行通滄
海波

朱仲寔少府到官無幾日即入僉幕官滿送
行二首

才智人難及上官能用賢梅仙無一事蓮幕坐三
年政譽傾千里歸途仰二天辟書聞早上松菊莫
留連
孝友平生事守廉天下難居官一日俸闔室幾人
餐病骨何妨瘦吟肩不肯寒功名未須問且奉版
輿安



次韻盱江李君昉見寄二首時李在包守郡
齋

久作丹丘客疑君去復來高吟關風雅妙句斷瓊
瑰道誼心千古文章水一杯荷花時話別別後又
梅開
共醉荊溪酒不論杯淺深定交從此日識面早知
心久缺寒溫問忽聞長短吟玉霄亭下路幾夜夢
相尋

感寓三首

古今通一理趨鄉自多門賢士王成美貪夫金注昏誰知身是患人以道為尊前輩[redacted]死姓名千載存

誼利不同道盛衰何用疑布衣甘寂寞紈袴自矜持勿謂人為巧待觀天定時銅山戒(一作飢)餓死富貴五羊皮

自覺心無愧何須座右銘人將金作塢吾以石為昇年老醫難療天寒酒易醒菊花香到死不肯就飄零



新歲書懷四首

衰年百病身淳祐五年春塵世自多事風光又一新鄉人方拜相野客自垂綸說與烟波侶海濱非渭濱

七十九歲叟時吟感寓詩年高胡不死身健欲何為細柳緑垂地小桃紅滿枝春風不到處枯蔓掛疎籬

老病從人笑兒童識我誰窮愁無地着心事有天知鵲噪緣何喜蛙鳴豈為私如何得懷抱長似醉眠時

正月復二月百年如一年世間人易老天下事難全生計麥十斛傳家詩幾篇眼前雖不足心地自超然(一作村翁不識字白屋好青錢)

小園

小園春欲半老子作兒嬉政喜花開發還愁客到遲詩當得意處酒到半酣時蜂蝶來無數無知却有知



為石雲悼鶴

瘦鶴有故事花邊結小塋不登千歲壽無復九皋鳴問役緣何死主翁無限情最令人憶處側耳聽松聲

挽立齋杜丞相

邪正不兩立國家當再興有時須有命稱德不稱能方喜千年遇如何一旦薨世間無哭處吾欲哭昭陵

蕭飛卿將使赴湖北戎幕詩送其行兼簡秋

### 壑賈總侍二首

文章蕭頴士一劒去從軍遠望西關路愁看兩浦雲兒霄騰意氣萬里取功勳馬上一杯酒須斟滿十分

鄂渚三千里迢迢望使星江湖今寂寞桃李半凋零世有一秋壑時無兩石屏平生不相遇老眼向誰青

### 晚望懷長沙故人

却扇清風起樓頭坐晚凉青山連遠水綠樹帶斜陽客路傷離別人情果在亡定應今夜夢隨月到瀟湘



### 寄虛齋趙侍郎

老眼開還闔愁懷醉不醒乾坤多變故人物曉天星藥石匡時切蓍龜見事靈得公十數輩亦足壯朝廷

災異天垂戒安危事可知試將黃兩證請問白雲司對客論孤憤傷時賦五噫醉中忘萬慮安得酒如池

### 斗山子王深父作石屏記爲老夫書其文甚佳采記中語作五詩致謝

細讀石屏記臨風愧厚顏如何一片石欲比衆名山浪迹江湖上歸身巖壑間漁樵爭半席人笑老癡頑

細讀石屏記誠然愧我心蘭蓀借芳馥金石假聲音俗子方騰謗朋儔合獻箴分爲無用物白髮委山林

細讀石屏記尋幽到水涯老人相問答鷗意在岩花江海浮天闊山林去國賒草茅最深處認作野人家



細讀石屏記堪嗟老病身誰知饑欲死曷取壽長貧雪片豐年瑞梅花臘月春今朝一杯酒誰道是生辰

細讀石屏記多君才思清南山數峯碧北斗七星明風土鍾奇秀文章到老成待看黃鵠舉唾手取功名

### 寄建康留守制使趙用父都丞侍郎

鑾坡聞名姓當今有此人片心天共廣一笑物為
春花滿金陵路風清玉塞塵九重方簡注四海望
經綸
燕許文章筆片言輕萬金先入十詩序孝子一生
心入手方為寶三年等到今九泉應有望取璧照
山林

姪孫亦龍作亭于小山之上[redacted]余以野亭名
之得詩五首

平地變丘壑安排若自然為山移白石鑿沼貯清



泉乘里有松竹蘭亭無管絃軒裳非我事在野不
妨賢
蔡外有餘地登臨作此亭心如喬木古眼共遠山
清社酒誰同醉村歌自可聽有時來夜坐枚拾讀
書螢
詩禮家聲重田園活計饒自甘為野客不願仕王
朝時為花開眼誰因米折腰此心安出處何日不
逍遥
勿謂此亭水歸然氣不群靜中觀變化閒處立功

勲水細通巖雲亭高壓海雲隱居行素志不負聖
明君
田間四五月此景看來稀翼翼青苗上雙雙白鳥
飛茅茨林下住蓑笠雨中歸拍岸瓜藤水不須憂
歲饑

寄鎭江王子文總卿

一代文章手官如水祿清三軍皆飽德諸將共談
兵鐵戟橫天立金山壓浪平北人向南望[redacted]月
分明



又送行二首

荏苒歲云暮雪霜天正寒取程毋太急御下放教
寬朝夕去家遠關山行路難邊頭辦功業恐不在
儒冠
荊門在何許鄂渚小躊躇宿處好看劒客中宜讀
書交遊天作合江漢景何如窓户丰天上南樓好
寓居

送包使君入朝除左曹郎二首

宏齋儒者政賞罰自宜民世欲無公論天知有正

入側身觀宇宙平步獲星辰試把安危事從頭問化鈞

金門行入奏何以告君王請下求賢詔兼陳活國方解紛[redacted]救獘細思量若見高常薄言于病在床

送李明府赴太平倅

黃巖號難治能者治何難丞李民心悅風霜吏膽寒公行無不可私請莫相干三尺兒童輩皆知好長官



入說陳胡蔡合君為四賢一廉官似水三載吏無權政自詩書出民從教化遷神明判事筆一出萬人傳

庭闈定省外都是坐廳時盡日身無倦對天心不欺縣花潘岳賦池草惠連詩磨取九峯石刊成德政碑

通守太平州金陵在上頭風寒當一面江[redacted]千艘此日要人物九天寬顧憂詩書用處別游枕換封侯

得古梅兩枝 一作雲川劉[redacted]家古梅

老幹百年文從教花事遲（一作有此老梅樹君從何處發）似枯元不死因病反成奇玉破（一作雪點）稀疎蘚苔封古梽枝誰能知我意相對歲寒時（一作逢朝看不足政要看花遲）

貧作負恩人為何宏甫作

九陌塵中事三生石上身狂為好詩客貧作負恩人十載江村別扁舟淦水濱音書文不至得豪往來頻

題徐子英小園



奉親營小園僻在水之湄霜露蒸分賦假山慈竹詩人皆稱壽母我獨喜佳兒入行家風在三遷憶舊時

登祝融

秋風吹拄杖直到祝融顛目擊三千界肩摩尺五天扶桑暘谷畔青草洞庭邊雲氣無遮障分明在眼前

長沙有感

自飲長沙酒春風幾醉醒江波隨意綠山色為誰

青鳥好因人好龜靈不已靈江離與杜若何幸入
騷經

山中少憩

地僻人稀到山寒水欲氷聞鐘知有寺見犬不逢
僧斷壠森生(一作)喬木頹簷掛古藤斜陽照孤影詩骨
瘦崚嶒

真州上官漕勸農

小隊出行春旌旗帶野雲草成平冤擻翻作勸農
文幕府多奇士詩書策異勳請將邊上事一一奏



明君

豫章東湖避暑

行坐自徜徉吟聲遶屋梁曉烟滋柳色晨露發荷
香以我一心靜柰他六月涼淵明知此意高卧到
羲皇

徧訪諸亭館蒼苔掩舊蹤十年如昨日萬象又秋
容闔世存喬木沿堤倚瘦笻何人發風景斫盡木
芙蓉

見江東繡衣袁廣微

宇宙歸微數安危委大臣金門一回首玉節久臨
民雅志思行古清風不受塵潔齋家學傳用處日
如新

洪子中大卿同登遠碧樓歸來有詩

角巾華屋下丘壑在其旁寄興青山遠憂時白髮
長無心當世用袖手看人忙善自為身計須傳活
國方

滁州春日呈趙教授(龍圖)

柳似眠初起梅雖老可觀氷開春水活風暖雪泥
乾得酒忘為客談詩不論官無人知此意一笑對
黃冠



訪古田劉無競(昔夫宰建陽有聲人言自有建陽無此宰)

前說建陽宰古田今似之難兄與難弟能政更能
詩文字定交久江湖識面遲人傳花萼集俱[illegible]水
心知

淮上回九江

江水接淮水扁舟去後回客程官路柳心事故園
梅活計魚千里空言水一杯石屏有茅屋朝夕望

歸來

送陳幼度運幹

臺幕三年最雲霄萬里程西山餞行色南浦棹新晴骨秀荊山璞胸涵元氣英更携扛鼎筆秪合上蓬瀛

君是青雲料吾當白髮年駑駘傍騏驥魚鳥各天淵他日難忘處寒宵不悉眠挑燈雪窓下共讀鴈奴篇

燕



聞說烏衣國低連海上村春來避霜雪秋去長兒孫華屋語如訴故巢多不存雙飛惱幽獨紅袖有啼痕

蘄口阻風務官黠挽 舊有一相識爲務官

江漲行無路西風又打頭傾聞商婦怨自作賈胡愁

石屏詩集卷第四終

石屏詩集卷第五

郭外翁

郭外生涯少城中羅未歸種花無處賣挑菜入籃稀風撼傾欹屋寒生藍縷衣此翁何所樂談笑傲輕肥

鄭南夫雲林隱居

一來陪勝踐戕斵再到惜蹉跎記得山中景行尋竹外坡天寒梅信早海近鴈聲多烟渚蒲洲外時聞欵乃歌



夢與趙用父王子文陳叔方相會甚款

鼎足當州縣別來音問稀故人俱顯達吾道亦光輝三鳳夢中見孤鴻天外飛應憐江海客白首未成歸

戲呈趙明府

堂堂附郭縣深遠半如村能共斯民樂渾忘太守尊梅花高可折橫浦撓無渾欠與詩狂者清談共一樽

訪曾雲巢

一老今無恙諸公昔與儔隨時難苟合懷道早歸
休苦似陶元亮全如秦少游筆端鋒鋭別有待續
春秋

冬暖

天不雨霜雪朝曦與暮霞江梅逢臘盡岩桂更冬
花地暖宜爲客時難重憶家楚山當眺眺歸與趁
棲鴉

許提幹湖上下築

才氣有如許功名不可無樂從閑處月養就大規
摸雅志難諧俗幽居喜並湖君看蓮下藕不與葉
同枯



見名園荒廢有感

喬木無留影殘花尚假妍荒池蛙叫噪破屋燕周
旋富貴偏多事風流得幾年墻東有寒士書種世
相傳

題黃仲文雙清亭

亭下新池好亭中古意存欲通溪上路遂闢竹邊
門自昔好賓客相傳到子孫曾看司命鶴時到種

瓜園

靜寄孟運管招客皆藏春侍郎故人因與花
翁孫季蕃話舊有感

來訪藏春宅因登靜寄堂異香薰寶鼎清樂送瑶
觴穿竹過花所尋梅見海棠白頭思往事無語立
斜陽

莆中遇方[illegible]邀出城買蠣而飲一僧同行

出郭斷虹雨倚樓新雁天三盃古榕下一笑菊花
前入市子魚貴堆盤牡蠣鮮山僧慣蔬食清坐莫
流涎



天竺訪明上座

顧影良堪笑胡爲八尺長蒼顔抗塵土餓喙説輿
亡文軒竹雨先秋爽松風生夜凉愛尋湖上寺留
宿贊公房

隆興度夏借東湖驛安下

面對一池荷四旁楊柳坡樹陰遮日少屋敞受風
多疑是清凉國暫爲安樂窩人人爭避暑老子自
婆娑

挽趙縣尉 自號十竹極貧不肯爲官

十竹相依住一宮真漫爲狂來裂軒冕窮不顧妻兒疾世吟孤憤傷時賦五噫高名應不朽自作墓中碑

張統制之子爲父求詩蘄州城破疋馬打圍而出能知數謂時不可爲

夜半金城破身隨鐵馬飛橫揮三尺劒突出萬人圍勇銳資神力功名與願違自能占氣數終老看農衣



挽趙縣丞 好古好佛人以錢急告輒千金不吝家爲之窮

雅志思行古幽居不愛官傾家爲義舉竭力奉親歡閱世開天鏡藏身作死棺闔知捐館日有夢跨金鞍

挽沙溪項公晳湖居士

讀書不成事何恨老山林處世有容德與人無詐心友于兄弟樂惠彼里閭深細把豐碑讀懷賢淚滿襟

一曲晳湖上深居萬竹間自尋三徑樂早得一身閒皛皛循除水林林夾屋山傷心白雲際遺跡尚班班

挽大溪姚祥叔即南

廖門今獨盛舊族有光華日坐不欺室天興積善家山林娛晚境書史是生涯手種堂前桂君看身後花

挽唐吉林詩道

博雅林夫子隱居城市中家貧書甚富學苦字尤工四海交名勝諸文辨異同阿戎談更好端不負家風



黎明府見示令叔顯謨開國墓誌求詩爲賦三首

巴蜀何多事賢能見一時繞爲花縣宰早受蜀坡知閫外科民急興元易帥遲預曾陳利病人不信蓍龜

虜橫干戈密官清財賦強饑年無餓莩亂後有全湯五郡樹佳政諸公交薦章忠言動天聽惜去把麾忙

寄家苕霅上萬里故鄉愁未入金門奏還爲玉局
遊孤忠徒耿耿一病竟休休爲國惜人物淒然老
淚流

族姪孫子榮之子神童頴老不幸短命而死
哭之不足三詩以悼之

亘古英靈在顏回有後身年纔十三一作歲才過萬
千入學到由天悟文高見理眞再生仍再夭無路
問鴻鈞

昨應童科日群兒立下風手姿傾衆目文采動諸



公兩耳能兼聽六經皆暗通相期到楊晏有始奈
無終

汝祖積陰德汝翁多讀書汝生天報施汝死又何
如脩短有定數賢愚莫問渠寅官聞慟哭還許再
來無

神童諱頴老生而秀骨奇姿非凡子比及
晬父漁村徇俗修試兒故事羅書籍玩具
果穀於席顧盻無所取獨挐禮記一帙披
捲若讀誦然稍長口授以書兩耳兼聽日

記數千百言七歲能暗誦五經擧止應對
儼若成人十歲善屬文思如湧泉王帥幹
懋卿試以數題捉筆輒就懋卿稱賞不容
口嘉熙元年丁酉參政范公嘉其俊異擧
應神童科第一後省中勅賜免解進士朝
廷以其能行文永免年十三卒

跋戴神童文稿

余昔訪戴君見頴老容貌豐秀步趨詳雅
甚以遠器期之因語戴君曰昔楊公億晏



公殊皆嘗以童科顯世之過二公之神者
亦多矣而或夭而殤者病於揠苗而弗獲
實也子宜經史華潤薰浸而茂悅之以需
其成愼勿以世俗干祿之文揉其心扼其
膽也去之幾何年今乃徒見其揉心扼膽
之文而其人則已矣嗚呼九齡與玄昔賢
所痛玄可與也齡不可與也雖痛奚益寶
佑三年乙卯春仲同邑杜範儀夫識

孫季蕃死諸朝士葬之於西湖之上

卜宅西湖上花翁死亦榮詼諧老方朔曠達醉淵明風月生前夢歌詩身後名風流不可見腸断玉簫聲

櫻桃

緑樹帶朱實駐禽費弾丸獨先諸果熟堪奉五侯餐猩肉和瓊液蠙珠走玉盤同時得同賞芍藥滿雕欄

題清江臺 是日新打范石湖碑表于亭上

秋色無邉際酌之以醉頳亭高俯城郭木闕見江山勝践園林古好詩天地慳范碑生羽翼飛上畫屛間



江西壬辰秋大旱饑臨江守王㓜學駐簿極力救民癸巳夏不雨幾成荐饑監簿禱之甚切終有感於天

懇切全章奏精誠玉帝知稻粱民性命豐歉國安危苗秀方成實雨來還及時人能合天意天亦順人為

天續饑民命神知太守心驕陽化霖雨六月借春陰旱稲先秋熟晚田儲水深去年饑欲死不料到于今

監簿和篇

赤地我民苦寸心天我知元元爭救死凛凛強扶危備具先三日憂端彼一時倏然返生意人力豈能為

叶得神明力挽回天地心連朝被甘澤既雨積重陰水滿田高下凉生秋淺深老癃幸無死一飽慶從今



懐何宏甫

何郎好兄弟愛我往來頻入作交游看情如骨肉親茅菴思共隱蕙帳暖生春别後長相憶寄書無便人

題董侍郎山園

行盡芙蓉徑尋秋和竹闌樓高納萬象木落見群山平野水雲際畫橋烟雨間紅塵城下路只隔一湖灣

蕭仲有遺經堂

一經傳世寳説與子孫知欲作久長計毋忘禮義
爲黄金生悔吝白璧有瑕疵兼取龐公語圖安不
遺危

讀嚴粲詩風撼瀟湘覆江空雪月明以其一
聯穩桊爲對

筆端有神助句法自天成風撼瀟湘覆江空雪月
明苦吟非草草妙趣若平平李杜詩壇上爲君題
姓名

春陵山中



地僻民風古雨晴天氣新空山豎奇石喬木墮枯
新深入千崖路多逢百歲人繁華凋性命寂寞可
全真

淮上寄趙茂實

渺渺長淮路秋風落木悲乾坤限南北胡虜迭興
衰志士言機會中原入夢思江湖好山色都在夕
陽時

金山

水湧孤峯出波深日夜聞重岩成鐵壁雙塔碍行
雲天地入窓迥江淮兩岸分登臨多感慨北鴈又
成群

焦山

江接海冥冥山連島樹青似非入境界宜有佛宮
庭底壓蟠龍宅潮冷瘞鶴銘西岩更清絶心與酒
俱醒

梅花

細把南枝看百花無此奇夜深鐘月魄
古樹龍其似寒香蝶不知幽蘭開亦早二妙喜



同時

赤壁

千載周公瑾如其在目一作眼前英風揮羽扇烈火破
樓船白鳥滄波上黄州赤壁邊長江酹明月更憶
老坡仙

曹雲巢年八十聰明不衰小楷寫六經家有
小樓日登覽不倦諸監司嘗爲遺逸

八十雲巢老諸公舊典刑心情古井水筆行曉天
星身健登高閣眼明書六經嘗聞薦遺逸何以報

朝廷

醉吟

一狂兼一懶窮到白頭年客路偏躭酒詩囊不貯錢吟邊忘世故醉裏樂吾天不荅諸公問何如孟浩然

次韻胡公權

日用無非道人心實在乎果能行實學何必問虗名草木隨時態江山無世情晚來溪雨歇一段夕陽明

同安子順訪茅菴道人鳳凰麒麟不可見道人語也

道者日高卧清風隔世塵麒麟不可見猿鳥自相覩山木輪囷古茶花吟淡春草荒門外路常怕有來人

法曹羅立之酒邊擧數首皆僕故人爲我寄聲

佳士欣相識吟邊問姓名官爲三語掾詩到五言城野客可憐我故人煩寄聲白頭歸故隱秋後會群英

爲客

琴劒長爲客詩書久策勳老來臨鏡懶愁裏把盃勤北鴈寒離塞秋鷹健拂雲物情能奮發人不解超群

彭綉使平叛卒後除經略小詩陳利害

廣東經略使今古幾人賢陛下用一士民間有二天清風排瘴雨廉德照貪泉龍節生光彩鸞車奏凱旋

斬蛟移鰐後近水有鯨鱗閫外尚多事幕中無一人佩常防猾急強飯養精神羅致賢能士仍須藻鑑眞

乳虎戀巢穴窮猿失木悲早須思一着先要釋群疑豪傑通心腹人民無怨咨御軍明紀律威愛貴兼施

錄

會李擇之其父名丙字南仲著丁未錄丙申

吟邊逢李白談笑亦風流相對各青眼安知有白

頭兩家窮活計四海老交游不負雲山約同登百
尺樓

道傍館

道傍誰氏館[redacted]我坐開樽翁媼出迎客兒童爲掃
門好花生竹所流水浸雲根儻遂卜隣約爲農老
此村

山中夜歸

落盡一林月山中夜半歸驚行群犬吠破暗一螢
飛舉我赤藤杖敲君白板扉興來眠不得吟到曉
星稀

題春山李基道小園

瀟灑數椽屋旋營花竹坡心寬忘地窄亭小得山
多共賞春晴好其如客醉何棲鸞將遠舉寧久矜
庭柯

東軒喜鵲飛花聊累

東軒亦瀟灑春晚雨晴時喜鵲立門限飛花落硯
池青山解留客綠竹適題詩一點歸心動夜來聞
子規

宿農家

宿此屋頭闌兎窓通月明夜深鸜鵒噪人靜桔槔
聲村落有古意田園關客情儒衣成底事所得是
虛名

寄耒陽令嚴坦叔

士元堂上坐千載仰清規百里宜民政數篇懷古
詩江連杜甫墓水落蔡倫池公暇登臨處寧無憶
我時

所聞

今虜既亡後中間消息稀山河誰是主豪傑故乘
機喜報三京復旋聞二趙歸此行關大義天意忍
相違

胡侍郎送羊羔以會客

烹羜會賓客花酒一時來愁逐歌聲散心隨笑口
開飲疑金盞漏醉到玉山頹借問歡娛地相逢能
幾回

寄清流王令君

朴直存吾道一心唯向公知非巧宦者直有古人

風行志非爲矯潔身能固窮如何冇廉吏不入薦
書中

生朝對雪張子善有詞爲壽

焚香拜天既滿眼是瑰琦臘月雪三尺春風梅數
枝登樓忘老態對酒侯秋眉爭唱陽春曲山翁醉
不知



石屏詩集卷第五終

石屏詩集卷第六

七言律

江濱曉步

津頭曉步落潮痕行盡蒲根到柳根鴈影參差半
江月鷄聲咿喔數家村求魚看下連筒釣乞火聽
敲隣舍門料得錦城無此景欲將圖畫寄王孫

鄂渚烟波亭

倚遍南樓更鶴樓小亭瀟洒最宜秋接天烟浪來
三峽隔岸樓臺又一州豪傑不生機事息古今無



盡大江流凭欄日暮懷思作鄉國崔顥詩中舊日愁

寄尋梅

寄聲說與尋梅者不在山邊即水涯又恐好枝爲
雪壓或生幽處被雲遮蜂黃塗額半含蕊鶴膝翹
空疎帶花此是尋梅端的處折來須付與詩家

辛未元日上樓參政攻媿齋先生

東風入仗慶雲翔百辟朝元奉玉皇一代安危寄
黃髮群生枯瘁轉青陽梅花結果調勳鼎柏葉宜
年上壽觴宰相黑頭天子聖賴公同與措時康

春日二首呈黃子邁大卿

野人何得以詩鳴落魄騎驢走帝京白髮半頭驚歲月虛名一日動公卿頗思湖上春風約不柰樓頭夜雨聲柳外斷雲篩日影試聽幽鳥話新晴

帝里風光二月新西湖幾隊（一作對）踏青人杏花時節徧饒雨楊柳門墻易得春或是或非塵裏事無窮無違醉中身五陵年少誇豪舉寂寞詩家戴叔倫

釣臺

赤符新領舊乾坤多謝君王問故人暫作客星侵帝座終爲漁父老江濱層臺不啻幾（一作㡬）千仞直釣何曾挂一鱗莫道羊裘欠圖畫丹青難寫子陵真



寄湖州楊伯子監丞

宛如公幹卧漳濱枕上窮吟過一春遣病每懷詩眷屬訪醫因問藥君臣鑽龜小卜占災數覽鏡龐形類別人寄語霅川賢太守新詩莫厭話愁頻

飲中達觀（三首取其一）

人生安分即逍遥莫向明時歎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悶悶到底勝勞勞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棊不着高王謝功名有遺恨爭如劉阮醉陶陶

梅

孤標粲粲壓群葩獨占春風管歲華幾樹參差江上路數枝裝點野人家氷池照影何須月雪岸聞香不見花絕似林間隱君子自從幽處作生涯

清凉寺有懷真翰林運使之來

不特來觀德慶碑江山勝槩六朝遺興亡了不關吾事登覽胡爲作許悲梅爲有香奇似雪酒能無悶妙於詩蕭蕭綠竹無人愛留取雲稍待鳳來



覺慈寺

踏破白雲登上方自嫌塵土涴禪床千山月色令人醉半夜梅花入夢香深谷不妨春到早老僧殊爲客來忙山童懶慣勞呼喚自抝枯松煮朮湯

寄復齋陳寺丞二首

豈說（一作遺）從來用處難出乘五馬看廬山鳳凰覽德下千仞虎豹憎人上九關持論太高天動色憂時未老鬢先斑平生風節誰其似汲黯朱雲伯仲間

長憶西湖繫小舟野人曾伴使君游夜浮星子邀

明月兩對盧君說好秋坐擁紅粧磨寶硯醉歌赤壁寫銀鉤當時一段風流事翻作相思一段愁飲中歌僕赤壁詞爲作大字書之今刻石于廬山栖賢寺

黄州偶成

鴈叫淮南欲雪天倚樓無味抱愁眠筭從滄海白雲際行到黄州赤壁邊萬事忌於懷壯志一生窮爲舞吟有鬢間白者休教鑷要使天知老可憐

題泉州王梅溪先生祠堂徐竹隱直院謂梅溪古之遺直渡江以來一人而已



堂堂大節在朝廷名重當時太華輕乾道君臣千載遇先生議論九重驚人歌黄覇思遺愛我頌朱雲有直聲一辦清香拜圖像英風凛凛尚如生

無爲山中鄭老家

高談可聽用心幽灼見此翁非俗流鞍馬破家還避世田園得地肯封侯開窓脩竹無由俗繞屋青山總是秋門外短籬看亦好黄金菊間碧牽牛

南康縣用東坡留題韻

鏡中雙鬢已非鴉身在江湖心在家道路飄零如

柳絮山川迤邐近梅花客行有債頻沽酒老怕無眠戒飲茶昨夜夢歸滄海上釣竿横挿鴈邊沙

李季允侍郎舟中

憶昨楓橋既語離何期千里又相隨太湖不見鴟夷子秋浦同尋杜牧之燈火船窓深夜話江山客路早冬詩人間草木空無數除却梅花莫我知

湖南見真帥

致身雖自文章選經世尤高政事科以若所爲即伊呂使其不遇亦丘軻長沙地窄儒衣濶明月池



乾春水多天以一賢私一路其如四海九州何

永新宰潘仁叔再約觀梅

去年憶訪潘懷縣樽俎風流主意饒爆竹聲中度殘歲華燈影裏醉元宵春風又起觀梅興野客仍煩折簡招預想張園尋故事挿花秉燭過溪橋

廬山十首取其四

山靈未許到天池又作西林一宿期寺是晉時陶侃宅記傳隋代率更碑山椒雲氣易爲雨客子情懷多費詩暫借蒲團學禪寂茶烟飛繞鬢邊絲

道入問我看廬山地上爭如閣上看呈露千峯秋落木雕鏤萬象客凭欄靜中見得天機妙閑裏回觀世路難管領風光有微憾桂花香裏酒瓶乾（太平宮朱陵閣觀山）

擁鼻行吟上下廊今宵又宿贊公房松搓半夜風聲壯桂漆中秋月色香白石清泉聞笑語名山大澤出文章老夫甘作無名者不逐紛紛舉子忙

乘鸞不見李騰空試與尋真訪故宮黃葉堆邊覓行路紫烟深處望仙蹤眼高天近千山上身共雲棲一壑中九疊屏風三疊水更無詩句可形容

豫章東湖感舊

憶見堤邊種柳初重來高樹滿東湖交游太半入鬼録歌醉一時逢酒徒夜雨總成流水去春風能免落花無經行孺子亭邊路猶有沙鷗識老夫

僮約

汝在何鄉何姓名路途九百愛惺惺衣裳脫着勤收管飲食烹炰貴潔馨香每遇歇時尋竹所須教宿處近旗亭吾家僮約無多事辦取小心供使令（在一作伎）



同鄭子野訪王隱居

聯騎來尋失馬翁相期投宿此山中一庭花影三更月萬壑松聲半夜風共把酒杯眠不得劇談世事恨無窮明朝莫使兒童見（一作覺）倘有江船吾欲東

夜宿田家

簦笠相隨走路岐一春不換舊征衣雨行山崦黃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身在亂蛙聲裏睡心從化蝶夢中歸鄉書十寄九不達天北天南鴈自飛

送蒙齋兄長游天台二首

方丈蓬萊去（一作）渺茫天台秪在白雲傍羽衣金策群仙過珠閣瓊樓入桂香采藥有時逢道侶挑包遇夜宿僧房寒山拾得如相見指點人間笑幾場

山林勝處說天台仙佛多從此地棲司馬入篇通道妙豐干一語指入遂時逢好酒從容飲莫把新詩取次題白日看雲思我否惠連無分共攀躋

豫章巨浸呈陳幼度提幹

乞得新晴賦晚霞出門無路欲乘槎憂風憂雨動經月足食足衣能幾家一飯共君烹瓠葉三杯無

處看荷花自成趣吹喧朝夕輸與東湖兩部蛙
訪趙東野名時習伴宮隱居
竭来問訊病維摩花滿溪堂竹滿坡髮充齒危俱
老矣人高詩苦奈窮何四山便是清涼國一室可
爲安樂窩猶有憂時兩行淚臨風揮酒濕藤蘿
方季若真　宅堂前池上作淮南小山題詠
者甚多見其詩軸次韻
妙手能移造化功壺中幻出九華峯山雖云小能
棲鳳水不求深貴有龍事紀淮南千古勝記成嘉
泰八年冬先生不用賦招隱辦了功名訪赤松
江州德化縣漪嵐堂盡得廬山之勝醉中作
此呈趙明府
不羨君爲花縣宰羨君日坐漪嵐堂有時酒興兼
詩興無限山光與水光百姓熙熙知教化群胥凜
凜對風霜公餘置酒看殘李醉倒花前客自狂
廬州帥李仲詩春風亭會客有壓字韻詩和
者甚多韻拘無好語
玉關人老鬢絲新千里長城在一身氣使黃金結

豪傑手揮白羽翰一作静風塵山河四望亭中景桃李
一開天下春鄉日滿城騎戰馬而今四野盡耕民
送滕審言歸長沙別無聊
折柳亭前送故人平沙留得馬蹄痕雲生渡北一作
迷行路烟起江南認別村恨不與君同上道歸來
無伴自開樽西樓獨倚黃昏月欲倩飛鴻寄斷魂
張仁仲提幹衡陽氷壺亭燕客
大抵吾曹臭味同留歡卜夜莫匆匆一亭景物氷
壺上萬里乾坤玉鏡中疎柳無心挂明月敗荷有
恨倚西風吟家舊日張公子千首詩成句句工
別後舟中用前韻
出郭風光使不同轉頭猶恨去匆匆維舟別岸鴉
啼後倚柁澄江鴈影中向老客懷驚歲月乍寒天
氣轉霜風氷壺亭上人如玉謾寄篇詩不暇工
海月星天之觀京口普照寺舊有攬陳軒樂總持改作此觀唐張祜晉熙
上方詩云人行中路月上海鶴語上方星滿天就中摘此四字爲名
巍然華屋似凌歒下際滄溟上九霄萬頃波濤浴
蟾兔一天星斗轉魁杓征鴻有感入飄泊宿鶴無

聲夜寂寥誰似風流楊叔子登臨

杜子野主簿約客賦一詩為贈與僕一聯云

生就右橋羅漢面吟成雪屋閬仙詩

杜陵之後有孫來自守詩家法度嚴秀骨可仙官況薄高情追古俗人嬿起看星斗夜推枕為愛江山寒捲簾飽契梅花吟更好錦囊雖富不傷廉

楊伯子監丞雲川久雨得晴為喜

村南村北晒蓑衣好是雲開日出時太守少寬憂世志野人為賦喜晴詩兩岐瑞麥黃金賓八繭吳蚕白雪絲政事端知（一作能）合天意兩暘還亦順人為

提刑彭仲節平叛卒

千兵竭貴黃金盡六月臨戎白刃寒慷慨丈夫為事別太平人物濟時難誰言江左無王謝今喜軍中有范韓漢節梅花留不住借君一劍斬樓蘭

中秋李澧水壺燕集

諸亭環立（一作斫）一湖灣區界無多眼界寬蒼石傳為僞劉物綠波曾浴葛仙丹兩邊堤樹四時碧一片氷壺六月寒咫尺雲烟接滄海須知此地有龍蟠

李計使領客游白雲景泰（一作李澧貴夫携漢游觀海上諸山回途至蒲澗乃郎安期得仙之地）

天近剛風吹面寒蠣衣玉立白雲閒滄波萬頃海南海翠碧幾重山外山自覺登臨無限意誰思富貴不如閑前峯若箇神仙宅指點烟霞見一斑

莆坡崔參政說平叛卒不得已拜經略之命豈敢言功

角巾私第自逍遙諸老之中此老高無可奈何蠱印綬甚非得已用弓刀風生玉帳千兵肅天落金牌一札褒緩急經心護鄉井生憎兒輩說功勞

題處士黃公山居

行盡松坡與竹坡沿溪窈窕上山岩阿山深無限客來少寺近莫教僧到多但覺洞中人不老不知雲外事如何邊頭又報真消息粗使來朝乞講和

題何季湧江亭

勝槩何妨近市塵紅塵蹤處著三椽數重青嶂擁天末一道澄江在眼前海浪浴紅朝出日樹林堆碧晚生烟請君分付堤邊石莫使漁翁來繫船

別鍾子洪

識得潮陽鍾子洪今人可想古人風文章有氣吞餘子天地無情負此翁問舍求田非細事參禪學佛見新功欲知別後真消息莫惜頻書寄海鴻

再賦惜別呈李實夫運使

一生飄泊老江湖今日別公歸故廬此去怕無相見日因風或有寄來書雲烟過眼時時變草樹驚秋夜夜疎人物似公能幾輩不知天下竟何如

蕭寧易何季皋和作別詩佳甚再用前韻

少年行脚白頭歸不負平生汗漫期望斷海山雲漠漠愁生江路草離離一篇王粲登樓賦幾首巴陵送別詩獨倚篷窓無意緒瓦盆傾酒憶金卮

靈洲

一臺中立鬱蒼蒼四面山光接水光潮信往來知氣候黿精出沒兆災祥烟生茶竈僧留款風展蒲帆客去忙白髮東坡在何許兩行遺墨照琳琅

和韶州許使君令子送別之韻

詩瘦吾非沈隱侯五羊相值結為儔方愁庾嶺無相識却喜聞韶到此州世道從來三不合客行何止七宜休故人知我平生事肯笑蘇秦著弊裘

南安王使君領客湛泉流觴曲水

横浦堂前舉一卮古榕陰下坐多時連朝好雨千山潤昨夜新一作清秋一葉知梅嶺鄉來逢行一作驛者蘭亭今日又羲之家聲不墜一作傳家尚有風流在如見初寮說好詩

題鄧襄甫江山偉觀

入境横陳淦水濱異鄉誰識倚樓人江山不越一作越乾坤大烟雨翻成風月新十載經營梅屋趣三間突兀草堂隣題詩未得驚人句從此登臨莫厭頻

去年訪曾幼卿通判攜歌舞者同游鳳山僕有歌舞不容入不醉樽前方見董嬌嬈之句今歲到鳳山又闢西隅築堤種柳新作數亭且欲建藏書閣後堂佳麗皆屏去之矣僕嘉其志又有數語併録之

一丘一壑自逍遥莫怪山人索價高是處園林可行樂同來賓客不須招臨風桃李花狼藉照水樓

臺影動搖歌舞不容人不醉樽前方見董嬌娆
别駕常懷物外心黄金屢費買山林後堂不肯着
歌舞高閣唯思貯古今幾處亭臺新結束一春風
雨阻登臨野夫昨日聞来興看殺尋詩到柳陰

撫州謝樓宗丞見訪

客裏門庭可設羅使君千騎肯相過心忘貴賤交
遊重論及興衰感慨多諸老逢時起巖壑二邊何
日罷干戈老夫何預人間事歸去一作各滄江一作洲理釣
蓑



平江呈毅夫侍郎

龍墀射策三千字未抵胸中十萬兵遠大無過爲
將相文章爭似立功名當今天下幾豪傑獨數君
家兩弟兄世事從横入事左未知何以措昇平

見淮東制帥趙南仲侍郎相待厚甚特送買
山錢又欲刋石屏詩置于揚州郡齋詩別叙
謝

如公當向古人求識面何須萬户侯浪説釣鰲游
瀚海真成騎鶴上揚州受恩多處難爲别宿酒醒

時始覺愁回首平山堂下路不堪風雨送歸舟一作舲

鎮江别總領吳道夫侍郎時愚子琦來迎侍朝
夕催歸甚切

落魄江湖四十年白頭方辦買山錢老妻懸望占
烏鵲愚子催歸若杜鵑濟世功名付豪傑野人事
業在林泉難禁别後相思意或有封書寄鴈邊

董侍郎山園燕樓宗丞

旌旗千騎擁春華傾動臨川十萬家皂蓋出郊因
問柳紫荷領客共看花罇前人唱鶯隨唱堂下吏



衙蜂亦衙寄語風流賢太守好留醉墨伴烟霞

聶侍郎領客觀園林之勝飲中出示名賢書
畫

烈士家風從案尊時容野客上朱門如登東觀圖
書府又似西巖水竹村自以一閑銷日月誰知萬
慮滿乾坤諸公袞袞成何事不若花前對酒罇

思歸二首

吟詩不换校書郎但欲封侯管醉鄉疎懶無成嵇
叔夜清狂似達賀知章安貧不怕黄金盡既老從

數白髮長百計不如歸去好子孫相對說農桑
老矣歸歟東海村長裾不復上王門肉糜豈勝魚
菜飯紈袴何如犢鼻褌是處江山如送客故園桐
竹已生孫分無功業書青史或有詩名身後存

趙用甫提舉夢中得片雲不隔梅花月之句
時被命入朝雪中送別用其一句補以成章

一時議論動諸公有詔西來玉節東又見清朝更
大化好趨丹陛奏孤忠片雲不隔梅花月一雪翻
成柳絮風把酒莫辭今夕醉明朝車馬去匆匆



長沙呈趙東巖運使併簡幕中楊崔叔通判
諸丈

日莫遠塗行未休白頭又作長沙遊湘江一點不
容俗岳麓四時皆是秋香草汀洲付騷客紅蓮幕
府聚名流吟邊萬象窩不得上有風流趙倚樓

山中見梅寄曾無疑軍入 自號雲巢名三異臨江

香動寒山寂寞濱直從空谷見佳人樹頭樹底參
差雪枝北枝南次第春有此瑰琦在巖壑其他草
樹亦精神移根上苑誰云晚桃李依然在後塵

余惠叔訪舊

扁舟訪舊入橫塘新柳今如舊柳長室邇人遐春
寂寂風流雲散事茫茫縱題紅葉隨流水誰弄青
梅出短墻政是沈郎愁絕處杜鵑不斷叫斜陽

兩山趙仁甫宰臨安有武學生張丈相訪酒
邊弄刀舞劍甚可觀因成七言縣乃錢王故
宮九龍十錦皆其地

風流晉宋時人物花縣鳴琴調甚新不厭開樽留
劍客仍能下榻待詩人九龍池館空陳迹十錦山



川自好春但見清吟度白日不知佳政最宜民

友人朱淵出示廷對策不顧忌諱讀之使人
凜凜受淮東制置辟

龍墀射策對明君憂國忠言駭見聞皎皎一心如
白日寥寥千古再朱雲時危諸老皆求去兵滿三
邊未解紛要使文臣知武事不妨王粲且從軍

袁司直見訪留款

清風爲我拂塵襟坐聽先生說古今道誼欲灰傷
世變利名如海溺人深一言可重輕雙璧片善相

資直萬金閒道門墻不多遠明朝修敬到山陰謁府

高興陸東湖溪居西山下

訪張元德號主一道學中人

今宵何幸宿書林議論從橫感慨深黃卷具傳千古意青燈照破幾人心狂夫嗜飲夜偷酒汙吏容私晝攫金堯舜君民舊風俗凡經幾變到于今

滕審言相遇話舊

憶昨同君訪月林幾年相別到于今江山花草生詩夢風雨憂愁長道心久矣無波觀古井悠然得



趣聽鳴琴一生奔走成何事塵滿征衫雪滿簪

陳孟參陳明子同游麻姑山

麻姑壇上共登臨野客悠然起道心丹井汲泉深百尺星杉聳壑到千尋青蓮花白僊蹤遠烏桕葉紅秋意深何用金槃羣麟脯山肴濁酒可同斟

興國軍晚春簡吳提幹

幾夜林間哭杜鵑東風又作落花天青春不覺過三月白髮誰能滿百年日射江波光閃閃天連烟草碧芊芊異鄉欲作登樓賦心逐歸鴻到海邊

朱子昇司户登滕王閣帶鄂州雪醅來飲

笑傲不禁秋興長登臨誰復問滕王江湖周折地襟帶雲霞緊爛天文章入如野鶴何飄逸目送飛鴻去渺茫安得雪醅三百斗發君豪氣對吾狂

汪給事守鄂諸元宵代江夏宰吳熙仲獻燈

鄂州新得主人翁今歲元宵便不同燈火夜深回晝日管絃聲動起春風遼天月借三秋白陸地蓮開十丈紅妙手信能移造化速宜歸去補蒼穹

一睛妝盡四山雲天與黃堂作好春西楚東吳獻



風月南樓北榭擁星辰扶持入郭觀燈叟歌舞攔街醉酒人此是太平真氣象今年第一箇良辰

袁州化成巖李衛公謫居之地

一巖端坐挹千峯三兩亭臺勝槩中江水驟生連夜雨松聲吹下半天風因思世故吾頭白獨步林皋夕照紅欲吐草茅憂國志誰能喚起贊皇公

友松亭代松語

從來巖壑守孤蹤豈料移歸寶籞中幸在交游一入數願勤培植百年功朱門縱有三千客青眼毋

忘十八公根本既深枝葉茂相期直上碧霄中

京口別石龜翁際可

把劍樽前砍地歌有何留戀此蹉跎心期難與俗子道世事不如人意多蓮葉已空猶有藕蒲花雖老不成莎扁舟四海五湖上何處不堪披釣蓑

讀放翁先生劍南詩草

茶山衣鉢放翁詩南渡百年無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澹等閑言語變瑰琦三春花柳天裁剪歷代興衰世轉移李杜陳黃題不盡先生模寫一無遺

古田縣行覧呈劉無競

客游花縣自逍遥百里風光在兩橋語出桑陰鳩婦喜身穿麥秀雉雞嬌青山一任雲來去綠水多爲風動搖上下相安長官好野亭閑坐聽民謠

諸葛仁叟縣丞極貧能保風節有權貴招之不肯往

時人誰識老龔丞滿口常談杜少陵俗輩衆多吾輩少素交零落剎交輿擁門多手炙如火詩社技身吟似氷堪笑皇天無老眼相知賴有竹林僧

萬安江上

不能成佛不能（一作斷）僊虛度人間六十年鏡裏姿容雖老矣酒邊意氣尚飄然安排玉白花紅句趕辦橙黃橘綠天無奈秋風動歸興明朝問訊下江船

過昭武訪李友山詩社諸人

吟過長亭復短亭喜於溪上訪詩朋雕鎪已被天公怒狂狷仍遭俗子憎故故愁人長夜雨明明照我短檠燈付思京口相逢日喜雨樓中賦大鵬

李友山諸丈甚喜得朋留連日久月洲乃友山道號

此身到處自悠悠一笑非爲越女留風雨不妨難成曉江湖又見厲横秋途中有客居岩谷天下何人似月洲頗欲相從溪上住諸君許我卜隣否（洲字）

（詩一作酒徒日日通來 社詩社時時有唱酬）

飲中

布衣不換錦宮袍刺骨清寒氣自豪腹有別腸能

貯酒天生左手慣持螯蟶隨驥尾宜千里鶴在鷄群亦九皐賢似巫平円獨醒不禁顚頷賦離騷

陪徐潤子使君登白雪樓約各賦一詩必以宋玉石對莫愁村

樓名白雪因詞勝千古江山春雨餘宋玉遺蹤兩蒼石莫愁居處一荒墟風横烟艇客呼渡水落沙洲人網魚借問風流賢太守孟亭添得野夫無唐君書郢州錄孟浩然于襄上遂有浩然亭後人筆法然改爲孟亭予徐使君詩併得于此水落方成賦其木生還作裕陽霞春風自共桃花笑秀色偏於泰巘多村就莫愁勞想像石名宋玉是摩挲笑對

有誇無樣曲翻作陽春白雪歌

靜齋張敏則舍人贈詩因用其韻爲酬

胸次詩書一派清學如耕稼到秋成十年閉户存吾道萬事無心逐世情葉落花開關氣數山長水遠是功名摩挲老眼看新貴九鼎鴻毛孰重輕

客游

不能鬱鬱窟中藏大笑出門游四方與世周旋持酒盞觀人勝敗坐碁坊倒餐甘蔗入佳境晝着錦衣歸故鄉此志十年猶未遂倚樓心事楚天長

都下書懷

京華作夢十年餘不道南山有弊廬白髮生來美人笑黄金散盡故交疎明知弄巧翻成拙除却謀歸總是虛出處古人都說盡功名未必勝鱸魚

新安寒食

不擬今年到歙州要知行止豈人謀一百五日客懷惡三十六峯春雨愁老矣此身猶道路淒其歸夢繞松楸花飄倦子無由見千里江山負遠游

烏聊山登覽

抖擻囂塵上翠微旁溪寺上坐題詩忽聞啼鳥不知處細看好山無厭時風掃雲烟開遠景人携香火謁叢祠客來千里登臨意說與時人未必知

癖習

平生癖習未全除虛事經心實事疎爲惜落花慵掃地爱看脩竹欲移居逢人共作亡何飲撥冗時觀未見書争奈一貧隨我在思量不若把犁鋤

田園吟俗諺捫捫發花茶户大家又云樹無梅手點杯

自古田園活計長醉敲牛角取宫商催耕啼後新

秋綠鍛磨鳴時大麥黃桐樹着花茶户富梅林無
實秫田荒狂夫本是農家子抛却一犁遊四方

九日登裴公亭得無災可避自登山之句何
季皋滕審言爲之擊節足以成篇

良辰樂事兩相關不可不求今日閒有酒能賒堪
薦菊無災可避自登山心懷屈賈千年上身在瀟
湘八景間好向樽前開笑口人生枉自作愁顏

趙升卿有官不肯爲里居有賢聲訪之於深




巷中

深居陋巷不妨幽翠竹當門水滿溝每遇事來先
覺懶欲爲官去又還休田園自樂陶元亮鄉里多
稱馬少游除却讀書無所好有時閒作北巖遊即北
巖成也

括蒼石門瀑布

少泊石門觀瀑布明知是水却疑非亂拋雪玉從
天下散作雲烟到地飛夜聽蕭蕭洗塵夢風吹細
細濕人衣謝公蠟屐經行處聞有留題在翠微

杜門自遣

世事茫茫心事灰衆人爭處我驚回閉門不管花
開落避俗誰通燕往來富貴在天求不得光陰轉
地老相催平生任達陶元亮千載神交共一杯

登快閣黃明府強使和山谷先生留題之韻

未登快閣心先快紅日半簷秋雨晴宇宙無邊萬
山立一作今古如一斬一木在雲烟不動八窗明飛來一鶴天
相近一作奉羅萬一來山安立過盡千帆江自橫借問金華老
僊伯幾人無忝入詩盟

滕王閣次韻劉允叔




消遣客懷尋勝事酒杯詩卷得同携當年傑閣橫
龍子今日空梁落燕泥斜照浴紅秋水上好山橫
碧畫欄西幾人登覽皆磨滅唯有前峯壓不低

竹洲諸姪孫小集永嘉蔣子高有詩次韻

美景能兼樂事難愁來唯仗酒遮攔昂藏病骨兼
詩瘦料峭春風帶臘寒喬木尚疑前輩在好花應
笑老人看忽拋明月先歸去輸與諸郎徹夜歡

游雲溪與郡宴用太守韻即事二首

溪堂久矣無人到千騎傳呼五馬來流水奔騰砥

柱立好山呈露晩雲開指揮壯士馳驍騎管領衰
翁吊古梅笑問風流羊叔子幾人登覽不塵埃
官府太平無一事凝香座上着衰翁飄搖短棹游
方沼縹緲高樓倚半空把酒夜深霜落後吹簫人
在月明中使君笑指一作立梅花說一作下去歲今年事不
同 去歲臘月十二夜雪五

和高與權
相逢休說昧平生高適能詩久擅名欲課荒無來
入社羞將老醜對傾城近來客裏仍多病強向花



前畢一觥樂極自傷頭白早一作早白尊前知我孟雲卿
懷雪蓬姚希聲使君 唐姚崇公作本金獄雪蓬有碑
寒入疎篷夜雪深是非難辯口如瘖一官不幸有
奇禍萬事但求無愧心想像騎牛開畫卷丁寧回
鴈寄來音傳家一首氷壺賦未信橫舟竟陸沉
其二
有感中來不自禁短長亭下短長吟梅花差可強
人意竹葉安能醉我心世事無憑多改變仕途相
識半昇沉一作謫隱湘江春水渺漫帝城頭暮雪深摩挲老眼從頭看

只有青山無古今有一作百
豫章東湖宋謙甫黃存之酌別
湖邊長記昔年游生怕清波照白頭楊柳蕭疎多
困雨芰荷顦顇早驚秋無功及物談何益有酒開
懷醉即休江上買舟猶未定明朝尚可爲君留
都中懷竹隱徐淵子直院
手攜漫刺訪朝官爭似滄洲把釣竿萬事看從今
日別九原叫起古人難菊花到死猶堪惜秋葉雖
紅不耐觀多謝天公憐客意霜風未忍放深寒



人日
自換端平新曆日眼看日月倍光輝南州有雪古
來少人日不陰今見稀鼓舞萬方觀德化轉移一
世屬天機朝廷有道吾君聖辦作昇平老布衣
送劉鎮叔安入京 謫居三山二十餘年真西山奏令自便趙用父使君爲唱餞其行坐客二十八人分韻賦詩得君字
二十餘年謫宦身此行便可上青雲西山一手爲
推轂南浦幾人爭送君橫水流傳無垢集海神驚
見老坡文回頭莫有關情處別酒須教滿十分

三山林唐傑潘庭堅張農師會于丁巖仲新樓

又携詩卷到南州塵滿征衫雪滿頭桃李春風故園夢江山落日異鄉愁樽前一笑真奇事坐上諸君盡勝流政倚清談洗胸臆莫教王粲賦登樓

次韻杜運使見贈

飄零敢說是詩人故舊多居要路津窮賤交游誰復記江湖蹤跡早成陳無心涉世當歸隱有口逢人肯說貧家在翠屏山下住茅廬雖小可容身

訪漳州趙用父使君

幸遇故人為太守客來不憚路程遥九龍山水連滄海五馬聲名動紫霄一意奉行寛大詔多君不負聖明朝欲知惠愛及人處聽取街頭賣炭謠

見曾提刑兼安撫 鴻甫侍郎子也

傳家學術用如新風采英英照七閩澄按併開都督府平反專奉太夫人關河未定心憂國麾節相仍澤在民聞説青雲多故舊不應久作外臺臣

思歸

地上皇皇畿甸臣着衣喫飯亦君恩不能待詔金鑾殿嘗欲獻詩光範門身在草茅憂社稷恨無毫髮補乾坤才疎命薄成何事白首歸耕東海村

躬耕海上祭無田乍可經營買釣船未有人供令狐米欲從鬼借尉遲錢田頭歸路三千里攜手還鄉五百篇幸遇太平時節好白雲深處了殘年

趙克勤曾棠獨景壽同登黃南恩南樓

欲從高處賞新秋上盡層坡更上樓天地無窮吾輩老江山有恨古人休寧隨狡兔營三窟且跨飛鴻閱九州徳着當年杜陵老一生飄泊也風流

鄂州南樓不可到到此南樓眼亦青乾坤日月與高致城郭江山無遁形把酒縱談心耿耿倚欄遥眺髮星星世間萬事關愁思莫使秋風吹酒醒

山行過秀巖翁

新冬行樂賞新晴幾箇江湖舊友朋霜蟹得橙同臭味一作是水可知山可登竹所有松相應帶梅花與菊作交承樽前盡是論文客林下那逢雅好事僧機解到時言語別李翱詩句入傳燈

石亭野老家

野老將余到石亭先呼小豹出相迎依凭林谷住家穩奔走兒童見客驚牛豕與人爭徑路桑麻繞屋蔽柴荊溪邊不合栽桃李猶恐春風惹世情

讀王幼學上殿劄子

才到朝廷被論歸孤忠幸有九重知神醫能識未蘇病國手難翻已敗碁四海爭傳治安策諸公如在太平時老夫懷抱緣何事未到秋來早自悲

謝史石窓送酒幷茶



遣來二物應時須客子行廚用有餘午困政須茶料理春愁全仗酒消除不勝歡喜拜嘉惠無限慇懃作謝書君既有來何以報一牀蘄簟兩淮魚

閱舊稿見喬丞相詩跋因成此詩

三十年前舊詩冊兩行釣翰儼如新白甘白屋爲寒士敢說黄扉有故人五雨十風勤燮理九州四海費經綸年踰八十貂蟬貴不負明君恐負身

衡陽度歲

爲懷賈誼到長沙又過衡雲湘水涯詩酒放懷真是舜江湖久客若無家茫茫萬事生春夢草草三杯度歲華把定東風笑相問忍將桃李換梅花

週張韓伯說邊事

每上高樓欲斷魂沿江市井幾家存飛鴻歷歷傳邊信芳草青青補燒痕北望苦無多世界南來別是一乾坤相逢莫說傷心事且把霜螯薦酒樽

有譏表叢齋者

世上苦無公是非譏評人物信猶疑鏡中妍醜無私照碁上高低有誤時懷古尚餘喬木在傷春唯



許落花知黄金可斵將何用鑄出當年鍾子期

醉吟

草茅無路謁君王白首終爲田舍郎近讀南華資曠達欲師西洛愧荒唐乾坤萬象供詩料風月一樓爲醉鄉日晚棲禽歸自樂飛鳴不是怨斜陽

慈雲避暑

相邀避暑到慈雲細聽諸君講見聞六月美宣歌北伐五絃思舜奏南薰不憂涔澇無歡伯自致清涼有此君想像當時河朔飲樽前不用著紅裙

久客還鄉

短篷紗帽舊麻衣鐵杖扶衰步履遲老去分爲無用物客游誰道有歸時豐年村落家家酒秋日樓臺處處詩生長此方真樂土江淮百姓政流離

聞時事

舊報西師奏凱還近聞北顧一時寬淮西勳業歸裴度江右聲名屬謝安夜雨忽晴看月好春風漸老惜花殘事關氣數君知否麥到秋時天又寒

寄趙德行 嘗有免諸公進詩之說



平生幸甚識諸公未免歸爲田舍翁詩稿敢求經御覽客身自笑坐天窮肯將釣手遮西日獨聳吟肩訴北風枉使西山有遺恨不能置我玉堂中

到鄂渚

連宵歌舞醉東樓不信樽前有別愁半夜月明何處笛長江風送故人舟十年浪迹游淮甸一枕高眠到鄂州明日擬蘇堤上看當春楊柳政風流

艤棹清江

艤棹江濱訪舊游十年重到戲漁洲不知芳樹在何許但見落花從此流我醉欲眠因假榻客行未定且登樓有錢賸買張家酒準備明朝話別愁

萬安縣芙蓉峯

凌空傑閣爲誰開隔岸芙蓉不用栽今古相傳彩雲現江山曾識大蘇來酒邊歌舞共一笑客裏登臨能幾回翠浪玉虹從此去明朝入在鬱孤臺

汪見可約游青原

來訪青原古釣磯溪流袞袞濯龍奇一茶可款從僧話數局爭先對客碁雲雨那能敗吾事山林政



喜得君詩石頭路滑籃輿小換得扁舟在水湄

除夜

掃除茅舍滌塵囂一炷清香拜九霄萬物迎春送殘臘一年結局在今宵生盆火烈轟鳴竹守歲筵開聽頌椒野客預知農事好三冬瑞雪未全消

黎明府約尋梅

霽雪園林粲陸離九峯山下採梅時三川風月醉中見百里襟懷琴上知老樹著花春到早長街籠燭夜歸遲奚囊一路生光采中有琴堂唱和詩

葉宗裔爲令叔求竹山詩
愛竹舊稱王子猷令君異世等風流山中便是清
涼國門下合封瀟洒侯有此一堂真可隱不妨諸
姪與同游吟邊想像參差綠許我携琴一到不
一景分明似渭川竹山堂好以人賢蘭亭價爲羲
之重峴首名因叔子傳紫翠數峯長在眼琅玕萬
箇欲參天老夫身堕塵埃底還挹清風亦洒然
春日風雨中
瀟瀟風雨閉柴門年紀衰頹病着身大似梁鴻居
海曲略如公幹卧漳濵三春晴暖無多日一世安
閑有幾人聞道明朝新醞熟不妨恭竈請比隣
寄吳明輔秘丞
吾鄉幸有吳夫子星斗網羅文字胸百鳥收聲聽
鳴鳳千山落木秀孤松旁通滄海江山水高壓雲
城岭嶒峯每見一斑三歎息白頭未得奉從容
七十七翁猶眼明三台星畔見奎星文章有氣吞
餘子議論無差本六經愧我不能攀逸駕得君自
足振頹齡王漢常與荆漢接分得餘波到石屏



靈洲梅花
穿林傍水幾千華合有春風到草堂自入冬來多
是矮無尋花處却聞香枝南枝北一輪月山後山
前兩鬢霜直看過年開未了醉吟且放老夫狂
寄廣西漕陳魯叟諾院
回首元龍百尺樓一時詩酒記同遊好山歷歷在
人眼流水滔滔任客舟歸鴈欲從何處去落花恨
不爲春留錦囊佳句無人問自別君來白盡頭
隨軍轉運司王宣子上巳日會客
邊頭相遇若相期又見隨軍轉運司憶昨醉君京
口酒傷今讀我石壕詩蘭亭飲客酬佳節泚水收
功定幾時準擬看花花較少春風全在綠楊枝
湖廣李漕華夫大卿飲客西湘 湘一作湖
管領風光此會稀坐中賓客總能詩神仙有洞尋
難見山水當軒看轉奇春不再生陶侃栢人來多
打李邕碑因思晁賈傷今古國有忠臣無用時
曾雲巢同相勉李玉澗不赴召
詔書催赴紫宸班九奏君王乞掛冠日暮倒行非

我事〔一作意〕急流勇退有何難地靈不隱金砂勝秋水
長流玉澗寒好把山林寄圖畫試教天下故人看

寄撫州樓使君

夢上江西江上船行隨五馬五峯前臨川太守賢
無敵攻媿先生學有傳佳政可書循吏傳斯民共
樂太平年不知擬峴臺前景公暇清吟得幾篇

江山〔一作江上〕

借得茅檐一倚欄見成詩句滿江天歸鴉啼處客
投宿野鴨飛邊人上船老眼尚嫌隨物轉閑心可
惜被貧牽平生錯做功名夢金印何時須〔一作二頃〕
賢〔一作田〕

京口遇薛野鶴

天下江山第一州可能無地着詩流黃金不愛買
官職白髮猶堪上酒樓慎恨牡丹遭雨厄叮嚀芍
藥爲春留狂吟有禁風騷歇語燕啼鶯代唱酬

題邵武熙春臺呈王子文使君

步到風烟上上頭恍如造物與同游千山表裏重
圍過一水中間自在流近郭樓臺隔雲見鄰峯鐘



磬出林幽風流太守詩無敵有暇登臨共唱酬

秋日病餘

桂子吹香風露深老夫吟了聽蟬吟秋來勝有行
山興病後全無涉世心詩苦積成雙白髮酒豪輕
用萬黃金平生意氣今如許獨抱傳家一破琴

次韻邵倅王子文小園詠春

州縣徒勞喜近民民間何事不關身誰知風月臺
中客自是絲綸閣上人萬縷綠垂楊柳雨一梢紅
破海棠春小園暫作風光主朝馬行隨輦路塵

安豐倅李華被旨監軍入閩討賊華身督諸
將先破賊巢穴所鄉輒勝招捕使之成功監
軍之力居多守汀州四年民賴以安有應變
壓難之才僕遊汀邵間實知其詳爲賦二首
〔一作烏作二詩〕

三年壯士起淮濆賈勇從公定七閩在昔猩鼯中
夜嘯而今桃李萬山春臨危性命輕如葉破敵機
鋒妙若神自此南入不知反使君還亦是天人〔一作壯士三年雖七閩監軍談笑靜風塵清懷詔書高智略敵機鋒妙獨神在昔猩鼯長夜嘯而今花〕

幸萬山春南山自此不獲返北望闕河事兼精

英雄踈畧書生腐守調如公天下無眼底紛紛付談笑胸中事事有規模從他要路爭馳較獨坐偏州再剖符平寇功成在誰手亂山深處問樵夫

海上魚西寺

北風三日弭行舟登陸因爲岳寺游自笑奔馳如野馬本無拘束似沙鷗入誰與語自緘口山有可觀頻舉頭小雨踈烟晚來景老僧相對倚鐘樓

甘窮

自甘寂寞坐詩窮何取多年積穀翁痛飲不孤連夜月淨生禁得幾秋風芙蓉媚日紅相對蝣蠏看霜黄在中白盡鬚毛無可老此身未死抑愁儂

詠梅投所知

潔白無瑕美不嬌㛹如珠玉粲林臯獨鬪殘臘與時背奄勝衆芳其格高欲登月宮休種桂如何仙苑却栽桃不將品質分優劣痛飲花前讀楚騷經一篇

黄州竹樓呈謝國正

每日黄堂事了時一心惟恐上樓遲發揮天地讀



周易帶領江山歌杜詩切戒吏來呈簿曆常邀客至共琴碁風流太守誰其似半似元之半牧之

漢陽登覽呈王中甫使君

西州城郭雖然小江漢規模壯矣哉大別山頭觀禹迹楚波亭上望吴臺蕭蕭修竹風不至漠漠平沙鴈又來五馬相邀共登覽欲酧秋興費詩材

簡陳叔方問病

聞君卧病知何病醫者難從脉上尋自是讀書多損氣或緣憂國重勞心飽參妙理肸頭易細寫幽懷膝上琴弛影無疑自無恙此方何止直千金

鍾春伯園林

西風吹起蓴鱸興八座歸來有此山林麓兩峯亭榭外瀟湘一片水雲間天生景物四時好入滿乾坤幾箇閑語喚石彝非浪語常思蠟屐共躋攀

清明前夢得花字

白頭那辦老生涯幸有癡兒可主家百歲光陰一場夢三春消息幾番花掃松預造清明酒入峽先租穀兩茶隨分支吾度時節那求不死煉丹砂

題王制機池上千岩奇觀
華堂掩映一池清著此崔巍若化成胸次玲瓏具
丘壑世間髣髴見蓬瀛碧雲堆上千峯立綠水光
中萬象生欲去河陽種桃李回頭又覺宦情輕
訪慧林寺僧因有詩
故人有約訪鄉僧少坐西林待晩晴雙燕護雛更
出入群鵝攫肉鬬飛鳴長溪積水流無盡古木號
風訴不平一段見成公案在請君判斷要分明
陳漕領客西園賞海棠



追隨玉節賞仙葩滿座風流客更嘉錦紡有光搓
竹影珎珠無價買春華提紅滴滴嬌含蕊雪白紛
紛者辛花首對騷壇輕着語后山詩句已名家
王和甫主簿卜地改葬雙親一夕夢到一處
風水佳甚及到鴈蕩羅漢寺後山究如夢中
所見及造壙衆石之中獨有一穴僅可容雙
棺孝感如此
侁香竭力奉雙親孝感於天得此墳衆石中藏一
抔土來山面對五峯雲氣藹遠近參差見龍虎低

昂左右分早見凌雲牡丹現他年朱紫定紛紛葬峯高峯前有凌雲岩時有牡丹花現也
喜梅雨既晴
屋角鳴禽弄好音樓頭夏木綠陰陰鑷空白髮愁
根在熟盡黃梅雨意深苦㯶有泥妨客坐稻田足
水慰農心老夫已作豐年想鼓腹思爲擊壤吟
李司直會客吳運幹有詩次韻
使君高會集群仙也使狂夫坐細氊白壁一雙酬
議論青春十載棹觥船客愁遇酒退三舍梅信與



春開一先已辦扁舟明日去幾時重得到花前
一相識無辜獲罪
一宿津亭睡不成愁來物物是離情月輪高掛山
河影江浪巧爲風雨聲志士尖塗爲鬼笑佳人泣
血送君行塞翁得馬非爲福公論如天久自明
送黃教授日巖之官章貢
久矣聞名不相識江湖還有見君時出入意表發
高論入我眼中多好詩欲對春風開笑口不堪世
事上愁眉憑誰寄語輿一作謝安石莫爲蒼生起太

逢時召崔丞相不出

家居復有江湖之興

寒儒家舍只尋常破紙窗邊折竹床接物罕逢人可（好作）語尋春多被雨相妨庭垂竹葉因思酒室有蘭花不炷香到底閉門非我事白鷗心性五湖傍

題亡室真像

求名求利兩茫茫千里[redacted]賦悼亡夢并詩成增悵恨鼓盆歌罷轉淒涼情鍾我輩那容忍乳臭諸兒最可傷拂拭丹青呼不醒世間誰有返魂香



題趙忠定公雪錦樓詩（斷句云早晚扁舟會稽下莫占黃岳問歸程人以爲後來趙君之讖云）

九鼎重安國勢牢功名易辦謗難迯手扶日月掃雲霧身向江湖直羽毛雪錦詩成先讖兆金縢書啓見勤勞紛紛論定知忠定不負朝廷兩字褒

陪厲寺丞賞芍藥

黃堂開宴領佳賓白鷺青原景一新寄興江山擅名勝折衝樽俎靜風塵酴醾壓架垂垂老芍藥翻階楚楚春從此廬陵作佳話平分風月兩詩人

次王應求韻

逐日輪蹄走四方來來去去爲何忙無人肯問山林樂舉世爭趨名利場以道自脩身是寶無求何用智爲囊愛梅栽竹平生語吐出清風六月凉

郡圃寒食

與民同樂一閑園佳節何曾禁得烟拍岸綠波浮舴艋翻空紅袖打鞦韆眼看花柳心如醉身在蓬瀛我亦仙明日徐翁墳上約欲求竹帚恐無緣

杜仲高相遇約李尉



胸中無地著塵埃有我唯堪把酒杯苦恨好山移不得生憎俗客去還來秋風吹老東籬菊春信摧開北嶺梅管領風光須我輩急吹短笛棹船回

題蕭宰十二詠堂三山兩水之亭

百載園林復故廬收功全在五車書一翁二季蘇家樣三水兩山歐曲居十二詠成傳不朽三千篇出又何如年來事事如人意敢請先生賦遂初

陪廣使君登岳陽樓

片帆飛過洞庭來百尺巍巍水面開疑泛靈槎上

河漢如從弱水到蓬萊釣天廣樂無聞矣袖劒仙
人安在哉物物盡隨波浪去君山一點獨崔嵬

贈洞霄道士

高枕清流卧白雲靈龜骨相鶴精神凡爲九鍊山
中客定是群仙數内人馴虎岩前攀逸翠[redacted]蚊亭
下濯征塵鍊師莫笑狂夫老乞我金丹養病身

閲世

一懶一愚兼一癡從教智士巧能爲垣途失脚溪
山險暗室萌心天地知江水長流無盡意夕陽雖
好不多時老夫閲遍人間事欲和寒山拾得詩
積錙多金生怨尤一温飽外更何求自甘韜道陶
元亮不愛羸餘馬少游何取纍纍兼若若終成莫
莫與休休花前適意三杯酒萬事忘機對白鷗

少算

吾生落落果何爲世事紛紛無了期少算人皆嘲
我拙多求我却笑人癡庭花密密疎疎蕋溪柳長
長短短枝萬事欲齊齊不得天機政在不齊時

南康六老堂

廬山脚下閙亭館柰此千峯百嶂何逸少大書池
上墨少陵狂作醉時歌碧荷秋老香猶在好月夜
深明更多五老揖君天上笑把杯相對酌金波

韓張亭昔韓諭宰陷武張御史宰遂山二公相會于此亭

此地曾棲雙鳳凰登高懷古北風涼忠規萬乘龍
顔槩謫過千山鳥道荒百里蒔吾天作合兩賢名
與日爭光幾人緘口貪官職身在朝廷志已忘

處世

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寛萬事盡從忙
裏錯一心須向静中安路當平處經行穩人有常
情耐久看直到一作道始終無悔吝旁生枝葉便多端

送别朱兼僉

恰喜相逢又語離愁於江上送君時請談未了風
吹斷白髮可憐天不知搏木自肥傷竹瘦海棠偷
放笑梅遲黃堂若問癡頑老新有登樓二十詩

題王制機新樓

綠雲圖上新輪奐彈壓江山氣勢豪手拍危欄總
星斗目窮滄海見波濤人間何處望不到天下有

樓無此高俯視河陽桃李巷清風吹斷市塵囂

呈姚顯叔奉親送死極孝

鴈去多年鉄寄音扁舟無復到山陰卧牛崗上經過少下馬陵前感慨深細讀文公千字誄足知孝子一生心無才爲作招寃些自有悲風享樹吟

題姚顯叔南嶼書院

朝夕置身書卷間紛華滿眼幾曾看山林不受塵埃涴屋宇無多氣象寛立脚怕隨流俗轉留心學到古人難漫山桃李爭春色輸與寒梅一點酸



寄朱仲是燕㑹

老陰日夜催吾老已作鷄皮鶴髮翁萬事棨成百年夢五行注定一生窮殘花但有凋零分枯木難沾造化功若見黃堂煩寄語何如停我雪樓中

寄項宜甫兼簡韓右司

匆匆不暇去相違草草吟成送別詩千里江山客行遠三秋風雨桂開遲安居但欲無公事舉枉終須有直時若見右司煩寄語世間公道要扶持

閱四家詩卷 翁際可 薛沂叔 孫季蕃 高九萬

閱盡四家詩卷子自然優劣在其中石龜野鶴心相合菊磵花翁道不同鴻鳳翱翔上霄漢亂蟬蕭瑟度秋風一箱論盡諸家體憶着當年鞏聽翁

謝吳秘丞作石屏集後序

說破當年舊石屏自慙無德又無能鄉來江海蹤狂客今作山林老病僧高卧一樓成宇宙吟看獨影當賓朋惡詩有誤公題品不是夔州杜少陵

有感

老子生來世法踈白頭思欲把犁鋤摩挲此腹空無物僥倖虛名愧有餘憔悴不堪漁父笑寒溫無益貴人書詩家幸有嚴華谷襟誼猶能眷眷予



湘中

一棹無情度碧湘行行不脫水雲鄉旗亭少飲村醪薄田舍新炊晚稻香蕭鼓遠來朝嶽去包籠爭出趁虛忙塗人有愧黃居士十載看經不下堂

九日櫧洲舟中

幾年重九客他州少泊櫧田古渡頭人向飲中言我樂誰知笑裏是吾愁黃華可忍拋三徑白髮猶

堪奈幾秋今日登高無處所一樽携上枕江樓

曾景建得罪道州聽讀

聞說烏臺欲勘詩此身幸不墮危機少陵酒後輕嚴武太白花前忤貴妃遷客芬芳窮也達故人評論是耶非飽參一勺濂溪水帶取光風霽月歸

朱行父留度歲

衡山之下湘江上風月留連去較遲四海弟兄多不遇一門父子兩相知梅邊竹外三盃酒歲尾年頭幾局棋羈旅宦游俱是客細論心事共題詩

梅花

瀟灑春葩縞壽陽百花惟有此花強月中分外精神出雪裏幾多風味長折向書窗疑是玉吟來齒頰亦生香年年茅舍江村畔勾引詩人費品量

金陵游覽用劉子明韻

英雄割據已焉哉逝水滔滔去不回里巷難尋王謝宅江山空對鳳凰臺登臨無伴詩爲侶興麼不知梅自開同是游人不同樂青樓歌舞待君來

呈趙園令

翠雲屏嶂碧瑶池萬象前陳屬指揮彷彿神仙居處好尋常賓客到來稀荷花香裏渾無暑碁子聲中却有機別院笙歌促君去野夫自步月明歸

吉州堆勝樓謝景周司理居其上

半天輪奐獨嵬峩遥望青原瞰碧螺納納乾坤森萬象重重洲渚繞魯波詩情雅與江山合酒興偏於故舊多靴笏縛君難放浪樽前狂客自高歌

吳子似提幹九高亭小景

前日作詩題大縣亭前小景亦堪題綠楊樹下茅三架白水田頭菜兩畦似酒新篘初泛浦如鼓黃犢試犂十分野趣關心事到此令人憶剡溪

泉州紫極宫壽星殿古檜諸葛機宜同賦

很說陳朝八檜碑何如此檜古而奇靈根據地高千尺黛色浮空閱四時入欲棟梁勞想像樹存陵谷有遷移壽星賜彼長生訣化作蒼龍守殿墀

都中次韻申季山

車馬喧臨十二門樂從閙處度朝昏詩書豈爲功名重軒冕何如道誼尊志士不能行所學明君亦

或謂忠言世間事事如人意未必商山有綺園

蘄州上官節推同到浮光

馬蹄相逐到浮光客裏相寬對舉觴夜暖試鋪新桃簟曉寒仍索舊衣裳櫻桃着雨便成腐柳絮隨風如許狂連歲經行淮上路憂時贏得鬢毛蒼

蘄州呈雪蓬姚使君

白旗走報山前事昨日官軍破綠林千里人烟皆按堵一春農事最關心不知郊外雨多少試探田間水淺深翠玉樓中無限好可無閑暇一登臨



撫州節推蕭學易衛守一新

擢取高科如拾芥愛君才調望君深莫誇書判君蓮幕要把文章入禁林華屋修成官滿去好詩改定客來吟西窗共對蕭蕭竹不負三杯話此心

汪見可教授約諸丈鳳山酌別

鳳凰洲上鳳凰山草草登臨見一斑不立樊墻天廣大肯栽花竹地寬閑白雲四面峯千疊綠柳前頭水一灣行色催人詩未就寄情庭院落花間

吉州李伯高會判送塩蠟子魚比海味之珎

者未免爲鱸魚動歸興

每思鄉味必流涎一物何能到我前怒奮兩鰲眸炯炯飽吞三印腹便便形模突出塩池底風味橫生海■邊合爲蓴鱸動歸興久拋東浦釣魚船

癸巳端午呈李伯高

客裏幾逢端午節看成雪鬢與霜髯救人柰得三年艾背世翻成六日蒲老境可憐歸未得羈懷長是病相兼猛思一醉酬風月笑撚菖花揭酒帘

李深道得蘇養直所爲深字韻一首不知題

何處景俾跋其後 唐人詩云欲向愁烟問故宮又恐愁烟推白鳥



都來五十有六字寫出山林無限奇當日所題何處景祇今但見後湖詩一言一語堪傳世某水某丘仍屬誰試向愁烟推白鳥無情白鳥又何知

與姪南隱等 賡和

夢回啼鳥聒幽檻古篆香烟結畫屏談麈一揮事少離騷總讀醉兒醒閑居便是人間樂克己何須座右銘但了耕桑門戶我生安分合寧馨

石屏久遊湖海祖妣遂題二句於壁云機畲

白苧和愁織門掩黃花帶恨吟後石屏歸祖
妣已亡矣續成一律
伊昔天邊望槀砧天邊魚鴈幾浮沉機番白苧和
愁織門掩黃花帶恨吟自古詩人皆浪跡誰知賢
婦有關心歸來却抱雙雛哭碑刻雖深恨更深



石屏詩集卷第六終

# 石屏詩集卷第七

## 絶句

臘梅二首

天寒好風日清香透窗紗誰知早脾底有此返魂
花
籬菊抱香死化入歲寒枝依然色尚黃雪中開更
奇

汀州道上

宇內何牢落客行雙鬢華千山萬山底老眼付梅
花



題周仁甫古香堂二首

一登君子堂滿目是秋光桂是月中桂花非今日
香
秋風動窗戶兼聞書傳香種花兼種德當有折桂
郎

寄興戲作

長願如人意一生無別離妾當年少日花似丰開
時

黄金無足色白璧有微瑕求人不求備妾願老君
家

贈萬杉老秀凝翁二首

識得慶雲和尚不癡自號癡翁此老端如五老高
出廬阜諸峯

讀儒書五千卷通禪門八萬條宴坐萬杉林下四
旁風雨蕭蕭



江村晚眺二首

數點歸鴉過別村隔灘漁笛遠相聞菰蒲斷岸潮
痕濕日落空江生白雲

江頭落日照平沙潮退漁舠閣岸斜白鳥一雙臨
水立見人驚起入蘆花

見山居可喜

一溪盤曲到堦除四面青山畫不如脩竹累門樵
夫路詩人居處野人居

初夏

紅紫光陰不久長一聲啼鴂靜年芳陰陰綠樹黃
鸝語特與人間作夏涼

桂

金谷園林知幾家競栽桃李作春華無人得似天
工巧明月中間種桂花

江陰浮遠堂

横岡下瞰大江流浮遠堂前萬里愁最苦無山遮
望眼淮南極目盡神州

淮村兵後

小桃無主自開花烟草茫茫帶曉鴉幾處敗垣圍
故井向來一一是人家



盱眙北望

北望茫茫渺渺間鳥飛不盡又飛還難禁滿目中
原淚莫上都梁第一山

訪友人家即事

爛茅遮屋竹為床口誦時文鬢已霜妻病無錢供
藥物自尋野草試單方

晚春

池塘渴雨蛙聲少庭院無人燕語長午枕不成春
草夢落花風靜煑茶香

揚州端午呈趙帥

榴花角黍鬪時新今日誰家不酒樽堪笑江湖阻風客却隨蒿艾上朱門

次韻郭子秀曉行

脫葉園林帶曉鴉馬蹄步步踏霜華山邊水際頻凝顧怕有寒梅昨夜花

山村

山崦誰家綠樹中短墻半露石榴紅蕭然門巷無人到三兩孫隨白髮翁



萬竹稍頭雲氣生西風吹雨又吹晴題詩未了下山去一路吟聲雜水聲

題吳熙仲雲萍錄

家在蓬萊海上居出身履歷一時無姓名盡上雲萍錄本是烟波一釣徒

湘中遇翁靈舒

天台山與鴈山鄰只隔中間一片雲一片雲邊不相識三千里外却逢君

客中秋晚

榴花纔放客辭家客裏因循見菊花獨坐西樓對風雨天寒猶自着輕紗

都中冬日

脫却貂裘付酒家患寒圖得醉京華一冬天氣如春暖昨日街頭賣杏花 寒作貪

湖上

湖上園圃三十里若非楊柳即樓臺城門未鎖黃昏月更往旗亭把一杯

冬至



時光流轉尋常事世故驚心感慨多一歲休拚在雲氣今朝雲氣果如何

釣臺

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

端午豐宅之提舉送酒

海榴花上雨蕭蕭自切菖蒲泛濁醪今日獨醒無用處為公痛飲讀離騷

同蘄州上官節推登光州增勝樓

增勝樓中共倚欄平原渺渺接青山夕陽明處人烟少胡馬曾來闖五關

次韻梅花

百花看遍莫如梅更向群芳缺際開寒吟怕行門外路為渠踏雪過山來

酴醾

東風滿架索春饒三月梁園雪未消賸馥何人烓蘭麝柔枝無力帶瓊瑤

次韻盧中之正字野興

芋園蔬畦接井湄茅簷四面槿籬圍門前盡日無人過牛渡橫塘野鴨飛



題黃州謝深道國正山庵

就荒山竹重抽筍新種池荷晚著花意象全然似村落又添茅屋兩三家

題鄭子壽野趣

菜花園圃槿花籬麥滿前坡水滿池野老橫竿攔鴨過牧兒携笛倚牛吹

山中見梅

路破溪邊一徑苔好山好竹少人來有梅花處惜無酒三嗅清香當一杯

湘西寺觀瀾軒

東岸樓臺西岸山瀟湘一片在中間紅塵不到滄波上僧與白雲相共閑

道鄉臺

萬里南遷直諫臣世間無地可容身夜衡風雨過湘水賴有青山作主人

定王臺



長沙米換長安土築此崔嵬寄遠觀客子登臺千載後倚欄亦欲望長安

陶侃栢

四絕堂前枯栢樹晉人栽植宋人吟無枝無葉無吟處聊寓一時懷古心

東池 黃叔倫隱居之地

來尋吾祖隱居處嫋嫋春風吹酒旗手把梅花寄愁絕東池只是舊東池

寧鄉道上遇張伯聲

山禽調舌待春晴江雨收聲聞曉晴偶過故人同
杖屨梅花樹下一詩成

初夏游張園

乳鴨池塘水淺深熟梅天氣半陰晴東園載酒西
園醉摘盡枇杷一樹金

邵諸解攬

日日言歸不得歸今朝真箇是歸期西樓烟水南
樓月別後何人更有詩

別許季如

久不相逢喜合簪相從未久又分襟扁舟自逐便
風去却恨無情江水深

船過桐江懷郭聖輿

只言君在桐江住及到桐江不見君日暮空山獨
惆悵不知又隔幾重雲

買歸舟萬子請占牌戲成口號

詐稱官職不如休白板無題又可羞只寫江湖散
人號不然書作醉鄉侯

書事



打鼓行船未有期恰如江上阻風時詩中一段閑
公事幸不妨人喫荔枝

綠陰亭自唐時有之到今五百年盧肇二三
公題詩之後吟聲寂寂久矣亭前古木不存
綠陰之名殆成虛設今詩人李賈友山作尉于此
實居此亭公事之暇與江山風景應接境因
人勝見於吟筆多矣友人石屏戴復古訪之
相與周旋于亭上題四絶句以記曾來

五百年前作此亭亭前古木綠陰清而今古木無
存者賴有新亭繫舊名

慘慘秋風吹客襟唐人遺跡宋人吟浮雲世事多
遷變不獨此亭無綠陰

遠山横碧一溪清白鳥飛邊落照明吏散庭堦一
無事綠陰亭上又詩成（遠一作千）

政是國家多事秋渝川縣尉亦風流吟詩不廢公
家事坐使孟郊輸一籌

次韻谷口鄭東子見寄

閉門覓句飯牛翁囊有新詩不怕窮十里梅花生

眼底九峯山色滿胸中

不管家居四壁空琢成佳句有神工謫仙會有金鑾召莫道詩人命不通

相看俱作白頭翁出處規模自不同我走江湖作狂夢君能面壁課成功

一生飄泊客途中扶技從人類百工白首歸來入詩社猶思渭北與江東

吾鄉自昔詩人少委羽先生後有翁坐客無鍾君莫笑雲臺有集雖家風 鄭谷有雲臺集



自笑詩人多好酒君能不飲任樽空勸君莫倚醒醒眼却笑傍人醉面紅

寄後村劉潛夫

朝廷不召李功甫論先不着劉潛夫天下文章無用處奎星夜夜照江湖

擁節持麾澤在民仰看臺閣笑無人劉黃一筞傳千古何假君王賜出身

客游仙里見君時擁絮庵中共說詩別後故人知我否年幾八十病支離

中秋李漕氷壺燕集

把酒氷壺接勝游今年喜不負中秋故人心似中秋月肯爲狂夫照白頭

登樓絕句和者甚多又從而用韻擇其可錄者錄之

勞生百計不如閒合把人間比夢間天與老夫供享用一樓風月兩屏山 有前屏後屏

心地清凉日日秋怕沾塵土莫低頭置身不在衆人下處處皆成百尺樓



小樓題了又還題一段風流在水西白鳥飛來知鄉背青山元自有高低

富貴於人造物慳出門又覺世途艱樓頭適意三杯酒禾未清風雨後山

寄上趙南仲樞密

貴爲公相不如歸一夕飄然去不知樂在五湖風月底扁舟載酒對西施

能爲明哲保身謀富貴功名總罷休早向急流中勇退歸來閒伴赤松游

初夏

等閑過了一年春雨後風光夏景新試把櫻桃薦杯酒欲將芍藥贈何人

覔芍藥代簡宣耆

照映亭池芍藥春紅紅白白鬪精神與其雨打風吹去爭似慇懃折贈人

趙蕭江與東嘉詩杜諸君游一日携吟卷見過一語謝其來

白首無聊老病軀一心唯覔死頭顱時人誤作梅



花看今日枝頭雪也無

得早梅一枝携訪酒家

旗亭沽酒少裴回左手梅花右手杯眼見枝頭開數盞春風自我掌中來

中子山翠微閣

雙峯直上與天齊僧共白雲棲一庵今古詩人吟不盡好山無數在江南

贈饒叔虎談易論命多奇中

中年多病早衰翁詩不能工枉受窮郊島五行君

識否要知我命與渠同

招山乃詩人劉叔擬故居朱清之得其地清之赴南宮中道而返就招山卜築不久亦去世

半路袖田攀桂手一生才遂買山心要知此老風流處來向劉郎吟處吟

有錢可買滄浪景無術能還夢幻身一段江山寄愁絶百年不見兩詩人

湖南漕李華夫被召乃丐歸



浪說歸朝歸豫章新居萬柳百花傍何如表奏明光殿乞取東湖作醉鄉

軒冕雖逺兩鬢華官居雖好不如家一心懷上朝天馬要趂春風歸種花

清明感傷

客中今日最傷心憶着家山松樹林白石岡頭聞杜宇對他人墓亦沾巾

次韻李伯高

逢暮高吟氷雪篇天才秀發思華年千金買得驪

人句落在鷄林渡海船

獄市勝業寺悅亭

尋幽攬勝老猶勤但覺吟身瘦幾分淨洗一生塵
上眼細看七十二風雲

訪舊

欲尋西舍問東隣兩巷都非舊住人唯有參差石
池在依然春水碧粼粼

代簡答夏肯父

六七十里不爲遠百書不如一會面之子相期十



日間要與梅花併相見

寄劉潛夫 時在建康作判幹唐人詩芳聲香名滿數車

入手文章用有餘數車聲譽滿江湖今年好獻南
郊賦幕府文章有暇無

周子益年八十赴殿 所居牓曰漁村

七尺漁竿八十翁釣絲輕裊荻花風功名未遂英
雄老入道磻溪即箇中
拋却漁村老釣竿手遮西日上長安青衫着了尋
歸路莫過羊裘七里灘

觀捕黃雀

技綿爭啄晚禾秋決起森然網罥喉一飽等閑輸
性命知機萬不及沙鷗

九日

醉來風帽半欹斜幾度他鄉對菊花最苦酒徒星
散後見人兒女倍思家

雪中觀梅鄭子壽畏寒不到

孤負溪橋雪與梅怕寒不肯出門來欲邀鄭老同
清賞爭得梅花六月開



鄭子壽野趣燒燭醉梅花

古瓶斜插數枝春此即君家勸酒人移取堂前雙
蠟燭花邊照出玉精神

東湖看花呈宋原父

圍圍堤路行無極一株一步楊柳碧佳人反覆看
荷花自恨鬓邊簪不得

贛州上清道院呈趙雪蓬

短墻不礙遠山青無事燒香讀道經時把一杯非
好飲客懷宜醉不宜醒

無題

憶聞春燕語雕梁又聽秋鴻叫斷腸一縷沉烟飛不過兩樓相對立斜陽

到西昌呈宋愿父伯仲黃子魯諸丈

一秋無便寄平安新鴈聲聲報早寒昨夜撿衣開故篋去年家信把來看

入閩道中

扁舟幾度到南昌東望家山道路長醉裏不知身是客故人多處亦吾鄉

山中寂寞去程賒莫惜頻頻到酒家行李蕭然還不倍擔頭顛倒插梅花

嚴儀卿約李友山高與權酌別

江天慘澹日淒涼木未經霜葉未黃今日樓頭一杯酒明朝行客在誰鄉

李敷文酌別席上口占

客子明朝早問程樽前今夜苦為情使君亦恐傷離別不使佳人唱渭城苦一作若

李友山索詩卷汀州急遞到昭武

清時無事更年豐兩地風光詩詠中可是山前無警報旗鈴千里遞詩筒

題牛圖

牡丹花下連宵醉今日閑看黑牡丹得此躬耕東海曲一貧無慮百憂寬

既別諸故舊獨黃希聲往曲江稟議未回不及語離

別盡諸君不見君客愁多似海南雲一聲何處離群鴈那向江村靜處聞

老年懷抱晚秋天欲去思君重黯然聞道歸來有消息江頭錯認幾人船

林伯仁話別二絶

別酒三杯醉不知梅花嶺外故人稀片心暗逐白雲去日日向君行處飛

茉莉花邊把酒卮枇杷樹下共談詩醉來一枕西窓下酒醒方知有別離

題陳景明梅廬

手栽梅核待成林慈母當年屬望深梅未成林人

已往空酸孝子一生心

思親如海渺無涯觀物驚心感歲華誰見詩人心
苦處年年揮淚看梅花

題蔡中卿青在堂二首

瀟瀟洒洒屋三間日日開門見好山但使青青長
在眼一毫塵俗莫相干

幾入富貴不能閑夜運牙籌日跨鞍役役一生忙
裏過不知屋上有青山

劉子及贈瑞桂



秋光點點明人眼不比尋常巖桂花天與劉郎作
嘉瑞枝枝金粟間丹砂

寄玉溪林逢吉六首 癸卯春

經年不見玉溪翁百里江山萬里同無計相從話
心曲時揮一紙寄西風

問君那向城中住賴有清風濯市塵門外數根楊
柳樹細看別作一家春

心腹相知會面稀一春未有盍簪期西窗風雨愁
眠夜夢到君家賦小詩

陋巷深深屋數椽以文爲業硯爲田一觴一飯常
留客知是君家內子賢

老夫時作白頭吟爨下焦桐孰賞音敢望荆溪作
詩跋自慚樊帚享千金

王建不能儔賈島吟邊懷抱向誰開扶病欲迎新
太守不知千騎幾時來

重陽

茱萸年紫菊花黃時節催人日夜忙便使老夫年
滿百無過二十二重陽



題梅嶺雲封四絶

東海邊來南海邊長亭三百路三千飄零到此成
何事結得梅花一笑緣

誰南得道嶺南行嶺上回頭作麼生傳得祖師心
印了鉢盂何必與人爭

鑿破青山兩壁開石頭路上踏成埃梅花自與白
雲笑幾見夷齊出嶺來

南遷過嶺面無慚前有東坡後澹菴兒輩欲知當
日事青山解語水能談

戲題詩藁

泠澹篇章遇賞難杜陵清瘦孟郊寒黃金作紙珠排字未必時人不喜看

昭武太守王子文日與李賈嚴羽共觀前輩一兩家詩及晚唐詩因有論詩十絶子文見之謂無甚高論亦可作詩家小學須知

文章隨世作低昂變盡風騷到晚唐舉世吟哦推李杜時人不識有陳黃

古今胸次浩江河才比諸公十倍過時把文章供戲謔不知此體誤人多



曾向吟邊問古人詩家氣象貴雄渾雕鎪太過傷於巧朴拙惟宜怕近村

意匠如神變化生筆端有力任從横須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脚後行

陶寫性情爲我事留連光景等兒嬉錦囊言語雖奇絶不是人間有用詩

飄零憂國杜陵老感寓傷時陳子昂近日不聞秋鶴唳亂蟬無數噪斜陽

欲參詩律似參禪妙趣不由文字傳箇裏稍關心有悟發爲言句自超然

詩本無形在窈冥網羅天地運吟情有時忽得驚人句費盡心機做不成

作詩不與作文比以韻成章怕韻虗押得韻來如砥柱動移不得見工夫

草就篇章只等閑作詩容易改詩難玉經雕琢方成器句要豐腴字要安



石屏詩集卷第七終

石屛詩集卷第八

詞

錦帳春 淮東陳提舉清明奉母夫人游徐仙翁廟

處處逢花家家插柳政寒食清明時候奉板輿行樂使星隨後人間稀有 出郭尋仙繡衣春晝馬上列兩行紅袖對韶華一笑勸國夫酒百千長壽

醉落魄 九日吳勝之運使黃鶴山登高

龍山行樂何如今日登黃鶴風光政要人酬酢欲賦歸來莫是淵明錯 江山登覽長如昨飛鴻影裏秋光薄秪有黃花覺牢裹烏紗一任西風作

柳梢青 岳陽樓

袖劒飛吟洞庭青草秋水深深萬頃波光岳陽樓上一快披襟 不須携酒登臨問有酒何人共斟變盡人間君山一點自古如今

行香子 永州爲魏深甫壽

萬石崔嵬二水漣漪此江山天下之奇太平氣象百姓熙熙有文章公經綸手把州麾 滿斟壽酒笑撚梅枝管年年長見花時佳人休唱淺近歌詞

讀浯溪頌愚谷記澹岩詩

木蘭花慢

[redacted]鶯啼啼不盡任燕語語難通這一點閑愁十年不斷惱亂春風重來故人不見但依然楊柳小樓東記得同粉壁而今壁破無蹤 蘭皐新漲綠溶溶流恨落花紅念著破春衫當時送別燈下裁縫相思謾然自苦筭雲烟過眼總成空落日楚天無際凭欄目送飛鴻

鷓鴣天 題趙次山魚樂堂

圉圉洋洋各自由或行或舞或沉浮觀魚未必知魚樂政恐清波照白頭 休結網莫垂鈎機心一露使魚愁終知不是池中物掉尾江湖汗漫游

浣溪沙

病起無聊倚繡床玉容清瘦懶梳粧水沉烟冷橘花香 說箇話兒方有味喫些酒子又何妨一聲啼鴂斷人腸

臨江仙 代作

誤入風塵門戶駈來花月樓臺樽前幾度得徘徊

可憐容易別不見牡丹開　莫恨銀瓶酒盡但將
萸淚添杯江頭恰恨北風回再三相祝去千萬寄
書來

祝英臺　送別李澤之諸丈

泛杭州臨壓水幾日共游戲歌笑開懷酒醒又還
醉柰何一旦分携連宵風雨剪不斷客愁千里
水雲際遥望一片飛鴻苦是失群地滿眼春風管
甚閑桃李此行歸者家山相逢難又但一味相思
而巳

鵲橋仙　周子俊過南昌問訊宋吉甫黃存之兄弟

西山岩壑東湖亭館盡是經行舊路別時相見有
荷花還又見梅花歲暮　宋家兄弟黃家兄弟一
一煩君傳語相忘不寄一行書元自有不相忘處

又

新荷池沼綠槐庭院簷前雨聲初斷喧喧兩部亂
蛙鳴怎得似啼鶯睍睆　風光流轉客游汗漫莫
問鬢絲長短醒時杯酒醉時歌筭省得閑愁一半

大江西上曲　寄李實夫提刑時郊後兩相皆乞歸

大江西上獨孤臺八境人間圖畫地湧千峯撞翠
浪兩派玉虹如瀉彈壓江山品題風月四海今王
謝風流人物如公一世雄也　一片憂國丹心彈
絲吹笛未必能陶寫西北風塵方頭洞宰相開歸
綠野月斧爭鳴風斤運巧不用修亭榭紫樞黃閣
要公整頓天下

減字木蘭花　寄欽州劉叔治史君

羊城舊路檀板一聲驚客去不擬重來白髮飄飄
上越臺　故人居處曲巷深深通竹所問訊桃花
欲訪劉郎不在家

又　寄五羊鍾子洪

天台狂客醉裏不知秋髮白應接風光憶在江亭
醉鐵場　吳姬勸酒唱得廉頗能飯否西雨東晴
人道無情又有情

又

阻風中酒流落江湖成白首歷盡艱關贏得虛名
滿世間　浩然歸去憶著石屏茅屋趣想見山村

樹有交柯犢有孫

清平樂 與国呈司直

今朝欲去忽有留人處說與江頭楊柳樹繫我扁舟且住　十分酒興詩腸難禁吟落秋光借取春風一笑狂夫到酒猶狂

又 贈人

醉狂痴作誤信青樓約酒醒梅花吹畫角翻得一場寂寞　相如謾賦凌雲琴臺不遇文君江上琵琶舊曲只堪分付商人

醉太平

長亭短亭春風酒醒無端惹起離情有黃鸝數聲芙蓉鎮茜江上畫屏夢中昨夜分明悔先行一程

望江南 壺山宋謙父寄新刊雅詞內有壺山好三十闋自說平生僕謂猶有說未盡處為續四曲

壺山好博古又通今結屋三間藏萬卷揮毫一字直千金四海有知音　門外路咫尺是湖陰萬柳堤邊行處樂百花洲上醉時吟不負一生心

壺山好胆氣不妨麄手畫空拳成活計眼穿故紙下工夫處世未全疎　生涯事近日果何如背錦奚奴能撿點畫眉老婦出交租且喜有贏餘

壺山好文字滿胸中詩律變成長慶體歌詞繂有稼軒風最會說窮通　中年後雖老未成翁兒大相傳書種在客來不放酒樽空相對醉顏紅

壺山好也解憶狂夫轉手便成千里別經年不寄一行書渾似不相疎　催歸曲一唱一愁予有鉄賣來酤酒與無錢歸去買山居一向作狂徒 壺山有催歸曲詞僕甚妙

僕既為宋壺山說其自說未盡處壺山送有答語僕自嘲三解

石屏老家住海東雲本是尋常田舍子如何呼喚作詩人無益費精神　千首富不救一生貧賈島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語不妨村誰解學西崑

石屏老長憶少年遊自謂虎頭須食肉誰知猿臂不封侯身世一虛舟　平生說事者也堪羞四海九州雙脚底千愁萬恨兩眉頭白髮早歸休

石屏老惋不住山林㑹定一生知有命老來萬事付無心巧語不如瘖　貧亦樂莫負好光陰但願有頭生白髮何愁無地覔黃金遇酒且須斟



石屏詩集卷第八終

石屏詩集卷第九

附錄

戴東埜詩 東埜諱昺字景明宋嘉定己卯唐寨登第授贑州法曹參軍有東埜農歌集行世

莫悲秋

傷春非貞女悲秋非烈士時運自循環我心如止水剝固復之機榮乃悴之始未識天地妙胡為浪悲喜鷃逢或數仞鵬海或萬里大小何必齊蒙莊未窮理



次黃叔粲茶隱倡酬之什

美人隱於茶性與茶不異苦澁知餘甘淡薄見真嗜肯隨世俱昏寧墮衆所棄鐵兩濟山腴迅雷起龍驤草野未敢花春芽早呈瑞鬬水須占一焙火不落二趣深同誰參雋永時自試葱姜勿容澗瓜蘆定非類標名寓玄思微吟寫清致成我君子交從彼俗客恚嚼芳甜泉石包貢免郵置遼邈玉川翁千載共風味

雜言

眾芳以春榮萬葉以秋肅造物持其權兒戲恣翻覆亭亭山上松蕭蕭澗邊竹超然榮肅中正色閱寒燠

提壺勸我飲布谷催我耕我酒餅已罄我田草正生荷鋤理荒穢及時新雨晴秋來刈吾秫庶得兩遂情

逸翮凌丹霄潛鱗縱深壑天分安所適翔泳同一樂短吟五七字薄酒三四酌浩氣與春風相從滿寥廓



侍屏翁遊屏山分得水字

携琴入空山脩竹翠相倚一曲千古心泠泠寄流水拂雲卧白石寘捜契玄理有時采薪人歌聲隔林起

秋日過屏山庵

凄切抱葉蟬間關棲樹禽入山本避喧復愛聆此音微颸動夕爽薄雲散秋陰衆籟閴以静片月生東林

山泉清且甘潄之泠侵骨拂苔坐石上松風更蕭瑟悠悠行空雲何心自出沒六鑿忽玲瓏吾計良未失

夏肯甫曉山亭

開檻納晨光隱几挹寒翠以我胸中真會彼景外意執因夜息存孰使晝梏累念慮方清明體認責切至岌岌成九仞進進基一簣勗哉亭中人涵養玉其粹卷書意何如穎田坐忘地

春日偕兄弟侍屏翁遊晋原分得外字因集句而成



春雨晴亦佳(杜甫)適與賞心會(高適)初日照高林(常建)幽泥化輕塵(韓愈)步屧隨春風(杜甫)始覺天宇大(劉禹錫)牽懷到空山(韓愈)逍遥白雲外(孟浩然)青松夾路生(陶潛)童童狀車蓋(杜甫)清川帶華薄(劉[illegible])陰壑生虛籟(杜甫)性達形迹忘(韋應物)傲然脱冠帶(駱)薄暮方來歸(范夢龍)月光提淺瀨(柳宗元)

唐李涉有山中五無可奈何詩戲用其體作

秋日四章

無奈秋風何怒號震林木着我井上桐一夜失寒

綠莫作摧落悲妙理在觀復
無奈秋月何錬魄金氣精炯炯一輪滿天地氷壺
清照我方寸景表裏同光明
無奈秋山何萬疊淺深碧起來樓上看朝爽浮几
席稜稜政自高更養靜壽德
無奈秋水何悠悠盪輕槳上下天一碧顛倒涵萬
象恩從雙白鷗生涯寄浩蕩

孤桐行

孤桐結根倚崖石俯瞰清溪照虛碧枝葉扶疎未



夏寒上有翔鸞舊棲迹風霜冉冉歲月深老柯半
朽蒼皮鈍其中素抱金玉聲以瘖技入人不識人
不識多苦心樵夫斤斧莫相尋寧教枯死倒澗壑
不從爨下求知音

逐瘧鬼

咄哉瘧鬼何冥愚沉魄猶滯江流居孰一云冑出高
陽氏而乃不肖如此歟為妖常闖秋令動作威又
竊吏官餘令年恣睢逞暴害十户九室聞嗟吁人
生一歲一寒暑自有大瘧纏其軀翻手為凉覆手

曖笑爾禍福繞須臾癡兒騃女或彼怖那能嚇我
烈丈夫彼不記少陵詩句有神語子璋髑髏血模
糊昌黎譴逐更多術灌毒灶艾揮靈符今來古往
共憎疾奈何長惡終不渝胡不學飯人細織氷綃
製雲裾胡不從湘君緩移桂櫂搴芙蕖乃甘畀諜
賈衆怒厭穰唾罵無時無爾來經旬厭吾室再三
謝遣猶踟蹰吾詩吾酒既不廢彼窮彼技將何如
大江秋色正瀟洒明月皎皎風疎疎便須悟悔遠
歸去嘯儔呼侶相嬉娛夜闌吟徹欲就睡燈花照



眼圓如珠夢回病思悉然散颯颯風籟生庭梧

書初考

待考雖多幸無功秖自嬉但求官速滿不道老同隊
畀拙翔蓬鶴艱辛上竹魚黃花寒更好三嗅憶陶潛

辛亥九日被檄視澇遂爽同官飲菊之約夜
宿荒驛風雨達曙

孤負重陽菊愁懷不肯寬郵亭一夜雨客枕五更寒
腳健從渠老心低到處安獨行誰可語時把古詩看

納凉即事

炎蒸欣傍晚掃地坐寬凉入竹風逾冷生荷水亦香蟻行緣食几螢照落書床聽得農人語今年稻穗長

侍屛翁領客遊雪山分得生字

雪峯峯頂寺來此定詩盟山瀑分雲影松風亂雨聲眼明春樹綠心惺曉鍾清未好言歸去塵中事又生

偕兄侍屛翁探梅屛山分得空字

路破登山屐來尋傍水叢眼明千樹底春在數花中格瘦詩難寫香寒酒易空狂歌歸東塢驚怪走兒童



豈潛第平遠圖

卜築占寬閒脩篁老樹間入窓開宇宙一室貯雲山野曠行人少天遥去鳥還悠然會心處妙語撤玄關

謝趙山臺見訪

寂寞海東頭殷勤貴客舟如何經歲約秖作數宵留清玩分行篋高吟壓小樓更須謀再會同醉菊花秋

臈前見蘭花

蘭叢纔一幹獨向臈前開托蔭偏宜竹先春不讓梅韻從幽處見香自靜中來便欲紉芳佩靈均喚不回

安居

安居元自好春晝更遲遲雪涌煎茶鼎雲生洛硯池栽荷填廢沼移竹補疎籬猶有閑光景歆眠續舊詩



次韻屛翁詠梅

芳信基花事東君思亦奇橫枝踈蓓蕾半樹老丰姿心共寒霜苦香惟夜月知最憐清夢覺踈影竹窓時

次韻屛翁觀梅

曉寒籬落外一見一番新奐覺群芳參先鍾萬古春冷香宜醉寢真色任煙隣更喜連朝雪飛花爲辟塵

項宜父涉趣園

四面山迴合中間百畝畦入門惟見竹遶屋半栽梅果熟霜前樹魚肥雨後溪秋來饒景物斟酌貰詩材

小酌會芳分得陰字

暇日頻相顧清風舊竹林功名春後夢吟咏老來心世事隨流水年芳付綠陰悠然千古意閑理斷紋琴

王峯登眺得初字

玉峯奇絶處短策步崎嶇海近潮聲壯山空樹影疎吟情危眺外歛興薄寒初數點新來鴈高飛不羨渠



小樓扁山海國鄭安道酒邊有詩因次韻

等閑成小集危眺豁幽情四面盡圖出一綠天地清曉雲山晚霧夜月海空明自有茲樓景輸君第一評

次韻昇翁新秋

檢點新秋事天公賜已豐秋床梧葉雨曉秋竹林風閱世心先老傷時酒易中誰將和戰議細與問元戎

己亥十月晦大雷雨

升令頻年見憂時百慮灰入冬常苦雨昨夜又轟雷土爛麥難種蟲傷菜失栽兒童不解事喜報海棠開

次韻昇翁冬日

曉起衝寒出霜明日未晞麥豊來歲本梅漏早春機水涸魚深隱窗成蜂倦飛靜中參物理一一見精微



自武林還家道由剡中

一笻雙不借役役又東還野渡淺深水夕陽高下山光陰虛我老造物靳人間高蹈思吾祖鳴琴獨閉關

次韻昇翁新元聚拜

發端來聚拜和氣洽昌辰蕃衍如今日栽培豈一人詩書延澤潤忠厚續長春相祝無多語年新德又新

次韻君王弟春事

海棠紅未了又近牡丹時送日多忙事醻春欠好
詩䑛風催麥早晴晷轉苍遲不盡清遊興重為上
巳期

次韻晚春二首

一襟塵欲滿刮眼得新詩風絮遺春恨烟花隔歲
期筍抽重半餘櫻熟鳥先窺光景渾如此心閑即
好時

田園深有趣已分隱棲爲老去情多感春來夢少
靈游絲捲晴日飛絮入空庭預識今年好啼鵑枕
上聽



春晚即事

春好農務急野岸水痕高蒲渚鳴姑惡桑林轉百
勞整欄扶芍藥搴網護櫻桃不改窮居樂何妨見
二毛

次韻彝翁初夏會芳小集

一觴還一詠竟日醉難成坐石驚雲濕臨池愛水
平寄林宜午蔭啼鳥尚春聲更有櫻桃約明朝且
須晴

夏初郊行

晴雨天難測寒暄氣未齊連村多綠樹終日轉黃
鸝田水衝畦斷山雲着地低偶隨農叟語不覺過
橋西

僻居

地僻塵囂遠身閑趣味深清池涵竹色老樹蔓藤
陰引鶴隨閑步招僧伴醉吟有時燃古鼎隱几自
觀心

亦龍弟覆篔累石作亭其陰彝翁名曰野亭



索詩謾賦二首

幽棲得真趣隙地巧經營花竹有和氣林園無俗
情苔經休樹影抱甕俯池清我亦甘肥遯相從樂
此生

高標抗塵外林杪着三間綠遶村邊樹青浮海上
山目窮天變化心靜地寬閑鷗鳥知人樂忘機亦
往還

秋晚

西風澄曉氣凝覩愜幽情草潤蛩聲滑松凉鶴夢

清吟懷依水靜病思得秋輕忽憶登高近𢘆蘺看
菊英
孱翁領諸孫小集亦龍弟野亭君玉即席有
詩次韻
結屋新亭好登臨雅興長心融八窓白塵隔九衢
黄泛菊金英碎香輕玉顆香更期梅着蕋來賞小
春光
鄭安道終歲相聚臨别以詩見貽次韻爲謝
解把詩言别那無計可留梅花兩心事寒鴈五更

愁我亦高懸榻君須獨卧樓後回相憶處莫逕雪
中舟
夏曼卿作新樓扁曰瀟湘片景來求拙畫且
索詩
有此一樓足悠然萬慮忘拓開風月地壓斷水雲
鄉四野留春色千峯明夕陽眼前無限景何處毄
瀟湘
金陵懷古
尚聞深巷語烏衣無後高臺彩鳳儀棟宇半歆元
帝廟香煙爭奉謝公祠六朝興廢千年夢獨客登
臨萬感悲莫上鍾山望淮北西風禾黍更離離
幽棲
幽棲頻喜隔囂諠無客柴門盡日關汲水澆花私
雨露臨池疊石幻溪山四時有景常能好一世無
人放得閒清坐小亭觀衆妙數聲黄鳥緑陰間
此生
此生畢竟已蹉跎有酒何妨醉且歌人世盡緣愁
得老春花偏被雨相魔草欺蘭瘦能香否杏笑梅

殘柰俗何試上東樓看春景海山無數列青螺
自况
多貲徒作守錢奴伏臘無憂便有餘世路本夷休
自險人情太審反成踈非圖報施方爲善豈爲功
名始讀書門外良田堪種秫自牽黄犢試犂鉏
書房
書房清曉焚香坐轉覺幽棲趣味真惟石一根雲
態度早梅半樹雪精神池魚自樂誰知我林鳥相
忘不避人得喪由來天自定莫將閒處惱閒身

移古梅植于貯清之側已有生意喜而賦之

剥盡皮毛真實在幾年孤立小溪潯人來人去誰青眼花落花開自苦心不是野夫同臭味難教君子出山林巡簷日日窺生意一朶先春直萬金

再得古梅小而益倚首蒙屏翁品題因次韻

愛渠怪怪復奇奇冒雪遙憑健步移竹外池邊栽恰好山巔水際夢多時百年死質餘生意一片孤槎帶好枝寄語花神勤守護品題莫負老僊詩

初遊方巖山

圖志舊嘗看紀載杖藜今得徧經行漁翁化石幾年釣仙客有田何世耕千尺枯崖蜿龍骨一簾飛瀑撼雷聲相傳逸少曾來此惜不鐫巖記姓名



觀敗碁者戲作

看人出着笑人低及至當枰却自迷角子僅全輸了腹東邊纔活喪於西欲裝刼去多難補待算征來恰又提天下未應無妙手勸君莫愛墨猪覘

牡丹

萬巧千奇費剪裁瓊瑤錦綉簇成堆世間妖女輪回魄天上仙姬降謫胎笑臉倚風嬌欲語醉顏酣日困難擡東君若使先春放羞殺群花不敢開

喜有秋

去年已作塡溝計誰料今年見有秋天意未除元自定人生伏臘詎多憂滿盆渐玉休論價成斛量金不計籌最是野夫權喜處春風百甕連床頭

次君玉弟聞新鴈

霜風颯颯荻花洲避北趨南巧自謀倦翮飛殘千里月寒聲催老一天秋乍教騷客驚詩夢莫爲征夫寄別愁沒度塞垣應未久新來烟嫚已沉不



次韻東渠兄觀梅

詩根非梅不可逃三葩五萼便堪嘉瘦如飯顆逢工部老似礌溪卧子牙水影月香參衆妙弟酬兄倡自成家快蕩新醖同墻賞莫待枝頭爛熳花

閑居幽事

閑居幽事屬田園何必山林始避喧足水早禾分毋子多年脩竹見翁孫欣然勝敗無心奕兀爾醉醒隨意樽昨夜一番雷雨過綠波微漲曲池痕

甘窮

自甘窮處更何疑坎止流行信所之不學呂黎驅五鬼肯隨子厚嶌三尸堂堂白髮欺人出耿耿青燈獨已知細嚼黃花香滿齒清風千古一東籬

送彭希聖姊夫赴三山民曹

攬笏綠衫初作吏要須立脚自應勤問閻閻疾苦宜加意厥屠奇癥莫與聞少喫荔枝防毒疾多栽茉莉挹清芬公餘覧徧佳山水倘有詩篇寄海雲

己亥九日弁翁約諸孫登高西㟃阻風舟行不前遂會於吾家山海圖之上酒邊翁有詩留題因次韻



良辰樂事兩相闘喜我樓臺便往還不用移舟過西㟃只消把酒對南山風於破帽如先約菊為新篘欲笑頻留作千年佳話處詩翁醉墨照楣間

秋日獨倚東樓

重陽過了秋逾爽自豁樓窓眺晚西野外倒涵天影動海雲平壓鴈行低興來頻放深杯飲吟到須還大字題近喜書房添一寶陶泓買得古端溪

次韻弁翁壬寅九日再題小樓

佳節相過共舉觴為黃菊醉亦何妨須知我輩襟懷事不是時人酒肉狂落鴈影邊寒水碧歸鴉啼處夕陽黃詩翁樽俎風流在老氣橫吞年少場

初冬梅花偷放頗多

清樽繞了黃花債又被梅花惱殺人碎爇南枝無數雪探支東帝幾分春精神全向踈中足標格端於瘦處真徹夜苦吟無好語夢隨雙月步溪湑

石弁後集鋟梓敬呈弁翁



新刊後藁又千首近日江湖誰有之妙似豫章前集語老於夔府後來詩梅深歲月枝逾古菊飽風霜色轉奇要洗晚唐還大雅頑揚宗旨破群癡

四月即景

茶歌繞了又田歌節物真成一鳥過蒼竹招風涼意足碧梧留雨夜聲多瓜緣茅屋抽長蔓藕過疏哇出矮荷最喜白鷗相狎久對人自在浴清波

次韻鄭安道懷君玉弟游東嘉

好山好水東嘉郡兩月清游樂可知遠想池塘頻

夢汝還當風雨對眠誰別時莿蒞方宜酒幾日梅
花已索詩鴈影參差霜正冷寄言歸計莫遲遲

贈日者張異手 張兩手合七指因以為號

漫浪江湖等泛萍破囊惟有百中經一吭辯處長
三寸兩手生來應七星笑汝道途多坎壈說人禍
福太分明我今已決爲農計不解從君較五行

代簡寄謝友人

經年未復寄來書索我形骸莫太疎鮑叔相知應
似舊嵇康習懶苦難除白頭閱世梅花老青眼看
人柳色舒春月正圓春水消何須雪夜扣吾廬



春事

春事關心常早起愛看景物試凭欄戲魚池面微
添綠啼鳥枝頭尚帶寒斬棘重樊新揷柳對泉頻
灌自栽蘭年來贖有園林興每恨廬邉地不寛

如京至西興阻風雨

月將圓夜出鄉關纔到西興月又殘光去問名先
已懶近來行路覺尤難雲烟漠漠吳山暗風雨瀟
瀟淅水寒識破人生真逆旅此身何處不堪安

賞茶

白汲香泉帶落花漫燒石鼎試新茶綠陰天氣閑
庭院卧聽黃蜂報晚衙

夜過鑑湖

推蓬四望水連空一片蒲帆正飽風山際白雲雲
際月子規聲在白雲中

喜小兒學步

對周尚有六十日舉足已能三五移世路只今巇
險甚須教步步看平夷



效宮詞體

楊柳萬絲堆愁緒丁香百結鎖愁腸小桃先得東
皇寵莫妬東風過海棠

讀陳元龍傳

九州四海沸如湯問舍求田策最良豪氣到頭成
底事未容欺客卧高床

嚴子陵

赤伏君王訪舊遊富春男子只羊裘一竿本爲逃
名去何意虛名上釣鈎

竹林避暑

自抱桃笙過竹林濃陰一片直千金清眠盡晚無人喚時有風鳴石上琴

夏晝小雨

小床新簟展琉璃窓外新篁一丈圍正午雲橋蹊雨過冬青花上蜜蜂歸

里中小漁舟被差防江有感而賦

着身平地更多憂一棹思爲泛宅謀昨夜西風邊報急防江也要釣魚舟

天台道上早行

篗輿軋軋過清溪溪上梅花壓水低月影漸收天半曉兩山相對竹鷄啼

五禽言

提葫蘆沽美酒人世光陰春電走一日得醉一日閑緑鬢錢曾俱白首沽酒沽酒有酒沽生前不飲真愚夫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千山萬水家鄉路今年又負故園花來歲花開定歸否歸去歸去須早歸近日

江湖非舊時

泥滑滑泥滑滑客路遲遲兩不歇我僕十步九步蹶我馬驟双蹄双蹄如跛鼈泥滑泥滑君莫愁秋瀾麥損尤堪憂

脫却破袴脫却破袴蚕熟繰成霜雪縷小姑織絹未落機縣家火急催官賦輸了官賦無零落破袴還更着

麥熟鍛磨麥熟鍛磨村南村北聲相和大男小女總欣欣麥餅蒸餐任渠做鍛磨鍛磨莫等閑去年糠秕無得餐

青陽梅仙舒伯廖爲其尊人索靜閒軒詩

人心元至靈天下本無事舉世役於形擾擾誰暫置先生自超俗涵養老逾粹妙契無名翁深造靜閒味壺中貯日月胸次納天地婆娑閱四序物物見春意林花高下紅庭草淺深翠一笑扶瘦筇行吟散微醉

壬子立夏日同郡博士黃次夔游江祖太白釣臺因成古詩併呈偕行諸丈

翰林天酒星謫墮人間世豪氣眇乾坤浪迹寄湖
海峩峩江祖山片石峙西灘醉狂御風來踞坐高
傲睨一綠聊戲垂意得在魚外青天畫屛句妙越
無塵界至今五百年春虹絢精彩我來訪遺蹤攝
衣捫薜荔錦苔剝冰霜髣髴題字在屬時春夏交
微雨弄輕霽同遊俱嘉朋笑語洽傾蓋雲木圖畫
陰松風奏天籟勝賤心已愜酣歌意彌快欲招基
上魂舉爵酹清泚今昔自殊時欣感諒一契詩成
寫蒼壁存否非所計長嘯下歸舟驚湍送飛棹太白
發跋詩江祖一片石青天掃畫屛題詩留萬古綠
字錦苔生卽其地也



梳頭自歎

短髮如冬霜一朝白一朝又如深秋柳槁葉迎風
凋白者不再黑白者不復牢羲娥疾馳驟乾坤癯
懸疣人生寄其間泛泛波上萍百歲一大夢倏忽
已隔宵胡不適所適而乃隨滔滔富貴撇眼電榮
華過耳飆木散故得壽龜靈徒取焦甘拙自安吉
役智鑑勞切所以柴桑人不肯折此腰

上立齋先生十首以有官居昻鶴無宅起樓
臺爲韻

形弱能使強脉弱能使壽醫和肘後方袖手若無
有綠野歸晉公洛社閑迂叟此意誰得知可以文
則文

鼎牛指爲騾鳴梟認爲鸞彼欲欺一世自亂耳目
官吾直不能枉吾方竟誰刓何妨寄楚澤餐菊紉
秋蘭

蔚蔚空明山古號仙人居神秀發虹氣瑞孕真璠
璵潔白外難涅堅剛中不枯勿逐鼠璞價韞匵姑
藏諸

支厦須寸莛涉江寄孤艇弗顧勝弗勝乃議幸不
幸舜華朝暮期蒼松歲年迥從渠寶康瓠我自有
岑昻

君子如真金真金剛不改小人如浮雲瞬目多變
態隨世良獨難殉道乃無悔近日崔菊坡堅臥辭
昻鶴

薰猶不同性涇渭不同趨由來區以別邪使強合
汙老聃守道德韓非事刑誅二人共一傳能信千

古無

多金建華屋一堂容百客立齋有廳事不覺旋馬窄僻於蕭相居隘甚晏子宅鬼神瞰高明吉祥止虛白

靈岩一片雲曾爲作雨起風吹還故山松筠澹相倚秋高霜露寒酒熟鱸魚美少寬憂世懷微醉有妙理

否泰關世運進退非人謀尼父雖皇皇不爲無理留用則巨川楫舍則野渡舟行藏兩付之獨倚百尺樓



小草有遠志埋沒同蒿萊風霜坐相欺冉冉成枯荄我公下白屋意重黃金臺儻借伯樂顧未信終駑駘

江濱晚霽

十里平沙路人行晚霽間水光涵遠樹雲影度空山吹浪江豚怒摩霄野鶴閑漁翁醉吹笛小艇泊前灣

十日取野菊送酒

野徑菊仍好村壚酒亦嘉未應今日過便是背時花心在家千里身猶客九華官程難久駐風雨暮山斜

山家小憩即景效藥名體

柴門通草徑茅屋桂枝間脩竹連翹木高松續斷山仰空青蓯蓉掃石綠花斑傍澗牽牛飲白頭翁自閒

從板橋買舟上青陽

卸馬板橋西扁舟逆上溪水鏤岩骨斷烟截樹頭齊野鴨驚人起村雞上樹啼老農頭雪白猶自把鉏犂



池州

一城方九里宛在水中坻額揭賴公字碑傳杜牧詩昔年稱上郡今日還邊陲莫望長江北天寒風正悲

有永嘉薛君自號雲屋來池陽以詩見貽用韻荅之

清晨聞剝啄喜得薛能詩風月一囊錦江湖兩鬢

綠寒城吹角夜孤館擁衾時誰會吟心苦梅花是舊知

有方叔材用余和薛雲屋歌見貽次韻奉酬

江湖前輩盡何敢易言詩鼠璞元非玉珠羅不是綠池塘生草處風雪跨驢時此是真吟境從來幾箇知

立春前五日得雪

雪作春前瑞銀城擁萬家太婆頭欲白九子頂先華壓麥嘉培本封梅惜損花家童解人意燒鼎問



烹茶

七夕感興二首

家家憧笑迓星期我輩相邀只酒卮矯俗何須標搢鼻甘愚不解候蛛絲新秋光彩月來處半夜清凉風起時一曲玉簫塵外意此音除是鶴仙知

相傳牛女起何時無柰人間事轉癡青鳥蟠桃方士信金釵鈿合逆胡基一杯記節圖成醉萬感因秋却易悲遺恨古今流不盡銀潢耿耿接天池

秋池陽未入關泊于齊山數日因窮岩壑之

勝山有翠微亭杜牧之登高處

瘦策相扶上翠微眼驚奇怪足忘疲三十六洞猶昔者四百餘年無牧之漲水森灕春雨後遠山重疊夕陽時幾多江北江南恨問着沙鷗總不知

次劉叔子總幹夜坐感秋韻

秋風遠客歎飄零滿鏡吳霜故故明酒盞論心疎舊約詩筒到眼快新評短檠伴我夜深靜長笛何人月下橫步遶空庭吟未竟隔林鷄鵠又傳更

代簡約諸同官探梅



信是持沙放手閑渴心空想細論杯等閑不見便逾月如此相從能幾回舊雨已孤重九菊新詩宜探小春梅騎驢索句真頹面要向清溪洗出來

燒燈夕宋明府自置酒見招席上復賦詩因次韻定詩盟併致別意

苦用吟心續祖燈得君印證愈分明一聆此日雞窓話盡洗前時蚓竅聲颺柳輕風寒忽暖催花小雨濕還晴眼前總是詩光景可惜明朝又遠行

秋暮出關即事

俗塵汩汩負清遊重出城來巳暮秋水洗柳根欹
斷岸霜摧蘆葉擁荒洲鄉音不到愁來鴈野性無
拘羨去鷗可惜一堤明月好隔關難作夜深留

有妄論宋唐詩體者

不用雕鏤嘔肺肝辭能達意即篇章性情元自無
今古格律何須辨宋唐人道鳳筒諧律呂誰知牛
鐸有宮商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文光萬丈長

趙倅賦喜雪詩爲黃堂賀黃堂和韻傳示僚
屬衆因續貂



風裘瑶花撲面寒沾泥點點鹿文斑要呈臘瑞鬪
梅好肯讓春容傍柳還萬戶閙添沽酒市兩山窮
聳索詩肩史君覓得晏氏念麥隴青青一望間

次韻黃次夔思家

世態從渠炎更凉蕙蘭元不爲人香時憑酒挹聖
賢味閑借茶搜文字腸靴笏豈能拘野性蓴鱸終
是憶家鄉小霈歸作天台隱長嘯松風臥石梁

送陳竹屋提幹東歸

生長由來接杜枌台山越水偶中分一朝傾蓋便
知我千里携家得傍君風厚大鵬培怒翼天寒征
鴈折同群折梅相送齊山路愁絕江東日暮雲

歸途過麻姑山

山行十里少人家客子貪程怕日斜倦坐松根需
足力輕風滿面落藤花

方岩山有仙人田項宜父家其下於屋之西
偏築亭踞沼雜蒔花木爲娛奉壽母之地即
以名之自著懷仙雜詠百有一首名勝留題
亦多矣兗皆泥手神仙之說來徵余吟余謂



神仙之事深言之則似誕今諸賢所賦無復
餘蘊使余更下注脚不愈誕乎且人生一世
苟能超然達觀惟適之安斯人中之仙巳豈
必十洲三島間之謂哉因即此意賦十章

築亭踞沼隔塵埃白白朱朱次第栽入面春風俱
不老板輿日日看花來

綠蘿蹐蹐結高林烟吐霞吞一徑深半夜松涼鶴
先睡滿山明月自横琴

一澗寒泉九節菖釀泉爲酒洌仍香玉巵捧處慈

頻喜眉壽方岩共久長

有時山洞拾荊薪應遇真仙對奕春多少胸中高
著處儘教饒盡世間人

秋池清曉濯玄雲鸛眼輝涵紫玉文細字黃庭應
寫就莫將容易博鵝群

桑竹森森遶屋邊美池清泚沒良田桃源只在桃
溪上不信壺中別有天

曉菘早韭各隨時霜韲青青間露葵甘脆日堪供
小摘不須他覓養神芝

紫錦囊緘五嶽形白書黑紙秘黃庭何如琴凡焚
香坐細讀包犧一卷經

自傍青牛種旱杭炊來玉雪滿盆香休論服日餐
霞事只此延年第一方

阡陌縱橫尚宛然知他耕耨是何年果然絕粒輕
能舉底事仙人亦有田

五松山太白祠堂 太白讀書之地詩有雲趨長舞袖盡拂五松山即此山也

艤舟來訪寶雲寺快上山頭尋五松捉月仙人呼
不醒一間老屋戰西風

歸途過銅官山

山徑崎嶇落葉黃青松疎處漏斜陽鳴禽無數聲
相應一陣微風野菊香

余效官秋浦公餘弗暇他問獨未能忘情
於吟凡得諸山川之登覽景物之感觸寓
友之應酬率於五七字寄之雖草根嚶嚶
柳梢嘒嘒視鳴髙商吹九皐聲韻邈乎不
侔而發乎情則一也抖擻破囊九百篇輙
忘其醜錄以備或者摑落吳江之問寶祐
改元癸丑脩禊日東埜子戴昺自叙

石屛詩集卷第九終

石屏詩集卷第十

附録

戴漁村詩 漁村諱木字子榮水心葉公高弟臺之父所著有漁村集

賀杜清獻入相二首

玉陛傳呼宰相來驩騰海内翕如雷律身清介祁公操佐主謀謨如晦才妄弼已知符衆望生賢益信應三台從容宰席調天紀協氣從頭徧九垓

相公出處繫安危當務何先諒熟思守令近民須選擇儉壬蠧國亟芟夷精蒐邊面三軍帥早建皇儲萬世基納誨進賢尤素志佇看經濟大猷爲

林曉庵先生云清獻大拜特戴漁村先生賀以兩詩與世之獻諛者異惜公不久於位而此詩遂爲空談國家無福也哉又嘗跋公類事蒙求後云昉少聞葛元誠兄弟谷口鄭東子漁村戴子榮皆師事水心葉公學有根據稍長見葛鄭詩文爲多戴文特未之見獨見其悼子穎老神童之作并將終自挽之章又聞其彙聚古今奇詞偉論成蒙求一編絶出唐宋類書之右中年與其族子匠監丈希尹少府君方大遊訪尋是書咸謂燬於德祐丙子之兵莫有藏者私竊惜之辛亥冬未偶遇彥綸父于高瑒田舍酒邊出所謂漁村類事蒙求者三十卷於是大慰夙心閲之通夕信有古人所未到者作而嘆曰先生以此惠後學侍矣抑堅甲利兵林立郊野將而用之存乎其人複褥山積而不能搆一室非匠之良者也然則先生之志要有寄於書之外者豈獨區區於此自衒其所學之富也哉半山後學林昉百拜敬書

戴狄泉詩 狄泉諱騄孫字萊夫元人

自嘆

毋病因無藥兒啼爲絶粮壯心雙劍在逸興一琴横

行住坐卧

一片雲卑百念清點塵飛不到蹤標世間俗眼從

數白天外好山無限青不是道人偏好聽只緣世
事不宜醒無藥即是長生藥何必松根長茯苓

都下送盧白雲歸黃岩

萬里鶯花送客船自喚孤鶴尚留無多應別後相
思處只在清風明月邊
江北江南漫浪遊看頭不著古今愁錢塘三月春
如昨第五橋邊好賃舟
長笑相逢又一年五雲琴劍忽飄然若逢委羽山
人問道我跡狂只似先



我笑白雲忒自由白雲笑我太無憂他年相約結
庵處只在天台山頂頭

戴充庵詩 充庵諱養吾字浩然吉武岡任湖廣武昌教諭

題姪昇仲悟非軒卷

悟非軒中悟非子青年意氣誰人似驥子墮地毛
骨奇一日應須一千里散跡仍騁康莊步整蹶機
投巇巇裏金鞍斷欽青鞚垂顧影猶矜舊騄星悟
非子窮通否泰循環理迷途未遠已知復此去平
平有如砥茫茫天地生物多人寓中間一塵耳乘
流遇坎無不安奚用區區計遐邇悟非子扁舟東
來浙江水竹林癡叔江夏師長日低頭課經史是
夕中秋月正圓尋我庾亮南樓前孤悰哽塞不自
已頻揮雨淚猶漣漣青燈相對如夢寐身外萬事
無庸言十年兩度得見爾重為後會知何年悟非
子爾行勿勿勿繫船鄂渚望南極掛席洞庭須北
風悟非軒內圖書府悟非軒外松栢叢歸到南窗
百無慮早寄書來慰老翁

送汪憲副歸江西



為君沽黃鶴樓前酒為君折武昌營外柳君持酒
盃捋柳枝聽我長歌為君壽古人重惜生別離臨
歧每進酸苦詞此日送行談且笑舟子吁推沙鷗
疑江湖歲月驅人老百慮無如歸去好我今歸計
雖已成向後多君乞身早好風南來川斂霧帘向
征夫問前路栢府諸郎上馬回口緘不言心竊慕
山中老屋苔蒼蒼淨掃東軒置竹床客來問信寒
溫外唯呼茗椀傾詩囊君住江西我浙東暮年出
處偶然同投林倦鳥各斂翅天地迥濶何由逢南

浦雲西山雨變態陰晴翻覆屢飽乘一味北窓涼
此樂無庸向人語

題錢舜舉所畫梅花卷

千古懷人費夢思殷勤卷贈歲寒枝錢塘江上花
如雪不耐東風畫角吹

戴樗巢詩 樗巢諱叡叟字文信洪武間登制科進士仕監察御史陞四川按察司僉事

別姪元明兵馬

十年湖海歎飄蓬邂逅相逢若夢中羨汝歸田今
有穀慚予竊祿本無功寬身幸免投狼虎分手愁



看逐燕鴻他日夜郎傳放赦竹林還復舊時同

戴介軒詩 介軒諱奎字文祥洪武間任青河縣主簿

舍姪元明書來致當道薦拔意詩以答之

郡國衣冠逐日新老懷深念竹林人客邊風雨十
年夢醉後乾坤萬里春雲路尚淹龍闕遠秋天空
薦鶚書頻不痴濟叔勞持論今向烟波理釣綸 叔言竹谿

還逐甫還次韻答舍弟文信

萬里輿圖新入貢一時故老復還官秖緣舊國輕
周鼎徒使仙人泣漢盤斤斧未容遺樸樕階庭誰

見長芝蘭野夫獨幸歸耕早只恐鄉關路轉難
舊事紛紜成昔夢餘生寵遂誤微官一年道路危
三峽幾度歌吟繼五盤甄別有恩垂藻鑑芬芳無
德播椒蘭逢人但說生還喜莫問從前事急難
南冠暫掛終還國野服重栽豈厭官漫有圖書連
夜榻可無魚蟹薦朝盤歸時涼月侵衣葛別去秋
風颯佩蘭今又相望冬夜雪撥灰思共竹爐難

題錢舜舉所畫梅花卷

雪溪畫師名早傳畫梅不作缺殘圖湖山入夢既



瀟洒粉繪落紙尤清妍巴西故人玉堂老別去幾
年音問少溪雲山月不堪持一枝寫寄春風早想
當盤礴欲寫時寓情筆底誰能知心期不負歲寒
意貞潔要如冰雪姿到今令人歎奇絕我亦見之
慚塞拙從誰交誼重金蘭空慕廣平心似鐵

別弟文益往蜀省按察僉事文信

我家遷居自閩土傳世於今十又五源源始從五
季末子姓咸知立門户儒賢術業每升堂雲路登
躋亦聯武石屏先生曾叔祖錦綉輪囷作肝腑平

生蹤跡半江湖只把文章傲珪組汝昔嚴君雲錦
裳金臺之上長翱翔雄篇大字照玉署詩名政譽
流錢塘邇來書聲雖比屋愧我弟兄俱碌碌未看
庭砌長芝蘭秪見蒼藤翳喬木唯君伯氏振文風
雲夢八九吞其胸春秋與義 剖劂五傳同異資
磨礲射策丹墀始擢桂拜官烏府復乘驄去年承
恩入西蜀黃麻紫誥相追逐豈唯持斧播凶邪要
使褰帷問民俗汝今為弟能念兄萬里行色何氣
埶瞿塘無復向時險劍閣試覽前賢銘成都魚肥



酒正美一奏塤箎萬重喜世間之樂此最真白璧
黃金何足擬當特勝跡紛在目想見追遊日不足
浣花杜老或同吟市肆君平時就卜武侯勳業誰
可續古栢森森見祠屋地偏莫展王佐才感舊寧
無淚盈掬汝兄汝兄我同行我久衰殘爾何壯沂
流不得往相從寄語聊能問無恙囊衣自昔可全
名慕茲由來足貽謗保茲清白早歸來鶴髮慈親
倚門望

又送文孟兼悚文信文善

天寒冀北野草黃駃騠空風吹鴻鴈斷相失雲萬
重人生篤天倫所願出處同一朝異南北悵望儀
成翁嗟哉爾兄與我弟從別丘園今幾載雖知官
事正紛如想見此身能健在池塘無夢夜如年棣
蕚逢春愁似海君不見揚家椿津義讓敦千古共
稱賢弟昆又不見淮南俗夫良可鄙尺布之謠汚
人耳爾今為弟孝友聞眼中清白賢愚分思兄不
憚萬里遠世間骨肉徒紛紛陳爾殺酌爾醴取樂
何妨蟻船待到時二子即問予卧病今茅屋底



羸軀不解事耕鉏弱子那知習詩禮唯能力疾上
高丘北望長淮淚如雨

與趙思晏賦來青樓雖作而不與

存耕道人過我遊不減雪中乘興舟浮雲世事口
不掛語語索賦來青樓樓中之人何擧擧肯使餘
生在泥滓春風石上鼓瑶琴夜雨燈前列圖史有
時凭高一撚髭汀烟沙鳥皆吾詩鈎簾曉掛搏桑
影釣絲晴曬珊瑚枝方壺蓬島誰解識霧散雲收
翠如織山勢疑將度海來嵐光屢見排簷入問誰

於此賦詠頻哦松大筆尤清新石門老翁扳桂手
湖山處士吟梅人嗟予卧病筆硯廢欲作歌詩動
經歲神遊意想一語無幾回蹔作凭闌勢吾聞仙
人好樓居時能御風遊六壺爾今凡骨倘未換大
藥好乞刀圭餘不然買魚仍釀秫樓頭日與賓朋
集坐令青眼客長來不獨來青在山色

賦雲浦

君不見南浦朝飛畫棟雲滕王勝迹今徒聞又不
見洞庭之南瀟湘浦雲冥冥兮别離苦何如陳君



結屋浦上頭卧看雲氣空中浮百年無夢到朝市
九夏不暑疑清秋我惜於君面未覿即遣狂言問
雲浦既不慕傳說作甘霖又不學西湖載歌舞胡
爲寂寞在窮荒闃世悠悠任今古應君知爾乃最
先褒奇頌美詩滿編南湖暇日持示我索賦長句
俄經年昨者州司催上道念此逋負增惓惓尚冀
餘生逼衰病乞身定許仍歸田葺茅亦向浦頭住
濯足還共雲間眠斯言他日倘可踐長與爾兮相
周旋

陳楚賓邀登南閣出示諸公所賦詩十又四
首索予繼賦

憶别高堂凡五載今日重邀鬢毛改長老驚爲倒
屣迎林園却似留春待那知憂患餘復見風流在
松間舊榻下陳蕃席上清樽傾北海是日雲鎖天
宇澄大闢南閣邀予登鈎簾晚山萬樹出俯檻晴
嫣千花明予以勘古易寫道經適然已足怡吾情
少長須臾亦星聚歌吟間作如韶鳴乃知世間此
地即仙隱棲船萬里何必求蓬瀛主人愛客情益



至欲起索歸挽復住呼兒床頭出錦囊示我以詩
十有四作者往往皆故人清新首得中郎句君家
二叔尤老成相隨地下脩文去秪令善鳴遺十餘
喪亂饑饉還何如留題已愧我獨後感念存歿增
嗟吁何當歲時趁早使貢賦輸釀爾秫鱠爾魚奉
親之餘課子書功名不慕麒麟畫按譽豈羨天祿
君鹿門老翁且自適頴巷是予何妨愚更須閣上
芸編盈置三萬軸我亦有時與予同卷舒

發燈紅述事言懷

憶昔歸隱東海頭矢心不逐群兒遊結屋空山卧
深雪篝燈永夜吟清秋如此棲遲踰半紀自甘跳
擲餘無求長竿或從嚴瀨釣短筆肯效班生投海
國紛紛擅豪右五花駿馬千金裘一朝城邑化焦
土肉食竟爲何人謀榮悴由來易反手諸君尚喜
能包羞州司惜無涇渭辨還逐乃欲窮岩幽搴手
貧病亦在遣矯首上訴嗟何由陶令徒知解印早
鍾儀柰作南冠囚呼天呼人兩無及反躬秪益思
愆尤唐君新作吾州守溫詞直欲紓人憂爲言今



日百政舉
詔書每爲徵賢優築臺行從郭隗始借箸欲藉張
良籌椒楠匠石安肯棄參苓藥籠終俱收浮梁側
畔㰍船待奮志好去無夷猶聞言錯愕惟掉首智
愚今古寧同流吞聲不發出城去澄江萬頃寒悠
悠緇塵上衣日黯黯飛雨洒面風颼颼廻頭却語
二三子故林爲愛藏書樓趋
朝乞身幸見許便擬散髮歸丹丘

留別胡叔輝先生

千山起伏如海濤中有萬八千丈天台高故人結
屋隱其下老氣直與山色爭摩霄平生不慕青紫
拾放浪每逐真仙遨歌詩有時落城府鏘然遺響
如鳴韶嗟予遠道廿載久羊腸九曲蹐拔勞石梁
回望不可躋思君幾度心搖搖前年歸耕計始遂
石田茶荲甘耘蒔望君道里尚三百聚首未得相
招邀海隅
詔令一朝布憧憧去蹋三吳路趨召初聞只貴豪
黨逐旋知及寒素人言珪組累我歎儒冠誤親知



日去服何期與君還皓髮同驚亂後看青眼還如
向時顧長鬚長鬚君一呼倒囊贈我千青蚨金陵
春色幾萬斛到時莫惜頻頻沽感茲厚意心轉惡
但願君今事耕斵後來孫子知讀書勿慕前賢學
干祿

聞有汴京之行留別壽倅吳仲素

長淮南北知幾州壽陽還在淮西頭昔年此郡屢
反覆秪怜淮水唯東流版圖一朝歸
上國亟爲遺民被頗踣掄材誰復歎賢勞入幕況

閒傚贊畫延陵季子千載名今君秀拔真雲仍平生操行果何似朱絲絃直氷壺清江南還客多如雨老幼扶携適茲土閒關來就袵席安勞來使忘行役苦就中寘逐誰最貧石屏孫子林泉人袖有文章賤如土眼看餓釜空生塵秋風一夜振林薄毛骨蕭森已非昨千里雖殊驥尾蠅此身却愧鷄群鶴扁舟汴水行復䜣肝膽崢嶸向君露人生離合不可期青眼何時重相顧

賦西村耕隱

斯人好文仍好奇酒酣索賦西村詩解衣爲君揮翰日東書正我朝京時嗟吁二人本同里[illegible]陰接桑梓錢乘蠟屐蹋春泥亦棹蘭舟泛秋水君家實住小嶼西山田日日催耕犁草廬年來卧不住致身却向黃金臺當時青紫能拾取清夢只今成栩栩故國遥遥天姥雲誦居同聽長淮雨鳳詔新從天上傳君應早晚能歸田種柳重尋元亮宅説稼好誦坡翁篇錦囊多詩總如玉更有遺金買黃犢扣角無爲長夜歌掛書莫向傍人讀子生有計不自誅硯田禾黍無時收何得西村一相遇爛醉白酒黃鷄秋

應朋來臨別索題存耕舊隱

憶昔百丈岩前遊泊船去登湖上樓天清野曠一凝望錦屏森列當前頭中見蒼崖拔地起絶㠐嘉木連雲稠窈窕田溪出僧宇參差危壑生懸流人言此地倘歸隱布衣便欲輕公侯茅屋春深蒔蒻長石闌路遶叢篁幽長鏡茯苓靜可斸空林柿葉寒仍收回頭世事忽如蝟廿年誤向紅塵任不知何日維追尋每憶此山勞夢寐應君示我新畫圖開卷中堂起烟霧摩挲濃墨思舊經却似登樓看山處君謂松根即故廬一榻左右俱圖書沙田水足牛力壯歸耕試論今何如先王井田法已墜阡陌鈎連屬豪貴前年東家強索租今年租入西家去白雲蒼狗在須臾能事只耕方寸地父老同知稼穡難兒孫共獲畬畬利秋風歸帆我獨遲石田草莽耕何時君行已得圖中意臨分爲寫存耕詩

謝王成翁大中潘士湜諸公邀僕與宗性之

城西樓登眺久之乃復宴餞南城下因賦詩

留別

頻年種菊花遶籬床頭釀秫復如池看花把酒雖足樂風雨每迫登高時今年客居向淮右吟對晴暉數回首短髮空吹落帽風濁醪尚負持螯手諸君文釆孰可倚皎皎玉樹臨素秋相逢欲作開口笑携我共上城西樓平原草深湖水濶此地[illegible]人戰伐沙頭白骨疑亂槎天際青山猶一髮樓前候鴈無數飛引領未得問南歸悲秋豈無宋玉賦



酒深恐濕牛山衣沉吟復沉吟相看鬢成雪况微經濟才奚事承明謁此日華筵爲我張西風遠道儔人別堆盤鱠鯉鮮可嘗照眼幽花瘦堪折雙蛾欲盡笑語譁樓羅倒著舞傞傞但祈酩酊醉於此莫因蹭蹬愁如麻八公下泗水涯平明束書上船去別君又是初辭家朝廷製作尚有待君須秣馬膏其車我亦逐君握手談京華

賦竹坡

旁隣異花多遶屋慢紫妖紅眩人目如泥美酒花下傾歌舞朝朝看不足君家美竹緣坡生蕭森却似篔簹谷騷人墨客爭款門好事日題詩一束山陰高致世豈知旁隣舉手休揶揄顛風惡雨一夕至芳菲狼藉成嗟吁此君節操秪自如雪霜縱遇那能欺幅巾藜杖久可傍筆床茶灶長相隨我記艤舟昔相過醉向沙頭竹根卧君時宦遊閩海間竟日孤吟復誰和今同遠客心欲摧舊徑蕪沒何時開春雨遶知子孫長秋風不報平安來山堂忽聞詔許歸滿引竹葉歌竹枝到家截取一二管請



君持獻伶倫吹九苞彩鳳當來儀

贈別鄉友陳繼善王宗儒及表兄王友諒同

赴京議禮

蟄雷初動連月陰臨安客舍春草深披衣起蹋木擁坐竟日倒掩柴門吟誰能載酒問奇字敢擬乘興來山陰諸君扣門忽剝啄何異空谷跫然音嗟予托交舊不薄異縣相看客懷惡羈離雖幸一身存問答不知雙淚落世間幾度卜非熊兵後何人怜蚕蠖耕鉏有夢空傍春奬勉多君尚如昨窮廖

年落風雨俱君來復別將焉如
龍飛九五萬物覩紫泥翠下徵賢書三千禮樂須
制作㫬衣徑謁承明廬我記論文昔分席人品當
時似能識陳君學術窺天人王子文章振金石吾
兄抱才猶絕奇如椽大筆千鈞力今同薦剡入雲
衢總有天官在胸臆人生窮達那自知君能論列
須及時漢室仍傳賈董出虞廷再覩夔龍起書成
志得未白首錦袍相輝印懸肘此時題字倘相投
我已滄浪一漁叟



贈別柯伯庸歸省親柯自龍虎來臨安邀予
三茅山中出示方壺所作東柯谷圖及翰苑
諸名公詩一帙且曰吾垂白之母在堂將歸
省焉請與子別因賦此贈東柯谷者蓋其家居地
天台萬八千丈高揷天勢與鴈宕天姥諸峯連芒
鞋竹杖昔尋訪層巒絕壁窮扳緣是時憑高一縱
目異境復來東柯谷鐵灣流水聯玦環數點晴峯
刻瑛玉回頭十載昔未遊黃塵撲面雙鬢秋柯君
一見與我談舊隱剪燭共醉吳山樓示我東柯之

圖纔數尺元氣溶溶霧烟濕玉堂諸老亦神仙錯
落文章列圭璧君言束髮居龍虎學仙期與松喬
伍生平雖只戀還丹歲久寧無念鄉土嗟吁故林
歸獨遲相逢異縣兼喜悲細觀詩畫久不厭躊躇
如在登臨時錢塘五月熟梅雨此日怜君一帆舉
縮地應無跋涉勞升堂要覩慈顏喜紫霓裳丹霞
酒拜奉親前爲親壽喜懼雖因鶴髮前蹁躚復似
斑衣舊西風一日秋滿山群仙有約須君還路經
茅君壇下幸相報我亦從之放迹蓬瀛間



送別陳嘉惠
歲丁酉僕以事至贛見嘉惠陳君知其非
庸衆人也與之盤旋月餘乃復同舟下豫
章相從嬉遊歌詠者又數月既而君以母
老還侍僕亦歸吳中邇來音問不聞惟日
往來于懷也今年仲夏之晦於武林邂
逅見焉且驚且喜即相告以出處事君因
愀然曰吾貳邑於永豐三年矣以吾能不
負於丞俾仍舊職今趣行有期不得久盤

礡湖山閒也宜亟歌詩爲別僕以會見之
難而索去之易其能已於言哉因賦長句
以寫感歎之意云
我記昔遊章貢臺臺前二水相盤迴登臨適與形
勝會放傲却使群公猜唯君傾蓋即相厚結交便
擬如陳雷江上時同夜月擢花前幾共春風杯移
船一向豫章泊風物蕭疎歎非昨絡緯愁連孺子
亭梧桐秋滿滕王閣同遊豈無三數公總爲異鄉
怜寂寞君時唱和詩最多錯落驪珠千百索江城
十月霜葉飛君先別我趨庭闈臨岐贈言曾未幾
東書我亦東吳歸邇來倏忽十五載旋覩海岱清
皇威每見才賢拔茹起愁懷故舊音書稀音書不
至望欲倦來達樓頭忽相見兵後雖驚兩鬢霜老
來尚記當時面握手那知悲喜兼觧橐復校詩文
遍西湖境勝蓮欲紅強擬留君日酣宴君言貳邑
君未畫斯須敢忘勤與公百里何心厭棲棘三年
報政仍哦松揚舲明日泝流上復與子別情何窮
此行實有簡書畏雖欲放浪將何從嗟吁吾居猶

是客客路聞言轉悽惻瑶琴古調且須彈官柳長
條折何益我老長同曳尾龜君行會見冲霄翮後
來雲樹各天涯寄書好慰深相憶

美巡撿秦君禱雨有感

我昔歸舟泊西浙屢上吳山望東越炎曦赫赫塵
瞻天可怜不雨踰三月吾鄉岸海地勢高連塍想
見禾苗焦豈穰頓望苟一失溝壑困辱將焉逃況
聞征賦日夜急孰念遺氓久顛踣歸來父老一相
迎啓口却誦秦君德秦君世居淮海東壯年脚蹋
江湖空浩氣不摧萬猛士一官猶佩雙瑚弓深知
警邏職匪小適旱憂心日如擣由來剽竊迫飢寒
揭虔亟向龍祠禱奔走亦率民庶稠坎坎伐鼓羅
魚羞丹誠已信齋祓久一念遂達神靈幽桑林剪
爪數已古魯公焚尫笑何補今看蜥蜴木際浮隨
覺商羊眼中舞龍蟠忽起牙角呀籔尾陰軸驅雷
車四山雲氣暗於墨半天雨脚紛如麻槁禾既甦
偃伏起民食方期有饘餌輸官豈望羸石餘爲生
疲殘須臾死嗟予聞言喜更驚識君不早徒心傾

便欲排雲上霄漢大叫閶闔揚君名吾知聖明遇
賢久徵君要展爲霖手幸令九土樂豐年我獨餓
殍何辭骨先朽嗚呼我獨餓殍何辭骨先朽

題潘氏禱雨有感詩卷

連歲浮淮去爲客客裏無禾亦無麥盤飧豈欲待
豐登兩賜猶知望時若今年故鄉旱暵多我歸無
麥還無禾潘君禱龍雨輒應我聞兩脚醉拍船舷
歌嗟哉老夫本漁叟綠蓑飽卧烟波久中間出處
亦偶然豈歎於身果何有于今世途蜀道難觸眼
倉廩連雲端倘得年豐租賦足官府我雖愚者身
能安潘君潘君藉爾力稼有秋兮歲有食衆因頌
爾能感神我亦重君無德色曉來目送南征鴻因
之爲寄變詩筒姓名到眼不相識隔隣好問松溪
翁

臨安道中別弟文美

拂袖歸來我最先相期耕釣在餘年無端遇著東
風惡吹上長淮逐客船

三淮浪急大江迴幾處驚如灧澦堆我正思家行
欲到汝今那更別家來

酒盡沙頭淚滿袪臨當別去更躊躇都忘我爲儒
冠誤尤囑還家課子書

天旱歲凶到家記事

歸葺茅茨江上村家貧唯有舊書存解囊欲試癡
兒誦又報催租吏打門

高陽寬園有感

插柳連雲手自栽別來誰復爲封培棘籬缺處秋
偏早時有隣童摘實來
幾畦蔬甲一長鑱記得年前草自芟今見滿林荊
棘長令人千里望歸帆

夜宿水館

驚鴈相呼秋滿江小軒臨水似船艭夜闌不寐思
兄弟風葉蕭蕭正打窗

立秋夜涇川館中雜興寄懷舍弟

潯暮西風生樹頭坐看涼氣近人浮一年今日纔
過半梧葉蕭蕭已厭秋

山旁高與鵲巢隣幾對青燈坐夜分強與兒童說

今古解通鄉語未通文

厭見啼螿近客窓愁城難藉酒來降羗夷又詭能深入一夜無眠聽吠尨

嘗稻有懷舍弟

曉起西風忽到門剩炊香雪滿甕盆懷人獨向嘗新處含哺移時不忍呑

幾欲因書寄土宜溪雲山霧不堪持力田未足輸官府念爾徒搔兩鬢絲

秋夜述懷



霜氣橫秋萬木彫月檐風牖夜蕭蕭在家無限悲秋思況爾別家千里遥

欲憑詩句寄西風吟到更分語未工月色如銀庭樹冷一絲和露墮青蟲

寄衣無便

秋風昨夜振庭柯欲寄衣裘無便過料汝羈愁如落葉蕭騷偏逐曉風多

一秋無舍弟手書

老懷多藉得書寬幾度挑燈入夜看想爲眵昏怜病目一秋無字報平安

過青楓嶺王貞女廟

廿載江湖鬢已絲勝遊何地不開眉筍輿今日低頭過羞看青楓嶺上祠

經天姥嶺

天姥嶺頭花亂開行人何日看花回山堂舊有歸田賦莫羨黃金正築臺

夜經吳江

長橋跨水影模糊橋上春醪輟櫂酤明月相看情似客伴人終夜下姑蘇



過維揚

英雄已逐風塵老城郭猶存草樹稀月下更無騎鶴過觀中空憶看花歸

次荊山

三獻無階泣卞和相傳遺跡在林阿我來不爲荊山璞底事潸然淚轉多

元日試筆

回首客路三千里空吹春風第一杯今日故園猿

與鶴定應延頸望歸來

壬子春雜賦

吳山簇簇越山重數欲相尋去未通祗有夢魂忘
路遠時時飛逐大江東

中立歸自京得舍弟首春書

石樓進士錦衣新携取舊書歸養親吾弟白雲長
在望何由同涉故園春

移寓後述懷

門掩朝暉睡起遲楮衾莞席暖相宜異鄉兄弟夢
中見如在故園耕釣時



越中有述

越客笑人輕別離朋簪纔盍又何之揚舲欲架胥
濤上杖策先從禹穴窺拂石舊題看歷歷迎風塵
袂又披披憐今不作金臺夢定擬重來訪墨池

歸田雜詠

西江潮落暮還生兩岸雲連綠樹平載月小舟風
浪穩歸林飛鳥羽毛輕儒冠護盡烏紗舊野服新裁
白苧明絕愛方塘鷗鷺狎向人如訴別離情

次白城南郊寄示故園

城南墟里碧盤旋此日相看倍黯然茅店酒醪深
夜語竹床風雨小窗眠新愁為隔萎肱被舊物空
懷子敬氊寄語門前五楊柳好留春色待歸田

京城有述

屏跡丘園今六載何期世事與心違秖緣白屋辭
滄海却使緇塵染素衣客路鳳凰臺畔過家山蝴
蝶夢中歸相逢不作新亭泣幾度高歌送落暉

淮安贈蕭敬光



揚子江心鼓櫂過買船今棹上淮河探囊拙惜青
錢少把鏡俄驚素髮多阮藉途窮唯有淚馮驩彈
鋏豈無歌多君青眼能相顧握手其如感嘆何

舟中述事

推逢今日又何鄉一度歌吟一感傷漂母臺前淮
水直霸王城北楚雲長倚灘舴艋棲蘇集隔岸秦
麻草樹荒經處不將風土記每因遺俗問漁郎

投贈州守夏侯君

淮水西頭古壽春遠煩賢守牧遺民公庭日見文

書靜里社人懷德化淳接物久知心似水憂時先
覺髮如銀非關王霸終為相英学淹流詠白蘋

雨窓述事

閭井徒芳念別離賜環何日見歸期江淮長路一
身遠風雨孤城萬慮滋往事已同槐國夢新居轨
寄草堂貲極知經術今無補插攡遺編不捲披

寄示故人

頻年倚錸事山田遷逐胡為路幾千故宅已荒三
徑菊愁心空憶五湖船兒孫好為青氊惜書札終



期白鴈傳鄉邑但教忠信在莫嫌歸計尚蕭然

戴竹岩 諱汝白字君玉宋人有竹岩詩稿行世

題曹娥廟

哭得江頭雲氣昏淚痕多化作潮痕波心萬古團
團月疑似曹娥一片魂

戴魯齋 諱泰字見大宋咸淳間任常州府学教授

戲友不識硯

古今天下多奇石甲品從来只數端千丈割雲潭
影濕一泓貯水月光寒青瞳要辯生鴝眼紫色須

求死馬肝鼠璞易投荆璞價請君試買硯箋看

戴脩齋 諱震伯字君省宋嘗塗主薄

送趙侯之任

趙侯東南彥遠作西南征驪駒向前路高秋不留
行送以奉林鶴仍吹子晉笙淵淵洞庭湖古月今
猶明流輝千萬里何但光連城懸知有佳惠終始
心和平

戴雨耕

送趙侯之任



送君遠作弔荆州送君西上黄鶴楼漢晋諸公舊
遊處斷礎黄葉風雨秋只今磨㙮[illegible]南斗璧躔坐
列皆公侯江湖浩蕩青天流清風千古吹棹謳專
城分符得召杜見此文彩珊瑚鉤請回諫議思岳
陽送歌羽人仍卅丘杜蘅吹香結衣珮思與老子
同遨遊

戴雲庵 諱暸孫字子雲號雲庵宋人精地理之学

題五九菊

不向東籬吐正葩芳名空竊楚人家操雖耐冷秋

藏色性易趍炎夏看花輕處絳紗能畏日薄裁紅
穀趣殘霞撙前未識淵明面醉後時還岸幘紗

戴竹洲 諱龜朋字叔献號竹洲宋人

次屏翁韻

走遍江湖早得名歸来哦句向幃屏故人今雨時
相過好酒新春肯獨醒未用阮生三語掾但遵迂
叟四言銘高明已悟閑居福當見于門發蕙馨

戴菊軒 諱溥字伯遠號菊軒

次屏翁韻



端居養病喜疎慵晚與相宜有翠屏對客焚香無
可説孕和唯酒少曾醒獨来雁塔失題字何日燕
然可勒銘但學蘭蓀自栽植肯緣岩隱變幽馨

戴南隱 諱燁字明逵號南隱宋迪功郎

次屏翁韻

幾番樽酒遇書檣談笑清風起座屏一世猖狂渾
似醉此心明白固長醒英雄自昔難屈老鍾吕他
年要刻銘君見傍人問消息為言桂子待秋馨

戴桂庭 諱成祖字與正號桂庭

送留雲上人住翠屏澄照寺

雲出於山復恋山至今留住翠屏隱片雲既被山
留住雲自留山我自還

戴宏齋 諱飛字子翬號宏齋宋紹定間任盧江縣尉

寓杭次族人催歸詩韻

休把詩来只管催也曾對菊賦歸来閑雲自笑出
山去未雨如何便得回

戴浦雲詩 諱公琭字文濤號浦雲元末隱居不仕

客武林送林貴章還家



西風挾雨生早寒遊子袂薄行當還堂堂別我向
何所驅車直下天台山天台山高高揷天子今別
去誠可憐青雲失路歲月晚黄金散盡令凄然此
行不獨子云住我亦為賦歸来篇

戴本庵 諱寓字君夛號本庵元延祐間任温州路天府北監菅勾

題飛鳴宿食蘆雁

飛鳴宿食態爭奇一片瀟湘筆底移有翼不傳千
里信無聲難訴九秋悲孤眠蘆葦喚不醒遠覔稻
梁常苦飢對壁黄昏遥望處傷弓幾度悞胡兒

戴架閣 諱子璋字文璋元至正間任中書省架閣

題錢舜擧畫梅

故人相憶對南枝竊寄無煩驛使持此日披圖空想像猶疑月落酒醒時

戴海門 諱彥儀字文則元至正間任海門巡檢

雨窓寄友

拭目時吟望其如景物何過江山色遠入竹雨聲多徑草微通路渠流細入河故人家咫尺乘興肯相過



戴碧泉 諱玉韶字原成號碧泉介軒長子

至後偶成

寒日初添一線長可憐遊子未還鄉梅花徧有留人意爲送黄昏一樹香

戴怡泉 諱玉灶字原進號怡泉介軒次子

送友

江皐多烈風念子在行役異鄉雖在邇慈闈斷消息草枯野空濶鳥歸山欲夕明發不可親無言意增悽

戴松石 諱宗演字原怡號松石

寄此山雲

水清風淡對溪間一任山雲自往還怕有月明乘興客柴門深夜未曾關

春日懷東白

去年今日送君歸已見春花兩度飛別後豈無書可寄向来囬有事相違咲談每憶春風坐顔色常瞻落月輝莫問名園并緑水只今光景舊時非

戴吏部 諱宗瑗字德玉洪武間任吏部主事



送陳賓赴京

漢廷曲逆有雲仍喜逐徵書謁帝扃護向雲衢誇逸足即看丹穴刷脩翎新豐美酒還須醉内苑啼鸎正好聽天上故人如有問釣竿今已占楓汀

題趙氏来青樓

倚樓孫子好樓居門外青山畫不如對面烟嵐侵几格撲人空翠濕衣裾留情正在雲歸盡覓句偏宜雨過初何日登臨遂幽興臨風笑挹玉芙蕖

題趙仲淵家藏巨然山居舊隱圖

趙君平生有畫癖購畫千金無所惜軒窗日夕耽晴虹雁蕩雲烟動秋碧山居之圖妙無敵巨然乃肯留真跡椎峯峨峩狀廬阜春風喬林翠如織柴門路入花竹深彷彿茅茨流花宅輕舟叙漁烟浪中白石離離弄江色山人構思固不易造化神機出毫墨摩挲兩眼看不厭趙君珎藏信奇特愧我無詩如杜陵此畫還君三太息

戴閒𡢃 㙮子英字文瓚號閒𡢃仕至江浙行樞



遊澄照寺

籃輿春日暖石磴轉縈廻山鳥銜烟去溪雲帶雨來笑談忘對奕酩酊醉深盃為想竹林興襟懷好一開

戴松澗 㙮𤍠字文璣號松澗博覽群籍尤精於圖畫所著有青雲樵唱集藏於家

題畫菜

爲肉紛紛飫腯肥丹青摸此意何微年來滿地多虫蝕行盡春畦見亦稀

自述松澗

處世無能秪自憐携書投迹市東偏旋開草逕蒼松下更結茅齋碧澗邊宿雨初收鳴雜珮和風纖度響踈絃餘生果遂栖遲願疏食簞瓢亦晏然

西澗松聲爲李梅塢賦

美人絕塵想結屋青山阿蒼松傍西閣四時風颼颼美人愛敬客延我居上頭初聞怒濤撼旋覺虛籟浮嘗畫一以轆餘韻還悠悠綃消泉出瀆混混川瀑流秋風吼虓虎落月啼猿猴倏來自有處忽去何所留拄頰坐清曉聽之情獨幽怡然援緑綺一鼓天地秋

戴恬隱 名𤍠字尚寶號恬隱所著有草亭集藏於家

避喧庵自詠

結庵龍鳴村地僻遠市諠四山列圖畫兩溪流淵源紅塵隔綺陌緑樹依柴關飛花點石逕啼鳥鳴松軒予生性多癖習懶愛清閒簑笠烟雨中琴尊風月閒詩成自刋竹輿至時登山芳沼戲群鱗空庭舞雙鶴林下見人稀對此成獨樂引泉灌園蔬携筐採仙藥此外復何心所貴全天爵擾擾利名

墻誰能免羈縛焚香讀古書書眉雲鎖窓白

憶子會試無家書

白雲望爾上青雲散月泥金信未聞自卜情多夢
難准曉来喜聽鵲聲頻

戴渚翁 名冕字允僎號渚翁成化丙午鄉貢進士弘治間任安州知州沂州著有秋蛩稿載于家

次韻謝世懋見寄二絶

禾黍擬登塲已洗新飯甕有田無力耕長作豊年
夢



擧目望青天欲破醯鷄甕借手獨思君夜夜迷途
夢

采蓮婦

采蓮復采蓮花雨濕衣裳明朝復出門憑誰定行
藏

采蓮復采蓮舡漾水中天含情向蓮語顔色知誰
妍

采蓮復采蓮秋風生老態花心有時衰妾心未憔
悴

織婦詞

蟋蟀動秋吟灯花夜洞深辛勤機上織未作妾衣
襦

送崔冢宰致仕還鄉

出處堪為世重輕東山曾足慰蒼生兩京台相推
先後萬國鈞衡屬老成野渡横舟春浩蕩金陵見
月夜分明始終全德今歸去老圃寒花晩自馨

悲歌

莫對鏡莫對鏡鬢白髮蒼容色病莫食肉莫食肉



齒漏牙缺不可嚼借問我生年幾何来日不如去
日多去日多悠悠身世成悲歌

次陳石齋留别韻

采薇當年未説高盛名今日竟難逃爭看彩色来
虞鳳獨聽希音變楚騷魚笋有情君欲往雲霞無
意我初交桃花寂寞天台洞盡日東瞻海上勞

# 書石屏詩集後

天台布衣戴屏翁以詩鳴宋季類多閔時憂國之作同時趙蹈中選爲石屏小集袁廣微選爲續集蕭學易選爲第三藁李友山姚希聲選爲第四藁上下卷鞏仲至仍爲摘句又有欲以其詩進御而刊置郡齋者雖其向



上功夫未暇深論其詩已爲世重而見於板行者又皆諸名賢選摘序跋具存可考也今觀陳昉氏跋語謂其有忠藎而無諂求有謙和而無誕傲希聲謂其忠義根於天資學問培於諸老方萬里謂自慶元以來詩人爲謁客者相率成風干求一二要路之書副以詩篇動獲千萬緡往往雌黄士大夫口吻可畏至於望門倒屣石屏爲人則否廣坐中不談世事搢紳多之則翁之取重於世豈直篇什之工哉成化中家君入翰林始得翁詩寫本命金手錄每病其訛舛未有以正也後十有五年金以郎吏倅盧罪



戾之餘時誦翁一官不幸有奇禍萬事但求無媿心之句以自厲適六安學正鏞出示家藏板本弁詩抄一帙板本較前寫本頗詳然脫簡尚多字或漫滅不可讀考之晦菴先生荅仲至書有云黄巖老過訪惠詩一篇甚佳亦見其刊行小集冠以誠齋之詩

黄巖老盖指翁也小集疑即蹈中所選者夫以投贈大儒之詩得經題品而集中不載非獨散軼為可恨而竊重有感焉盖自爲童子時僅見翁詩一二於他本逮今壯歲宦游中外旁搜博訪猶未獲見其全集幸而存者又訛缺如是嗚呼亦難矣乃於政暇



椽二本之同異親自校讐重加編次東皐子十詩仍録集首詩抄乃東埜漁村秋泉充菴擕巢介軒諸君所作附載于後東皐翁之父東埜以下至學正君皆其裔孫也學正君拳拳於先世文獻有足尚者又四年編成九十卷爰謀諸太守宋侯刻而傳之以成其志因系予所感如此侯嗣有所得續附焉且以見台郡人物之盛戴氏詩派之遠而讀其詩者又當論其人及其世云

弘治戊午孟夏初吉

賜進士奉議大夫直隸廬州府同知前刑部員外郎西充馬金汝礪父書



于郡之班政亭

凡物之成毀有數而斯文之顯晦有
時數與時遇而所以成而顯之則又
有賴乎其人焉耳昔昌黎韓子極力
於文詞卒棄爲類壁間物至宋得歐
陽子表而出之始充盛行而柳柳州
之文亦必待東坡稱之而後人知其
與韓頡頏夫以二公之文猶爾而況



其他乎先世石屏詩全集宋紹定間
巳板行歲久湮滅而家藏本亦散逸
天順初家君恬隱先生重錄小集并
續集爲一帙家兄安州守潛勉先生
檢故篋得刻本後集第四稿下卷
并第五稿上下二卷鏞亦於藏書家
得律詩數十篇成化己亥悉付姪進

士豪携至京求完本豪復取南塘遺
翰所載東埜諸先世古律絕詩若干
篇附石屏集後將刻以傳繼而豪奉
命出參東廣政未幾卒于官而是志竟
弗果矣鏞往典六校時每一展誦欲
付諸梓而力未能也適今郡侯西充
馬公由憲部郎出倅于廬行部按六



公暇評古今詩鏞因取以進且告之
故公亟讀三嘆曰是可以無傳乎其
責在我矣乃携歸郡齋手自類次仍
正其訛缺而復序諸其後因與前郡
侯陽城宋公謀而刻之嗚呼是集之
傳豈偶然哉顯於始晦於中而復流
布於終是雖時數之使然抑亦公好

古右文之所致也雖然公不獨於斯文然爾為政恒先理究滯植善類恤窮獨皆是心也他日推是心以舉遺逸以脩廢墜以壽

國家命脈其勲業文章將與歐蘇二公埒而先世之詩或因公以垂永久與韓柳二集相終始豈非幸哉豈非幸哉



弘治甲子歲中秋日迪功郎

南京國子監監丞十世孫鏞謹識

鏞往典廬之六學承郡侯宋馬二公重刻先世石屏詩集于郡齋繼而宋公改慶陽鏞亦承之

國學今馬公又擢參貴藩去鏞懼板摹累費廬民久將就淪棄也乃進洛掌監事少宰黄先生移檄廬郡取而歸之國學東書樓而庋焉昔李公擇藏書於白石僧舍將以供後人無窮之求鏞今藏于是者要亦以為天下之公器而匪敢私于祖宗也凡同是心者幸相與永其傳焉



正德二年春二月清明日鏞識

壬戌夏五月自都門歸，世事皆淡，惟此幾本破書尚有不能釋然者，故每閱坊間新收故家書，彼以爲無宋元舊刻，不敢送觀，而余亦欲躅熱到彼，恣意尋覓。此戴石屏詩爲璜川吴氏舊藏，余收諸西山堂者也。避暑西齋，日讀一卷，卷中詩句多有與余趣向適合者，瞥見之頗爲快意。其七言律中《訪趙升卿》一首第五六句云"田園自樂陶元亮，鄉里多稱馬少游"，余拍案叫絶，此石屏先生爲我晨鐘之覺也。蓋余幼時在我二人懷抱中，及有知識，即見卧房中壁上廚上有一聯云"我愛陶元亮，人稱馬少游"，今得此詩證之，不啻早示我以歸宿之地矣。晚間納涼，與兒子玉堂談及此事，可知人生境界于數十年前已有定著，安能相强耶。

右跋二通在八卷本後，丙子上元家居無事，重録于此全本上。其"避暑西齋"云云前係第一通跋而摘録之者，"避暑西齋"云云後係第二通跋而全録之者。　蕘圃主人書

戴石屏詩集刻本，余于壬戌夏五月始得之，與此八卷石屏之詩同，元具也。然檢藏書家書目，都云十卷，余所得刻本目後確有割補之痕，初不解何故，殆假香嚴周丈藏鈔本，方知前有宋本十卷，後有附録諸詩，其十卷殆全也。因鈔本與刻行款不符，未經補録，所謂刻本八卷第存諸叢衍耳。及丁卯冬十月，得同郡蔣氏舊藏明刻全本，遂得補八卷中之葉。然後序第三葉黄省曾跋云云起至末皆失之，今年復用藏鈔本補之，然終未能如舊矣。頃元妙觀東潤師綰青以故家數本書求售，得二種，石屏詩其在焉，首尾完好，唯卷第三十葉廿葉仍屬抄補，聞是書二本原藏氏或二種，前本鈔配一冊，刻之書悉無至云向棄係全本，書不難我寶爲孚，我有書之直，殆四番無以為耳。同爲倂歸，他時以兩書並云。　甲戌四月　復翁

# 裘竹齋詩集六卷

（宋）裘萬頃撰

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刻宋元詩四十二種本

竹齋詩集三卷附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裘萬頃撰。萬頃字元量，新建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官大理寺司直。請外任，添差江西撫幹。楊簡誌其墓，以默識稱之。陳宏緒寒夜錄稱萬頃在當時與胡桐原、曾浩齋、徐竹堂往來倡和，號為四傑。今三人俱已湮沒，惟萬頃集存。劉克莊後邨集有裘元量司直詩跋，稱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臞、韋生之深。又稱其猶子南昌理掾應材攜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其季元齡又手錄四十二首。其言若近而遠，若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為人自貴重，恥表襮，惟詩亦然。世知竹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掾盍鋟諸梓，與同志共之云云。則元量之詩，克莊時尚無專集。此本為康熙己丑其裔孫錫縣知縣奕所刊。凡詩三卷，末一卷附錄誌敘誌銘，不知何人所編。近時工部尚書裘曰修又重刊之。曰修亦萬頃裔也。其詩雖風骨未高，而清婉有餘，不染江湖之遍派。趙與虤娛書堂詩話嘗稱其歸與一篇。又稱其初官樂平，印賁與洪邁詩篇往來，邁最推其雲歸青嶂雨初歇，花臥碧苔春已休之句云。

# 裘竹齋詩集目錄


第一卷

五言古詩

行役　武陽渡

宿佛頂塔　羅溪橋

別友　次許秀才韻二首

病中聞伯量二首　次范光伯泛江韻

螘運　次伯仁善利關小室

見雪　出門





菖蒲　宿田家竹亭

送詩僧如師西遊　從人覓墨梅

睡起　讀邸報

次伯量贈別詩韻　老農歎

送范光伯北行　安樂窩示元德二首

題余仲祥松齋

第二卷

七言古詩

夜坐薦福寺　厭原山中曉行

秋試示諸兒　十二月大雨

燈下偶次前韻　贈拂雲主人

次余主簿　再呈仲庸

第三卷

五言律詩

雨後　涼風

用鄭浮梁韻　又

次黃存之韻　暘谷偶成

書李東西林碑　晚歲送館人歸省





別敬叔　贈畫工

次胡伯仁韻　書晁文元道院集

送范二丈二首　夜坐再用韻二首

送胡仲立入京　次施眞人韻

偶成　老屋

留淺沙　寄題喻尚士澹軒

晚步　桊姪試周

第四卷

七言律詩

題洪內翰爽棚　次元德弟
次洪內相葯亭　次洪內相梅亭
夜座　雪
寄高葯侶　寄元齡弟
次元德弟　玉山道中
端午上饒道中　臨安別余求之
鄉人羅朝宗　賜谷偶成
入京道中風雨　閑居
折花鬬竹筍茂　睡起書懷



有感　用前韻
送胡仲衡　喜范光伯相過
懷范光伯　次光伯韻
錢塘次孫教甫韻　次朱震遠韻
大雪次前韻 五首　題小桃源
次伯仁善利閣　挽霞溪高縣丞 二首

第五卷

五言絶句

善利閣 兩首　餞吳長文司理
自警　題蘇希亮畫
繙者
兀坐有感

第六卷

七言絶句

保福寺　兀坐有感
癸亥夜夢　次洪內相 三首
次洪內相 三首　薦福寺次許師詠竹
次余仲庸　松齋秋吟



宿翠巖寺　同李僉判山行
寄宋居士　睆山紙帳送宋居士
題書院壁間碑　日出
早作　冬日早作
午睡　入京道中驟雨

卯事　次伯仁
秋　久雨
上元憶大梵明燈　秋日卯事
九日　松齋秋詠
次仲庸初冬卯事　雪中戲元德元齡
再韻寄元齡弟　雪中再示德齡二弟
再用韻　再用韻
再用韻　次元德弟韻
余從元德弟　再用韻
寄元齡弟 五首　元齡弟寄悲秋
余既得烏石岡　寄張仲符
次敬叔韻 二首　次李司直韻
別湖仲立 二首　次余求之寄明州
酬余求之 二首　錢仲庸長蕃人弟
別曹教授 二首　次吳長文見寄
次吳司理　寄題真愛亭 二首
安樂窩　有感 二首
高安別蘇野塘　題希亮畫



題昭君圖　題老僧畫卷 四首
窓前古槐　題斜出羨字韻
題錢　簡瑄上人
簡瑄上人　題瑄上人隱室
題破塵讀經所

裘竹齋詩集

宋裘萬頃元量著
明[illegible]是仁[illegible]

五言古詩

行役

曉霧鎖山[illegible]，孤月掛林間。[illegible]
[illegible]



一身小如粟，擾擾在波濤。中紛紛用上人[illegible]
屋有晚天際，來齋近[illegible]
禾公。

宿佛嶺寺

孤村三四家，籬下畫禾黍。主人引入山，能作[illegible]
語。開窗對竹山，僧[illegible]
如雨。

羅溪橋

我來從兩[illegible]，[illegible]

雨長松列左右，清風奏宮羽。[illegible]
溪上。

別友

清宵月滿[illegible]
酒人事好[illegible]
箕斗。

次許秀才韻二首

[illegible]兒欲了事，事事真之了。[illegible]
舌[illegible]



有道。
[illegible]工不是自[illegible]
舌斯須[illegible]
以道。

病中聞伯[illegible]相訪[illegible]之二首

我屋僻竹根[illegible]
病夕陽[illegible]
乘興。
高人在城郭[illegible]

晋雨餘窓戸涼歎解滿階除州過行庆小何時[illegible]

巾車

大范允伯送江頭

夫君陶阮徒俗子所不快屹然獨其中猶[illegible]

介平生江湖樂欲去不得遊何如[illegible]

吾解

避暑

知我不能損植氏所以[illegible]

獨及此閒暇時相與積乃今不須更[illegible]



自遣

文伯仁善利閣不寐

山林吾所廬夜月但對影焉知江上人一日了[illegible]

境寰棠步崇臺有室妍且靜屏獨不能去坐見内

山瓶

見雪

兀宾當語謙餉我一籃雪吾廬本來靜得此更清

絕遊憐北海上往往已盈尺留趣人在否毋凌溪

臣節

出門

出門復入門吾行竟安之攜書北窓下翻閱聊自

怡有懷千載人掩卷還歎欲采采首陽薇戀戀商

山芝一麥或終身欣然釣江湄斯人不可作帅近

日遲徽目前稻粱謀鬼厲方齊飛青田叙無肯歲

晚將誰依慎勿出門去塵埃染人衣

菖蒲

廣廬人吾懷十載聽夢魂遶門者何人遣余以芳

蓀欣然得其趣如對五老面兩安出巖谷常[illegible]



雲霞塵群為一洗兩目不復昏忽思五夜[illegible]

溪瀑底用仍一寸石底涵九節根凡高[illegible]

月須其蒼茲理苦不誣吾將從綺園

宿田家竹亭

我家西山麓四壁皆是[illegible]

觀方思坡仙詩恐入俗士[illegible]

其門頹然于百丈一見君欲人夜深[illegible]

夢中聞呼童啓北窗焉果[illegible]

送濤翁如師西遊

解來曾向壇上擁奇聲衛霜君難役所前而已分受
用主人龍門高宜有如此客我行分當揚往非一
宿自扶是今日遊時淡取要嘗要須早歸未成怨
法王宅

從人覓墨梅

熏爐東詩兒茗挽墨暖思掩關寂無營餘遽自然
飯山寒處正肩片看雪初寒徧斜日三後見氣可
人意天機和胸中的手特餘事何時分冰晚來對
病居士



病起

疾去得安卧衆皆不知長得雖忽將懷將色便黃
床人生況無曾歲與問其常余何以一身投之百
侵場吾方休吾心與世長相忘遙遙帝老翁役我
挽中方意行我華背日見猶徧拜圓覌一世人役
攘貝可傷誰能從我遊要須留春皋

讀邸報

紛紛天下事論說良難明不知窮冥中主張者云
誰工拙判兩途人謀豈容施所非欲乎治幾誠深
游移日前三四公並用無一遺遊嫌滯一州民實
邪之基鄉來番江頭親見國子師德行淵與騫子
祇如同時斯人使臨民兒不賴毋慈人言致泰和
須素脊登位崇澤斯均否則失所宜大乎儆人
從何時可療哉

次伯萬贈別詩韻

我生饑寒下且復寡見聞時時警塡遽如覓親有
若自斷將狂最不足求此軍君乃不我棄歡然與
同學願學知之何此志亦已勤正坐未知方所得



不足云人生所好謹其力用是分詞章末技耳安
能窺皇墳而況字書學兀兀窮詮文局若繫吾心
或有得焉敢譏益恨未能別君大江濱長吟昌黎
詩安得身登雲

老農歎

滿畊水在趾雨種泥沒膝旱寒忽爲虐畊種畏勞
力去年辛總今歲免艱食細聽老農言令我三
歎息但願從此去龍骨長掛壁大田多黍稌高廩
若山嶽或云穀大豐則恐錢轉貴夏租星火急忠

此未有策細民一錢稅往往亦追索穀賤反傷農
此語傳自昔語客且勿憂新綠尚堪餐

送范光伯北行

元賓將歸休匆匆已促裝江邊踈柳青江上寒梅
香有客當此時中流駕風檣欲學太史公窮汶泗
沅湘吾聞帝王州雄麗幾錢塘疇昔駐六龍至今
繪火央鸞湖橫漭瀾鳳臺摩青蒼名山與大川往
往遊相望是間或小留不妨月徘徉平生學屠龍
積手五字章茲逢賢主人定知奏言商追李羅杜



陵相與升其堂要令千萬篇金薤垂琳琅秋風渡
鴈來因之東南翔為君舒硯胸慰我離別腸

安樂窩示元德弟 二首

往時病僧寮今為安樂窩昔病而今安所得良已
多百年直須臾一丘且婆娑倦翼棲茂林潛鱗游
重波方欣隨所願豈復知其他朝來啓南窗群山
鬱嵯峨上有無心雲乘風遠相過却觀聲利場紛
紛正橫戈到頭蠻與觸勝負能幾何曷若休吾心
考槃依澗阿孟夏草木繁雨餘氣清和四壁環竹

碑經史星宿羅幅巾擁胡床修然自吟哦因之成
此詩要使兒童歌
滑泉出石竇白雲臥山窩淋漓乍開霽原埜催聲
多吾廬近西峯其下林婆娑解衣坐磐石持竿釣
滑波主人忘機心鷗鳥亦無他東魯與南郭泰山
等嵯峨剛子何人哉自許不啻過一朝離草堂出
英遂橫戈折轅不得還如此俗駕何仰視前修翁
鉛刀比太阿余弟山林人心平氣自和懽然樂簞
瓢笑彼輩糶羅好書不厭觀佳句時一哦須賡紫



芝曲為我辭時歌

題余仲祥松齋

芳妍桃李場紛趨歘成蹊長松坐偃蹇遂留不見
知平生與時人不與俗轉移蕭然塵埃中擅此丘
壑奇窗空境逾清四壁風來吹抱琴揖蒼髯喜氣
揪兩眉臭味既與同相親不相違直期閱歲寒可
但忘朝饑斯正如乃翁過處更過之直比千丈幹
歷落不受羈只恐大廈成棟梁各有施出處初何
心出山盤勿疑渠

爽竹齋詩集

宋裘萬頃　元量甫　著
明潘是仁　訒叔甫輯校

## 七言古詩

### 夜坐薦福寺次王成之韻

鞭韉未暇相追逐且向袛園止君宿清談待得月華生窓戸明明耿殘燭誰令泉石墮吾前洗盡人間綵與竹風帆明發君不留此樂只應吾所獨

### 麻原山中曉行



碧雞夜半聲喔咿喚起幽人步林樾秋高風露着草木無數寒花泣明月松篁一徑宛如畫石溜涓涓更清絕山巔便好結茅廬莫待他年鬢成雪

### 秋試示諸兒

漠漠輕雲弄寒影霏霏小雨生秋興黃槐開盡舉子心丹桂喜傳仙籍信竹齋雙手縮袖閒坐看舉兒鏖一戰春風躍馬不爲難此去毋言日邊遠

### 十二月大雨

一冬都無五日寒赤日杲杲后土乾水官丐歸帝弗許詔朝不雨吾聲汝斯須便放大瓢傾一洗萬里塵埃清不妨更作尺深雪桑榆之功尚堪說

### 燈下偶次前韻

北風吹雨夜正寒北窓吟詩舌欲乾千辛萬苦浪如許飯顆山頭誰着汝何如一樽隨意傾酒酣不問濁與清明朝縱有三尺雪灞陵詩句無庸說

### 贈拂雲主人

十年作計須種木一日不可使無竹道人於此得三昧叢篁中閒着蒼玉拂雲誰爲名其居我亦心



同雲捲舒相期直覓飛霞佩不用重拈種樹書

### 次余主簿仲庸梅韻

春醪欲沐木欲折急雨風吹不成雪玉妃夜墮廣寒宮開作寒花賽清絕未須千樹挿山巔且要幾枝橫水邊暗香疎影尚無恙憑誰喚起西湖仙不妨琢句更馳送一洗十年塵土夢鉄心元不爲渠圓眼底珠璣聊簸弄

褒竹齋詩集

宋袁萬頃　元疊甫　著
明潘是仁　訒叔甫輯校

五言律詩

雨後

秋事雨已畢秋容晴爲妍新香浮穲稏餘潤溢潺湲機杼蛩聲裏犁鋤鷺影邊吾生一何幸田里又豐年

涼風

涼風幾時動日暮已秋聲稍稍月華白紛紛林影清余懷元不惡世事巧相攖所願西成後邊頭息戍兵



用鄭浮梁韻簡圓師

棲履出蹊窄鐘魚佛界深寒梅殘屋角春薺老墻陰一水元無恙扁舟尚可尋煩師掬清溜爲我洗塵心

又

古寺規模壯空山歲月深春排千樹綠雲壓一溪陰地僻人稀到官閑我得尋歸來詑清賞未覺負初心

次黃存之韻

客宦何時了官居又歲餘歸心五湖夢病眼一床書近作君能富新功我畧無不妨賦游獵會有薦相如

賜谷偶成

愛日袪愁霧微和散積陰一窓塵外趣萬竹歲寒心士要崇清節吾將老故林抱琴聊一醉何用覓知音



青宰更西林碑

荏苒老將至區區心已疲文章非世用字畫漫兒嬉塵阜多名刹傍人有斷碑驪黃雖易辯堂奥未容窺

臘歲送館人歸省

不厭冰霜路衝寒辦一歸晨雞戒鞍馬春酒壽庭闈燈火知辛苦雲霄會奮飛相期紆綠綬非但戲斑衣

別敬叔

筆硯君無間氷霜歲又除諸生得模範六藝共咿鋤松菊淵明宅蓬蒿仲蔚居相望倘相憶時寄數行書

贈畫工

紙筆三生夢春蓮萬葉花笑人爲市道隨分足生涯山路淨如水溪流淺見沙能來良不惡看我倣煙霞

次劉伯仁韻

山長飛鳥急江濶去帆微唱晚魚漁笛憑高一釣磯從君濯氷雪滿袖得珠璣三嘆不能已歸來吟夕暉

書晁文元道院集

華屋金猊座雕鞍騮馬車才堪誇世俗早已落丘墟此病久沉痼無人解痛除千年子晁子道院有遺書

送范二吏入藍田書院二首

今代崔斯立才高不負丞君方爲重客人謂得良朋敏捷朝千字辛勤夜一燈明年冠秋試萬里看飛騰

君在淳熙日嘗師陸監丞今爲後死者樂有達來朋此道未除地他時要續燈病夫力不足拱立看奮騰

夜坐再用韻 自

洪井今眞隱長沙昔謫丞餘生傳巖壑拙宦愧交朋飯菜渾忘肉囊螢足代燈詩來夜將半雲際月騰騰

家有輞川集人如王右丞琴書多暇日觴詠盡高朋擬脫雲山屐來分夜案燈新詩要傳寫病眼任騫騰

送胡仲立入京

昔對延英日諸公嘆弗如敢言天下事不負案頭書此去朝雙闕懸知有異除榮途方着脚未用曳長裾

次施眞人韻

素韡方多難丹砂倘一途勿疑蕉覆鹿會見竹成

龍潤水遠仍潔巖花幽更濃行行望仙宇知在最
高峰

偶成

松徑頻風掃柴門爲雨扃行携道院集坐對敬齋
懀好事心常記閒談耳不聽覩空爲時候無異醉
初醒

老屋

老屋久欹側隨宜聊拄撐吾今且共住緣盡會須
行甯打從欹壞風搖不用驚世間虛幻相聚散本
無情



留淺沙

故山豈不好蕭寺亦堪居作意多成礙無心始自
如饑魚飽香積枕簟熟華胥但惜詩成後傍無阿
買書

寄題翁高士澹軒

世事耶耶枕生涯老子書能知澹中味雅稱竹間
居石徑排雲入霜根帶月鋤紛華不到眼巖得玩
清虛

晚步

日落欲閉戶風清聊杖藜千山猶帶雨一徑已無
泥瀧瀧水聲急悠悠雲影低催歸緣底事着意傍
人啼

桑姪試周

汝生方滿歲伯髮已星星桑苧甘投老蘭蓀喜向
榮席周無一印帷下有諸經莫學魚兒戲來年快
聚螢

# 裘竹齋詩集

宋裘萬頃　元量甫　著

明潘是仁　訒叔甫輯校

## 七言律詩

題洪内翰爽樹

霧閣雲窓天外安懸知幽趣勝人間簾櫳夜月浮
銀海桃李春風酹玉山自笑紅塵無暇日淚懸清
夢覓商顏何如飛佩隨君後細看匡廬紫翠鬟

次元德弟示從龍入學



生兒雖小莫憐渠學斷工夫在讀初今日從師見
不惡他年門戶反成疎雙親未老身無事濂父能
文家有書好與汝兄俱努力後生叢裏試羣居

次洪内相菊亭

詩仙種菊未多時因菊名亭早有詩欲為寒花標
晚節故將新句寄東籬平生未省録三峽高處那
能贊一辭便得從容侍公側回頭已是十年遲

次洪内相梅亭

人間多是梅開後旋踏東籬事故常那得紅簾捲
朱戸細看素質傲清霜一生寄興雲山外幾度搔
頭江路傍咫尺名園身未到夜窓羞對返魂香

夜坐

爐火篝燈就與同此心吾欲付冥鴻茅簷已作波
甸雨蕙帳不禁連夜風一段清愁詩句裏十分寒
事酒盃中溪雲未用安排雪且聽梅花試小紅

雪

天花一夜泄春機飛墜人間片片奇有色有光欺
柳絮無聲無臭黙梅枝縱橫萬舞風回處表裏雙



清月霽時此景惟詩可摹寫却憐老去不工詩

寄高菊磵謝惠詩集

高名如斗夜垂天無地追思每自憐正欲為君尋
五老乃蒙因我到雙泉新詩妙絕開方就稚子携
歸喜欲顛此去湖邊不多遠秋風當覔釣魚船

寄元齡弟

夜床風雨夢到處東湖西山如接連安信喜隨烏
鵲後雅懷知寄白鷗邊軒窓春動花陰滿圖史香
浮墨色鮮箇裏詩書應有味不妨兼讀養生篇

次元德弟

寧逐春風上下狂顛從桃李借恩光只應朝市風
波惡不似山林氣味長莫惜舉盃邀太白要看騎
馬似知章南征他日如相憶詩句還須付華囊

玉山道中時赴掌故之命

麥苗堆綠菜花黃一簇人家古道傍酒熟不妨邀
里老年豐贏得事農桑世情只說宦遊好客裏那
知歸興長我有平生蓑笠在釣絲何日理斜陽

端午上饒道中



一春俏滯在京華午日依前未到家細葛香羅素
無望黃塵烏帽亦堪嗟爭舟野渡人如簇立馬郵
亭日欲斜遙想塤篪獻親壽綵衣羅拜酌流霞

臨安別余求之

長安車蓋喜如雲邂逅惟君是故人風月滿懷情
洒落珠璣撒紙句清新攜來客裡一尊酒洗盡湖
邊十里塵富貴功名丈夫事別離無用淚沾巾

鄉人羅朝宗與兵部尚書京公有舊將往見
之過予於樂平因餞別

四時成歲秋云暮九月肅霜天漸寒有客褰裳涉
鄱水逢人劇戶詰長安懸知欲聽星辰履厭見登
來苜蓿盤姑舉一觴餞行色無魚長鋏切休彈

賜谷偶成

竹近頻析衣袂爽苔深常恐履痕侵夜燈四壁圖
書影曉日一床花木陰栽酒只今誰好事絕絃從
昔爲知音區區外物誠何用慎勿緣渠愁此心

入京道中風雨因賦此遂退休

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



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
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琴竹蒼梧仔細看

閑居

閑居最與性相便勤即繙書懶即眠終日閉門真
省事有時面壁似耽禪大椿歲籥祈親壽斷簡生
涯聽子傳待問洪崖覓丹訣白雲深處引寒泉

松花開竹笋茂喜而詠之

繁花密笋春春時粧點園林一段奇金粉生香風
細細斑衣留潤露垂垂品高宜入神仙藥節勁終

全氷雪姿笑彼杏桃兒女態謾爭艷冶媚山岐

歷把書懷將諸公相勉再出

北窓終日慶書曆一枕清風值萬錢雲度茆簷輕
苒苒泉生石砌淨涓涓不濺雨腳花間注要聽秋
聲屋外傳三徑初成吾欲老幕中何用泛紅蓮

有感時與李弘齋有約

去年今日酉歸客緊背茅簷又一冬歲月催人雖
通遠簡編於我卻從容知名爲用詩千首養病聊
須酒一鍾早曉枝藜營术去故人有約許相從



用前韻謝伯量過訪山中

勝遊千里笑談中雪片梅花正仲冬肯向蕭門尋
孺子更能草具重茅容春風頓覺生寒谷夜榻惟
愁聽曉鐘半世拔梅門下客乃今何幸得過從

送胡仲衡

憶昔樵江一見君喜君吃吃善談文別來歲月今
如許書裏工夫想得勤近世起家多白屋幾人馳
志在青雲稽齋已踏賢關路更有諸孫策異勳

喜范光伯相過

章江東下幾灣洄誰伴臞仙夜探梅離別不禁詩
社冷遭逢莫放酒船回氷霜滿眼歲將換花柳轉
頭春又來安得飛騰九霄外鞭鸞笞鳳日相陪

懷范光伯再用韻

梅邊流水碧洄洄卻把相思付折梅十載不禁雙
淚落一尊期慰九腸回鶯殘蝶夢鵲空喜望斷馬
蹄人不來咫尺雲山尚如此天涯那解得追陪

次光伯韻

竹逕當年手自開只今無處著莓苔絕憐此地遺



從少賴有高人時復來籬下久霜猶有菊水邊遙
瞻正多梅我云眷眷三年別君莫匆匆一夕回

錢塘次孫教甫韻

箒領歸來得泮宮一時滚滚任諸公市朝競逐利
名走草木誰爲臭味同雪水不妨披宿霧蓬山正
要挹清風塵埃不得從君役豈但他時愧兩翁

次朱霞遠韻

芳池綠水自生肥上有軒窓隱翠微花竹舊曾開
小徑門闌今又啓重扉直須閶闔排雲去要看長

安躍馬歸詞賦令慰天下士春光端不負劉煇

次王成之韻詠梅

肆遣冰魂照夕陽搖搖一任北風涼眼前共有幾
多藍身觀胡爲如此香佳質會須歸列內孤標已
自壓群芳濡毫我欲從君賦未害平生鐵石腸

兀坐有感用前韻

忘言編簡倦三復適意絲桐聊再行已共白雲論
久要更尋青鳥問張生披行泉石者侵履拂松
篁露濕侵此事洪崖知我舊歸歟端合與同盟



有感

自爾雙泉憶舊游柳江雨又有歸舟誰能不作千
年調憂斷眞成萬事休須盡何來情莫逆貧窮無
計淚空流重雲已失鵾鵬影愁絕滄浪一白鷗

送張高安入京

青衫十載僚官客黑綬三年鳳嶺頭循吏聲名武
陽令故家風味富平侯江邊休嘆雙鳧去天上行
看一綱收入遊鵷班立仙仗莫忘回首顧沙鷗

用黃子益韻三首

青衫日日困塵沙安用浮名與世誇已過半生眞
似夢未荒三徑且還家恨無沈水薰香穗喜有寒
泉瀹茗花袖却西歸遮日手園林幽處看桑麻

睡起欣然息慮少病餘纔覺應酬艱招搖風月聊
須竹收拾雲煙幸有山但要世緣隨手斷莫憂詩
債幾時還迎奔富貴非吾事且占林泉一味閒

寄劉擇之新居成

西風吹雁過吾廬特地傳君一紙書九載不須論
往事萬金良喜得新居春回院落花侵座雨過池



塘水遶除我欲退之門下去却愁無處覓金魚

題懷秀堂

莫教滿地長莓苔杖履從今日日來曲徑要隨松
巷轉柴門須對石橋開牆頭花木因時種案上圖
書任意堆幸有林泉可投老恐將雙屐踏塵埃

竹齋述事

夢魂驚斷渺難續卧聽竹裏風冷冷寒蛩爭鳴達
四壁缺月半隙橫疎櫺平生細字長欲白午夜短
檠燈尚青稻粱作計吾不願願學滄海鴻飛冥

大雪次前韻五首
雨師風伯妙天機幻出乾坤一段奇曉對青山渾
似畫夜看黃卷可忘饑金貂換酒非吾事鐵甲屯
邊正此時失國殘胡應凍死青生猶賦采薇詩
天孫尖裹散支機飛墜人間分外奇勾引芳尊留
客醉栽培玉粒療民饑幅巾篛落尋梅處一舸江
湖弱月時妙處惟詩可摹寫却憐老去不工詩
誰孫天女下冰機剪水成花片片奇影落池塘波
不動寒侵鷗背色皆饑縱橫萬舞風回處表裏雙



清月霽時浪戰未能無寸鐵對人羞誦醉翁詩
伊人元不履危機踏凍衝寒正自奇只怪飛花舞
處避都忘炊玉有時饑月明剡水回舟夜歲暮梁
園作賦時一段風流誰得似只今王謝却能詩
誰知天巧出玄機但惟飛璚過眼奇瞑立風枝寒
雀倦愁吟冰谷曉猿饑蘆花洲渚月明夜柳絮池
塘春暮時此景人間不長有寫真傳影正須詩

題小桃源
半月池邊倚瘦藤望仙臺上岸烏巾塵埃一點不
到地花木四時長是春栽酒豈無好事者爛柯應
有看棋人請君更種桃千樹準擬漁郎來問津

次伯仁善利閣
看經堂中鐘磬鳴看經堂外水雲清山連遠渚鳥
飛急風入輕帆舟去平烟樹不妨留夕照塵纓正
欲濯寒泓憑欄為我問造物乞與少陵常眼明

挽霞溪高縣丞二首
少年快策上金鑾三拜郎官鬢未斑不說知音在
齊漢但知投老向雲山柳絲陰裏陶潛樂花錦香



中潘岳閑逝者不堪人事異洪崖亭下水潺潺
公家原在洪崖宅自是洪崖向上人嗜酒一生真
簡澹風標八袠更精神紛紛倆厭人間事去去歸
尋洞裏春朱紱只今無覓處但餘佳句鎮長新

# 裘竹齋詩集

宋裘萬頃　元量甫　著

明潘是仁　訒叔甫　輯校

## 五言絕句

### 善利閣次伯仁所題趙子良畫　四首

篸筱君鄉來，分明記江樹。想君詩成時，夢作白鷗去。

二

平生交游間，吾犢蓄屬岸。區區稻粱謀，君亦逐鴻鴈。



三

風簷手君計，心跡已清絕。何當更長吟，坐對澄江雪。

四

扁舟兩漁翁，清明發白春。安得如鷗夷，相與五湖去。

### 餞吳長文司理用修持賢業敘無欠七字爲韻

修

平生不量力，妄意希前修。僧僧雖無見，拳拳未敢休。

持

狂瀾洶如此，砥柱共誰爲。天意必有在，吾身姑自持。

賢

吾亭無恙時，從游孰非賢。歲寒萬木彫，松栢始傑然。



業

聖賢去我遠，何者名事業。吾欲到彼岸，須君借舟楫。

敘

過從貧直諒，夫豈勢利交。謂朋黨者誰，仁人姑聽敘。

無

人生天地間，離別安能無。莫作兒女態，相期烈丈夫。

欠

君姿正而剛名節非所欠臨岐贈一言惟有學不厭

自警

俗塵易汚人胸次須自潔君看四明老氷壺浸秋月

題蘇希亮畫

在梁渡山澗上有秦人居歲寒不種桃汲泉灌佳蔬



雜著

兀坐有感

息綿綿而不絕心了了以常明靜室我方燕坐彷人與作儔行

# 裘竹齋詩集

宋裘萬頃　元量甫　著
明潘是仁　訒叔甫　輯校

## 七言絕句

保扁寺對橙菊有感

平生愛菊陶彭澤清夜移橙杜草堂千載詩魂招不得獨留風味在僧房

兀坐有感

悠行曾到楚江頭占得雙泉第一寮窓戶遠深鐘磬遠客塵都向靜中銷



癸亥夜夢

丙夜清眠正熟時夢魂飛去拜丹墀小臣乍得披肝膽感慨分明涕泪垂

次洪內相十月桃韻三首

千紅萬蕊凋零盡安得枝頭數點紅疑是神人寫春色鎮長留影在屏風

昔日驪山宮殿中玉妃無數舞衫紅只應歸去蓬萊後夢作寒花笑北風

不須羯鼓促春工一樹霜邊取意紅寄語兀宾爲收拾莫教人恨五更風

次洪内相雙竹韻三首

延平兩龍幾年卧欻爾化作寒枝雙春檜長松皆敵國會須因壘一時降

嬋娟兩枝翠可掬絶勝白璧南金雙留與先生作條筆亭壇八面受人降

管鮑交情真耐久夷齊義氣更無雙處花滿眼風號怒一節青青終不降



薦福寺次許師詠竹

浮雲蹤跡任西東翰墨場中且用功時對此君哦七字也勝痴坐辦嬌風

次余仲廚松風閣韻

飛花數點雨初歇時鳥一聲春正長讀罷黄庭了無事旋安銀葉試爐香

古木陰陰六月涼幽花藉藉四時香絲桐清夜作三弄明月入簾風拂牀

爛熳花陰覆短墻花開時候日偏長道人不被春勾引到處惟聞薝蔔香

不見詩仙何遜來春風幾度早梅開竹籬茅舍自清絶未用移根東閣栽

恰則梅邊春意萌困人天氣又清明爐熏茗椀北窗下卧聽綿蠻黄鳥聲

已老遊經流此心更尋流水濯吾襟經旬不涉溪邊路荇帶苔錢知許深

松閣雲窗先自幽水聲那更繞源流春深紅雨落桃徑晝永清風生茗甌



楊柳陰中啼杜鵑梧桐枝上噪玄蟬篇章滿眼無人會贏得詩翁取意編

紛紛眼底正爭馳我獨宾心絶五綦說與傍人俱不信故山惟有白雲知

爭春桃李太匆匆隨手飄零逐曉風氷雪不侵塵不污可人惟有歲寒松

顔楊翰墨今誰解陶謝篇章古所無安得金丹换凡骨白頭深恐愧吾夫

平池春去水溶溶人在笙歌一部中柳葉翻風羅

帶綠荷花着雨錦不紅

簷開新燕幾將來簷外閑花徃歲栽丹杏碧桃渾落盡綠陰低處結青梅

簷月籠花花映窗好風吹竹竹浮香夢回何處一聲笛人靜山幽天正涼

無所用心魚在沼居然生子燕成窠誰言春去花事歇萱草石榴情更多

爲憐風雨趣春回故着秋花到處栽蘭菊從來盛風味不妨叢繞讀書齋



白雲殊不作僧態流水更似知人心溪邊濯足溪上坐樵唱一聲秋滿林

坡谷遺書那復有向來一紙抵千金誰知懸腕真卧筆如用大都留此心

俗書本作下瀨傢野鶩家雞強自分王氏無人學公死只今何處覓雲仍

松齋秋吟

驕陽赫赫轉秋陰便覺蕭然鬢影侵世事炎涼俄忽爾閑來物理靜推尋

宿峯巖寺呈李弘齋僉判

匡廬勝處君曾到誰是淵明與遠公幸有和陶詩卷在好依蓮社此山中

同李僉判山行午飯野店簷外羣蜂務務因成絶句

脫畧人間勢利場來尋泉石共徜徉飯餘小立茅簷外試問羣蜂有底忙

爲宋居士脩叔求庵記

羣琰新刊衆眼明流傳何日到柴荊從今不恨論



交脫我亦碑中有姓名

晚山紙帳送宋居士

剪裁不惜褚先生要護高人雪屋眠只恐鶴書催起去長留空帳北山巔

題青院壁間碑

天上真能去不回世間凡馬謾爭馳少年氣習今猶在袖手時來看斷碑

日出

日出柴門尚懶開綠陰多處且徘徊槐花滿地無

人倚半在墻根印紫苔

早作

前過長江浪拍城迢迢義馭水中行舟人指點雲開處喜見青山一抹橫

并梧飛葉送秋聲籬菊緘香待曉晴斗柄橫斜河欲沒數山青處亂鴉鳴

北窗清冷不成眠風透蛩聲到枕邊試喚兒童捲疎箔一簾花影月娟娟

爐香清曉坐書牀竹榻藤床日到遲自賦短章遐



自笑不知顏閔有何詩

冬日早作

黃昏月姊剪雲開夜半雷車載雨來晨起鉤簾望霄漢風花吹墮萬璚瑰

午睡

午窗春日影悠悠一覺清眠萬事休堪笑邯鄲槐里夢痴兒到老不回頭

入京道中曝背

露濕芳桃午未乾花時全似麥秋寒征衫不敵東風力試上郵亭躡背看

即事

門前溪水欲平隄設着漁竿淺處垂晴雨每關憂國念豐凶端欲問人知

春時哘種夏時芸七月農夫始食新此去田家常要雨雨多元自不妨人

次伯仁過道傍田家韻

桃源千載鎖烟雲若輩安知古有秦恐是吳興沈東老一樽聊復醉詩人



數聲牧笛日將晚一曲樵歌山更幽解帶盤桓小

秋

溪上坐看紅葉泛清流

久雨

園林清樾淨無塵池沼黃流去有聲不用飛花來點綴但須霽日為澄清

上元憶大梵明燈

經年不到豫章城燈火遙聞鼓吹聲却憶秋屏臺上寺絳紗青玉幾長明

突兀招提枕古城夜深鐘磬寂無聲坐馳燈火笙
歌地知有何人一點明

秋日即事

斷鴈聲邊小雨來菊花強半卧蒼苔乍寒天氣雖
宜酒冷淡無心把酒盃

九日

籬落黃花尚自無白衣況未到吾廬莫令此日負
佳節為展淵明采菊圖

松齋秋詠次黃存之韻



少年有策志平戎心事今來一老翁局客款門茶
未了防秋又說棗兒紅

西風黃葉掃空庭舞鶴翩翩墮雪翎一陣清風通
鼻觀木犀亭下讀騷經

牽牛引蔓上東籬氣肅清商雨過時人意若隨天
意好秋光又到菊花枝

閉門思古或傷今每有詩來默契心紙上不須評
巧拙竟夫只是靜中吟

閑中無辱亦無榮案上圖書有課程靜對秋花香
默默曉風休送亂蟬鳴

據梧枕策事紛紜樓上看山對曉曛縱是樓無山
色遠只如小米畫烟雲

無事縈心且掩扉松風度曲入琴徽登高老矣興
猶在塞上秋風戰馬肥

次仲庸初冬即事

常歲霜天分外晴一溪如練浸冰輪今年風雨寧
無夜誰與溪梅作小春

君家秋實洞庭種小子持來獨未黃莫作蘇州書



後夢只今正欠滿林霜

雪中戲元德元齡二弟 二首

在昔梅花猶有賦如今冰柱亦無詩吾衰不作池
塘夢春草生時子合知

袖閒出手不應遲柳絮漁簑總是詩一妙得君眞
所喜一寒如我有誰知

再調寄元齡弟 二首

季也東歸何太遲伯兮西望屢吟詩茅簷昨夜雪
深尺人在蓬窗知不知

小舟閑已枝江滿滿眼瑠璃定有詩詩似其人人
似雪只應猜處恐人知

雪中再示德齡二弟三首

只道園林春未歸風前一夜柳花飛東皇自是繁
華主不用元宵爲玉妃

平生簑笠慣衝寒長憶江湖把釣竿昨夜北窗聞
雪作夢魂飛到子陵灘

青青窓外幾條篁也學宮梅巧樣妝說與惠連須
着句雪邊春色到池塘



再用韻

亂飄窓戶重重積巧入簾櫳細細飛想見鈞天張
樂處瓊瑶玉佩列千妃

蕙帳一冬無苦寒夢回長是日三竿那知今夜剡
溪路月淡扁舟水滿灘

鳳臺仙姊捲銀篁歸去瑶池試曉妝剩粉殘脂無
處着化爲風絮滿池塘

再用韻

無人低唱兩三卮一任瑠瑶滿眼飛羅襪暗塵應
洗盡月明吾欲看江妃

憶昔騎驢犯曉寒酒旗隨處認長竿灞陵物物皆
詩句不用牽船入節灘

眼前脩潔獨脩篁屢倩東風洗曉妝學舞腰肢困
珠玉可憐官柳在寒塘

再用韻

梨花月淡珠簾捲柳絮風輕粉蝶飛宮漏無聲窓
欲曙霓裳催舞廣寒妃

雪裡鷗盟元未寒小舟南浦着漁竿眼明似共月
千里衣冷欲迷雲一灘



疎梅元自映疎篁誰把瑠瑶特地妝雪後園林應
更好却輸和靖在錢塘

次元德弟韻

毆尾飛揚使我驚鐵中雙鏃日錚錚陳橋舊將今
無用一任於菟繞屋行

余從元德弟借到西郎書齋朝夕共間今二
年矣戲題作病僧寮且賦三絶

雖有園林伴寂寥不妨題作病僧寮蒲團竹椅甫

窓下一炷爐香百念消

華髮蒼顏一病餘向來文史頗關情只緣世網無由脫遂學枯禪度此生

朝來簾外望西山正在雲烟縹緲間既欲與山爲保社不妨身世似雲閒

再用韻

病餘行脚歸來後萬事無心每閉簾日射竹窓風葉亂烟凝香鼎篆紋消

厭趂朝市元無夢慣處山林似有情圓覺楞嚴俱不解維摩會下一書生



無心對客懶黃獨有意看雲傍白鷗終日區區弄文墨笑他齊已與高閑

寄元齡弟 五首

餘生端合老吾廬心地全然與世疎安得數椽西嶺下自行溪水灌園蔬

莫怪窮年不入州載書前已會盟鷗市朝畢竟多塵事且傍溪山靜處留

俛仰之間又一年卽看科詔下天邊功名萬一來相逼試向棠途小着鞭

少年妄作功名想說着長安喜欲狂多病年來怕奔走却思雲壑置藤床

一室蕭然百事無崇朝趺坐對熏爐岫雲舒卷元無礙癡得從容養病軀

元齡弟寄悲秋四詩因次

不到青雲志未休近來何事却悲秋短檠雙月元無恙快讀詩書莫浪愁

圖書繞屋未爲貧想見長吟日閉門西社諸公久寥落不知招得幾人魂



幸有平生古戰場不妨高臥到羲皇一朝冀北空凡馬須信驊騮道路長

支離病骨怯初寒眼底清愁更萬端勉和新詩寄鴻鴈江城夜月兒君看

余旣得烏石岡西望葛壇在雲霄中相去雖遠山勢不斷林木歷歷可數異時乞靈仙翁不難矣喜而成詩寄葛壇主人

東西知隔幾牛鳴山勢綿綿若引繩待向岡邊結

茅屋幅巾遥禮夜壇燈

寄張仲符時得烏石岡地 二首

今人那似古人賢一鍤隨身日醉眠此老有靈應
笑我區區常費買山錢

寸田尺地可長久此訣劉郎却未傳他日馭風蓬
島去謾留陳迹在山巔

次敬叔韻 二首

玉鑑冰壺一段清鉄中誰與鬭錚錚眼看萬里雲
霄路不信驊騮地上行



別我新詩有許清玉聲金韻兩琮錚筆端定有鵰
三峽乞與餘波賦贈行

次李司直韻 二首 字敬 號弘齋

老來方欲卧林泉一躡紅塵只自憐已與山靈有
成說秋風歸騎急加鞭

清虛絕跡竟何爲自笑平生頗好之正路倘非君
得似宦行未免用多岐

別湖仲立次敬子伯量二丈韻 二首

脩水相望無百里從來人物勝西昌弘齋自是鵷
鸞鳳伯仲行看接翼翔

乾枯如我眞何用謾結蒲團竹椅緣緘口向人無
一語此燈他日道誰傳

次余求之坐隱所賦

地僻不聞車馬鬧官閑但覺屋廬深擺除詩債寂
無事一炷爐香覯此心

酬余求之 二首

枕中久已黃粱熟鏡裡從教白髮垂但得漁樵分
半席此生何必要人知



雨後輕窗無一塵窗前松竹更清新不妨踏遍蒼
苔地遺我青鞋有故人

餞仲庸主簿入京 三首

風帆轉眼即長安好在交游半達官既有王陽知
貢禹不妨乘興一彈冠

孤山梅蕋正開時杖履還須訪水湄莫遣氷魂嘆
牢落只今和靖自能詩

野梅官柳只供愁空倚鄱江百尺樓待倩天邊幾
鴻鴈爲傳消息到皇州

別曹教授 三首

一歲與君三別離去年此去定何時梅花未必堪相寄待倩郵筒寄小詩

從渠柳色自青青莫爲行人賦渭城只恐南墻舊時竹誤隨風雨作離聲

江花岸柳太多情長逐春風管送迎我亦思歸歸未得夜窓愁聽杜鵑聲

次吳長文見寄時有衡山之役

夜半詩成欲寄君夢魂飛度楚江津怡怡前日如



見弟今作東西南北人

次吳司理見貽二絶句

朱金得喪日悲懽肉樂知誰夢見顏君有上池無限水不將涓滴到人間

湛然胸次幸清明恐看人間勢利輕我輩相知端有道未應膠漆付雷陳

寄題真愛堂 三首

終南佳處暫栖遲堪笑唐朝左拾遺渠但借山爲捷徑山中滋味豈曾知

眞賞愛山今有誰此心須鶴亦難欺看來却是朱居士不愧昌黎五字詩

築堂誰不要看山往往襟期了不關欲識此翁高絶處一心長在白雲間

安樂窩

天闕飛來三大字雲山留住一閑身老仙駕鶴遼東去卅紀而今屬後人

孤山嘗試一登臨歸夢紛然繞故林箇是平生安樂處清泉白石總關心



年來歲晚寄南窓燕坐常聞御墨香却笑到天亭上客日將茗粥攪枯腸

有感 二首

絶憐修竹知人意更愛雙泉不世情回首舊游渾似夢却因多難悟無生

三四知音總道山荷鋤吾獨在田間人言病驥猶堪秣伏櫪何心十二閑

高安別蘇野塘 三首

獨立每憐陶靖節北窓終日傲羲皇如今我亦無

儕輩遠把心期付野鷗

胸中泉石真成癖紙上雲煙總是詩分我漁舟三
因箇故山歸去弄漣漪

交益幾傾便話離絕憐立馬送君時梅花未發堪
相寄待借郵筒寄小詩

題希亮畫

晚妝歸來月在山夜深茅舍不勝寒栖鳥欲動催
翁起快傍煙汀把釣竿

題昭君圖



紛紛爭賂毛延壽今日丹青竟不得爲事無過真
實處後人藏得寫嬋娟

題老悟畫卷 四首

中興以前作山水只說李來與郭熙誰知淳熙有
此老徒筆不減巨然師

吏隱三年楚水頭每隨鳬鴈栰扁舟歸來喜色鬱
鄉里分得瀟湘一片秋

何處移來一川竹空濛煙霧染人衣其間應有葛
陂杖時出林梢帶雨飛

謖謖風前荷葉枯梢梢霜後蓼花疎春鋤舊有江
湖約數葦相依正要渠

窓前古槐

密葉繁陰晝不成捲簾雙眼爲渠明人間炎熱無
來處贏得軒窓分外清

去歲西湖避暑來藕花無數眼偏開而今歸卧洪
厓側看盡飛泉看古槐

題針出羨字韻

一寸堅剛鐵琢成綺羅叢裡度平生有時稚子敲



成釣釣得魚兒便作羹

題雙

六七葉廬秋雨裏兩三箇鴈夕陽邊青天萬里渾
無礙衝破寒煙一抹煙

簡瑄上人

千里歸來覓故林朱紱雖在少知音春風玉凡山
前路恐負平生一片心

簡瑄上人借楞嚴經

石室雲山鎖日扃午雞啼處睡初醒案頭尚有檀

焉在試讀楞嚴一卷經

題瑄上人隱室

闔浙相望兩道場上人曾住室中香直須了却舊

公案莫向空山便隱藏

題破塵讀經所

試爲衆生破一塵出經爲筏度滄濵待渠到岸無

餘長復破微塵納此經

# 梅山續稿十七卷雜文一卷長短句一卷

（宋）姜特立撰

清鈔本

梅山續藁十七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姜特立撰。特立字邦傑，麗水人。父綬靖康中殉難。南渡後蔭補承信郎。孝宗召爲太子春坊，累官浙東馬步軍副總管、慶遠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佞倖傳。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梅山集六卷、續藁十五卷，列之詩集類中。則兩集皆有詩無文。此本出休寧汪森家，附以雜文及詩餘，共爲十七卷，不知何人所增輯。森序稱其流傳絶少，故繕寫以傳。則亦罕覯之本。其正集六卷，藏書家皆不著錄，意其散佚已久矣。特立在當時，恃光宗藩邸之舊，頗攬權勢，屢爲廷臣所糾。其人殊不足道。陳振孫稱其本一士人，塗轍一異，儼然習御之態，蓋惜之也。然論其詩格，則意境特爲超曠，往往自然流露，不事雕琢。同時韓元吉、陸游皆愛之，亦有由矣。其上梁文引自述其生平最悉，有云百首之清詩夜上，九重之丹詔晨頒。今考此集所載，皆官春坊以後之作。而所云百首者，集中不載，或在所佚之數歟。

# 梅山續藁卷第一

姜特立

詩五十首

甲辰春衷
恩召試時年六十
恭和
御製玉律圓詩
松石歌壽
皇太子殿下
仰和
今冬臘中三白
木犀
西湖素公愛余舶會小詩遇為益子
早稻
寄華亭曹用之
謝人惠詩
偶題
藏春直舍感懷
道堂以梅詩屏
偶題
借書戲作
借菴二首



覓臨江巧石二首
和徐判院見惠詩篇四首
閏七夕
同官直舍有木犀一枝感而與余修竹隔屏
潘爾暇日因共言清香綠陰不妨相過異
時亦一段佳話遂成小詩
送陳將寺丞得請補外歸鄉
楊誠齋作石屋名小隱各次其韻
和張時可
曹用之送吾季寄二首
賦汪先輩品仲聽雨軒
賜宮沈大監獻
東宮求字回賜筆墨因作小詩求畫
題共閣子五首
訪約齋三絕
和梁倅湖上十絕
直舍作小砌
續麗人行
中秋高直
東宮是夕當月飲宴與不見
謝楊誠齋惠長句
和吞制吏送

人忠疏醲
使北二首
渡淮吾而有作
賦張舍人抱嘯堂五首
集中聞杜鵑
苦熱二首



# 梅山續藁卷第一

括蒼 姜特立

甲辰春藁

恩名賦 時年六十

霜鬢雕聞當涵書巳甘蕭散卧山林如何六十公孫子向作當年舉子心

君王初示識相如誰與恩憨君子盛莫笑龐官更無用龐官也解試中書

恭和

御製玉津園詩

輦路雲開雨脚收



君王遊幸萬為休餘杏次不盡烟中景清唱忽來江上波此日曾青漢立本何人詞賦似相如臣屢載無也賭但咏山可壯帝居

松石歌寄

皇太子殿下

萬生穗穗各殊稟中間變化通希夷大椿一萬八千歲蟠桃結實千年期雖云閱世最久遠要自與物同推移不如長松老為石仙家有事尤瑰奇曾聞道士馬自然曾見天寶觀前羨鐵枝指云此木三千年去夜合變堅凝妾當時山上五里松龍拏虎踞相攖伴

化無餘遺六丁夜半來玉勒雷公磔碑(上先念切下徒念切)霹
取之陽侯(海神)河伯亦好事洪濤巨浪彩虹吐至今空
山斷壑所遺者一塊未許千金覓盤山栢木不足道
(盤山有松半化石餘猶是堅木)為來于鄧理由人為(回紇來千里有松人謂之拔水)
(中三年化為即理皆松也)石何加此石最耐久萬年千載無成虧
上不為女媧補天闕下不為嬴皇疊地維直將送似
黄成子日與西母對坐同盟媧運萊海水會清淺黄
成之壽無窮時

仰和

令嬰瑞中三白

六花紛委地隨物随圓方未成土牛候先呈玉島祥



月孤難擬彩句妙與爭光不獨誇三白還宜熟五果

木犀

木芙蓉菜未經霜蕊畔黄花尚欲房正冷落中才吐
蕊不思量還旋聞香馥成堂登清氣滿盧炎鄉熱
慨賜使欲家業枝上看學他徐老畏花狂

西湖素公受余泊舟小時画為扇子

老子詩中那有画阿師画裡自兼詩我非今世王摩
詰子豈前身李伯時烟月正臨書嶂落雅聲惟許白
鷗知可憐手半幅蕭湲頊畫此寒江一段奇

晚朝

迷晚迎風飄漏遠驚秋陞葉響廊詠五更又上盤興

去忘却當年悄笑吟(余少書為豔以歡酒閒戲之剔柬)

寄華季貴用之

陸机不聽華亭鶴張翰還思吳即鱸何似故人無一
事菊花時節獨攜壺

謝人惠詩

鏗鏘鏦鏦不遺力造化窟破無遁情每對時人思杜
老不知能事屬先生

偶題

莫恨寥娥嫁得遲尚能料理畫客儀班姑陳后承恩
早衰悴雖堪似少時

歲暮直舍感懷



歲暮坐公館永懷時序遷雪清殘臈外春到早梅邊
度色侵烏鵲年光送書蛙無人同嘯詠為擬謝詩篇

適堂以梅結屏

歲寒三友要君知不比凡花兒女姿頗愛槎牙卸高
古正嫌纖結帖幽奇象藤何用錦為障清酒須霑露
作枝可見道人多事在樓針猶看昔賢詩

偶題

花事匆匆一餉空清和池館轉薰風綠陰似欲尊清
夏不許林間見落紅

借書戲作

與書閱市交何少有書覓羊趣何早爭似比隣西公

子不嫌俗士笑粟癡

借菴

吾師自有菴何必從人借聞道眾處空大千同一舍天地即吾盧胡為覬借居趙州無住著不用更逐眾

覓龍涎巧石

何年雲斧斲烟鬟散在先生燕坐間袖裏吾將有東海濤詩乞與小嶙峋

甲蟲流俗來仍會泥水龍涎氣最蟲致望殺吾切羨褱甘贊聊放試氤氳

和徐判院見惠詩藁

姚魏班敘混草叢分明君眼為君閑建安自有[illegible]衣鉢知道詩翁不姓趙

細知詩律析秋毫况是天然筆力高便可擁張看廟境不須追逐楚人騷

新詩贈我繞朝緞敘手相送一悽然迴叢見花君未鮮靈均此秘子能傳

多姓文高古戟堤罷天星斗射寒芒已知承秀曾劉氣不用叢叢班馬香

閏七夕

此夕從來天上少斜河休問夜何其不須更恨歡娛短已是人間十日期（人間五日當天上十日）

同官直舍有木犀一枝戲閱與徐倚竹隔屏



墻角暇日因共言清香綠陰不妨相過異時亦一段佳話遂成小詩

小山叢桂隔墻陰曲檻脩篁別作林芳意不孤君有德寒梢相近本無心春多得地生何幸歲晚為鄰分益深賴有高人發佳致因成風事寄微吟

送陳犹丞得請循外歸鄉

京華正是熱官地公獨胡為起歸意家傳相業百來施蔭佩玉看卿一試相君道德人中英達識早保垂車笑君王屢詔不肯起祇今父子俱芳譽（小[illegible]十月壹山）尾橘柚垂黃風日美青衫昔出紫袍歸拜壽雙親覲色喜



揭賦齋作石屋名小曜谷次其韻

旋規磊谷敵霜天搶眼金烏上紫烟固碍不辭揮兔附坐吟無復攀詩肩

和碩晴可

一榻蕭然文字林閑門十日卧春陰園林寒重驚聲寂風雨晴長草色深坐念治聲遺社酒道知投句攬春心

碧雁鶯分為道薄領難埋牘士襟

黃司之還居奉寄

聞道秋來過別君秋風應已入琴書草元正要一遍宅入蜀何須駟馬車（晴以事私去國）

畫餅清貧買新居囊內無金只有書不用鄰人借與
馬已知家具少于車

賦汪先輩昆仲聽雨軒

堂堂西蜀公秀峙自西蜀一朝入京師聲價喧寥廓
聯翩叔隨仕鳴鳳在西閣方于赤霄上忽向青雲路
落黑風吹裳判天涯兩飄泊如藏事卽時對牀尋舊
約蕭章奏致書舍此又于裝生死竟無違歸來已非
昨汪君胡爲此一官未受綍兄弟自師友閉門方苦
學便作聽雨樓毋乃計已錯早要或有悔曉達亦不
愚問學須淵源文字要追琢就久道自當時來功不
薄但學兼公賢㫁諸且莫莫



謝官沈大監獻

東宮米字回賜筆墨因作小詩上之

聞道寶書天上去（乙卯春右官香帖）卻攜香墨袖中歸（東宮故事）
（賜香墨四鋌太子翊群）安西紙筆曾題識懸并文房要發揮
書遠想藏主玉堂精意屢試單雲霏先生不作曹瞞
香分我東齋發易机

題共閣寺取介甫溪馬山花共我閑語

幾年玉殿領仙班爾滿鳥靴塵滿鞋山花與溪
鳥今回莫作故舍看
太行日暮車盤處泥滾波翻毋下時惟君事中無一
事坐看世從判右允

揚葉屢空非是妙屯刀未蚨更須藏何人識得閣三
昧袖手意流滋味長
花光描寬描多事鳥跨輪船徒自喧誰是如今愛閣
者豬來此地說風幡
饒前正作螺旋磨逆物方知鵲夫真安得此身隨杖
屨卻來堂上作閑人

訪約齋三絕

蒲城卒島隘如雲百萬人家聘市塵忽到南湖湖上
看始知物外有高人
雲鏡亭前水滿陂游遊堤上翠成帷頗和石為我置茶
簡去作南湖踏波兒



城中不異在郊垌百畝園池更木清若爲借我三間
屋相伴吟詩過一生

和張倅湖上十絕

曾訪高人舊隱居詩情平淡意情疏縱屏今日雖泥
絨苦闕也時曾放書
聘士周遊與自娛那堪費景上樓臺忽驚再手聞千
峰不見愁眉兩峰
湖邊柳色攝清連湖上新荷疊綺錢料得高人初出
郭眼中風物一瞭然
仙山那許世人來有底今朝洞戶開青鳥想傳佳客
至不須驚訝問蓬首是日遊真珠園

休日吟逍引興長豈容簿領更相妨怪君詩思如何
大曾夢西江水滌腸
空叔詞葩落照紅平湖萬頃碧涵空箇中有景君能
道添入三賢詩句中
群彥棋堪戲相尤小詩聊尔出璞纖指山君子何多
幸收得連珠歸玉奩
畫將丘壑搭胸中醉帽歸時御曉風明王府公催吏
牘可堪騎馬踏香紅
西山勝處白云多々少英賢發咏歌它日好來釣清
瀨臨章告欲換漁蓑
夕寒山水閑清輝歸若華堂月半扉傾倒歸來無勝



語風光那得更相違

直舍作小硯

直廬迫高堵隙土止尋丈移人巖壑思圖更昇折壞
方城一簣積已覺寸心奧餘芳分甚披孤翠紗林茶
雖無嵓閣趣便有濠濮想既吟濤永日靜對延茲當
聊咸見女副終更山林柱為思平泉公經營畀太費

贈麗人行 甲坡公咸園亦爲欠伸內人

西師不作香風面豈是玉客々易見動人正在阿堵
中妙處猶須著歌扇流香寺逍々初驚起舞態飄落
梳理欠伸背面故作嬌半醫猶頭出桃李西成象目
多回雙又欠跟腰折咸步似見不見君教人始是人
自腸斷處愁腸易腸可奈何古往今來此恨多君不
見李夫人不肯回身看漢君又不見揚太真難行更惡
屬車塵自古娥眉多盡圖玉顏西就還傷神

中秋寓直

東宮是夕當月飲雪興不見

中秋今節每多陰況復清居雀禁深幸免暖萋矜毒
賭不妨蟋蟀伴孤吟連旬病廢難家酒獨夜清眠不
愧衾二八孤光應未闕小樓猶得共登臨

謝揚誠齋惠長句

平生久矣眼騎名況復親聞玉唾聲便欲近郎黃太
史不須遠慕白先生已編自己汗牛積長句猶能倚



爲成今日詩壇雖是主盟齋詩律正施行

和答劉慶遠

夙昔何曾畀小官已將富貴等閑看釋名不上蒼公
榜事業誰登漢將壇念我豈能忘里社避喧終欲掛
朝冠故人不為吟詩瘦更挺吹噓借羽翰

人書餘醒

少年著意琵時芳每受風枝玉雪揚右去此心彈惡
却不堪猶作故時香

使北

萬里持麾使北荒偶能成禮報
君王中原舊事成新恨添得歸來兩鬢霜

咳無陰阻蔽皇居宸事當時嗣衰如若使胥生多國
諭使應咽死更無書

又

持戾萬里散辭難汴泗郤歸指顧間車上去程依北
斗馬頭歸夢到南山娟驚魂國山河少尚覺周家境
土陸
聖主若圖恢復計直須神武取榆關（中原之險正在榆關自石晉失之故中國無險可守）

渡淮舟而有作

船過淮南半心如已到家何常異風景正爾殊戎華
兩体辭家（深）敝征衣既舊沙江南即仙國何啻上星槎



戲張舍人抱甕堂五首

是身踽踽萬夫雄抵掌燕然立捷功歸得故家傳把
上行藏高臥隆中
自古英雄困里閭風雲相遇藉吹噓何人得似徐元
徐元直說與
君王要顧廬
不擬吳姝與趙姬不羞團擁作書鏹只今抱膝緣何
事北望中原有所思
餘子紛紛見每卑萬國雖驚漫相隨當時一笑無人
解此意寄客徐士知
毛生既穎請行日祖逖聞雞起舞時何似草廬長嘯

歸從容起立漢家基

禁中聞杜鵑

飛叫入仙城千門夜未扃那知清禁裡却有野人聽

苦熱二首

天地無情處青林不動時扇車蒸螭竹簟暖琉璃
蟬喘烟上樹蚊饕汗浹肌不知秋夜簟留得幾星茲
寸炬已如灼積冰殊未涼譽寒終有具驅熱更無方
坐㴱午時汗狂號子夜衷如何得鄒律吹下九秋霜



梅山續藁卷第一

# 梅山續藁卷第二

括蒼　姜特立


潘德久永嘉佳士也聞其能詩久矣而不獲遇一日以小詩挑之遂攜古風見訪次韻奉答
陸嚴州惠劍外集
送宇文尚書歸蜀之官遂寧
送米與人
和劉建昌除夕有欠孔飲屠蘇之句
邑
篇青城呈劉建昌





和劉建昌御下立春
賦桐盧陳寺培東園
早朝
蛺蝶二首
陸嚴州詩
和
得句
偶成
聖駕幸東宮
海棠
柳絮
丁未九日青宮侍飲
次韻木犀
石盆水棠
賦海棠
偶成
聞常伯解公下世二首
出從遊畫禾城外
送徐益幹二首
送奴雁





次韻秋日五首
次人思弟韻
喜陸少監入京
范大參入覲燒靈卿作以詩謝之
特立夜直讀劉公客至當飲酒痛飲而有賦
戊申除夕
友人招飲適雲氣大作雨意甚涼
出西湖至天竺
跳珠軒
戲張時可
奉送出閣二首

和

出閣

賦赤松金宣義十月牡丹

過釣臺

作送望合

和陸郎中

再和

賀報改元得雪

八咏樓

送邢達邦提舉同脩赴省

二月道傍梅花



梅山續藁卷第二

梅山續藁卷第二

括蒼　姜特立

潘德久永嘉佳士也聞其能詩久矣而不我
過一日以小詩挑之遂攜古風見訪次韻奉
答

聞名渴見面未合長相思紛紛段人來雖異此心期
識公恨不早委判方媿遲正欲我輩人共此一段奇
良貴雖淡薄有生人得知彼竭既懷玉既囊可無錐
卿將一錢麻換此五色絲曲意相假借仁民恕咽喔
子卿良已伸我獨吝自己盻此道久凋吾相從當在
茲



陸嚴州惠劍外集

不踏江西派下蹊遠追李杜興翩翩流傳何止三千
首闡闢無疑萬丈光句到桐江詩深隱氣含玉壘看
騰揚未須料理林間封早晚明堂要雅章

送李文尚書歸蜀之官遂寧

吾聞峨眉秀絕夐千古下有人材紛可數長公少公
西玉人一以為龍一為虎先生晚出躡其後萬里東
來謁
明主書楊歷遍百官底一紀重金替封土要將過翊
賦長材故尚遲遲開督府當時三辭張舒今日双
庬趣卿村白頭老父來挽舟來組門生争負聲莫辭

追逆游燮峽便見奔騰下牛渚 西川東國一陶鈞盡
酒沙堤丞相雨

送米與人

乞米來傷康送米豈為尋且炊 子美飯斌恩伯更餕
難無孔奢歐便可覓當甫料得費盡光半東憐自足

和劉建昌除夕有欠我飲屠蘇之句

閑愁客處夢魂陰可殘先生得自娛商陸火添人瑞
坐飛禮吞冷氣還祖宮商陰陽離陰事禮望家年甲那堪數陽歲
李時望熱思書集甲又添年祭酒時神合少稚一百日書以為陰年將作詩等以數
酒日壽告指之神以見屠東風黃堂當此夕不知能解寄時無
居



鬻青城呈劉建昌

閩國門開雲集道金蛇千嘴鳴花紅胡蝶白水淩竿
客也在黃蟠鶴尾中三徑又今見來了一尊何日屬
相同寒偏不疏遲遲既猶勝書寫若畫盎

和劉建昌郡下立春

吉見天闕五雲飛日上甑投既影移合殿付日頭綠
樹難家織手送青絲寒菜粉菜香猶減嫂入限探綠
尚遷從此江山春意動更君排雪建多詩

既桐盧陳守瑞麥圖

仲尼不瑞麟周公放命來西望本一道瑞為有殊至
麟困首四靈可賀亦可嗟或云一角獸莫能辨真偽
鵠雀奉天子來雁興棠歌文士頌連理野夫獻嘉瓜
羽毛草木異皆物之精華于事竟無補徒然務矜誇
食乃民之天有一皆可嘉君不見豐年粟藏人鼓腹
凶年飢人如亂麻以此較得失周孔道不頗桐盧陳
使君理道端頗費盡欲既拔傷刑罰從寬抒民生業
其業自足致時和有表獻嘉麥累累東山阿數穗至
八九紛然一何多圖狀競傳玩詩謠爭揄摩使君政
之稱成為祥理則那促歸不待兩合上金臺破嘉禾闕
稽亡瑞非君何

早朝

欲眠側耳數更更欲起未起心不平何事山間尋瞎



足卧看紅日上窗明

蛺蝶二首

水上蜻蜓木上蝉難飛身覓中天如何爾獨多情
思結得千花百卉緣
園林五月綠漫漫雨後經拈尚作圈更老不知花事
退猶疑春色在闌干

陸嚴州詩

故人五聲已生首瑞瑞公用晚與君游亦東施湖寺譬白
無夢去京臺鈍時有時來醉中不敢數兄弱看庭常
須盟手閑碑鑾風光清健半相期力弄馬鈞回

和

退知三逕晃荒苔群組東歸亦伏蔵滓岸紛紛群更
去鉦頭家〻好山家平時住客屠相逕勝日清善想
屢聞老斯詩篇数逕杜且淺共挽古風回

得句

得句勝于得好官平生事業盡魚閣近來世味尤如
蠟惟有吟詩不奈閑

偶成

豐面知新夜看書覺近曾風霜不相貸老惷與難給

聖鶯寺

東宮

仙仗天臨下五雲承華氣象一時新薰風清〻說貫



纖瑞賦紛錯踐華樹妹眼戲時
天一笑寶色拜庭
日重輪從今家國同休慶且壽
双挽一萬春

海棠

朐曇貴霞妹受煙瑞錦堆夜深疑賜去日暖怕情來

柳絮

隨風弄日殢春雲撲户穿帷惱殺人底事飄揚少拘
東受持索縱去酬春

丁未九日

青宮侍

重陽閣宴侍

清晨次第携壺到菊叢仙手拈花親泛酒此時誰遇
少人知同

次韵木犀

老火西馳嶢卻林比花孤絶更清深岸紋隱〻通肌
晋羽葆層〻聞彩金殘盞尚堪然古鼎生香長得泛
秋砌粉容盡入詩人筆不爲唐賢嘆陸沉

石盆水稟

秋叢五簪数萃一拳水石含秋何須坐到滄浪自覺
心清境幽



賦海檜

孤根從何來遠自滄海拉特移先生意到剮費人力
學拳蚍蚓結涸長丈夫五餘斫樸孤革拮理上縱放
僅供盆盎玩豈明夸天色穿得拉風雷一夜拔千尺

偶成

歸習難施日用閒老人物事更相關思來得句翻成
業忙裡尋詩却是閑

聞常伯韓公下世二首

退艱高標不可攀風流人物晋唐還陶禄爲落塵埃
外尊酒淋漓筆硯間英氣一朝歸芳落高文千古耿
青山總帷莫莫知音淚拭目樓遲有踞頗

六義湮淪吾道東敢將見處與人同後生不過東坡
老前輩今無南渭翁四偈真能畫其眼辨香端欲嗣
宗風遺編一見如生面悵望新阡恨不窮

出使過喬禾城外

江南昔絕處此地數經過寂柳依秋浦歸船亂晚波
王侯螻蟻穴天地一漁蓑安得元真子同編唱和歌

送徐操伻

便〻蹁腹貯詩書約盤何人若子虛半世一官供催
褒群公竭力猶吹噓莫辭去佐芙蓉幕猶勝閒裏殺
廉車文彩風流府中望它時合在玉堂署



莫嗟宦拙未封侯遐思蜀道本不侔文似康琳猶草
檄賦如王粲好登樓時平上幕宜多暇留眼清歌亦
易謀蕭子晉時曾家到可能無句寄中州

人送殷屆

早栖麗樣尚成双莫嘆桐寒未著行猶勝孤飛千萬
里洞庭波上冷吳霜

次韻秋日五首

四山秋色冷棲林燕坐高齋興味長何物興公堪比
擬寒花晚節最馨香
冉〻寒雲擁曉扉滔〻墜露濕秋衣興來倚杖看蒼
石無限空山木葉稀

振衣雲岫一襟風送目霜天萬里鴻好試逍遙揮八
極知公的次小通中
木落山寒境更幽世間萬事入搔頭何人為賦秋聲
賦我欲歸田早晚休
不須萊府說無愁不用尊前著杜秋已把宦情同嚼
蠟更將世事寄簾鉤

次人韵思弟

二陸双飛共一班士龍何事到長安故園花鳥應無
恙勝日樽壘且自寬春草夢回詩思好暮雲風急客
衣寒吾儂一水蒼茫外無限相思入倚闌

送陸少益入京



昔人思李杜長恨不相隨送寄有劉白同吟雖唯陸
先物睽終以合句妙卻難追試問長安陌何如瀟岸
時

范大參入院頭更卯作以詩謝之

問句石湖老如將月指標枯中說欲潤高處就盡嗜
頻許磨青近芳論獎逍遙正聲今在耳萬象歸肅韶

特立夜直請劉公客至當飲酒稿威而有賦

客至當飲酒客去合如何人生無根蒂何以客經過
有客固當飲無客當自歌有客與無客頹然同一科
昔人秉燭遊正自畏蹉跎更余生多艱一官剩奔波
讀書四十年飲硯空研磨粉食豈有肉菜羹或無鹽

一衣遮羊只帽笑吾并跪六十始小遇冀毛已双皤
為祖從心年光陰若無多酒雖非所嗜不飲思不佳
一醆助朝氣三杯養天和放浪風月夕留連四時花
以此畢吾生無愧亦無嗟壽躋百歲後有酒如傾河
一滴不入唇雖見此頌贈作詩責前賢聞者且勿呵

戊申除夕

禁宿過除夕孤懷還自憐浮生俱是客造物暗催年
性乔何勞枕心灰自不然好將閑日月送老白鷗邊

友人招飲逢雷雨大作而晝甚凍

永日南薰入身孬故人邀我共披襟歌舞可是能留
客故遣行雷作午陰



出西湖至天竺

寶叔山前翠打圍湧金門外水連堤出閘便有濃雲趁
起處事公卿卻不知

跳珠軒

激溜跳珠盡日閒卻疑造物不曾閒如何收取連雲
見水自水流山自山

戲題晴可

南湖堂上著彭宣結得吳王夢裡緣賦閒傍人臨與
鷺何如隨步小嬋娟

奉送出閫二首

君似襄陽孟浩然寒驢風帽一癡仙青牧客路知無
陋著著爐盒不直錢
十年好句滿人間不欠詩名只欠閒到敢買君君發
否新府西字是梅山

和

得失乘除雖使然茲行獨作赤城仙支既給兩元無
禁借他別花不費錢
黃塵烏帽六年間心跡何曾一日閒今日翻頭望東
轉始知有味是家山

出閫

宦路崎嶇鬭歲華更無佳思發詩葩出閫便有山林
興續稿從今漸有涯



賦赤松金宣義十月牡丹

牡丹十月發春叢半附微陽半怯風渾是若耶溪上
女嬌羞初入館娃宮
赤松元是神仙窟公獨能開得令花若使維陽耆舊
見定應換眼遇君家

過釣臺

兩山夾青蒼月照江茫茫一盃酌老婦孤興發滄浪
賢哉羊裘公不肯仕漢光冥鴻已高翔弋者應相忘

作還里舍

十載羈縻始一歸暗驚草露濕征衣自憐獨勝還東
邸故舊相逢未盡非

和陵御中

午庭風雨減高檻一洗城頭十丈埃君子坐閒尋句
去故人門外寄詩來勁鋒久服弟揭妙筆君琢衡學
鈥催詩佩左符君未可妥留吟思發春雷

又

合君境閒陵庭槐底事來衛走俗埃吏冒危泥使歸
去好提鴻筆記方來湖山到有詩神助事業寧淹宦
鼠催知道經綸未施用出屯行矣掃雲雷

即提改元得雪

天意陰晴本未分忽驚璧碎散繽紛梅花發白雞紛
客參本藏青眼裏懸野水斷泥濘入楊江雲壓地雁



迎辟太平
天子新鴻號感名端由叶氣薰

舊入味樓因子城城為基其地盛舊初無樓
觀之賞隱侯在郢當齋建試郢成距今淳熙
己酉蓋六百九十五年矣
參政李公始築其趾而增新之予是爭採從
樓遊壺望遠踪鄉娛雲間矣

隱侯故事許誰傳領略江山付謫仙虹抱子城增面
勢鞏疑樸棟跨風烟舊題璧側三百首壯觀追還也
百年飛君登臨無好踏倚欄終日復前賢

送邢達邢操弟同於赴省

二陸平時譽望長近來小阮亦文章共排雲路升天
府穩望仙舟入
帝鄉去日漸驚梅蕊破歸時同帶桂枝香老夫已辦
酒千斛細斫菖蒲作賀觴

二月道傍梅花

臘底春前探物華一枝初發競相誇如今千樹離披
後卻愛遲開三兩花



梅山續藁卷二

梅山續藁卷三

括蒼　姜特立

詩五十首

答和
令狐秋象宮拾遺
雨霽立門外見萬山獻翠如來頗自喜獨占
山居之勝因歷亂道一時遂足成篇兼慢曲
湖居士
再和
重午和翠叔提幹韵
醉後苦熱狂吟
閑咏
寄翠叔哭孫
双桃寄翠叔咏
題陳朝幹山亭
寄翠叔
諸保寄
次揭文善雨
謁堂
呈揭叔方
和方叔中秋
賦翠叔鷃鶴
五日不出户
次韵仲志壽毬
寄題時氏小飛來
和翠叔提幹劉
寄翠大監
漫興
和翠叔提幹趙朝
應令水墨梁簽扇面
閏七夕呈熊内知舍人
閑興
偶題
臘中感春
屋角母槐
辛亥夏余將贅舊廬偶讀巢城李方叔析宅
詩是時予田方治第有余年七十無住著屋
成可作十年客之句感而賦之
辛亥春夜雪忽積竹松敗折過半
夏日奉天台祠祿
青奴
秋園漫賦呈方叔
和答翠提幹見貿浙東總戎
送揭方叔還山

送棗陽軍使劉似之兼棗陽令二首
之官娶女
送客
六十七守歲
喻草篇
賦婺州家推篷懋樓
游葉丞相園有感二首
揚方叔過訪送行
壬子歲送方叔
蒲公路老種松志可尚也梅山老人為説小偈



歲事
晚步阡陌見水毬迭迭上於苗葉日華露彩相映清發非真在田間孰知此趣賦二首
歸故園二首
晚晴

梅山續藁卷三

梅山續藁卷第三

括蒼 姜特立

恭和令製感秋東宮擬進

金飈肅秋氣屬蕊搖落時斯涯暮蟬流嗟彼征鴻悲迷歛寞冒罩平林露成帷黄凋菡萏盤紅墜芙蓉枝濕葉填斷塹寒藤蔓荒籬東儲觀物變西陸占星移清風以預戒秋陽豈難知偶然嘆流暖卓然吐新奇想像酒方酣浩蕩思無涯不學楚人賦戚戚廖孤士詩

雨霽立門外見萬山蒼翠如案媚自喜獨占山居之勝因得亂道一聯遂足成篇兼呈曲湖居士

吾廬何處是野色漪方壺一水長來繞千峰不用呼偶然成擇勝率爾得歸圖問訊曲湖老何時訪老夫

又

喜報好芳修渺期拼酒壺只來更倡和耳熱自歌呼正可談風月何須較智愚吾今方自篤無復問征夫

重午和單叔提韵

屬子沈湘日年年舊俗忙佳人鬪綵縷稚子競新裳鐃鼓喧漁步蚕盤列泉茶山翁獨無事照里只焚香

醉後苦熱狂吟

休說唐裴與晋裴一無不掛蕩風狂登枝解相不吹
意脫帽露頂猶尋常我生僻暑老益甚東將赤祼縣屐
如以烓指置我旁安得天風吹上雪山頂高陵大叫
呼彼蒼下臣塵世熱欲死願借三冬寒生之白雪十
日陰物之叢霜陰基已來裴復裴草木含獻頗且但
此時天上天下無暑氣姜子夜半獨立方清涼

閒咏

手植山松二十年只今翠色已籠烟百年未盡終當
見露鶴鬬霧上掃天
翠黛青秋帶小川無營門巷自蕭然中間至樂何人
解只今藤牀拄杖茵



寄翠又天孫

情愛難縫膽士襟修緣耶似道緣波已知遠戲空諧
幻萬事從頭付醉吟

双桃寄翠經墓

只說瓜連並帝生悲曾仙貴見双桃耶疑西母獨多
事戲作人間兒女情
世間固有無情物天上寧無有戀仙想得武陵人去
後精神交感此因緣
忽見双桃入眼新掉看驚動坐間賓若夫得此渾無
為持壽高堂西玉人

題陳娟幹山寺

高踏烟霞遠世塵翠微深處一簷中若非嚴瀬垂竿
客即是桃源避世人

右翠微

畫草花林蜜綠野不論書卉要黠蝉但能真得个中
趣何必功名如首實

右綠野

次楊丈喜雨

銀竹森森夜半林稍龍不用血師涔舍霜且為農夫
慶被既祠官降有金

偶題

新晴荷眺鴉光望頗愛山前竹樹清日午未須回俗

駕且留歇坐聽寒松聲

呈楊方叔

若踏情看說清狂更作詩唱酬真箇侶來白不相宜

和方叔中秋

待月徘徊東澗水一天風露淨無塵老人欲意年年
減佳節清光夜夜新悼惜桂難侍雲外藉米真卿役
眼中人諷然送坦時餘興更覺高歌有鬼神

贈草又鶴鳴

隨所歸路渺渺且向金籠剛羽翰晚靜日長頻送
語時時圖得主爲看
堂燕黃鸝亦言語或依簾幕或穿花執量愛重無如

汝合在平台富貴家
平矜紅甯嬌唇舌羽族于中最性靈巧度狸狌莫驚
嚇好留相伴繡窗邊

五日不出户

五日不出户門前楓葉看清芬餘橘柚看色半林樹
社燕知時去胥鴻識夢盤狀深多物色應接未能安

次韻仲志荷珠

觀彼雨中荷跳珠自滔滴初集尚端停稍多還傾側
晨明是本體不受世鏗劃初疑皴人泣淚向盤中擲
又疑玉蜀街袖酒天不惜但見謀玻璃星宮登几格
高低相依映鏡鴻才咫尺測渚晋砂汞晃晃摩尼色



照覺倘見被收債恐千金五日乾風勢定成若無留
迹圓知造化功又似兒女剝

寄題時先小瀛來

依約峰巒似竺乾茶時名洞若雲烟猶時風雨無人
夜疑有猿聲到枕邊
曉士無時不受山却嫌庭户少嶙屼何年撥火留遣
斷便作北高峰下看
酒瓢抽芥不為穹曾向霧中對九華靈隱寺前天竺
後好華却落在君家

和華數投翁別

君來別我還歸去君去重來定幾時此後相思無可

寄相思欲寄更如詩

酒觴情思不成眠況復匆匆欲路分留客暇輪無四
角供庵唉驚少双鞋

寄華大盟

十里巣自信不通每看金阜想高風已知燁署難迎
客不敢持詩更嘔公

遊興

為藤黃蒼一步難萬事從人笑謝迂作對尚餘詩氣
習遣闌須若賭工夫

和華數投趙朝

昨夢中宵拾夜光眈驚新句墮書旁莫遊只合陪青



壇侶於何須到列臭黃濱上林樹折素翠虹頭撥攜
半青黃蒼右母路滑頻寄只恐空蹤害根章

惠令水墨畫香扇面

酒似山姿翠似萬何人設墨蜮毛端若無壽葉相連
映金作羽抽香晚着
玉貞生茂環海信些絹設墨写淑羌踐花蹊作江持
疲手扇風頭只欠香

閏七夕星縣內知含人

佳期有盡情無盡一再相逢書若何正使長年成會
合離分依舊照情多

閏興

数點青峰照夕暉一溪寒碧帶煙霏異來倚杖閑吟
眺巾影欹風似阿雞誰

偶題

露葉明朝粉雲峰吐夕嵐山中無限景詩力不相參

臘中感春

小雨濕紅桃輕風動碧池東君送消息猶作探春詩

屋角丹楓

金石萬物欲功成一夜江楓點翠屏不是天公愛紅
葉要驅小隱入青青

辛亥夏余將賣舊廬偶讀叢城李季方叔新
宅詩是時子由方治第有余年七十無住著
屋成可作十年客之句感而賦之

頭濟七十無住着我室初成四十七前賢早達尚如
斯我已多公五千日屋成作客可十年此者八千終
斯言我今追公尚一紀來日蓋短猶茫然兼衣起屋
俱把玩無屋無衣兩為大世間萬事且隨緣遇適兼
枝俱一吹

辛亥春夜雪忽積竹松欹折過半

夜來雪積不可料晨起壓盡庭前花道松偃倭若揖
客江竹雖披如側玄沙頭寒重屈不起門外日高人
未過此時新米不易得晨炊有烟能幾家

夏日奉天台祠祿



青衣揮笑斷羅衣翠袖攜壺過酒旋蹁庭出波裏英
實馬蹄和露學達房相呼時入維歐社獨坐曾無雁
鷺行便是赤城真隱更不須制脫更相將

青奴

正堪休手足好事呼為奴具眼感君意無心真我徒
耐寒曾得友蒙恥恐非夫却羨木居士蟹螺鳴葉鼓

秋園漫賦呈方叔

始々鮮鵰動延林亭々暮靄占延岑淵明松菊秋客
淡仲蔣蓬高隱氣深莫笑四攜亭未具且環十畝坐
同對更須少待佳花發林下春容把盞今

和答章提幹見賀浙東送茂

照陽何曾到耳邊放教花木學平泉二年窮食祠官
冷一日頒恩貴氣群閻骨智君神暮酬閑從造憶竹
林暫封篇從此長來往處有人編唱和篇

送揖方叔還山

一路何曾及世氛若非說劍即論文有時伴我松間
上閑看南山萬壑雲
可人自是難招喚此去相從定幾時來歲春風暖好
色隱侯樓上要題詩

和季蒼卿九日

望陽無菊閑書空心似淵明興不同聊且攜壺上東
嶺不妨欹帽對西風百年盡付無何外三逕誰如何

堵中十月黃花方爛熳莫辭蹣跚訪山翁

送秦陽軍使劉似之兼秦陽令

四方男子志當在壯年時飛社非輕界才猷且小施
附庸今列邑大國古稱隨冀翔翱廷送行看名翱翅

又

去去播烏送何時到漢東宮樹處處騎客路尚秋風
大楚風聲遠三苗土壤通遠頭有新句無惜寄飛鴻

之官婺女

一夕霜風掃翠微宦情何似客情悲留連祖帳臨分
日彼倚家園欲去時三載本知心似水一番多累鬢
成然高飄泳斷魚鳥路水看雲有所思



送客

今日出郊送客明朝看與入州六十年前彼倆白頭
也合歸休

六十七守歲

少時守歲喜踐老境光陰又蓋既明日來看添白
髮怕人間歲是增年

除草篇

有客勸除草草去眼中淨乾志反看礙一園皆道為
頰上着三毛精思乃致勝欲實恐太直不礙天字些
芳草有佳色雖異條士訂曾着雖人提學勸才子味
園依仲蔚門隊途稍明還不入書窗觀惟哭山林性

吾家北窗下暗土勿畦町花草隨意生紅綠同一處
晨昏共明晦夕煙相掩映既傍竹陰清又連苔色靜
微風入天籟餘韻便然參終日坐其間心清神氣定
時酒醒相關世事不足聽從渠笑吾疏此意未易竟

賦婺州秦推廳悠然樓

着眼開山不見山役勞終日對層巒偶然境意相連
處只在吾常俯仰間
為獄求官與願違怨恨於蜀使投簪先生萬事皆如
此何獨悠然見南峯

送葉丞相園有感

費盡心靈用盡功林間臺榭巧玲瓏可憐花木無窮
思不見主人夜看紅
功成三退歌歸休結束池亭處處幽花木成時春更
好如何不作百年留



楊方叔通判送行

送伴軒蓋夜西陽徑送榮車吾欲狂不惜除書寸夫
費且將鮮福半憲家歸送送目雲千疊別夜尋時月
一方何日從來慰牢春持山花發待傳觴

壬子歲送方叔

經年僕抱曾開面上麥荷一寸境已向西偏響小
菜高響一揭荷公來

蔣公略老理於志可尚也指人老人為說小

蕭公種松何太癡急景尚作千年期安得風雷一夜
拔千尺與汝同看龍蛇身月時

感事

昔人廬下妹故居今代公鄉甲第高大屋借擬當日
事拾遺故宅轉蕭疏

晚步阡陌見水珠迭迭上於苗葉月華露影
相映者發非真在田間孰知此趣戲二首

水珠搖苗葉夕氣轉陰凝浩露添羅璣明螢助發揮
靜觀閒物理行擷上人衣陰卻長沮併耦知此意歸

又

月堂上返嘅水珠生晚苗田家足清曠野步自超搖
有吏裝耕鑿無人說市朝卻憐書火地車馬客塵囂

歸故園二首呈唐伯嵩

度柳依橋歇緣波踐亭花徑上松坡更被去園孫身
拙卻是歸田得計多畢世旺名甘泪沒幾人聞健得
婆娑使知和歌歸來曲收拾餘年為薜蘿

又

三逕元須近吾廬亦爰然猶賸瑣纖步還西不稽歸
夕曙兒纂火晨飢婦餉炊換羊還可炙握爲不漫機
引路大先到傍人倉頭孫有時摸賸士把餘酒更論
詩松客適行帳山風吹身衣吾生身外足此案里中

歸便息游嵩館蔣暫意重違
園池貫近不貫遠溫公作獨樂園日晏息其
間及游嵩山又為游嵩別館每到不過數日
返有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之句

晚晴

晚晴返照射高樓不覺煙霞氣一蘸欲問明朝天色
好請看空際雨浮圖

梅山續稿卷三終

梅山續稿卷四　　括蒼　姜特立

詩五十首

山園四咏
雅宜堂
風露亭
烟壑
醒心亭
寄里中諸友賞菊二首
君去
借桑花



送潘叔昌主政清湘
瀟湘山水清絕甲天下昔人謂雖奇寄寓
如屈原宋玉賈誼蒼暑皆嘗至焉此天所以
厚吾儕之士理或然也
双林蓮老養真之徒入都見朝貴覓詩
寄方叔游法輪寺三首
發東倚理花二首
修竹為王俊卿國正賦所居也
閒咏三首
寄陸郎中
李仲永墨梅
和趙太中覓詩
說詩
寄恪
歸故園二首
退語
送邦直弟
同官遊赤松二首
呈方叔
歸故園二首
送双林蓮老
送木唐事



南岫為張丈使作二首
次韻陸郎中
重題入咏
戲呈趙資臣覓酒二首
感夢
遊赤松小桃源
和唐户古律三首
歲暮月下有懷
和唐伯恩二首
唐伯恩赴括蒼户掾

梅山續藁卷四

括蒼　姜特立

山園四詠

雅志堂

謝公有野志頗愛東山游坡仙得其心妙語寄清絕
蒼生事已了未了還即告齡澤小邑宰其事同不侔
奇閣一一墨組未死雖肯投況此大功業聲名天壤流
始末終不渝疎事古鮮儔信知山林樂不貴公與侯
豈豎有冊稱錯紳或女子而況此老翁日月不少留
汲汲尚不足豈容復悠悠揭揭慕前賢籍為晞驊騮
死者如可作把酒起相酬 右雅志堂



風露亭

萬物冒春暉紅紫競芳部惟此玉井蓮迥與衆品別
雅受冷風吹復受露華滋亭亭立波上睨彥趣皆絕
疑是射姑仙半夜來瑤闕清虛不染塵瀟灑更宜月
我術臨熙賞對此水與雪安得騎仙人起逐向清徹
把酒一高吟玉色相映發 右風露亭

烟臺

蒼然者為烟冴然者成壑賴此十八公與之相倚畧
中間架小亭面勢巧安著千山擢修眉一水環青玉
勃國映高標秋獲冀漲角夜深成沈沈月淡還還
趺坐者誰子草衣復芒屩素髮照晴昊飄若如野鶴
倘非遺世者何以有此樂向夕不欲返者與寄[illegible]此
境真可畫此意終難說 右烟臺

醒心亭

昔人醒心處惟說玉山頹在今醒心亭正與醉為媒
醒心非醒酒所醒道妙趣如病得大醫如夢忽驚回
如聵業已瞞如蟄發春雷有時醉中還還自彷徨
下視名利場爭先走塵埃醒處无不醒醉時良可哀
嗟誰我何人顛倒有至假不求醉中醒却醉醉中竟 右醒心亭

寄里中諸友賞菊

問訊故園今若何不堪歸計尚蹉跎祇應庭下千叢
菊今歲西風花更多



夢寐家園百里間秋來青菜想班班但得諸公為踏
賞也如君子對南山

老去

老去光陰日日催更無大業駐朱顏近來學得長生
訣十二時中總放閑

憶桑花

東方聞有扶桑木南土今聞木槿花想得分根自暘
谷至今猶帶日精華

送潘叔昌主敦清湘

經綸金[illegible]風流粉着郎文書追扈貴身合到清湘經
術東萊學才名上國光遐方豈淹泊雲路看騰驤

瀟湘山水總清甲天下昔人謂騷人墨客如
屈原宋玉賈誼輩皆嘗至焉
此天所以孕秀儲之士理或然也

双林益君養真之役入都見贈貴覓詩

平正有詩孫益氏代不乏家傳大士甲科先掌宮法
需令方清高行色待明發早賦歸來篇莫負望雲合

寄方叔游法輪寺

山中境最靜ゝ極恐閑情莫錯流鶯語應憐求友聲
一別三四日已慌千萬情曝心亭下水光作夜吟聲
境靜釣心長無由起甚情擬將崔苗耳閒聽夜泉聲



登叢撿種花

課僕斸叢裏從頭盡種花莫放鼻子見好花不栽求
種花莫放落曾不救跳寒花自金弓葉從叢黑牡丹

給竹為王岐卿園正賦所居也

入門見修竹茲士已可人不以問寒溫便可飲清醇
此界詠不淺此意亦已真安得王子猷相與共卜鄰

閑咏

莫笑歸耕計未然我今得計是歸田天公若也憐衰
晚更乞閑身二十年
銅山鼓鑄成何用金谷繁華畢竟空君子百年無長
物只留明月與清風
醒心亭下井泉浚雅志堂前攤書冪哈邪華山陳

處士祇今誰似此翁閒

寄陸郎中

鬂ゝ平頭七十春兩翁可是太陳ゝ世間過眼無非
故唯有詩情老更新

李仲永墨梅

寫竹如草書忠俗不患清畫梅如相馬以骨不以形
墨君裏有文夫子蟬腹蛇跗具生意當時一派屬蘇
公雨葉風枝略相似花光道人執天機信手掃出孤
山姿陳元幻都卻西子面此妙俗士那能知近時愛
賞梅補之補之嫵媚不足奇李生于梅卻有得高處
自與前人敵倒暈疎花出古心眼雲唱谷藏春色我



一見之三嘆息意足不暇形模索君若欲求之點畫
胡不去看江頭千樹白

和趙太中覓詩

每嘆學詩如學仙未能換骨發成篇翰林萬丈光常
在着作三都賦早傳半世無成負便腹終年召味聲
吟有明珠何事輕彈雀多謝高情未弃捐

說詩

作者固已難讀者亦未易有客斷識宝至宝難見值
三家寡人子豈識瑚璉器鼠璞將見珍周鼎或粹弃
詩道誠難言大要該六義其高出蒼天其深潛厚地
於中發穠華淡處有餘味似拙乃藏巧借鈍以宣利

閒潤要波瀾組織纖濃經緯爲陰而莫執或平而足
貴圓轉各隨形語人非力至不止事吟咏先須存興
寄更能千萬端勝處同一致以此而讀詩庶得古人
意

寄儕

忽得平安信新知進學功虛承心更苦趣靜句仍工
所貴身無玷何憂祿未豐理要休作舍正要爲身忠

歸故園

坐叨厚爵僭吾家此去吾家百里賒
聖主恩深雖離處四時得看故園花

一去廿年六換春已將安榻等醫紳雖無名郡高當



世也是羊裘一故人

退諸

滄浪堆边百丈起東郡六鷁風逆折曹公蛇艦烟焰
微荷秦百萬走流血未若姜子之退最勇大

送邢直弟歸鄉

有弟自吾里相從兩月餘君歸日少別去見時難息
隊猶龍日鶺原尚故居不知風雨夕相憶更何如

同官遊赤松

今朝乘興出林洞爾咯天公未肯晴日色忽吹指氣
潤山光便挾雰風清
山要翠蓋出華顏白髮衣衫更作緣覊董自慶三潤

主僧人喚作五通仙

呈方叔

聲牙落眼一閑官職事何曾見一班不是輸拾須說
劍若非尋埜即觀山閑看落葉隨風去冷笑浮雲送
雨還更有割巖摺君士伴笑夜坐君花間

歸故園

向來叨趍內朝班官循雖聳晚夢閑今日身閑無一
事五年睡債一時還

桃李歸家已半空不堪春事去匆匆落紅猶自留連
客故向尊前舞晚風

送从妹益君



老夜精神不受羈今朝何事又孤飛不依大士毀袜
往却向東方小隱居野色草堂開夾溪晨光日觀接
嘉微此時四脚棋盤上坐斷人間第一机

過木庵寺

出郭轉蕭瑟寒溪生素波茅屋迎日暖楓岫占秋多
旋霊咲吾懶流年奈不何含歸應不遠折菊已緣坡

爲岫爲張吏使作

士衙招隱草怪長統卜居霧蜱未若君家爲岫千峰
盡歸双扉
老去林泉屬幾時君軒見輸君正好南溟運翼未用
北山移文

次韻陸御中

亟報門前寄好音烱然書札照家林興來自說宦情
薄熟到方知秋思深臨老讀書因教子閉門判丞為
援吟當今大事如君少未用深藏嘆陸沉

重題八詠

每到樓中憶沈郎碑間文字爛生光四時山色藏烟
雨兩派波光下夕陽潛筆便能登峴首右南几是愛
甘棠英遺已遠空追想附驥猶堪托姓章

戲呈趙齊臣覓酒

單君寬下無盛鴉屠子江邊又獨醒獨有東陽賢府
主不嫌酩酊送寒廳



兵厨酸之味生烟既使如今作贊賞却怪淵明愛歸
去酒材猶白有主田

戲夢

前後升沉二十年向來孤冷偶周然夢中許我傳衣
鉢故望功名卸此肩

遊赤松小桃源

仙山千疊擁雲屏行到桃源境更清坐久令人思謝
傳欠棗低唱兩三聲

和唐户古律三首

世事每多違若心終吝吝功名寄擲沙藏月如奔電
古人竟何許夢孫良難擢異鴻已高翔歸翼方如倦

我來更渡上正直黃花秋方為逆旅計未辦住寬留
絕憐北鄰既不厭東家亞詩盟今幾人肯着老子不
倩答早知畏佳篇今見最幺響去寂寂正聲日陸陸
受君甘苦外與我嗜好同不妨時抽句共作里賢中

歲暮月下有懷

春事使紅葉年光入白髮暖雲籠月夜斜照放燈時
羈宦元無味清愁只有詩故山無百里夢寐記歸期

和唐伯憲

倦翼投深樾驚群憶故川淵明松有逕揮悍豈宜田
宦途安徽行藏任晉督此心誰盡了遠此固怡然
卜鄰初識面把臂便論詩發蒙曾劉鶚悉陵漢魏時



折章尋繼濯古根更看奇若比西江派無人說宗

唐伯憲赴招番戶張

吉州劉史屯工秘寰嶷闕手噼畢合沓一水清湯湲
北指烟雨近西樓驚花建積李留鶴夜景桃花度川
料材業仙境上幕開中天宜有序棗笔恭揚部枝群
戶張吾故人學問自家傳探法說奇古詩句如清圓
想當今唯時攬勝筆如援坐使水雪臨沈霞含芳鮮
試話吾邦人世豈有此賢勿嘆宦尚卑行矣當騰騫

梅山續稿卷四終

# 梅山續藁卷五

括蒼 姜特立

詩五十首

再賦醒心
送方叔二首
次韵岩桂
和荊公二首
閑詠
吴侍卓送行
和李宰送杜丗三首
田文



劉致政壽藏歸菴
慶致遠陽放翁
野步
王方叔長偶
余壯歲嘗假居塔山寺後三十年重過二首
西生
感懷効淵明體
客至
出庭
送盧漕
國華郎中衆舍同門同里又同甲子忽聞

釋省户諸班以七闕節歸過家鄉小詩送
行册寄老懷
偶成
古風送鄭路鈐
公館
次韻元會白蓮二首
郎中翔且翔聠
聖祖
方叔元振元老同令姪舍人同訪
九日寄楊方叔
右寄此詩後忽得前云兒曾亦寄五言用韵



昔同路一段佳話遂再賦長句
子陵
欲雪
冬至
鵰鶚問答
送星泉草大監
倚闌
野薔薇
寄方叔黄草道眼
北檻
負暄

小孫納婦
同方叔自卯城歸故園
和
癸卯冬鮮官三山歸取道自南而北路傍梅
花經月不絶久欲作數語未就乙巳仲春書
于凰山僧舍
煩劉公造梵園中小池以詩謝之
辛亥上塚
詩送趙知閣
余卜居偶得山水之勝遂而賦之



# 梅山續稿卷五

括蒼 姜特立

再賦醒心

小橋枕滄灣一水繞清漱橫來莫知源委去無尋迹
戲魚時度淺好鳥忽鳴寂堂坳隱危磴竹樹閑寒碧
朝霏隨來拱側影泛瑤席仰窺一逕上始覺藏深僻
尚憶客中行盤嶠從登陟峯回路忽下漢館宜休息
高低相枕眠景趣無終極蝸來甚坐夜欲去或窮夕
安得青霞人共此白雲適

送方叔

我走塵埃君入山須知靜躁不相關何時塵主俱無
事雅志堂前一畔頑



詩爲天外絶眞遥偶爾來遊洞谷阿世上那無留不
得翻然還盡玉山禾

次韻君桂

濃香透散花允凝更憐時臨年未休安得此花長不
老盡回四季作清秋

和荊公

老去生涯筆子同年來得失一總來是非竟笑何須
較身世于今更相忘

子房不願蕭曹位處事猶候是客來得一君矣皆可
欲何須牢與候鷲猶

閒咏

坐叨手虛飯駢膝不抽文書不坐曹檢校園花爲日
課吳旁詩草計年勞仍將書冊供偹卧時喚孟鱼佐
老饕感激大恩何以報唯祈
聖壽等天高

吳峽亭送行

京行躬率未長材謀猶紳老成音甚畏諺奏雨雖晴
半剖人稱屈全牛技未伸雖兒曾托契壽官仍同寅
和蔺長髯倫閒尋學欲賦高吟無白雪妙舞艷青春
方寺交情密遐欣道義親劃家才且暮回首逐參辰
越稽篤前途吳楚荷寄殊施松從此始折柳竟無因



指日騰吏路看將說故人聊憑五字句千里致慇懃

和草亭送杜書

春花藥龍送筆來曾向河陽縣裡開塊笑杜陵何嫩
辱世花名変醜時才如韓白亦無持本稍减一半唯西
拙卸爲黃入覓桃穠
維萬種千色泣玉贈
品格高低各自春大如玉斗篛如輪蔺貫曾諸花王
號唯有雛黄始是真

田文

田文養士天下無撻健列鸣纏金珠入閫殘作嵇因
抱當時貴客如椒椒倉里既充托小夫嗟哉所養非

所需

劉致政香嶽歸卷

我愛青溪山翠窗香如刻作卷賢主人只恐歸未得
且往三千我遊戲人間客運既何足論西乾有真宅

慮致遠鴉放翁

双溪雪消木生波有客袖句來相過自言平生有詩
癖搦吊世故工吟哦不損量曝連六斗不羨田封萬
户候子詞筆纖羅貫卯向古人究李杜鳴吁新語雜
靖醜風雅道長騎人允三山先生真若人獨將詩壇
壁孤壘此革筆力回萬牛哭應有味詩中青有時寺
險不可延劍門石角錢塘潮涼渢不瞬江西祖自



有正宗傳法乳猶君去直舊鉢祝歸來稽孫宋山鼓

野步

江山客思雨雲水稻田空日塢翳秋霜林墜晚紅

王方叔挽偶

人生大患身爲累火宅呼號更累身閻道中叩唯有
女不妨半世作閒人

余壯歲書破勞塔山寺後三十年重到

故山重到恩依依不見霜眉雪頂師三十年間真一
夢夜棠猶記讀書時

一陣紅塵六載餘黄金不淡白髮暗向來疾癡應相
閑溜合刷微無蓋無

西生

齊魯云何兩大臣初無名字掛朝紳若將出處評高
致更是黃籠以上人

讀陶劝淵明集

人生百年中長為子孫憂人生百年後生死兩悠悠
流傳至曾玄恩愛竟何許孤墳千萬穫莫適誰為主
嗟哉世間人小慧而大癡借衣似恐寒者口心恐飢
一朝火化之未免世俗嗤存者且偷生逝者邈無期
眼前一尊酒勸君且賞時

客至

衣冠無地寒峥嵘故人訪我過晨昏旋號童子金鈚



酒邦試蔡公玉璘炎

出處

士貴重其身出處各有道一為己私𢾾便卻千金寶
我非真勇者歸農良草草達地方多岐能人能辨早

送盧清

國華郎中與余同門同里又同甲子思閑
擇省戶清班以七闕帶歸還故鄉小詩送

打併寄君懷

昔吞二三子今俱七十翁西州十年別兩邦一尊同
我已三退其君退双鬢進便須輕世事留眼送飛鴻

偶成

三行低一格

蛛因變化多勝網無為飛升卻暖群唯有寒鴻無羨慕
世間贈七笑相親

古風送鄭路鈔

故人訪我又還適袖中明月五旆遮一天頭側秋風
前後悰鷺序同明翊君今半老我昭然功名富貴空
中烟而柯蟻穴鷄雖天淮長昆頭雖雋全我今日月
前脫旣夜行不止真可憐不如歸釣清冷溫溫高末
起時即此心和氣是養青年世間萬事如隨緣交情
倘或未弃捐不妨時寄相思篇

公餉

公館當消夜移尊近北墻秋聲連蟋蟀月色淡芙蓉



次楊元會白蓮

月為精彩雪為膚草羞連風淡綠珠我欲從之一
顧能回玉面向人無
不御鉛華似洛妃清盈全與道相宜月明何處回仙
駕獨立沙頭伴晚晴

郎中賴旦賴拜

聖祖

龍像巍巍明庭衣冠盡既興曙光摛斗極寶氣摩馱
書記朝天日

君王玉座陞旋萬為萬歲龍身最高層

方叔元振元君周令姪舍人見訪

聯翩三鳳揺手翔小院雖東後臺犹吕相思千古事
後來命駕更無人

九日寄揺方叔

安得揺夫子秋來翹寄音逐得好兄弟相伴老山林
菊是故園色人無舊賞心雲萍西漂泊西望一長吟

右寄此詩後忽得荷云兄曾亦寄五言困韵

皆同詩一段佳話遂再賦長句

天性固自同學問亦有源胡為兩章句韵〻吻拼
有如五音作參差隨宮懸排比不亂行又以貫索然
勸意余父子與公有世契精神所交感[illegible]負雖百發
詮書來丞報我故事萌無得欲將此段奇竟入佳話



編見復惠新句律呂遞相宜

子陵

不為故人屈清名日月高當時若相漢不過比凡侯
凡侯功易歇子陵名不滅所以想孤風猶如隔前日

欲雪

孀侶飢鳶悲古木啅群凍雀聚球簷一庭寒意沉沉
靜正是江天欲雪時

冬至

年來心緒帳年光又見春來報一陽未必暗添宮綫
永只應先引鬢然長

鵬鷄問答

吾聞北冥鵬翼若垂天雲矯首扶桑光光投趾崑崙
堀渴飲黄河流飢食紫淵鱗長翮盈千里短羽重萬
鈞去以六月息棲止良苦息辛黑風忽翻海未易容
其身偶與斥鷃遇問鷃有何樂鷃云我幺會豈暇識
寥廓為生誠甚微為計亦易足啄以榛針露分以鶴
鵬果大耶搶榆前却向蓬蒿萊不啻九萬程只棲一
枝託鵬聽鷃所云似若生羨慕彼小乃有餘彼大還
為苦呼鷃問所安鷃笑而不語

送星惠草大盤

底事呼為海裡羊脂肥為背錦為裳力目似田湖
若要為君家玳瑁鵠



偕謁

偶因事修謁豎與經近苛田夫不避客冲手立前門

野薔薇

擬花無品格在野有光輝香蒂當初夏陰濃近夕暉
雖根堆素錦樹杪掛明璣萬物生天地時來忘細微

寄方叔黄草道服

非蕉非苧復非綿不是山人木葉衣寄與騎翁莫嫌
陋看山長袖白雲歸

北樓

北樓近中堂緑增物自芳晨看光拱露地僻辟便府
坐久時開卷吟餘或炷香終朝無客至一枕到羲皇

負暄

不是羲和穩澤流寒鄉何處覓溫柔純情天上黃綿
襖大勝人間富綺羅旋拂胡床隨景轉更攜書卷與
閒談天和妙處誰能會欲獻
君王却自羞

小孫納婦

慶事衆瞻挽孫枝喜氣新歡實倍苦落身雪眼青春
暖日花君子清樽酒聖人一春行樂地不負廿番辰

四方叔自郡城歸故園

東陽豈無名東南一客星松間今有主日物不須扃
無夢妨清睡唯閒伴獨醒著鞭吾已晚先我一籌贏



和

風流早得名西曹任星星花徑春長掃非年是不爲
精神老益壯風月歸還健妙句難酬和富提入合果

癸卯冬辟官三山歸双溪自南而北吟嗜梅

花徑日不能久欲作數語未能乙巳作春書

于風山僧舍

路出南州向北來吳山梅冷粵山開陽和次第隨程
到一月吹香管客回

頃制公遠覓園中小池以詩謝之

感君巧思算芳塘石覓無痕細著行更擬中間添小
峽爲花深處著篔簹

辛亥上冢

寒閨守節少年時志凜冰霜不可移追遠積成千古
恨報恩寬作十年期此生不愧先君先後世應傳寡
婦碑爾若操神安穩在遺言今日九泉知

詩送熊知閣

一去卅年六換春追尋舊事晃如新屢頌攜酒來青
眼相伴同班上紫宸宸自分此生成老別豈知今日
更情親衰腾已向風雲會得意應須記故人

余卜居偶得山水之勝喜而賦之

寒士把茅聊蓋頭豈暇山水尋清幽偶然足付勝
地造物祈賦非人謀有山無水清輝減有水無山爽



致卑流水青山屋上下此妙唯許坡公知

梅山續稿卷五終

# 梅山續藁卷六

姜特立

詩五十首

歸山間舟中寄黃正言
黃正言爲邑宰累貽郎追送作
贈姜臨求道人
司馬伴辭俎送行
王傪卿所居甚陋而看山亭依浮圖之址卓然孤起試僭題之也
赤松三咏
賦婺之録事廳明遠樓爲李中甫薑寺御作也。
偶題
永日
賞花醉吟
和黃正言勸農
失鼓子
乙卯春自郎歸嘗杖屨遠有故競同雖聽紫暮放二頭二首
和司馬伴喜雪
歲在紹熙甲寅浙東西大旱旁連江淮至秋暮雨水發天目漂民廬浸禾稼而薤帶大歉以人趨利爭運脩婺穀粟順流而下日夜不止又去冬寂暮多雨連綿至春半未有晴意人情憂悶聊書數語以備採謡者
喜揭方叔見訪
讀漢史
乙卯元宵多雨二首
種桃
開初燒孫倚得峯
陳從丞致政一子中舍遷次子中甫董與余二息同榜賀之
陳從丞致政再被得詩且以見貿
烘被
夏月山中閑題
閑咎
采菱二首
因見市人以丸缶籍花屋上有感
秋暑
咏身者
中秋追和
葉仲修令其子携所作求詩
秋霽
送枕屏竹炷與劉公達致政道室

梅山續藁卷六目

出門
吾家
畏途
趙郡面
新居莧竹栽二首
子陵祠堂夜雨崖對起可高百丈或者指為
釣臺
同賦
側金盞
小橋
庭草
又



# 梅山續藁卷六

括蒼　姜特立

歸山問舟中寄黄正言

黑風吹雨亂雲奔一霎浮家過別村便有新凉生竹樹更添清興棗聲打篷鼓〻催詩思看面蕭〻冷醉魂來日小溪山水活一波盡是史君恩

黄正言為邑宰累罷郡送行

人生皆有別此別良不同不作兒女態傪然已顏容鄒爽追叔子后山追蘇公二賢間世士二子有古風不畏府書詬越境遠相從上下數百載〻〻兩相我亦何為者偶在塵寰中荷公以礼遇契故忘敬恭



公才自超卓落〻翔底松我君無所用颯然一表逢相送三十里已復遍前蹤願言養宏博〻〻終當通

贈蒙齋道人

道人蒙齋讀老作年少無得陵公携却杖已公史道人亦休歲百年終滿道

司馬斧解組送行

双溪梅水飛激調風掣五兩爭檣竿有美人兮杖何宮東陽司篤司馬掛雨稱郡帝双不于二年解組如歲寒五規三賦投天飄組逞瑞請帝意催此行定合陪清班發揚祖德仍追攀勸君一盃勿留殘搏首思又過前灘

王俊卿所居甚隘而看山亭依浮圖之址卓
然孤起誠偉觀也

吾擠塵市人避炎反烟火隘六月圍炎蒸引喘思大
噫誰知蜂蛭聚却踞蘇髻背近山羅萬覊遠岫落天
外浮圖卓孤標如大舶航海蓬萊與方丈使覺咫尺
在酒酣揮八極醉眼聊一快更須約安期萬里弄滄
洋

赤松三詠

仙山名字炎千秋勇退曾聞漢故侯自笑功名無尺
寸野來也作赤松遊

右赤松山



四山古木老烟霏流水桃花几换春罕世但誇羊化
石那知不有武陵人

右小桃源

自從兄弟得神仙一去空山竟杳然唯有舊時舒道
士好詩長與此山傳

右二仙廟

賦婁之叚泰廳明遠搭為季中萬里丹卿作
也

鄉瞰南樓咫尺間手摩八詠境全慳東西合抱兩溪
水遠近平分千里山但見孤鴻眇天際更無野鳥隘
人寰一時叙事先名實豈有能詆崔顥好

偶題

露降水自落春濃花欲迷道心因老進狂態逐時衰

永日

永日靜無聊空庭散鬱陶思禽猜落果孔雀趁飛毛

賞花醉吟

七十衰翁双鬢稿每逢花時折醉側今年又是去年
花故吾何似今吾老空中日月籠中鳥萬古賢愚塵
一寄身思世事從浮雲斷送一生唯有酒

和黃正言勸農

双溪上紋初匀晚日曈曨霽景新五馬井聲方出
郭九農和氣已生春數條鐵布人心悅又老醒甜穩



意觀從此惰農俱力稿會看健最上嚴宸

失岐子

羝猜惜何限亡羊意易迷聊為春景玩遣與小年齊
淚孔定宵哺淚閒失晚啼已知真幻泡感至一悲悽

暮故二頭

乙卯春自即歸貫牡丹遣有故竟回唯絕紫

歸早關遲兩家參經年不見最妖饒芳心未展緣何
事半是閒愁半是嬌

夢想看花歸意濃歸來底事到花忙羅家姊妹知人
意先試春風半面粧

和司馬伴喜雪

寒意泯〻雲亂深老來病骨冷難禁冀畲一出不如
下龍鐘作飛無處尋便欲騎驢洛陽市不妨放棹越
山陰天公已作豐年瑞更仗風威掃沸淫

歲在昭陽甲寅浙東西大旱旁連江淮至秋
暴雨水發天目溧民盡浸禾稼而歷常大歉
小人趨利爭運稻麥致米價飛而下日長不
止又去冬歲暮多雨連綿至春半未有晴意
人情憂悶聊書數韻以備采謠者

去年數州旱致雨深民盡今年復春霖赤子愛為魚
不見日月旋但見霰雪俱底者絕皆為餓莩困泥塗
近山不可然平地不得鉏有壞菜糞田有火葉燒畲



花木茂條〻麥苗冷豉〻蛩王墀下苦寒啟井邊蔬
上天胡不仁蒼生一何辜傳聞常潤間汎洋高蔭備
即江稿尤酷趙山復何如米鄉已無穫山郡豈有餘
小人爭販糴負販日夜趨只知利一己豈暇恤里閭
屈指至秋成未可保無虞競湯倚先具處莫放豪擒

喜楊方叔見訪

憶昔西風首重回今朝相見笑顏開擔花臨底思攻
君譜桃葉春前植春來足使尚堪支鹿鹿時工未許
經堆礎山園近日新成趣正要相攜把酒杯

讀漢史

高后能行不讀書公孫張禹號名儒詩書何罪工發

家自是諸生愛鎮珠

乙卯元宵多雨

隔前雨勢已綿綿隔後淋漓到上元燈花不發蛾翻
暗坐燕有葉雷聲喧麥田閣道水盈尺里巷想愈泥
浸門閑坐孤吟無好況三盃盞吟罷對黃昏

又

連年旱氣民艱食及至春來又雨霖溫麥斗米雖耕
草寒蔬入市貴如金燈輝不到愁人眼却物空驚老
者心且喜今朝日光出更須風力掃重陰

種桃

種桃三百樹隨處有開花來年二三月便是武陵家



聞行孫將得舉

慶事聯翩走四鄰吾家門户一番新明年双上青雲
去為汝山園作主人

陳德求致政一子中舍選次子中書貴與余
二恩同榜賀之

皇朝網英材三歲設科目四海丁
飛龍兩家双中鵠得非積祉助且吾其美諸二老亦
寧連明年書小録

陳德求致政為後得詩且以見賀

上恩恩至愧叨逾退者何曾有項霄甘作一鹿山吏
却不為三致曹爰吾相思夢想汝湖腸熱擁看章錦

綉鋪元是我家終易舍冀客豈砭值庸夫

烘被詩

烘被色藏六𡚶〻裂冬春不唯旬暖息且以暖膝身
𦊅䍐閉夢尋句聽雞泊及晨是中有真味不羨北窓
人

夏日山中閒居

深山五六月猶自有寒氣又添人聽何如又建章

寄答

自是山僧侶樵因諸得新不堪供貴氣卻作李山人

某美

擬時氷盈得當摩玉燃對孟厭貴公子卻著道裘知



一自入金門署裘分玉食今朝首看裘隨兢然初日

因見市人以充所藉花屋上有獻

城中寸土如寸金屋上蒔花亦良苦因君雖宮興別
蜂南圭九峻北卯杜東西延裘入百里橋梁夏宜七
百杜傳識好大荒主心豈識世間逢華趣一卯一莖
吾華事隨分園地何用折花今是地山一隅栽花已
無致大雖不足小有餘便可終身為老圃

秋暑

吾性仍忍寒不受秋暑悶既抱拍如渴復喘乎奴哥
齊夜亦相妻促接捷艇幹平生僩彈吏况復蚊蚋亂
忽聞隱雷聲引頸若鵝鴟雨意竟蕭條依然坐深鬱

安得天公仁霜令從此換

詠舞者

曾見簪花上舞裀回旋殊不動纖塵略陽殿裡無聽
燕今代誰為第一人

中秋追和

紫翠催逼上華裀回雪光中不見塵今日山間易惆
悵當庭踏月更何人

某仲修令其子携所作求詩

雅道去已久逸回良獨雖須求匹如見吳學小波瀾
父子學詩律風騷逼將壇如今寄佳句卻復何處看



秋齋

清秋初過雨涼氣閃晴䆫數冊文書靜一庭人事稀

送枕屛竹筴與劉公達致政道室

不畫數房百子圖錯金螺下換流霞聊將鷗鷺滄洲
趣伴送江西古竹爐

出門

出門雖興逸顧影倒痕情賴有木君士作伴山中行

吾家

吾家何處住一障獨成園莫道通無斧應嫁成翠微

畏途

畏途謝排斥追物逐初志彼雖使其弘我獨佩嘉惠
愛憎有回牙周怨成側置得馬豈君福鑿要真我羽

向使老班右強事恐遂發三徑幸足裘一瓢耶自寄興來或歌呼客來任醒醉以此終百年何用一品貴猶勝白首歸流光忽西墜

趁卯回

老去猶趁府桂來赤客髮冉楓迹含晩花參野田秋

新居亂竹栽

閑晴事奔并物色費經營正擬一壓足從依三逕怡吾君亞全佫君固有餘清意欲試佳趣喻詩乞草堂覓搔曾有句乞竹可無詩好綴東南徐同為風月期根豈宜地力萌逹趁春時他日加相遇清陰為酒卮



子陵祠堂後西崖對起可高百丈或者指為

釣臺

壁立双臺百丈餘如何竿綫郷空虛時人不會先生意只釣清名不釣魚

閑賦

樓臺百萬裝成花木四時羅列從來眼底江山欠我詩中風月

側金盞

淺淺嬌黃向日開枝頭斜掛葉金盞細詳名字并花意不醉花間不得回

小橋

小橋横野澗物色自孤清終日相晴語松聲與水聲

庭草

一簇墻陰綠正繁不依朱戶傍雕欄竹光苔色常相映只許閑人靜處看

又

幽幽庭下草悟悅有禪味君看紅紫場紛紜亂人意



梅山續藁卷六

# 梅山續藁卷第七

括蒼　姜特立

詩五十首


前卷二首
初暑
落成
許知院寄題
陸郎中寄題
禍福
秋旱喜雨
買島新戲題





晨起出門
山堂單先生挽詩三首
和元亨出示山扉詩
寄方叔
古風送行陳省元
和潘倅新溪七首
咏姜
有感
歸老
和虞寄釣臺四首
和李功挽章中間家事少略遂附書客絕韻
歸老三年已而復拔
贈方叔
誕日戲作亦可以瑞鷓鴣歌之
拄杖
門外
道中小詩呈虞察院
和
糟蟹呈虞察院
和
再賦
虞又以佳物送再賦二首





出郊
春曉
有感
梁美
挹日亭有懷韓常伯
追送虞察院
和


梅山續藁卷七目

# 梅山續藁卷第七

蔺菴記附　　括蒼　姜特立

乙卯之秋姜子得吉卜于寓居趙川王屋山之麓其陰田壬閼然而止其向巳丙屹然而起其流回環既北而南繞遶崦嵫折而西去四山如圍氣聚勢合造化鍾粹劃為一區于是即其左方為屋二十楹榜曰蔺菴夫屋以三百而人為之長菴特小而靈者也傳曰紅菴以靈為衣又以飢蚕作室衣與室所以折靈之義既蔺菴能蜜而人不靈乎雖然長者不顧靈靈者不暇靈人而靈亦足尚已蔺有三義善藏其身以智周故子也以仁生生不窮以道一擧而三美具以是名吾菴不亦可乎





初啓

萬物有終始吾生如幻泡辛勤蚕作繭束往旋成策不作繭裡捲爭浪為草包劃飡冇帶餘未免達人嘲

累疏

蔺菴吾自名所喜以吾息一恩出乃心口眠曾經畫無畏亦無累查儉隨人力時時聽姜子杯酒縱酣適家人獻歌舞賓客雜嘲謔此意少人解此屁無終極曾聞西陵閒作使竟何益訓飡　推與酒澆滴

高堂豈不好吾自非吾宅王侯與賤隸萬古一扚腊自營自奪之誰叙當達識有酒更頻來亦作千年客

許知院和

判院程文遠示所和梅山蔺菴詩聞發爲多予夏草龍米之及思開穴蚕而頭作青蔵亦名其吏曰靈高欣然就和此西得梅山書而穡報判院文成可謂達夜幾少贈達之過為耳





業枯反蘇予生死出入息那將有限身苦作無僵畫譬此三眠蚕已足三食力作靈即自藏隨化各有達石鄉翁固執鍾理先作副憶作辭同穴物理會終極新地既靈高閒程延反茲今聞梅山作真得曾長嘀袖手將封壇悲妙亂壽宅達觀樣前修吳宮非高智愚雖相較今古歸一跡何當勤此君同為逆旅客

寄題蔺菴　　笠澤陸游

君不見豐翁退傳眞皇時靈室遺名星日畫雖無豪士千里送不恨高人一鍾隨又不見貞觀故人有王璵抵君姓顧不作靈一時戲歸今尚傳人生寓達誰能免靈菴知君出游戲壽過耆臘乃常事青松手種三千本會看半空

韶鼓吹人若則吳君不然伏遇玉船鼓吸川釣璜遠
祖意相似八十方為蓋壯年

西朔國史王樵字有望號覺世翁作豊
室銘曰天生王樵壽命寡智才不濟時
道號覺世生而為室以條不廣先則葳
彤不廣乃條樵

真廟仁廟時人也太平書記王顯居
太宗故人太宗微時嘗識之曰君執君
不作貴及帝登極而顯為因奏曰臣今
日得作豊耶帝笑一奇
故畜此詩用事精切足以發明吾意哉



可仰也以書來曰豈若記及初學落成
二詩大手老筆超然絶俗明公富貴壽
考皆未易測子此可卜豈識我孝併記
之

禍福

君子多拙拙動成福隨之小人最狡捨往往禍福投
巧者極人力拙者因所為巧拙不以同天道自平夷

秋旱喜雨

滂沱一雨洗清秋千里郊原旱氣收喜遂萬物洗就
醒醒心事上看溪流

賈島新戲題

雨雪冬春無了時鳥新斷續偶吳嘉偶然買得麥穀
喜且免山翁皺眉

晨起出門

水燒芳堤雲繞山斂禽前屋在中間神仙更自足官
府世上誰如此君閑

山堂葉先生挽詩

源流商公出名字書山宗迎地江之左萬人易以東
机雲千載裡欲向一門中致止山堂君才名是至公
風采偏林泉波瀾學海綜公家五進士此地半諸生
句滿君儀訖中年政亦成如何貫太傅位不至公卿
絕幸南北異特首先生分手澤空遺墨書藏今舊芸



行須番岳誄碑已蔡邕文身後無傳石豆成似子雲

和元亨出示山齋詩

手自葺茅對山齋亦自名草新蓮草幽要蔓草堂靈
忙為幽人答閑無俗士侵不妨名赤腳唇户代奴星

寄方叔

落葉滿洛陽隆寒逞風揶幽人既無文衣裘經林阜
怨高若君看慣此山中友假欽傾風輪翻翻擁以時

古風送行次韻元之

梅山老人頭雪白縱書畫劃述想得平生鹿鹿視餘
子雖是對中真巨學理門自得天下士慕我虛聲遠
相覓山中為來出奇踏翔望風撲猶相射對之生久

神氣定言下分明萬餘直偽覷加堪相敵還頗復見
我有此客雄莫累日費酬答但怪筆端飛屑示君才
自是千里駒觀影不搖何待策古人妙處意自知情
鮮多端難指畫請君更去看諸方莫道縮山緣消息

和潘倅新溪

山色湖光相接連千章古木老雲煙晚來曲巷回舟
處如在孤山鄰峽邊

平湖瀲灩帶香鵝綠暗長堤五月涼綠女爭舟蓮浦
去棹歌聲裡水風香

淺淡無蹤千樹開紫光香霧襲人來如今不共梅花
笑步繞行吟日幾回



釣月寺邊三兩家月明無處聽啼夢花忽聞鵜鴂相驚
起知有漁舟會在淺沙

漢頭風月四時新抵畫還欣島鳥親溫酒相逢如借
問報言君子自知津

如今方此富春秋未可追尋三徑遲異故子真歸谷
口不應高枕困壺頭

我來久矣了窮通出處難能與衆同此去便須尋一
壑人生何必作三公

綠蔓

周公溫良恭儉敬爲南服徒多取罔如今大事不相
容省口何妨且泯津

有感

幾歲履屋起千間更作朝廷第一官風个得歸仍得
老可憐一世不曾閒

歸老

歸老得閒渾可事最憐白傅更能詩身餘歌罷賓朋
去入郎雞頭醉臥時

和處守釣臺

龍衮羊裘跳重輕當時俱是一書生相忘道術仍忘
勢起出人間萬古情

七里灘頭歲月增漢家川谷幾丘陵祠堂只有先天
配此客事事見未曾



天下清名屬衆公當時四七陵叐雖同庭千古增輝
氣不見雲臺續畫工

先生晚出屋竣萬古聲名一草萊盡道高風激貪
懦何人到此晚舟回

胡多公晚年中間家事少暇逆謝賓客晚讀

鉤者三年已而復投

祖風文采秀偏於父趨庭過玉有音廷對何妨謝諸
友鵰英還復致千金門前與高多輸貴架上圖書浩
古今欲識遺芳傳不朽伯喈文字在琳琅

贈方叔

世間豪士如君少天下閒人似我稀一醉一閒無一

事只應鷗鳥共忘机

疑日戲作亦可以瑞鴣鴣歌之

梅山疑日疑賦善更從娉婷共勝遊此去只求閑富
貴人生須是若風流

拄杖

脚力未須扶時〻踏芳遲是君如友生伴我山行興

門外

門外青山列簪螺圍中花木錦成叢斷無功業報
明主空占閑君幾事多

道中小詩呈虞泰院

歸路指城隅城樓出畫圖水光摇野艇樹影掛平蕪



孤合山林住胡為朝市趍丘嘗不詠出五字訪姑蘇

和

城郭迎車騎溪山展畫圖歸鴻翻落照宿雁聚寒蕪
酒裡傾肝膽吟邊鐵走歸佳人來底暮心傾君實蘇

贈壁呈虞泰院

星分井鬼占高躔瑣細還書金鑑編不作居原題到
免却同今白醉金仙滿泛卯〻生果取閑息陶〻樂
竟天口緩圖如為儒累為累風味一軒然

和

個裏圓融不計錢樽犖亦踏酒編罍盃卿試持贊
手下筋空餘號骨仙多句叢中誇得萬雖如酒裡獨

金天無賜不與人閑事胥醉傍眾為惻然

再賦

獨成羃火最堪憐剛書寒燕更與編細剟書燕付錄
子巧吟醉胥屬詩仙況異併作南柯夢磊光雖聞太
極天開道將糟尤躁投醉蕭投龍想驟然

虞文以借物逞再賦

省口須知亦省緣食經爾雅不勞編山中且餓無時
子湯上長隨踏仙凡物身中皆有佛何人性裡獨
無天足緣上得詩人言續貂新章為悵然

又

古來儒墨本同源菲獨區〻不足編燕饗正須依孔



聖慈悲何必異金仙靜思有佛參元化俯視含生共
一天莫試漢明與況佛得言大旨豈其然

出郭

歲暮偶出郭斜陽帶遠村雪松含臈意沙水動春痕

春晚

春來貪起早春思還綠繞一錯破春愁黃鸝韵清晚

有感

六年歸老捲柴扉今日天涯有所思山阻雪深無去
路濃愁只咏四愁詩

菜羹

煖下畫盤細點油小甘微苦嫩香浮是中自有天酥

味說與終究只悴頭

擬目事有懷韓常伯

先生種柳已成圍柳外孤亭但夕暉ゑ覺隱侯前日去不知今丁佹時歸雲𣸣夜〻沙頭落風業年〻城上飛予古登臨仰問伯苦吟精思入幽微

追送虞泰𧦬

夜半小溪飲酒殘增別情客隨舟共遠詩與雪俱清嚴瀨雲木冷富春烟水平故人相憶處處還風城

和

相知何必舊我輩正鍾情君去雖為別詩來愈覺清虛舟和雪載溪水過灘平一路皆佳境收歸五字城



梅山續藁卷七終

# 梅山續藁卷第八

括蒼　姜特立

詩五十首

秋江柳

方叔爲歲一相訪送行

寄方叔

去燕

寓杖

寄題揚先輩容隱

對鏡

題許尚書石刻二首



閑吟

紅蕉二首

感舊

送方叔二首

旅悰

送虞泰𧦬

乙卯中秋月色微昧吾面有賦呈諸親舊

乙卯種牡丹

山園

因讀東天絶句効其體

山中

挽樓少陽所生母夫人
哭姪劉夫人
閒眠
謝惠蟹
晚來
立春前有雪
余方悼亡適山園牡丹芍藥盛開賦長句
閒吟
寄方叔
思叙時寄食山寺
出疲



賦潘叔芥肯山樓
次石泉
有感
縱目
和王胖中
王敬玉挽章其子遷其母同穴二首
尋太監挽詞
悼亡
蟬
長句贈弟邦達主簿
有客

此行佚失

十月
和虞寺盛歌二首
送方叔
亡婦小祥將至
揭賦齋忠詩
和
六言



梅山續藁卷八目

秋江柳　　括蒼　姜特立

春暖和烟重冬寒帶雪垂何如秋浦畔含思獨依依

方叔每歲一相訪送行

耐久交情歲月深今朝何事送家林北鴻西燕一年別流水高山千古心何日從公歌舊曲無人伴我賦清吟若爲雲氣從東野處逐劍叢棠草麥

寄方叔

偶過醉心亭無人作伴行畬息皆令侶松竹亦同聲又作留贈意耶思副後情遲　悞贈將心惻未能平



去燕

去燕忽若失斷蟬遂復遷不唯觀物化且以感流年

虫杖

虫杖度林樾霜光破曳顏好鳥忽相喚覺我身世閑身世雖自覺此妙吾獨規正以曾得之寞成天地寬

寄題揭先輩蒙隱

猛虎樹摩牙更爲餘主點鄰墓木上坐勇與力何豹君其間而度有二儒既不睦史彬亦如身已惜未錦貴尚叢搊祥忠賊賊含章大臣林泯君君子識重以露隱名兹士君與則韜養日以久何忌不輝輝而光致能公銘詩播金石光照雖久藏卸為人所仰

對鏡

少年鑒止水自喜顏色好如今對明鏡但覺增老醜老醜將奈何行當試枯朽古來聖與達閱世雖長久仙藥不可求紅顏復何有淼既真可人況其一杯酒

題許尚書石刻

烏絲玉軸託名表騎竿學花錦不如不是向來元祐脚香人文字書人書先生自是台衡啟況復曾家紫化餘筆妙共推三昧尚書安得不中書

閑吟

老去無心思世事静中有業愛閑吟有時看水看山處塵世何人會此心



紅蕉

一叢綠鳳尾含烟猩尺紅芙蓮　鮮曾見畫時丹朵裡太湖石後勝瑞蘭品格清虛壓衆芳何年分種自炎方直疑剪破紅羅袖錦句珠結淚痕載

感舊

忽見鴉：秋雨難因人感舊局款政佳人相屬沙吒利香去香來跪轄無

送方叔

謾經留滯地送客山水音清好賦詩處事翻然欲歸

去尋前風月有相思
梅山近日風光好桃葉桃根總可人自喜暮年多樂
事非君誰與共花茵

旅懷

寄迹雙溪工秋筆動遠林斷雲孤影薄遊在去來深
旧館生疏思新恩隔寄音到頭俱夢事倦思一長吟

送虞泰院

兵收用竭人古今君侯東南書錦心仍繡口生花謝
眺流目對說寺阜梅翁又人行咏古若元酒君能衆
衆作活法參已久今茲寺雙溪詩昆如可劃前追衆
陽侯近維南閣更推殷瑚璉鈞衡屬皎鴉但往衆互



酬瞻覽拄搖藏晦砂襟投公匡嫁藏著在手應李浙
胡天王劉同昭圍風緣難並世道茲見有取高篇許
編織泰華隣崎嶠不許同冥鴻處　國不朽君王更
其才復易吳門守韋卯五字句宜更今其鶴森戟尚
高門凝香猶故瞻想當吟嘯時妙指出蠻曰只煙圖
豁儺去作仙班首蔵麿淯瀚鎔千古填星斗得句思
扫悠聘寄山中文

乙卯中秋月色微晚喜而有賦呈端硯看

客來暮靄尚闔遶客坐乾坤見物華萬里更無雲吐葉
一天唯有光闇花痛霜青女令先布專夜嫦娥意大誇
便欲從茲凌汗漫不知何處上仙槎

乙卯理牡丹

深侯巽獲手勤理牡丹不知從此去更得幾春看

山園

山園歸來花半盡尋爾一別五春風折捻已自高三
丈舊墅還須賣十了

初業天俯謎

田宅不多終是有園池雖小勝如無三平二滿人間
少此業唯屬老夫

山中

山中有至樂靜者得其意所以入山人同來不同味

詩挽樓少陽所生母夫人



鍵室侯家古有聞貴嫜還得配櫃臣香嚴童子光成
佛積胃仙人捷化身共書伯仁今有母何妨小稱外
無觀向來已悟空更法合作西方會上人

詩悼劉夫人

淑德生從積慶門又兄恩寵更全真共推蛾展寺前
女誰稱元郡親稱人為鏡更花千葉冷蟾宮桂樹一
枝折人生百歲今才半會有重封青夜月

閑賦

人生浮脆若風烟障覓援籌亦可憐但得尊中長有
酒不須身後更留錢

謝惠館

送酒古來多時士乞醯今世少良鄰慶卽裏腹便甦
菜助我需酸不厭煩

晚來

晚來山氣冷松下獨閒行野鳥聽人語山靈響杖聲

立春前有雪

春前一寸雪春後一犂金萬里烟霏息九農知氣深

金方悼亡送山園牡丹芍藥盛開賦長句

白中對紅艷哀樂自不同細徵古之人拔去禮法中
親喪至嘔血悲游罔無從不哭卽飲酒陶然醉爲鄉
吾愛家莊子鼓盆歌怳悷吾失卷河隔吾淚賦悼亡
自古皆有死生滅同其常生也限一歲死爲歸沙茫
鍾情雖我輩達理聖所稱且日飲無何久久永相忘



閒吟

富貴認諸天禍福人所召但子平建行禍輕禍亦突
貪夫只競前而不顧其後君爲一丈夫脚千穩不可拔

寄方叔

二君論交日真成百歲期同行双野崔得意一山嵋
看起情加飯書來渴寄詩已參折嫣展此興報公知

思敬時寄食山寺

招提憶昔寄孤蹤晩晩饞猶坐午來香地靜讀書無外
事家貪數子君全功

出處

草木僅時龍入洞鳥鳥喚處虎行周大賢出處須驚
俗伊尹如何五就湯

賦洛叔芥首山樓

環滁皆名山正以醉翁重翁時方在郎朱墨猶遑遑
君今建斯樓再食嗣祠官休難哭醉翁心而無醉翁
流看山意更真物物皆淨供使乎虛窗期莫作京洛
夢只恐難久閑移文北山硯願堅仁者乎用靜以觀
動

次石魚

君不見臨州石魚生地下中有鯿鯽皆同化又不見
衡湘石魚生山中魚身鱗鬣俱如畫世間何獨此石
為魚形石蛇石蟹皆如生蝦蟇口吻皆肖似蜻蜓蝶
勤藏能行態荒怪不可考吾意造物初無情陰陽
融結亦偶爾俗智經可窺吞吳葉君得此不足惜君
自川岳備英靈來吞爲泳君變化頭角天上看呼噪
此時回首視此石未置猶要砂碟并



君嘅

少年如晩行志意多閑伏君如夜逐家行季自迫忱
向來經寸陰此日惜餘日已往不可追未來吐更夫
昔人東鉞進不為杯中物

縱目

縱目郊原亂雲飛好風掃叢爭天翻白鶴半空漾新

瓊琢樹初國山正呢

和玉群中

昔年曾踏軟紅塵回首修門七喚春宮職不多還不
欠交情無着亦無新有花日〻招嘉客問 時〻接
近鄰且願梅山新試熟許君長作畔鄉人

王君玉挽章其子遠其母同穴

昔與先夫子親如兄弟兄君能敦又執教亦敦交情
敦意杯中物無心世上名佳城今夜月應伴酒痕明
伉儷存亡隔孤墳一時西忽驚雙劍合無復更驚靈
路接先塋近雲連塔岫低歸乎了無戚送葬菊山蹊

梅山續藁 卷八

草大監挽詩

列國名卿號家多山堂歲望長疏翁猶留賓客推公
許文趾咸名晨伏波若去一宅從坎壕歸來三徑作
婁婆從今錯過交朋少悵望新阡淚若何

悼亡

安仁悲思怯春寒門泱題詩鼓未乾泣淚歸來如弱
旧不相吉已是孤鸞

蟬

自下高升木杪間風為呼吸露為餐雖云殊貽人增
惡也勝低頭拙妻兒

長句贈弟邦達主簿

有弟時花去明日隔風烟更有鳩 雲情別二十年上

有古峰樹下有深澗川我昔去家時過此第烟建故
今後稀存豈不念鵠在人生皆有別此別有可言我
今七十四去日苦既短汝雖後十年鬢髮已蒼然世
味又如此恩義以為先會少別良多杯酒且留連何
以壽卯君贈之新詩篇

有客

有客訪山間君携一笑寬青燈親欲話壽酒緩清歡

十月

十月氣候變園林霜葉黄餘種梧下試看露草寒墻

和盧宰咸秋

莫信蟬無耳是人來正好只應歸夢到千頃荻花秋

梅山續藁 卷八

家音何用書鄉里有死存且夕天邊還去書來一雁秋

寄方叔

九日相携上翠微安仁悼內不勝悲琴中只弄無弦
曲歌裡聊敲缶醉來花須為搗餅約今朝空過菊
花時君家兄弟如相問為報歸間已素然

亡婦小祥將至

老來還有閒中福歲月飛騰奈爾何八十耄齡能有
幾九三大耋可無歌祥琴合御吾非卿期眾加環珞
可憐春到有花須痛飲莫傷歲暮更蹉跎

揭誠齋惠詩

松風澗水打窗聲玉珮瓊琚腦眼明當晝加何挂 秋

月末春特地嘲折罨祇消一笑梅山叢幻出千般景
物情君子平生有詩癖爲君焚却君陶泓
琢華春寒集鶯鶯不減應徐熙觀園中有鈞墳看看
更向來披鐵少陵煙錦心繡口奪花草雪蛇冰蚓鴻
師所自到梅山得梅魄君夫更借一枝看

和

洋洋海內服詩聲手式雲章爲衆唱千假覓碑碣式
風三春剩羽上林鶯着將土鼓有餘韻牛鬼蛇神無
通情才大渺渺如君海歸涔
接武東朝衆鳳鶯相如亦預賦衆園朴樕我合埜詩
壁披鐵君當坐將煙妙似春風盡草木淑手元氣入



師所宮牆數仞無寬闊一點曾容豹管看

六言

慶樂深山伐木子欲覓竹扣門我已烟霞痼疾每逢
佳境閑尋

梅山續藁卷八終

# 梅山續藁卷第九

栝蒼　姜特立

詩五十首

余年六十始入侍甚庭數月又直春宮
讀杜子美集
懷故友楊方叔
懸舍新成
山居
秋來喜雨
寄汪尚書

和



甲辰歲以詩一編進　孝宗聖語且許其清
新賦蒙擢用暇日感至衷謁事聊賦數語
劉公達見過
初夏
王君叔嘉巴竹一竿
喜仲春有閏
畫眺
雪後以溪城外
詠閑
病夜自遣
水仙

移瑞香
飲酒
偶成
澗上
春晚戲題
尋春
庚申春再得奉祠
老良畏寒晨起擁革熾炭紅焰薰室身心俱
泰喜而有賦
香菌出括蒼山谷中其味香滑絕妙昔嘗欲
獻之秦青終不敢也

夜飲
幽事
諸葛孔明
二月有霜海棠盡萎
初夏
王思叔惠象牙笋
晚春
適齋先生贈樂天達哉行因繼其後
雲岑
閒咏
偶賦

野坐
不會
偶至郡城
與客
冬夜不寐
因赴郡會入城
賀王季發提舉挂冠
次洪監簿惠詩韻五首
野思

# 梅山續藁卷第九

括蒼　姜特立

余年六十始入侍禁庭數月又直春宮

新年出小𣗳今日直儲宮天道周必復物情窮則通春蘐無寒泉秋禽得晚豐勿悲夕陽句猶勝吾家翁

讀杜子美集

巴蜀勞重作荆湘無定居宦情常造次行業屢空虛宮闕烟塵外江村盜賊餘弟兄蹤跡斷妻子信音踈生理那堪說窮愁自掃除千篇比金玉萬卷眷是菑畲軒輕齊梁役想陵采魏蚴嚴公俄旅櫬岳土亦烟塵一世唯漂泊平生可嘆吁高名天所靳此理復何加

懷故友揚方叔

游戲人間世清虛物外緣里家雖結網空谷竟遺賢無假墻懸劍傷心有斷絃今年揚補約為爾一凄然

漁舍新城

旋規漁舍倚溪山山轉溪迴翠竹間閒看村鷗行諸曲戲拈竿綫弄漪展浮家不入分風浦歸棹林亭落照澇愛說五湖烟浪好誰人會是得心閒

山中

籬畔黃花翠竹雨後青山白雲此是山中活計莫教



俗士知聞

秋來喜雨

西風吹雨洗林盧夜深涼氣生庭除呼童為我揩蓬陸便欲揭拭紅氈鋪巾三爾傳頭讀歸路輕利休不滿似覺礼法由吾疎疎甘食美增度殷林頭有酒不用沽更煩黃菊催紅英一秋欣飲三百盞二三佳友不可無

寄汪尚書

五十年間蹤跡相忘兩地俱江湖書來筆底驚強健詩去吟邊想步趨好對青山看秋鼻莫嫌紅粉笑髭鬚斑毛已有嘆松的尚記金華舊範模

和

投石雖神渥迹却踈君居東婁我西湖兒曹方喜承毛檄父勢應容動鯉趨亂舍舊游多宿草僅餘二老見霜鬚詩來喚起相思夢又向梅山得楷模

甲辰歲以試一編進孝宗聖躬且喜其清新躁蒙擢用蹋日感孟襄陽事聊賦數語

襄陽孟浩然林下為主尊一語不合意放還歸里門我詩雖不工嗇馬入帝閽飽煖自茲始永懷明主恩

劉公達覓酒

作詩覓酒真豪士况是今年富酒材豈有豪詩不豪
酒請君須飲及時盃

初夏

松花金粉落荷葉翠鈿浮啼鴫千山暮一年春事休

喜仲春有閏

仲春閏月天氣佳天豈有意延群芳天公正爲老人
家剩添一月延韶華今春計日百二十不比嚴霜烈
日空增加良辰好景不易得此日詎可容易過渓家
天子遇甲寸所見殆可况童髮直須醉醉答造物秉
燭列炬驚林鴉

王恩賜惠臣竹一竿



清晨剪送碧琅玕想見軒窗六月寒便欲持將釣東
海未知何處可投竿

齒脫

髮白壯志凋齒落生意少寒暑幾八旬咽喉歲月久
請君視先蠢血氣豈長好吾祖杜遐功西齒猶能有
此翁不耶人乃爲人所取退之太嗟强方誇噲鯨手
畢竟將何如人生不堪老

雪後双溪城外

雪消雪出郊驅馬路山橋池畔氷澌落兆秋雁氣猶

詠閏

一年閏有十年功十歲如將百歲同此去得閏猶未

已向前日月盡壺中

病後自嘲

陽和被四体覺我病骨輕血氣相貫輸浩浩衆妻
以我身中無交會丙與丁陰盡命自長何必求丹經

水仙

六出玉葉金屑色青瑤叢裡出花枝清香自信高群
品欲與江梅相並時

移瑞香

少年無花苔群芳彼老逢春髮已華今日對花無意
思花應憐我我憐花

飲酒



平生嗜酒不就酒可愛渠對愛渠對孫豈能知此
味可憐一世只醒沉

偶成

賦白天紅漸漸枝倡條冶葉競紛披化工只解呈新
巧惱殺衆香都不知

湖上

晴蜻舞此湖水鴫立枯槎子亦生烟燮有生俱有涯

春晚戲題

歲月飛騰不可回紅顏去盡老相催自憐皺面無光
彩賴得春風爲戀開

尋春

選勝尋春莫預期風和日暖即佳時行庵草〻何妨
事明日陰晴猶未知

庚申春再得奉祠

香火緣深臣意灰十年蕭散卧蒿萊龐公從此不入
市只與漁樵相往來

老泉畏寒晨起呼茶燒炭紅爐爲宜身心展

春寒而有賦

嚴晨一爐火愛之如黃金晚已暖我腹且復暖我心
因思〻此東野曲身長苦吟何如貴公子得意歌房深

香蘭出蒼崖山谷中其味香猶絕妙昔欲獻
之　壽康終不敢也



靈蕊應地得香猶異園蔬天花非爾偷金芝恐其餘
雖宜齋庵薦不受羊羹污猶欲獻
天子雖能達區〻

夜飲

風高霜洗月酒暖夜生春一曲清歌罷華堂有醉人

幽事

幽事春來早晨興即啓關掃果延慈子擇援夏龍孫
數日猶有客先期辦酒尊淋漓夜袖溼不管漬金痕

諸葛孔明

臨發漢中猶精織見表辭此心雖盡了而後有天知

二月有霜海棠頓萎

青春叔景忽飛霜餘烈猶能刻海棠中山嵗王孫子
季尚書門下主姬娘

初夏

催成新夏荷浮翠送盡餘春柳綴綿正是清和好時
節嫩樹嬌鶯媚晴天

王君叔惠家芽筍

烹煮紅頭筍煮園一時風味最甘鮮君家急處先春
發為我攜鋤斷翠煙

晚春

品物趁時窮變易靜觀元化自超遥鶯因求友偏饒
舌柳為含綿姻折腰



適齋先生繼業天達哉有因繼長夜

業天吉所致拙哉方一年家事能幾何走置有夜先
始貴南坊園次貴東郭田未乃貸其廬據錢可三千
不為子孫計莫可了目前嗚呼古之人未可相比肩
顏子附郭外不聞寓其所淵明松菊逕付與遂高門
緣一少不可而況盡有損先生累何心達者未必然
適齋賢主人歸卧兩水邊家中無留貲飢食困即眠
不可學其可己省區中緣嗟哉我何人愛慕此二賢
衆食之常產　此有屋數椽
堅君不忍棄未許卑高懸月歇官中衆不蓄俸餘錢
性復喜賓客日〻盈樂延為事不掛眼尚為時所嗤

山上列花木山下疏清泉終日自逍遥凌上寒亦全
起予者誰興三嘆遠哉篇

雲岑

雲岑抱秋陰水木起夜色原野新蕭條田禾堪所昭

閑吟

天公新惜是虛名怪我吟詩筆不停莫把文章驚天
巧又將渾沌養餘齡

偶訣

不識不耕日無憂無慮自怡哉天地德養此最閑人

野坐

野坐花飛片溪行水激泉山中閑日月世上到乾坤



不貪

人間五福少世事半莫全皆此不貪字延予有限年

偶至郡城

老臾息奔走胡爲此登途幻今雖草草客促亦舒舒
傾我壺中醆閱我袖間書在家故云好愛此暫時娛

無客

無客意不佳獨飲有何好雖非亮下妻亦匪澤中[illegible]
百年會有极正要舒促抱不眠獨酌誰相媚醉鄉老

冬夜不寐

宵拆迢迢警晦慶靜思甘分老杖坡忍飽只有孤衾
懶扣青曾無寒夜歌不起無心思世事只將閑意養

天和時人休說長安石術學著長生事轉多

因赴郡會入城

十年林下自由身已放嚴光作外臣終日奔馳非我
意有時倔強伏天真龍公不合來城府梅福如何走
市塵莫笑明朝且歸去故山猿雀自相親

賀王參發提舉掛冠

明主尚書識履聲君持闕節復儀形八年可仕不謀
祿七秩及時斷引經青把清名薄俗只將厚德養
脩齡新詩祖送三千首疏傳當時得身譽

次談豈蒋惠詩韻

相逢可恨十年遲試茶相投更不疑從此詩篇數來



往不須千里寄相思
新詩三復用功深始信今人有古心聞葉薦花見筆
事唱高賡和有道音
自古詩人失意多偶然蔵晚憩蹉跎如今世味都如
蠟水際林間自日哦
三湘文字照乾坤小謝風流筆力存悟解向人誰罕
似見花微笑自忘言

野意

謝安高卧向東山白傅分司雒水灣富貴歌舞歡娛
處只在山光水色間

梅山續稾卷九終

梅山續藁卷第十

括蒼　姜特立

詩五十首

幽事

觀穫秋

悼亡

晨起信筆

子陵

雅志小飲適寬仲送楫州法醞并竹萌同至

晚晴

齒將脫齟齬搖撼時或隱痛戲成

讀范文正公上執政事時康之禍正以人不

知兵

白髮

贈湯仲輝郊居

東坡除夜三十九遂引樂天行年三十九歲

暮日斜時之句賦詩余亦予生朝有感

野步

動植

雪晴

葉叔寂妻挽詩

閑興



再贈湯仲輝

詠參

草圓

韓子師朝路爲小人與札去國再來娶女二

首

玩月

晨起

古意

霜夜百

送邵佐弟歸鄉

子陵

喜雪

柳

懷方叔

有感

初夏

因觀贊皇平泉草木記有感

悼邢節弟

張致政挽章

次韻黃司理

悼何求卿內子王氏川人王丞相夫人母之

妯娌

漁舍感秋

重卷四

署退秋夜賞月

起霜

題劉岩酒舟

閩中得家書

海上發掟奇于廟神王公方支醒聞號搥怒

倒趁元水若大半夜淵于廟　　賜豐忠



梅山續稾卷第十

栢蒼　姜特立

幽事

日日營幽事時時有好懷雨園殘竹粉風砌落松釵

伴蝶行花逕聽蛙傍水涯窮通了無謂不必更安排

觀擲狄

擲狄如擲針擲細亦良苦分茂一夫擲終誑衆力畢

曾不旬日間緣通天涯土固家重閑國李勿輕農圃

悼亡

平生起居處杳杳夜冥冥人遠適亦泥避嵩君者情

以此觀世間無物可留意有如空中雲東西適捐儘



雲收天宇闊虛空了無事

晨起信筆

姜子胸中有至樂青山白雲也不君不求作佛不求

仙卻嗟時人用心錯禁天地聖形逐絵福神仙更

逍遙又天天地要同流俯仰隨化吾何求太虛為體

隘九州不須更逐逍遙遊

子陵

不為故人出：則將如何交道古難終豈唯昊廣雖

蕭何豈沛舊未免投金斛先生誠高哉無媿紫芝歌

稚志小飲適寬仲送相州法醞并竹萌因至

相州畫錦堂局醞稱國淇川羊竹萌二物煩君走分

飽時戲要興側踏跳

晚晴

草木肥掬雨江山伏晚晴芳塘荷芰發香逗葛衣輕

蟲將晚趣踏枕時或恐癯戲成

搗蟲不可伏反側如小人王陵雖少益信越終難馴

書衛固山犴秦晉依強鄭更托楷車勢危以活書月

讀荒之正公上執政書靖康之稱正以人不

卸兵

經籍盡焚秦室亂孫吳有禁本朝危聖賢文字初何

罪群小盈庭事可悲

白鷺



拾拔精神日向表羲和促響過加飛白鷺可是長無

種換我紅顏不改晞

贈湯仲輝郡君

木橋橫野水村邊路晴沙麥秀交陰庭中藏隱士家

東坡除夜三十九詩引樂天行年三十九歲

暮日斜時之句賦詩余亦于生朝有感

昔人三十九已嘆日斜時吾今七十六屈指一倍之

豈唯桑榆晚正自入崦嵫灰中炙瞎盡豈不心自知

且飲生朝日更賦指山詩

野步

倚杖立汀干昔楓疊嶂寒何人三昧手畫我看秋山

勤植

勤植丞東風天機吞自濃花黏蜂股重絮惹柳腰慵

雪晴

六出弄陰推折晴閃夕暉餘寒隨雁去殘雪帶春歸

葉叔祖妾挽詩

元是吡耶女來嬪居士家一門兩佛界三子墮天葩

積累千金賦富追迎百兩車合書貲婦傳遺像儼芳

珈

閒興

天氣正清和人情物意嘉綠樹蔭屋角微風起蕃芽

狀書仲舒園理首淵明家遺送無一事送忘友青處



再贈湯仲輝

肥遯元無悶韜精亦自娛曲肱安陋巷

咏蚕

儀儀蠶神化究究始成室生初五來初事至三起單

利物先遺烹殺身自無術衣被遍四方丘山叶端足

豈知婦蚕主結時蹤迹遭剪鉄籬園林光輝艷風日

理宜得敗此道天祈爰孔經重親蚕一緣知自出

大禹惡衣服仁儉由聖質我本生田家蚕織習克志

初不社綾絁一厭志穠艷

草園

種樹書娛讀膏瓦街鬱菀曾求竹醉日更問柳眠時
盧橘初非橘蕭蔘不是葵因而辨名物甘作右英達

韓子帥朔路為小人無礼去國再來娶女

推敲未可怨詩客提擘豈容遺恩婿三尺何時尸胤
草九胃一日犬鷄行君王擬聽尚書屢屢者行推相
國某共喜日世歸去近奴漢推敲下舟航
庭下棠陰乜接秋去思遺愛滿東州當年父老留大
尹今日兒童迎細侯久別奴漢勞夢想重來八咏樹
風流故人再此相逢地既出衙門失舊愁

玩月

天風忽拔掃氛祲秋清雲片玉蟾游月華金界生曾



子滄海看浩蕩此時髣髴見三山洶湧波求寫

晨起

東旭既曈曨照我牆角紅衰意忽聞發喪頗亦事再
便欲理晨某去迷菊花叢惜無會心友一首誰與同

古意

共結同心時那知有別離對人爭忍說不敢畫蛾眉

霜夜菊

微黃破白媚秋暉正生清霜一夜飛似恃晚來天氣
冷一時都換紫羅衣

送邢佐弟歸鄉

昔時俱是一兒童今日相看兩鬢翁舊約對床心自

吾新詩入秀句■工吾衰已覺身如幻汝若猶疑氣
吐虹南北相望才數舍何時更卜一尊同

子陵

足加帝腹狂奴態自是君王礼數寬四海但■知天
子貴先王又作故人看

吾窩

陰牢弄精神交中舞玉塵入寒灯影亂吹破聲頻照
硯光役覆散揚氣壓吞老夫貪賦賞呵求抃烏巾

柳

長條攀折送離披底事人間事別離何似龍津通御
氣運年宮裡閣盛支



憶方叔

憶昔尋詩共賦詩如今仙去見無期吟魂想又生山
裡嘲弄風光人不知

有感

滴水添盡篙跳丸無峰嘔又吟頻似玉不覺鬢成絲

初夏

時節催晨園圃林花事空柳蔭無改麥苗長有新功

因觀貫皇平衆草木記有感

平章草木頻拂主西洛園池幾換人但把現花觀世
界更將金石認吾身

悼邢節弟

皇考儕同出青山憶亞序前春曾訪雅無月不來書
易感中年歿難悉少長初倏然成夢幻難曉豈欲吁

張致政挽章

上壽身仍健榮封爵舉終無因拜履德空專識王戎
含玉亡遺恨懸車近古風燈黄唐不遠光風貫幽宮

次韻黃司理

龍坪封䕺革如神爲首晚鵲句益新思辯名篇端有
意欲求務　恐無人復識渡覺如追古撰稟曹劉已
識真荀氏八龍誰最著蕊明頭角在雲津

婦挽

婦何求卿內子王氏川人王丞相夫人母之



名父賢兒孝慶長良人傳粉晉傳芳蓋興曾事陽臺
雨花帨錦流螢扇光來：門楣看列信說說蘭玉有
賢即不惟賦君生前風更有豈碑自玉豈

沈舍感秋

小築敢清流人間境更幽叢莜寒帶水燭岬靜吟秋

晉巷回

歸路循青川呼奴自刻紅戲魚翻曉照宿島入寒烟

著遲秋夜賞月

冠巾著遲終如衿時酒交情不作疎今夕孤光清到
曾鑲水藏玉蒲桃盧

把翠

楚天寂歷暮雲平何處江村落雁聲正是西風掃黃
葉不如春色在朱家

醉劉岩酒

世事升沉佛蝶花吾生家住更晚警歸心有愧陶元
亮家事當如尚子平豈有大雖猶有豐收今涯島尚
相驚老夫本自無城府抱甕何妨過此生

閩中得家書

家書隔歲至生死半一新新故無已時悲喜俱傷神
人生於世間雖是出世者有如獨蠶蠶終日有纏累
追：碧海路青鳥長來去安得挾双翅吹笙入烟霧

海上覆挽禱手神船王公方交闔間贓挽怨



倒赴水死者大半殺諸手賴聽贓靈惠
直篙揚紅持賊挽金禁一鄉萬人聞何當為賊吞爽
封樂碾酒到羊亦吠鵠

出閩中

小行十日到吾家既盡歸人惜歲華呼酒更難成勞
飛便須踏雪看梅花

二

千里携家一苑角一尊倒盡百罌空野梅可笑工迎
客排日開花到浙中

三

鋼遙不歸根而飛還故里有食即可安何必土風美

豈非吾緣故墮沈疴麻痺閣一月強兄復費苦職
嘆空畏逵退吾食常夜起人生貴適意奈是縣未已
伏有三逕賣書生涯無幾

四

曉出仙霞嶺平原路放闊石宮千里還賣犬萬重山
新書鄉音秋返知兄筆耿不緣僕里社保無未須還



梅山續藁卷十終



# 梅山續藁卷第十一

括蒼 姜特立

詩五十首

知光為副度送作也

絡緯作

秋園

再餞邦節弟

月下

送瑞叔光

釋括蒼和楊明之史卯烟雨樓韻

秋齋示書字韵

夏倚員宿房

金昌西建亂馬字以金書

林飲之主簿北本

寄韓判院用祠常伯之子

庚申慶星自適

戲題

閨怨

暑退吾秋

暑退

歡豐年

人送岩桂

漁合
詠菊
憶仲子
報國如平穎聯耕寧買田此歐陽公酬杜正
獻告老後詩也前輩名公亦有買田詩句蓋
寓歸耕意耳豈真若今士夫為多田翁耶
秋來得雨
哭仲子
聞報京丞相薨皆
暇日數日月之逝逶念吾生之幾何感而成
章





致政張叔政挽而買妾有女戲贈
賞海棠
哈亡子
余有仲子之戚九日貌效楚澤詩孫子趙山
之上因咏首人詩人惜皆向蜀天意欲推
觀之句不覺潸然有感遂易一字足成篇
咏石司裁詩
書塚穴中石壽匣皆四書
老修
晚起吾稽
感勸





甲辰裁進詩一篇
孝宗許其歸新翌旦宣諭宰執各賦再賦一
首
憂患中作
蓬萊
慶壽院生日十首

梅山續藁卷第十一　　姜特立

湖光爲劉慶遠作也

湖水浸坤軸湖光混太清風來縠紋起夜靜鏡奩平
初射瑰璃軟還疑組練横微茫連澤國瀲灩亂寒汀
破碎翻千月洶湧吠萬星雨來添點綴日射鬬晶熒
檣影如馬滑杉陰幕覆亭魚跳金巷山卧半泥青小
泛依吳櫂長謠任楚舞摛排李白醉句引屈原醒眠
日宜呼客平時好遣吟㦧爲嘉景未足稱詩情

編摭作

老來事業無多子收拾新詩又再編金玉那能潤身
後華閣種作百年傳



秋菊

商氣入山園〻花取次妍萼叢迎霜重菊本望秋圓

再伴邦布弟

藉腹書何用藏身事竟非中堂親尚在孤星子誰依
人去篙㺯波秋來鬯雁飛他時風雨夕相憶淚霑衣

月下

曉來看退坐前坪烟〻高意動草微便欲乘風遊汗
漫白雲頂上弄清輝

送謝叔光

青陽追殘暑寒色滿江干擬有撥新夜君方行路難
來無十日款去作一程寬足晚群鞋履親庭足大歡

歸括蒼和陽嗣之吏部烟雨樓韻

雖發天慳得勝遊佳名收拾更無留鄭虔祈岳今雖
是爲掃陰泥萬壑秋
幾重綠樹暗飯朧多少空濛遠近山物色難翻吟不
斷使君佳句玉連環
絶唱從前恨未多醉人墨客浪經過直須吏部揚夫
子始命樓中烟雨何
晏坐篆煙搖草微翻看萬變發新姿錦囊莫怕籠霏
濕都收風光入鳳池

鼓笛示雷字韻



章臺官柳映宮槐實爲歸程不動埃只怪好詩無與
敵誰知古學有從來江山常送客帆退蕩月不禁街
鼓催剩約東林投寄社高情千載友宗雷
和章既示筆力神然一洗詩家拘攣常態非老
手孰能及此非所示一篇併得見續藁之末若
夜辰退之餘實增光耀詩固妙絶一世矣許予
者乃太過乎
莫條員宮屬〻令自畫美覓詩字以金書
時頒便面覓新詩巧畫花枝作好題多謝東皇不嫌
老親將私手畫金泥

林欽之主簿

欲讀銘鐫貂遇如磊落胸襟如郭震豪氣似元龍
萬里旅亭臨三春折獨松天難不可問餘慶復人鍾

寄輓劉院角澗宰伯之子

角澗一番然不見風雅二十年子厚猶能記先
友寒言且善有家傳嗚哩華亂無遺寄山水人亡有
絶絃海內可能無汝畏且須參取祖師禪

庚中夜夏自遣

逍脫逍遙逍外遠離煩惱處中夜夜夜清風明月時時
入夢清風

戲題

半天妙路過難林平處措為治世音聲達如今唯李



老不妨風月自閑吟

閑詠

到假逍逍千里餘天涯何足見吉書花間蓋見雙雙
蝶水上翠蓋六六鴦 [illegible]

暑退喜秋

頹鈴欲滿暑處留侵清秋落叔方回健爽氣横九州
為鸕生精神孤捻音思颺如飲寒霜凜對以青縑既
既篤青言我稷既然徐覺斯昀覺人賦解作雨聲超

暑退

歸卧林間廿二春心安日日是良辰哀君倘界清凉
國人住仙宮自在身無事入山尋茂客有時學獲助

堯氏雖無高行追先陶草竟田園家亦真

歎豐年

豁歲非常歲時小霧雨乘疲增留夜月潤秋滿秋聲
卧秋驚青冷披紗怯曉清水泉侵自足阡陌更無爭
荷鍤跳餘波賜鐵殘小稻秋材寒眠富酒興君誕生
便覺精禾法運欣懷更直新君鍾瑞處看休运昇平
賽社雖歌異迎神茄鼓鳴支離徒更累一飽偶斯诚

人送岩桂

七月滿暑氣氤氳天香忽隨明月輪一枝先入西風
手洗我三伏胸中塵

香霧滿衣可恭飢飽人勝食齊居乏便好果菜枝工



甯不能無酒又能詩

凉舍

凉舍時時須一刻水光山色淨相親玉風飛飛不須
皆自有陽臺行雨人

詠菊

菊事金天精動氣凌風霜水流山下井飲者壽長延
我孟中物來我詩句香所以陶徵君愛之不遑茲

秋來得雨

夜來一番雨青我一番蕭蕭颼颼吹蕃蔬何以食有魚
便可啖斯秋卯卯鳴齋廚且以寒殘年此外不願餘

[illegible]檀伊子[illegible]

吟哦五字有塊模妙處時、、亦起予送君百年將付
汝豈駒顧路難君車

振國如草稼歸耕學買田此歐陽公時耕正
獻告君稼時也前輩名公亦有買田時句益
寓歸耕意亦豈真若今士大夫為多田翁耶

出仕雖無補歸耕事買田聊將報明主處不愧前賢

哭仲子

一日兒生陽平生父子依暮齡逆邂境君波還清秋
涙急珠流海天昏壑失魚烟雲慕鴎鶚天庭受辟𨓆
萬里車軸折百年江漢流吾生今已矣世事付悠悠

聊報吏丞相吴嘗



丞相今相見相應承臨贈與一番新作場好夢歸鄉
去仲吴妻非夢裡人

暇日數日月之遠運念吾生之幾何感而嘆

章

春移不自覺盛省却壮驚紅顏去不返白髮來無情
奴春氣何用狙漢力莫爭求勝竟無術陶然任此生

戲效樂敬使晚雨買妾有女戲贈

隱君無婦幾經時暮暮眠君卻未宜且喜中郎折有
女豈容白髮君無見閨中不羞孟則嫁天下處傳京
城曆無討去陽湯餅客花鄉有子待歌詩

賞海棠

海棠初破萼紅艶欲無春小樹低垂葉花處怨君人

論孟子

兒固汝可憐生亦我所愛生兒兩相膠吾將辯其會
合有仲子之戚九日挽欲費酒招孫子擔山
之上因詠昔人詩人情皆向菊天喜放擬篇
之句不覺凄然有感遂易一字足成篇

九日上擔山愁心卒未安人情皆向菊天意獨摧蘭
曾女不及嫁要衣空自寒半山多感慨把酒泪闌干

嘗作數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壽然四十七
八間不見女嫁男娶乎將暴四十八仲子
生子癸酉兒子庚申正終之年而女亦未
有其命也夫



陳右哥挽詩

蹶經絶學冠名儒科甲雖彝墜舊迷而作新郎歸省
戶五替玉節綠主簿甚含睦族前賢少雍子推罪舉
世無姦跳塞鄉道一笑不堪嚴若波落定費

書畫穴中石書屢嘗四言

故石何人云是書者作棋斷宮錢分身假叫切對
有同見婦他日勞荷閑圖見識

老婢

八十血氣衰丈累身口故吾膽來視書窮顚君器賦
家任付家人甘習戲復其揭欲說適宜調羹亦合度

兒女各貴助搭蓋茅屋鄰里重交情時〻分果蔬
興來一聚觴直到醉鄉路此樂莫百年此度恐相負

晚起喜晴

老翁喜晴已屢角披晨曦圓影岐明綠方群已墨堆
呼童聊撫綿得火即舒眉盥櫛渾無事看山賦小詩

感物

今年叢底已藏花果蕊還抽復藏芽代謝豈除無了
日須將定力看浮華

甲辰歲進詩一篇

旁宗誇其清新豈且宣輸寧執古試再賦一
首



年滿春新詩所銷名節讀若非——業武帝雖識謝元
暉

卷東

梅山卷葉勝黃庭任見賞延五篇齊大似寄豈真一
酒能勝金谷盡詩亭

憂患中作

吉凶既同域憂喜亦同途爲歡豈起戚雖能久歡娛
歡娛既不久悲恨常與俱唯有損死事乃能既因拘
一辭了生死豈復含區〻小兒既逢物亦皺眉畢世
憂與憂歡喜乘相餘

慶家院生日

新開經營名夫和善氣悠揚際海涯向晚金蕉稱壽
處歡聲更為使君家

二

自暇清班素望隆凜然爭仰指臺風大好鉅福宜深
屏且避當年御史驄

三

向來施設踰苔川荒政方勞閑計然今日碓蕃得長
袖請君看眼看回旋

四

雨暘時若賴君展萬里欲呼更有秋不論高底并不
識民間恭餘一時秋



五

今年旱火欲焚空盡是仇賦黙禱功曹酒施歸亦何
用使君心自與天通

六

使君只遠黙致爲不計烏衣卒坐虜一丈持高供話
來向來厥罍不成行

七

經營更亂政若神俗安民晴總始經清宵不見犬吠
渲縣野更無羊敗群

八

下車好語致書紳試意區〻只爲民今歲年豐猶
根

吏更須通變惠斯人

九

天詔飛傳速置郵雙溪門外促行番櫻黃桔綠風光好併看西湖十里秋

十

文章近古追前輩政事方今絕後塵聊佩左符猶未稱好歸黃閣試經綸

梅山續藁卷十一



# 梅山續藁卷第十二

括蒼 姜特立

詩五十首


傷老

喜暇匳中得舊詩

風色

對花戲作

追感丨三朝遭遇今已一夢

余喬若于居之西編營小堂面對南山丨一峰卓然榜曰如山蓋取詩人意也

孫邑初冬稍茂喜而有作

再賦如山

肉饋菜菔

又賦如山

懷古

月

春物

劉似之如琛挽章

長至後

劉益之判院挽章

潘夫人挽章

拾遺十八首

過行在夜宿耆塘
過書
留題雪峰
代陳公貴上通守王剛文四首
和雪詩
通守田太尉生辰
貽君
賦孫宰如魚亭
江口阻風寄琅山程君（袁）
贈孫宰雪中招飲
施元用醉鶚邑大夫
為通州守賦綠漪亭
題琅山大江
閑退自遣
對酒
春事
明月歌
寄虞大卿四首
春到
寄題湞記亭
梅山
啗筍



赴飲席家人供新衣
柳

梅山續稿卷第十二

括蒼　著　詩五

傷老

老翁足力弱跟蹌如小兒須杖乃能行動步畏跌老
髮先生細毛正似出胎時忽復長兒齒補車兩相依
返童既無術變髮乃其宜載合天地間八十者幾希
如我真幸民何必添傷悲且飲北海酒自吟衰老詩

喜歐匱中得舊詩

十首詩篇久棄遺偶翻故匱有光輝恰如建鼓求亡
子一日門前忽自歸

風色

風色作是看山中草木黃冷烟籠碧瓦露重濕寒塘



對花戲作

八十衰翁歲月高可憐老氣尚精豪春來縱被花相
惱半是無心半搭撥出小詞

追感—三朝遭遇今如一夢

本是蓬萊姿偶作帝王客日日上金門時時方玉食
自忘身世賤不覺仙凡隔遽爲遷逐人飢寒臥空澤

余書老子居之西偏營小堂面對南山一峰
卓然特曰如山蓋取詩人意也

一峰高揷西丁間面極星光伴我閒不問仙君乞如
願只從造物覓如山

菘芭初冬猶茂喜而有作

紫芭生春更助我作湯餅黃菘養土羔水壺添雋永
凡物貴適口何必須九鼎況我藜藿腸偶然斷食頃

再賦如山

小堂草草屋三間暇日猶將養壽閒獨摴如山還自
笑何人不老似青山

雨餘蒙莊

玉食香蒲亭作我蔘蓍故膳束老吾嗍嗜蒙莊甜如
蜜細點醬醯酒似酥

又賦如山

如山堂上好登臨羅列堂前萬翠岑萬古煙霞棲壁
篇四時風月伴閒吟海鷗心性滄洲遠野鹿精神草
樹深卻笑井蛙井敝鮒只知狹處與蹄涔



懷古

古來一代文章事自有風騷繼昰后今日題門四君
子異時鄉下七賢人

月

萬古長空月幽盈不計年晚生增共淡光彩始同圓

春物

一春天富貴萬象物光華追想西湖上風流費酒家

初王辨中

非農非吏本同塵昫次何時不是春戶外松篁隨意

梅山中風景迷時折擇鄉華喜仁為里省已深慚德
有鄰事哭姻婭非一日罵來俱是異邪人

長至後

遲遲晝景轉庭除似覺今朝化日舒卯裏旋添香篆
刻繡來暗覆線工夫

劉益之判院挽章

碩蓋如今五十春中間還得緩華姻單子萬里同來
使馬援一鄉稱善人告君已飴官叟子饒恩更善爵
榮親佳城一閉成千古長夜得觴酒入唇

潘夫人挽章

發豈曾拜太夫人吞偉端方迫不群為子求官因白
屋有孫枝第自青實為業害書人唐少服見曾元世
宇閒已啟泉封誥來已更看慶贈貴新墳

拾遺十八首

過行在夜宿萬壇

三十年間倦路岐今朝猶自羨輕肥哭聲門街西當
行殺林輪千騎來君歲日暮臨將卯命酒夜寒殊薄
旋辛衣一壘三遲何時遂且待相如匹馬歸

遇雪

數難要經歷勿為君所務方萬冒雪行有誰在家時
杯酒全無力春寒夜著肌雖能念此老圍坐有痴兒

留題雪峰

雪峰未到意先馳只恐冰崖凍不開多謝天公憐倦
客故將暖律入疏梅龍湫烙淡驚神物象緯崢嶸逼
斗台碩我區區亦何者扶藤能為此山來

代陳公實上通守汪剛父

我職通川守人才世所稀金陵傳正印景昭借圓肥
國論曾三揆邊城且一麾從今唯甲子洗眼看雄飛
戎鮮淮山目波平捲海秋主更銷北使賓要接南樓
自振成村叟無因接勝流鈴齋聽客在應念稱累裘
淮上津頭遠山陰信息稀有塵生境曉無夢剪寒扉
雖子莫孟近故人今把尾滿閒歸書述目斷在南飛
洗甲通名役閔夷綏帶狄邊聲寒卧鼓動色靜明徽
樓舟舟龍石暮稻稻時者沈不才同社蔬一他陽身
殘



初雪時

怪見晴寒着意深巧藏六出美天公為翻樹梢粟花
月驚起沙平玉裏風勢合深連貴渚北光寒淡綠勝
牆東深園賦就驚先子未至相如敢擅雄

通守田太尉生辰

厚庭湖角凜英姿慶郡夜瞻摧西疇建飛臺深閒旋
帶箐邊樓迴靜睨時曾景神驥參天仗送擇宮花曉
賞色今日北門方借重九重久矣結深知
吳頭楚尾箴名郡公以循良達拜卿未把斷眉齊翔

卿直將散化蹤槩黃盍瑞前政人又業最上請司疏
曰識又恐閭廬頻舜壓芝泥趣召覲清光

贈君

漢宮胡地真天壤一別長門昭塞雲莫瑤琶琵對君
彈琴心不比卓文君

賦孫宰知魚亭

萬物各有適所樂乃其天達人然蹤之此意妙難傳
賢哉濠園叟知魚豈其然客問子非魚焉知魚樂全
吾云我所知之之濠梁間問者固已達吾者亦不難
夢知知魚樂當作夢蝶觀周與蝶非兩魚我寧相懸
渤門孫夫子讀書以釣主鉗茅笑小亭不啾君玉遠



因魚揭佳名理融非言詮夫子固知魚魚亦知君賢
我欲從之遊苦笑濯清泉魚乎可勿藉又莫畏猊服

江口阻風寄琳山吳君

人閭有佳境咫尺不易通今朝解壓璫始到天人宮
疊嶂摧崔嵬更木皆青蔥白鳥來平山積嵐西日中
高低關塞綠陰蔚芳叢花境我意自佳坐久心彌
空更教主人賢賠群詠酬酢還若有待嘎欲起哭
龍奈此臺綠深縱跡如鸞鴻繩車出關若俯首坐啾
達達日暮江干風雨渺莫遙躑躅走道林此會何時
逢

贈孫宰留中拾飲

令尹宣和氣冰花雨度間德星方此聚諸應皆然求
玉笑蒙紅烟天賦春酒杯相持索新句斷況為仙材

施元用餞馬邑大夫胡公公賢者也不以為
洗已至且抽封見之元用以善兩十詩為謝
仙尉孫公贈詩曰寬迪不識單更卻筆下方
尉李輪林釋其嫌一時和者相繼其旋兄德
洗復有詩戲之元用遂銳然止酒事有曲折
情吾欲此然百里不失為道德洗合于義元
用勇于大害是也若吾善于為長篇以合之
蔺元用兼呈諸公或幾賜于大同泯然無逆
矣



有吾有雲孫為河東州殊一輔能萬言落筆思千字
才抽犄貫珠懸諸春雲思善幕高偏枝對逆留池畔
笑彼德因抽獸名每自群心知令尹賢跳逆始自試
誰知趙高御复袖獵衝刺非意思相得直到古人地
施君激深如十歲手自貫梅仙亦奇才既此一時事
新篇發佳語水驛兩公書卷藏皆文采璨明職理
西鄰有伯氏規切真懇渭甘言古所戒騎狂求傷義
昔人有火攻遠士閑足置燕君真勇者念酒事我業
相天誓止飲忽雙闌群花御原態發業肉侃是說惠
獨醒向瀟湘自責當先隱古來有若人子我追相類
勿學劉伯倫組婦僑兄踏勿學陶元亮止酒詩非志

低一格

自此真止矣惟當醉經筍酒然吸醇醲斗撤猾祿去
沉醉日滋久富貴可立致視彼九醞功未足易所嗜
持將沃衰腸澄醍有遺味異時理扁舟却乾鳴炙當

為通州守賦綠游亭

亭占佳名淮海東六丁擁上水仙宮蔘牙葉翡翠
裡人語歌声荷氣中酒酣吸殘千斛月釣竿掣下一
絲風使君清德真如水渾彩人心盡日空
景物天空四面寬如披百幅西園看有時鷗鷺下蒼
靄無數荻蒲生碧潤獨立曉來秋思動醉呼小艇水
雲寒他年虎節重來鵝惟有恩波不辭乾

題環山大江



初出峽嶮一線微波濤到此勢浩無涯坤隅攢貫五
千里天塹雖當百萬師虎戰龍爭猶可記鷗閑鷺靜
幾曾知莫言天意限南北正是中興第一時

拾遺止此

明月歌

月在天兮何高我居世兮何卑高卑相去幾萬里年
年夜夜長相隨明月入我懷我盤明月彈妙明中間
含萬象此時此境誰能知

閑退自遣

老退保餘生不愧貝與口大似劉真長東山亦何有

對酒

老態日日增歡意時時改惟有對壺觴依然此心在

春事

春事動旬芒閑行喚嫩芳人無蓓日興花有舊時香

寄漢大卿

章卿昔日在蘇州惟許丘青共唱酬今日故人天上
去誰將好句慰清愁
彩鳳銜鳴瑞上都狀蟲春蚓漫吟哦寄言郡島休嘲
句且聽卑螢賡帝歌
閬道新詩日漸多珍藏未敢落江湖批覧此詩真相
戲和璧如何青抵鳥
昔日高郎蘐親依句妙時時得解頤每遇双溪溪上



路郡君猶誦使君詩

春到

春到天寒花未芳老人才時惜流光摹條先試東風
手蜂蝶如知合斷腸

寄題須郎亭

提椿年年熱青黃满枝枝彼仙自有見妙署寄新名
詞好最須令郎敢郎雖為辟公意非我意我業公不
知体會在何所請親澡上時

梅山

欲識梅山境回環列萬峰來門依綠水擁塔出青松

唱菊

自從孤竹夷齊死清節何人華一門唯有此君無俗
韻至今風味屬諸孫

赴飲帝家人供新衣

勸我著新衣孫拜老不宜如今百事難不比舞雩時

柳

森森萬木勢嵯峨千尺孤標更上征唯有柳然依拂
路腰支憔悴為多情



梅山續藁卷十二終

# 梅山續藁卷第十三

括蒼 姜特立


詩五十首

劉氏之家園六詠

梅澗

紅雲

琦瑋

浚岩

露華

翠螺

汪尚書挽章





足弱

偶題

發酒

喜晴

晴雲

重九

林和叔山園九詠

半帆

蕉花

西華

楊花

霞隱

春野

畫谷

鷗渚

細香

如山堂二首

老伴

得節二首

山間晩望

此路

余行年七十有七滕園娛戲殆不勝衣盡亦

揭脱可念也



平原卿王南園詩二十一首

南園

芹園

和容

寒碧有山有水

藏春芳叢

友風亭

西湖洞天別一境

歸耕亭

夾芳西邊花木

路望山亭

鮮霞桃

矜春梅

歲寒松

忘機木國

照香池亭四圍花木

堆錦海棠

清芬桂

紅香杏

遠塵高亭

幽翠竹

多稼



梅山續稿卷十三目

括蒼　姜時立

低三格

劉晁之家園六詠

梅澗

勝事人間少芳堤直種梅橫枝出澗影斜倚杵是蒼苔
瀟洒依湍瀨飄零落酒杯敲魚時躍去求蝶忽飛來
突似孤山見還如庾嶺開只將松作友更與竹為媒
迥出千林表真成百卉魁羞爭桃李艷自是棣果枝
止為將軍智翻美上相材風光無着處吟思發春雷

低三格

紅雲

海棠亭上發紅雲晴日青天鋒綵新疑是群仙朝玉
闕一時都會霞中



低三格

竹棒

青溪一曲似瀟湘劃木路流架小航莫怪時時來對
棒一生心事水雲鄉

低三格

漫君

澄潭橋木裡晴咽樹影漫光相接進我紋時見擬小
艇醉將坐看水中天

低三格

露華

太氣澄鮮著氣微一池菡萏晚連漪猜神妙還無人
見只在風清月冷時

低三格

羿娥

繞旋曾不費瑤琴裏上為碁聲響翼恰似洞庭湖上
望飛綠裏裡對君山

汪尚書挽章

昔年宦路意相傾四紀中間一寄聲賢路對門如對
面新詩贓興見綺情安與方提求為邑忽訃佩傳上
玉京嘆息于今少人物短章吟罷淚霑纓
文章事業蓋群工盛世明良喜會同千首歐詩如白
傳百篇奏議似宣公亂師失道達中制元帥甚蕆走
後功二十年間遂高志嗚哀一朝徹淵東

足弱

足弱老態增蹊林人共疑無趾真吾師天刑島可解



偶題

冷淡清虛未足貧吾家富貴自天真江山風月元無
禁只許閒人作主人

鑒酒

酒到劉伶積斷人已枯槁不如營糟血吾將此中老

喜晴

晴日晒江皋人心豈鬱陶天地忽開泰萬象分秋毫
過我竹葉青呈我翠雲濤勿與俗士對且贈詩人豪

晴雲

晴雲行太虛浩落本無心隨風忽變化倏忽成古今
卓爾起群峰萬目就瞻仰本自無心尚莫作有心想

重九

淵明頗愛重九名我亦使飲重九酒已擬黃菊與紅萸喚起陶公為四友

林和叔山園九咏

安城

現微仙舟傍水涯被名猶佳号安城予今捎足如平地無復風波十二時

婕老

老來何事可娛情東坡崔嵬瞰綠湖自有山光并水色不須花貌與蛾眉

西望

江山時近遠紅塵出郭有與書自真西望市喧聲合處中間幾个是閑人



數花

換身障蔽又何妨隨意朝雖欲晚時唯有先生無一事偶來閑坐數花枝

霞感

流水桃花識横春花須謹上好樓臺此中自有神仙侶不是秦時避世人

香野

坡山獨東賦折時香野於公西得之山亦名花園一圓緑元妙手本無私

霜餘

毛亮浮游不問津壺中日月自長春向來枯槁隱商山叟今日中間添一人

鷗渚

歸來林下久忘机表裏虛明更不疑俯仰自知無愧作此心何止白鷗知

細香

草𦬒綠蔭敞高岡老氣崢嶸時雪霜不獨清姿有德業綱維既破茶香

如山堂

飯餘行挾冊時度卧看山家世官忙者無人伴我閑時時緩步到如山松竹風逍遶檐楹此是老人消日處客來須飲去須眠



老伴

老人須老伴香事可黃論今古不同調後生難共言

得節

年登八秩少三春鼻祖功名事不倫紅旆碧油非本意綠蓑青笠是前身

風雲際會少人同玉殿宣麻出禁中聖主念親確賜錢老君打浪扁遣子

山間晚望

老來活計不堪閒嘯月吟風自策勳不受黃金三萬

雖又來清曉一山雲

此路

今古皆從此路行又有長短分早晚我此番華得已

多送老生涯唯酒盞

余行年七十有七腰圍頓減殆不勝衣嵐亦

揭既可念也

衰鬢已凋畨岳侵腰頻減邊韶陋嫌何必畫臉欄飯

須要長騰

平原郡王南園詩

南園

南園山水神仙窟上世源流忠獻家畫錦堂中詩句



好因詩名指更光華 右南園

許閑

裴相功成歸綠野謝公人望起東山巨川欲濟須舟

楫只恐來閑未許閑 右許閑

和容

君侯不興力并同能事都歸德行中堂相國開峰孔

子和容堂上獨揮公 右和容

寒碧泊山有秋

千層山色參空碧十里波光照眼寒六月火雲橫障

日好來此處憑欄干 右寒碧泊山有秋

藏春

壯哉過後看紅葉猶有幾春得少留恰如闔宮千妓

女錦纏一夜下揚州 右藏春芳叢

凌闌閣

花木樓臺錦不如閑門下瞰更凌虛他時若子如相

過歸取東來書續章 右凌闌閣

西湖洞天別一地

洞天別是一蓬瀛桂館時時吹玉笙中有仙翁長不

老不知幾个畫堂成 右西湖洞天別一詩

歸耕之

歸耕此計未為遲欸效躬耕已書如伊尹依商功業

成却居前日有華時 右歸耕之莊



天芳 西遶花木

四時花木巧玲瓏天路紛紛紫映紅步障不須西蜀

錦相公石崖墨春風 右天芳西遶花木

路陞山亭

高亭四望與天開更與登臨亦快哉幽欵如公無滞

念時時只合眺翠嵐 右觀望山亭

鮮霞桃

嬌桃花發露牙新流水漂香幾換春洞口霞光長散

日須知中有武陵人 右鮮霞花

藏春館

巧奪造物擅天工光借孤根暖氣回得得乾坤生意

賡一時散施與東風　右矜春梅

歲寒松

森森翠色籠烟霧攬風驚上掃天扇伴我公是不
老不知花石在何年　右歲寒松

忘機水閣

机心已盡自虛明泽鬥亭客点太清寄跡堂前鷗與
鷺五湖烟水莫塞盟　右忘機水閣

無香池圍花木

華池鳥嶼屹中開花木毯毯水一環恰似媚娘梳洗
罷一時寬錦弄嬌姿　右無香池圍花木

鋪錦海棠

天机織盡紛紅線留風衛枝自枝來全似蜀江初濯
罷風和日暖錦千堆　右鋪錦海棠

滴芬桂

仙桂扶疎秋後春一天風露散氤氳常娥自有長生
藥相伴山翁住月輪　右滴芬桂

紅香杏

子因南岳仙人得花自蓬萊海上來每歲枝頭春意
鬧香風紅艷滿樓臺　右紅香杏

遠塵洞房

高亭迥出出人寰須信仙凡路已分世上俗塵那得
到如今步步是青雲　右遠塵洞房



幽翠竹

萬竿翠竹擁山隅時有風前一鳥呼公若來時聽蕭
鼓畫水幽意入蓬壺　右幽翠竹

多稼

富貴多為吾養移田家作苦況農時寺名多稼非無
意使代兒孫都要知　右多稼



梅山續藁卷十三終

梅山續藁卷第十四

括蒼 姜特立

詩五十首

暗節

足弱二首

竹萍

劉景文

丁大卿八咏樓詩

後十日重遊

和二首

中夏



暇日家人精酒食

若既戲題

喜雨

山中

丁大卿二首

和二首

和叔韵咏家園

夏夜家坐

喻

養雞抱積孵結蹈也戲賡其說

苦熱

喜晴

虞侍郎續寄和篇

足弱戲劉賓客詠牛賦

余丞相夢長沙

寄邢佐弟歸鄉

旌節

把酒

竹杖

足弱再賦

不寐

秋夜得雨

九月赴郡燕旌節遠至



郡中九月賞菊及牡丹時黎蔡未開

和丁大卿

潘提舉爲拱翠樓

偶題

老饕

偶題

沈約

甲辰夏獻詩百篇

孝宗皇帝望日宣諭宰執令試中書今兹耶

鉞之賜皆

三聖恩德建堂貯書有上景文一冊云百首
之清時夜上九重之巡路晨鐘因足疏以

修大賜

踈寒擁爐



梅山續藁卷第十四

括蒼　姜時立

賜節

潛藩伴讀六年餘賜餞君王念老儒厚養成閒意
恩日長添得種工夫

足弱

八十頹齡血氣微杖而後起獨其宜充大有句君聽
取脚力衰時衆不嘗
脚力雖云弱心量尚完然休輕則孫臏猶鮮殺龐涓

竹翠

竹翠在盧寢睫薰養道情日長無一事經坐有餘清



劉景文

情昔劉景文其父九西執出身與蘇同時文亦瓌
結文瓶與黃蔡麥同一貫文武初不分西班不須錄

低三格

丁大卿八詠樓詩

三行低一格

繳外溪山縹緲樓與看雨歌深衆秋天閒畫圖無窮
照峽東望滿自在流眺詠偶然休吊古登臨政不可
鎖更耶郵九折經行過又向東見寄此遊

低三格

夜十日重遊

三行低一格

層樓重眺已經旬過雨晴嵐發興新風送炎天埋冰
雪香箱仙界引扇置茶瓜暫喚林閒客妝屛長輪物
外人屐欽重遊赤松子乃恩處許乞微身

低三格

和

八咏詩成沈隱侯樓中風月盡兼收三千題裡無新
語七百年間有勝流賴客登臨聊一快舉杯相屬更
無憂令威早晚冲天去華表歸時記舊遊

使君政事妙加神更有新詩字字新方仰高深加海
岳豈知湯浸尚參辰曼公自舊稱嘗守善我如今有
主人況是蘇州許酬唱邱遲應得寄閒身

中夏

正此恢台夏園池綠蔭交高荷擎雨蓋新笋出旗稍

暇日家人請酒食

王度清貧無忌諱私家甘旨自充庖不須乞食歌姐

梅山續藁　卷四　二

院自有家人送酒餚

老醒戲題

目深頹退視轉昏是背屈層聲西看充似同羅老尋
若不妨聽説小東洋

喜雨

身居焰焰沉融地一夜西方挾雨來晴雨手中遊得
活故人別後共銜盃

山中

不到山中久山寒景益奇泉聲寒雪谷隆葉弄風枝

丁大卿

人間難得似留侯何但功名嘆手收皮裡陽秋有公

六行低一格

論胸中涇渭不同流賽聚久頓輕身武辟穀長從許
國憂偶因暮年專一壑豈能真伴赤松遊

鷹揚家世尚精神投鉞宜森致新春妻

先生傳得日昇隆今上繼承辰嵗獻壽去陪諸老眉
宇重來看萬人約我登樓共秋月少留不負百年身

和

浙江第土幾踰侯美譽唯公一日收過湖並之新得
卿頤川黄霜舊丞湖西湖一火慧中集東郎三蠡甚
客憂早晚秋風吹紫桂百錢唐伴使君遊

杜若才高筆有神却持更倩句清新古去誰醒女伴西
子更覺常星望北辰眼底向來無作者世間此去有

梅山續藁　卷四　三

詩人交情何似吟情好託契雙槐慰老身

和叔豹詠家園

小國雖既歐洛清投狀天藏不放朋花登筆端無錦
繡羨君胸次有江山梗根來出蝨皆外曲家光霽賦
咏間何日攜笻來共醉為予勝盡一開顏

夏夜露坐

既晴思悠悠冲喉望斗魁好風頻來起清興月邊來
天地供吟筆星河落酒杯神仙去不遠咫欸踏蓬萊

舟輪

樓紅萬險出驚湍來到安瀾未是安萬一踏逃羅刹
石破舟覆扶有何難

八行低一格　低三格

養雞抱犢摩詰語也戲賡其說

雲裡養雞非是遠山頭抱犢未為真何如老季閒香
火時卧林間了此身

苦樂

人生苦樂與俱生不問王侯及庶氓萬事隨緣安樂
法莫求好處一邊行

喜晴

日出天開眼雲收見物華不思還自飽無酒卻須[illegible]
賒綠過千絲柳紅添幾對花如何將造物增時是生
涯

虞侍御續寄初蕃



當年竇藝我為州錦里先生得唱酬一自江頭分袂
後至今空想暮雲愁

州郡豈登公事少機春慈瘦只今吹笑天長短三千
首爭似斯民擊壤歌

梅山詩集到中都舊話三江萬五湖卻許春時編杜
集儲觀書作蓬萊人島

少日清文結主知晉豐投誠乃晉因人生得書今加
許須信寫人不在當

足弱戲劉宥善跛牛歎

劉子情披牛行持駝竟專負斯境不免跛躃來何害
為善無近名目刀用不遺莊我其生書趁然出則器

俞丞相嘉長沙

一把歸來老蔣藍須知養壽是蹉跎殺人何畫枕中
去我此時曾日已多

寄邦位弟歸鄉

為公發上羊學堂下視群山千萬重想得行人歸意
速又穿雲樹過前峯

旌節

君恩華我若旌即到家門我本一書生乃忝侯伯尊
懷昔有專征誰鈞千周文既已成王業豈後昆
功德雖不同盡說吾可論指望數千載但愧非賢孫

把酒



遠把酒之酒風流杜少陵是中有真趣全勝醉昔騰

竹杖

也杖豈湘妃是腰掌扶閒看東方得力竹杖一生閒

足弱再賦

四大假合成足弱非我病但作如是觀乃悟真實性
當時維摩詰卿示世間身凡欲問疾者正似攖懷因
我若于爾時便當作礼去病既無從生自君歎吾處

不寐

老人夜不眠宿鳥未安棲送睡憑盃酒思吴聽鳴雞

秋夜得雨

來死是草木死旱火熾如焚秋深得雨來萬物生精神

庭蕉抽綠書野草香芳茵風露洗芙蓉乾廣照商旻
我亦羈棲旅蒸楚〻旌冠中表時一尊酒宜曰非民戾
九日赴即燕施卿遣至
賢侯往即初闢宴雖是風流曾孟嘉已判百年唯白
髮不羞九日對黃花搶施延佩番臣卯把瑤重來判
史家希事此邦應未有一時千里借光華
即中九日賞菊及牡丹時叢菜未闢
兩朶牡丹開國艷千叢黃菊設欹花可憐賞主歡娛
地又向尊前不許花
和丁大卿韵
久回倚舊向山中無役詩賦見古風方喜故人千里



至更容清夜一尊同賞延歡笑知無敵筆力追前躅
未工自古詩人難並世歸期那敢絆鬼〻
别大卿
我來蜀始華我去蜀方好主人遠招客摇書不草
投轄陳孟公喚詩杜陵老不受世變疏林縱已盡抱
天罷忽再來猶施行就道賢侯借輝光春色發枯槁
菩提寺撥翠樓
撥翠千峰列聳虛危樓百尺破天慳九霄星斗冰烱
外萬井人家綠樹間水勢大江橫北固地形小首望
東山何當積簇從君住借我稍〻醉醉積
偶題

平生事業詩千首蓋世聲名恭一吹護落中間偶成
事涼〻踽〻欲何爲
老饕
東坡嘗作老饕賦姜子年來老更饕血氣已衰脆肉
瘦正如槁木過春曾伯仁若見求牛炙畢卓如逢覓
蟹螯領醒酒蹟和海錯曉於春韭綠溪毛提壺奇味
須兒輩翻笔精能付主庖君子固知君遠殺老人非
可食無餚郭翁時喜分甘既付故偏能佐酒醪爲事
灰心唯有此婆娑膾下任陶〻
偶題
自是純把子女緣登官堂閣情入魚鳥叢眈臥江湖



沈約
懷情既不盡錢隱亦何疑執舌弗其恩在天靈不欺
甲辰更獻書百篇
孝宗皇帝賢日宣諭宰執名賦中書今益郎
鈍之睨旨
三聖同德建皇對帥有上累文一猶及百首
之清詩夜上九重之湮豁晨頒因足成篇以
傳大瑞
百首清詩夜上九重同謌晨頒自古封侯賜璽偶慨
又立歎閒
歲寒擁爐

雪霰晚漫漫天公剗作寒林楷樓白鳳嬋娟鼻紅蔦



梅山續藁卷十四終

# 梅山續藁卷第十五

括蒼　姜特立

詩五十首

地爐

和葉叔豹

酒徒

送丁大卿知盧州

得鄭夜和佐弟寄詩二首

和達弟寄二首

和

春來草園



夜永

吟詩

又

王大卿挽章

報恩

臘殘

村翁

夜半

笑貧

里中驅儺

余夏官都下有一鐵瓶甚古好湯宿火以供

朔鴉歸來置枕下有年矣偶一日得之因
用房洗以備飲過不時之需
感歎
偶題
立春作時七十八
送升之南宮
思親
呈府判兄
元宵小飲遊人填塞殊可厭
歸括蒼
如山堂擘家出宅二首



贈葉柾相
歸鄉二首
小池觀魚
過高公嶺
嘉泰二年得京祠
千葉海棠
賦括蒼括齋
香風樓
過三岩
感興
葉柾相和

葉柾相送芍藥二首
和
胡知府和
門外柳
苦熱
聽慕

梅山續藁卷第十五

括蒼 姜特立

地爐

穴處曾聞太古時規爐鑿地亦幾希便成簡易真淳
俗坐喚兒共打圍

和曼叔韵

暮齡旌節麗蕭郡感謝
皇恩念細微已是丘園添盛事更兼山水借清輝君
來自古深藏晦路妙偏能相發揮況我清松君意學
尚嫌詩夜援曉闈



酒徒

酒徒狂態少風儀看君成朱九似疑何似花時風月
夕投懷欵伯叚相隨

送丁大卿知處州

寄遊漫漫客叟曾剖符處子邊分琳伏波風著慈惠
界叔子恩懷江漢心萬里烟塵入長算二邊風月待
清吟促歸早晚飛君詔新雁回時有好音

得節度郡佐弟寄詩二首

千年華表插高空歸日才聲徹九重城郭人民微如
昨不應忠邪白雲峰
君氣崢嶸高送空才名一世許誰重已將功業附身
了卻把梅山作隱峰

此行低三格

此行低一格

邢達弟寄

難兄位品亞司徒服下金章指日重畫錦榮歸何太
晚幾頭何害仰高峰
夜雨當年書話空草萬里記亂山重歸來若上松巔
望前對南屏巾子峰

和

初出鄉關嘆客空行人驚見暮雲重倦投山館憐吾
足踏遍千峰與萬峰
吾祖平生學苦空至今餘慶尚重重佳城氣象年來
別秀出南明第一峰
平生丙虎半成空羨晚歸來好事重屢指妹黃應不
遠金紫車紱看鵝峯



春來葺園

園林果實已凋殘旦喜東皇物無回處拭石畫萬事
至枝薄花紅待春來

夜永

夜永醉還醒隔壁已有聲務靈令悉木落睡處清

吟詩

平生性僻愛吟詩踏遍風光如使兒蹤橫妙用無疑
稀閑看機緘自不知

四始詩之主流流治世音後來無鄭衛娃唱緩呻吟

王大卿挽詩

少年登雁塔晚歲列鵷行賣傳心更漢宣公疏奏寧
細紬親沃日白髮看凝霜才大施猶狹清名玉雪揚

報恩

報恩須烈士掃虛是忠臣君看娘卵葉啃〻似婦人

賜殘

賜殘梅破臘春近柳含滋指日騷墀地東風浩蕩時

村翁

芳茨西日暖翁媼自相依不識驚喬意雙雙作伴飛

夜半

夜半霜鋪瓦渾如水浸矜爐紅朝曷起衣重君難任



茨實

茨實偏芳培明珠飫錦囊風流曾氣包憂借荷香

里中觀儺

大儺存古禮粉變狀幽怪如今身雖大不似小時看

余里宮都下有一飲挽甚古時湯有火以供
朝謁歸來置桌下有年矣偶一日得之因用
暑坑以俗飲酒不時之需

冶鑄來來不記年對湯有火早朝天如今冷落渾無
用且與鵝爽伴對眠

感嘆

日月爭其所曾曉成古今棗輸能幾何可但惜分陰

此行低一格

有花須共賞有酒須頻斟追念舊交遊半卧青楓林

偶題

平生不作守錢虜萬事隨緣了即休收拾詩篇閒事
業追隨歌酒老風流

立春作時七十八

老覺冬來更懶便春眠輕暖氣脚力弱拄枝乃能行
八秩今時少何人福壽并仰惟文與呂武德西有吳

送卉之南宮

緋袍金帶君家有黃榜青衫未有人此去須君立門
户桂林先折一枝春



思親

富貴來時不見親永懷恩愛倍酸辛如今有祿肥妻
子難念嬌孤泉下人

呈府判兄

瑞更近遊看花事欲如何春色悲逢少悲徐酒夜多
漢挑方著臉豆木漸成實擬作瑞眉封何當搏障鬼

元宵小飲遊人填塞殊可厭

一燈何似千燈千燈爭如一月雖云屋下受煙不若
空中放漾莫歌為升喧譁卑而九衢壞唱君子靜對
群賓自是一般奇絶濁洗燈前蕃閑婦依數香良歎

歸摇蒼

如山豈宰家鄉宅

今日如山高擁家如送旅爲難十日留南山看烟雨
且唱還鄉曲初非衣錦衣不復草堂望丁令此時歸

贈葉挺相

一别鄉里五十秋今朝作意省松楸山川良是人民
别故舊無多歲月流不學伎倆猶咽爲聊同婉子尤
扁舟風流二老今重會把酒聽歌舊遊

歸鄉

憶昔東坡老曾吟陌上花花今歸故里舟木正光華
五十餘年别故山今朝底事望家還老來報本思宗
祖不躍表吾里巷間



小池觀魚

戲投餅餌方塘上無限魚兒翻藻浪向來欸翠瀝道
音今日指山識清唱

遥爲公壽

盤峰中間十里遥遠山如翦翠連環兩岐畫屏照面
首只在尋常一望間

嘉泰二年得京祠

八十衰翁坐冷時君恩忽許奉京祠夜行不已非吾事
歸日蟠溪理釣絲

千葉海棠

二八女兒初弄容妝成意態有纖濃點乳胭脂衣中片
溜生解臉暈重重

廿行低三格
廿行低一格
廿行低三格
五行低一格

賦括蒼縣齋

括蒼雲水窟到史神仙宅雷霆九折通彷彿三山隔
千峰鬱崔嵬一派繞清潋境淨不可唾崖傾難致迫
崇桃壓春紅積李鋪夜白無唱逝往來漁舟時出沒
閑扮高凰侶閑訪煙霞客笛玉叱花跪有水光山色
史君玩世士愛奇忘愛食不憂更無金自喜足有力
砍其航詩舟從公登山屐早晚歸去來飄然謝朝蹟

香風樓

太乙真人一葉蓮浮游萬頃思悠然我今不願瀛洲
去願作香風水上仙

遊三岩



一見便非凡世界恍然若孛化成宮未分混沌天鑿
巧巴鑿捨斜思有功百尺飛泉晴亦雨四時陰穴夜
吹風莫將蒼翠尋仙境明日紅塵在眼中

感興

八秩歸鄉昔交遊一二存固知年及耄似覺君南尊

葉提相和

松梓交遊盡豐光耶獨存聲名今對皓公論自推尊

葉提相送芍藥

清和天氣属良辰芳事枝頭迹已陳開步小園紅家
畫尚留紅蕊殿餘香栽培元是根宜地切忙須知花
有神約定明年身更健詩篇又見一番新

枌社光榮晝錦歸新郎殊爲著花時設勸新贈難盃
御要閑時急覓好詩

和

平生出處半參辰晌瞻今朝還重陳二老白頭吹得
侶千枝紅艷欲無春已拚把酒同中聖况是司花別
有神來哉如今好晴卯時急著句更芳新
春踏箏箏時來歸紅藥翻增正得時不是花客相娛
娟風流要素兩篇詩

賜知有和

閑邊依舊占芳辰不怕群花笑後塵四月明朝終是
夏千花天艷尚含春傳聞晚當明極却恐有新詩至



花神三十年前曾交友白頭難復欲如新
鶺鴒一聲春已歸蜂蝶無計惹花圍筆頭挽得春光
住却是先生寫爲詩

門前柳

一行門前柳亭亭翠擁寒悲秋家玉宅學身是王宮
夜吹樓臺月朝季楚舞風多借二三月亂絮牀春摇

苦熱

老人血氣少日夜道歲熏散擒焰灼眼猶甚識寒暑

臨暮

鶺鴒報鐘鼓圍已非所業我今對春事聽之亦既穀
老人難道日暮此愁甲落此意又自知勿恰光華覺

# 梅山續藁卷第十六

括蒼　姜特立

詩五十首

賦道城堂

葉樞相謝清音道人扇面

和

葉樞相同遊南明

和

趙府判

和

別樞相



葉樞相和

呂泉尉貂弟

君室

處暑

贈曾少卿

小蓑

寄齋

積日

月体望

潘德久舍人見寄

和

嘉泰壬戌歸省墳墓感仲叔舊所惠詩及延
慶堂夢二首
感咸夫人事
喜雨寄曾少卿
漁舍
得雨作涼
清閟
魚柴
暮年卽事
賀黃桂寄得採
秋晴得雨

子美
感物
送酒劉公達
送光琛業元贈書
水東贈王元聰
看花
喜晴豐
詩人
看詩卷
東坡
野步

朝雲
詩人有丞紫
雨中岩桂
飯間感作
心迹
約客賞菊
火閤趙壁尉
余有足疾因感子厚跋烏蕃

括蒼 姜時立

賦運城堂

此是吾邦別洞天樓臺高下白雲迎鳥聲人語相酬
答山影漾光英接連便秋畫家來學道不須航海去
求仙娛與水雲清新句且將雜錄號爲緣

疊韻相酬清音道人扇面

歸依謝去世間忙看画題詩引興是忽見延山來几
帝方知妙筆出閑房百杯歌欲行雲住爲是心書裝
墨香珍重製成團月扇清風滿座自生涼

和



紛紛明市利名忙唯有山林樂寄是趣相好奇那觀
物道人丹筆欲寫房方蹤小景寂靖然忽展新詩爲詞
試香滿府只無愛看屋那得三伏劃清涼

疊韻相同遊南明

聯翩上南明清談書自娛雲邊山色翠風靜雨飛聲
幽室疏簾景清溪漾晚晴從容共擲酒欲別正関情

和

出郭眼增明逍遙觀酒共傾好風吹暑氣代雨送雷聲
傳聲清鼓寂當貴巧弄宿論交方緩琴奏此別離情

道州判

括蒼水香更山明山水鍾情故一行黃卷本無閑事
業白頭卻有幽聲名半逐罷官家時那何用塵城鞋
酒兵三嘆遭吾今絶少先生還許預茲盟

和

歸來猶眠望南明山水光中過此行不把扁舟供世
好首將姓字占時名才求龍合回三舍路妙君能敵
乙兵自此定交非遠次許陪詩社莫寒盟

別梅相

來社雖嘉友于今崔雙翁功名各自致萬里暑相同
故去情懷君路分礼書陰百年終一瞬無惜寄詩篇

疊韻相和

研席當時事調零只兩翁笑歸會面吾將為此心同



景物詩篇寄交情古道隆唱酬對別酒同那付御觴

岩泉訓諸弟

久矣吾鄉井歸人間故蹊無金徒力致有杜把時趨
初見心增善諸分意將迷人生重思吉去住兩含悽

居室

居室要清存野意不求輪奐與丹青王侯第宅他安
貴處處山林栽性靈

度暑

度暑有餘策虛堂閑炷香清風左右至草竹兩三行
既免衣食憂更喜吾命是與物雖同流于世實相忘
所以陶徵君尚卧到羲皇

贈曾少卿

花氣茶山詩不識茶山面今朝逢嫡孫誦詩得闗鍵
李杜不再傳涪黃終一見茶山子看探夜光同一串
故家妙人物筆底波瀾健何當直西舒看取空中翻

小瑩

小瑩方艷色老傳已華顛念汝當春花記得及時妍
勸君勿留花〻亦趁流年

寄齋

君齋以寄名寄齋有何義豈非異鄉人偶爾寓斯地
譬混浮世間何物不是寄天地即蘧廬吾身一郵置
百年聊托宿六鑿共遊戲一朝撒手行妻子却後來
寶貨不隨身主人若箇是不如飲無何日就醉鄉裏
四海皆弟兄何以異與伴若問吾故鄉滕公是同里

積日

積日乃成歲積歲不覺老始爲泉涓涓來乃海浩浩
少時玩時日事業良草〻況復飽滄桑現身若不早
又今在桑榆風燭那可保譬如秋後花能得幾時好

月体至

遇酒且舒眉莫狂付蒼昊
祿厚君恩重才疏儀性迂入門履手散不作守錢虜

潘德久舍人見畫

詩人擁節古來稀今見梅山際盛時傳世篇章紅錦



爛去天門尸君油垂風霜老氣同陂招手錦花閣對
蜀葵應記難播人寂寞依然風雪擁霜枝

和

詩人擁節古來稀却爲詩窮被一時愛子爲章孤廢
次帆子門戶西躡垂退知靖節閑栽菊不見儀休惟
拔葵別去終門莫嗟悅時來加擁須邊幾

吾秦壬戌歸省以墨感仲叔舊所書詩及延

慶堂夢

吾叔非凡士從來眼目長相期在今日此書最難忘
延慶堂中夢人言積善家畢竟環途句今日定如何

感戚夫人事

女以色而死士以才而亡庭才不才間此語最深長
我昔患自信遭逐方悲傷投跡歸山林爲累始未央
犬爲反爲禍始悟得不償向來尤其人吟翁歸暴光
枝心成美事隨寓爲莊康寄語斯默輩善刀宜早藏

喜雨寄曾少卿

秋蔬欲已拆好雨欲滂沱東民不蓄穀一旱將何如
旱晚炊香稅呼奴采秋畫爲我題一曲便是擊壤歌
昔由更君恩感德歎時和豈有六七月溪流揚素波
眾民亦何如飽食輸王租謳我喜雨詩百世永不磨

漁舍

漁舍枕滄浪如造赤壁閑羨魚雖迹似垂釣卻心閑

松古龍千尺溪清玉一環無人相伴醉沙嘴弄潺湲

得雨作瘧

老大忽西流凉風惠喬枚倦使酔崙暑吏書入清秋得句折邊凉吹梳香正涬身閑仍有酒此外更何求

清閑

清閑自是神仙福不是神仙不得閑猶雖凡骨居塵世十有三年寄故山

魚燕

拍岸魚遊子排簷燕引雛有生俱有欲情愛豈其無

暮年即事

八十衰翁如小兒更番梨栗作兒嬉有時淡泊三五



酒無事閑吟兩首詩還冊卻君書不知頭重畫路一聰之但願造物相扶持壽考或可登期頤

賀葉經孫得孫

高閎難為種尋常羽族鸞共期公入相又見子生孫衣鉢傳親手箕裘付後昆聿乎今遂矣袞袞爲高門

秋晴得雨

片雲飛白雨萬壑變清秋氣爽思新酒河魚失舊愁嫩涼生枕簟爽氣入梧楸喜得平安報天如爲我謀

子美

倉卒來西蜀間關避北胡維舟錦江上卜宅少城隅栗市橋春過江村酒夜沽風騷天不靳故遣去荊吳

感興

四時有代謝萬物互相輪紅者方萎萼白者已芬敷人生一氣中不出造化爐未除無了日逝者如斯夫願作澗松老莫作朝菌枯壽夭又在天窮路歸一途爲賢不爲愚趣向各異殊已矣勿復言有酒且歡娛

送酒劉公達

詩翁詩膽如酒膽底事衷詩不衷酒趁生聊遣伴清尊會有時吟三百首

送光生崇元贈書

吾兒毛骨已森然會見排風上紫煙但把文章將科第便成陸地作神仙胸中涵蓄書多讀筆下縱橫業要專卜者相期非止此後生進學在丁年



水東贈王元禮

對此一拳石便有滄洲趣可笑祖龍癡徵山海路贏得鮑魚腥屬車與孤屋何如還草人伏頭蓬下住

看花

見花皆有態品格不須論方其得意時款身春風前正如東西施彼此兩爭妍有爲吹不同各自矜其天

喜歲豐

六月不將禱天公一雨蘇早時苗化草蹉跎未如〇食足安田里年飢死路傍豈以才反手捫腹嬉鼓腹

時人

自古詩人多坎壈早逆唯有𥟈長公流離嶺外七年
幾受盡人間半世窮我方六十遇明主前此獨卧空
山中豈唯食粥勸經月門外往々羅達爲鳴呼詩人
天更惜不與富貴唯窮空披荅子我亦李吳但界明
月和清風

看詩卷

蔬黃自足今時文李杜還我異代亦八十衰翁無老
伴唯案終日弱風齋

東坡

文章聲價有東坡嚴晚我逢春夢婆一聞可惜無餘
事皆負大𢾾還唱歌惜哉諭職不好事不爲寫作坡
仙海外郊行圖

野步

晚來行野色暗青菊江山日得賞中空今子老桂閣
淵明五松下有子一瓢閑此道加船會孤樣不可拔

朝雲

東坡真仙人萬事早超悟生死同了然刀鋸不足怖
方其竄嶺海鼠戲歡道路此已遺彷徨死理隨處到
朝雲奈何人從公不得去萬里煙瘴深此豈有羨慕
當時士大夫及眼相背負能拌爲忠中羞行唯妾婦
懿哉配坡公清名照覆壹嘉洲松樹林不是小書墓

詩人有至樂



詩人有至樂俗士不知味可以安貧賤可以輕富貴
可以療憂患可以歌淹滯加放逐更夫終日飽忘肆
方其樂其樂妊娌甘所嗜天特私吾徒慎勿泄其秘

雨中岩桂

杜陵十日雨嫩卸山桂花不見卑行日但見雨即斜
閉坐說何有醉眠情不住安得萬里風浩蕩吹晴霞

飯閒戲作

平生無事業只是養此腹雖曰負將軍念亦相隨逐
一朝死若行將然入空木閒圖將何之無功難受祿

心迹

心迹清虛絕點塵更無俗慮爲相親可憐一片詩書
性付與逍遙自在人

老書黄菊

今年月有閒菊花開數遲明年無閏菊花開當及時
有花與無花楊柔泛酒卮況是好時節風日生光輝
但願身老健老與花爲期猶勝陶徵君無酒賦空詩

火閣微壁廚

壁廚事易成架屋亦有簡二口各一柱四面攢兩枝
重重疊書冊遠次可抽揀猶勝堆案頭兒女苦翻掘
郭侯賢才藝況復余性懶聊欲備觀遺時時達老眼

余有足疾因戲子厚跛鳥篇

跛鳥自翹哀爲閒低頭塌翅人所憐既無三尺相疑

奶恐可貢緣到日邊

梅山續藁卷十六終



梅山續藁卷第十七

括蒼 姜特立

詩五十首

拒霜盛開

王元鴨惠石菖蒲

初寒

移菊

大笑菊

學道

山茗二首

偶題



晨起信筆

余與常產癸亥歲方舍攝事

樂天為張建封侍兒盼盼作詩四首今錄其末章蓋嘆也仍賦五篇

對芳塘賡韋蘇州韻作

茱萸

次韻湯仲寬惠四季木犀清烈妙甚

再賦漁舍

觀麥

閑吟

雲山

喜雨
大雷雨
送胡守
中古
樓安撫挽章
偶作
曉晴
歲稔
受岑
買雞
火宅



文潞公洛中會四同甲皆丙午七十八予乙
巳巽丙午相屬戲效偶同戲作
除夜書門牌
洗竹
幼子娶婦
和曾少卿晏學史稽古閣三賢堂
題甬明
偶題
說神君
晨起
野居

此行低一格　胡另一行

六十遇明主
劉元亨挽章　胡郎中挽章
拾遺二首
劉岩居士再和去年中秋見貽妙句
偶賦



梅山續藁卷十七目

梅山續藁卷第十七

括蒼 姜特立

拒霜鳳閣

拒霜秋後散紅葩勝有風光到我家堤上晚來相照耀分明一片赤城霞

王元聰惠石菖蒲

靜坐對玲瓏人宜道氣充軒窗路蓋遠岩壑書香通石自饒鐫巧苗因灌溉功暮年無嗜好所向畧相同

初寒

霧冷天寒欲隕霜夜眠長轉帳更長衰翁枕上聞寺句風入家林月到床



移菊

旋將移菊來對菊辰汲洒清泉鐵細垂屈事今猶遠菊在向來曾是惜花人

大笑菊

玉瓣金心為落花天姿高潔出常葩佳名太笑緣何事開口相逢有凡家

學道

學道不須尋無為勝有為氣平無閑斷心靜自清夷意約非關餌行歌不為詩隨緣皆自在何患不期頤

山居

山居少交遊在家仍懶出忽得佳友生開懷可銷日

盃盤隨所有斟故皆如一客醉不肯留我惱終未畢吾雖享厚祿自是一書生炙背隨日卑盛酒依舊筆教兒讀古書課僕蒔春蔬野意自足樂淡然遠世情

偶題

平生疏散性萬事皆真率唯于五字城如何蕭何律為官既無猶治生亦無術茂券每如斯一貧何足逮

晨起信筆

老翁夜不寐最愛晨起早既欲隣鷄鳴更喜林鳥噪紅日忽上窗西呼具衣袜下床一燄火便勸春酒浩〻須臾盥洗罷覺我神氣好鬢眉白如銀大似商山皓時因思後道賢六十未為老本朝六君子二疏同一



趙與杜與胡公富貴俱壽考唯我亦同人八十明年到不敢擬前賢後來何足○莫丸壽喈球但可付一笑耳目幸聰明時〻吟詩蓋余飲雖常落盃酒不辭草

延傳張公士遜相張公昇少保趙公概皆壽至八十六又三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八十二杜祁公衍八十一富文忠公弼八十

余與常產癸亥歲方舍豬事

往歲事耕稼正以飯不足今年不服田賸有代耕祿種瓜與蒔蔬未足娛晝僕四體不疲勤有暇前修躅

一行復落

欒天為褒進封侍兒盻盻作詩四首今錄有

太章蓋嘆也仍賦五篇

黃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
盡可憐身去不相隨

和

黃金不費惜買娥眉揀得如花四五枝過有酒時須
飲酒得吟詩處且吟詩

黃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四五枝光璧豈傾何足
怪塵門群處不須悲

黃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日月其除歲云
暮詩人此意報君知



黃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四五枝可笑曹瞞空投
繪西陵作妓一何癡

對芳樽　會章益州時作

對芳樽老來萬事不足論東昏皓既牟少件青山白
雲君士隣對芳樽老來萬事不足論

采蕨

凡物適適口何必費黃金尋莫與蕨采千里起歸心
野人美芹獻豈意有所臨淡泊斯近道享味膾據滋
旋識費眾皮蓁蓁非知音

次韻湯寬仲惠四季木犀　精妙甚

一蕊常隨升炳回四時春占一時間仙娥則有栽培

雲山

花裏雲山中有
萬古人間有生
死出沒如浮雲山
雲有銷歇世人無
斷絕所如有真本
百生無成

衍長興山翁茗青杯

再賦漁舍

曾言漁者樂不如漁者憂方其未得魚冀雨又冀流
正可入圖畫屢空供王侯呂尚與子陵工釣渭與周
初不事鈎餌終日心優游於今遂斯含發興在滄洲
元子曾伯趙去泛湖海每季廬思是中不為鯉魚秋
所以數君子聲名天壤俱我非真漁人一瞬萬事休

觀種麥

麥黴收黑帷既細穿日影什五香為賦文種分畦町
寧農穀四時收成近尖景灌溉須春前明年作湯餅

閒吟



千首詩輕萬戶侯富如積頊亦何求六義中間有至
樂不須苦作是人憂

對岫山

昨雷猶〻牟禾憂人情故故不得既今朝一雨慰大
足人群牟禾偃然可嗟血汗滴黑土寸寸灌田亦
是吾天工作用轉息間百嘆平時如翠羽須知造物
心至公遠近高下皆一同豈唯吾里俱有歲一家到
胥思無窮昊天莫道高難測試聽神龍起霹靂裏
一飽不自知為爾呪詩歌帝力

大雷雨

騎送風雷撼海湖迸〻已覺度山嶽金蛇然夜三千

尺餘竹傾雲百萬條起身不辭巾角墊携扇從聽蒻
囊潔吾家雖乏千倉積一飯何妨共祝堯

送胡守

括蒼都號劇堅瑕賢守推公第一人政以龔黃專愷
悌詩如李杜更銳新諸司交薦動旄晃七邑争留跳
史民此去定須登省户老成人物表縉紳

中古

中古風俗醇田野多賢人沮溺識孔丘漁父評伍員
後世多薄俗往往敝尊作小則為暘貨大則為莽卓
物境出生之俗境奸生之古道日已遠嗚呼其可悲



樓安撫挽詩

花漾漾水出仙源正對緹臣田枕門聊把一麾隨宦
轍又尋三徑業丘園傳家遠継東萊國好圖容是閣
北海尊賠次輝奇無一物百年孚德畀兒孫

偶作

酒力欺人力花容笑客衰自憐花與酒終是不相宜

晚晴

晴光弄晚色雲鎖共招回豈唯山川路覺我懷抱開
便欲御冷風颯颯凌蓬萊下視人世間往往隔塵埃

戲拈

今歲稔熟収田禾龍雖担穀主人家農人時節一醉
飽撒撒起舞相喧嘩

雲岑

雲岑抱秋陰水木起夜色原野漸蕭條田禾捲阡陌

買雞

野處買雞專報曉從今不問夜何其老夫展轉苦無
寐恰似更闌初聽時

火宅

火宅煩惱窟塵世憂患海唯有顏氏子簞瓢無吝悔
有聖人依歸其樂故不改

又洛公洛中會四同甲皆丙午七十八予乙
巳與丙午相屬歲數偶同戲作

洛中四老會同甲太歲俱生丙午年我亦聯翩七十



八猎無一客伴華顛

除夜書門牌

君恩華老境度事接新春門戶無呵禁神忌發吉人

洗竹

修篁君子性枝葉愛相妨一自刪除後依依弟子行

幼子娶婦

六十得幼子識者以為嗟折婦拜阿翁且事在何時
翁今已八秩又見兒婦歸不遠年歲間更作拜璋時

和曾少卿登孝建古閣三賢堂

君侯斂手鎮星城儼圖嚴堂指日成經籍大帙折數
化英賢重振顏華名郁雄三洞漫漾境義動千秋萬

古情一唯來傳人共仰孟將此道覺斯生

題南明

木末祥扃小徑通杖藜春晚日沖融四圍山色天之空
遠一帶漢光入座雄倚仰看遊渾似夢豕虎對句搖
雖工浩歌哭拍城隅路和氣分明醉眼明

偶題

富貴來時人已老光陰去後事如何有時無事閒思
省我獨人間歲月多

說神篇

天道若不神何以驚物而服人君道若不神何以覧
令鼓萬民故聖人以是而設教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晨起

晨起一爐火酒〻如鎔金大明忽東升陽輝散重陰
家人過平剛有酒句我對此外更何求便可君山杖

野居

野居富折炭一爐散重裘雖無四方味無點亦曷求
古人愛山杖豈爲口腹謀華賦殺不風業道固無憂

六十遇明主

六十遇明主家室無一廛百年今共盡五福兼更全

劉元亨挽章

舉世無非退息大卜鄉幸吾得文儒猶吾原愚貪西
第飄飲顔回退若愚粗有田園供菽水更無酒肉混

二行低一格

兩行低一格

奄爾古來儒士無過此歎息吾今倍已孤

胡郎中挽章

雖云同肆習旋莽獨飛翔蒼隨丑丹衣封章列〻囊
錦衣榮梓里蒼竹耀江鄉三徑方謀遂奉尊遽亡

拾遺二首

劉岩居士再和去年中秋見鸤次韵

蒼茫雲海渺無塵玉戶初圓皓點塵萬里共欣雲霎
淨一年多看桂花新狂吟約定六七友低唱可無三
兩人今日公來舊曲梅山驚動主林神

後十四年復有雲葉桂花之句愛之不忍



偶賦

男退知親自古難人情圓路險予山勸君休唱眉間
曲放我山中自在閒

梅山續稿卷第十七終

梅山續藁雜文

卽堂上梁文

梅山 姜特立

建牙遠之旋卽初無汗馬之勞依
光宗之風雲晚拜攀龍之寵實一時之叡見雖千載
而難逢頃惟吾家本非世閥因先君之死事故恤典
而得官雪案螢窻饑而燈火之讀受田姜吏屢從州
縣之卷夫何衰晚之年乃有遭逢之幸百首之詩
夜上九重之遍覽晨頒說試中書夜登上閤侍
主上之潛邸僅及六年奉異國之真冠絡驛一紀踐
我異獎錫以珠名紅御書幢共仰皇朝之文物綠裘



青笠有光漁父之家風幸遇良辰輒成韻語
拋梁東曉日曈曨照海紅山勢柱瑯琊皆起浮圖千
尺插晴空
拋梁西堂後如山萬瓦齊更有一峯金作柱玉梁千
丈偶虹蜺
拋梁南仙掌巍峩聳翠嵐夜半老人星瑞處丙丁光
彩照重闌
拋梁北山回水繞山翁宅暇心回堊插池亭四時好
景宜留客
拋梁上樓宇翬飛看大壯且唯瑞氣遶雲雲更有多
星光動

拋梁下燕雀爭飛來賀廈黃幡豹尾受神靈兒孫代
代傳香火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慶萬國文權與棟宇亮亦作
雲山之盛事庶居奉焚長爲風月之主人林泉之酒
休時孔老之尊長滿時指庭友共樂晴時

瑯山長生庫記

通古之除土面江帶海始邵于五代之間地斥鹵
無他產飲食百工之具皆仰內地藏商行旅卑以思
貨叔拾倍徒息生人患之瑯山蓋淮東之名刹僧伽
之道場歲時傾數州民輦財故帛殖擔祈福不絕間
有名師則挑囊來道者不遠千里惟是供億費爲財



利者漁取常困牟之又不償出其充是多衆長老益
衷以農枝大手領袖茲山祖令既行律規亦振刻蠹
剔蠹人天歡喜四衆慶集學徒露會師因太息曰衆
多利用日促費乏則道難行是不可不計與其外市
以屈用胱若內營而自足與其身已以獨善就若因
事以利人乃遵諸方式叔長生庫傾橐鑑典之約揭
息爲祝聖四齋餘以贍衆衆屢非主利也豈唯師囊
亦助營齋之美由是寧官居士緇袍羔首志心信心
不踰自獲數百千董有員籍有書契有防禁者三增
來者未又遂爲茲山無窮勝利嘗聞經曰于前福德
百分不及百千萬億分乃知福德有譏深獲報有多

寡今是庵之建凡施鐵錢絲帛粒粟指貲懋遷有無
流通運轉事雖已往福則常新獲福德多未有若茲
庵者也如月流空而往來莫窮如珠走盤而伊〻不
已茲山可磨而福不磨茲江可竭而福不竭以之爲無
窮善利永逮津梁宜乎常情所蒙聞而權發之書捨
也積不贍欲積不匱歟

跋永康陳宰　先夫人繡羅漢

佛之徒曰經是佛言禪是佛意余亦曰像是佛相是
言是意是相析而言之不無精粗沕而觀之同歸一
念黃花翠竹盡是真如况碟碟粹粹無非至道但能即
心即佛何用躊躇覓驢今夫人霍氏念先大夫周旋



之恩繡菩薩像十有八身極女工之妙既而兵火失夫
之其子靖侯君士延以太墨追畫以述先夫人之志
嗚呼孝乎休哉余先君以丙午薦人既賜本命官圖
宗援南京竟先于薦先妣夫人陳氏年二十三而寡
居亦嘗繡觀音大士聖像至今家藏余方見孺時不
辭悲戚每侍立繡床之側日聽母先哀〻之聲不絕
口今雖不睹夫人霍氏之繡像且獲觀靖侯〻名筆
想見線蹤墨意毋非孝誠所爲乾以嘆夫人〻〻士之
念親抑亦重余之思母

種松說

庚戌仲冬之吉姜子種松于西岡之上將庇其室廬
爲徹時令飭士役其畚鍤而斷取之根欲其豊而不
傷土欲其埋而不鮮陰陽欲原其向背而不差又戒
之溝泉培之軒壤築之甚密護之亦至適有客〻姜
子不覺有感曰不知後幾年將有斧而爲薪者乎客
亦憮然明日姜子復至于岡之上撫昨宵之感嘆今
人子孫伐受木錯家林於宅庭以自取衰敗者日相
尋焉吾今爲茲松之計固至矣其所以爲計者則未
也又以水不若天以仁而其葉茂培以壤不若培以
學而其根固然則向之爲松計者雖勤且至皆不若
仁與學之久遠而茂且固也余志方念此非日之客
復來固以告之客曰旨哉子是得種松之說



跋陳宰梅花賦

夫梅花者根回造化氣故冰霜橐天地之勁骨堅紅
紫而孤芳方之于人伯夷首陽之下屈子湘水之濱
斯爲稱矣自既者歸宋廣平鐵心石腸乃爲梅花作
賦嗚呼梅乎其將至豈于桃李之間乎余謂唯鐵心
石腸乃能賦梅花今靖侯不比之庭人女子乃取類
于奇男偉士可謂知梅花者矣非靖侯莫能增廣平
之賦非梅花無以見靖侯之心翁亦以梅山自號故
樂其意而書其末

跋趙君母風月集

詩道難言久矣近世探觚弄翰之士特才氣雋偉率

獨有作不知詩爲何物詩豈如是而已耶取之欲其貴資之欲其深備六義之體盡百家之能運以歲月涵養變化自然天成然後無愧古人玉牒趙孝正與予相遇括蒼唱酬凡月嘗贈予詩曰黄蒼本是一閑事業白頭却有姻聲名真佳句也因得其風月佳反復讀之筆力益遒所謂取之貴資之深者歟因書其後

嘉泰二年六月晦日



梅山續藁雜文

# 梅山續藁長短句

括蒼 姜特立

## 畫堂春

故園二月正芳菲紅紫鬪枝一番草緑謝池人醉如泥 底事江鄉風物年年獨殿芳時無情一子曾人孫似愧春遲

## 浣紗溪

郎存回環已獻表不堪風葉夜鳴秋更吟露月階前 蝸角虛名真誤我晚頭細字不禁瞪班超何日定封侯



## 菩薩蠻

日長庭院無人到樣玕草影搖寒碧困卧北窗凉好風醉夢長 壁月升東嶺冷浸扶疎影苗葉萬枝咽露草園更清

## 又

蓬萊學士文章伯尊前風味誰能敵新竟似花人添成小院春 玉纖柯革袖滿勸金卮酒青酒莫辭料酒添人意添

## 又中秋不見月

鏡天良月皆佳節休恨今宵坊玻擁玉鏡闊嫦娥意自適 終有闊時節莫放笙歌歇來夕尚撐娟何妨把酒看

霜天曉角 為夜遊湖作

懽娛電擊何況輕離別料得兩情無奈思量盡悵難說　酒熟處與誰共尋波底月長結西湖心願水有盡情無歇

阮郎歸 壽人

綠陰庭院記年時家人捧壽巵來聲催柏送勝支香風匝地衣　清夢斷綠雲飛剗卸今鬢絲斑將至酒旋愁眉如今編事非

浣溪沙

春事有家期且喜春歸閑何以去年時報道今年春意好隨分開眉　往事莫傷悲光景如飛十分滿簪



已成然幸是風流猶未减且醉芳菲

朝中措 慶令錦林樓

芳林曲徑錦玲瓏賦白借微紅元是海棠標格司花點化東風　端相渾似玉真未醉春思先情留取淺翠薇笑夜深翠袖輕籠

又 送人

十分天賦好精神宮樣小腰身迷却陽城下蔡未饒宋玉東鄰　不堪回首高唐去夢楚峽歸雲從此好尋天壻有書頻寄鴻鱗

又

如山堂上翠樓空山影浪花中夜〻林間明月時時

户外清風如今到此翛然萬事無處情鍾唯有尊前一笑分明好个山翁

蝶戀花 送妓

飄粉吹香三月暮病酒情懷愁緒渾無數有箇人人來又去歸期有恨難留駐　明日尊前無覓處吚軋藍輿又向双溪路我輩情鍾君漫與為雲為雨應難據

聲聲慢 壽姪

雲迷趣岫楓冷吳江天香忽到人寰滿頭金黃別更一種施丹天數喜秋獨步笑同時羅列最好處向承增月地把酒相看　應有騷人雅士將胆瓶



筠管簇向屛山野香雲房爭侍結屋中間無奈猖狂老子累巢卧風露清閑待早晚約姮娥嫦同住廣寒丹桂一枝芳陂覺秋容靜月裡人間總一般共此扶疏影　枕畔忽聞香半返君看爭奈姮娥不嫁寂寞孤衾冷

西江月 戊午生朝

富貴從來自有人生最羡長年疑〻八秩　華顛更喜此身强健　金印新來如斗楚綸御墨以新恩如瓜大藕如船莫惜尊前滿勸

滿江紅 己未生朝

聽說梅山一丘內深藏曲折過醒心橋下水光清徹

逈還璇峯登翠巖沉〻烟壑千峰列更小亭闌霧遶
華堂府香發　歌聲動雲横閣舞腰翻風回雪止
良辰美景衆賓懽悦老子中間聊笑傲酒行莫孤觥
壽歌頻此生長似釣璜公添華髮

念奴嬌　庚申生朝

宦途崢嶸悶急流勇退幾人聞早自圖修門今是一
紀生朝還到綠野風光早象草木争從幽山好園林
如畫芝荷香泛芳池　早晚玉節東來居君恩催星
金印應如斗好是華堂開宴庭歌舞管絃聲奏酒上
蟠桃山中仙杏共勸長生酒莫辭沉醉年〻此會欣
舊



梅山續藁長短句